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五・經部・禮類

禮記補疏三卷〔清〕焦循撰

一

禮記恆解四十九卷〔清〕劉沅輯註

三三

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清〕朱彬撰

三二七

2267/05

禮記補疏叙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

敘

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通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

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

敘

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禮記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不好狎謂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卽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於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謂中門謂棖臬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臬賈公彥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人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臬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

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臬之間近臬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

尊於士上介旣拂臬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致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棖臬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卽棖臬之間非是皇氏之說蓋以此注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推鄭之意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爲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

三必用二桌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卽中於兩楹兩桌之中央曰中楹與桌之間則中於一楹一桌之間曰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楹而過桌當兩桌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楹與桌之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桌西闕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楹與桌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矣

禮記補疏卷一

主

則必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眊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卽先生也

將適舍求毋固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毋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尙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

疏遠我固請適之戾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僂言僂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僂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僂互不齊卽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卽巉巉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卽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於衆中是非類雜出而僂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三字與暫義相足

禮記補疏卷一

毋勦說勦猶摯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循按毛詩傳摯摯也廣雅摯摯也摯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鈔又取也勦摯摯操取義同鄭以摯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詮禮記傳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摯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

從刀而勦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勦有剝云剝絕也
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
用勦民天用剝絕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
說之勦卽甘誓之剝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
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己之言
纂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同
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
言之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
非恭也此勦字爲廣雅勦取也之勦爲說文剝絕也
之剝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

禮記補遺卷一

五

勞與取絕摻摻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搯持不免於
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矧廣雅哂
引皆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哂或作矧引三
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矧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
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言大笑則見蓋讀矧爲齧之
假借說文齧齒本也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
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
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脉訣不可
爲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
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慎物齊
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
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慎彼不能讀書不可爲醫
而妄稱爲醫者早屏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
也潛邱劄記言元人葛恆齋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
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
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
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
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
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
不足以目驗知之

禮記補遺卷一

五

雞曰翰音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翰雉肥翰音者也魯
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
之名本於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
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爲
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雞以其色

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涑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漑曰沃鹽鹽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漬謂相漬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循按說文漬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汗也漬汗猶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摯匹說者以匹爲鷺

循按白虎通瑞鷺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鷺也注所云說者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鷺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鷺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鷺謂兩鷺也非匹有鷺訓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雞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心字之譌是也注稱以

匹爲鷺卽與匹謂鷺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鷺此自用大宗伯非易曲禮之匹爲鷺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鷺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忘之矣則之言會

循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卽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爲極句亡字句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年以爲極至於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轉言喪雖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爲句以爲極亡爲句於辭未達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攝猶貸也

循按古訓代爲更訓貸爲假此時夫子使者未至而冉子以已物將之是假借而非更易故云猶貸也下云不誠謂假借則不誠實正義用代字意雖不遠而究非貸字義

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循按謂大笑見矧微笑見齒未嘗見齒直不微笑也以爲沽也沽猶略也

循按儀禮喪服傳冠者沾功也注云沾猶癰也又大功布注云其鍛治之功癰沾之癰沾猶云姑且

居處言語飲食衍爾衍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

至

循按衍古與侃通說文訓侃爲剛直衍爲喜貌爾雅

訓衍爲樂廣雅訓衍衍爲和於是論語侃侃如也孔

注訓和樂貌是通侃侃爲衍衍也漢書張敞衍衍履

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會則論難衍衍此通衍衍

爲侃侃也章懷注衍衍爲和樂非此衍爾當通侃處小君喪但

形其剛直而和樂之容不存與上大夫言閭閻閭閻

和悅而諍也和悅而諍是和悅與剛直相兼侃侃則

但剛直而已詩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羊箋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

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自得本之節儉正直

節儉正直是剛直不是和樂此注以自得解衍爾形

其本來之剛直無哀痛亦無喜樂也

銘明旌也神明之精

循按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所以精進士卒

釋名析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旌之義取於精故

以精解旌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

循按此注詳明正義亦了釋文出爾曰云古以字然

則爾以之以本作已不得以之以本作已後以不得

已作以故鄭明之且云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此正事

寫豈不得已之口吻又申言之云以與已字本同謂

當時以已二字通用其云僭於禮有似僭於禮承上

公室視豐碑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僭諸侯有似二字

承上魯有初三字此雖僭禮而魯行之既久是爲故

事可以似續而行若作機巧則前未之有是可已止

者也豈有人強之而不得已止乎注意明白可見人

之母指季康之母其母之母注明訓爲無母之爲無

猶以之爲已其無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猶云其無

以嘗巧則病者乎中複者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

疑者自刻本母母兩字或有譌誤萬氏充宗遂讀則

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是不讀以爲已

而改母爲母無論非注義而古人屬文頓挫曲折之

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

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作一句謂以人之母嘗巧指般言般以人之母
嘗試其巧則得矣謂以其母以嘗巧指康子言康子
以母嘗巧則病矣若然宜云以母嘗人之巧則病者
乎今日以其母非向康子矣公肩假呼般之名又稱
之曰爾爾字一氣貫注噫字注疏句讀甚精無容疑
貳以己同字余於詩箋詳之

請庚之禮庚償也

循按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
有而我犯之如彼與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
相代之義也

賈賈然來禮賈賈目不明之貌

循按孟子則眸子眊焉趙岐注云眊者蒙蒙目不明
之貌廣雅蒙蒙冥昧昧暗也眊賈蒙蒙昧冥一聲之
轉

祭用數之仿禮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循按易繫辭傳云歸奇于扚以象閏虞仲翔云扚所
揲之餘說文無仿而有扚以易筮之扚解之仿即扚
也不曰數之餘而曰數之扚正取揲筮之義易筮以
四揲之所餘者謂之扚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
一年餘三分之一一年餘三分之一則一年所用爲

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
筮之以四揲之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
用如先有扚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
有扚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
扚以明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
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
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扚惟先
扚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扚餘七
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
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
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
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
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然則除祭之
外皆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
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仿此雖平述典故
而重祭之義於一仿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
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
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
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雖平叙之文必
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

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慤禮記解義以數之
仿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
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
年者何在乎惟仿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
仿譬如僅有穀一萬斛卽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
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聽禮記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
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稽從

禮記補疏卷一

圭

旨聲此云有旨卽呂刑之有稽博士撰王制時尚無
古文蓋本今文也謚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
貳則誠矣故呂刑簡孚並言簡孚有衆屬上其審克
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衆惟貌說文
作惟緇史記作惟訊宜依史記惟訊時其有旨而無
簡者不聽訊與聽二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
合

祭先脾禮記春爲陽仲於藏直脾爲尊 祭先肺禮記陽
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 祭先心禮記五藏之次心
次肺至此心爲尊也 祭先肝禮記秋爲陰中於藏值肝

肝爲尊也 祭先腎禮記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
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
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
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
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尙書說合許慎異義用以
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
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
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
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

禮記補疏卷一

圭

明以氣言則溫木熱火涼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
之許氏以五行之氣言之亦未可駁耳特與素問醫
病之法所配有不同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
而抱陽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云肺家朱雀朱雀火
也腎象龜龜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
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
誘注云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水也心土也淮南
所配不以五行高氏強配之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
水心土肝金正同月令而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

以肝爲木雜以素問醫病所用矣高氏注呂氏十二紀及時則訓並存兩說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肝金牌木爲自用其臟而以自用其臟爲後一說然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矣而中央土何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反用腎水何以通乎故月令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不可用以醫病而以素問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解月令亦不可矣許慎用古尙書說說月令以鄭注疾醫五氣通之未之有異也

命田舍東郊注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禮記補疏卷一 五

循按尙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二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近閭徵君百詩王光祿西沚皆以宅嵎夷爲夏侯等書所作而古文作嵎鐵金壇段大令若膺據索隱謂古文作嵎夷今文作嵎鐵斥閭爲誤乃此注明作宅嵎夷而題曰今尙書正義謂今尙書夏侯歐陽等所傳者然則嵎夷爲夏侯等書鄭氏自言之矣孔穎達在小司馬前且索隱自言禹貢之嵎夷耳表出之以俟參考

掩骼埋骸注謂死氣逆生也

循按林氏起龍云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齒骸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天無功也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林氏自論疫病與鄭注相照合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禮記補疏卷一 六

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

循按正義云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日爲陰氣非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董子陰陽出入上下篇云初薄大冬陰

陽各從一方來陽由東方來西陰由西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入於申陰北還出於辰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大鄭氏所云陽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之

禮記補疏卷一

五

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值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注云酉之氣乘之也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爲鬼畢昴所屬大陵天尸之氣所佚故亢主疫素問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云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昴畢二十八宿角亢爲辰氏房心爲卯胃昂畢爲酉皆參爲申素天爲乙庚乙在卯辰之間故經亢氏庚在西申之間故經昴畢蓋古以昴屬西畢屬申也大陵積尸在昴畢卽在西由故乘西之氣乘申之氣皆有疫陰主靜必承陽而動春夏秋三

時陰居無用之地不能自出惟冬月陰氣當權然在亥月子月陰氣在丑子其位陽不敢自強惟冬至後陽左行於丑陰右行於亥亥地純陰而季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且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速入於戌也蓋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強陰出害人陰氣之強莫強於十二月况又有虛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地酉雖昴分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佚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

禮記補疏卷一

六

畢分而大陵積尸尙在其間適日於季春之中行於昴而由昴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威而佚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厲鬼陰氣也遂亦隨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未仲夏陰陽合於午季夏陰行至巳孟秋陰行至辰仲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行至酉而昴中大陵積尸之氣轉乘陽氣而動陰氣之在卯遂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達秋氣蓋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鬱而爲厲

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爲陰附陰雖強不能自
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
用其難矣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
所在黨合跋扈以鬱遏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
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
以平陰氣此難陰難陽之義也日在昴畢虛危陽行
至酉皆爲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
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未氣乘之仲夏行
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隨政令之戾以動是氣之
不正人得而治之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
行歷昴爲陰氣右行日爲太陽之精而指爲陰氣不
亦怪乎

國有大恐以水訛相驚

循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
火訛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
之也以水訛相驚二注相例蓋以三合言也已酉丑
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爲寅寅火也季春爲辰辰水
也以金乘火故爲火訛以金乘水故爲水訛

半夏生半夏藥草

循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

一云五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
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藥亦用其根
不用其苗

不可以羸羸猶解也

循按釋文解古賣反則讀如毛詩夙夜匪解之解謂
不可懈怠也羸通羸羸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
疲也玉藻喪容羸羸注云羸羸羸憊貌疲憊俱懈怠
之意荀子富國篇云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
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卽羸解謂調和其解緩使
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
解爲累累解釋非也

其臭朽氣若有若無爲朽

循按淮南子時則訓作其臭腐故釋文引說文字林
云朽腐也朽或爲朽字乃高誘注呂氏春秋其臭朽
云氣之若有若無者爲朽也與鄭此注同蓋讀朽爲
朽元朽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
有朽腐之氣非鄭義也列子周穆王篇聞歌以爲哭
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張湛注引月
令其臭朽朽與香作反對正謂腐穢之氣淮南蓋本
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列子仲尼篇又云鼻

將室先覺焦朽此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豪耳之聽蚋飛若爲腐朽則臭之遠覺者矣此朽字張湛注云微而難別卽若有若無之謂也

水澤腹堅腹厚也

循按腹厚釋詁文釋文腹本又作複呂氏春秋作復高誘云復或作腹釋名腹複也川壅爲澤水冰堅厚壅而不流故云水澤正義不明

禮記補疏卷一

圭

姪廷琬校字

禮記補疏卷一終

禮記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循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脅盾與正義引隱義異則磬于甸人縣縊殺之曰磬

循按方氏愬禮記解義云縣之如磬是也爾雅釋蟲蜺縊女詩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倪猶蜺倪訓磬而蜺爲縊女是磬爲縣縊之名

女有歸皆得良奧之家

循按良家奧溫飽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注廣雅云奧藏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奧博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則當爲明

循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爲明以就上陳氏縊禮記集說改明爲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改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和而後月生焉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循按和卽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爲陽氣天之所秉月爲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非也

不麾蚤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

循按麾釋文作麾云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爲麾說文快喜也鄭讀麾爲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喜之也麾字卽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爲宜方

禮記補疏卷二

二

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爲愜相緣反一切經音義云宜古文愜同快旣呼爲愜則讀麾爲快與讀撝爲宜同也

君子達臺臺焉音達猶皆也

循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共故與皆近

鄉人禡音禡強鬼也

循按說文禡道上祭無強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旣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王逸注云言旣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注云強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爲殤雖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爲國死者爲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強死故爲強鬼猶國殤之爲鬼雄強死之鬼爲殤與惡死之鬼爲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旣斂就巫下禡其遺禮蓋始死之家望其魂強能返故以巫降之近里俗有回殃之禮卽此下禡誤禡爲殃也

天子樹瓜華音華果蓏也

禮記補疏卷二

三

循按爾雅華荂也又云芙蓉其實荂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訓實與鄭以華訓果蓏同

以移民也音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

循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年不順成則謹民財謹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對

上謹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富者奢侈美溢美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移之言美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汜移猶云水汜溢儀禮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衣移袂此水汜移之移卽侈袂之侈侈之爲益猶侈之爲美也美訓爲餘爲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美失之遠矣鄭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秣所謂順成之方也因年豐而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卽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鄭蓋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爲一切衆禮則以秋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烝畀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烝畀祖妣且通祀八蜡祀祖之餘又通於蜡故爲美爲益此引詩之義也孔穎達但解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幾謂漆飾沂鄂也

循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沂鄂也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圻幾幾

三字通淮南子倣真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高誘注云圻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圻或从斤漢書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絕垠今注引廣雅云垠鄂也鄂卽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垠也垠亦鄂然則鄂與圻義相疊圻鄂者界限之謂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币於四圍故云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緣或細鏤文采以爲之邊圻鄂之遺制也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鐫注引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鐫之門許慎曰垠

鐫端崖也無垠鐫卽是無圻圍之界猶器之邊矣

管造管筆彊也造刀鞞也

循按說文彊弓弩耑弦所居也借弓弩之彊明筆之有管廣雅鞞鞞刀削也易大有明辨晬也釋文鄭本作造云讀如明星晬晬之爲晬猶造之爲鞞也

筭總筭今簪也

循按士喪禮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注云簪連也易朋合簪虞翻作戢戢卽機機卽概荀子箴賦云簪以爲父喪大記君裏棺用雜金錯大夫用牛角錯注云錯所以琢著裏疏云錯訂也錯與簪同古人所謂簪蓋

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櫛小言之同於箴故合簪可通作戢而賦箴可擬諸簪也漢時始名笄爲簪故云今也

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表注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爲箴管線續有之

循按注不詳續表之義正義引熊氏云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爲繫囊又云明爲四物而施矣是以箴管線續爲四物皆貯於繫表之中荀子箴賦云管以爲母楊倞注云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婦人箴貯管中猶男子筆彊管中既有管不必有囊矣施繫表專承線

禮記補疏卷二

六

續說文線作綫續續同統絮也是爲兩物表同帙書衣也古人書用竹策有以包裹之爲帙線可施以小囊綿絮宜用包裹竊謂絮以貯線表以裹續管以受箴正義未然

免菟免新生者

循按國語句踐誓曰將免者以告韋昭注云免乳也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生子爲免因而子初生亦曰免大戴記公符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劉昭後漢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帝冠辭曰推遠冲孺之幼志然則冲孺同於稚免董萱粉榆新生者爲免

猶蒲之始生者爲弱弱之爲弱猶婉之爲免說文婉免于也字林魍免于也婉之爲魍猶免之爲孺矣

鰕魚卵舊卵讀鯢鯢魚子或作攔也

循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以升爲說文古卵字說文絲部云絲从絲省升聲又門部云關从門糸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則卵與攔同聲故詩甫田總角升今升與變字爲韻毛傳以幼穉訓之正取卵之義蓋卵爲無乳而生之統名鯢爲魚子之專名音同相通故卵讀爲鯢

蝸蝸蝸蟬也

禮記補疏卷二

七

循按荀子致士篇云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楊倞注云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蝸范是也

范范范蜂也

循按郭璞爾雅注云今江東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蠶啖其子卽馬蠶今荆巴間呼爲蠶木蠶似土蠶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蠶又食其子本草蜂子味甘平圖經云嶺表錄異載宣歙人取蜂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宣城蜂子掘地取之似土

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_禮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蠮如蠮蛄臭也

循按周禮內饗作馬黑脊而般臂蠮鄭司農云蠮蠮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漏爲蠮乃周禮釋文引千寶蠮音漏內病也蓋康成以漏爲蠮令升以蠮爲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蠮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蠮蛄臭也蠮蛄蟲卽今之士狗_{方言蠮蛄一名杜狗}不聞其臭惡蠮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漏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蟻蟻秦晉之間謂

禮記補疏卷一

人

之蠹或謂之天蠹蠹食物成孔而與蠮之名通則蠮之名蠮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空蠮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蠮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此蠮卽漏字空蠮卽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蠮蛄尙非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邱光庭兼明書引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蠮直卽是蠹孔戶樞動搖故不生蠹蟲致成孔穴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蠮蛄臭隄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千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

賈公彥謂內則蠮爲漏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蠮正用漏義爲漏孔非爲漏脫增漏爲脫則非義矣

必脈_禮脈脊側肉也

循按釋文脈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易咸九五咸其脢虞翻云脢夾脊肉也釋文脢武杯反又音每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肱謂之脢廣韻脢脊側之肉重文脈同上

接以大牢_禮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禮記補疏卷一

九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爲勝補虛強氣卽所爲勝不以捷爲速也不以隱疾_禮諱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君羔臂虎植_禮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循按植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祖飾謂之直衿漢書廣川王傳爲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臂之緣似直衿直領故云直謂緣也臂形方其緣直而不曲取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性云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植首特

達宜作植臂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連之爲爛猶連之爲爛連之爲蘭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爲腐熟之義上文出杆履荆席注云杆浴器也荆席澀便於洗足連字承上履荆席謂足在杆中洗出向荆席之上摩莎使垢腐爛皺起然後用湯滌去此腐起之垢蓋先用湯漬足次以足踐於荆席上摩莎使垢腐爛又用湯然後在蒲席上又加摩莎使水氣與垢迹悉去也鄭以爲猶釋者釋卽

禮記補疏卷二

士

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其飯不澤手注云謂汙生不潔也澤謂接莎也澤或爲擇以手接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汙手不潔猶足接莎席上垢起也詩與子同澤箋云釋褻衣近汙垢亦以近汙垢則與膚相摩汙垢沾於衣故衣卽名澤也生民釋之漶漶淅米以手摩莎去其糠垢使米精潔猶摩莎手足去垢故云釋之也正義解連用湯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旣以連爲爛矣又以釋爲釋去垢於義未明而解其飯不澤手云澤謂光澤也注明曰汙生謂接莎則汙垢生若臨食使光澤則

不汙矣於義亦未明也

縞冠素紕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而素帶終

辟辟讀如裊裊之裊裊謂以繪采飾其側

循按覲禮侯氏裊注云裊之爲言裊也此讀辟爲裊讀紕爲埤與覲禮注互相發明於衣上益以緣邊故取義於益埤之埤說文紕氏人縵也於緣邊之義不合故讀若埤素紕乃素埤之假借謂縞冠以素埤益之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闕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闕門限

禮記補疏卷二

士

循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兩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宮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闕上之事公門高其闕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邪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闕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至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此記文

鄭以不履闕屬賓入不中門貫下注云辟尊者所從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闕亦尊者所從蓋闕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根而不設闕啟兩扉則除去門限而設兩闕設兩闕則門分爲三其兩闕之間爲中門闕東闕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闕兩闕間則設闕蓋兩闕卽連於闕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闕此中門之闕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履此闕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闕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東闕西無闕則由之兩闕之間有闕則

禮記補疏卷一

十一

不敢踐所爲辟尊者之所從也惟有闕而兩闕居其兩端乃有一定尺寸而闕依闕以固若無此闕無論一闕兩闕將何所附正義謂中央豎短木作何豎法邪揆之蓋門限高必除去闕低不妨於出入云履云踐謂度越之非蹴其上也雖無明文可以虛會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闕西闕外門中闕西卽兩闕間之東也此處有闕則闕外無闕也聘禮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記云賓者立于闕外以相拜亦闕在門中之證闕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闕西非門西之闕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

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可得而明不踐闕所以由闕右由闕右所以不踐闕闕右卽闕西也由闕右則不踐闕由門中之闕西則必踐闕矣此注明連貫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八字而云辟尊者所從正義不知門有兩闕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而手足毋移禮記補疏卷一移之言靡也也毋移欲其直且正

循按說文地裏行也夏書曰東迤北會于滙禹貢釋文迤以爾反馬云靡也考工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

禮記補疏卷一

十一

邪倚也弓人菑栗不迤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迤靡移三字義同靡迤疊言之耳靡迤移皆裏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云移謂靡迤搖動也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迤搖動也增出搖動非正義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禮記補疏卷一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循按釋文豚本又作豚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遜音同豚卽遜字也易中孚豚魚釋文黃作遜遜卽遁遁與循俱從盾相通故讀豚爲循說文循順行也兩足遞

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遵順惟行於狹迤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必相接左足之踵接右足之趾則動右足旋於左足之前以踵接左足之趾又動左足旋於右足之前以踵接右足之趾左右分步足自直前惟由後而前踵趾相接必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也足趾離地而踵則曳地不舉於是裳之下齊拖曳於地如水之流蓋手執圭不能攝齊鞠躬而齊曳於地故其行如是鄭氏引論語執圭如有循明不執圭兩手攝齊則不如是行也方慤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謂豚行俯首宋人不識聲音訓詁之學望文生意說愈新而愈戾釋文明作豚以爲豚豕失之遠矣正義云豚循也見衛湜集說汲古閣刻作豚豬也証正義矣

籩籩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雅竹豆謂之籩豆中央有直者籩當亦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蓋豆中央之校有似於柄故正義解鄭注飾其直爲彫鏤其柄喪大記食於籩者盥注云籩竹筥也釋文籩本又作匱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

各一匱注云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籩箱筥則無中央之直者而置冠之器同於籩屬之籩蓋冠置槃上槃上闕中亦有柄其狀近籩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一籩各用一冠槃舉之也籩與簠通簠卽莖字束茅表位曰莖亦作叢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籩中之直然則籩卽籩中直柄之名撮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籩名之

殷以棋棋之言枳棋也

循按說文枳積枳也徐鍇云枳枳不伸之意此枳棋卽枳枳也荀子枸木必待蟻栝烝矯然後直枸卽棋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卽枳枳言樹木曲櫝者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棟毛傳云枸枳枸棟櫝梓此以鼠梓與枳枸並舉是爲木名如陸璣所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列枳棋是也此白木名正義言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櫝枳似之然棋自爲曲義枳棋枳枳自爲不伸殷俎之棋謂殷俎之足曲耳樹之名枳枸亦取義於枳枳非殷俎取義於枳枸樹也正義迂矣詩正義又引宋玉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宋玉泛指多曲之木非必謂枳亦非

必謂枳枸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疏云枳曲來巢考齊民要術詩正義藝文類聚所引陸疏均無此語或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枳句可引以證此枳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枳則非也

干裕及其高祖干猶空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間也說文間隙也隙壁隙孔也孔卽空故干猶空

所且先者五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未遑二字似解且爲聊且玩下云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

禮記補疏卷十

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先此五者非聊且之謂

絕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

循按釋文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此移字卽手足毋移之移謂邪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及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故云無移服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故疑或作施不疑在躬躬身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循按正義云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衛湜集說遂以此句連屬上文乃鄭注則自爲章句耳服行所不知謂異常也身自處於妄欲人之信已難矣

執箕膺搗搗舌也

循按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釋文搗作葉管子弟子職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

文葉爲搗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搗柶也士昏禮下云面枋枋爲柶則葉爲搗醴處故云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箕舌名葉而通

禮記補疏卷十

作搗亦此義也說文搗刮也搗之爲舌猶搗之爲刮矣

不狎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循按正義云有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以有訓妄非也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於旁狎旁之言溥也旁之言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於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爲依緣故爲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有狎卽好狎也正義說未是

枕几穎杖穎警枕也

循按藝文類聚引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穎從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傾猶畚之畝者名頃筐也承上枕几而言臥之所憑爲枕坐之所憑爲几坐而畝臥者則穎穎之爲器蓋擁於後坐久倦怠畝倚於上取義於傾仄故名穎穎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稱也玩蔡銘稱應龍蟠蟄蓋擁於後作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

禮記補疏卷十一

太

應龍可見兩翼張於左右近世倚背圈裏而前正是其象高年之人久坐則倦須有穎以安之故云安居聞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畝由是得悟名曰警枕此名同於古而利取於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釋文穎京領反警枕也又垌迴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鄭注以穎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卻刃授穎之穎則以爲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穎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從禾

音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然則岳氏所見釋文作

穎與正義本不同然穎義取傾形卽同於頃筐

耳集校椅或從禾或從火皆傾之假借也穎通爲隱

孟子隱几而臥趙岐謂隱倚其几警則穎隱聲之譌

耳李尤讀書枕銘云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

隨體與居此云傾倚亦以枕名蓋卽穎類也

刀卻刃授穎削授穎穎環也拊謂把

循按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

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

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禮記補疏卷十一

五

特末見而已末謂錐之鋒則穎謂錐之本卻刃授穎

謂卻末授本其本曰環故穎卽環也今人於錐本亦

作環釋文削音笑考工記魯之削釋文削如字李思

約思詔二反思詔卽音笑也又築氏執下齊注大刀

削殺矢鑿燧也釋文削如字李音笑築氏爲削注云

今之書刀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此削授拊乃書刀

故有把釋文音笑用李軌周禮音也

會同主詔詔詔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循按說文詔大言也汎以爲大言恐涉於夸詐故以

敏而有勇明之又舉國佐明國佐舉四王五霸以折

晉人是太言也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盡東其畝破之以禮德是敏請背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國佐言而魯衛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禮器德發揚詡萬物注云詡猶普也徧也普亦大義

數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

循按曲禮毋刺齒注云爲其弄口也前運笏澤劍首注云運澤謂玩弄也澤爲接莎然則弄口謂手弄其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箇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絕斷也此注

禮記補疏卷三

主

讀提爲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詩云好人提提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卽折也說文哲知也本草知母一名蜨母范子作提母然則提與知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說文提挈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挈訓絕卽提之訓絕亦其證矣

禮記補疏卷二終

孫授易校字

禮記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悻悻憤憤然後啟發也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所以能使之悻憤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當其可則何從而悻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觀之解說未明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

禮記補疏卷三

主

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高誘注云聽謬言下載成公賈之謔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亦載此事爲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駰集解云隱謂隱藏其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

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鍾離春東方朔皆善隱淳于髡事與成公賈同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學矣

強而弗抑抑猶推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此於強抑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擠排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不擠排之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則

從而抑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循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也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春正義云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春爲一容此以春容二字分說其義穿鑿無聊殊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重撞擊三字

解春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卽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卽盡說之待其意有所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盡之注義明白可按然則重撞擊三字擊字解撞字重字解春容二字待其春容卽待其重撞春容者重字之緩聲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春春容之爲重猶終葵之爲錐之焉之爲旃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卽待其重

然後盡其聲也容訓爲寬

廣雅亦訓爲貌說文卽由貌

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舉動由寬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寬裕二義皆由容字引申之春容則由春字引申爲重引左傳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春爲擊失之遠矣其解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則是不待復問卽是不待重撞擊與注全然反背可謂之楚而北行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循按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皆性也禽獸不能審聲故知聲而不知音衆庶能審聲不能審音故

知音而不如君子之知樂衆庶不知樂不能自平好惡君子知樂則制禮樂以教民平好惡性戾庶能聲即能變化於禮樂刑政所爲同民而出治道者以衆庶之能審也若禽獸全不能審故犬馬之性與人殊而非禮樂政刑所能教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禮記補疏卷三

四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生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己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己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

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

禮記補疏卷三

五

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界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夫不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己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爲強脅寡爲衆暴愚爲知詐怯爲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

方以類聚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射義注云

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爲物之行者故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爲撼之省廣雅撼動也說文作撼搖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端猶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釋文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磬口定反磬磬古亦通用磬磬卽論

禮記補疏

大

語子擊磬之硜硜史記樂書石聲磬

致右憲左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循按以至明致至卽輕也故憲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循按書金縢是有不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不讀曰不又云愛子孫曰子此不子蓋指是虞書作子弗子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褒褒猶進也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褒而以

爲猶進也褒卽褒多益寡之哀哀聚也鄭氏注易作攄攄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卽趨趨卽驟驟亦與聚通少儀毋拔來毋報往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報皆疾也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从仆仆从卜聲與褒聲近趨爲疾行故赴義爲疾疾行亦進也故哀有進義讀報爲褒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卽是報卽明反卽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褒乃爲猶進矣

禮記補疏

七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襖重繪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袷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襖緣也青絳爲之緣也謂有袷之袍下有緣裏用重繪以重繪明袍之有裏襖兼言之耳釋文襖士眷反與緣音近下纁綈釋文云綈字又作紉而占反裳下襖也正義云綈裳下緣襖也

繭衣裳注繭衣裳者若今之大襦也

循按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襦衣曰布襦亦曰襦襦言其襦襦宏裕也正義云繭爲繭

謂衣裳相連而綿續著之也衣裳相連本大禡言中路嬰兒失其母焉謂嬰兒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循按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嬰媿嬰是也言是人也媿其嘑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嬰媿卽驚彌卽小兒啼聲疊言之爲嬰媿爲驚彌謂嬰爲是非也此記嬰兒但作小兒解非卽以嬰爲失母之啼聲鄭以驚彌解小兒所以名嬰之義以其啼聲故其啼號二字自解何常聲句非仍指嬰字也蓋嬰之本訓爲頸飾說文無涉於小兒其得名嬰猶驚彌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

禮記補疏卷主

八

曰兒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謂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循按說文辟法也其訓邪者則讀爲僻此注居惡人之中解其所與遊四字使之犯法解辟字鄭自訓辟爲法惡人之義包寓所字中不解辟爲邪也正義云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爲盜是一辟字兼邪法兩義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謂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

循按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集解云危棟上也索隱云禮云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棟上也屋脊其處最高故名危屋脊故可騎上平則可履矣元人熊朋來經說謂大記言東雷注云危棟上也竟以危棟上三字爲解東雷失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謂造猶內也

循按造與聚通謂聚冰於盤中也內卽納字造無納義故云猶內譬況之也正義謂造是造詣凡造詣者

禮記補疏卷主

九

必入於內鑿矣

御者差沐于堂上謂差浙也浙飯米取其瀋以爲沐也循按沐卽瀋也故云取其瀋以爲沐因爲沐所用故卽名之爲沐差沐者差摩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梁大夫沐稷謂君之沐用梁差之大夫之沐用稷差之管人受沐卽受此沐也管人授御者沐亦卽授此沐也下云乃沐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儀禮士喪禮云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養瀋也史記外戚傳竇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云沐米瀋也謂乞瀋爲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

止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瓦盤之沐正義未詳析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循按正義云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六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

禮記補疏卷三

十一

系十系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故云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系正義云八參乃卽八系也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系餘一十九銖零二系正義云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字乃減字之譌也又云惟有十九銖二參在二參卽二系也置一

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系以二十四除之確得十九銖零二系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卽是二十兩也此疏作參儀禮旣夕疏作參夢溪筆談辨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系字恐相傳之誤耳然則賈氏儀禮疏作系爲正唐初已誤系爲參孔穎達不知改正直以市俗參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謬誤矣至減字譌成自衛湜集說已然歷來校者未有以正之特爲詳焉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石有一百二十斤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故也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尙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卽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約

禮記補疏卷三

十一

分列方田鄭以爲粟米者本溢法石法言之也算法宜依甄鸞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絞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

瘞埋於泰折折折炤哲也

循按易大有傳明辨哲也虞翻作折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小

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鈴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

神察人過惡太平御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

禮記補疏卷三

主

白人罪潛夫論忠貴篇云文昌莫功司命舉過

煮蒿悽愴悽煮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

循按煮通葦亦通薰薰爲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

臭香也正義以煮蒿悽愴專屬百物以爲或香或臭

非注義也煮蒿與悽愴皆雙聲字煮蒿蓋謂其氣之

溫和悽愴謂其氣之肅穆薰熏同字薰爲香氣熏爲

氣蒸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間以俠覲見及見間皆當爲覲字之

誤也

循按釋文見間依注合爲覲字音間廁之間雜記

甄符衡實見間釋文亦云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其

爲覲字雜記注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彼處見

間二字鄭未合作覲也鄭以覲爲雜卽間雜覲亦通

作間

風戾而食之風風戾之使露氣燥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燥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

乾燥之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

出而風曰暴以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

於戾則戾有晞義

易之失賊易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

禮記補疏卷三

主

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爻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正可與此經相證易重有孚孚者

信也故以中心誠實爲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誠

信不知變通卽與好信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害也

害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絜靜精微而不失之

賊矣

故衡誠縣誠誠猶審也或作成

循按誠無審義以下君子審禮則誠縣誠陳誠設旣

與審禮爲比例故謂此言誠猶彼言審也誠實也卽

審其實與不實故不可欺不可誣誠審亦互辭矣又云或作成成平也平與辨通成縣爲平縣卽是辨其縣亦卽是審其縣故以或作成明其與審義同也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

循按正義引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字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字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此得之乃正義不用別爲說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蓋以注中故字爲解不固固字然若是於不字何以達

禮記補疏卷三

注中故字乃會不字焉得字而明之經文反言注正言宜依皇氏陸佃云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

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循按寡人蠢愚冥煩爲句注以蠢愚易解故但解冥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能明了故云冥煩謂迷惑於條理而心爲之煩亂也惟蠢愚所以冥煩冥煩者我不明也子識之心者子自明也我不能明此條理而至於煩故欲夫子要言

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字生出近人每云頭緒太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猶治也

循按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云領猶理治也領理一聲之轉釋名云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廣雅云令禁也

橫從其畝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循按毛詩傳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從作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注以從爲行與毛韓異廣雅云從行也

禮記補疏卷三

費而隱費猶僂也道不費則仕

循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僂也言無復僂戾文王者僂通詭訓戾亦訓譎上文素隱行怪注云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僂譎僂異也旣以僂明怪又以譎明僂旣以僂譎明行怪又以僂明費蓋謂隱不可僂仕亦不可僂也心鄉於隱則無論可隱不可隱而一以隱爲鄉則其隱爲僂此不可一於隱者也若可隱而一以不隱爲事則必僂道僂而仕所謂僂遇也君子之道若必僂而乃得仕則君子不仕矣故云費而隱此不可一於仕者也道不

費則仕言不佞遇則仕不論世之治否孔孟固栖栖於春秋戰國矣不肯佞遇故不仕也正義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以費指世非注義素隱至費而隱當爲一章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茲循按詩大明文王初載毛傳云載識毛讀載爲識此注讀栽爲載卽讀栽爲識識與殖音通可訓爲殖也識之爲殖猶櫟之爲植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

禮記補疏卷三

大

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循按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云曲成萬物不遺細微也細微是小之又小也曲成則由至大以及至小而不遺致曲則由至小以及至大而能化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此注所云於有義焉而已卽表記有義有義無仁故爲曲非性卽不能盡性

口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

悖或爲悖

循按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論語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此惠而不必分人以財孟子以可以與可以無與與爲傷惠惠而傷惠卽費矣此注訓費爲惠申之以口多空言則徒有惠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咎深矣費之爲悖猶弗之爲悖紉之爲悖悖爲悖之重文悖蓋卽悖字言悖而出不俟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義而已爲猶惠也

禮記補疏卷三

大

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循按裳前後皆正幅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是爲續衽注文甚明惟鉤邊注以曲裾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此言曲裾之制甚詳蓋衽屬於前後正幅曲裾又屬於前衽而交於後衽前衽與後衽相屬其一旁衽與衽相連其一旁衽不能與衽相連故

別用一幅屬於前衽而揜於後衽衽與曲裾皆邪裁衽上狹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於其一旁衽雖與衽相連而前衽亦用曲裾揜於後衽兩邊俱有曲裾揜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故似燕尾就兩邊而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而分觀之則似鳥喙故讀鳥喙必鉤之鉤鉤卽句謂銳角似鳥喙則銳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寬頭向上狹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衽爲前後正幅之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衽之邊邊以盡處言之兩曲裾揜於後不更有續之者故名爲邊邊卽曲裾

禮記補疏卷三

之名在漢時謂之曲裾在古直謂之邊耳所以屬此衽者在此鉤邊正義謂一旁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揜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說申鄭注也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困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術曰置米積

尺以十二乘之令高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卽此圓困求周術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脩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之得圓周二十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壺腹徑九寸五百五

禮記補疏卷三

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母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蓋方田之術周自乘十二而一得積此平圓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周故十二乘之也圓塚壩周求積周自乘以高乘之十二而一此圓困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困周故以脩五寸約之也以五寸約之則圓困變爲平圓十二乘之仍卽圓周自乘之數也得數開方之是由圓周自乘之數求得圓周也立圓居圓困四分之三鄭以容斗五升之腹爲圓九形故三分益一得圓困之象五曹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爲斛法蓋平方一尺高一尺六寸二

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百寸平方一尺高二分得積二十寸故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一斛十斗今二斗故得積三百二十四寸古率徑一周三鄭氏用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七寸有奇甄鸞以餘積命分故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正義不採甄鸞之數又不詳圓積求周之法文多煩費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圓困必爲圓困乃可以脩五寸約之得平圓得平圓乃可求周鄭氏通九章其注未有失誤李淳風與孔穎達同時其校劉

禮記補疏卷三

圭

微甄鸞等書極詳明當時曷不訪問之刺刺於圓求方方求圓何哉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循按淮南子說山訓百人抗浮高誘注云浮匏也毛詩傳云匏謂之瓠春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易以杞包瓜王弼讀作匏瓜

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

循按漢書陳湯傳云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瓦本有圭角不可合

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卽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大毀去圭角則小故云小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此之謂絜矩之道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

循按周禮絜壺氏注絜讀如絜髮之絜說文絜縣持也釋名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絜絜結三字通絜有持執之義故鄭以執持申言之結之義爲約故絜亦訓約以法約之所以爲恕使上下前後左右合而爲一如契之相約也算術以如法而一爲約數之不

禮記補疏卷三

圭

齊者約之則齊絜法猶之云約法耳

與爲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循按士昏禮記云子有吉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像此釋文與音預蓋已有爲後之人而此又兼之注以爲猶奇者兼則疑於宜之奇爲卦劫之餘則不當與於正操之數矣與不訓奇故云猶奇兩人相兼爲偶此兼之轉爲奇如指有六不爲偶而轉爲枝矣

禮記補疏卷三終

姪廷琮校字

道光八年新年鐫

雙江劉

沅註釋

禮記恆解

豫誠堂藏板

禮記恆解序

天以一元生化而品物流形各得其所自然之秩叙卽禮之原也人秉五形之秀而其性則太極之靈太極之在天地者播而爲五行著而爲萬物人性之秉太極者分而爲五常著而爲倫紀其理一則其所以順其自然盡其當然者無不一也第人汨於物欲喪其本來則以禮爲苦人之具而

禮記恆解

序

一

不知吾性中之本然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則不安也自羲農以來代有制作至唐虞而成功文章乃煥然其可觀然世變所趨人情所向既踵事而增華必多方而補救故三代聖王忠質文互用而其禮乃詳周之興也蓋出於播遷流離而數聖人以忠厚承之以至德永之觀於詩書所載孔孟所言文武周公實能以天地育物之心

爲心故其禮亦能以天地生成之道爲道
傳世久遠上既無聖天子持其綱下亦無
賢公卿維其緒及春秋而事雜言龐有莫
知禮之所以爲禮者矣夫子聖德天縱尤
嚴矩規凡禮之可以宜古而宜今者蓋靡
不身體之而其或有當變通者則有志而
未見諸施行也當時諸賢習聞其說而不
盡得其指歸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哀輯羣

禮記恒解

序

二

言彙爲此書雖其分編纂叙出於戴鄭之
徒未必遂得聖人精意而其文存卽其義
存不得謂折衷時中不藉此而彰也先儒
以周官儀禮爲經此經爲註又因其列學
取士始於荆公爰多訾議之者然嘗考其
所言無非採葺賢聖雜書見聞意其精者
出於七十子之徒而其淺者亦秦漢篤學
之士非於道概未有聞而能剽襲爲之者

朝禮敎昌明

欽定義疏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於前儒之是非
判然朗然蓋

聖人建中和而修百度不似書生空談曲學也
沅譚陋於禮意毫末未窺而幸沐休明積
久微覺有得竊慮承學者或苦於繁否則

禮記恒解

序

主

拘晦其旨爰於誦習之時隨文詁義以便
參稽閱年忽已成帙以愚困之畱未忍捐
棄也叙而存之後有作者其或弗嗤爲妄
誕也夫

道光八年初夏日雙流劉沅識

凡例

一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

禮記恆解

凡例

一

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然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孔疏於月令

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

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非馬融所增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馬融所增豈容不知何仍以四

禮記恆解

凡例

二

十九篇屬於戴聖是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一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今其說多不傳惟鄭註行世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註爲之
者皇侃熊安生二家最著貞觀中孔穎達奉敕修正義以皇熊二家參補

之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皓集說皓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婿皓以考亭餘蔭得傳其書然其中徵引多誤有不可不辨正者今皆採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期於合理其合解者亦未嘗盡沒之也

一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相爲經緯必參

禮記集解

凡例

三

互博考以求至是始爲說禮之善因禮記功令以之取士肄習者多童蒙初學苦於鑽研又說禮家聚訟成人亦難決擇故此書仍以訓詁白文爲主雖採擇甚勤而立說主於簡易期初學一見可知博學者泛覽之後按諸正文亦可有所裨益

一秦漢而降禮制漸湮並禮記之書亦

案三禮賴漢儒綴緝而存雖不盡合然先王之政猶賴以知大凡特說禮者多不本聖人之心理以折衷而牽合彼此議論淆亂是非故禮書幾如畫餅今悉就本文以自然當然之禮衷之不敢盡廢諸儒之說亦未嘗盡取其說覽者其留意焉

一前人論說一字一句閒動輒千言誠

禮記集解

凡例

四

以毫釐千里誠不可不慎也然愚謂必得聖人之意而後可定作書者之是非其非者不可不詳辨其是者亦不可矯誣也此書所載若郊禘等大事前人爭訟累千萬言今只各就本文章句簡要解之不暇爲之反復詳辨以本文自明無庸別生支節且尺幅所隘亦不能廣爲辨說也

一禮者理也本天理而布之自天時人事以暨萬有不齊莫不有自然當然之禮聖人隨時處中由其得天之道合天之心故能經緯萬物而各協其宜後世禮法不如乎古非必不詳不密特其所以行之者無本故不克當乎天理人情之則說禮者拘文牽義非是是非紛然無紀亦以身心之原

禮記集解

凡例

五

未徹故影響支離則與其多而愈勞固不如精而有要也此書之不尙煩文者以此

一韓昌黎云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故經文語氣抑揚輕重之間義理斯異又分章離句不得其宜則文義亦晦愚於前人章句必細究其義之安否未嘗盡反前人亦不敢曲徇前人識

者詳之

一此書雖係漢儒採葺然當時去古未遠意孔孟之徒知道者猶有存焉故其文義簡奧不類漢魏以下筆墨向來解者每於章句文義不明輒斥爲妄愚一一辨正令本文意義瞭如不敢輕心詆斥

禮記集解

凡例

六

一禮記自漢以來爲之註解者鄭康成皇侃熊安生孔穎達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邱光庭成伯嶼張幼倫王安石劉彛李格非張橫渠馬晞孟戴溪周謂項安世陸佃方慤呂大臨陳祥道胡銓葉夢得葉模朱子郭忠孝游桂石塾應鑄輔廣邵淵張處吳澄陳澹明胡廣黃道周等 國朝

黃宗義納喇性德李光坡方苞邵泰
衢江永可考者數十家大都各有見
解然多零星解說或一二篇或數十
篇惟鄭孔之說依文立義字櫛句疏
後人間有新得然大旨不能出其範
圍夫禮存於經據經解說自當以鄭
孔爲正特鄭氏簡奧孔又苦其煩廣
且牽合附會違聖人者亦復不少此
者鑒之可也

禮記集解

凡例

七

一此書小戴當時彙集序次以其本屬
雜舉禮意不便分別故祇標曲禮毋
不敬爲首後儒患其龐雜多以意更
其篇次疑其錯簡如吳草廬纂言黃
道周集傳之類別立名義強爲割裂

竊謂先聖緒言賴經以存如朝廷制
作自必因時制宜不泥古而亦不失
中遺經之言得其要義自不必拘拘
求合若儒生講求所以爲黼黻休明
之用必先平心靜氣就經文細細討
論以身心日月至當不易之理權衡
其是非其是者不以人廢言其非者
不以人而附會如曲禮少儀冠昏喪

禮記集解

凡例

八

祭等儀會纂成書作一家私學亦尙
無害然已非恪遵王制之道况乃已
意造作妄割經文其勢必至六經皆
爲顛倒故愚於此書祇就本文詁釋
不敢妄有更定然實因揆之聖人本
無不合非強爲附會也

一大學中庸原在是書本不可別出但
今功令以之命題取士士子童而習

之章句皆曉愚既有別本自可無庸贅說非缺之也

一是書採先儒之說必取其簡明易曉以便學者觀覽故或繁或簡不拘一
致客有意明而辭不達者亦略爲改
易數字識者原之
一三禮圖自古有之蓋言禮必徵實非
可以空言了我

凡例

九

朝

欽定禮記義疏禮記解義美善畢兼又有
圖說實爲精當茲編因集隘不能繪
圖亦以學者恭誦義疏必皆通解
不煩贅也

雙流劉沅識

禮記恆解卷一

曲禮上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按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言其詳也禮之約其大數有三千耳無容泥也周之盛時禮教修明人多束身規矩及其衰也大綱且紊曲禮亦復淪亡此篇乃好禮之儒隨所見聞錄之以存後曲有偏曲一端細微曲折二義因簡策重大分爲上下二篇漢儒因篇首有毋不敬三字可以該禮之全故特以此篇冠全書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陸德明曰女內曲禮非可以言盡故要以毋不敬三字端儼如有所思安和審完其辭貌言肅靜也以入德言則制於外可以養其中以成德言則有諸內而後行諸外故推廣嘆美其可以安民也
敬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報反長上聲從澤通樂音洛狎戶甲反

禮記恆解

卷一 曲禮上

一

矜則則敬妄想則欲在心爲志快適爲樂四者人情所常有而無禮以節之則戕性敗德故言不可以淫戒之而又戒以敬愛賢者乃可潛化其氣質也狎熟習畏嚴憚也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又言愛憎衆人皆當公理虛心勿徇愛憎積富於財散財與人安安敬靜自適遷徙義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難乃旦反狠胡
貪得而畏死者人情也然有義焉審乎義則不苟得苟免而後兼恥網常可立入爭狠而我必求勝之則險當得而不求其多則平質正也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之直申也疑事毋自欺而質言以欺人及其所疑既申亦不自有其善上文既戒以如彼而此又戒其勿如此蓋爲初學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音扶齊側皆反

上文教初學入德之要此漸言及成德故以若夫字轉下非
節取大義禮而未刪二字也尸象神必存莊齊事神必肅敬
坐立如之內外飭矣適乎中而不膠於一是從宜也使人不
必遽矯其俗而裁之以義如孔子獵較是也蓋聖人因時立
法通變宜
民皆如此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
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
禮之質也說音悅好如

上文由變化氣質而言及禮此乃提挈禮字以起下文葉氏
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是非理
也故言別言明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
不當說而說之曰妄辭達而信故不費節中正之則侵侮好
狎不敬讓矣申之曰修身而能踐其言方爲善行
行修而所言合道乃爲禮之本恐人務於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記集解

卷一

曲禮上

二

上文皆言成己此又約言成物之道取於人爲人所仰給取
人取人以自利來學則求道誠而後教可入往教則委尊而
亦無以成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
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道理之總名德則理得於身仁慈愛義裁制四者一理而異
名各隨其所偏重爲稱無禮以節文之則所施不當致身爲
法以教人訓詞示而已鄭康成曰分辯皆別也呂氏大臨曰
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上下所包者廣恩義有厚薄
輕重必得禮以定之官學事師或學仕宦之事或學六藝皆
有師有禮然後其情益親鄭康成曰班次涖臨也呂氏大臨
曰正朝位齊軍政行法令三者皆所以治衆禮以節文其間
威嚴畏懼意敬畏而後從從命求福曰禘得求曰祠吳氏澄曰

禮者因事之繁祭祀吉常事之祭皆有往來之屬以供給
鬼神禮以將其誠而肅其事恭嚴一也分言之則恭在貌而
敬在心持節亦一也持節有義抑意裁抑而後爲節退
讓亦一也不謙退安能讓蓋約言禮之意如此

鸛鷖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
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陳氏澧曰鸛鷖鳥之慧者禮記南音有之猩猩出交趾封
貉等處禽鳥之總名孔氏穎達曰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
故鸛鷖不曰獸而曰禽也猩猩曰禽也鄭康成曰鸛鷖共也鹿也
日鹿作爲始爲也生民之禮人與物無分聖人爲禮明倫
己使人皆知自
貴而承天地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

禮記集解

卷一

曲禮上

三

太上全德之人其次德夫凡爲人也言惟上等之人貴德成
物乃其本心施而不復望報其次則必往來酬酢以洽其情
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失禮者自卑而
尊人雖賈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
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懣夫音扶賈方萬反好
禮行於人己之間而達乎尊卑各如其分以治其情故有則
安無則危自卑而尊人禮之體也即賈販以明禮之出於天
性驕淫者無禮而凌人志懣者無
禮而失己懣鄭康成曰怯惑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
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五蓋反耄
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五蓋反耄

渠夷反音音期
從鄭康成如字

幼學年少便當學也弱冠血氣未充且當冠也壯則血氣足而可有妻室強壯之盛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以道明德立必俟此時艾治服事也習於治政可以專事官政也者至也漸至老境指使指事使人傳家事任子孫也耄耋困意爾獲養白髮鬢然也憊無知可憐愛尊老慈幼故雖有罪可讓也期頤期於頤養而已百年志慮皆盡惟期飲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致其職事於君而歸老謝辭謝不得謝君不許其致事也凡愚之以安其體杖持之以助其力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欲其在外猶在內也安車一馬小車適四方勞事也而以安車欲其適也在他國稱老夫寵異之意本國則名不敢以老自居也越國而問陳氏標曰苟他國越國而問老者以事則必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為之謀亦以老

禮記恆解

卷一

曲禮上

四

而免其反覆
辨難之勞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鄭康成曰就也事長當執讓故雖有知不敢違對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此足上文之意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清士正反清寒也醜夷夷平等也冬寒則思致其溫夏熱則思致其涼定安也定省互文昏必致其安而旦又省之也愛敬之心熟則於人無爭在醜夷尚然則他可知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古者車馬之賜必有勲庸三賜弗及蓋功應得而辭讓弗受者讓善君親有美弗居故遠近稱之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閭

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孝善事父母親戚姻黨族屬慈愛也同官為僚僚弟教長之名執友陳氏潘曰同鄉之友仁仁厚交遊孔氏類達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康成曰敬父同志如事父蓋孝於親音無時或忘父母况見父之執友乎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古音扶告

鄭康成曰告面同稱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不貽親憂也不稱老不特己不自稱其老即尋常言語亦稱老字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禮記恆解

卷一

曲禮上

五

舉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此泛言敬長之道蓋所以廣孝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不相踰謂同行而非親友者皆居謂飲食講說時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古者席客四人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則推長者別一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古者室在東南隅開門西南隅陰奧之地故名與尊者乃居與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男女各有路路各有中門中央有闥兩旁有棖棖闥之中尊者所立人子無在不有敬親之心故不敢同於尊者如此也

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食音鄭康成曰舉量也張子曰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為概量尸神像也古者宗廟之尸用同姓適子之無父者不特主人之子不為尸即其父在與祭之列者其子亦不為尸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孝子不服

闔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康成曰視聽同若親之將有教使然蓋其念念不忘父母故誠意積久而純也服事也曰大臨曰登高臨深危道也苟管近於讒苟笑近於詔○御案曰不登危較不登高臨深有進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僥倖無形之高深也行未光明皆屬闕昧居非坦易即涉險危愚按懼辱其親必謹其行舉數者以明視聽無形聲之意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朋友以義合無以身殉之理不許友以死林氏光朝曰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為訓知言哉不私財絲粒皆親之有也而何私乎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康成曰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緣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類達曰冠純謂冠飾衣純謂深衣領緣

禮記集說

卷一 曲禮上

六

幼子常視無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視示同常示之以正毋或欺誑則習於誠矣陳氏澧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正方不傾聽所以習之於正也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咤詔之則掩口而

對

鄭康成曰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其扶持尊者辟咤詔之則掩口而對恐氣觸長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遺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

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先生師也鄭康成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也拱手為有教使趨退為其不欲與己並行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聲

長者凡尊長也陳氏澧曰高而有向背者為邱平而人可踐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也有所指則惑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方氏憲曰言城者士民所會聞見者衆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

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鄭康成曰適舍行而人就人館固求而必得也聲必揚使內人知也古人脫履在戶外客雖衆惟長者一人脫履於戶內戶外有二屨而不問其言恐有私議故不入鄭康成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孔氏穎達曰扇所以開闔者關戶之木亦得稱扇兩手當心若奉扇然敬也同回轉廣有瞻視也陳氏澧曰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遂闔之盡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禮記集說

卷一 曲禮上

七

毋踐履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

鄭康成曰履後來者不可踰先人者所脫之履踏席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前下也登席當由下也孔氏穎達曰提提也趨向也隅角也從席之下角而升己位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鄭康成曰闕門側闕闕門限也門中有闕兩旁有根古人常掩左扉惟客至乃啓謂之賓門君臣出入皆於東君由闕之中臣由右之東西不敢同於君也孔氏穎達曰踐闕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

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

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

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進步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

此大夫士相為賓客之禮也呂氏大臨曰每門者門不一也
有大門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迎於大門之外敵
以下通於大門之內肅容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愚按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明不敢褻尊之意客固辭則遂席以入
也降等卑下之客也主客至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主人先登
亦肅客之義鄭康成曰級等也拾級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
之併連步足相隨不相過重踐
跌也先右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

不翔並坐不橫肱投立不跪投坐不立

孔氏穎達曰帷幔薄簾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
簾士以帷鄭康成曰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雖薄之
外不見尊卑者不為客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
趨志重玉也武述也陳氏祥道曰武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
故足在體下曰武述也冠下亦曰武者中之道武者下之道
每移足半躡之有武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地尤迫

禮記恆解

卷一

曲禮上

八

故不特不趨亦不翔也陳氏大臨曰橫肱則
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凡為長者箕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鄉而扱之為去聲箕古本作機

為長者掃除糞穢初往時必加帶於箕上兩手奉箕以致其
恭拘掩也掃時以衣袂障帶之前且掃且退令其塵不及長
者將飲糞則以箕自鄉而扱取之張子曰古者止是于弟事
父母故至於糞除皆有禮呂氏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賤
者也令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役而不辭是所
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是也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鄉去聲下並同

鄭康成曰橋井上枯槎衡上低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
有首尾然孔疏曰衡槎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席舒則有首
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也何鄉
何趾陳氏大臨曰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
方孔氏穎達曰
皆從所安也

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

名則布席席開函丈

鄭康成曰上謂席端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
鄉之席皆尚左御案曰此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食亦在
其中西鄉北鄉主客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非飲
食鄭康成曰謂講問之客南鄉也講問宜相對客丈足以指
畫孔氏穎達曰席之制三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作兩手摠衣去齊尺衣毋撥

足毋蹶蹶重平聲振若

陳氏大臨曰跪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也席以多為貴客
不敢當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踐席乃坐孔氏大
臨曰客安主人乃敢安也不先舉者尊主人也作呂氏大臨曰
愧報不安之貌孔氏穎達曰摠提挈衣謂裳也以兩手摠裳

禮記恆解

卷一

曲禮上

九

令裏下繼去地尺恐衣長躡之也呂氏大臨曰衣毋
撥收斂之使不旁有所觸足毋蹶不匆遽使之躡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在前在有為防礙之地坐跪也御案曰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

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盡津忍反僂音

孔氏穎達曰虛坐也謂非飲食坐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
徒坐不盡席尺是也古者地鋪席組豆陳於席前之地坐近
後則盡汗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安鎮靜執持守意
僂非類而僂難言言正容指手身而言聽必恭敬信意勦說
抄取人之說為已說雷同不辨是非而附和之如
雷之發聲物同應也惟則古稱先則無二者之弊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唯上

陳氏滄曰問終而後對欲盡問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請業求當習之事請益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唯諾皆應辭諾緩而唯速事父事師其道同也無餘席孔氏類達曰必坐於近尊者之端親近先生若扶持然又備先坐懸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問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同等不起專所敬於先生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見賢通反

主人留客繼之以燭則情隆故起食至其禮上客敬尊者也跋本也呂氏大臨曰燭者童子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殘本示人使客不敢安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唾濁

御案曰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此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讓食不唾主人以食讓客而唾雖有厭棄意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曰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莫暮

孔氏類達曰志疲則欠伸疲則伸撰猶轉也禮卑賤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四者皆倦怠之容故請出恐妨尊者就安也

禮記集解

卷一

曲禮上

十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

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屏音丙

孔氏類達曰更端別事也朱氏申曰問者興事則對者異儀鄭康成曰復白也左右屏孔氏類達曰左右避之不得遠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履毋伏

斂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裝斂音古弔反

陳氏滄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噉高急也淫視流動邪眴也怠荒客止情慢徐氏師曾曰遊行也倨傲慢立當兩足整齊不可偏任一足箕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遊髮也御案曰女人以髮多為美故加髮而後以纓緝之男子但一收斂不得加髮嫌為婦飾也

也免去也袒露體也非當免袒之時不袒褻裝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長上聲上時掌反鄉去聲

孔氏類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屨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鄭康成曰就猶著也獨退著屨屨於側亦不敢當階也鄉長者而屨徐氏師曾曰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者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者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離兩並也出中閒亦參也人並坐立而面我往參之非謙敬之道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漱裳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

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

器而食父子不同席櫛羊支反櫛與梁同敬悉侯反

鄭康成曰此以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男子在室女子在室櫛衣架也古攸無櫛字櫛櫛連文漢語也陳氏滄曰

禮記集解

卷一

曲禮上

十一

巾以說潔帶以理髮愚按通問不以理而私相問遺諸母庶母伯叔母皆是裳屨履不漱不飲妻尊推飲父母之心以敬之也櫛中門限內言外言尋常言語之過分內外者非謂夫婦職業不相謀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櫛示有繫屬劉氏葵曰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櫛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陳氏滄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兒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兄弟至親且弟

同席同器則他可知父子不同席尊尊者必異席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

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

行媒往來傳言幣元纁束帛不相知名以達嫌受幣以致敬

日月告君有位者固然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禮凡嫁女逆女必先告於祖廟方氏慈曰鄉黨在私而回國者僚友

在公而同官者為酒食以召之以見合乎公私之議也厚別

重慎以明

男女之別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妻通

取同姓演倫矣古者好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命於諸侯惟貴族則姓與氏並著故取妻未有不以其姓者買妾則或不知必下以次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

鄭康成曰有見奇才卓然衆人所知孔氏穎達曰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問子有客使某羞

羞進也郊特牲曰皆禮不賀人之序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當問遺故賀取妻者使人問遺而曰某使某進共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

貧者不以賀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不足非禮之咎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禮記恆解

卷一 禮記上

三

陳氏澠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避不祥也按名子之禮左傳申繻之言乃備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長知兩反

異長各自爲伯季不相干雜冠則成人矣故字以敬其名君父至尊故臣子皆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所謂敬其名也女子之笄亦猶男子之冠不言許嫁之年不可豫定也

凡進食之禮左執右執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蔥涑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殺戶交反

食音詞涑以至反胸音幼

孔氏穎達曰肉帶骨曰醢醢肉切曰醢晉陽故在左肉陰故在右鄭康成曰醢在出故在豆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內外殺蔬之外內醢醬食之主故在醢肉之內蔥涑蔥亦道故在醢蔬之外醢醬食之主故在醢肉之內蔥涑蔥亦道

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羹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而施薑桂曰醢脩鄭康成曰左胸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醢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偏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散主人未辨客不虛口食音嗣飯扶曉反音偏下同

人未辨客不虛口

陳氏澠曰降等降齒卑於主人不敢當賓主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主人亦起而致辭客乃復就其坐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客不降等則先祭此降等故必主人導客祭始祭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殺之次序而備祭之三飯三食也禮三奏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主人導客食厥然後備食殺虛口

食竟而以樂薄口曰漱以酒曰酌俟主人以明敬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禮記恆解

卷一 禮記上

三

反

上文言降等之客此言侍食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主人即長者也饋進饋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扶曉反

共食同器食也孔氏穎達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不飽留有餘以示謙也飯食飯也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用匕澤鄭康成曰接莎也孔氏穎達曰不臨食始接莎其手恐爲人所執也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歔醢客

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歔醢主人辭以毒濡肉齒決乾肉不齒

決毋嘍炙搏徒端反上飯如字下飯音反咤陟嫁反齧五結反搏飯取飯作搏飯食多不讓放粗肆意流醢大歔如木之流咤食當食而叱咤齧骨意近貪而豐形亦可憎反魚肉以食

之餘反於器與狗骨嫌賤主人之物且恐致大之爭信也因獲固求必得揚飯欲其速冷亦躁而貪黍易枯本不用箸用之則嫌以主人爲不熱噤莫不用挾而嚼菜欲速不恭也系就器中調和孔氏曰是嫌主人味惡也呂氏大臨曰刺齒取齒間之餘也臨之味厚非可歡而飲之是薄主人之味也儒淫決斷也用齒不用箸各因其物之宜噤孔氏曰不細齧一舉而並食之也辭不能烹辭以羹則絮歡者之失禮可知馬氏臨孟曰君子於鴈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是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子反相齊將兮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少去聲

禮記恒解

卷一 曲禮上

五

進酒初進也尊所置尊之所孔氏穎達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尊面有鼻鼻向尊者示尊有此惠也因尊鄉長者故往尊所鄉長者而拜鄉康成曰盡爵曰酬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氏臨曰辭而後受實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長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前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古愛反

不敢棄核敬君物也御侍而勸侑也餘所食之餘既啗梓之器可洗滌者寫傳已器中而食之不潔荏竹之器不可洗滌者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饒子問反

食之餘曰饒祭之餘亦曰饒凡饒餘皆不以祭雖尊者亦不以祭卑者極言其不可祭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康成曰御同侍食於長者俱具與之同也貳重敬勝也偶爲長者設而辭之嫌於當尊爲客設饌而已偶共食勝非在亡亦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挾古協反

鄭康成曰挾猶著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綸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綸爲大夫者

果之士寔之庶人訖之 爲去聲副普偏反華胡瓜反

孔氏穎達曰削用也綸細葛絲葛瓜必用巾不敢棄也以綸絡當暑以涼爲貴也爲天子既削而又國析之橫斷之以綸覆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果如裸程之裸士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庶人以手訖之而同半破卽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禮記恒解

卷一 曲禮上

五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

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矧本作哂

方氏慈曰言冠者以別於童子不櫛不翔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也不惰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常御之樂故以爲言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食肉多品則味變飲酒過量則貌變鄭康成曰齒本日矧大笑則見言怒罵也復故如常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親疾或尊親有憂患側席不居正面與人接對非謂斜席也專單席不重席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

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佛反

契若計反量音亮齊子奚反

水潦降魚鼈長養之時故不獻佛王氏肅曰換轉其首恐其
啄害人也以畜禽獻人則不佛佛之則疑其本啄害人也己
故獻之也孔氏穎達曰策馬杖鞍上車之龜車馬不上於堂
不可進尊者之前但呈策級則知有車馬也甲也青也青
也孔氏穎達曰雖大虎豎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末在地頭
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鄭康成曰民房軍所獲也
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兩書一札而各藏之以先書者為尊
右先書者也量斗斛之名石因為鼓孔氏穎達曰米可印食
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為緩故獻者執契執食蔥蒜之
屬皆齊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者可知書致圖書於版式尺
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
或有重稅為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已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
言書又言致也

凡遣人弓者張弓向筋弛弓向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
執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
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上扶亦反下音附音撫鄉音向

禮記恒解

曲禮上

末

陳氏澹曰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之使在上也皆取其勢之
順簫稍末孔氏穎達曰刻之差別似簫故名附中央把處說
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折故見其說之
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客主人之拜而少遙巡遙延
以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
人受也由從也由客之左曰氏大臨曰吉事尚右以尊賓也
接下承附者徐氏師會曰是時客方承附不能容手故先以
左手接下俟客放手而後承附次以右手執簫也鄉與客並
然後受者接弓之時賓主俱卻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賓主俱
嚮南面而立乃受弓成拜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進几杖
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
鴈者以續受珠玉者以拘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鐵徒對反

孔氏穎達曰進亦遺也首劍持環也左首尊其首也劍首在
左則主人右手受劍為便鄭康成曰就底曰傳孔氏穎達曰

戈鉤于戟也刃當頭而利鐔在尾而鈍故不持向人也矛如
挺而三稜戟今之戟也鐵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故也拂
拭去塵也馬羊豕畜而易馴故右手牽之犬防蓄人故左牽
之執禽 御案曰此以禽作擊與前獻鳥不同士相見禮云
左頭率之即左首之謂也飾以續陳氏櫟曰覆以布而續
之徐氏師會曰兩手曰拘重寶故慎之也以袂不露手取之
蓋兼受弓劍故與前專受弓者不同也陳氏櫟曰洗
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玉爵不然玉爵宜慎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音單筥思嗣
反操平聲使色吏反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
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

禮記恒解

曲禮上

末

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傷于僞反使者之使色
命命之行言則所使之事也不宿受命即行鄭康成曰君言
至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使人於君所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孔氏穎達曰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
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
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識音志行
下孟反

博聞強識則義理日富而不敢以自是心處之且其所
聞者皆實踐敦其善行久而不怠則德成矣故曰君子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朋友以先施為貴人盡歡竭忠於我常覺難
安為是若必盡竭之則人必厭倦而難繼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舊禮經父尊嚴而祖慈故抱不抱異下乃記者推禮之意也古者祭禮必有尸惟祭天無之宗廟卜用同姓孫列之爲大夫者外神不問同異姓卜吉則用之諸侯以大夫爲尸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非已孫也可爲尸二句見孫與子之分殊所以抱不抱異也古者致齋於家撤齋猶出故得見君尸此所謂尸蓋祭之二日以內已成其爲尸者尸必式二句又明尸所以自處之禮非謂君下尸而尸但式也式車前橫木尸自敬其事故式乘必以几所以尊而安之也

齊者不樂不弔

齊側皆反樂如字

齊者所以專致其精誠樂與哀則心分於物而不專誠矣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

衰所追反陰音途

毀瘠羸瘦不形不自露其狀蓋出於無心而非有毫髮求名之想也視聽不衰亦自晦其哀毀也墜道也父在不由阼階

禮記

卷一 曲禮上

太

不當門墜不敢爲主之意居喪亦然不忍違忘親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

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創平聲瘍音羊勝平聲衰倉同反處上聲

不沐浴酒肉常也因瘡瘍有疾而然權也不致毀謂毀而滅性也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不忍上不足以奉先故不孝孔氏曰然本心實非不孝故言比致極也許毀而不得極六十衰甚卻不許毀恩按五十以上則哀禮有殺蓋亦所以體父母愛子之心而欲全其慈孝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康成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之明日數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之日數此土禮斂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陳氏謂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從死之明日數之是成服者死之第四日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古者臨喪皆哭孔氏穎達曰弔與傷皆不自往而遣使致亡之命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也方氏慤曰不知生而弔之近詔不知死而傷之近傷應氏鏞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澠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不曰來取不問所欲王安石曰爲人養廉也賜上予下與平交也

適墓不登塋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捐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

禮記

卷一 曲禮上

尤

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康成曰塋冢也墓塋域登塋不敬紼引車索麻喪宜有哀色適位禮以變爲敬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歎所相送杵聲不相不巷歌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陳氏澠曰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不避泥潦嫌於憚勞鄭康成曰臨喪及下介冑諸色皆宜與事相配戒慎不失色總結上文惟戒慎則根心生色而不貽人以失禮之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康成曰撫據也乘車必正立據式小倪崇敬也尊者有所敬則卑者愈加敬別等差也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上時掌反庶人非可無禮也禮行必自貴者始正己而後可以正人大夫非遂無刑也身爲民表何至犯刑此二句責成在上之辭

四九

甲丙戌庚壬爲陽日剛日乙丁己辛癸爲陰日柔日內外內陰陽陰之義也凡吉禮近於陽凶禮近於陰用剛用柔日不同以順紛紛異說皆非

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此言主人將卜筮告卜筮者之辭也十日以外爲遠內爲近喪事先卜其遠日不忍迫也吉事先卜其近日不敢緩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此卜筮者告龜蓍之辭也假托也泰尊之之辭龜蓍何知所以托龜蓍而發者神明也故言神實愛人假爾龜蓍示人常理有定而不爽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或卜或筮三次則吉凶已決過三則瀆而神不告矣不相襲者三卜並吉則不復筮三筮並吉亦不復卜也

禮記恒解

曲禮上

三

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與音預踐如字

卜以龜筮以蓍謂蓍爲筮者筮謀策之義言用此物以謀於神也天人同一理也理不決而以卜筮求諸神聖所以使人信天理而凜神明自能恪守禮法故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嫌疑謂理介於疑似之間而不能決者猶與二名多疑故人多疑者以是稱之故曰以下引古言以結之弗非無失也疑而筮之則得其理而無失卜日而行事則必如其吉者踐行之不可復疑蓋理之是而信之確者無庸卜筮也惟恐謬於理而後卜筮既得其兆而復不從則信理不真而慢神矣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效駕舊衣白右土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弁轡授

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騁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步

綏歷丁反上時掌反據以羊反辟者避驂如字

孔氏穎達曰諸僕皆用士大夫策馬狀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杖立馬前驅馬奔逐也輪轄頭轡也任重之要故周禮駕竟而後入白君白君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升上以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有正二正綏曰良綏若執以升試綏曰散綏僕執以升跪乘敬也轡御馬索車一轡而四馬駕之中夾轡兩馬曰服馬兩邊曰騁馬每馬四轡共八轡以駟馬內二轡繫於轡前其駟馬外轡重兩服之轡分置兩手故曰六轡在手今右手執杖以行調試之手步即止倚立以待君出就車則僕弁六轡及策於右手左手取正綏轉身向後引君上君已上車侍從諸臣皆還卻避君使不妨車之行也騁從車也大門君之外門右車右置勇力之士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頭令車右上前必步車右必下車步行也君過門問式則臣當下溝渠恐有傾覆亦須扶持僕不下者下則車無御者也

禮記恒解

曲禮上

三

凡僕人之禮必投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拘反

凡僕人爲一切僕也投綏於所升之人以鳴敬主人必謙不敢受若僕卑降則受也然雖受之而亦必撫其手小止之以示謙若非降等不受其綏彼亦必授則從其手下拘取之示不敢當其授也

客車不大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

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康成曰不入大門謙也下乘異於男犬馬非貴幣也君子謂人君黃髮老之尤者卿位路門外正朝之位若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即下不馳恐觸人也十室必有忠信故式之言人君敬老尊賢敬人民皆致敬於車中如此而他可知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讀

鄭康成曰御迎也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為去聲菱

陳氏濬曰介甲也菱拜有所枝柱而不

利屈伸故不拜也明不拜非不敬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空也祥車空左以擬神位乘君之乘車而

亦空其左惡其近於凶車也古乘車之禮君居左僕居中車

右居右惟兵戎草路則君在中而御者居

禮記恆解

曲禮上

五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

古造車有定法考工記甚詳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大欬則

達曰舊猶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

一圓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

十六步半在前所視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前

禮記恆解卷二

曲禮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

陳氏澠曰物有宜奉持者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深衣之帶也孔氏曰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心提又下於綏孔氏曰即上提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在夜反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稱主此通上下言之如不克如重而不勝向上也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方氏慈曰左手不如右強尚

禮記恆解

卷二 曲禮下

左所以爲客尚右所以致力陳氏澠曰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孔氏穎達曰磬折身像折如君之背身既像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若若直上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若若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曲故佩垂委於地有藉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無藉圭璋持達不加束帛也古人衣夏葛冬裘其上有陽衣初衣上則有上服皮弁祭服之屬見裾衣者袒衿前上服見初衣之美以爲敬襲則掩覆之也有藉者禮隆故謁無藉者否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

反丈

名以名呼之鄭康成曰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穎達曰世婦謂兩勝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大夫不世爵而有世臣子賢襲父爵也姪妻兄弟之女婦妻之弟家相助知家政者長妾妾之有子者應氏鑄曰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外之各有所統也敬之而受其敬者莫不竭忠盡心視其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家政事有所統壹而緩急有所倚重

尋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

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康成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余小子天子未除喪之名嗣子某諸侯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氏穎達

曰君子不專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男子之事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負薪僇役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

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禮記恆解

卷二 曲禮下

禮本人情而爲之節文故君子不遽求變俗即祀喪大事亦從其俗而裁制之但期於不違其法曰謹修審行則所以權其是非去取不戾俗而亦不背禮者在焉夫子微較而正簿書憲備必以朝服是義也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已雖去而故君尚自其族人也詔於國故國卿大夫吉凶往來尚相赴告兄弟宗族亦故國之親也宗後宗子反告雙承上文而言若有恩則吉凶事當反告即無列無朝而已親屬猶存亦當反告也若去國已久而君恩已絕則以起家爲卿大夫日即從新國之法而不反告可知矣古人臣無外交既不反告於君則兄弟宗族亦可知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名命於父孤而更之則忘親不爲父作諡諡音示不敢以己貴加於親若他人諡之則可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

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喪祭之禮人子不忍預為精究也臨境而更講求期於不貽
以理性情亦事親之用故皆以時讀之不言樂哀
不暇及不言凶懼慎神明不言婦女戒狎喪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笑側毫於君前有誅

鄭康成曰振去塵端正也倒顛倒側反側也孔氏穎達曰書
端之及倒側者皆
為不敬故有罰也

絕英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
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康成曰毫美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
也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衽單也苞屨陳氏浩曰苞讀為薦

禮記恆解

以薦薦之車為齊衰喪履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蓋親
初死時孝子以號踊踐履為嫌故扱之也壓冠喪冠也吉冠

有纓有袷衣冠無之故壓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
方板之上衰五服之衰凶器若棺槨槨要明器之屬呂氏大

臨曰臣妾有死於官者亦許之殯而或喪然必告君乃
得人也馬氏晞孟曰入公門之禁多此特其大畧而已

公事不私議

公事必集衆論而取其
衷私議非擅則姦矣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
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
服君子雖食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宗廟所以奉先故首重之而廡庫居室之自奉者在後家造
士大夫家造作器物犧賦儉民使供牲牢養器自養之器不
去聲

設祭器先為祭服呂氏曰器可假而衣不
可假也不帶不衣不斬皆所以致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為祭器於大夫士為祭器於士
祭器君祿所作去國者必有故既不食其祿則亦不以祭
行矣寄於爵等之同者所以使其可用不遂置為無用厚之
也

大大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屨屨
素籠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
而復服

鄭康成曰去聲鬻鬻都兮反屨亦作屨
大夫士自不得已而去其邸墓桑梓必以喪禮自處為壇位
除地為壇哭者致其不忍別之心也孔氏穎達曰衣素冠皆
素為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用采因故微緣而純素緣屨
無絢以飾屨屨車裏也素緣以白狗皮為飾也馬者古則
剪鬣尾為飾凶則不剪鬣治手足爪鬣鬣治鬣髮也祭祭先
也不說人以無罪不向人說已無罪當御接見也三月為一

禮記恆解

時天氣一變復服
復還吉禮之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若君迎拜則還
辟不敢答拜

勞力役反
勞他國勞其來聘還辟身旋轉而還讓也呂氏大臨曰還辟
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他國之君迎拜則還辟君接以賓主之
禮而已不
敢亢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敢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

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
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

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男女相答拜也

禮者自卑而尊人故賓主相見不計貴賤敬之則先拜下復推言之孔氏穎達曰弔喪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而來見本國之君尊卑遠闊故不答拜餘則無不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麋卵

此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圍圍繞取之掩羣因其羣聚而掩取麋鹿子凡獸子亦通稱方氏慈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特以春言之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鄭康成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則不殺也除治也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梁加食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樂去琴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禮記集解

卷二

曲禮下

五

鄭康成曰故謂災患疾病玉縣琴瑟上下之所通用也此特隨其輕重而互言之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孔氏穎達曰安取彼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康成曰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事謂以己事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問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

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康成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

內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覆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主曰帝

以其代天而足以主治天下故天下尊之曰天子其自稱則諡曰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也朝諸侯侯來朝分職各命以職授政授以禮樂之成法任功功立事踐阼以下則視辭也踐阼阼主階也祭而履主階而行事也父死三年喪畢子始得由阼階宗廟內事親主於孝故曰孝王其某天子名也郊社外事繼前而奉天故曰嗣臨諸侯巡狩至諸侯之國眡致也方氏慈曰眡田間道望秋之禮必於郊郊故以眡言之祭於眡而謂之眡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呂氏大臨曰

禮記集解

卷二

曲禮下

六

鬼神之在諸侯境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其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甫父同男子美稱天王崩史書策之辭王者死如自天墜下故曰崩復古人始死持死者之衣升屋招呼死者之魂令復還身中冀其復生故曰復也孔氏穎達曰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告喪遣使報天則萬國登假吳氏澄曰言升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措置也始死鑿木為重以依神既葬虞祭後卒哭為桑主以附廟埋重於廟門左期年乃為栗主埋桑主於埋重處所謂立之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崔氏靈恩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廟主曰帝蓋記者因作記時有此稱以為法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居喪不忍遽言嗣父故稱予小子如父存也生從父而名之在喪而死亦名之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逾年入於王城曰王猛崩曰王子猛卒是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孔氏類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以其猶貴也言之亦廣世嗣也類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為言齊也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愚按此言天子有后夫人嬪嬙而此數人中有妻有妾蓋惟后得為妻餘皆妾耳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司

建天官統下四節而言天子代天理物臣下寅亮天工故皆曰天官六大皆奉天事神之事重於他職故曰先之太宰則冢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則宗伯典禮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及天日月星辰之行太祝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閒故鄭康成疑為以神佐者太卜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六典奉天之常法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司徒掌邦教衆則六卿六遂之屬司馬掌邦政衆則六軍之屬司空掌邦土衆則百功也司士掌邦禮衆則六卿六遂之屬

禮記恒解

夫士庶子之數所統者衆與四官署等故並列爲五司寇掌邦禁衆則士師司獄之屬上文天事尊故曰典此民事禁故曰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司水受之園以園事貢薪芻材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物器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司貨受之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孔氏類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本作器物者陸氏佃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云云土工蓋持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草工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蒹爲紫以荷爲紅以葵爲黃之類是也

五官致貢曰享

承上言六府六工皆由五官致貢於天子而曰享享獻也言獻之自下而非天子有所私取也不言冢宰統攝五官故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攢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古三公即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即三公之分職就五官中命二人爲二伯分主畿內諸侯是爲五官之長曰伯尊之也職主也各主其所治之方其或攢者稱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某名天子稱之則以同異姓分稱伯父伯舅從其始封之稱稱之也自稱於諸侯曰老蓋必先朝重望始爲之天子許以尊而自生嚴憚也於外曰公諸侯之國稱之於其國曰君其臣民稱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禮記恒解

鄭康成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曰叔父辟二伯也牧養也爲天子牧養下民於外曰侯國外臣民稱之國內者則稱曰君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禮記恒解

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是也子者子民而養教之大地廣大也天子欲其養教斯民則爵之曰子自謙不善則曰不穀外夷狄之地曰王老稱天子以威遠國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方氏慤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不以爵稱賤而畧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入外則伸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概之陳氏澠曰孤特立無德之義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字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本作辰見賢通反

按今惟存覲禮一篇朝宗遇禮俱亡諸儒牽引聚訟不知此乃以當依當字別朝覲之地而明天子爲諸侯大夫士表率故下結之以天子種穆云云也依狀如屏風有案土爲之者如今照牆有刻木爲之者如今祭恩諸侯分東西面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朝亦兼覲觀亦兼朝特春以朝爲重秋以覲爲重耳依畫斧文故亦曰斧依字則門屏之間人君親外朝字立處在舉門內孔氏穎達曰春朝陽氣交舒布散故分兩處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秋觀陰氣質斂故並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

鄭康成曰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曰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禮從舊曰遇既及期則其

禮記

曲禮下

九

禮問戰曰會聘使人以禮相存問以言詞相約束曰誓坎用牲加書搏血曰盟古盟誓蓋用之於軍旅事變故周官有司盟之官而書存六篇之誓春秋概用盟誓故孔子識之不得執以疑此也

諸侯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

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

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

臣某侯某者將命之辭方氏慤曰某侯所以別其國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凶服未除喪適子猶言嗣子孤無父之稱自此句以下皆指及策書之辭內祭祀從繼父以爲稱曰孝子外祭祀從祖德以爲稱曰曾孫薨之言奄也言奄然亡也某字也呂氏大臨曰不稱曾與諸侯異不稱名與卿大夫士異孔氏穎達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後乃見而此云既葬者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言諡諡諡也非禮禮故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曰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是也呂氏大臨曰老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此結上文之意明天子至士與庶人異履其位則當備其德而飭其容也穆穆深遠之意皇皇光大貌濟濟雍容貌蹇蹇僬僬少文貌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孔氏穎達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后君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鄭康成曰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然此亦大概別其實賤言之其實婦人妻亦上下之通稱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

子

禮記

曲禮下

十

申言公侯有夫人亦有世婦二者有妻妾之分焉夫人妻而世婦妾也自稱於天子鄭康成謂畿內之諸侯助祭若時事見是也老更事之意婦謙言服事其夫耳自稱於諸侯己國臣民稱於外國也小童幼無知意自世婦以下皆妾故稱婢子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康成曰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

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鄭康成曰諸侯之卿也曰某士如晉韓起聘於周攝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謂使人於諸侯某名也寡君之老見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微同姓名

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君謂作史者若孔子是也
不親惡以其惡而絕之也陳氏祥道曰諸侯義莫大於保國
仁莫大於親親故失
地滅同姓而名之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
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康成曰不顯諫為奪美也顯謂明言其君罪惡逃去也君
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至親無去志者感動之恩按
此事君親之常法若孔子去魯比干死
殷又審乎事勢之宜而然不可概論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

臣子事君父一也必嘗而後服之慎也三世則其
業精然亦言其概而已若有十全者不在此類
僂人必於其倫

禮記恆解

卷二 曲禮下

三

鄭康成曰僂比也倫猶類也方氏慤曰禹稷顏子孔子俱以
為賢為其道之倫而僂之夷惠伊尹孟子俱以為聖為其心
之倫而僂之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僂之以貌不知德不
倫公孫丑以管晏比孟子徒僂之以位不知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封曰開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

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康成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
皆言所能則長幼可知方氏慤曰若干者千猶數也數其多
少故曰若干約其數故曰若陳氏澹曰宗廟社稷國君事無有
先於此者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謁請也典謁主賓客皆
請之事負薪庶
人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莘食力

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孔氏穎達曰不問天子士之物莫非土有也數地數土地
廣狹山澤所出魚鹽蠶絲金銀錫石之屬有宰明有禾地食
力食下民租稅之力衣服祭器謂四命大夫也若三命以下
有田者造而不備士有地不多無邑宰故以車數對畜雞豚
之屬問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庶民無氏謂曰君子不畜於
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
深意
寓焉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

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天子代天地而主民神故祭天地以報本祭四方以迎氣祭
山川以分報神功五祀戶門中霤日用之所屬也歲徧
專承五祀而言月令所分春夏秋冬者是也諸侯各有其方
則各祭其山川及五祀大夫不及山川士則五祀亦有不全
者矣呂氏大臨曰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祭其先
惟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先

禮記恆解

卷二 曲禮下

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此結上文而言祭之宜慎重也有其廢舉之皆謂聖人祭通
幽明非得禮樂之精意者無得妄為舉廢淫祀不特神鬼之
非正者凡非所當祭而祭皆是禍由人作而
神司之者也非禮則瀆神獲罪何以有福

天子以犧牛諸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康成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漚也索求得而用之按此以
分之尊卑大概言惟貴者得全其精潔下不得僭上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范紫登曰此以大夫之有爵者言宗子兼大宗小宗祖廟在
太宗之家惟大宗得祭之廟廟在小宗之家惟小宗得祭之
若宗子有疾則必告
而後祭見重嫡之義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豕曰明視脯曰尹祭黍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鄭合梁曰鄭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雉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禮記注疏卷之四

祭物必美其名者政教肅而陰陽和平百物順成用以報天地先人之德也元頭武述也牛肥則脂述大豕肥則毛鬣閉豚小豕肥盛曰脂羊肥則毛柔細雞必振翼乃鳴故曰翰音凡鳥皆棲樹雉不樹宿而趾特疏故名免肥則曰明脯肉乾非一時之物故言尹祭尹主也言本為祭而作棄亦乾者故曰商祭言商酌而以爲薦庭脯長尺有二寸之名言魚之大清滌清可以滌清酌清可以酌供神食用之意黍即今之小米黍粒圓而大色黃性最粘故曰鄭合梁黍香也稷似黍粒大性硬色白鑿之深白故曰明粢梁稷幹高於黍味最香氣最清故曰嘉蔬梁陸稻水稻嘉蔬孔氏曰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惟善也古者非若曰本豐厚也鹹鹽味之厚陳氏謂曰嘉玉無瑕之玉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

禮記集解

卷之四

三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冠曰兵

孔氏穎達曰生時尊卑猶可識死後爲野土嫌若輕故爲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前薨見前鄭康成曰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也羽鳥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充也陳氏謂曰羽鳥飛翔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腐敗漸漬也死冠曰兵謂祖考父死於冠難而子孫爲名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

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呂氏大臨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鄭康成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也嬪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張子曰嬪者婦人之美稱呂氏大臨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國君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

視上於面則放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上聲緩音

人之神接於目故正心者先正其視自天子而下位愈卑其視愈謹給交傾也天子之視端正平直不上於人之衿下不下於人之帶諸侯較天子爲俯大夫較視不敢及遠直視人也衛視也士更加謹止視五步之內視之凡視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上有敖心下有憂心傾則心不正之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以

反二

肆習也官則大夫曰治事之所府庫皆藏器物之名而此分言則府指六府之類庫則藏貨幣之所也朝謂公廷君有所命而大夫士預習其事隨其所任謀議之不敢侵越所以專其事也

朝言不及大馬轅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轅朝而顧君

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禮記集解

卷之四

四

不及大馬轅朝也在朝一於教君轅朝而顧爲異事異慮所紛亂則不敬矣故謂之固固不達於禮也申之曰在朝言禮明乎無所不用禮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慈曰大饗謂王饗諸侯是也享於太廟禮隆物備故曰大饗不問卜者人與神交則卜以祈通交人不必然也饒過豐之意以訓恭儉故不饒富

凡擊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擊匹童子委摯

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綬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棊棊脯脩棗栗

贊與贊同鄭康成曰天子無客禮而以鬯者用告神也孔氏穎達曰鬯醴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謂之鬯諸侯公侯伯子男用璧而此不言璧璧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雞以共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性耿介惟敵是赴羔雁以主雉以死者呂氏大臨曰卿大夫以道去就士以死服爭也孔氏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恭祿

而已童子未成人不敢與之抗禮委其擊於地而自退避之
節康成曰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繫
如根枳樹子一名木室一名木櫛實形卷曲核在實外棗實
似栗而小蘭博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銀治而加薑桂乾之
如脯孔氏穎達曰所以用此六物者棗至也脯始脩治棗早
栗肅也婦人初至
修身早起肅敬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備其乏以廣于姓故曰備百姓馬氏臨孟曰嫁女之家謙
辭備百姓以嗣續爲重酒漿以祭祀爲重埽灑以賓客爲重
也是

禮記恆解

卷二

曲禮下

五

禮記恆解卷三

檀弓上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陸德明以檀弓爲魯人不知何據此篇多言孔門弟子蓋
亦孔門遺裔所集摘篇首檀弓名篇非必以其知禮而稱
之亦非檀
弓所記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
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自立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同舍音捨居音姬屬徒本反

鄭康成曰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往弔公儀始知舍孫之事故
趨而就主位以問子服伯子所以免者酌弔朋友之禮從厚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一

耳其制以麻布廣一寸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
而繞於髻史記不載伯邑考逸周書云武王克商自太王太
伯及邑考以列升后則伯邑考早卒微子世家亦無服名伯
子爲仲子諱誣稱古人不足信也陳氏祥道曰先王貴適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
不作立孫者傳重不傳輕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
犯而無隱左右奉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父子主恩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有匡救而無阿諛師
生恩義兼有而以道合有疑而諫問師必不拒不必犯亦不
必隱也有方有定方惟臣事君各有職守故有方父師則否
致極其哀禮方比也比於親喪心喪哀戚如父而無服所以
然者師非一概各以其道德恩義
而喪之若概爲之服反無等級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

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季孫夙季孫行父之子也劉氏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處其家於人之墓上杜氏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大謂合葬細謂哭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汙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周禮曰出母生母也左傳呂相絕秦云康公我之自出子上爲子思之妻所生而嫡母猶在故不得終三年喪是也先

禮記集解

卷三

檀弓上

二

君子泛指孔氏以下非謂孔子與伯魚汙猶殺也視道之所爲禮之隆殺非賢者不能疑子上之母或有他故不應爲服故子思云然此所謂隆汙之道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顙素黨反顙徒同孔氏顙達曰拜主人孝子拜賓顙順也順慟隱貌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後復引首叩地此從容拜賓之常稽顙而后拜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則哀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識音志泣胡犬反

陳氏謂曰封土爲壘曰墳古謂殷時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以己將從事四方故封之以爲易於識別先反而防虞事門人蓋其餘功通達焉而新上墳崩門人比即脩完而後反故來還孔子聞其崩待三而後應流涕言之者不以兩墓之故自寬其罪同言古人謹於封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康成曰醢中庭也拜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象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接子路於中庭爲父母之邦家發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諱者孔氏之難既爲其臣聞難自當往視視則疑其爲劫孔氏志即欲死之也夫子聞其死而深痛未嘗以爲非義後儒不知制輿當日情事並疑子路愚於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禮記集解

卷三

檀弓上

三

鄭康成曰宿草謂陳根方氏慈曰師詹父朋友相親猶兄弟以喪父之義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喪朋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思

日不樂

鄭康成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備之附於身衣衾之屬附於棺明器宅兆之屬慎終尤爲大事故必竭誠信而勿貽悔下又申言終身不忘親之故喪禮限於三年而人子之心實不止此親而亡矣何時可忘故君子終身憂念其親而不敢遺行以招患思日不樂又其顯而易見者也不樂無可樂之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葬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慎仲張子諱

如字聊聊

同受音萬

少孤孔子三歲喪父也不知其墓謂父方卒時古者墓而不墳魯地葬深至丈顛母以孔子年幼未能記憶墓處者蓋於五父之衢埋棺於坎曰殯殯而葬深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實則顛母懷重而末葬也至母卒孔子更加慎詳問顛母氏之母當曰果否殯葬蓋以葬可不必遷殯則可台葬也既問得實乃遷而合葬於防焉曼氏之母蓋當日與殯事者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三十里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綬

陳氏謂曰冠必有弁以貫之以紘繫弁順頤而下結之日纓垂其餘於前日纓不綬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槨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娶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槨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聖古作卽子栗反娶所甲反長丁木反殯式羊反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四

鄭康成曰有虞氏上殯始不用薪火熱日聖陵土治以周於棺或謂之上同殷人上梓梓大也以木爲之言梓於棺牆傍衣也以梓唯棺周圍如牆要如扇之狀所以飾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殯十二至十五爲中殯八歲至十一爲下殯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殯

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駟牲用玄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駟牲用白周人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駟

力知反駟平

鄭康成曰夏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喪事昏時亦黑戎兵也駟黑色玄黑類殷建丑之月爲正物芽色白日中時亦白駟白色周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駟駟馬白腹此概論三代所尙之色戎事亦有不盡拘者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魯

也齊音咨本又作音恆本又作音之然反齊之六反事本又作音音莫徐音更終音精徐音

鄭康成曰有殯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也齊爲母斬爲父情同故云情厚曰體稱曰粥朝夕食一盂米故曰食粥所以體棺槨也言子於父母所以自致者貴賤無殊至禮文之末則擇其當用者可也蓋舉一二以概其餘

齊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有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重平聲蓋作盡共音恭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五

獻公寵驪姬殺申生事具左傳言子之志自己無不孝事安驪姬左傳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是也傷公之心公無難不歡也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伯氏鄭康成曰狐突別氏也子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而圖吾君晉語狐突杜門不出是也乃卒於新城也詔法敬順事上曰共按驪姬害申生不過欲其子嗣位耳申生既爲姬所阻不能自明且本心不以嗣位爲念讓國而逃爲吳泰伯未嘗不可必死之以陷父於不義非中正之道也特其純愛於親死而不怨諡之曰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已夫音

扶絕句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時行三年之喪者希子故子路以勸善然朝祥暮歌實非禮也故侯子路出而復正言以明禮夫人子之思親終身無可釋也三年之喪所以約太過不及者於中道朝祥暮歌其思親者幾何故然聖人不深責言亦

衰世之意耳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黃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左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黃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乘去聲縣音元黃音奔父音父

按左傳魯莊公十年魯敗宋師於乘邱無敗績之事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續字當從之縣卜皆氏也鄭康成曰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公隊而卜國不能禦之故公斥其無勇未戰弱意縣黃父以馬驚由已致故自任無勇而死於敵及國人浴馬而見流矢乃知馬因中矢而驚非黃父不善御之罪也故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言非禮之常也

會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院大夫之贊與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

禮記傳解

卷三 檀弓上

六

而院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會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

席未安而沒

院華飯反贊音責與音餘

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之子隅坐遜於成人也非院贊美好贊席之類止戒童子勿言贊然曰呼贊而倦於言但聲呼也革急也彼謂童子以德相易以成德姑息苟安也贊也會子未嘗爲大夫而季孫賜以已贊事達其意姑受之可也受之而最之則或其子弟所爲非曾子本意也但以處疾故未之能易耳聞童子之言雖疾革必易之而後安造次不離於正

故朱子承稱之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

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瞿音句

充充哀慙氣結如窮極無歸也瞿瞿顧如親之猶存求之又弗得也皇皇猶悵悵望而弗至痛可知矣慨嘆去日之速廓然蓋覺親之去遠蓋言孝子未嘗一日忘親之德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臺力俱反陘音形臺側

邾人呼邾聲曰莫故曰邾婁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與魯戰於升陘敗魯師時師雖勝而亦有殺傷魯僖公四年邾人伐鄭魯救鄭侵邾敗於狐臺去邾而紂日整復者哀死而招其魂也禮當用衣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妻麻禮無男女別康成謂當是疑衰此

記二國失禮之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整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

爾蓋榛以爲舂長尺而總八寸

舂吐刀反舂音無從音

禮記傳解

卷三 檀弓上

七

南宮縚即南宮其妻孔子兄女其姑死夫子教以整之制鄭康成曰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爾語助辭縚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謂達曰吉舂長尺

二寸此榛舂長尺蓋降吉舂二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禫大戚反縣音

玄此必例反

孟獻子仲孫蔑禫大祥祭名比及也喪除矣而但縣而不樂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此禮之常而人不能爲故夫子賢之過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盡既祥而

絲屨組纓

組音阻

鄭康成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孔氏謂逐日凶事用逐日故鄭氏謂月異旬也按笙歌已笙而人歌也琴由己謂歌曲由己樂今自彈不成聲而與人笙歌則成明乎聖人哀禮適中之意孔氏謂達曰絲屨白屨以爲飾爲飾既

辭素社當用素爲纓末用粗今用素粗爲纓二者皆變吉之
速陳氏語曰蓋者疑辭記者亦得之傳聞故疑其辭是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厥溺厭于
明元王制禮以兩行之意見禮不明畏懼而自經於溝瀆輕
身與危以致墜溺而死此皆非正命故禮不當弔然此因死
爲有倫誼者禁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厚於出祿之姊夫子欲其抑情以歸於中道行道之人
弗忍言八人有此情所以約於中者爲其無太過不及也
大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大音泰上樂音
岳下音洛首手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反又

孔氏穎達曰營邱臨淄縣以水營繞故曰營邱太公家在咸
陽文武成康陵附近五世反葬蓋其子孫有附太公冢者而
非嗣位之人五世則親盡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後以鐘
鼓管絃宣之禮以達人心之敬言禮樂皆有其本太公本以
輔周成王業而封死傍先王其子孫亦傍先王得禮樂之意
古人言狐死首必向邱邱者其宗廟藏之處不忘本者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母死官氏也伯魚爲母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
大祥十五月禫禮祥外無哭者既期猶哭故夫子嘆其甚而
伯魚聞之遂除之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諡謂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前人謂鳴條有蒼梧山非今南越之蒼
梧也舜巡方而死歸葬鳴條其後世傳零陵有舜塚者亦誤

以爲聖人仁化廣及殊俗皆起士爲冢是也三妃娥皇女英
登此也登此一作癸北均見山海經耐合葬也此言合葬之
禮自古所無季武子則言起於周公耳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此
記曾元等之失禮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陳氏澠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
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
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
乎

申祥子張子終終成人之事死漸滅無餘之謂子張以道修
身至是而自信其全歸故召申祥而語之使自勵也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九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其餘奠之餘物閣度置也始死猶有冀幸其生之意故以所
奠之餘閣而俟之不忍遽以死待之也與嘆美而疑其辭言
豈徒閣也與先王蓋明
詔人子以毋忘親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委巷猶曲巷野陋無禮
之人也記者因言子思爲哭嫂也爲位婦人先踊而己乃哭
以別嫌得禮之意蓋兄弟之妻得相爲服也申祥之哭言思
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其妻亦爲位以哭倡
踊而申祥隨之蓋子思與申祥皆無服而其妻皆有服故其
爲位也皆妻爲之主而哭踊皆自妻倡之也又按子思無兄
弟此云
嫂或誤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縫音逢

結繩也衛讀爲橫古制尚質吉冠皆順經而直結之周制尚文吉冠多辟積而橫結至喪冠反如古之吉冠結結故記以爲非古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自述居喪事以語子思而子思據禮答之蓋聖人不爲過中之行使人可法而可傳也事師無犯無隱此爲得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
鄭康成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節衣小功疏於大功以上則不必稅然祖免哭踊不廢也春秋禮衰時人薄於兄弟而執禮不稅之文以爲辭曾子故矯禮之言以明兄弟之不可不親聖賢因時而爲之補教有如此非果曾子不達禮意而爲之說也

禮記

檀弓

卷三

十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

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

鄭康成曰使者謂賻賵者攝猶貸也孔氏穎達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若重遣人更弔弔爲不可故嘆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

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

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赴訃同惡音烏

赴訃也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禮哭諸寢師喪哭諸廟門外而此不然蓋孔子所定也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蓋稍遠於寢門外非郊野無室屋處是也陳氏曰禮記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而義以禮

禮以循義則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見由賜故哭諸賜氏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故知死者也知死者弔而不傷故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滋味也固有疾故不得已而飲酒食肉其於酒肉也必有草木之味焉以爲有疾不甘於食得酒食則如有薑桂耳非遂忘哀而以酒肉爲美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禮記

檀弓

卷三

十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而喪息反下喪

汝

明日精也疑女於夫子疑其道不似夫子也未有聞無至孝之稱王充論衡辨子夏無喪明事鍾惺亦謂辭氣不似曾子

此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第以事論曾子有責善之美子夏有受益之誠亦非後人所及也索猶散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

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

鄭康成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孔氏穎達曰言君子居處當合於禮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賢

子皋孔子弟子名柴居喪守禮日執涕淚由悲聲而出血出則無聲悲無聲而淚亦出曰泣血孔氏穎達曰大笑露齒本中笑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未嘗微笑是其泣血三年之實也難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率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當去

孔氏穎達曰物謂升縗及法制長短幅數不當物則亂禮無衰而禮俗存也邊坐與人饗坐不邊坐張子厚曰專席而坐也即大功亦不當以衰服對此明衰之重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說音脫驂七南反鄉去聲驂音體

舊館人陳氏曰舊時舍館之主人駕車者中馬為服旁兩馬為驂哀孔子哀也過於一哀主人哀也禮以稱情哀則情厚禮亦宜厚子貢疑其過厚而子言涕非無自厚贈固宜非果無端而涕出又說驂以文其哀也鄭康成曰過見也小子

禮記恆解 卷三 禮記上

行之者客行無他物可易使遂以往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

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式慕哀慕隨親而不忍離疑者疑親之在彼而已不欲還子貢以為不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夫子善其哀切之誠而不以

為易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饋其位反

祥大祥也孔子感顏子之沒已久不能無感然禮所以節情也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夫三年之喪大祥則已節哀矣况師弟子彈琴而後食記孔子厚於顏子之意而非以為禮當然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拱恭勇反

拱而尚右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凡拜凶喪尚右手吉喪尚左手凶喪大功以上吉喪小功以下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尚門人學孔子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

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髮疾七日而

禮記恆解 卷三 禮記上

沒蚤音早清猶一作道遙委紆危反放方兩反禮音

作起也負手曳杖於後示不復用道遙寬舒自適放依也委病也聖人心與天道天命將盡而自覺之形諸夢寐亦理所常有曾在昨親曾在昨階為主不忍遽死其親也猶賓之則以神道事之而待如賓客與賓主夾之介乎不生不死之間蓋三王制禮皆有深意而孔子殷後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既知其命又言道不果行蓋至死而不忘救世也前人或疑此事非真然生死大事聖人德合神明無不可預知而歌辭盡屬比體不嫌淺露臨死而示弟子以全歸未為不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康成曰疑所服者以無衰師之禮也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喪哀戚之忱三年之間不飲酒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哭充

聖聖至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向廬之下几筵之側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壽飾棺槨置髮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細練設旒夏也披反

鄭康成曰志謂章識棺衣也牆之障柅猶垣牆之障家室以布衣木如櫨散柅行交引棺者孔氏類達曰恐柅車傾虧而細衣之飾此則設法又細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則夏禮以上諸物大夫士皆得用之門弟子採三代而用之蓋亦體夫子平日損益三代之意而記者記以爲法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褚張反

鄭氏康成曰以丹布幕爲褚蟻結不牆不素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交錯蟻結似今蛇文畫陳氏祥道曰殷尚質周尚文子張之時其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孔氏類達曰公明儀子張弟子亦爲曾子弟子

禮記恒解

卷三 檀弓上

南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仇音求苦始占

反枕去聲朝直遙反衛音咸使去聲從如字

凡言仇者無辜被害而有司又不爲理者也市朝非執兵之處不反兵謂不反取兵仗也衛君命則恐廢君命而不鬪鄭康成曰魁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周禮謂人掌司萬民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其先先生慮刑罰或有中而死者衛寬則有謂人以司其事期於生死不負後世刑罰失中乃多仇恨之事而報怨者故若澄其源非明德以治世不可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先王於師不制服者以師弟道義相親隆殺不齊也若其恩誼隆而德行備則喪之從厚固所宜然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其羣居之友則經出而他適不羣居者則否此孔門以意制爲此禮而可爲後世師友之法也

易墓非古也易以反

御案易傳治也則古不脩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所以將其哀敬也時人或無其本而徒文故夫子言此以明哀敬之宜自盡也

曾子弔於負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

禮記恒解

卷三 檀弓上

幸

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從去聲與音餘夫音扶飯煩晚反隔早人反塋他如字

鄭康成曰負夏衛地祖移柩車向外而祭之池陸氏佃曰殯坎也孔叢子曰理柩謂之殯殯坎謂之池是也言主人既理已塋池矣復推柩還故處而受弔云塋池以明柩無可反之理也孔氏類達曰柩車前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故婦人復辟之升堂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曾子不便直斥主人失禮而櫛辭以答從者且也謂且遷柩將行尚未遠行亦何爲不可反而越宿從者之疑未釋故又問於子游陳氏謂曰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口中時尸在室中隔下而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已裝斂於小斂在戶內大斂出在東階末恐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末以於西階之上曰殯謂棺於殯

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遷則設廬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廟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適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極而反之乎多猶勝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

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紼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方氏慤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襲而楊衣謂之楊裘以襲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襲曾子徒知喪事爲固而不知始死尚從

吉故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張子疑曾子子游賢者失禮必面相告無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又言時禮襲樂崩曾子輩

一時行禮猶有不同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諒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禮記恒解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去聲下

和如字

鄭康成曰見見於孔子記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先

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各子之琴而二人各損益其

性情而順於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

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

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趨而就客位

通敵同

衛靈公生昭子野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木字彌牟蘭即惠

子虎惠子之子也爲司寇氏惠子死彌牟爲子虎而立庶

子游往弔故爲不如禮之服以諷其無禮弔服弁經大如總

之經一殷而環之今用杜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麻衰以吉

服之布爲衰文子初不知其意而辭其重服及子游就諸臣

之位猶不悟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始覺之乃扶婦子虎而

辭謝子游乃就客位孔氏穎達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

近北大夫之賓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

也其動也中

亡無通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環深衣既祥之麻

衣制如深衣練冠未祥之練冠非既祥之練冠以死者遷入

於廟故待弔於廟自目曰涕洟自鼻曰洟洟之所無而能折

衷於吉凶之間以盡己哀以全弔者之情故子游善之

禮記恒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蠶而浴

毀蠶以綴足及葬毀宗蠶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掘音

幼名生三月而名二十而冠有成人之道故加字五十年尊

子柳曰如之何其弔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碩音石弔又作音音育

子柳疑即潘柳鄭康成曰其葬之器則何以哉言無其財也弔嫁之也安賻取之曰賻則嫁之爲弔布帛也古謂錢爲泉布言其如泉水流通徧布天下也家於喪藉喪以成家班猶分也此善子柳之安貧守禮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亡亦死也承邦邑危亡言故曰亡君子不轉身枉道非自高也道存而後可以相濟輕於爲人謀危敗而後遂其難則非臣節

公叔文子升於瑕邱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

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樂音洛瑗于願切

禮記傳解

卷三 檀弓上

太

鄭康成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請前請前行而歸讓其樂此不須去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

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音同

弁魯卜邑孺子泣一於哀泣而無節也喪父母固宜哀而哀毀之過反比於不孝子故以禮節之可傳可繼約之於中道而人皆可行也哭踊有節正爲此過哀而恐毀不勝喪者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

游曰知禮古本兩出

鄭康成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即括髮袒衣俛於堂今舉尸者出戶武叔猶冠而隨以出戶因欲括髮意殺其冠勿遽失節之甚子游因其平日好執否人故反言知禮以諷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康成曰扶君謂君疾時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義以足舉不忍變也師長也游氏桂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人君不薨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其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從去聲上夫如字

下音扶爲去聲母黨之服由母而推故從母與舅有服而從母之夫及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君子知禮之人或曰同爨則爲之總麻服以其有恩而報服之也此見禮由義起苟當於義理雖先王所未有可以無議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總音提

禮記傳解

卷三 檀弓上

九

禮記傳解

卷三

九

御案喪事迫易至陵節吉事舒故易怠緩縱縱則直而密折折則曲而當是也縱縱折折即有猶猶意緩急適中也騷騷鼎鼎又即失中者反形之騷騷鼎鼎率鼎鼎意弛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康成曰喪具棺衣之屬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惟絞衾衾死而後制陳氏澹曰恥於早爲之畢具嫌其不以久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

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愛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此釋儀禮經文之意兄弟之子猶己子也故爲服期以其親故引而進之也嫂叔無服因嫂叔不通問故避嫌推而遠之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以既嫁有夫夫爲妻服齊衰杖期是受而厚之矣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降服大功而從薄蓋欲其修婦道不得不節情殺禮也然有嫁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

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喪之人者哉宜服齊衰小功爲是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鑄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是也若以爲古禮有是而夫子行之未嘗字殊欠分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康成曰徒謂客之族是也其徒以館非己一人故欲出哭於巷次徒所寓之室哭於己之室則不嫌矣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而弔曾子蓋以同國賓禮弔之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下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簫簫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禮記恆解

卷三

子

鄭康成作沐竿音于和去聲簫音荀簫音巨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死而卽以死者待之然爲不仁死而猶以生者待之味禮爲不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無簫簫而不成其用瓦器無簫而不成其黑光之沐木器備而不和不成其樂之文琴瑟雖張而不平不可彈也竿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無縣掛之簫簫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無知之問待之神明之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鄭康成曰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謂失位有子問曾子曾子問失位之事於夫子乎曾子述己所聞而有子不信以必求其初則非人情也子游美有子能知聖人之意因述所以爲此言之故乃爲桓敬叔言耳非謂喪死以貧朽爲快也敬叔嘗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費以朝中都魯邑名後入於齊魯平陸侯國司空兼司寇夫子攝行相事爲司寇事也將之荆當時有此志耳非

禮記恆解

卷三

子

失司寇卽之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者聖人不苛於托足之意雖非爲慮其貧而然然必輕於所適不能行道而且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非聖人所出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鄭康成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大夫死有計於他國之君之禮而無哭之之禮陳氏齊之權故縣子言古事勢不同今日之哭有不得已者哭諸異姓之廟方氏慈曰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仲氏而名憲非原思也示民無知者爲其無知故以不其用之器送之殷不別作明器而用祭器之器示民有知爲其有知故以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下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然三代制禮文質各因其時以適於中非謂無知有知與疑故會子不然其說人鬼既殊器自不侔則所謂明器者則神明之謂而非死視其親謂爲無知也然則殷純用祭器之說蓋言蓋亦無稽而所謂均不然可知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爲之齊衰秋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秋儀之問也木依鄭康成哀下有三月字

禮記

卷三

三

鄭康成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其大功乎疑辭也按家語衛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則同居繼父服期而其子可服繼父不同居則無服矣游夏蓋偶未之聞故此各爲之說又按公叔木之母公叔文子之妻也何至改嫁此必有誤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侍其母仕於衛而母卒柳若衛人意蓋欲子思豐於禮而子思晚之時居喪多違禮從者故子思言有禮無財固弗行即有禮有財而時不得爲亦弗行也子思位卑祿薄蓋有不能備禮之慮故云然先儒以子思母爲嫁於衛死安也

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爲去聲

鄭康成曰古謂殷時伯文殷時滕爵爲伯名文孔氏類達曰瑱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嫡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謂旁親族會祖從祖及伯叔之類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亡尊降之猶各隨本族之親輕重而服之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音

鄭康成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之孫之後買棺之時當令內外精好平易此孝子當爲之事而木囑其子記者蓋譏之也

會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未斂設帷於室不欲人觀之故小斂畢乃徹帷而仲梁子謂夫婦之哭位未定故帷堂失禮意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

禮記

卷三

三

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按小斂畢奉尸俛於堂戶東於尸當戶右手加其肱食者然不欲遠死其親也將大斂乃徹小斂奠設於序西南於西漸神之矣大斂既殯乃設席於奧而奠則直神事之矣曾子謂於西方且言既小斂即可設席以奠矣然此乃魯末俗之失非禮也故記者明之

縣子曰絰衰總裳非古也絰音際總音歲

陸德明曰絰粗葛布緇而疏曰總孔氏類達曰當時失禮多尙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總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康成曰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子皋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康成曰治猶習也孔氏達曰孝子親死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相導而此不然故以爲怨

天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易

羔裘元冠朝服也養疾者著之死則易之小斂之前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可小斂後則不可弔故夫子有然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

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稱去聲亡音無惡音烏還音旋縣音元刻作空

喪具送終之儀物惡乎齊以何爲劑量毋過禮不以富而厚不備禮也封當爲之下棺也春秋傳作塋人豈有非之不責以所不能也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古

氏專以禮許人

責音奔汰音泰

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蓋始死置尸於地迨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時相沿襲於地司士責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謂之故縣子譏其汰汰利大也責司上名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寶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寶之

今凡醢音海

孔氏類達曰夏專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全用祭器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實人器而空鬼器襄公百寶既實祭器

并明器俱實之故曾子退論而譏之又按宋襄夫人王姬卒在襄公之後而此云葬其夫人豈夫人先卒而後又立王姬夫人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康成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族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者貪故夫子善其能廢魯氏曰左傳以孫氏

之司馬禮哭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請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車馬助葬曰贈主人受贈而書其名與物於方蓋已告神矣及柩將行又於柩前東西面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非也古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鄭康成曰成子高齊大夫陶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詞不食謂不墾耕吳氏澄曰其意慷慨然不足其言諱

儉可謂賢矣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莊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衾爾

反旦

家語居處上有如之何于日五字衾爾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九字當從之陳氏澣曰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自處如此衾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賓客朋友也以其至自遠曰賓客生死皆當全其義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成諡也壤封土爲墳樹種樹爲表古聖人制棺槨以全孝子之心周制家人以爵等爲之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蓋表其賢以爲後諱于高始因時尚奢而言此非中諱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吉者大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者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燕平聲坊音防鬣力輒反

燕人自遠來觀子夏之言非聖人葬人乃人葬聖人耳未必有合於禮也因述夫子之言而從其餘者封築土為墳堂形四方高坊形旁殺半上而長夏屋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若斧者上伏如刃較上三者易為功馬鬣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板廣二尺長六尺築墳之法則板於坎之兩旁繩以約板納土板中築之令土與板平斬所約繩更升板如前築之凡三斬其繩而墳即成行夫子之志儉約之志也

婦人不葛帶而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覆

禮記

卷三

某

陳氏謂曰禮婦人之帶壯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絰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絰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此斬衰之服也大功以下則卒哭而變為葛與男子同士喪禮有朝夕奠朔奠月半奠朔奠用特豚三鼎視朝夕奠為盛朔望有定期薦新無定期然孝子以時申休休之懷故重其禮如朔奠自天子至於士庶皆各以其服除衰麻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池視車之池也水謂以木為之承屋水而瀉於地孝子不忍死其親故喪器以生時之具奉之惟荒既象屋亦設池以象重覆以竹為之衣以青布於草覆簞甲之下增帷之土

君即位而為棹歲一漆之藏焉棹歲反

棹鄭康成曰棹地棺親尸者棹堅著之言也天子棹內又白木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不令人見虛其棺而不益合

復榱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榱音屑綴音復招魂也榱柱也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圓曲柱亡人之齒令糊開易舍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易著履飯舍也設飾

尸襲斂也士喪禮始死設奠即帷堂不待小斂六事一時並作始死孝子悲迷故諸父諸兄代為命赴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小寢大寢燕寢正寢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太祖之廟諸侯庫門即庫門由近及遠君尊故求之地備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音駁

剝體解之名詩曰或剝或烹祭設尸以象神喪則當死者而設奠介乎人神之間時或不剝而奠故記者言喪不可剝食也與其必祭肉而後然與疑其詞以明不然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陳氏謂曰布分列而曝乾之也材為梓之木殯後旬日即治此事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人死處於陰奠則以生者待之故朝奠在日出時夕奠及日未沒時哭無時孺慕之忱也或練後奉君命使不得已而出

禮記

卷三

某

使必告於親使知其反期皆事死如事生也

練練衣黃裏練練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楊之

可也練音倩絢音願要平聲絢音

孔氏謂達曰練小祥也小祥著練冠練中衣黃為中衣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為之黃給裏練淺絳色練中衣領及衰練也順緣用練明其外除故飾見外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葛也繩屨者父母喪營屨卒哭刺也屨小祥繩屨也繩屨者父母喪營角為之微飾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賤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絛小祥稍飾故更橫廣又長之且為絛袂袖口也楊裘上加衣也開外祥時外有裘裘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楊衣楊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白布常著楊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陳氏謂曰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吊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必往若非兄弟則雖總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所交知之人所知者死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所以全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

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重平

水牛兕牛之皮耐溼為被體親身之棺厚三寸二者合為三寸地棺即梓也亦耐溼故次於革地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屬棺大棺並用梓四者皆周四重之棺上下悉周而也古棺木無釘惟用皮條束之直束者二道橫束者三道陳氏謂曰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蓋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端猶頭也梓以柏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以樂食一作純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七

御案紼服即總衰也服間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則天子為諸侯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矣特富事弁絰不當事弁而不絰春秋王室中時且有弁而哭者故記者因記之君為臣弔服既葬除之諸侯五月而葬王使人會葬則未葬以前皆不以樂食也

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輻以棺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敢才官反

殯時用輻車載柩而畫輻為龍曰龍輻敢蓋也蓋木以周龍輻而四面塗之如椁之形故曰敢塗龍輻以椁也斧結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敢木周棺如椁形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上然後盡塗之而四注為屋以覆之此惟天子然也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惟案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哭同姓先異姓後庶姓尤後若諸侯則子入卿大夫序而哭不分同異姓矣

魯哀公誅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與相子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去

音甫 誅父 稱美死者之行曰誅稱孔邱者君臣之辭相助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尼父因其字而尊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厭于葉反

國亡軍敗失地也厭冠喪冠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應氏謂曰哭於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傷土地之腹削不舉自貶損也

孔子惡野哭者惡去

陳氏謂曰哭所知於野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或郊野之際道塗之際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禮記恆解

卷三 檀弓上

七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四十日強仕未仕者三十以下為人子弟者也稅遺於人人子不專家財即不得已而遺人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孔氏謂達旦君喪羣臣朝夕哭踊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孔氏謂達旦祥大祥也縞冠素紼大祥日著之既禫之明月然後可以作樂

君於士有賜音音

天子之喪帷幕帶俱供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帶在幕及帷中坐土承塵帷帶皆以綸為之士則第有帷君賜而後有帶大夫以上則幕人供之矣

禮記檀弓卷四

檀弓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

乘適丁短反長

若公一也因適長君之繼體故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
殯車者柩將行遣奠取棺槨臂屬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
遣送也名如草置於山之中四隅其數貴賤不同殯木成人
未殯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以與其子也
十九至十六為長殯十五至十
一為中殯十一至八歲為下殯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上聲

達官尊顯而名達於上也其
長受君恩厚故杖餘則不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

禮記檀弓

檀弓下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直

宮室也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命不親執故命人代為之
出出殯宮門也君三命引車以致其降而後退或君弔而
出殯朝廟之時亦如是或已出大門至哀次亦如之哀次者
死者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孝子至此而哀暫停柩車故曰哀
次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為禮越疆
道達也人哀戚恐增衰也

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

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黜倚其門

而歌

螭音矯
說音脫

鄭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強且專政螭固能守禮
不畏之武子無若之何伴若善之表微明也黜守禮會參父

倚門而歌明己不與是也然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
十七歲曾習少於于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
此殆傳聞之誤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大小釁及殯之事辭鄭康成曰告也
殯者以主人有事告即此明當事之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

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者從柩及壙皆執紼

樂音岳
紼音弗

陳氏謂曰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為餘哀未忘婦人無外事故
不越疆而弔車索曰引棺索曰紼孔氏謂達日執紼用人貴
及下紼之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
人曰臨

禮記檀弓

檀弓下

鄭康成曰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承事
言來承助喪事稱寡君弔與國臣之辭臨謝君辱臨具喪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遇柩不期而遇之也必使弔之仁也若有爵之喪
則當弔於其家庶子不受弔為有適子者言之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

者哭諸異室

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哭者之子凡哭哀必踊踊必先袒袒
必先免夫即哭妻兄弟者就妻兄弟之喪故言夫來者來弔
於己家者告之告以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問己也若弔
者與妻昆弟狎習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不月私喪于
也異室非正寢
亦非妻室也

有殯問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

往哭之

鄭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同國往哭親親也異國則否以己有喪殯不得往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

曰我弔也與哉

御案曾子於子張誼若兄弟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故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損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損爲主人導君以入由左自阼階也臣不敢爲君賓故導階入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

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三

鄭康成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卒而赴告於魯其初由魯嫁故莊公爲之服禮爲姊妹服大功或人之言是也而或以爲外祖母則非蓋王姬莊公舅之妻也記此見當時禮衰議者各爲之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

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

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

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

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

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

鄭康成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謂失位孺釋也勸其

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因以爲利欲反

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他志謂私心子顯公子繁

也孔氏穎達曰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故云不成拜不私與

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其

父愛父達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穆伯妻文

伯歐之母也禮朝夕哭不惟張氏述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四

自此以下至孔子善嚴總論孝子遺喪所爲哭踊復饗餼舍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而此則論哭踊有節也言喪乃哀

戚之至情而先王制禮以節其哀者順其至情以漸變而輕

減之如三月變食粥爲蔬食期年又變爲菜果大祥而食鹽

醬之類鄭康成曰始猶生也

念父母生已不欲減其性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

面求諸幽之義也

父母有疾禱祀五祀死而招魂復魄盡其愛親之道望其從

幽而反猶然禱祀之心求諸鬼神以冀其生也北面禮復者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康成曰稽顙者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穎達曰就二事之中稽顙尤爲痛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上陳氏謂曰賁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焉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以實之鄭康成曰尊之也食道

衰米
貝美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陳氏潘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簣下西階上及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碑坎之東彭氏曰明旌者神明之也有旌則可識可識則可別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馬氏時孟曰始死未有主以神明為不可一日無依故作重方氏愷曰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則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懸於廟不恐棄之也周既作主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漬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五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齊側
孔氏穎達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置奠於地故謂之奠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愚按惟祭視之禮以下推論哀素之心言即既葬後祭視之禮亦惟其心之自盡既以神明奉之神之所饗人豈能知之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則庶或饗之也極言此心之要如是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孔氏穎達曰極心為辟踊踊為踊鄭康成曰算數也孝子親親之至而辟踊本無算也先王恐過哀而毀或不不及而窮哀故為之算若士三日而殯三踊襲與小斂大斂各一踊者其禮也然為之制禮如是特以節其過文其不及亦未可拘拘然也

袒括髮變也愷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孔氏穎達曰袒去括髮形貌之變悲哀愷哀情之變手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而袒括髮尤為甚其哀應常袒而有節也哀甚則袒則襲則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冪而葬

居喪冠經衰純凶至葬時則素弁首經用葛而要帶仍用麻蓋以既葬則父母之靈得天地之氣而益壽以神道祀之故不用純凶服也有敬心焉非但敬親敬親之得所而神也鄭康成曰周弁殷冪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孔氏穎達曰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長之長神親喪三日之後此三人皆不應食粥者而為其病故君命食疎食言此則凡有疾居喪可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饗也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六

陳氏潘曰此堂與室皆謂廟中卒變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廟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
反哭有弔禮主人哀思極至之時蓋反而痛痛之亡無可復得其哀為尤甚弔者弔其哀而已若既變而即弔在墓所不能行禮故孔子以弔為太慈實而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鄭康成曰北方西北也孔氏穎達曰葬於北方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時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封讀

鄭康成曰：以幣送死者於廣也。虞夏祭也。孔氏：類達曰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陳氏：謂日虞。猶安也。葬畢迎棺而反。日中祭之於虞宮以安之。吳氏：澄曰：虞不蓋尸。擇可爲尸者宿之。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舍音

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葬畢主人反哭。卽與有司省視虞牲。他日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以禮地神。便主人早歸也。

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

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反主人反也。承上言主人遣反日中而虞。所以必於葬日虞者。弗忍一日離親故。祭以安其魂氣。使有所歸也。喪禮有奠無尸。虞爲尸。以祭不徒奠矣。然猶有喪禮存。必至卒哭而後成爲祭之事。卒哭在虞祭後。見士喪禮是日卒哭之日。卒哭之祭乃爲吉祭。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祔之爲言附也。祖父母死者之謂父孫祔于祖。昭穆同也。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七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承上文言喪禮變而之吉祭。以至於祔。必由葬日接連從事者。不忍死者。一日無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殷練之次。日乃祔。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吳氏：澄曰：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謂其時之在此而哭。然孔子善殷者。康成曰：期而祔之者。人情也是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鄭康成曰：桃鬼。惡茢。茢。荏苒可掃。不祥。君臣生死同誼。不以其死而惡之也。惡之非惡死者。惡其凶穢之氣。則而死者也。御案曰：桃。茢。執戈。正釋人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其愛。盡禮於臣。是也。難言謂幽鬼之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直達反

孔氏：類達曰：朝將葬。以柩朝廟也。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陳氏：謂日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遠。離親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孔氏：類達曰：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尚文。親雖亡。不忍卽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

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殆於用。殆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

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言古之爲明器者。知喪道也。雖備物而不可用。若竹不成用。瓦不成味。土類是也。若後世竟以生者之器。則可哀矣。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八

不義於用人。以徇之哉。蓋曰明器。所以神明之。明死者。要於生人。若以泥爲車。以草爲人。自古有之。累例而已。原不失爲明器之道。若以木爲人。設鬚而能誦。誦名之曰俑。則太似人形矣。故孔子謂其不仁。而以爲費。擬用人以殉矣。蓋後世漸趨於下。至以人殉葬。故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舊君反服。古與。音。穆公魯哀公之會。穆名。顯爲舊君反服。見儀禮齊衰章。孟子言三有禮則爲之服。與此同意。皆所以警時君而使盡禮於臣若爲臣。則不得以此藉口。戎首。冠亂之首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者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
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扶食
食上如字

下音嗣
鄭康成曰昭子季康子曾孫名張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
仲孫叔孫季孫氏孔氏穎達曰敬子言我三家不能以臣禮
事君四方皆知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
人疑我非真情毀瘠乎不若違禮食食也應氏錯曰季孫之
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

之對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符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
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
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士喪禮主人小斂改服
弔者乃改服故子夏非禮而子游中禮

禮記恒解

卷四

檀弓下

九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
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乘去聲焉知

曾子以晏子恭儉為知禮而有若非之遺車之數各如其命
數晏子上卿而用一乘太儉矣及墓而反鄭康成曰既窆則
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个謂所包遺食牲醴之數雜記曰遺車
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有子言其經曾子言其
權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
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
沾爾尊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鄉並去
聲毋音無

斯去聲
沾視同

鄭康成曰國昭子齊大夫也東鄉西鄉來賓道為位也斯
也沾讀曰視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
人觀之法其所為也方氏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
雖喪紀憂遠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
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昭子徒為賓主
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已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
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
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
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

鄭康成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
藝未嘗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季氏魯之宗卿敬姜
有會見之禮
內人妻妾也

禮記恒解

卷四

檀弓下

十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
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康成曰敬姜康子從祖母御案上喪禮襲斂陳衣祿衣敬
衣俱非上服此襲衣當在祿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
敬姜
斥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不知夫喪之
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
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悲則人愴愴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
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襲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

言言
之也

臣喪重於疾日太師典奏樂詔告也喪哀毀也近臣當親君喪

要爲一飲一食言調食防禁放溢也平公問義則服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按湯解洗爵而揚之以致潔杜舉言昔者杜養所舉也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鄭康成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有時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有難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卑卑之也孔氏類達曰諡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按文子以死衛君事不可考而春秋時尙無以二字諡者或衛君以文諡之而以貞惠拔之歟又按北宮喜衛君君諡之日貞

禮記集解

卷四

檀弓下

三

子亦非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鄭康成曰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辭辭也五人皆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獨否以是知祁子之賢而立之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論法治典不殺曰祁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率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首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亢音剛養去聲

鄭康成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鄭康成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類達曰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還葬無槨材但以衣冠飯首及足形體不露陳氏祥道曰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苟不養志雖三牲不足以爲孝不盡誠雖備物不足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禮記集解

卷四

檀弓下

南

鄭康成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權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勒紉也方氏慤曰勒以絡馬勒以控馬從君而奔故以執勒勒言之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

鄭康成曰以衣服贈死者曰槨裘縣潘二邑名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革之時我雖在祭必告及其死也與公祭時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從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尊賢之意然素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槨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



棺乎弗果殺乾音干
屬音燭

鄭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己
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齋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亦去
上聲

實尸曰釋以志不忍遽忘之意仲遂爲魯卿適值辛巳日正祭卒禮不當釋猶釋非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第於萬入之時去蒿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也萬樂舞之總

也名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

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殷爾以人之母嘗巧

禮記恆解

卷四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般音班
封音匚

鄭康成曰公輸若匠師力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梓殿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當其技巧也初謂故事也豐碑斂入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梓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繞緯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視豐碑者魯公室倍天子也諸侯下天子斂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按公肩假言者有舊禮如此人母亦如己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可以其母而嘗其巧乎則大害禮而病心乎又嘆息之於是弗果從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

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

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殯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勿殤也不亦可乎

禹昔遇重通
童跖自紀

鄭康成曰卽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魯人
昭公之千公叔務人卽公爲也魯人遇避齊師而入保城邑
者負其杖而息於途乃嘆之曰使民雖甚病也任民雖甚重
也然棄無德惠君子不能爲之謀士不能爲之死此理之甚
不可者然我旣言人不能死則我當自盡也於是與其鄰童
正躋往門而告死焉魯人以躋能死難欲以成人禮葬而孔
子善之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
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

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秦氏遵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所通之墓祀則古帝三
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耳子路衛人而仕於
魯顧子述哭墓展墓之禮以慰其歸顧子魯人子路述式墓
下祀之禮以廣其敬方氏懋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殯故省
謂之展

無言極角

卷四

11

末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

也子手工而可命手弓命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兼弓又及謂之

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

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鄭康成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轡昭公八年帥師滅陳
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濫
子等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仁不忍殺人弃疾以王
事勸之變仆也轡韜也韜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
也不生不與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
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按家語亦載此事子路
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曰吾取甘
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諸侯伐齊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襄公朝於荆康十

卒荆人曰必請羹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侮



之舍強並

鄭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諱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請襲欲使襄公衣之元祀始稱楚人以其禮最賤故強魯君行之而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悔其自召辱也御案此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欲使魯君行最賤禮非真尚未襲而使魯君襲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康成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服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叔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敬曰忌忌日也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殺至次日乃入惠伯曉之曰公事有公利則無私忌而叔弓亦遂入焉

禮記傳解

卷四 檀弓下

七

哀公使人弔黃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辟音避畫音獲奪當作隨肆音四朝音潮

哀公晉君辟於路畫宮闕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也鄭康成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苑華還載甲入且于之隨隨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弔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倅幃諸侯輅而設幃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未反輅音道爲去聲沈音審中去聲

鄭康成曰輅魯哀公之少子三臣孟孫叔孫季孫氏猶尙也若有若以臣況于也輅輅車也天子畫輅爲龍幃覆也覆以梓以水沈榆白皮之汁以播地於引輅滑也廢去也方氏慤曰爲輅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撥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輅之不中者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去聲齊音咨哀

陳氏慤曰以妻我以爲我妻孔氏穎達曰天子請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親秦氏繼宗曰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與辱其宗廟有若議之猶爲此文過之辭則其失國非不幸也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

禮記傳解

卷四 檀弓下

本

以是罪于朋友不以是罪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爲繼也

鄭康成曰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成邑宰或氏季犯賤也申祥子張子庚債也御案曰爲政在大體不在小惠若一犯禾而必償之是照照之仁也且使民將責償於君亦傷忠敬之俗子路治蒲壺樂施德夫子責之孔子之馬傷禾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李氏格非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木有祿者也喪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陳氏詳道曰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

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音捨

孔氏穎達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則親形已藏故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猶宮雖有廟雖之奠不立几筵至虞祭更立几筵此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筵遂其名也事以鬼神事之已語辭陳氏穎達曰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木鐸以令於宮使之舍舊諱而諱死者之名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孔氏曰自寢門路門至於庫門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庫門魯之外門也若天子則至皋門也諸侯三門庫維路無皋應

陳氏穎達曰二名二字為名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戴素纓素音高

鄭康成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編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也甲衣纓弓衣孔氏穎達曰但露載其甲弓不以素纓蔽之示當報也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九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焚室而哭哀其不能保先人之居春秋魯成公三年新宮災新宮宜宮也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為內諱故云災其實人火也三日哭公羊穀梁皆以為得禮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音重

鄭康成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猶乃也夫之

父曰舅孔氏穎達曰苛政嚴於猛虎壹者決定之辭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解乎擊音志夫音符泣

執摯請見下賢之禮已止也不再請見而但使人問之也舊居毀敗之地曰墟哀公問古之民信敬其上非有所要結而何以然周豐言民心哀敬出於自然但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要結而不可得若殷周之末以誓會為重而民始生疑畔正以其無本而從事末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黃氏震曰不慮居謂以廟為慮不以居室為慮不危身不敢以死傷生恐親之無後

禮記恆解

卷四 檀弓下

十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

敘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音去聲廣音盈深音去

聲封如字廣隱並去聲

吳季子名札居延陵因號焉贏博齊地鄭康成曰今泰山縣也不至泉不至太深以時服不至太厚廣輪猶橫縱橫相稱揜坎而為墳可以隱身而止不至太高也喪事袒右而袒左漸變吉也環其封而號之者三匝欲其魂氣依已而歸也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性秉乾而命秉坤死則歸其骨肉於土命之所歸故曰命也若魂氣則受天之陽以生得其正而全歸者可以無所不之季子蓋祝其子以生之正也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又據天之所以主宰此理有言與

此微異季子所為不盡拘於禮而合禮故夫子善之而以疑辭出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嘗人也不敢忘其祖

喪音蘭含使並去聲

鄭康成曰考公隱公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舍大夫歸含耳容居欲親舍非也坐賤也徐自擬天子以弔為己之諸侯故云進侯王也其使容居以含自言專為含而使己欲強自進含也易簡易于迂遠意有司不便斥其僭妄但言其托於天子為于欲自進含為易而容居不知其失猶復援其祖制謂自來如是則妄甚矣按春秋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城夷使徐子處之久已失國安得更如此僭妄故鄭康成以為考公當是定公也

禮記集解 卷四 檀弓下 廿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母庶氏也子思嘗仕衛或其庶母本衛人留衛而卒故門人以爲庶氏之母不宜哭於祖廟也他室異室

天子崩三日視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

人

鄭康成曰視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也愚按此亦以其遠近極言之致百祀之木不取諸民而就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非盡百祀而取之也不至者謂法當奔喪而不至者則滅其國以廢其祀並勿其人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食之食音蘭餘並如字韓音集賢音茂奉上聲與平聲

方氏慈曰饑主歲言之饑主人言之陳氏澍曰蒙袂以袂蒙面輯屣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賈賈昏餓之貌嗟來食謂嘆之使來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過故其嗟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積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瞿音居斷丁玩反壞音怪汚音烏

鄭康成曰定公瞿然失席也民之無禮不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陳氏澍曰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而誅之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

禮記集解 卷四 檀弓下 廿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自貶孔氏穎達曰猶水聚之名

之善頌善焉

要平聲京古原字

獻賀也發為賀辭以落成之輪輪國言高大奐同煥言煥爛歌哭聚國族於此言公居也文子申其意而自幸無罪以承先人張老之頌無浮諛文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奔為埋馬也

敝蓋不奔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蓋詩六切為去聲封音定予上聲

鄭康成曰畜狗馴守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也陳氏謂曰狗馬有力於人故特示恩路馬以帷不用微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會子貢弔焉闔人爲君在弗內也

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

矣會子後入闔人辟之涉內霑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爲鄉並去聲內入聲辟音避

此記會子子貢之事以嘆當時文飾之風也闔人守門者孔氏親達曰弔有常服而云盡飾者謂更服新衣是也會子子貢未從大夫之列當其始至闔人易而拒之及二子更服新衣脩容闔人即內之鄉者已告下其餘也避之則彌敬矣內

西門屋後簷卿大夫避中庭少近東耳降等揖甚禮之君子當時所謂君子二子素有賢名君與卿大夫皆知之而闔人不知故其始入而弗內繼則見禮貌而敬之當時君子亦不揣其本以爲盡飾之道可以行達記者記此議之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覩宋者反報於

禮記恆解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覩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說音悅扶服同簡句

鄭康成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覩視也扶介夫恭

有勞者故子罕哭之哀適晉人使人視宋見其事而知其能得士心以爲不可伐孔十善之引詩言即此哀死之念推之

可以仁民不特無咎而已即天下孰能當愛民者以勸當時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薨世子般即位公子慶父弑之而立閔公公時年八歲既葬即除服故經不入庫門庫門近外第一門也士大夫則卒哭而除麻猶經也記

慶父惡逆廢禮之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

禮記恆解

卷四

禮記恆解

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

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

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平聲從去聲

鄭康成曰沐治也木梓材託寄也爲弗聞也而過作爲不知也已止也劉氏曰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言木

文之滑順從者疑夫子當絕交夫子言爲親故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故之情也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

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

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

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禮記恆解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處上聲并知爲

如劣切屬音屬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據韓詩外傳即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專權直沒終也謂專直自用後爲孤射姑所殺事

見春秋左傳舅犯從文公公反國至河要文公與之盟而後入事亦見左傳故曰見利不顧其君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

氏范字季有利於君而未嘗失己自謀其身而未嘗遺友晉人以文子爲能知人矣中身也不勝衣卑退之貌呐呐如不

出諸口慎言也管庫也庫物所藏管庫職職舉舉以爲大夫士不交利屬子承上二句言於所舉之士不與之交利死屬

其子言不市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

告請繆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

其妻繆衰而環經學如字衣去聲繆鄭康成作繆音歲喪如字

禮記恆解

叔仲皮叔孫惠伯彭之子始為叔仲氏子都益潘柳衰齊衰
經首經兩股相交也孔氏穎達曰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
環經一腰不綴蓋皮兄弟叔仲皮學於子柳皮死其妻魯
國之人亦知禮為皮所齊衰而經經叔仲行以爲子柳之教
也故告於子柳請總衰而環經且言其昔喪姑姊妹亦如斯
無人禁也子柳未許之而叔仲皮妻亦不之從也衍退自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夫妻爲夫服與喪姑姊妹異而兄弟之妻
爲夫兄弟服亦異今衍祖以總衰環經悖禮殊甚記此以明
禮失由
狂夫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有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
登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切

成魯孟氏邑匡蟹背殼以匡范蟬也績絲必盛於匡而蟹之
匡則非爲蟹之績也飾冠必資於綏而蟬之績則非爲范之
冠也以喻兄死者之爲衰不爲兄而爲子皋蓋讓服衰者之
不誠而賢子皋之能化民也

禮記傳解

卷四

檀弓下

某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吾情

惡音烏

情實也禮不食三日子春勉至五日既而悔其過
禮之不誠反不若由禮之誠也是亦善補過者矣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

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疎乎徙市則奚

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早音汗野音慈暴步卜反

冠錮扶巫能接神暴之皆欲天哀之而雨也孔氏穎達曰楚
語觀射父曰民之精爽不攝貳者明神降之在女曰巫在男
曰覡此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言也鄭康成曰徙市者庶人
居式之禮行居喪之禮以自責可者僅可之也陳氏祥道

曰先王之於早也內則
責諸已外則求諸神

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晉人之附也合之善夫

附音附

鄭康成曰附即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梓中善夫善晉人也
附葬當合朱子曰古者梓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
用全木難得大木故合葬
者只同穴而各用梓也

禮記傳解

卷四

檀弓下

某

禮記恆解卷五

王制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盧氏樞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蓋其時五經未畢出文帝令諸生雜取傳記為此篇意欲見諸施行而後不果故其言與孟子周官不盡合韓禮者以其多先王遺制取入記中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穀梁曰仁義歸往曰王鄭康成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公之為言公也近天子而爵尊故必以無私為德侯者侯也為天子所爵於外伯長也其德足以長人子養也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足以荷任而安人諸侯一國之君侯國無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其上大夫卿卿也大夫者能扶進人也士任事之稱孟子言天子一位而此不言者漢承秦後天子甚尊不復與公侯等並列為等亦尊諸侯故亦不與臣下共列為等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田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諸侯以達庸功也附而達其功此與孟子言合斷為周制而非殷制又本文明言田之里其地之山林川澤原隰不計先儒拘牽言之非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朱子曰元士上士也○御案此就孟子遞減一等亦酌時宜而特以為漢制也愚按公卿大夫士所受之地蓋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之田與之然周之盛時天子公卿往往以外侯為之則所受之地自非屏以世守周衰蓋始有據以傳世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後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分去聲良音

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周制步百為畝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之田則禮所謂不易之田也分之言均也約其禮而均之大率農之勤惰不同有上中下之別而要使足於食至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之屬其在有大小才力視之以為激勸所以重民力而儉素餐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

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可食九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上士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小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二千八百畝可食三百六十八人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二

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

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康成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會盟之序也方氏慈曰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同為卿則小國在大國之下若大國大

夫小國卿則卿必位於大國大夫之上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其或卿大夫出聘而有中士下士為介者禮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上謂卿大夫為賓者三分下謂其七謙不敢僭正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

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開音

此概言畿外建國之數也古有國之君地之廣狹爵之崇卑
不必一或仍前代或建新封或各就其地之君長令自爲
治約言有二百一十國耳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公利亦以
險遠有不盡可封者也其餘謂非名山大澤可封而不以封
人但屬之附庸爲開
田以待有功而封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

開田盼音

此概言畿內建國之數也凡九十三國考之三代經無明文
蓋漢儒擬爲此數云名山大澤不以盼則畿內侯國所受之
地皆歸天子而待食其賦入非同畿外諸侯世守也祿士謂
救自草茅者取其地之賦以祿之無專屬故曰開田也

禮記傳解

卷五

王制

三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畿內畿外之數陳氏澧曰元士附庸不
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
不與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音

葉氏夢得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共御者
乘輿服膳饗餼賜予王所用也方氏楚曰以近者與人欲其
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
共御以共官爲主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以共御爲主耳御者
以卑御尊之稱故凡大
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
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長上聲帥色類反辛音華

孔氏穎達曰屬屬連連接卒卒伍州州皆皆有聚意長諸
侯者非實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爲之州州外則取賢牧也
鄭康成曰伯帥正亦長也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以下以國
之體統言八州以下以國之名數言伯帥取諸正正帥取諸
帥帥帥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
老謂二伯恩按二伯或帥以三公爲之如周公主陝以東召
公主陝以西或以外諸侯爲之如太公
得征五侯九伯魯公統徐奄諸國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治田賦之意采采邑所需流流移不一意方氏楚曰甸服
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
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采服而流又荒
服之最遠者此則綏養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方氏楚曰三公取陽數也卿倍公而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
又三之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

禮記傳解

卷五

王制

四

位愈卑而數愈寡焉彭氏汝礪曰此漢
儒斟酌建官之法欲以爲定制耳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大國欲其權不倖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
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陳氏祥道曰三等之國
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合治大夫分職故卿數與
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
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爲上大夫也
於士言上士則知其有中下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統屬一方諸侯有不順者得奉王命以討之使監必與
問恐其挾私專擅也蓋自古有此制孟子曰象不得有封於
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武王封武庚以紂之故都而命三
叔爲監皆此制先儒不得其意疑竇所由起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亦稱諸侯受田視外諸侯且尊之也天子地方千里選賢共治但祿其人賢則世守不賢則去之無世官之法亦不概為世祿外諸侯則世祿然苟非其人亦必選賢更之此但言其概耳若春秋世官世祿諸人皆非古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制命服之制充繡衮龍於服也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三公爵至隆再加一命然後服衮若後再有加恩則賜他物而不更加衣極言褒之重也下文又推言之凡天子恩賜於臣不過九命次國不過七命小國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又明大夫命數孔氏穎達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下國次卿一命至大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五

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康成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考問得其定也論而辨矣然後使之使之而果足任事然後爵之爵之而位適與才稱矣然後祿之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遠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示弗故生也

共之衆著其賢於市衆著其惡皆本公理而示無私也皆謂使近左右若墨者守門刺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外從也遇塗弗言屏之弗近所以戒將來之爲惡者及以政

其尤要者示弗故生非故欲其生亦在其人之自新與否而已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康成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若自行

天子五年一巡狩

周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而此云五年蓋酌適虞書所言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

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大音秦賈

俗宗東嶽也五嶽之長故稱宗柴鄭康成曰祭天告至是也地統於天故柴後乃於山川之當祭者望而祀之還接見東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六

方諸侯存問百年者老有事則就見露之詩以言志民情風俗政治得失皆可以徵故命大師陳之於市好尚者則

樂教化不正也則命典禮考其國所用時月日意天之治何如又同其律呂以期無失中和之意至禮樂制度衣服皆民

生日用服習好尚所出得失者故皆正之陰陽和而風雨時性情正而百爲昌

志淫好辟者寡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草

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不舉不順皆不祭也外神故曰舉內神故曰順土地司於神祇不敬則不能守土故削地爵位傳自先君不孝則不能承

先故絀爵禮樂天子所制不從則有違律之漸故流其君若居然草制度衣服則畔矣則討而戮之有功德於民謂守

典率法而能實惠及民者律爵命之等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假音

鄭康成曰假至也特特牛也自祖及廟皆一牛按天子奉天以理民巡守以正諸侯而察民隱每至必柴以祀天示不敢專也望祀以恭神祇欲其體天意以衛民也歸用特敬承先烈也自陋儒創為封禪之說而秦皇漢武輩不務勵治安民矯誣遺祭其失甚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報反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七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氏澠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考正使無違僭正刑公正使無偏枉一德無二心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

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

鬯於天子

陳氏澠曰祝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惟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簡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鉞鉞斫刀也鉞斧也孔氏穎達曰祝以簡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命鼓以簡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命圭瓚以將諸侯命圭瓚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鼻勺爲龍口有流前注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御衆諸侯能和人則賜樂能征不服則賜弓矢能勞有罪則賜鉞鉞能修孝道則賜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辟音同頤音同

命之教然後爲學言所以有學之義非諸侯或有學或否也小學以教未成人者郊近郊朱氏申曰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內以達於外也達於天子也天子小學在外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達於朝也鄭康成曰築土壅水之外閭如壁故曰璧雍泮宮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音同馘音同禰爲兵禰受命於祖示不敢專受成于學定謀于講禮之所示文德修而不服者爲逆也釋奠即舍采用幣事神也孔氏穎達曰訊生獲而可言問者馘已死而截耳者必於學者武功亦歸於文德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八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

陳氏澠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爲下文乾豆三者而田也孔氏穎達曰非鴈而云乾者作醢及鷓鴣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愚按先王蒐苗獮狩皆爲衛民田而獵故因田而講武祭物藉此以脩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下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是也暴天物暴害天所生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如

圖而不合圍得逸也羣雖多而不盡取不欲盡其類也諸侯孔氏謂畿內諸侯是也綏旌旂之章未殺時抗綏旌而下車騶出禽獸使就禽者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

殺胎不歿天不覆巢切音鳥老切覆音福

孔氏穎達曰：一歲兩祭，魚正月十月，此謂十月也。梁壇也。豺祭獸九月末十月，初始化爲鷹，八月時，豺鄭康成曰：小網陳祥道曰：見蟲未盡，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蠶者畢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國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不可也。彭蠡夫曰：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稻不覆巢，惡傷其子，乳又盡物而取之也。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杪音眇，量音亮。

馬氏臨曰：歲杪萬物皆成，九賦皆入，故周官以九式均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以地之小大，年之豐耗，計算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孔氏穎達曰：三十年之間，大暑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愚案此亦大概言之，量入以爲出，則其要也。

祭用數之，仿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絀而行，事喪用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九

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沽。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仿音

仿數之餘也。鄭康成曰：仿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一。○御案：越絀與大略越席之越同，謂輅車之索不用絲而用苧麻也。三年不祭謂六宗及山川之等，命冢宰攝之而不親祭也。若祖先之祭則既葬即可祭，但不用盛服祭罷仍反喪服，暴慢肆之意，浩奢濫之意，不奢不儉中而可久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御案：九年之蓄九年耕之所蓄，食僅支三年，無六年所耕之蓄，則是國無二年之食，故曰急。無三年所耕之蓄，則國且無一年之食，故曰國非其國。是以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雖有旱潦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而可舉樂，言其難也。

陳氏澹曰：饑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康成曰：尊者所葬者速，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惟殯葬之期，臣議於君，以明尊卑。大夫士皆臣也，故同爲三月。左傳所云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言赴弔者之人耳，非謂士祇踰月而葬也。先儒多誤會，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縣懸同封也。

孔氏穎達曰：庶人無碑，緯縣絕下棺，故云縣。變不積土爲封，不爲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按葬爲雨止，非古也。此云庶人乃不爲雨止，蓋漢儒沿後世以定制如此，不貳事。○御案：謂一志於親，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亦致其事於君，上三年廢業也。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十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從死從生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也。支子不祭，解見曲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陳氏澹曰：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廟諸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寢，寢卿大夫士同適室亦謂之寢，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配亦如是。大大士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愚按此祇言廟制有異，致祭則固不限其情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此時祭之名，一注禘，孔氏穎達曰：禘，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帝也。夏時帝德盛明，故因以名。嘗，嘗也。秋成薦新。

穀而嘗之也烝衆也冬時庶物咸備故名四時之祭三代所共第其名或異而其實則同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杓夏享先王錯舉言之天保詩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亦爲錯舉以成文不得牽引以疑此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一作賦
天子代天地司化諸侯爲天子守土養民故其祭不同五祀
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雷土秋門金冬行水也鄭康成曰視
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若齊祭泰山晉祭河是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天子所歸諸侯所封其先所因之國無子孫主其後者則祭之仁也

天子獵，酌醴，禘，酌醴，嘗，酌醴，烝，諸侯，酌，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然則不祔諸侯祔牴牾一牴一牴嘗牴蒸牴牴音特
牴音合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鄭康成曰獐猶一也。禘合也。天子惟禘祫各於其廟。祫之禘嘗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大廟。若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與此不同。諸侯祫則不禘。以四方諸侯各以一時朝王。則必廢一時之祭也。下又言諸侯祫禘與天子不同。諸侯如同。禘則惟行夏之禘。祭大抵一歲之中一禘一祫。非如天子三時皆禘也。如禘祫矣。而不及禘。則嘗禘烝禘若禘則必不可。祫以盛夏帝旺之時。惟天子可備物以台享。其禘則天子諸侯皆惟春祫可。詩曰祫禘烝嘗。雖錯文亦以其禮然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黍少去聲

賈氏公彥曰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爲大牢陳氏祥道曰天子社稷福被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一國故用少牢而宗廟亦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庶人則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鄭康成曰有田者旣祭又薦新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

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作

陳氏澂曰如臠如栗槓也據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鄭康成曰故謂祭享羞祭牲愚

拔無故不殺。施有節而仁存乎其中矣。庶羞燕及。寢不踰牲。與祭服。廟敬有加而義在其內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

入而不禁夫圭出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弼墓地

不請夫音切

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鄭康成曰廩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議議異服異言征亦稅也麓山足也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公利夫語助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不征其稅所以

禮記
卷五

厚賢也承上不征不稅而並及之故用夫字用民力用以供
當爲之役孔氏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
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雖豐不得過三日鄭康成
曰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弼賣請求也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如字下待洛
切量去聲

經界也下申言之方氏慈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

曰齊桓其高卑煇淫察其四時物候因以行其法而之則工
量地遠近興其事而事與地相宜任其力而力有所成就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陳氏澍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使壯者食少而功亦少老者食多而功亦多則功與食不相稱矣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而使之厚之至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異齊齊去聲和去聲

材謂民之才技藝能也天地生人理同而氣化各異故必因
之下文申言其義寒煖天氣燥溼地氣廣谷大川舉其顯然
者鄭康成曰異制異其形象俗所好惡齊謂性情緩急異和
香吳椒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旂裘與緇絡教謂禮義
政謂刑禁愚謂俗有美惡不易以俗之可因者言宜宜於日
月者蓋聖人以三綱五常立教而政令以一之然其習尚之
可從土宜之所便者則不必盡革
之所以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性謂氣質之性總習下文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圭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
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獫狁北方曰譯衣和並去聲趾音止粒

孔氏穎達曰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雕刻
題額也刻其額以丹涅之亦文身也鄭康成曰交趾足相鄰
洛則同川則則僻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孔氏穎達曰東方謂
少五穀也皆有者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孔氏穎達曰東方謂
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氣也
南方謂之蠻者風俗通云南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氣也
得其中戎者肉也北方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
邪僻劉氏曰寄者寓也以其言難通如寄托其意於事物而
後能通之象像也彷彿其形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
近也禮履名猶履屨其事而知其思之所在周官有象胥氏
譯釋也轉相
釋而知之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

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學度待洛切樂音洛

邑即今之村堡量地勢之大小以制邑度地之肥瘠以居民
地邑居民必參互相宜以便民是故邑之大小無定也無曠
土地利闢也無游民職業修也食節而用有餘事時而力有
餘民咸安其樂其日用之事勸於當爲之功尊君親上然後
興學養立而後教可行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入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紂惡

鄭康成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徐
氏師會曰此承上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
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
者跂而及之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恐其溺於欲則齊入政以防之使
知禁戒而不敢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
一而不散歧教之法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
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極吾心之孝使之興
孝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
使民不倍也身教至矣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
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德
叛教者簡去之以懲惡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

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

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

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

音潮與音

孔氏穎達曰此論紂惡之事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耆老六鄉皆
統於司徒元日善日鄭康成曰耆老致仕及鄉中它賢者朝

猶會也序謂鄉學鄉謂飲酒也孔氏穎達曰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飲則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而自勵功觀其上齒而知敬長使士與之以爲榮使惡者慕之而自勵鄭康成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化也亦復習焉於鄉學使之觀焉鄉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郊之外日遂遂大夫掌之及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又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論選並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之事論量考校也鄭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升之學則身入大學矣不征不給其役造也成也使習禮則爲成士董氏師曾曰不征卽周禮施舍施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教

禮記集解

卷五

王制

三

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日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曰貴賢能服公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大音泰適音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命虞典樂教胄子孔氏穎達曰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詩書禮樂四時皆習而分言之者○御案曰春秋節侯平調人之氣體皆舒習禮樂者有揖讓之容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教之爲宜詩書須講讀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爲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教之爲宜是也順遵其成法而不違乎中正也鄭康成曰王太子王之子羣后公及諸侯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

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青終身不齒

字如

鄭康成曰出學九年大成學止也大胥小胥皆學官屬蓋中道而廢者入學亦習禮以化之王親視學恐有司化導未真也又申教之而不變則安於自棄故屏之遠方陳氏澠曰棘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青高也暫高而終歸之意雖屏之終身不齒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二不變遂屏之貴者異於賤且大學爲風教之本立法故倍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康成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也進士可進受爵祿孔氏穎達曰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禮記集解

卷五

王制

未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論平聲其

辨論官材核其材與官稱進士已無不賢而云賢者其材更優者也官試之以職任官則能其職矣然後爵之以位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而鄉學所升後選之士亦與國子同用特其材能或止堪用於鄉遂或自願試用者則司徒遂選用之而非限以大

成也劉氏彝謂編氓與世族異殊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朱氏申之曰廢其事官其官而不事其事終身不仕貶之於其生士禮葬之貶之於其死

有廢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軍旅發卒也軍旅司馬之事而司徒教士車甲者古者士卽農農卽兵平日教養皆屬司徒至出兵則更申令以授司馬所以無不教而用之者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
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
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論去聲

此因上文論士及有發而推及技力執技他無長而但有技
也凡執技以論力者必其有可見之技如適四方而健於
行贏股肱而能舉重決射御而穿札輦重見也若不論力而
亦有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履舉射御者上
言論力之射御此則以巧法言不貳事欲其專不移官以其
他無所長也不與士齒賤之恐人務末而忘本也鄉黨論齒
出鄉乃不與仕於
家執技為家臣者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
重辭婢亦
鄭康成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
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正不偏濫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七

明衆公明之旨意簡核實也有其意而無其實跡者不罪附
附而人之赦寬而免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鄭與

鄭康成曰制斷也即就也郵過也麗附也墨按必即天論必
就天理而折衷以求中即過罰之微亦必與其事相麗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

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

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論量並去聲汜

君父大倫忠孝至行或事涉君父之獄必原其親義而權其
至當孔仲達曰或子為父諱臣為國諱是也意論已意細為
辨論不露其迹慎測謹慎揣測陳氏詳道曰輕重言其罪淺
深言其情悉聰明致忠愛則明察與哀矜交至而民無冤濫
矣若有可疑必汎與衆議衆人皆以為枉則赦之不在已見
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總言聽訟之法比例也謂舊案
之例輕重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
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

孔氏穎達曰成獄辭獄吏初稟實罪人之辭已成定也鄭康
成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卿師之屬周禮辨其獄訟異其死
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參聽之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又當作有寬也一省曰
不識再有日過失三省曰遺忘愚按如上文所云獄成必無
寬濫矣然王必三省者蓋其哀
矜猶恐或有可宥仁之至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刑例同

鄭康成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例謂成則非
刑體之謂也有罪者天所罰也既成其刑則天理無二不可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六

更以意為辨更故必
盡心無使寬濫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

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行去

析亦破也言謂法令律則成法亂名變亂名義改作改造法
度左道非正道淫聲如鄭衛之音異服非禮之服奇技奇巧
惑人之術奇器新異而亂正者偽而堅虛詐自是偽而辯巧
佞不服非學之正而博以濟之則人不覺其非順非而澤文
過無迹鬼神時日卜筮皆聖王所不廢而假之以疑衆則必
令人惶惑而不守其正道聽風聞也此四誅者非顯有悖亂
干罰之迹而實為民心大害特誅之者必
得其實不可以聞聽所及遽加誅戮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

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絺纈不中數不粥於市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中法

鄭康成曰不赦過亦爲人所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幾多少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孔仲達曰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官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也不時未熟則或傷人不中伐不殺徒暴殄而無益於用誠察也墨言異服惡俗民關所禁也方氏慈曰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於朝書而懸於門閭近則徇之使

禮記

卷五

王制

聞遠則懸之使觀在上待之爲已盡在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又犯之宜其不教矣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齊

典禮主禮儀之節執簡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謂執簡而直記天子之行以示規戒奉諱惡不特忌諱之事如廟諱忌日類凡天子違禮言行皆所當諱當惡也天子齊戒受諫誠重以自謹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

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

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鄭康成曰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孔仲達曰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受質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鄭康成曰市司市也於司市從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凡氏達

曰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具事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天子平斷畢當頒報於下故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休老勞農即蠲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制國用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劉氏曰君臣上下莫不齊戒者天功天職不敢忽也愚按先儒疑此不言宗伯不知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司空已總百官而先言樂正以概禮樂之事司寇以概刑罰之事司市以概商賈之事錯文互舉其義已詳豈必一一而陳之哉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

陳氏祥道曰養老有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是也孔氏穎達曰燕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升堂行一獻禮畢而飲依尊卑爲數數畢而止食禮鄭康成曰有飯有醑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按先儒謂燕禮有二燕同姓燕異姓養禮有四養諸侯來朝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或

禮記

卷五

王制

狀之君使來養宿衛及耆老孤子食禮有二一日禮食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二曰燕食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然此養老之燕養食特用其名而儀不盡同○御案曰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敬老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飲故亦名其禮曰食周人修而兼用之則皇氏佩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爲勝益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使有醉飽之樂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陳氏滂曰鄉學國學中小學大學也達於諸侯天子養老之禮諸侯得通行之無降殺也人臣拜受君命禮也惟人十之老與瞽者爲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晚而首再至地九十則不必親拜矣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膳

飲從於遊可也

振音張

積糧也異與與少壯者殊宿肉先日而備之貳膳食之膳者為之副貳母使缺常珍常有珍味不離寢為其急求易得或有所遊備也飲以從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紵衾冒死而后

制絞紵衾

紵音張

朱子曰歲制者歲以展而備之下時月日放此孔氏類達曰謂棺也蓋年愈老則制愈切所以預為懷終之具也絞紵而用以束衣令堅者也紵舉尸之卑被衾則覆尸者也冒所以輜尸孔仲達曰制如直上日質下日殺作兩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先以殺紵足而上後以質紵首而下四物易成故死而後制詳見喪大記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三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去聲

陳氏滿曰杖所以扶衰五十始衰故杖方氏慈曰雖得人不煖則衰之極養之宜無不至鄭康成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至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穎達曰此謂年老而聽致仕者不俟朝朝君之時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畢也告存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日有秩日使人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與與音與

方氏慈曰力政力役之政戎兵戎之事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則事之變者必六十

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而事固不當及之矣鄭康成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御案曰唯衰麻所謂飲酒食肉處於內也然亦通制耳若仁人孝子豈無所以自盡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孔氏穎達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為教孝弟之處熊氏曰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周氏謂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虞與殷尚右實有為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於大學庶老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學也膠有紉義諸侯謂膠為校御案曰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三

公宮南之左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五百家為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士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而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貢士於天子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貢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序州序鄉序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蓋六鄉六遂之所升既衆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教之成乃升之大學大學曰成均亦曰辟雍大樂正掌其教然則此篇所言皆鄉學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冏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冏反

皇政曷皆冠名其制無考鄭康成曰皇冕屬畫羽飾焉辟名出於輿輻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孔氏穎達曰黃黃深衣用白布夏尚黑燕衣黑衣也綰白色生絹亦名爲素周人兼用之故元衣素裳鄭康成曰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引引申意總上文祭冠與養老之衣並言故結言三王養老皆引申尚年之義而然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廣孝思也不言虞者三王之法皆五帝之法也鄭氏謂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不知聖王之世平日養老之禮甚詳非待養老時而始搖恩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其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徙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徙政

方氏憇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徙於諸侯自我國而往者以其將去預恤之來徙家自他國徙家於此者初來皆非素習故期不徙政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市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少去聲
矜線同

孤鰥也。顧望無所瞻依也。獨單也。又獨鰥名似鰥而大。食獲
授性羣。獨性特。故惇獨取象之鰥。劉熙曰。愁悵不能寐。目恒
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保也。偶然單獨。孔仲達曰。
崔杼生成及殯而寡。則無妻亦可謂之寡。鄭康成曰。鰥鰥也。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音壁斷音段侏音朱

食音

孔氏穎達曰瘡不能言聾不聞聲聾不能行斷肢節解絕侏儒容貌短小此等既非無告必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
可不養故各以其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御案曰漢
南子云伊尹之與土工也修脰者使跼饅食者使負土眇者
使之準僂者使之塗卽
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

朋友不相踰輕任弁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鄭康成曰道有三途遠別也於塗中而隨行厲行不相踰躐敬也雜色曰斑孔氏穎達曰弁分老少並輕則弁與少者輕與老者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以位言之陸氏佃曰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

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力反億於

御案曰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書

縱十里廣百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爲此算法是也若論其實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裁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卽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卽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

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

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前九州千七百國之文而約計其地皇氏侃曰千里而近者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不滿千里千里而遠者其地稍遠不僅千里也愚按由北而南自恒山至南河至江至衡山近遠不一約計得三千里由東而西自東河至東海至自河

至流沙近邊不一亦約計得三千里此皆以其遠微言之而其中未及蓋亦各千里也故結之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恒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境之內斷長補短東南西北各得方三千里三三而九九八十八萬億畝又一萬億畝孟子曰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此則方千里者十二蓋南由衡山推及以外東由東海以推西由流沙以推皆曰千里而逢則與孟子所指當時千里之國異故廣狹不侔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準一大國而概言田畝之實以申上文三分去一亦大概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圭

古謂自昔至周今謂漢時也自黃帝至三代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言周尺以該前朝也步謂步田步里尺皆十寸而丈田里則古去一尺之二漢去一尺之三寸四分惟古今丈計田里不同故古者百畝百里較漢時爲多東田詩曰東南其畝順地勢及水道也此言東田蓋以東方爲生物之本而名其田猶言腴田也○御案曰此申前制農田百畝之意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

孔氏穎達曰此論畿外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方百里者三十公國也方七十里者

六十侯國也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伯國也周氏謂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是也名山大澤廣遠不以封不專屬何國也其餘謂封國所遺之田地方氏慈曰有功者取於開田巡守之禮有功德于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歸之開田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御案曰此申前州二百一十國之實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御案曰此申前縣內九十三國之實國即公卿大夫食邑所謂祿也其餘以爲賓客祭諸用所出孔氏穎達曰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方百里之方十爲

禮記恆解

卷五 王制

圭

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之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陳氏祥道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

禮記恆解卷六

月令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王者承天理民法天立政故每月則有當行至要之政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禮今惟夏小正猶存呂不韋集諸儒爲呂氏春秋此篇本之而雜取三代聖王之政以成之先儒識之者多然其宏綱大旨不悖聖人未可苛求而疵之也至淮南子時訓唐月令則本此書而增損之者不足爲此書病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

祭先脾參本如字今讀作森句芒音勾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日月一歲十二會而周十二辰獨言日者曰爲陽光統陰而成歲功也鄭康成曰孟春之月日月會於臨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連之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曰營室此據記者當時言之立春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之後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其實以歲差之法考之隨時漸遠不常如此也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爲白虎之身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鉤爲蒼龍之身十干以配五行春於行屬木帝出乎震主於施生故其日甲乙日即帝之意非每月紀日之也五行之氣率之者爲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是也分司者爲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是也伏義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後世以五人帝配五天帝以重黎句龍該修熙五人官配五神謂其功足相埒也麟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東方蒼龍七宿象如龍故凡物之有麟者屬木人聲有自然之天籟而五行應之此而和之曰音節而宣之爲律五音六律廢一不能成樂而此言其音角律中太簇者春則木旺木之聲清於上金而濁於水火律中大簇以立春月中氣而律呂以調陰陽之氣木氣盛則角音爲多自然之理氣也鄭康成曰太簇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言陽氣大湊地而出數本於河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獨言入者舉其成數也在口爲朱在鼻爲臭酸木之味羶木之氣也方氏慤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春生爲陽出之時故祀之木在屬爲肝脾屬土木盛則壯土祭之物先脾爲其木盛而養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即物情以記時候也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五日爲一候每月有六候此篇有止記五候者有不足五候者此書主於記古之遺制非若夏小正等書專記時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鄭康成曰皆所以順時氣也室名青陽取東方青帝陽生之義左个左夾室當寅上鸞青鳳故青旂曰鸞路載建之車上倉若同服冕佩飾麥金穀故金旒而生火旺而死羊兌畜亦金也金恐尅木故食以制之疏以達孔氏穎達曰刻鏤爲文使文理象氣直而通達黃氏震曰象陽氣之射出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二

春於東郊遷及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先去聲齊音音音入聲篇內

孔氏穎達曰凡言是月謂是月之節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天地之氣分而四時其始至也王者必肅迎之敬之也各於其方以其帝在焉爲壇於其方之郊而祭之還反即謂其意以施政令賞先貴者以其有共襄德惠之責也德令無時不布不和特此時更命相申之布欲其遍和欲其洽慶吉禮惠賞賚又申之曰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言不後時不愆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離如字

典禮掌之太史至時特申命之耳其大經不易之禮法則有時變通者故守典與奉不同日月星辰之行又與法中之至重者皆民師曾曰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紀紀鄭康成曰天文進退度數初謂聖王擇步之舊法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余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元善也孔氏穎達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以上辛之時郊祭天而配以稷以祈穀郊後擇元辰躬耕籍田陸氏佃曰參參保介車右保君而甲者御御者置耒耜於保介御者之間即爲親載帝籍者張氏虞曰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耕耨王籍即帝籍孔疏推執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九以貴賤差勞逸也耕陽事故數奇不及大夫以其卑不必預拘其數也鄭康成曰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大寢路寢御侍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禮記

卷六

三

惑上上聲術音遂相去聲反音反隱音習暖音使

天地之氣無日不交也特當春而陰陽和平若相親相濟者然故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草木萌動是其兆也王者及時布令勸農田畯農官之屬舍東郊下文所謂躬親之封疆井田之界域陳氏澠曰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方氏慈曰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吸而不平曰吸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所宜若山林宜阜川澤宜臺所殖若黍稷宜高燥稌宜下溼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必躬親之焉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與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馬氏瑞孟曰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順春陽之動故命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習羽籥之舞舞動容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天鳥老切

音格

孔氏穎達曰春爲四時之首故當修祭典天地宗廟尊皆不闕北山林川澤卑故可用北惟正月禁之以方好也陳氏澠曰孩蟲蟲之推者胎未生者天已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麝獸子之通稱鄭康成曰毋聚大眾置城郭爲妨農也骨枯曰骸內腐曰胔愚按此皆以順天地之仁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天以好生爲心春生之時而稱兵逆天故殃也若人伐我不得已而應之則可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彭氏廉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地理即上文農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此三句總結上文方氏慈曰此古今所同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特言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

禮記

卷六

四

大疫癘風暴雨總至蒸藹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

大擊首種不入衆音標莠音有

天時人事理氣相通人君奉天出治令悖而天道應之有必然者顧其遲速大小不可必定此篇亦舉其概以明其理謂爲妄者非必執一定以求之亦泥要之人君敬天履道則庶徵協矣下放此高氏誘曰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情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五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病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總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冬陰也而五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擊傷害五穀孔氏穎達曰爾雅扶搖謂之衆謂風之迴轉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

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

祭先脾

鄭康成曰仲春之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孔氏謂達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之云近建者井三十二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而孤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孤矢曰天弓建六星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曰天旗故舉以定昏旦之中也鄭康成曰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言陽氣適中相夾而種生萬物餘見孟月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鴈化為鳩

陽氣和而雨始多水倉庚郭景純曰鶯黃也鴈一名鵠鳩朱氏申曰應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為鳩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

與羊其氣疏以達

陸氏佃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五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去聲

馬氏疏孟曰凡植物始茁為萌芽○御案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俊衰老言春養其幼夏養其長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方氏

擇元日命民社

社有大社國社侯社民社之別此專言民社也元郊特牲言日用甲用日之始後世則避甲而用戊命民祀土神以祈年言社則該稷矣

命有司省園囿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省悉升切囿音零

蔡氏邑曰園牢也囿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方氏怒曰園囿不可去故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去以除之肆掠行於吏故毋以禁之獄訟作乎下故止以息之應氏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

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禘音謀

反

鄭康成曰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集人堂宇而字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媒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令有儀者於祠大祀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弓韣授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肅帶以弓韣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

有凶災

先主

馬氏佃曰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也古法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八刻故百刻今時曆書皆八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分至原未嘗不同也雷出自地陽曰浮盛故奮空而有聲陽光發越故激射而有電蟄蟲咸動陽而蘇啓戶以出陳氏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六

不戒容止者屋之事要讀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衡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度音杜量音諱甬音勇概音概古代反

鄭康成曰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謂曰權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癸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上聲

高氏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書曰厥民析鄭康成曰用木曰閭用竹葦曰廟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癸癸按閭廟所以安身寢廟所以事祖惟此恐有不修當乘間修之其餘則否恐妨農事也大事大征伐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漦陂池毋焚山林

御案流曰川諸曰澤皆水之自然者壤曰陂鑿曰池皆水之人為者水利便農山林育物皆須順時養之

天子乃鮮羔開水先薦寢廟鮮讀

鄭康成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祭司春也祭司春而出水薦於寢廟乃後賦之御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之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有限者以祭定之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孔氏穎達曰孟春習舞仲春又習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習舞以應之釋菜以禮先師也馬氏臨孟曰親往視之爲道存故也用丁爲文明故也愚按丙丁皆火而用丁者文明之所成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秦豎

孔氏穎達曰此謂祈禱小祀也若大祀自依常法御案時當生育故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蓋以用獸之皮爲用

禮記集解 卷六 月令

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高氏謫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至而寇兵來伐冬陰緣殺陰氣乘陽陽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饑饉故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勝故早煖方氏慈曰仲春向於成矣而陽不勝故不熟煖食心夏德在大而心屬焉其害亦以類而已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康成曰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胃西方土宿三星畢足廣十五度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鈎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股一尾其廣亦七度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牛星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鄭康成曰姑洗者商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高氏謫曰姑洗新也物皆去故新

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鴛音如虹音

桐有數種白桐阿桐海桐刺桐桐類迷殺是也華而不實其實首曰梧田鼠鳴鼠鴛一名鴛鴦雄曰虹雌曰鴛鴦日而生朝西暮東萍有數種大者曰蘋小者曰萍小如豆拂絮入水所化又一種大而有文似一名荇菜又名接余四物皆陰類爲陽氣所化而華而化而見而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禮記集解 卷六 月令

右个張氏慮曰當辰上三月位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鄭康成曰鞠衣黃桑之服薦于先帝以告將登王后親薦原以供宗廟之祭服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覆音福鮪音

鄭康成曰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漁以薦鮪恐有缺漏故反覆視之至于五以示慎孔氏穎達曰鮪似鱈而長鼻口在頰下體無鱗甲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禮食麥以魚魚者多之配故薦魚以祈麥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

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句音勾內入聲

鄭康成曰句屈生者芒而道曰萌不可以內當宣布恩惠以順陽氣之發越下文即其事也方者曰倉高者曰庫孔氏類達曰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禮而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於天下而無所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

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道路毋有障塞上聲行如字道去聲塞入聲

司空掌邦土故命之以頂防水患下水上騰水氣上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道路毋有障塞

田畝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通之毋有障塞所以備潦而於疏通之中寓蓄蓄之法

曰獵置罟羅網畢翳殺獸之藥毋出九門音音啞音音音

鄭康成曰為鳥獸方字乳傷之逆天時也獸若曰置罟畢翳也九門鄭康成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闕門按天子五門田獵者不得出入此蓋統城門近郊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九

達郊闕門而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蓬

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音音治蓬音同音舉齊齊同鄉

觀並去聲省生上聲共供同

鄭康成曰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高氏誘曰鳴鳩斑鳩是月宜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鳴鳩雨

雅云部生於桑鄭康成曰織冠之鳥言降者若白天之來重之也此蠶將生之候朱氏申曰曲植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

承曲室謂之蓬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鄭康成曰東鄉鄉婦及諸臣之妻也女外內子女也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

組細之事登成也方氏慤曰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量去聲監上聲

鄭康成曰工師司空之屬官方氏慤曰五庫以五材而得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材各有所受也咸理使之各治其事日號恐或惰於事工固有巧然過

巧則淫故因其作而戒之孟冬又因其成而戒之鄭康成曰良善成皆悖逆也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冬集體之屬蕩動之使生奢泰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黃氏乾曰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馬氏瑞孟曰凡聲陽也春陽之中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矣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十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十

是月也乃合果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果上聲

高氏誘曰果牛父牛騰馬父馬壯本遊也遊牝以就之使其孽生駒新生馬犢新生牛犧牲體全而色純者書其數以備用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

鄭康成曰此難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然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屈屈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

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

並起

高氏誘曰春行冬令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聲日肅木

不由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令陽之令火下木故多

疾疫雨澤不降故山林所殖不收行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陰爲淫雨又金爲兵故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

祭先肺

鄭康成曰孟夏日月會於寶沈斗建巳之辰夏大也物盛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入星狀如揜兔之畢旁一星爲耳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女呂氏作須女婺須皆女職者之稱四星如箕廣十一度鄭康成曰丙之官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孔氏穎達曰丙炳丁成也炳明於丙大成於丁御案炎帝天火德之帝祝融天火氣之神吳氏澄曰南方井鬼等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鄭康成曰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之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火生數二成數七言七舉成數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十一

孔氏穎達曰火燒物則焦焦則味苦鄭康成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禮從熱類也蔡邕獨斷曰祀禮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與面東設主於竈墜孔氏穎達曰墜承器之物以土爲之祭先肺者火盛尅金金者先天元氣不可傷故祭先之以養之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蟈一名螻蛄聲似蚯蚓亦謂之土狗蟈蟈也王瓜鄭康成曰草挈也方氏慈曰至陰之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葉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感火之味而成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騂馵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 駟音哥

明堂左个說見仲春高氏誘曰駟馬黑尾曰駟孔氏穎達曰色淺曰赤深曰朱鄭康成曰菽實乎甲堅合屬水雞木畜食之以安性也駟按菽豆之總名屬水食之以其制火雞與畜食之以其助火蓋火爲陽中之陰長養類之而亦惡其太盛

故謂之使中和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

在天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

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先去聲齊同齋

不言帥諸侯三公九卿內即有諸侯也應氏鑄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待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

乃命樂司習合禮樂

禮樂以導中和陽盛之時恐有偏駁故命習合之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當去聲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十二

陳氏澠曰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使之得行其志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而用之也當其位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墜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壞音

怪墜墜通

孟夏爲純陽之月物之長且高者當益繼之增之以順陽氣毋使壞墜起土功發大衆皆逆天地而妨民伐大樹亦壞墜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高氏誘曰絺細葛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爲勞並去聲

既命野虞勞勩又命司徒循勉皆欲民毋或失農時也休于都則怠廢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先王四時之獵皆為田而然故曰田而夏時之田為苗除害尤不可傷長養之氣也故曰毋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康成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饗食之散其熱也饗水畜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方氏慈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之采不必皆在孟夏而暑熱之時可采者為多靡草鄭康成曰薺草薺之屬方氏慈曰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蔡氏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成然為秋刑就上言罪就下言順長養之令故薄刑小罪立斷決之輕繫罪輕而繫以待訊者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三

廟之服

長上

后妃親蠶蠶事蠶畢內外命婦獻繭於后妃后妃乃獻諸天子於是天子乃收繭稅蓋命婦等獻繭之外餘得自入復量其受桑之多寡稅其什一以正供之繭有限不足供郊廟之服也貴賤長幼如一者皆以桑為均齊其勤惰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康成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君臣燕飲以通情而禮樂節之庶鳴天保所以歌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

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

數音湖

方氏慈曰雨謂之苦以極備而為人所苦也雨者所以滋穀而苦則反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在內者人在外入內為安象秋氣之散也感肅殺之氣故發枯大木冬之盛德所在春木盛故蝗殘其末不實亦榮於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

祭先肺

元音剛一音抗楚人誰反

鄭康成曰仲夏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之辰東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廣三十四度元東方金宿四星狀如鸞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蕤賓陽極而陰生草木委糵而柔陽始衰而為賓也鄭康成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康成曰螳螂母鵙博勞反舌百舌鳥方氏慈曰暑極於季夏此時尚小螳螂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陽而鳴百舌之鳥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南

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虞曰當午上五月位正南向明而治故曰明堂

養壯佼

壯形體壯盛佼美好養者愛護之意各就其材能而養之使成以順長養之令非必他為之加禮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等笙箴

簫助鐘磬祝敔

鄭康成曰鞀音池祝音祝敔音語

孔氏穎達曰鞀或為鼓鞀祝並見王制鞀小鼓在大鼓旁以神助鼓節鼓也張氏曰之其中空而長三尺六寸六分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四寸併漆之有底實謂如箴六孔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干盾也箴管也去鈎子箴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年三十六簫笙十三簫列管純中施簫管端平汙也其中汙空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也即篴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空篴也如篴見晞詩氏慎曰女媧作簫籥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言左執筭非筮中之簣也孔氏曰鐘空也內
空受氣多太音曰鐘聲聲聲然大音曰鐘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欲如
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尺櫟之陳氏滿曰修者理
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和之音
曲飭整治之也將用盛樂零祀故謹修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爲去

鄭康成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
先祭其本乃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也自昭穆至祝融皆爲盛
樂凡他雩用歌而己陳氏滿曰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后
稷句龍之類方氏慈曰此言大雩帝雩言大雩帝雩以祈穀
以報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雩然後爲大雩
雩登不必皆於帝雩於帝雩然後爲大雩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舍桃先薦寢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高氏滿曰雛新雞
也舍桃櫻桃也黍火穀櫻桃春熟而其色先得火氣故配食

禮記

卷六

五

之方氏慈曰必謂雛者雞以雛爲美也配菽食又曰雞者
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習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

益其食 艾刈通暴入聲灰

鄭康成曰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高氏滿曰毋燒灰草
木未成也愚按毋暴布是月麻苧之屬方長暴之恐傷其氣
高氏滿曰門閭里門毋閉關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
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也挺緩也孔氏穎達曰益其食增益
以之飯食張氏虎曰恐
以瘼死傷助長氣也

游北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氏滿曰季春遊北于牧至此妊孕已成故不使同羣均繫
騰躍之駒者止其躁也班布也方氏慈曰言駒不言羣以
牛性順無事乎繫之也馬政若周官趣馬簡其節五馬治其
疾校人辨其屬庚人掌其閑以及圉師所教圉人所養皆是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

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
晏陰之所成

至極也晝極長而夜極短陰生於下陽極於上陰陽交爭死
生分謂其機目此分君子必齋明其心禁其欲掩身以敬
其居體毋躁以靜其德也聲色易蕩搖心志止以節之毋或
進毋許進御也滋味厚腸胃助陽而助陰故薄之助陰滋味
不援母刑不助陰而害陽也晏陰者陰所以成陽非害陽也
之功故曰定晏陰之所成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紫

鹿陽獸夏至感陰生而角解 御案蟬最大曰蟬青小曰蟬
有文曰蟬五采曰蟬楚名蟬宋名蟬陳鄭名蟬齊魯名蟬
蟬關東名蟬先伏土中脫殼而出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半
夏實圓色白性燥烈感陽盛故生木莖朝榮暮落微陰喜附
盛陽故不久也方氏慈
曰言木莖以別於蔓草

禮記

卷六

六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
以處臺榭

方氏慈曰夏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地旺而又旺則其氣太
盛而害微陰之生可以居高明四者鄭康成曰履陽在上也
高明謂樓觀也陽者謂
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

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殍

於疫

御案舊陰曆陽故書中應陰陰奪陽故凍上實不通冬閉寒
也暴兵水戰火陰勝陽也鄭康成曰五穀晚熟生氣促也朱
子曰食葉曰陰今俗名蟬雨下日中附苗成質絲細葉上食
葉盡而遇西風則化爲蟲鄭康成曰言百者明其類衆八月
宿道畢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曰
短也民殍於疫大陽之氣來爲害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籩祭先肺

鄭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轉火斗建未之辰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廟十四度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為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為帝座左一星為太子右一星為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李見仲春鄭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陽始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馬氏疏曰溫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方氏慤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高氏誘曰蟋蟀居壁雅謂之蜚陰氣應故居字鳴以促織秋節將至故應順殺氣自習將為搏擊也馬氏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葉火而化也

禮記通解 卷六 月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康成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張氏慮曰當未上六月位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鄭康成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孔穎達曰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為也說文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即生眉交故謂之蛟鼉皮可冒鼓鼉可為羹陳氏海曰言伐以其暴惡難取也言登龜鼈之也言取易而則之也鄭康成曰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作器物方氏慤曰葦荻之小者可織以爲蓐必擇其材者故以付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

為民祈福

鄭康成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秋當也百縣給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為民祈福明使民艾芻不虛取也馬氏疏曰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饌方氏慤曰神降而為靈言神降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繡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旂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康成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良善也孔氏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黼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白為宜也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貨兩相貸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為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裘諸侯繡所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所

禮記通解 卷六 月令

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方氏慤曰斬則絕之伐則傷之母斬伐傷方盛之氣也鄭康成曰不可以興土功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大事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陰火盛故土潤而蒸熱為溽暑溽意建茂草也燒所種之草而行水以漬之利以殺草以下復申明燒種之事熱蒸水草可以糞田使肥蔡氏曰穀田曰田麻田曰麻陸氏曰日糞能厚其力美能善其性鄭康成曰土疆強梁之地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故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陽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驚四鄙入保

張氏處曰夏季穀垂成矣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故鮮而落非衰而落也肺受風故款人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高氏謂曰金氣殺禾稼故不成熟金干火故多女災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驚象冬氣殺穀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霽祭先心

禮記集解

卷本 月令

九

文王八卦方位坤在西南土雖運於四時而夏秋之間實為戊己中土運及金故於此時陳之御案黃帝天土德之帝后土天土氣之神軒轅句龍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倮人類之貴於物猶土之尊於水火金水故以倮之倮者屬焉鄭康成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孔氏穎達曰古者窺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甕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霽之謂之霽後世開牖象之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霽高氏謂曰霽字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也愚按金木水火之祭皆用其所勝而土獨否者土以生為本祭其所由生養土之義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

與牛其器園以閑

園音音

高氏謂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御案此太室四仲皆居之閑其西南北之戶則為青陽大廟之

大室開其東西北之戶則為明堂大廟之大室仲秋冬各閉其三戶亦然若季夏則自居明堂右个不于此矣而屬之此者以中央土屬之也鄭康成曰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圖者象土用布於四時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蓐音

鄭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之辰翼畢見孟夏建見仲春鄭康成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御案小暉天之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西方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鄭康成曰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韋氏昭曰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孔氏曰

禮記集解

卷本 月令

辛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以成為功也金在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張氏處曰塞向墜戶至春而出戶祀其出也萬寶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盧氏翰曰涼薄也寒也嚴凝之始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為雨露陰盛則凝為霜雪白露降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夏小正傳曰寒蟬蛻蟬也蟬蛻也青赤色與仲夏之蟬異種前此暗啞耳此時得風露乃鳴蓋陰類也高氏謂曰鷹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焉氏謂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路音路

高氏謂曰總章向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羽之也左个南頭室鄭康成曰戎路兵車也制如周草路而飾之以白駟馬也駟曰駟麻木穀而實於金也金也木實所以成之也新義也犬民畜金非土不能生土非金亦不能成相需故食

之也白金之色廉利也金斷制之
義深象天地之氣得金而深藏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
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
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並去聲

方氏慈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
謂之帥徐氏師曾曰士言其人兵言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
者而以兵器練習之任有功之將征不義之國不置疑不中
制而暴慢之不義者或問其罪或戮其人明吾所好在我所
惡在不義則遠方之人慕義畏威而化也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三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固圉具桎梏禁止姦橫罪邪務搏執
命理贍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

始肅不可以羸結市戰反搏音博制平聲折音舌

此言順秋氣以行刑而又慎以存仁也理鄭康成曰治獄官
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脩法制以防溢溢結固
國以防湫隘姦殺詐邪不正搏擊之執拘之蔡氏邑曰皮曰
傷肉曰剝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斷察視審之欲療而生之
也端心無私徇平刑無反側惟戮有罪而已嚴者慎重之意
羸餘也天地之氣肅殺然殺者所以生之故不可使肅殺之
氣有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方氏慈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獨
於稷言穀以稷爲五穀之長也言嘗新而不云牲貴穀也高
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護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

郭培音

鄭康成曰收斂物順秋氣也備備八月也八月宿值畢畢好
雨也高氏誘曰坏垣牆也應氏謂曰水在天地間最爲流通
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
隄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爲民禦患一也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

此亦概言順金氣收藏之義耳若
有大功當封大事當遣則亦不拘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
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
瘡疾

高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冬元武之屬 劉案兵
戎亥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鄭康成曰旱雲雨以風除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三

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
成也瘡疾寒熱所爲者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觜音慈

鄭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之辰也角二星爲
蒼龍之角十一度七度入辰入度入卯占兩宮之界牽牛見
季春觜觿三星如葉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今
時憲書乃十度者蓋皆在上參在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
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
缺其一故先參後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鄭康成曰南
呂者大族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
分寸之一南任也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方氏慈曰盲者閉暗之稱西闕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
闕風陳氏誘曰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此言玄鳥自北而

東南也元鳥燕也高氏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元鳥氏司至者也方氏慈曰蓋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張氏慮曰當西土人月位 御案居亦於太廟之太室開其西閉其東南北之戶

是月也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陳氏端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老順時令也方氏慈曰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鄭康成曰文繡謂祭服文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 御案具飭句提其綱具飭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正也衣裳以命服為重故先舉文繡小大若裕之可以運用長短若短毋見膚長無殺土制度當各隨其人以為量無定數而有定式當循其故也詩以其帶伊絲其弁伊騂明君子用心之一所謂有常也

乃命有司中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撓

女教切

方氏慈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申之西為陰中故申命止於是月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人命至重故必當凌弱為枉違害為撓反還撓咎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脂膏察物色必

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行中當

鄭康成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犧牲也宰太宰視太祝主祭祝之官養牛羊曰務大豕曰豕高氏誘曰視全具恐毀傷

也案肥瘠悉失養也孔氏穎達曰物色驛驛之別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方之色比類比附其陰陽之色而以其類從陳氏端曰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言上帝以該百神其饗底幾其饗敬慎之辭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難健

此難難陰熱之氣也秋金實為乾光此月已四陰矣而暑熱之氣不除乃陰火邪熱害將及人故難以達秋氣鄭康成謂此月斗建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者亦一義也麻始熟故薦之其義見前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宮室修囷倉 寶音豆

鄭康成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地陷曰竅方曰窖圓曰圉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趨音促音音

方氏慈曰趨民急趨之也孟秋命百官始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既成而收斂不可緩矣以佐穀故畜之凡物皆多積聚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以備歲用陳氏端曰麥種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始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涸戶

涸反

日夜分如仲春雷乃陽威故陽壯而發蟄蟲壯而收聲蟄蟲始也陳氏端曰益其蟄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乃蟄蟄之始涸涸涸非

盡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司

方氏慈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後可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民便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去

一
卷
六

易不重征以難之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賄由商旅而致民便於財則上用足而百事可成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此因上文言衣服城郭宮室財貨等事而總言以戒人也秋成之時大事可與然必毋逆一定之數不可逾制必順其時其類不可侵越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德行夏令則其國

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蚤死

陰所以成陽也秋雨不降宜枯而反榮則物不成矣有恐方氏意謂少陽之所動是也陽亢故旱當藏不藏不當生而生皆陽不收斂之故水泄金氣故風厲而為災雷激而先行草木感而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五

收其蠶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

先肝

鄭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之辰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柳見季夏鄭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八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射厭也九月為利卦陽益消陰益盛然窮上返下一元未嘗稍息故無厭數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雁本北方之鳥生於陰而能從陽故此書重之而雁記之入月來始向南未全至也至此則全來如賓之集爵飛陽物也蛤無陰陽北壯而能生珠一於陰也陰須陽化故爵入海為蛤也陳氏謂鴻雁色不一而言黃者秋令在美金有以黃為貴故鞠以黃為正也禽鳥獸之總名鳥不可口獸亦不可口也御案祭仁者之事也豺獺鷹不仁之物共言其不仁也也也言祭不言言春生仁也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義於是始可用也於鷹言戮猶不言禽者乃明言禽於義不忍遠

禮記恆解 卷六

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大其器廉以深

鄭康成曰西堂北偏張赤日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內納

務內收斂財貨蓋天地成物之候內之正以為將來發之之地非務殖也會合也陳氏曰合天地開藏之令是也宣出不措財物而宣露之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

飭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五

鄭康成曰備倉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榮盛之受也祗亦敬也飭也正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

寒凝之時百工不可以冒霜露者則命少休總至會幸而至也恤民之仁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陳氏謂日吹主樂聲而言是也金氣極旺之時故令習吹以助聲而將行饗也

是月也大饗帝

嘗句饗牲告備於天子嘗秋祭之名大饗帝以報成功而因命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數以

禮記恆解 卷六

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康成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此爲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百縣令諸侯同飭百縣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而治於邦國都鄙秦儉之以行於十月故此月之令如此來歲受朔日及諸侯稅民輕重之法皆自此月爲之以領至貢賦之數則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可以給郊廟之事而已天子無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康成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五戎謂五兵弓矢矢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鄭康成曰僕戎僕及馭夫也七駟謂馭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既爲之義爲之載旌旆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整旅之陳

禮記

卷六 月令

季

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也方氏慤曰扑夏楚也掃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必北面田主殺陰事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鄭康成曰厲飾爲戎服尙威武也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方氏慤曰報成功於百神示非專爲一人之養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方氏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伐薪爲炭以禦冬寒所謂斧斤以時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畱有罪收祿秩之不當

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戶至此既寒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又墜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張氏虛曰爲政無取

平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鄭康成曰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供養不宜欲所食嗜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違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

不居 鄭音米 暖音帝 竟音境 解音懈 同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干金故肺氣不通冬令純陰殺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違竟不寧而土地分裂國分裂春陽仁故暖風來至而民解惰水干金故師旅並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立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禮記

卷六 月令

季

祭先賢

鄭康成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斗建亥之辰也尾見孟春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鄭康成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妊於下揆然萌芽 御案顓頊天水德之帝元冥天水氣之神

高陽與修熙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北方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鄭康成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應鍾者

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高氏誘曰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鄭康成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以六言舉其成數陳氏澹曰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御案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行即井也

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舉祭先賢與中

央先心同蓋水火者陰陽之主而人所以生成即以其所藏祀之貴之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見音現

方氏慤曰冰即水也以陽釋以陰凝凍氣閉而陽不能照也馬氏瑞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虹以陰

干陽則見此時陽升
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立堂左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罔以奄

鄭康成曰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張氏虎曰當亥上十月位
鐵驪色如鐵孔氏穎達曰黑深而元淺旂色淺衣色深玉亦
用自然之色也御案黍南方之穀而宜黑墳從其宜也幾
坎畜坎一陽在陰中冬之象也陽在內故器中寬陰在外故
窄上下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
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
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於王事者孤寡則謂凡
孤寡者貧恤之所以救殺氣也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三

是月也命太史贊龜策 占兆審卦 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
有掩蔽

先王以龜策教人欲人審理而宜於事吉凶由善惡而分神
司善者也故卜筮決之周禮上春辨龜以歲審卜兆以定一
歲所行之事秦以亥月為歲首故於是月行之筮書也占兆
審卦慎詳之也吉凶是察察其果當理否也阿黨不由理而
曲從上意者則罪之馬氏曰曲承曰阿
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康成曰九月授衣
至此可以加裘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
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天地無日不交也特陰壯之時陽含陰中陽氣之在上者潛
陰氣之在下者盛有似上騰下降故云然不通謂其不交融

舒散也天地之氣閉塞所以養陽而為來歲發育之地蓋藏
積聚人事之儲蓄亦所以為將來施散之地其理一也故命
之如此 御案蓋藏積聚倉府庫之在官者故命有
司謹之積聚固倉審實之在民者故命司徒循行之

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鍵音堯下塞入聲

鄭康成曰坏盆也鍵杜閑北也管籥搏鍵器也孔氏穎達曰
鍵器人者謂之杜受者謂之北搏鍵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鍵
內搏取其鍵城郭宮室須牢厚故言坏門問備禦非常故云
鍵問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封疆理當險
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
梁禁禦非故云謹喪紀謂小狹路故須塞皆所以順閉塞
之時令也方氏慈曰喪在人而我以禮紀之謂之喪紀辨衣
裳以下皆其事也陳氏誥曰上衰下裳以布之精粗為親疎
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 禦案棺天子厚二尺四寸
槨厚一尺遷降至庶人棺厚四寸槨厚五寸衣裳天子百二十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三

解遷降至三十稱邱壟天子高一丈至士四尺凡禮之厚薄
皆以其人之貴賤為等級所當飭正之者也馬氏晞孟曰喪
人之終事冬歲之終
時故於此時飭之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
情 致音綴

鄭康成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效
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
程謂器所容也淫巧奢僞怪好蕩動搖生其奢淫勸刻也
刻工姓名於上以察其功致與否功不當取材美而器不堅
也

是月也大飲燕

鄭康成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
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燕 明有性體為知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

農以休息之勞去聲

按禮蜡祭在臘祭前此蓋秦法合蜡臘而行之鄭康成曰天宗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行中雷龍戶也方氏慈曰天宗尊而不親者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故曰臘社兼王社國社言門閭衆國門閭非止一家之門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將去聲

此亦秦法方氏慈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角則相抵而已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

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張氏處曰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賦方氏慈曰水虞即澤虞漁師即敎人以其職命之失時之罪小故仲

禮記

卷六

月令

三

秋言行罪無疑取怨之罪大故孟冬言行罪無赦朱氏申曰自此犯彼曰侵減彼益此曰削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

侵削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凍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愚按夏陽與重陰相干故暴風不寒而蟄蟲復出秋金凝聚故霜雪不以時降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賢

鄭康成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之辰也斗北方木宿六星形如北斗故亦謂之斗宿二十五度東壁西方水宿

二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黃鍾律長九寸孔氏穎達曰黃者中之色鍾種也五色黃莫盛焉陽氣始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水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旦反

方氏慈曰孟冬水始地始凍至此益壯凍盛而圻鶡旦應鳴陰類也鳴而求旦則求陽也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赤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蕤其器闕以奄

張氏處曰當子上一月位御案元者水之色亦曰堂者北辰之地天子之尊位在焉居亦於大廟之大室闕其北閉其東西南之戶

飭死事

禮記

卷六

月令

三

御案死事與喪大記復而後行死事意同蓋承孟冬飭喪記來孟冬飭之此又飭之王道之始在養生喪死無憾故慎重此如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

之日賜月沮上聲

是月至陽凝於至陰之下養其生機不可宣洩故毋作數事以固閉陽氣爲來年生生之本也蓋蓋藏之物穉陽方生故不可沮退發洩之人所次舍曰房元氣靜養於中若房也蟄蟲靜陽以養而養之故死陽不能堅固而輕洩陰扶陽以播虛故疾疫喪不勝其病而死也賜月者固閉以養陽氣令其賜生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康成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
宮令畿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
類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
親幸者方氏慈曰宮中之令固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
按郝氏敬謂以奄為尹內宮之事母不禁其權甚重此秦作
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詳考此書所言多合先王之禮意
不應奄尹即是以
奄為之故從鄭氏

乃命大會秬稷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會監之毋有差貸音齊齊上如字下
去聲湛音尖監平聲

賁音二

鄭氏康成曰大會酒官之長於周為酒人吳氏澄曰黍全黏
曰秬而稻梁之黏者亦曰秬陳氏結曰秬稻酒材也必齊多
寡中度必時製造及時湛漬而滌之熾熟炊也必潔無所汙
必香無穢惡之氣必良無罅漏之失必得得生熟之宜六物
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
孔氏穎達曰於此時始為春酒也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春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康成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董氏師讓曰四海水所聚
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沅水淵澤水
所鍾井泉
人所汲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不詰官不問其罪也前此已命謹蓋藏積聚至此猶
不收斂而放逸是游惰之民不聽令者也故不詰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

者罪之不赦道音

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方氏慈曰於農隙時而能取野物以資
人用固宜教道之若侵奪人之所有則強暴之徒也故罪之
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

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音
蕩動暢之意陰陽迭為消長非果有爭也特以彼方盛而此
已將盛故以爭狀其機齊戒掩身與夏至同釋陽不可不善
養故寧其身而絕聲色嗜欲以安形性形安而動無非禮性
安而內無愆陽且凡事皆欲靜以待陰退陽充如天地之和
而不
戒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香草一名隨手香荔挺一名蠶掃蒿以其質勁故曰挺也
蚯蚓一名曲蟪一名土龍其行也引而後申其蟻如邱故名
蚯蚓結結土蟄居也熊氏云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
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鹿情淫而遊山角解從陽退也麋
情淫而遊澤角解從陰退
也陽於此始故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康成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方氏
慈曰木大故言伐竹小故言取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春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闢庭門闔菜園園

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康成曰先時權所建作者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間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闔庭舍
土以補其四陷門間掘地以塞其罅隙皆塗也 樂案修舊
日總更新日築可仍舊者孟秋已令繕之必更新之至此乃
營築之土功之事惟園闢後以其禁人未
必皆死而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急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

疥癘氣音分

御案火氣勝水故旱鬱蒸故氣霧秋宜雨冬宜雪二氣雜故
汁泉為鹿頭又金氣勝故大兵木氣盛風生蟲故蝗為敗甚
於災也疥癘亦風疾愚按火氣炎上陽不固閉於
下故雷發聲水泉咸竭木氣泄水氣而發散之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箕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鄭康成曰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斗建丑之辰也婺女見孟
夏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氏東方土宿四星
似斗而側廣十六度鄭康成曰大呂者製賓之所生也三分
益一律長入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班氏固曰呂拒也
陽始欲出陰旅抑拒難之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

彭氏兼夫曰鴈為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向北夏
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巢知避方冬將告終春將更
始故識時而營巢馬氏晦孟曰雉火畜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
麗於陽而有形

天子居立堂右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禮記恆解

卷木 月令

畫

與珽其器閔以奄

鄭康成曰北堂東偏張氏
慮曰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氏穎達曰季秋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
云大難鄭康成曰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
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馬氏晦孟曰旁磔磔非一方不止
九門而已方氏懋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欲勝水也迎為人
送為出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康成曰征鳥厲疾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孔氏穎達
曰厲嚴猛疾捷速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方氏懋曰自孟冬所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至是一歲之
祀畢故曰乃畢是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神地祇不言地

省文耳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御案夏不漁魚方孕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
乃埋藏於土泥中者故以得之而名狸物非漁也孟冬獵
祭薦寢廟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
繼事矣故不言始漁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

張氏慮曰盛無處不冰也腹堅堅達於水之腹按隆冬陰盛
而實孕陽以養生機盛暑陰熱耗陽聖人預取水以殺邪熱
而葆真陽調變之義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冰入藏冰也固陰沍寒陰極而陽已盛農事將起故令民出
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耒耜耒耜木為耒耜木為耜田器鉏耒之

禮記恆解

卷木 月令

畫

屬預修具以待耕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御案春夏皆用樂秋冬止用吹者君子禮樂斯須不去斷無
禁樂之理而吹較舞為凝靜故於秋冬用此冬將終故大合
吹而罷明有終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陳氏滄曰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有常數也鄭康成曰大者
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高氏誘曰薪燎聚薪與柴置
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烟氣方氏懋曰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

而農民無有所使

鄭康成曰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汶也孔氏穎達曰去年季冬
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日與月

相會元枵每月一辰此月窮盡復會於元枵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一年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之正終故曰幾終在上之人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得有所使役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正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御案孟春命太史守典奉法而於此先飭之論之待來歲之宜待正月始和而布之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

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

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廟山林名川之祀

陳氏絳曰列謂大小之等差歷序次其多寡之數諸侯分土治民故皆出牲以共事天地寢廟同姓之國所共也故命共

禮記恆解

卷六 月令

七

之山林名川大夫士庶田祿衣食之所出也故皆賦犧牲而獻力不言士省文也賦由大宰而言大史主祭祀言也歷而數之則小宰之事御案禮莫重於祭聖人之祭凡以爲民也神無私福聖人無私新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

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

白露秋金清肅之氣介蟲丑爲龜蟹也感秋氣不敏藏而爲妖金爲兵革故民入城郭以自保胎未生者天方生者嚴寒固閉之時而春溫發之故多傷固疾久而不愈之疾木泄水氣害及筋骨游不順天道夏令大雨時行故水潦當雪不雪當凍不凍皆火氣剋水之故

禮記恆解卷七

曾子問

蜀西雙流劉沅註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該治物理然或古有今無今無古有惟聖人始能因人情而出當乎物則周禮制多廢其尤有當義起者不一而足此篇彙記曾子所問足以見聖賢因時處中之經濟使其得志所行當不止此蓋亦全豹之一端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

面於西階南大祝裊執東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祝

之大音泰下同神音皮母音無三去聲下同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一

攝主鄭康成曰上卿之代國政者于西階南以殯在西階將以生子告於殯也大祝祝官之長神卑也毛氏奇齡曰言服之卑者天子以袞冕以下爲卑服諸侯以鷩冕以下爲卑卿大夫以緇冕以下爲卑或服緇衣或服元衣而加冕也冕各以旒玉之數分等級緇冕五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神冕凡告神必有幣故執一束帛東帛即十端也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檻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命毋哭恐告時亂神也聲三作聲者三以警神聽也某生子夫人之氏也某東殯以東爲前殯前原設之几周官司几筵所謂每敦一几者也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告時在朝故止言朝奠小宰大宰之副升舉前所奠幣而埋之階間以上生子告君之變禮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裊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大宰大宗並皆奉俎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此下三日見于名子之禮也常禮三日貢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君薨幼子幸生當立名定位以曉中外故畧貢子之禮而急行名子之禮如初位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少師太師之副奉子以衰少師自著衰而又以衰奉子也大祝先子而行子從之宗人又在于後門殯宮之門也哭者皆止以俟告殯某之子某某氏之子某名也踊三者三九踊也此諸臣見子而踊子不踊以身方執禮不能踊也降東反位諸臣降階而反朝夕哭位也此時子當留殯東主人之位成服而踊故子踊而婦人亦踊諸臣不踊以去殯遠也襲衰杖襲衰而授以杖成人子之禮也食出行朝奠而出按命子之禮見君若名之或父在而見於祖祖亦名之今君薨始生世子名之者無考或者宗臣擬名而卜定之乎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

禮記

卷七

曾子問

上

祝而告于廟三月乃名於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鄭康成曰告於廟告主也孔氏曰既葬惟主在新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廟殯宮之主也徧告無所不告孔氏曰前不云五祀相與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廟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居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朝直達反牲如字

孔氏穎達曰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鄭康成曰祖廟皆與幣以告此互文也孔氏穎達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禕者天子將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神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出告以面人子之禮告廟事死如事生也言社稷山川為守土也鄭康成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教之以其職道也五曰而徧告不敢久留也孔氏穎達曰道路以險而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轍祭其牲天子大諸侯

羊卿大夫酒脯

諸侯相見必告于廟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廟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祖不言告祖省文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視朝惟著朝服降于天子也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同時並有父母之喪及祖父母之喪也皇氏倪曰葬是奔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合重者居先孔氏穎達曰

禮記

卷七

曾子問

上

次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之處極車至此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不哀次父母之喪一也因並喪故先葬母其不奠不哀次也非譽於母也母統於父父母雖出而父猶在殯孝子之心以為母魂猶共父居也及反葬而后告於父殯言母葬已備父可逐行事死如事生也遂脩葬事言不敢緩也及父葬而奠而哀次其必痛父母之同永辭可知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實則未嘗不並重也輕重云者從乎先後別言之耳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孔氏穎達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婦並去鬢齊音咨衰七回反

冠者當冠者聞喪亦冠者聞喪也內喪同門也孔氏穎達曰加冠必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若喪在大門外則猶可加冠但平常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冠者既聞喪則不受醴且徹饌而掃即已之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大廟大音

此言冠子者聞喪之禮也因喪服而冠已既著喪服即以喪服告廟而冠其子也管子疑已有喪則吉禮不全除喪之後當改冠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朝天子天子賜之冕弁服歸則但設奠告廟服賜服亦不改冠今冠子者既告廟而冠其子告於祖與告於君一也豈必改冠醴以祭飲冠者醴禮畢而以醴飲冠者歸設奠則以君賜告祖亦祭而醴飲不復行冠醴故無冠醴也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四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見音

孔氏穎達曰父沒加冠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紼而迎賓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愚按冠以告廟及尊者為主故祭廟見伯叔而後禮賓而上下二條之義亦可曉然矣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承上齊衰大功而言問祭當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夫子言小祥則主人練祭而不旅酬大祥則可旅酬父母之喪如此則大小功可類推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賓弗舉不舉以旅也方氏慈曰昭公不及於禮孝公過於禮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

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為並去

陳氏滂曰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朝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眾曾子問己有大功之喪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直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也曾子疑輕己之服而重為人之事孔子曰非爾此言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子臣皆斬衰臣為奠大夫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朋友奠朋友弔服加麻如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者是斬衰以下皆有與人饋奠之事而非謂居父母喪身為人饋奠也毛大可曰反者初取大功以下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選大夫齊衰今不然謂從前事一反之是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五

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去

大意與上節畧同祭告祭也其義見下文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彭氏康夫曰前所論大小功斬衰齊衰皆為之族而服其屬為之臣而服其主是也為人臣子為其主效職事但可為所服者奠祭而不可為他人奠祭以己有親屬之服即總亦不祭又何能助人之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損相可也說音脫相去聲

鄭康成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陳氏滂曰曾子意方除喪服決不可與祭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脫衰即與饋奠衰

太遠故曰并禮損
相事輕亦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
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后嫁之女之父
母死壻亦如之

御案有吉日則已請期也請期出之男氏而女氏諾之男氏
請期而今失其期女氏既諾其期而今違其諾古之人重信故
不可不致命也許諾而弗敢嫁壻順孝子之心也父死稱父母
死稱母如死者父則稱父命以弔如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
母以弔也兄弟婚姻也壻免喪可娶矣而請之必出自女氏
餘哀未忘不汲汲也壻弗娶猶戚戚乎爾蕃不親迎也而后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六

嫁之言前弗敢嫁至此而后嫁也鄭氏元錫曰不日娶而
日嫁若壻終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之可謂曲而至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

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後去聲

孔氏穎達曰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
衣裳相連前後深遂縞白緇總束髮者長八寸徐氏師曾曰
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
母死女改服而反不可奪喪而成昏也皆以教孝也女居壻
家若今童婦皆
除喪而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
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過

孔氏穎達曰改服男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
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就壻家為位而哭過時不祭

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又禘祫雖過時猶追而祭之孔子言祭
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然鄭康成以不復者
指飲食之道則既哭而見舅姑除喪而後合
昏禮所必然特不復如初陳設贊拜之儀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
也

離力智反
見吉現
鄭康成曰思相離親骨肉也思嗣親重世變也三月廟見謂
舅姑沒者按廟見奠菜也以一簋菜先獻舅後獻姑猶舅姑
在時姑初見以服脩等見也擇日而祭於廟另為一事
然祇是終廟見之禮猶舅姑在時姑以特豚望饋也

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
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禮舅姑存者昏之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舅姑沒未
廟見則尙未成婦而死故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不祔於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七

皇姑之廟稱皇者尊之之辭壻為妻服齊衰
杖而菲屨別止哀次今但服齊衰而殺其禮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其已請期故齊衰而弔尙未成昏故既葬而除之若夫死
女亦斬衰而弔或以未成夫婦為嫌然弔而即歸既葬即除
禮自適中其男則別娶女或不別嫁亦見
乎其人之自命先王亦未嘗明為之禁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
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
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
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一孤
自季康子之過也也平聲

鄭康成曰時有二孤二主者故怪問之而孔子以尊卑卑見不可二也亟歎也陳氏澹曰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哀公爲主禮也公既爲主康子但當哭踊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鄭康成曰靈公先桓公卒當是出公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守去聲齊音同

鄭康成曰齊車金路也言必有尊遠先王之法意天子諸侯崩薨祭羣主於太廟以喪三年不祭也孔氏穎達曰三年祫祭祝迎高曾祖祢四廟主於太廟廟祭之天子則迎六廟之主出廟出已廟往太廟廟入廟由太廟廟遷入已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惟入太廟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蓋隱君子而後世異端託之遂爲世誦病証矣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玉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敘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舍音重

陳氏澹曰既以幣玉告於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聚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之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及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平聲

平聲爲去聲 少喪皆去聲 子游見當時有此而問慈母君使鞠養子者昭公家語作孝公是也公以私情喪慈母而援古以爲辭然練冠以燕居燕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九
諸侯妾子君及夫人在而不得服三年喪者非喪慈母也然此亦謂諸侯則然若大夫士之子無母而父命庶母子之則亦齊衰三年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幾居

鄭康成曰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示奉時事以兵示有所討也方色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故陳氏澹曰日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鄭康成曰夫人君之夫人方以祭日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故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御案古人歷法疎故有日食晦日食食二日者若今則可預推而避此日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會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康成曰既陳謂與陳饌牲器時也孔氏穎達曰接捷也連而祭之御案古人祭恒恒時日之力即極速亦必三四時日食與火皆有不及大抵牲未殺則廢牲既殺則但接以朝踐一獻太廟火即牲殺亦不得不廢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醕音引酢才各反

禮記恒解

卷七 曾子問

十

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祭禮亡今按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天子初喪哀戚未達故五祀之祭不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既殯則哀稍殺而後祭不得純用吉禮故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不更勸侑使滿常數酌食畢而以酒漱口酢尸尸飲畢而酢主人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祭仍不行既葬漸吉故祝而常數酌主尸尸酢攝主攝主飲畢獻祝祝受飲則止以非全吉亦無獻佐食以下事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比音界帥入聲

此及帥循也陳氏澣曰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葬後而祭社稷五祀亦如天子葬後之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

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齊音咨衰

祭齊音咨衰

孔氏穎達曰大夫祭謂祭宗廟若違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不復勸侑至十一飯主人醕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既輕其禮稍備以尸酢主人而止小功總又輕其禮更備尸酢主人主人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賓又獻祝佐食而止此時尸祝佐食皆在室中故曰室中之事而已若常禮則賓獻尸尸不舉待致爵其致爵不於室中也士卑於大夫雖總亦不祭未句又總論凡有喪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禮記恒解

卷七 曾子問

十一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康成曰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親一也有位者先公後私故有君喪服不敢私服而私喪之不必除可知矣殷盛大意此殷祭謂新主初入廟舊主合祭故曰殷與下文殷字不同必君服除而後行私喪之殷祭亦有位者然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因上文受禮有君喪則不除服欲終身不除父母之喪夫子言先王以中道制禮非弗能勿除患其過制若以意過

於隆則必將有以意過於殺者如祭所以敬先然因喪而廢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

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御案喪以未殯既殯既分三大節未殯則尸露既殯則棺蓋最為嚴急之時既殯則稍緩也孔氏穎達曰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比朝夕為大故亦曰殷君既殯歸治父母新喪有殷事則適君所哭君朝夕不往唯在家為父母治喪酌於忠孝兩全也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蓋即服君服歸哭父母更反送君葬不待虞祭而即歸治父母之喪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主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盧氏植曰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殷事與君不同時故必歸至朝夕之奠則大夫以家老代行事士則子孫行事鄭康成曰內子大夫適妻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

賤不誅貴功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

也長去

誅果也果列其生平德行而稱之有誅之而作誼者有但誅之者要皆自貴者長者施於幼賤敵體且不相誅况幼賤乎惟天子至尊而又不可以無誅則稱天以誅之鄭康成曰春秋公羊說誅制誅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是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神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葬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

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梓音僻從去聲 共供同免音問

鄭康成曰戒猶備也親身棺曰梓曾子問出必預為戒備若或死而後入當如之何殯服鄭康成曰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此謂君已大斂者柩未入西階如己小斂子布深衣不括髮入自門 御案小斂以尸入則猶以生人之道待之而入自門大斂以神入則並不見尸故以殯道之尊神者待之而用毀宗之禮入自闕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於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闕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

歸不俟子 封讀芝

鄭康成曰遂遂送君也 封當為變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主

改服而往

鄭康成曰改服括髮徒深衣 披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祝之六反 為介之為

聲去

鄭康成曰上牲少牢介剛也孝子宗子介子庶子也不言庶庶卑賤之稱介則剛貳之義所以貴之也時祭禮之常故曰常事 御案古人最重宗法高祖之祭高祖之適世主之會祖之祭曾祖之適世主之祖廟廟亦然庶子家無廟故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庶人蠲起為大夫則三廟以大夫而立自當立於大夫之家其祭使曾祖之廟主之故曰士蠲大夫惟宗子其辭曰宗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親盡則遷遷至五世則大夫正位第一廟下及三世其尊雖為庶人亦不毀但薦而不祭耳非必此時往寄立於宗子之家至大夫之子則為高祖不得祭又往其家毀其廟也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

厭足也。歷餼神也。祭末尸既起，設饌食，獻謂之厭祭。此庶子攝宗子之祭，其禮不備，故曰不厭祭。猶言不備禮也。下文卽其事，不敢賓主交歡，故不旅酬。假當作嘏，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今攝主不敢受嘏也。綏當作墮，減毀之名也。陳氏澠曰：「尸與主人皆有綏祭，主人減黍稷肺而祭於豆間，尸則取菹，捭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綏祭。」今尸自綏祭，主人是攝主，故不綏祭也。不配祝告，神不言以某妃配某皇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解于薦北。賓奠謂取解于薦南。此卽旅酬始事。上言不旅酬，是主人不敢與賓盡歡。此言賓不舉是賓亦不與主人盡歡也。鄭康成曰：「肉俎也。」謂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

禮記彙解

卷七

會子問

南

則曰宗兄宗弟昭穆
異者曰宗子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承上文庶子有爵可攝祭而問無爵者亦祭否夫子言宗子有罪去國其廟尙存庶子望墓爲壇以時祭不敢於廟若宗子死或宗子先以廟主行或宗子賤本無廟則以其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但稱名不稱孝子某以別於有爵者稱介子然亦止終庶子之身而已若其子則可稱孝以其爲庶子之適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以爲証是也鄭康成曰以用也若願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

尸尸必有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氏穎達曰祭末尸既起直設饌食以厭飮曰厭祭曾子疑神本虛無可以不用尸直設饌食厭祭亦可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之其尸必取昭穆殊行之適者同姓亦殊行祭禘者不立尸以無威儀可象也若祭成人無尸是以禘待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謂是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孔子承上而言祭禩有陰厭陽厭二義非謂凡祭皆有此名也禮喪主祔廟則廢祭曾子言喪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

禮記集解

卷七

曾子問

華

子乃分明之庶子弗爲後者相祭必爲其後者奉廟入主而祭今宗子殤死無子庶子弗能爲後也第卒哭成事以後之吉祭則兄弟或兄弟之子皆可以祭其禘特牲舉肺脊投尸所敬也所俎尸食之餘歸之所俎主人散尸而授此俎玄酒水也存太古之意利養也告利成告共養之禮已成祭殤無尸故無此四者陰厭者義由宗子而生謂死者閭中自厭也此宗子之禘則然若凡非宗子之禘與庶子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戶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陽厭者庶殤幼賤本可不祭宗子推錫類以祭之使其厭飲義由生者而起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葬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

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野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病

患吾聞諸老聃云

垣音且且之不通從去聲數音速舍如字去聲使去聲莫音暮凡占反

垣道也變乎不平言變應與否就道右而事尚右聽變聽日食之變已止也陳氏謂日明反日光復常舍莫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闇中恐有義應病病也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陸氏德明曰老聃即老子按老子者年碩德夫子嘗從問禮即是受學故夫子自言從之助葬老子且名呼夫子而告之後儒因異端假托老子遂疑非夫子所問禮者謬矣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未

之謂也爲君之爲及使並去聲

鄭康成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命使舍己者

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通故也今墓遠則

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殯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衣棺自史

佚始也佚遠通召音邵衣去聲衣棺之棺去聲

八歲至十一爲下殯鄭康成曰土周即聖周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殯於園中以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淋以繩經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鈎與尸就園而葬塗近族耳今人斂下殯於宮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遠曾子問當與尸而往乎抑載棺往乎孔子引史佚之事明之衣棺之棺斂用棺衣而斂於宮中豈不可言何不可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陳氏澠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齋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御案尸必取於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必取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此卿大夫爲尸於公是同姓之公族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憑君也故尸幼則使人抱之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尸之重也弁爵弁士服冕卿大夫服尸弁冕以卿大夫士言也言卿大夫士而君尸可知凡祀之尸皆可知人爲尸下尸亦式之謙也必有前驅爲辟道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教事殷人既葬而教事記曰

禮記恆解

卷七 曾子問

七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與平聲

無辟無敢辭辟時有此事子夏問禮與初有司初使然與孔子引夏殷人臣遭喪皆致職事於君無弗辟者記所謂不奪人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上

去

魯公之國有母喪而徐戎作難東都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之也若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求利則非春秋尚攻伐多藉口伯禽故云然

禮記恆解卷八

文王世子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諸侯以上之適子曰世子其子道與凡人子同而所以成就德性者尤要因記文王為世子事而及武王並教世子之法摘補首以名篇亦以見世子之道至文王而始詳美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樂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漸衣樹莫古暮字上去聲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十

孔氏穎達曰朝日朝暮日夕朝禮具夕禮簡世子恆日二朝文王增一時聖人法也鄭康成曰內豎小臣通命者御直日者節謂居處故事履隨地也復膳飲食安復初憂解也陳氏滌曰食上進膳於親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微問所食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敢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帥音率說音脫養上聲間

不敢有加言文王事親已盡善且明武王之亦如文王也不脫冠帶服勤備至可知間病瘳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女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

齒年數也莊氏夏曰文王直以年告欲使武王知己年如此天命未寢欲以釋武王之憂也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為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恩扶聖人德與天通至誠感召則武王之夢文王之自知亦理之所當以己年與子則不通矣先儒以為好事者為之其信然歟

成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相去聲治令皆平聲長上聲

成王幼也成王年幼且居憂周公以冢宰相王踐昨所謂賈奔展南面而立朝諸侯者成王也其國事則公以王命行之蓋古者天子居諒闇之禮也鄭康成曰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威喻焉愚按武王年近百歲始終成王年幼蓋武王元妃無適子晚年娶邑姜始生成王與叔虞也崔東壁謂武王無年幼事然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十一

書言冲人及孔子之言必非誣孔氏穎達曰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

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誓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

誓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教學禮之禮如字

士學已成而升於大學者故學世子使同學以成其德器必時必及時恐廢惰也干盾戈句于戟干戈武舞故於陽氣發動時學之羽籥籥籥也文舞故於陰氣凝靜時學之籥分時肄習而舞以習容止意主於舒暢故皆於東序小樂正即樂師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箏箏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數人者皆合樂和聲以陶淑學者之性情也故籥之見其教之之備非必一人遂盡所長亦非專學舞而不學樂也南南籥文王始化二南周公作樂即以爲名教南者武功悉本文德示學者非

徒舞也以上五句申春夏學于戈二句之義誦誦樂之章強習樂之音聲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兼立四代之學詔之凡聲陽也故弦誦尤宜於春夏太師樂官之長贊而工於音者故居贊宗禮所以成其行故秋學之執禮者能贊禮者也書所以儲其政故冬讀之典者掌籍能授受者也然此亦大槓言之其實先王教人禮樂斯須不去而詩書又與禮樂相經緯者特學者學之有漸則設官以司其事不得不廣其選因而別其任以專其責究何嘗判然不相屬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釋奠也養老養五更羣老乞言求教於老合語共析疑解義陳氏滄曰其間各有威儀客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是也

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

東序

學音效語去聲威弁也前小樂正學于箭師學戈始習其事也此大司成學舞于成則學已就而大司成更課之以大成也語告也語說告以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主

樂舞之說命乞言命求教於老者數威儀進退高下節序之節大司成論說則為講明其義蘊也王氏炎曰大樂正授數所謂樂正司業大司成所謂父師司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

不問

問平鄭康成曰問猶客也客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孔氏穎達曰終則負牆避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來問者言終然後更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穎達曰釋奠者奠置於地無迎尸酬酢之事以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于戈則小樂正師釋奠之類先師先代明習此事者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鄭康成曰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陳氏滄曰行事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孔氏穎達曰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劉氏燾曰合謂合樂春釋菜台舞秋頒學合聲此並合之以侑神故謂之合禮師旅陳氏滄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則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

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

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陳氏滄曰語于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錄取之有才德者收錄之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愚按此言郊學之異於大學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德才言三者其要即一曲之藝亦皆教戒之以待下次考論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四

若三事有一善者則拔進之以其所能優劣為序謂之郊人不稱士所以然者遠之於成均後選二士以及取爵于上尊者皆不得與也蓋升於司徒為選士者天子親學飲酒之時乃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於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與鄭康成論樂始立學者初造禮樂之器器成而樂必用幣然後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告器成明不比常儀惟釋菜而已但作樂而不舞亦不授舞者以干戈羽籥之器以告器成重在文德故畧之也東序夏制也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始得立三學如魯有米原東序諸宗孔氏穎達曰東序在東虞序在西相對償於東序禮賓於中也禮惟一獻無介無語謂告誠之辭

以上錯舉學宮之儀雖非專為教世子而設而世子就學皆當知之然後知尊師重道以成德故結以教世子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

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而溫文

仍內消其中心之邪惡外正其客體之威儀然內外實無兩分交相爲制雖難爲功內和平而外莊敬及其成德則有以發其天性之樂而適於日用之宜擇悅也鄭康成曰貌恭心敬方氏慙曰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音奉少行並去聲

鄭康成曰養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永之爲之行其禮審喻之爲之說其義前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時以有四人維持之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慎其身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諸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

禮記

卷八

文王世子

五

位不如且闕嚴按引記以明師保之重四輔則師保疑丞三公或兼或否皆所以成君德不必專在爲世子時諸言也言使能也記者釋之之詞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上文所言莫非所以成就君德故引君子之言咏嘆及之先言德者鄭重之辭也本德以立教故尊官皆有德故正君之謂也言君德爲治國之本故教世子以豫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

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

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鄭康成讀迂

武王在而成王爲世子則直以世子法教成王可也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行諒闇攝政成王踐阼而治舉世子之法使伯禽與成王學之孔子言人臣殺身有益於君且爲之況迂曲其身以善其君乎不直教以世子之法而令

伯禽與學故曰于優爲之言其德足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承上而推言其理凡事身體力行而後可推以治人武王既崩以成王爲世子則無父可事而不得明其道故曰則無爲也親則致其愛尊則致其敬愛敬篤而身脩然後可以君天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禮記

卷八

文王世子

木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長去聲學音教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學之教之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達曰三善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故云節陳氏滌曰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德行結以周公踐阼者言周公相成王踐阼時正行此禮也上文已云周公相踐阼而治此故不復云而後世托於周

公權奸干政不得以此爲口實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鄭康成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伴爲政於公族者徐氏師曾曰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諸侯之公族其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事上以孝弟旁交以睦友恤下以子愛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

司士爲之朝音

鄭康成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氏穎達曰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又爲內朝王漢云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徐氏師曾曰內朝異姓之臣不與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七

故惟以昭穆爲序外朝同異姓皆在故惟以官之高下爲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投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康成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以官官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子孔氏穎達曰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廟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食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舉奠後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爵爵之後禮畢尸出宗子適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餞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餞今以餼爲重故從後逆言之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餞時獻與受爵皆登堂餞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上文言庶子正於公族而朝廟則有司士宗人司之其庶子正於公族之事未詳也故此特提明之自此至親哭之皆正

於公族之事而三命不踰父兄又其大綱也蓋周道親親庶子職在正公族故首以序齒爲先雖貴不先父兄蓋專言公族之禮而非謂凡爲會聚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

次主人

公大事君喪也服重者麤服輕者精庶子序列位次使麤者在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在死喪之事相爲者亦然主人主喪者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燕飲必立賓以行禮同姓無相爲賓之禮故使異姓爲賓君尊賓不敢敵故使宰夫爲主人以養君之人養賓厚意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與族人燕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世降一等孔氏穎達曰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八

則一年三會食以次遞降是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室大音

陳氏澠曰廟當讀作曉謂遷主藏在新車陳公出行者也出疆之政朝親會同之事無事者不從行謂無職守之人公宮總言宗廟宮室正室公族公卿大夫士者之適子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叔父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冠取並

方氏慈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始祖廟百世不遷此言同四親廟者雖爲庶人冠婚死喪則告以數本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含皆

有正焉爲去聲免音問贈音調

在五廟之外者則爲族五世免六世弔蓋同始祖而非四親廟者也孔氏穎達曰車馬曰賻布帛曰贈珠玉曰含衣服曰健庶子官治之正謂正其禮御案從服皆以承身故曰承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縶劓亦告于甸人公族

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

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

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縶鄭讀縶劓之免反告鄭讀縶劓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九

鄭康成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縶殺之曰磔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縶讀縶劓也劓劓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宮劓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愚按宮刑則別五刑乃有苗淫刑非聖王之制周衰尙嚴法乃誤襲用而此亦但謂公族無宮刑而已其實聖王易書有之哉至公曰三宥有司三對或以爲虛文相欺不知聖人求其生於萬一之中以示仁有司執其法於明允之際以示義上下固各盡其道也葉氏時曰甸師掌供養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劉氏彞曰如其倫之喪責化之不迫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承祖而絕之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

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

饒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

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

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

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

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

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

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取鄉方矣朝音潮殺去聲鄉音向

此覆解上文以明庶子正公族之義內親親之故在內也昭穆之序由父子而推尊卑不可紊體欲聯爲一體崇德尊賢

體祖宗養育人材之意以德賢明孝享上嗣祖之嫡系紀猶事也喪服由己親而漸推及之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其親

親之本心也公降尊而與族人齒欲人皆知孝弟之道也親親無等殺則或反薄其所厚者矣載主而行凡事稟命又守

護之是事亡如存孝愛之深也太廟宗室正室宗子君爲大宗有事而出必以宗子守太廟明乎君之所重臣亦重之是

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卑賤讓於父兄之尊貴者冠婚死喪必告赴以其爲一本之親也既係公族之親何以列爲庶人以

禮記恆解

卷八

文王世子

十

其無能職以微厲之也敬弔臨賻贈賻睦友愛之道凡此皆庶子之官治之古者庶子之官得人而親親誼明推之以治邦國衆知愛親敬長知所歸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

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承祖遠之

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

不剪其類也爲遠並去聲

鄭康成曰術法也剪割截也不以犯有司不使僥有司之法體百姓法與百姓同示公也然必刑于隱者兄弟親而諱之

不與國人共議兄弟之罪也以其有罪承祖故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然猶素服居外不聽樂以爲祖雖絕之而已

不忍私喪之也蓋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官刑以滅其類是以禁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

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斷音

鄭康成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之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禮也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者視學觀禮非爲彼報也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所凡大合樂必送養老是以往焉應氏鑄曰此東序非郊之東序蓋卿學宮之東序焉耳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東者養舍之所而所以處國子俊秀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視學釋菜皆退儀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卒事設位于此而退備養之禮蓋以廟官爲尊故以養舍爲退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

禮記恒解 卷八 文王世子

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

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更平聲

老年德並茂者更年老更事者三五約其尊者爲之數人不必備亦不必不備也適饌省醴天子親至饌所省醴酒發咏奏樂發歌咏以迎老者退對進而言老更既入天子乃退而修孝養之禮也反老更即席天子亦即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後三老五更乃語樂以成清廟詩所言之道其語爲何言父子君臣之道是文王所以修身教人垂留後世使人皆體行以合詩樂之德音不徒爲文此乃禮之大者也己而堂下管奏象武之曲舞大武所以然者大合衆人以有事達其意於有神興勸有德神謂文武天子爲君餘皆臣也三公六卿及老更爲貴羣臣百執事爲賤禮畢有司告樂闋王乃命五等諸侯及畿內鄉遂之官曰若等反于其國皆當如此養老於東序蓋推以及遠是終之以仁心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

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音

記事記其事以垂教大謂根本之道孝弟是也愛必以敬行之始不廢禮謂養老諸禮孝養通饌省醴備珍皆其事義主於分別上又所謂正君臣貴賤者是仁主於慈愛上文命公侯等言者是德之備蓋言養老之禮之重也古之君子以下又美養老之禮終始盡善故人咸興起引說命以明養老於大學其義隆而教遠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

禮記恒解 卷八 文王世子

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

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上上聲齊

陳氏肅曰世子之記古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鄭康成曰朝夕朝而朝暮而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親猶自也養疾者齊元冠冠元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也親嘗試其味也善謂多於前按此篇本記教世子之法故終之以此

禮記恆解卷九

禮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世運升降惟賴禮以維持之此篇極論禮本天地而治人情氣運無常禮足以運之故曰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祭詳見郊特牲篇觀闕也懸法於上使民觀之故曰觀象觀義曰象觀象者數其衰也大道之行聖王之時英謂賢君臣夫子謙言己不能而願慕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十一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選長並去聲和音餘分

天下為公不以天下為一己之私利五帝三王皆然舊說專指禪讓謬矣選賢二句正天下為公實事選賢能而以爵位公之自三公九卿以暨內外諸侯大夫士皆然講信言皆誠信脩睦行皆和睦蓋賢能脩於身而率其下者然也己之親與子皆得所而推以及人使老壯幼皆得所極之窮民廢疾皆有所養極言人心悉得其天理之公而無私也分各有職分歸于歸有家貨棄於地則無以資民用然公諸同類不必私藏於己也各奮其力乃易以成功業然與眾同功不必為己經營也凡此皆以義理之公行當然之事故詐謀盜賊諸偽無由而作外戶可以不閉大同人同循乎道而無私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知去聲為己為去聲

今孔子自謂當時也天下為家以天下為一家之物而不知天立君師之意也各親各子各以私心相為親愛而不必盡出於義理也若聖人之止慈止孝則親其親子其子即可以推之天下而有餘不與此同也大人世及亦聖王之法也然三代聖王選賢與能使之世及謂夫賢能則必能修身齊家以貽後非第報其勲也至春秋則以為禮之固然不復念為君之難城郭溝池所以守國之要然有其本不徒險也今則第第特此為固禮義經國之本然身體力行不徒文也今則第以為科條之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本於天性而將以禮樂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棄者也今則為上者不修其本第思有以正之篤之睦之和之制度田里範民之行養民之生不可廢也今則以此設之立之惟恐其奸欺勇知與功亦可取而非其上也不則以此為賢以此為己此皆後世刑名法術之治故民不知仁義禮樂之本而詐謀滋多兵由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十二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值此末世故乃除亂反正復興禮治此六君子者正所謂三代之英末有不謹於禮者也所謂大道之行有志未逮者以此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執音勢亦作勢

若明考核刑法也在執有勢位者承上而推言之以明禮之至重禹湯六君子其謹於禮也皆本躬行心得以垂為教法下此者無誠正修齊之本而能以禮著其大義以禮考其誠否以禮律人有過者著以禮刑仁使人為仁以禮講讓使民教讓以數者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則在勢者去眾指以為殃禍此第飭民之行而民亦可免咎故謂小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以禮律身身端而民從乃為至治若但以禮治世而正己之道未備即為小康三代下治安之時不過如此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切治平聲相去聲殺音效冠去聲朝音潮

上文言大道之行三代聖王皆以禮治其治則其次亦可小康故偃言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於天而著為物則先王因而品節之以協乎中正是為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失死得生禮本於性人無性不立也相鼠鼠名亦曰禮見人則拱手而立本於天之理本中正殺於地地承天而分品類即自然之秩叙也殺效也鬼神特造化陰陽之為其屈伸變化皆一本中正故禮可得而著列之也達通

行無滯以禮示之躬行以率民也

言復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三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餘

可得聞謂前代禮制之詳夏時夏正建寅得乎天時人事之正而可類推也坤乾商易首坤萬物皆歸藏於土中氣之所含天命之所息以是為準而尚質之禮可推也周未文盛多非先王之遺故子游欲問而夫子以夏商言之以起下文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養耆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聲

燔音煩捭音棄汙音蛙杯音陪養音通音乎號平聲飯扶晚反孰熟通首鄉並去

夫子承上而本禮之初言之飲食人所以生故禮始於此律通燔黍捭豚鄭康成曰釋米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汁壷地為尊抔飲以手掬之也黃讀為山塌也謂搏土為杵也土鼓聚土為鼓也禮制未起即以養人之具事神而亦可以致其禮祿貴一敬耳以其事在上古故以猶若字想像之鄭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孔氏穎達曰舉引聲之言某死者名復令其反復魄也飯腥以生米為含直熱包裹熟食以奠天望望天招魂地祇穴地祇尸所以然者體魄則降於地知氣必上升於天北首歸陰之義南鄉向陽之義皆從其初者人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亦順陰陽之義而為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醕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四

上帝皆從其朔窮苦忽反檜音會茹音汝衣去聲范範通炮薄交反亭烹通醕音洛治平聲

孔氏穎達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其土而為窟橧巢檜聚其薪以為巢陳氏皓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食之也鄭康成曰作起也備火之利謂執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甒甒及甒臺榭器之所藏也炮燂燒之燂加於火上烹煮之義也炙貫之加於火上醴醕黍醕之也醕酢醕皆從其朔本前代之初意而文之也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染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醢反案如字醢音醢醕音古祐音戶

古無酒以水為酒後世重古尊曰元酒而陳於室其下三者以後人所為賤之故以次下列孔氏穎達曰醴醕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黍稷也稷亦可為酒醴醕紅赤色澄酒極清之酒戶室外堂在階上下堂下也孔氏穎達曰陳其犧牲者特

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煮於鑊鑊在廟門外鼎鑊設在鑊之西取牲體實鼎俎而入設於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於俎少牢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報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陳氏謂日上神在天之神孔氏謂達曰正君臣上下詳見祭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下人倫之大者皆於祭而見之故可以承天之福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

以寡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是謂合莫音密又作稟衣去聲與漢通鄭康成曰周禮祝有六辨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孔氏謂達曰一神號若皇天上帝二鬼號若皇祖伯某三祇號若后土

皇祇四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靈號若稷曰明粢六幣號若幣曰量幣元酒以祭朝夕之時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其血毛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腥其俎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熱其穀穀骨體也以湯燭之以其

禮記傳解 卷九 禮運 五

所燭骨體進於尸前與其越席至滌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蒲席疏布也滌帛練帛染而為之朝踐時用醴饋食時用醢燔炙燔肉炙肝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交錯而獻鄭康成曰無殺尊也嘉樂也莫虛無也愚按祝號尊而神之美其名稱以別於生人元酒存太古之意不忘其初血毛俎般以下乘上古中古之制而事之如生以樂死者之魂魄是其誠敬直合於冥漠中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祝以孝告

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亨音烹鉶音刑羹音庚

陳氏謂曰前此薦燭未是熟物迨後乃取燭肉更合烹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既熟乃體別骨之實饋以爲眾俎用供尸及賓客等也簠內圓而外方盛稻梁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器通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銅如鼎而小盛羹之器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蠶嘉薦普淂用薦蕝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報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各盡其孝慈也祥善也通祥慈之意以迄於

羣臣子姓其事大善而盡禮亦於是大成矣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音音拾

孔氏謂達曰孔子答子游問畢乃發明所以自歎之意傷之禮經亂而後夷也周禮在魯故夫子欲於魯觀之而魯又失周公之制所以歎也後稷教民稼穡周公制禮去先代勾踐之享而以稷代之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以是爲功德配天云耳非郊祀天而以稷配也諸侯有祫無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日祈穀夏曰禘夫子所謂禘者之義者也今因正夏之禘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此於白馬賓王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禮而不失其正也傳世既久魯之子孫以其爲天子特賜遂不遵季夏之常期燕享時祭祫製用之以爲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春秋所記時禘吉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

禮記傳解 卷九 禮運 六

爲追祀文王也呂覽云惠公請郊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之蓋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謂惠公以魯既蒙天子恩用殷禮以祀周公並郊望之禮亦僭如二王之儀非成王賜而伯禽受也夫子言杞之郊也祀禹宋之郊也祀契天子之事守周特崇以賓禮周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僭用之郊非禘樂秦壇之郊而彷彿杞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其儀於郊壇之后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詩經其祖爲稷神比于皇天后土之尊鄭人之見也家語夫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前人多未明此章之義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

也是謂幽國

常古謂上交孝慈之意假通作嘉傳曰假樂君子美也莫敢易其常古則必顧名思義盡其慈孝之實故爲大美後世所假辭說藏於宗祝巫史則任意矯率求媚

不知所以祝嘏之義是爲幽闇之國也酸皐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

謂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許初反

又音嫁者

孔氏穎達曰夏曰醴殷曰牢唯王者之後得用之周氏謂曰及尸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御案君之冕弁臣不敢服何故藏之私家若臣之冕弁亦無藏公府之禮蓋卿大夫之冕弁必君命乃得服不待命而自爲之卽藏也齊初有具官官事不攝祭器孔氏穎達曰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大夫祭不得用樂唯君賜乃有之若大夫竝爲上事則非禮臣與君敵敗亂之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

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承上而言等卑之等不可紊也公臣家僕名分攸分君上體恤之可也殺容之不可也三年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令所上寶慢之下亦因而犯上矣君與臣同國無尊卑之分也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七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

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其子孫而不相侵瀆故各遂其欲各得其分陳氏祥道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鄭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者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

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必列反

陳氏祥道曰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孔氏穎達曰接賓以禮曰擯別嫌別尊卑貴賤男女之嫌明微明幽微心志之隱賓禮鬼神可以誠格考定制度使適中正分別仁義愛敬所施無素皆所以治其政而安其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傲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傲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君也竊據盜也先言政不正之弊而後推其由法者所以正人而禮則經緯此法者也法無常卽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其事而民弗歸之由其末以推其本故倒言之士兼大臣小臣言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般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般般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

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般音

政成而民安其教戴君德於不知若君藏其身然本於天法天叙自然之節文也般效也命卽天命天有此理而君效法之以出政天施生而地承天命降于社而有祭后土之禮效地之成天功也命降于祖廟而有祭先之禮仁義愛敬之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八

本也命降于山川而有祭嶽瀆之禮興作材物備用也命降于五祀而禮祭五行之神制度宮室起居也固謂久安長治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申明上文藏身之意並比也聖人參天地並鬼神以其治政故也存存於身心其自處於身心者卽自然之秩序樂與民同樂其愛玩於所樂者皆當然之法則故聖人因天之時節地之財裁成父師之所養教以正用之立於無過之地乃爲無愧君道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

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分去

承上立於無過之地而言所明人所賴以明明人明於人也
吳氏從日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
役於人明人則有過己不明而因人以明恐聞於聽而理不
正也沾沾養人則不足屈己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求賴於君
君不必降尊卑力但以禮制之則人各安分皆愛其死而死
不徒死死必以禮患其生而不虛生必以禮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

申明上文君所明非明人之義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所謂父
生之而師教之者然各有其明君以正用之去詐怒與貪
而知仁勇得其正矣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所謂明非明人者
也知明理詐行私勇好義怒私忿仁愛人貪泛濫即三者以
明君之爲所明而凡
天下之事可推矣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申明上文愛其死而患其生之義死生必準於禮即二者以
明其概也國君守土死社稷爲義大夫非義當死君而爲一

禮記恆解

九 禮運

九

己宗廟死
則非常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爲人情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

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

脩睦尙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古能字辟婢亦反惡去

並上聲
治平聲

意之以私意勝度之辟開辟其塗明洞悉達兼通之也七情
難於氣質故須性以宰之禮以維之孔氏類達曰十義從親
者爲始以漸至疎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
十義是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

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

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惡去聲度入

情雖有七約言止欲惡二端耳情在於心不可色求欲一極
以窮治之舍禮無術蓋禮立而人義正利患明天下可以作
一家治中國可
以作一人治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一太極也太極全體備於人故爲天地之德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陰陽變化而生五
行五行之質有精粗美惡惟人得其秀氣交會言其動靜變
化其實一太極之英而已下文乃詳言之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

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苦弔反

禮記恆解

九 禮運

十

秉執持意日爲陽光星與日並言者以其光照與日同無盈
虧而言其垂照耳地平廣山川流峙若開竅然播五行於四
時承上合天地言之陰陽屈伸消長而生五行四時分布五
行之迹昭然可見和而後月生月本無光映日而生光晦朔
之交日月合璧陰陽諧和至初三日而月哉生明五日一候
至十五日而月盈陰之象盈實陽之氣滿也又五日而哉生魄
三五日而月晦陰之象消實陽之氣斂也即月之盈虧而陰
陽屈伸消長之義昭然如揭蓋陰陽一天氣之運行而地實
載之地呈其象天宰其靈一元之氣無時不和故日月之行
萬古如一而人實秉其精夫子將言人之至貴故先言此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

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還音

承上推廣五行之用以見天地之盛也動運轉竭盡也此處
彼衰彼衰此盛迭相虧竭實迭相生化二句總包下四者五
行見於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春木夏火之本中央土秋金
之本秋金冬水之本冬水春木之本五行見於聲律十二管

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承上推廣五行之用以見天地之盛也動運轉竭盡也此處
彼衰彼衰此盛迭相虧竭實迭相生化二句總包下四者五
行見於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春木夏火之本中央土秋金
之本秋金冬水之本冬水春木之本五行見於聲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宮聲五音之首黃鍾為律本音之元也十二管皆可以起宮聲隨其損益變化而皆不離于中氣故曰還相為宮五行見於飲食酸苦甘辛鹹之五味調以醢醢醢梅薑桂十二月各以其時所主之味為質而五味六和未嘗不相為用也五行見於章采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繪日月星辰山川龍華蟲以爲十二等之衣各以所宜之色為質而五色六章未嘗不交相需也即四者以例推之而五行之動可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理至粹者在人非人則天地亦不能成其功化故曰天地之心端始也首也五行散布於萬物而其要在人味聲色皆具五行之理氣而人食之別之被之以生故人為萬物之靈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

為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

為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

禮記恆解

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勒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

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

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量去聲畜許六切

萬物皆天地所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之理可談而舉其要人情本於陰陽以陰陽為端情狀美惡可睹凡事必待時而成以四時為柄人乃乘時動事日星分布流行有序不紊民事則之則有成法而綱紀布列月之盈虛消息即天道運行也鬼神祇是造化之迹與之為徒凡事盡其人道而鬼神來享可守而弗失矣五行循環不窮一元之氣宰之故也人事不無盛衰惟一理以宰之以五行為質則剝復乘除順時守理事可周而復始也凡事若無禮義即無規範以禮義為器或事或行可以考其得失田滋生而不息人情百出而不窮人情以爲田芸治使無伐性故人為萬物之主而貴也與主也四靈取物之長若飲食無禮暴殄其類則四靈不至四靈

為畜故飲食可以備禮而無濫用也由謂由其禮

何謂四靈麒麟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沁風以

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猶龍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音畜猶況必切彼許月切

孔氏頽達曰淪水中驚逝猶驚飛驚走釋四靈及為畜之義蓋物與人異類而同生王者仁恩洽而庶物熙四靈直如家畜眾類各安其性不沁不猶不猶其氣相感也適於四靈之中尤為有知而切用人情不失藉龜卜以交神明而誠敬也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脩禋禘禘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

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著音戶達於列反猶如字

鄭康成曰理牲曰瘞幣帛曰禘宣猶揚也承上言聖人作則本天地以及於萬物如此故先王重之而不敢私心自用秉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三

著龜以決於神明而列為祭祀瘞禘禘以通幽宜祝嘏辭說以達意設為一切之制度使人有遵守故國有典禮官有以御下事各得其職禮各得其序

上禮言其綱下禮言其紀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

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

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

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債音積朝音潮筮市制反

禮達於下必自正己始故先王祭帝以定天至尊之位祀社以列地利之主祀祖廟以明仁愛之本祀山川以盡事神之禮三公在朝以盡輔導之義三老在學以明人倫之教前巫以卻不祥後史以紀言動卜筮以決猶豫瞽樂人侑疑丞之屬所以佐佑君德者言既制禮以通天地鬼神祖宗而又廣設

輔弼如此王居中恭己無爲不使一毫私意萌動以守至正是乃禮之所以達而自天地以及萬物皆正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

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

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藏如字

承上而言禮達於天下意百神皆統於天天心順而百神功職矣社祀地地效靈而百貨可極其盛矣况以孝告故以慈告祖先受而孝慈之義廣矣五祀民生日用事爲之本即此以爲端而一切法則之正可推山川亦在乎中矣義之脩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宜如此禮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

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大一即太極也以其誠一不貳故曰大一大一爲理氣之原即易所謂大哉乾元也大一剖分而爲天地運轉而有陰陽

禮記恆解

卷九

三

變化而爲四時繫列而爲鬼神由一本以達於萬殊皆天理之自然與其當然故聖法之以爲禮其降於萬物則爲命令其實皆取法乎天而非有私也官法也主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

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如字冠去聲朝音潮

聲朝音潮

本於天理之自然動而之地地承天而享品物則禮當然之法象分列而爲庶事變化而合時中分事物各有分量藝治之而治也居人得禮而安若居然養其身心貨力所讓行之是禮之所以協於分藝而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

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

壞音怪喪去聲

行而宜之之謂義如其宜而履之之謂禮其實一也信存於己睦孚於人吳氏澄曰人身最外肌膚之筋次之骸骨內以肌膚膚以筋束散四者之聚爲身是也禮則莊敬曰強大端猶言大要天道之自然即人情之當然達之使勿滯順之使勿違如孔穴然必由之以出入也唯聖人達天人之奧故知禮不可已敗國喪家亡身必先失其禮而後悖天忤人禍於凶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藥魚列反

酒必醴麴而成人必順理而生君子如醇酒其味厚小

人如醴酒其味薄若竟無禮則非人猶無藥則非酒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

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記恆解

卷九

治平聲種上聲耨奴豆反

柄所執持者因其宜而爲之節文則曰禮序因其宜而第之也田非芸治不熟人情非聖王不中禮有綱紀條目故如耕先爲陳說大義以動其天良故如種再爲講學以精其事故如耨禮義熟而心德全則仁矣聚如收穫而聚久或思變故播樂以賜其天而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

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分去聲

承上而推言之虛言其理宜然有禮而後踐其實故事非一定理惟一中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無其禮亦可以義起義者治事之分限天性之品節協於治事之當然講於天性之自然得之者強固不屈於物仁者性之理而得於天者順天性而施於事爲故爲義之本順之體尊物無以尚也

故治園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耜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報音似種上聲

吳氏從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為解也合仁謂合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為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體雖全而用猶未達猶內履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三

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承上達於順意而極言之即承食之肥以設譬正無邪僻也膚外皮革內皮人之肥即大學心廣體胖意篤歸厚之至睦無可間和無所乖法躬行法度廉潔已守法官修其職職稱其官曰相序君正己以率臣臣誠身以盡忠曰相正德兼內外而言車所以載身而行御所以節車而安德具於心而推暨於萬事萬為如車之自適之遠樂即行之而和之謂非但鐘鼓琴瑟等也諸侯以下非不可備德特以其職守分輕重言之禮主於敬讓法主於達循信者成事之本故以相考睦者善俗之原故以相守天下雖廣猶一身也故可以肥言之而無往不達即為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遠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苑音婉

順者理達而情孚之謂恐人務求其順而不中乎禮故又申言之常謂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苑多草木養禽獸

之地此借以為電滯之意也事積而有禮以行之則不滯並行而各有禮故不錯繆細微之事皆有禮以行之故不失極深之理有禮以達之故通繁茂而各有條理故有間相連而各有分際故不相及安動而適得其其中故不相害蓋合巨細精粗各得其宜乃為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危者安之反世事危者甚多明乎天理之自然當然順而行之雖危无咎故能守也豐太過殺不及情易流易危以至順之禮持之合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禮記恆解

卷九 禮運

三

寶人不愛其情

當去聲孽魚列反

申明上文大積而不苑句之義習於山川者不使失居弗勞敵之也必時各得其宜不竭其用婚姻當其年爵位當其德用民必順不非時而勞役之不愛道陰陽和而風雨時不愛養生成多而財貨足不愛情親親長長以及於天下人之親長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

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棟敷同音與古音該數闕與同

晉露露甘如膏醴泉泉香如醴器車康成謂如銀甕乃器車陳澧謂山車垂鉤不待採治而自出曲是也俯而闕與穴與人相近不畏避也此極言順瑞之應陳氏謂不可以辭害意是也則是無故鄭康成曰言非有他事使之然達義使人人各適其宜信誠也達順人各順於理而無戾順之實功效如此而後為大順也

禮記恆解卷十

禮器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禮以範人自朝廟以達於民生日用無不為皆有禮即皆有器此篇畧舉其概以明聖人制禮精意即器而可識矣故曰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同增美質指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諸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七路反又作厝

此節肩起全篇禮必有器是故聖人大備其器大備聖人之盛德所以範圍曲成也釋同增美質開其邪而存其誠也指

禮記恆解

卷十

禮器

一

諸己則正施諸人則行竹箭有筠以飾於外松柏有心以固於內大端猶大要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喻其貞且久也外諸和合於人內無怨無憾於己禮合萬物之情而通鬼神之神與故懷仁饗德承以有本有文明乎器以行禮禮不徒審欲人務忠信以清其源

明禮義以善其用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道功用莫大於時禮足合之設陳也地財資以行禮鬼神天地陰陽之靈人心物理各有所宜一本中正以合之理之六句撮其綱而下乃言禮器之所由備也天時之所生地理之所宜人官之所能物曲之所利聖人因而裁制之以爲禮器用禮者亦必順其當然苟非天地所生養不以爲禮即用之而鬼神亦弗饗也又卽山澤當用之禮以明其概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取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狹音治上下之上上聲殺色介切匡音暉

鄭康成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孔氏經傳曰經猶法也倫猶例也禮非財用不行酌地廣狹以爲禮之厚薄又視豐凶以爲隆殺卽年大殺而取不恐懼仍循禮而行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義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事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祭禮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去聲後皆同革音棘

禮記恆解

卷十

禮器

二

時隨時以處中也順順其自然之理體別其體類宜合於當時然稱如其分量卽揖讓征誅之大者以明惟聖人能時中詩言文王非急於成己之欲乃追述先人之孝於來茲聖人事天如事親揖讓征誅承天心而爲之亦猶是也天地之祭數事皆天理自然之倫次聖人順而修明之社稷山川鬼神皆有所祭而所事不同則禮之事之者亦異喪祭賓客吉凶殊而禮不伴各適其宜而已羔豚豕此百官大牢惟在天子各稱其爵位之大小非故爲豐嗇此五者禮器之大凡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上文言五者禮之大凡而稱尤所以別尊卑正名分故特又申言之以起下文國有守龜以下吉凶而爲天子守土圭受於天子故以爲瑞大夫之家則不然臺門門兩旁築土爲臺闕其中曰闕曰兩觀曰象魏皆是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三月而葬再重四窆此以多爲貴也

介音戒後同重平
聲下同要所甲反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

禮記恆解

傘

禮器

年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
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
璋特琥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
爲貴也

爲貴也 續音獨 朝直遙反 下同 脯音甫 醢音海 繁音聲 琥音虎 璜音黃 單音丹

鄭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奉膳亦止用牛諸侯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餞味也大夫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食餼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餼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餼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土德轉少告轉疏自食其力者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浪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屬五色一布曰就就成也言色布則一成大路車旣朴素馬亦少飾圭璋玉中之貴也特不用他物媼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玳瑁玉劣於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諸侯視朝日出視諸臣之朝特人入揖之族共一揖也

御案玉路有再就郊特牲言次路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此
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廢路固不止於三
矣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以

大爲貴也
量宜旁
命景反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等差宮室貴大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重貴大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棺槨邱封貴大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簠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土言之曰邱度土言之曰封邱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

卓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禮記恆解



附

四

散去聲解音志 方有反無音武

鄭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觴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孔氏穎達曰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享惠也今韓詩說爵畫也足也觴寡也飲當寡少解適也飲當自適角觴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誦也不能自節爲人所誘誦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觴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觴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餉不得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

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御案階以一尺爲一級臺門惟在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爲別耳

有以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

士於禁此以下爲貴也

壘大丹反
於據反

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壇待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地以致其潔有足爲禁無足爲樹孔氏類達曰樹舉名上有四周下無足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樹故名樹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畫蒼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與樹同刻其足爲褻帷之形大夫用禁而士冠昏鄉射亦用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尊有簋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舟善操之則利濟否則覆溺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曰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天下所以無喪酒之過矣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裘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繹音甫弗許云反

禮記恆解

卷十

五

貴乎能斷故言黼大夫貴乎能辨故言黻士服止於元衣纁裳則質而已天子皆元衣裳間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藻績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

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麤樛杓此以素爲貴也

琢又作瑑文轉反
大羹之大音泰和

去聲越音活
如字釋音展

敬之至者不尚文飾。之所以貴素之故也。下文乃詳之。容容飾孔氏頴達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大羹。肉汁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則用之以存古意。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祭天質素。故然。疏。處也。黼。黻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人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爲栒。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御案。犧尊之制。惟垂崇義畫牛尊腹之圖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悉并反殺所
戒反稱去聲

鄭康成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孔氏穎達曰。引子言證上諸事。禮既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不盡應少不可多。不殺應多不可少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由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訓音許樂
吾教切

一理也發於外曰外心存於內曰內心理本於天以神明之德發揚普於萬物大其理而著爲物也至博聖人體之以理萬物而制其宜得不以多爲貴乎樂其發樂繁著天理於外德產蓄德之地致密緻之地生生而不窮精微而難測聖人體之以育中和而握其宰復何物可以象其德者故以少爲貴也獨知之地萬物性命繫焉安得不慎

禮記要解

卷十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

洛樂音

德種於內與天地參故尊德及於物無不生成故樂少以寓無華之意多以成濟物之功多寡無定唯其當乎時中而已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大音泰懷
如羊反

鄭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卽一端以明禮唯其稱之意擡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

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錢力豆反簋音軌紃
音宏稅章悅反澣又

作流朝
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蓋盛黍稷之器欵用組爲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二者天子之飾山節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稅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亦天子廟飾大夫祭用少牢士特豚而平仲用豚豚又過小必言肩者用人貴肩肩在

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孰燭音

鄭康成曰近人情者禮之者也郊祭天也一獻羣小祀也壇祭土於湯也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言之郊則先設壇次之祭羣小祀惟薦熟無血腥燭以其神卑故耳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

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月戒三

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變音從類或作泮惡池即泮沱相溫並去聲

作而致其情強造作以屈人情由始謂本於天理人情之至

順孔氏類達曰晉人無后稷之廟祭天先於類宮告后稷

鄭康成曰繫繫性於牛戒散齋宿致齋御案賓主相見必

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愼而野過蹙而躁而

禮記通解 卷十 禮器 九

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岱之從祀也不直告所祭而先

告其所配愼之至也據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亂歌之終

步以見方舞之始溫如柔色以溫之溫損詔有左右之

勤相步協始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未有直致其情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

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籥之設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鸞刀端反莞音

同 鄭希

本謂性也反其本性之所安而修明古法以存古初之意不

詔不待告而後哭泣以樂朝臣入門而懸其哀其親而樂其

君皆本性也醴酒元酒見前割刀利於割肉鸞刀古刀刀鏤

有鈴宗廟不用割刀而用鸞刀莞簟精細可安而郊祭不用

橐籥取程棊為席粗質乃用之凡此皆以修古也有主主

於使人得其性而存乎古述而多學則人心風俗淳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理之著為物則者也內有主而天理熟是為有節於

內無節則無以別是非故觀物弗能分辨禮本理而經緯萬

物致者至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

天時雨澤君子達璽璽焉朝音潮放上聲璽音尾

財物人所必需而無禮則亂故先王因而致其義然其義非

由意造也皆天地自然之理如作大事必順天時以為與作

朝日夕月以敬天紀高則因邱陵下則因川澤皆順其

自然之義而制為禮是故天時至而雨澤降造化生成之

勉之懷凡禮之制皆可類推也

禮記通解 卷十 禮器 十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體道於身謂之德而若道德分言則德謂全道之人道謂一

端之善也能不必若道德而有才藝者置之使在位誓之示

至公道德賢能天之所重先王亦順天而制禮以待之耳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

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

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至也治平聲

鄭康成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名猶大也升上

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馬氏臨孟曰升中升中心之誠

於天熊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

之帝彭氏絲曰鳳皇飛故言降龜龍潛故言格風雨不可過

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言時聖人體天心而代天道制

禮以成天功五倫正而百事修於巡狩方岳則燔柴以升中

於天明乎已之承天心而惟恐有忒也人與天道同符故視

瑞集而陰陽和後世不修實德創為封禪之說矯誣妄誕其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曷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曷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曷音雷犧如字縣音元應去聲分扶問反

天道無言而條著於日月星辰事物者皆有禮也卽至教聖人體之是爲至德君立於阼以象日生於東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生於西而犧尊縣鼓君所酌也反在西曷尊應鼓夫人所酌也反在東以君與夫人交相酌獻取其便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夫婦和而萬化理卽此一端可概其餘禮謂君夫人酬獻之禮樂謂縣鼓應鼓之類孔氏穎達曰縣鼓大鼓應鼓小鼓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禮記恒解

卷十

三

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本天理之自然而達於事物之當然當於禮則返乎性之本然而成德矣故曰反其所自生樂其所自成理見於事非禮不節理得於心非樂不和故先王以禮樂節之道之禮樂本於人心而達於事爲無禮樂則亂達聰明也卽器可以知工巧拙卽發可以知人知愚況禮樂之本於性而著爲物則者乎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與人謂應事接物必當於禮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

議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

訪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大音泰從去聲登鳥浪反
 洞音塲屬音竹訪百彭反

馬氏晞孟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故牽牲至薦酒皆夫婦身親蒞之孔氏穎達曰裸粢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盞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人謂薦盞齊時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清也定孰肉也羹肉既熟將迎尸主人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餼未得設祭謂薦腥燭之時設此所薦於堂廟門謂之社禘祭在廟門外之西鄭康成曰勿勿猶勉勉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陳氏祥道曰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穀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一獻

禮記恒解

卷十

三

執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屬於人情漸遠故曰文孔氏穎達曰察神靈明察神神靈會重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內音納見音現
續音曠肆如字

大饗裕祭也備物非天子不能故曰王寧三牲魚雁遺豆之薦諸侯所貢致九州美味及和氣所產以將孝享天子以天下養之義內金諸侯所貢之金庭實先設之金從革以示諸侯和同意諸侯朝而行享以束帛加璧於上君子比德於玉故尊之也龜能前知陳在前金次之見人情所同欲橫縣也與衆共財示王者不以財自私故能令天下之財以享親也遠物皆致王者德無外則親之澤亦無外也諸侯助祭禮畢而出作肆夏之樂以送之明大饗之禮極重惟天子能合萬

國之歡以祀其先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天至尊就郊之曠遠而祭之不敢致之敬之至也思親追遠仁之至也自始喪至終喪喪禮繁重然皆所以自盡其誠無一毫文飾故為忠之至備服器不敢死其親仁之至焉氏臨益曰賓客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故為義之至仁義根於心而見於事為非禮則無由見故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愛和白愛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和去

鄭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味必甘而後能和質必白而後能受采人必忠信而後可學禮 御案前既廣言義理禮之文

禮記恆解

卷十

禮器

三

此後歸本忠信以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旅从方與

誦詩三百喻多學而不廢禮也一獻大饗見前大旅陳師鞠旅告廟而後行可以祭羣小祀而不可以饗先王誦詩可以格幽而未足以合康志可以合康志而未足以通上帝益其禮愈重則其謙乎愈難故毋輕議禮引以足上文忠信禮之本意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跋彼義反與音頃朝音潮

鄭康成曰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人也偏任為跋倚也為倚室事祭時室事饋尸孔氏類達曰逮及也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室外人將饋至尸內人於戶受饋設於尸前相交接在於戶也饋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饋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饋正晏晚也愚按禮以將敬周末文盛而敬不足子路節繁文以將敬不拘拘於古而得禮之中故孔子稱之 御案子路忠信人也故以此結之通篇以大備盛德起以子路知禮終見所貴乎禮者以義理禮之女足以釋問而增美非以繁文喪其忠信之質也用意深遠

禮記恆解

卷十

禮器

三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

蜀西雙流劉沅解註

此篇多記祭事而雜冠昏二段或編次之誤摘篇首三字以名篇亦無深意間有引伸上篇之意者非必原與禮器通為一篇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執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濯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大音泰歷市職反音獨孕此引申上篇所言而標識教以爲的也禮之繁簡不一要右至理時或專事繁文不修謹教後記者即此數端以明其義

禮記恆解

卷二 郊特牲

天至尊社稷功德配天諸侯尊天子如天天子亦尊諸侯如社稷故特牲饋大牢同貴其誠一也孕則氣不一故天子弗食祭天弗用御案大路郊之車也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不與焉郊血也而腥燂熟不得並焉此亦如社稷大牢之不得同於特牲諸侯爲賓而灌用鬱鬯大饗而尚服脩亦上文引天子適諸侯諸侯適天子意夫郊天子之事也即以天子禮明之故注疏無諸侯相朝文愚按敬生於誠誠敬之至而氣臭亦通故不饗味方氏惡曰服言種內知服脩則以蓋柱脩之陳氏解道曰次路兼草木之路則殷之次路有五就七就二者禮器七就非誤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重平聲酢才各反

孔氏穎達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若諸侯使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介之酢爵必徹己重席而專席以受酢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凡聲陽也論如字食音嗣

饗饗帝禘祭之時六經無明文據此及祭統蓋在春也後儒因明堂位六月禘周公遂疑在夏不知彼沿時祭而異其禮不可執以論王者禘祭也食饋食嘗秋祭祭天主於陽氣上通祭人主於陰氣下達春饗孤子秋養耆老皆所以順時氣而恤物而食嘗獨無樂者亦以孤子欲其長養陽以遂之耆老欲其壽考陰以成之凡聲陽也釋樂之義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奇居衣反旦依鄭作神孔氏穎達曰鼎俎盛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邊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饗味人所驟用者多品美大其報也

禮記恆解

卷二 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朝聘者及燕享已臣子孔氏穎達曰燕則大門寢門享則大門廟門也易以敬和易之中有嚴敬之意卒爵賓主獻酬之時俱作樂屢歎之善其敬以將和也方氏慈曰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禮成於三食酬則禮成而工升歌以表賓主之德樂器必待人以成故貴人聲而上之樂以導其敬禮以前其情盡歡以洽君臣之間如此上下交歡萬化可理而凡禮樂之本陰陽以成其和敬者亦概諸此矣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鄭康成曰：禘，強鬼也。謂時儻室殿，疫逐強鬼也。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

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縣音懸，弧音胡。

射之以樂，欲其容節內外相和而觀德也。何以聽？何以射？欲學者求其兩協，男子生而縣弧以志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而不能則以疾辭，謂其可恥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伐鼓，則成一日齋也。

孔子曰：禘之於庫門內，祫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音禘，音祫。

亦祫百彭反。

陳氏祥道曰：禮有正祭之祫，有釋祭之祫。此釋祭之祫也。孔氏穎達曰：祫是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釋祭當

禮記恆解

卷十一 郊特牲

五

於廟門外之西堂，祫當在廟門西室。今不然，故言失之朝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賈婦為主。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

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太音素妻去聲，薄本又作毫，屬

酉音。

孔氏穎達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土屬陰，陰宜在北。故君南鄉於北墉下，祭之方氏。蔡曰：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大社王為羣姓所立之社，達天地之氣，天氣下達地氣上達也。鄭康成曰：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殿之社殿始都薄。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霫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去聲，共音恭，音資，音盛，音成。

神地之道，著地之神明也。下文乃釋其義：載萬物而生財，天之垂象示法，乃非虛渺。是地德配天也。故尊天親地，教民美報，其德中霫，亦土神也。家國皆同主親地，示生養之本。單霫也。二十五家為里，唯為祭社之事，合里之家盡出一人，唯為祭社而田。國中入盡行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采，唯祭社而使邱乘共其粢盛，所以報本反始，土者生成之本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

禮記恆解

卷十一 郊特牲

六

而暨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周氏謂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為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仲春，或季春，不一。周官言仲月，則詩月令與此言季月不同。鄭康成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暨讀為暨，暨按左右坐起以觀其習於武勇變化之事。流，流漫意，布也。流示之禽，欣悅之以觀其用命，不貪得否。求服四句，申結之服馴習也。守禮用命，故克而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必先燔柴祭天以明，代天理物，非無事而遊觀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讀

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饋貴誠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日長自此始於其始長進之重天之生氣也主日者日為陽精光為之區域於南郊陽王於南於其陽之初生而即以王之地祭之重陽也天至會無可稱者故尚質素陶匏至質而和民用以象天地生養為性不尚文也騂赤而方之色也饋見篇首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周之始郊也以長日之至其日適值辛而後遂相沿用辛記此言必冬至為是也張子謂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未祀既乃用辛日而祀亦可通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而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禮記經解

卷上 郊特牲

陳氏澧曰郊用冬至有定日卜牲也先告於祖廟如受命通卜於禰宮孔氏穎達曰作約也考亦禰也祖始其事而親成之故以著尊親之義澤澤宮即辟雍也誓命先王戒勸祭祀之辭有司宣之而王親聽之受教於祖受諫於臣之義獻命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鄭康成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禰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皇氏曰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汜音泛亦作汜埽去聲

報猶白也祭報報日時晝晚及牲事備具也嚴上天尊嚴而不敢慢汜埽洒水而後埽反道則道上之土合新者在上鄉為田燭六鄉之民於田首為燭君致其嚴敬而民亦化之故弗命而民聽上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陳同

方氏點曰天以龍為用而表以龍為首故龍表以象天璫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璫字通於藻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故於璫言則十有二旒之旂大旂也非諸侯所得建天之氣化備於十二時其變化之象著於龍生成之功柄於日月故旂為此以象之也郊以祀天天道之神不可測而其昭著者可知故制禮以明之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此言帝牛之重也卜帝牛不吉則以為稷牛滌滌清滌之所謂凡牲既卜皆繫於牢芻之三月而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取其具不必在滌也帝天神稷人鬼別其尊卑如此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禮記經解

卷上 郊特牲

始也

孔氏穎達曰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而以祖配之所以報謂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謂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王者而後有此故曰大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乍者音其索色舉反

大蜡比諸侯一國之蜡為大也八見下文伊耆氏堯也或據周禮謂為古佐天子之官不知周禮因伊耆氏始為蜡而借以名官也索求也歲十二月物成之時索物之重而報饗之非皆有專神故曰索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

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種上聲暖丁劣反為去聲坊音房

先雷一司雷二農三郵表暖四雞五虎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曰先雷若神農司雷若后稷也祭百種以百穀祭之報雷報其教民稼穡之功農古田畝有功於民者郵郵表暖標表於田畔相連暖處皆田畝農所居者禽獸即下文猶虎言迎祭之於此也報恩為仁除害為義使必報之謂使猶虎去害故祭之也坊堤也水庸溝也事也農事所賴曰水庸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蠅蠅之屬草木各歸根於藪澤不干稼穡祝其神之相之以報以祈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

至義之盡也

殺所界反

孔氏穎達曰周禮國蜡祭則吹竽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方氏慈曰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又即衣杖以嘆美其仁義

禮記恆解

卷十一郊特牲

九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康成曰既蜡服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笠音立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周禮羅氏掌羅鳥獸則作羅縞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屬大羅氏草笠野人之服歲終功成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鄭康成曰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蔬也天子樹瓜果以規時候然是不可斂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以戒其君也女亡國所俘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移布

八蜡以記四方之豐歉年歉則人蠲不通謂其財不足而蠲之也年豐其蠲乃通以移悅其心志謂之移者豐年相與報賽為樂移其勤苦之心而縱暢且使情者奮勤者益勤也既蜡而收斂積聚矣於是臘祭以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與功以勞民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醢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菹音居反醢音海

孔氏穎達曰恆豆朝事常所薦之豆加豆尸食訖隨尸所加之豆水草和氣若昌本茹菹其醢陸產若栗鴿鴿加豆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魚醢醢醢醢豆人所加豆尸所用用人用者豆取諸水草而醢取諸陸產尸亦人也而祭神豆取諸陸產而醢取諸水物尊之故與人異他若遷豆之薦則不盡可食而用水土之品者不敢用常饗味而

禮記恆解

卷十一郊特牲

十

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蓋聖人以神處於幽而以人象之致其孝享如此之誠然亦不遂以人可代也故尸食之外更有遷豆之薦不同於人之食味以存神之遺經明言非食味之道而先儒通人神語之拘牽通經實悖本文矣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

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音者

嗜卷音哀路本

此下二節申明上文未盡之義薦即上文遷豆之薦孔氏穎達曰質而無味不可飲嗜冕路車嚴不可常乘乘服以爲榮好舞大武以示壯勇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尊嚴不可常安處其中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以爲私利皆以別於人所安樂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

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葵絺之尙明之也大羹
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
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養
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簟大點反越音活葵又作葵古
酒醴美矣而尙元酒明水元酒水也明水亦水鄭康成謂以
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陳列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
三酒之上疏布之尙以疏布爲八尊平常居則下莞上簟祭
天則蒲越葵絺爲藉神席鄭康成曰明之者神明之也珠刻
篆爲文也孔氏穎達曰雕謂刻鏤幾謂折郭尋常車以丹漆
爲飾之以爲所祭而祭天則素車折節郭節高貌刻者以
幾爲界於雕幾加丹漆如是而后
宜尙質尙儉乃得交神明之義也

鼎俎奇而遵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
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禮記恆解 卷上 郊特牲 三

孔氏穎達曰黃象以黃金鑄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祭時列
之最在諸尊之上鬱氣芬香之氣土中央黃色目人身氣之
最清明者言酌以敬神其中
至誠而具外則至清明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鹽之尙貴天
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呼兮反
斷上聲

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煎鍊治
之也設之於醴醢之上故云尙割刀可用必用鸞刀取其聲
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
肉愚按能和能斷其義貴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之冠冠布均平聲餘去聲齊
側皆反緇耳佳反敝婢世反
冠義二字通貫下文冠禮三加冠始冠用緇布冠上無飾
惟用白布冠齊則緇之故始冠用此以存古其緇也孔子曰

未聞蓋諸侯始有緇大夫士無之而後人概用緇故
非之也緇布冠既示亦敝棄不用以非時王制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適音的冠去
聲醴子妙反
孔氏穎達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庶子則皆醴於房戶外
醴用酒每一加則一醴用醴三加禮畢乃一醴於客位也初
加緇布冠欲其尙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
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益大也字之者既冠見母
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著代著將代父而爲主加
有成最其有成人之道以賓禮加之敬其名既成人則不擯
呼其名陳氏澣曰醴
酌而無酬酢曰醴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母夏收
三王共皮弁素積

母音牟追音
堆音訓
此因冠禮而推明冠制孔氏穎達曰委貌章甫母追三代常
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殊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

禮記恆解 卷上 郊特牲 三

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
之鄭康成曰弁名出於榮榮大也言所以自光大昂名出於
樛樛覆也所以自覆飾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
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殺色
介切
天子諸侯大夫冠皆用士禮二十而冠五十後爵故無大夫
冠禮天子之元子亦士也諸侯可知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
爲未冠而父沒者造之繼世以立諸侯爲其象賢也若二十
則未必即賢故止用士禮冠之以官爵人因其德以爲等殺
若二十則德未必崇故亦以士禮冠之然則自天子至大夫
皆用士禮者所以勗其成德而禁其驕心也至於諡亦然死
死無諡蓋爵必以德無爵則無德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是也後世多失先王制禮之義故記者特解其義而冠昏尤禮之始義之大者故特於此申明之禮之數顯而易見禮之義精而難知知其義而敬守之躬行以率天下天子之所以致治也祝史第職禮之數者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

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取音娶別兵列反

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違謂異姓附於疎遠者以厚重別嫌之意誠實具無辭讓也腆厚也尋常禮多謙言不腆惟昏禮則幣必實具納之而不讓其致辭亦不謙言不

禮記恆解

卷一 郊特牲

三

腆所以然者告之直而無曲信而無詐終身以此為信事人之義婦人之德不踰乎此也一成夫婦則彼此齊德榮辱休戚終身不改故婦人夫死不嫁所謂信也

去聲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先並

鄭康成曰先謂倡道也

謂倡道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

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至亦作贊

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所以致敬人之私義莫甚於在席之上執摯以敬章別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得而親之也孔氏穎達曰章別也恩按義所以行仁父子相親恩也而有義以節之義之所在

而禮以行禮之所在而萬物安故原其始於夫婦而敬以別之然後思義治而可理萬物禽獸去人遠矣而其故皆由無別無義然則夫婦之厚別而重義不得謂細故也

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

者以知帥人者也

先去聲帥人聲知音智

親之親愛之重言親之不特親愛而情誼一切自此皆屬至親也敬謂必親迎親御本愛本敬先王之得天下不過如此極言其禮之重也鄭康成曰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愚按以知帥人又以明乎夫之必可為法而不徒以非禮強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

禮記恆解

卷一 郊特牲

南

敬乎

鄭康成曰元冕祭服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明告於鬼神通乎陰陽之事而重之也下文申明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

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又明夫婦一體之義方氏慤曰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亦同尊卑爵齒亦各有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時雖以外但用陶匏陶匏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貴尚古禮之自然也愚按明夫婦一體同德而不尚虛文也周氏謂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尚禮之至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授之室也

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明日婦乃盥饋特厥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示相恩私之義餽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

而降示授室
與婦之義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昏禮主於取婦成家婦人陰也其德主於幽靜孔氏穎達曰
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幽靜以思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
婦人志意動散是也不賀者人道以序相代之
常夫婦方以不克承先啟後為慮無可賀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

鄭康成曰尚謂先薦之孔氏穎達曰血謂祭初以血詔於室
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燭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三者並
未熟是
用氣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孔氏穎達曰尚聲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未
殺牲也闕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

禮記恆解

卷十 郊特牲

五

故用樂之音聲號呼詔告鬼神聞之而來恩按
滌蕩者滌除塵穢使清虛之氣與鬼神相感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

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

然後燔蕭合羶蕭灌用鬯臭絕句燔
如悅反羶音香

孔氏穎達曰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
金草以鬱金和酒使臭陰達於淵泉圭璋為璋之柄以刺鬱
玉氣潔潤亦是尚臭鄭康成曰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
之臭陽達於牆屋陳氏祥道曰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
奠灌爵也羶脂也既奠灌然後燔蕭
申明上文先求諸陰而後求諸陽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申明上文之意凡祭必準先王之禮而加慎以求格人之生
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魂魄各有歸如此求諸

陰陽謂夫死者之在
天在地不可知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祈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祈尚曰求諸

遠者與
連去聲
連音餘

詔告也詔祝於室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牲之脾腎燎
於壇炭而入告神於室孔氏謂此時主尸皆在室室虛位故
曰神是也坐尸於堂灌獻後尸坐尸西南向也用牲於庭殺
牲也升首升牲之首也直祭薦熟時正祭祝官以辭告神主
索求也求索其神而祭之則祝于祈正祭之助在廟門內與
釋祭異言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或遠人而居至祭於祈
則以為近在廟門內不得為遠也尚得已
求諸太遠與言祭者之至誠可曲達也

祈之為言倮也祈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祭
之也倮長也大也尸陳也祈音諒祈音

禮記恆解

卷十 郊特牲

六

鄭康成曰倮或為諒諒也信也正祭之後而索祭於祈信神
之必格而降臨其遂去又於廟門內祭之也祈主人敬尸之
俎富謂禮儀富足所以致福於神而明神之克享此富有也
首升首也方氏慧曰首值而直支偶而曲以其直故得特達
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尸必有相如神之親愛之而以相
佐侑之也主人受祭曰報然非徒希福欲其長久光大以永
神之享也尸神象也神處
於幽陳其尸則如生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黃氣主也

毛在外而血在內內實之美見於血外實之美見於毛薦毛
血者告幽冥以全美之物也純謂表裏完善也神有功於人
以物之得天純美者報之也血由氣滋血祭明氣之盛也天
地幽冥莫非此氣所貫注以誠感者必以氣通周祭肺肝心
肝夏祭心金木者水火之神而心則五官之主氣舒於木而
盛於火成於金皆取氣之所盛者以達之故曰貴氣主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肺骨燔燎升首報陽也

孔氏類達曰尸既生祝命綏祭尸左執爵右取菹授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形魄歸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朝時祇取肺骨燎於壇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授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肱骨黍稷並陽氣之物首牲醢亦屬陽魂氣在天為陽故云報陽也

明水沅齊黃新也凡齊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繫著此水也說始銳反又作說潔同潔

鄭康成曰沅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沅齊取明水皆貴新沅齊或謂泛齊方氏慤曰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亦由主人之潔誠著於此水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方氏慤曰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剪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

禮記恆解 卷十一 郊特牲 七

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服之甚也首雖至地猶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義欲顯名思義而盡其所以孝也為國家明有國有家皆由先世積累非一二世之故也詔尸必以相事死如事生致其敬盡其養而使尸不以代死者為嫌有所讓讓而不辭飽

肆腥爛臚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臚而審反

肆陳也臚熱也言陳腥爛熱以祭豈知神必饗之亦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爵角詔受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舉角皆爵名灌以降神之後舉爵角祝詔主人拜以安尸以尸係子行恐不自安故以拜安之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後

坐周禮下然以尸神象也既以神事之當安坐為是祝將命者通幽明之意而使之達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醢酒沅于清汁獻沅于醢酒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也醢則產反汁之十反獻如字澤鄭請為醢音亦

縮酌用茅以茅縮醢酒而清之使清明而後酌之以黃尊集故曰明酌也醢酒登尊也登酒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不曰盞而曰醢者盞以所造之器言醢以所酌之器言也

方氏慤曰汁獻沅於醢酒即鬱齊獻酌也以齊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汁獻尤不若醢酒之酌故以醢酒沅之而已沅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齊酒不止此三者以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醢齊饋食登尊尊齊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

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齊明清與醢酒於齊謂之酒也

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如字

禮記恆解 卷十一 郊特牲 八

方氏慤曰欲彼之有子也故有所以求之若祈穀祈社稷之類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稌之秋冬報是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饗饔飩冰用桃蠶棘矢辟不祥之類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

孔氏類達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方氏慤曰凡物之埋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動不足以守靜淺不足以靜而深故也陳氏澹曰精誠之感也

以極深故貴陰幽必見其所祭者以靜而深故也陳氏澹曰精誠之感也

禮記恆解卷十二

內則全篇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孝弟始於家庭而達於天下天子與庶人一也聖王制禮
家人婦子之間蓋無所不詳此篇所記特其一二記者以
內則名之亦欲後
世仿而推之耳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王君王也命冢宰降德謂君相皆正身齊家之人而以其
德施爲教令使兆民率之也天子曰兆民衆則統貴賤言之
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髮總角總角總角總角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

偃蹇著綦激音瘦櫛音節繼音離音離音毛綦音綦音

禮記恆解

卷十二

內則全篇

一

音汗遺音逝著音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漱漱口統一幅長六尺以韜髮作髻流
訖橫施於髮中以固結非固冠之髻總裂綳爲之束髮之
本垂餘於髮後以爲飾鄭康成曰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
爲之象幼時髻髮綴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
帶所以自紳約也指猶振也振於紳所以記事也左右佩
用自佩以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刀礪小刀及礪
礪也小觶解小結也櫛貌如篦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
日捍拾也言可以捍弦管也櫛也櫛也櫛也櫛也櫛也櫛也
偃蹇著綦也偃蹇也偃蹇也偃蹇也偃蹇也偃蹇也偃蹇也
著左臂以遂矢皇氏佩曰靖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
燧鑽火彭氏汝礪曰大觶解
大結木燧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髮總角總角總角

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管籥線纁施綦裘大觶木燧衿纁綦履如

字線本又作綦音纁音纁音纁音纁音纁音纁音纁音纁音

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衿其爲反

鄭康成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裘言施明
爲儀管線纁而有之衿猶結也衿纁以佩容臭又婦人別有
綦五采聯貝上繫於頂下當心胸許嫁即繫之明
有繫屬嫁則夫親脫之此事舅姑之親與之異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

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榮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醴酒醴

苺羹菽麥黃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密以甘之薑蕘粉榆兔

薹滑醢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煖本又

柳苛音何瘼以想反少去聲奉長俱上聲溫本又作蕘於連反

醴之然反醴音移苺音冒黃音黃音黃音黃音黃音黃音黃音

九免音同葉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反醴音醴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鄭康成曰適之也怡說也苛亦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

便也榮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醴厚

禮記恆解

卷十二

內則全篇

二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總髮總角總角總角總角

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

音朝

陳氏澣曰雞鳴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容臭香物也以經

佩香物以爲容恐身有穢氣觸辱長也昧爽也昧明也昧爽

欲明未明之時具上

文所言奉養之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

其事孺子蚤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太如字筆徒然

孔氏穎達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禮及僕隸之事鄭康成曰

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
又言唯孺子則任其起居飲食以養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燕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

其事日入而夕燕以旨甘

父于本應異宮命士以下或食無力命士以上則可爲
夾慈愛也事親必愛之篤者乃彌致敬故獨以慈言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

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衣篋枕斂重而獨之

口協反
獨音獨

鄭康成曰將社謂更臥處獨輜也何趾足向何所牀所坐几
所以憑也社卧之物畫則斂之縣其衣篋其枕以獨輜其卧
簞恐其
汗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教牢厄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三

區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敦音對厄音支
區音移餽音俊

不傳非奉命不敢傳移他處孔氏類達曰敦今杯孟半土釜
皆黍稷器厄酒器區盛水漿器勿近勿敢偏近與及也陳氏
滌曰四器非餽其餘無敢用及尊者所
常食飲之物非餽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家子御食羣

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父母食而子婦佐餽者分父母之惠且勿使有餘而再設也
陳氏滌曰御食侍母食如初如父在時是也旨甘柔滑於孺
子爲宜推父母之心以使之餽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

揖遊不敢噦噫噫咳久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

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振衣衾不見裏父母唾嚏

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初縫請補

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浴其間面垢燂湯請頤足垢燂湯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應去聲唯上聲齊音齊唯於月反
義反陽音第濟音替振音振見音現漱平聲泮音泮反統音
寬反初女陳反綴音抽燂詳廉反潘音翻頤音怡音率

唯應之速敬對對雖是而不敢逞慎恐失禮齊莊也吳氏澄
日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舉手爲容日揖舉足行步
日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噦噫等不恭之事陳氏滌曰
噦噫逆之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洩
自鼻出者鄭康成曰喘傾視也襲謂重衣振謂搗衣不見裏
爲其可穢父母唾洩不見穢刷去之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
類袒裼乃爲褻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澣水而後澣
陳氏滌曰澣澣皆洗澣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以澣其面
日紉濯溫也潘漸米汁濯洗
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四

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

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

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健非尾反湔彼
力反本又作偏

不言內不言外謂男女各相會娶之時男不言婦人專業之
事女不言男子外任之事非謂夫妻各不相謀也鄭康成曰
授器祭服喪遠不嫌也奠停地也湔浴室也擁猶障也陳氏
滌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

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雖弗欲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飲去聲食音
嗣者音音

平日能孝敬者勿恃愛而或逆或怠陳氏滌曰嘗而待服而
待皆侯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

敢如己意也尊者任之以事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己難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于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數音

鄭康成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甲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撻吐達反

吳氏從曰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己如此而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若其不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五

悅則將不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而使己取怨於父母復諫者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熱物必期變化若父母怨己之言不悅而施撻撻於己雖甚至於流血亦不致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康成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善也應氏鑄曰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愚按娶妻以養父母故父母不說出而世傳七出之條惡疾無子皆出非聖人之法前人已有辨之者不可不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以

善者天之理而人之性爲善以事親所謂全受全歸大孝也父母雖沒而神不沒一念之善而親安之一念之惡而親垢矣故必思之而有果不果之異

舅沒則姑老舅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舅婦舅姑使舅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舅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鄭康成曰姑老傳家事於舅婦也必請於姑者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使信任之也舅姑若使舅婦衆婦毋得恃愛而怠及不愛敬介婦舅姑若使介婦衆婦亦不敢恃愛敵耦於舅婦皆尊舅姑以及其所使也並行並命並坐婦姑之禮也因舅姑所使愛己不敢與之並蓋兼衆婦介婦言之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六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陸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陸又作止

鄭康成曰不命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事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無私家統於尊也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之待舅姑之乏也孔氏穎達曰復請其故舅姑不之而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復請其財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

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鄭康成曰禘祫也宗大宗以粢秬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禱御案若身為繼禱之宗則待繼高曾之宗祭竟而後祭禱身為繼祖之宗則待繼高曾之宗祭竟而後自祭祖禱上至大宗皆然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樵膳腍膳醢醢牛炙醢牛臠醢牛膾
羊炙羊醢醢豕炙醢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鶩鶩稱胛上聲鶩音
捉膾音香膾音

煎臙音燒炙音拓臙側吏反
 鴛音淳鴛音晏臙龍二字衍
 鄭康成曰飯曰諸飯也黍黃黍熟藿曰稭生藿曰稭孔氏謂
 達曰此諸侯之飯天子則加以麥苽膳目諸膳也食大夫膳

東坡志林
卷之七
內則全篇

二十豆腓牛臄臄羊臄臄豕臄牛炙炙牛肉也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醢肉醬也牛蒧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臄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羊炙羊臧醢豕炙四物爲四豆第三行醢豕臄芥醬魚臄四物爲四豆第四行以上下大夫禮雉兔鴝鷃四物爲第五行上大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醴或以醴爲醴黍醴漿水
醴澁酒清白羞糗餌粉醴重平聲醴自反醴於紀反糗起九反餌音二

鄭康成曰飲目諸飲也酒目諸酒也羞目諸羞也陳氏澹曰醴者稻梁黍三者各爲之已沛者爲清未沛者爲醴是三醴

梅漿也明齋王氏曰監飲之別名難以五味皆可飲若始

湯薑湯鹽湯孔氏穎達曰清清酒事酒皆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矣不言五齊以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

用也陸氏佃曰糗餌違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豈可知粉
醯人所謂醯食言粉醢則糝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茹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大羹兔羹和糝不麥
濡豚包苦實麥濡雞醢醬實麥濡魚卵醬實麥濡鼈醢醬實麥

厭脩𧈧臨脯蕘兔醢麋膚魚醢魚膾并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
 卵鹽食音嗣下同竭力戈反苽又作菰稌音杜和去聲卷三敢反藜音了濡音而

鄭康成曰苽難胡稌稻也脯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利木屑之糝蓼則不矣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茶服脩極脯施薑桂也蛭蚘蚌子膚或爲胼切肉也卵鹽大鹽也孔氏類達曰以鳩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爲飯所補爲麋又雉爲羹三者亦未目宜則所稻米爲

飯以犬兔爲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爲羹不須加薑也滿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燂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醋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鼈加醋醬四者皆開破其腹實鹽於其口又煎蓬而合之也食鼠膏之時以低

其醃醃之食析脯爲羹以免醃配之食康膚以魚醃配之食康
生肉之時還以康醃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明鹽和之諸
菹也則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

禮記恆解
卷三
中庸
人

之乾祿方氏蔡曰蝸牛卽蜃蛤也其肉可以爲醢故周官甸人共之以授醢人苾飴周官六穀之苾愚按魚子亦可謂之卵不必讀爲鯢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大宜梁鴈宜麥魚宜苽齊去聲

鄭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稔以下言其氣味相成方氏穀

曰氣之溫涼寒熱異宜味之酸苦辛鹹異宜固則道宜以鞋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可否相濟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脈甘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以養氣卒以養筋

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肉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愚拔鄭孔以上節爲王之燕食此節爲

正食然此篇託內則自天子以至庶人養雞者皆放焉不必

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脯醢膳膏脾秋宜犢臠膳膏腸冬宜鮮

羽膳膏膾膳音集韻音搜喉音

鄭康成曰膳乾雉醢乾魚鮮生魚羽雁也此入物四時肥美
爲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薤犬膏脾雞膏膾
羊膏膾方氏慈日牛之土助養脾犬之金助養肺雞
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 御案二說之義相足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脯鹿田豕脯皆有軒雉免皆有羣

爵鷄蜩范芝栭棧棧栗棧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反本又

作藥作磨軒音憲蜩音條栭音而

或爲肝蜩蟬也范蜂也棧棧也軒謂薑葉切也羣謂菜蔬也軒
澤獸能補陰芝生於地爲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生於木
爲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栭

禮記恒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九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者老不徒食

御案此節文義越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
不兼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起下文養老之意

膳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藟

和用醯獸用梅鶩羹雞羹鴈羹之蓼飭鰾蒸雞燒雉薤無蓼

聲反藟音穀和去

鄭康成曰芥芥醬也脂肥醢者釋者曰膏三牲牛羊豕豕豕陸
德明曰似茱萸而實赤小方氏慈曰蔥以氣達爲蔥於春生
爲宜芥以味辛爲介於秋成爲宜脂用二物之和之非性溫而
生能久春所宜辛性辛而氣能散秋所宜脂用二物之和之書
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醢與梅皆酸和之以收其味孔氏類
達曰用鶩雞爲羹鶩惟蒸之醢切難和之言鶩羹難羹及
蒸鶩皆醢之以蓼飭鰾二魚皆蒸之難和之言鶩羹難羹及
之然後調和或曰膳者湛諸酒薤者羹用蘇言鶩雞可羹鶩
可醢三者皆用蓼飭鰾可蒸難
可燒雉用薤三者皆無蓼也

不食雜蔬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

去乙鼈去醢去上聲尻

鄭康成曰皆爲不利人也雜蔬伏乳者醢謂鼈鼈陸氏何曰
狼腸直狗腎熱理脊上一道如界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
首邱故去首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去乙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膳之粗梨曰攢

之膳丁敢反攢再

鄭康成曰皆治擇之名也皇氏侃曰脫之除其筋膜取好處
作之者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饒郭云今本作斷謂剖鮮也孔
氏類達曰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多蟲數數布揀揀
省視之挑拭治去毛令青滑如膳粗梨一一攢看其蟲孔
牛夜鳴則屠羊冷毛而羣羣狗赤股而躁躁鳥鵲色而沙鳴羣
豕望視而交睫羣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

禮記恒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十

鷄鵲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鴉與鹿胃音由洽音零結毛如鴉

音按雁作星般音班漏平聲

鄭康成曰亦皆爲不利人也膚惡臭也赤股股裏無毛鵲色
毛髮色沙鵲也鵲鴈也望視視鴈當爲星鵲之誤也
星肉中如米者鵲鴈前腹般般然漏當爲鵲如鵲也
雁鵲也翠尾肉也肝謂鴈側薄肉舒鳧也鴉與鹿胃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

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軒音憲辟音

凡肉腥者細切之則爲膾大切之則爲軒或又言麋鹿魚宜
爲菹辟雞與牛同謂擊其肉如擊雞也宛脾切片如脾四
者皆切蔥及薤實
諸醢中令其柔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

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

於姑一食音祿姑

鄭康成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羹耳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間有秩膳也間以木爲之度食物達夾室也五者三牲及魚腊孔氏類達曰天子尊庖廚達故左右夾室各五間諸侯稍卑庖廚宜近故殺於天子大夫卑無嫌故亦於夾室崔氏靈思曰宮室之制中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振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倍唯絞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禮記恒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三

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者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誓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

精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御案朱子謂此篇古經而王制漢作是王制采此篇入之也注已見前故此不具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下

孔氏類達曰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忠盡其誠推父母愛敬之心以及於人物乃爲忠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傳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體皆有悖更有音又

禮記恒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三

鄭康成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又乞言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徵其體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愚按傳史猶言信史有德之言可以信今傳後故

淳熬煎醯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醯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淳之純反熬音逆母音模食音嗣

鄭康成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母謂曰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類達曰以陸稻熟之爲飯煎醯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此入珍之一以黍米爲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此入珍之二

炮取豚若將封之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鼓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薪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地步交反將音并封音朕到音

枯荏音九直子餘反謹音芹乾音干聲音百夫

上聲音晨稷息酒反浸所九反鑊戶郭反
炮鑊而燒之之名取豚或牡羊判剝去其五藏實棄其
腹中編亂草以裹之外塗以黏土地之待塗皆乾擊去乾塗
恐手汗肉熱濯手以摩之去其皺膜先時爲稻粉糲之
爲粥至此以粥敷豚羊則解折其肉亦以粥和之而俱煎諸
膏膏必設此豚肝煎肉熱復以鉅鑊盛湯以水鼎盛豚肝加
蔥及乾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恐水人鼎則肉壞也如是
三日三夜以微火溫熱之而後
調之以醢醢此爲八珍之三

搗珍取牛羊麋鹿屬之肉必豚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
餌孰出之去其皺柔其肉音每

鄭康成曰豚脊側肉也餌筋脈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
醢與言搗肉爲珍必取夾脊之肉羊麋鹿屬用一物必有
牛肉與之通均反覆捶爛去其筋脈煮熟之再
去其皺膜而以醢醢柔漬之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圭

以醢若醢醢

音自湛音
失期音基

鄭康成曰湛亦漬也陳氏湛曰絕其理橫斷其
文理期朝今日至明日醢梅醬也此八珍之六

爲熬捶之去其皺編荏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
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屬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

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鹽音斂
濡音儒

此以火熟之故亦名熬與煎同熟異生捶肉而去其皺膜編
荏布牛肉於其上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次施鹽以火烘乾
食之羊麋鹿屬皆如此法食之之時
欲濡欲乾聽人自爲之此八珍之七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

餌煎之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
二分稻米一分肉也鄭康成曰此周禮糝食

肝腎取狗肝一臠之以其腎濡炙之舉燠其腎不夢燠音蒙想
又作蕉

鄭康成曰腎屬間脂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腎皆燠不夢
皆不可夢也此八珍之八陳氏湛曰記者文不依次故問雜
在糝食醢
食之間

取稻米舉糝溲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臠音
獨

鄭康成曰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狼臠膏與溲溲稻
米和而煮之爲粥即食之不可久貯者故祇曰醢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閨音

夫婦人倫之始而其情易狎故禮始謹之易曰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鄭康成曰閨掌守中門
之禁寺掌內
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櫛柳不敢縣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南

共溲浴夫不在敺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

之櫛音移櫛音架縣音
元櫛音輝篋音四

郭氏璞曰櫛曰櫛橫曰櫛橫以竿爲之夫不在
夫出也鄭康成曰敺枕篋等藏之不敢棄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

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緝髮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間去聲與音
預齊音齊漸

亮音

七十則年皆老而德齊無狎妻之嫌故同藏無間也未滿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又言正妻當推恩於妾如此非謂必御以
爲禮也將御者謂妾媵初進御於君者故櫛緝髮總角從女
子之儀非既成妾而猶如此也長者兼夫主及妻言之莫敢
當夕避正妻也此節錯舉妻妾事
尊之禮不必定主天子諸侯言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

見去聲姆音茂齊齊同

陳氏語曰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燕寢之旁室作動作之時姆女師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為男女之表抱負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大音齊同朝直通反射音石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三

陳氏語曰接以大牢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掌具掌其設禮之具卜士負之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受乃負之受于於士而抱之宰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豕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豕子則皆降一等大音豕少去聲

鄭康成曰凡接子擇日三日之內尊卑必選其吉焉愚按豕子天子元子下豕子則兼元子世子言之蓋惟天子諸侯豕子大牢其餘少牢勝承而已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康成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者特擇一處以處之諸母兼妻也可者傳御之屬子師教子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體恩按他人無事不往非特畏其驚擾亦恐有非道漸誘之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風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音采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髻夾由兩旁當角之處留不剪者為角留其頂上總橫各一相交通達者曰羈方氏慈曰角羈羈奇取陰陽之相須也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鄭康成曰貴人大夫以上由自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羈妻之正寢朱子曰中脊之架為棟次棟之架曰楣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未

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日記有成遂左旋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相去聲見音現師入聲咳

鄭康成曰某妻姓祗飲並敬也師備也欽有帥言當敬教之使有可循咳善笑聲右手作事執之示將使有為名之必稱其名故妻對以當記之不忘使其終有成也師子師孔氏穎達曰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適適仍返正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辯音備養去聲

鄭康成曰宰屬吏也四閭為族族百家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孔氏穎達曰屬吏閭史州史是也此鄉大夫以下故以名偏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

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為人舅姑之端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朝直通反

沐浴朝服重纓冠也阼階西鄉示將繼爲主以應賓也君名之及戒告當與前文同不言互文見義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適子世子之弟亦夫人所生庶子妾子也鄭康成曰外寢君燕寢御案對夫人之寢言故言外若專就王寢言則又燕寢內路寢外孔氏穎達曰禮帥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教之辭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

同名

鄭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爲改杜氏預曰隱疾患不名避不

禮記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七

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

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齊側

孔氏穎達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之寢內寢適妻寢也如始入室如始來嫁時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餽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餽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

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孔氏穎達曰前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適子連文恐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鄭康成曰嬪者嬪姆之屬君所有賜妾賢君所寵異者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

無以異也

孔氏穎達曰無側室故夫出遊之若有側室則妻自在側室夫自居正寢無以異問妻見子之禮同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勅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

養其子食音嗣

鄭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勅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禮記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六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上聲適音的如字

朱子曰旬十日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張氏洽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右手示將授以事適子庶子則稍緩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而已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上如字下音嗣唯

上鞶鞶步下反

鄭康成曰俞然也方氏慤曰教以右手取其強男女所同彭氏汝礪曰同於言而唯直俞說同於帶而鞶動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

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

諒後胡豆反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

御案數十百千萬方上下前後南北東西凡物皆有數鄭康成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素恥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不用帛為稱務防奢也禮師初師前人舊法幼儀禮場應對進退之儀請肄簡諒所請教及所習皆簡默誠信之事方氏慧曰書六書計九數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削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

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

尙左手冠衣並去聲行如字弟音佛孫音遜去如字

陳氏澹曰案八音之器詩樂歌之篇章朱子曰勺即時也以此詩為節而舞成童十五以上象維清之詩射御各有五見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五

周禮始學禮邦國通於大夏禹之樂鄭康成曰文武備者皆行誠厚實踐不教不敢自是內而不出畜德於心不求外飾有室婚受室男事男子有為之事方猶常也孫友視志遜順於友視其志之賢否而去取之方物比方事物以求其至是而出謀發慮蓋謀慮皆當於理道合則留不可則去不枉己也大夫位尊德可以堪也服官政熟習官政七十則致事而不苟留左手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杓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

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盪豆蒞醴禮相助奠十有五年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

拜尙右手姆音茂婉音曉又音萬杓音徒治平聲紵女金反組音祖細音巡共音恭相去聲

陳氏澹曰十年不出十歲則恒處於內姆女師也恩按婉婉詞氣柔和之貌聽其教而從其事麻杓所以績常業故言執絲繭不常有而貴精故言治織以機紵以縠組紵屬細條也女事承上數者言之觀之欲熟其禮納之以下則習其事也

笄女子首飾鄭康成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若遠喪葬事聘備禮奔不以禮婦人拜但俯下手右陰也

禮記恆解

卷三

內則全篇

三

禮記恆解卷十三

玉藻全篇

此篇雜記制度文節特摘篇首玉藻字以名篇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連延龍卷以祭漢本又作珠青早

孔氏類達曰藻雜采之絲繩以黃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

前後各十二旒遠者前後垂旒藻深遠鄭康成曰延見上覆也

元表朱裏龍衮畫龍於衣馬氏賡孟曰見之爲物後方而前

遠方氏慙曰冕必旒所以敬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

有戒慎乎其不視之意旒以十二惟天子能備天數也

玄端而朝曰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朝音潮

卷十三

玉藻全篇

一

南門嚮明而治之意二者皆服元端歸功於天不敢自專故

服次服也閏月所以節歲氣然天地之氣化固無有絕續故

閏明堂之門立於其中以聽朔御案月令明堂凡孟月居

左季月居右養取天之左旋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

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皮弁元端解見下文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饌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

飲上水漿酒醴醢餼音後少去聲

蒙上言聽朔於南郊即以其日皮弁視朝遂朝食日中則食

其朝之餘不敢厚於自養也食必奏樂以和其心志而養其

體朔月大半重朔也上水以水爲上重本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警蹕聲之生

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上上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

於內朝神音卑

諸侯之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非己所得專故元端以祭裨

冕以朝示自卑也聽朔則皮弁者天子尊天而不敢自專故

服元端諸侯微天子之禮以敬天故服皮弁凡冕自天子至

冕以下通稱裨冕裨卑也內朝鄭康成曰路寢門外之正朝

是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道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

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康成曰始入羣臣入應門也小寢燕寢釋服元端陳氏

詳道曰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臣

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御案視朝

於路寢門外立而聽政而已禮卑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

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臣有奏告大僕引而入君

有命使大僕傳而出必大夫皆退而後適小寢釋服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

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食

鄭康成曰必朝服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五俎加牛羊與其

膳謂朝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稷食菜羹忌日貶

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類達曰早起初殺之時將

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夕將食時切半肉爲小段而祭之方

氏慙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少牢深衣燕居之服出朝至夕

則可以燕矣朔月少牢固以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也

俎薦牲肉天產故用陽數簋盛黍稷地產故用陰數五俎四

簋朔月倍常也常食非不以稷爲食特稻粱爲上而稷次之

非不以菜爲羹特雞犬爲載而菜爲羹今食止以其次

莫止以其菜以疾日貶故也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

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達去

鄭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前聲之誤也

豕猶殺也方氏慙曰庖宰殺之所厨烹任之所

禮記恆解

卷十三

玉藻全篇

二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指本關梁不租山澤

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去聲

八月不雨旱之久也鄭康成曰不舉為舉變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指本去班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牙列之言遠列也陳氏靖曰

遮列守之造新有造作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周禮龜人掌龜各有宜用定龜定所當用之龜凡卜必先以墨畫其所求之事於龜以艾灼之視龜所坼而視其吉凶此則史為之龜從墨而大坼曰兆廣裂其旁歧細出曰兆壘既得兆體君乃定其體之吉凶以為從違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犢音齊

陳氏祥道曰賦之制有衡以橫其上有犢以直乎下帶若席然施諸軾上虎以其威猛而有義羔不黨跪乳而有禮徐氏

禮記

卷三

玉藻全篇

三

師曾曰鹿喜羣羽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吳氏澄曰蒙上文言大夫朝車及士齊車亦皆鹿幣豹犢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與齊車異飾也言齊車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而不殺其文云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音去聲

陳氏滂曰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然不但有位者故言君子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祿進羞工乃升

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削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

乃屨進飲音館音悔音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沐沐髮櫛洗面取櫛梁之汁以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櫛沐皆梁櫛白理木櫛梳也除垢故用白理木以為櫛沐已則髮溫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沐而飲酒曰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飲鄭康成曰晞乾也羞豆之羞

絲紉刷去垢也杆浴器刷廁便於洗足連猶同也方氏慤曰刷茅類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

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音音

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為之故曰宿鄭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佩私朝大夫家之朝揖其臣乃行陳氏滂曰輝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御案凡朝君之禮不必

天子揖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訕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

前訕後訕無所不讓也音音

方氏慤曰玉之珽者為珽左衽冕散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訕於天下也故天子揖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訕地也訕地也諸侯進則勢訕於天子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前訕後直接珽玉六寸握之於帶玉之上圓

禮記

卷三

玉藻全篇

四

下方者名茶管子云天子執玉笏即珽也諸侯曰茶制無考大夫則用竹笏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踞席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音豆去席尺力去聲

孔氏穎達曰臣侍君坐傍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傍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使退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引卻坐君親黨之下失節而踐為踞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踞席也徒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不盡席尺前畔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解所

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侯若

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侯音上聲

孔氏穎達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君賜之食不祭若君以客禮待則祭雖得祭必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獨嘗羞儀示行臣禮為先嘗食之義禮食未食必吸飲以利喉中君既未

煩故臣亦不敢煇而先嘗羞嘗羞畢吸飲以快君煇臣乃敢
煇也若有嘗羞者君自有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侯君
食後已乃食飯飲者飲之也
雖不嘗羞亦先飲以快君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
食君未覆手不敢煇君既食又飯煇飯煇者三飯也君既飯執
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孔氏類達曰雖君已食後乃食而猶未敢食羞必須君命君
命之羞矣先食近其前者君又命備嘗而已乃備嘗之隨己
所欲不復次第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意在嘗遠且從近始避
食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覆手食飽而覆手以備口邊恐
有飯粒汗著之也煇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飯
以勸飽三飯三度煇也鄭康成曰君既食又飯煇不敢先君
饗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微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卑侑音
又俵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五

鄭康成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之
爲太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愚按不盡食避食不必求飽
如主人盡禮孔子嘗食於
少施氏而飽矣俵俵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俵君卒
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
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屣隱辟而后屣坐左納

右坐右納左酒先典切
言讀作問
此侍君而君賜爵非禮食也卒爵而俵蓋君已先飯而後賜
臣臣飲卒爵俵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其不敢
先君而飲亦明矣酒如和悅貌言言斯禮者爵益加而和霽
之中復敬循禮節也斯已皆語助辭油油和敬貌方氏怒曰
隱則不顯辟則不正與就屣跪而屏之於
側同義納左納右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棗士側
尊用禁上尚同棗
鄭康成曰元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孔氏類達曰人君燕臣
尊其恩惠故尊卑鄉君饗野人蜡祭時皆酒惟酒無水也愚
按側尊不向賓主邊
君也棗禁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始冠古亂反餘
如字做亦作弊
冠禮初加緇布冠以存古制諸侯以下
通用做之以其非時制不可常用也

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
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纁又作纁音會纁
又作纁齊音齊纁
其音
陳氏祥道曰朱以著正陽之色纁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
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諸侯與士之齊同而尊卑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六

之分異同故皆元冠以其誠異故組纁殊
色以辨其等丹則纁纁蒼艾色則纁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綬五寸情游
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音古老反

陳氏祥道曰縞生絹也武冠卷縞冠凶服武則元色吉也所以
吉凶相半者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姓生也孫是子之所
生故曰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縞冠素紕
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祥祭後所服方
氏怒曰爲祖之亡也冠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武元以示吉
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縞尊尊於上爲父而元親親於下居冠
不綬而垂綬以爲飾蓋游情之士怠侈則然縞元半凶半
吉而元冠縞武似喪非喪二者皆非法服記者斥而嘆之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屬音

燕居之冠縞屬於武故無綬有事乃繫纁於弁
以固冠而垂其餘以爲飾乃有綬無貴賤皆然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綬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散

陳氏澣曰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許內則周氏謂曰親沒不髦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御案大帛素棺凡有憂者之服不綬以爲飾周人尙赤至春秋而尙紫魯恆公始用紫綬非禮也

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音韻疑如字齊
音咨要平聲

鄭康成曰謂大夫士也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則可深衣矣
袷袖口袷尺二寸深衣之廣三倍於袷齊裳之下畔要裳之
上畔縫下畔倍於上畔衽裳之交接處當旁在身兩旁袷袖
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故可以同用肘止長尺二寸也
長中帶撝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

胡絲廣
黃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制同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縫拵尺以半幅縫續袂口揜似一尺袷曲

禮記恒解

卷三 玉藻全篇

七

領廣二寸袷袂口尺二寸鄭康成曰袷
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鄒康成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繪也不戴采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裘正色五方之色間錯雜者徐氏師尊曰尊上而卑也下

非列采不入公門 振緒緒不入公門 表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

公門聲振上

鄭康成曰振讀爲衽。衽也。方氏慤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綈。綈爲涼必有表衣以蔽之。惡褻也。表裘固爲溫必有正服以被之。惡簡也。按裘上有褐衣。褐衣之上有襲衣。表裘無褐衣而惟著裘也。襲裘無褐衣而惟以裘衣著裘也。皆不敬。故不入公門。

續爲蘭組爲袍禪爲絢帛爲褶
續音曠 組音蘊 禪音丹 絢音絢 帛音帛 褶音折
 苦迺反又音迺 褶音膝

鄭康成曰纁新綿纁舊絮余氏心純曰衣服在朔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定者言之上二句寒服下二句溫服愚按同一有著也用纁用緇面異名同一無著也單衣曰緇裕衣曰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

之曰國家未遑則不充其服焉朝音

君臣視朝同服縞衣羔裘無用縞者季康子始失禮故孔子言惟諸侯皮弁告朔卒朔然後服之曰亦孔子之言也未道未安靖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康成曰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善善師
爲獮用黼省則平日練習察其治否也義主威刑故服黼裘
唯諸侯黼裘以警省而
當時用大裘故云非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禮記恆解

卷三

衣去聲

狐白白狐皮貴而難得故唯君衣之裘上加衣曰裼雖加他衣必露其裼錦衣始與狐白稱左右武士之衛君者裘用虎狼尙武猛也士不衣狐白避尊也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麕裘青旰褰綾衣以裼之羔

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紉音消靡音迷
犴音岸絞音爻

鄭康成曰君子士大夫也綰綺屬樂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
 紆胡犬也綰蒼黃之色飾猶裘也 御案此與論語微異或
 原不必二色者時人禮服之所

同必純一有聖人之所獨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裼則襲不盡

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

無事則務弗敢充也見音現

上文言羔羊子也貴者服之此羊裘暖服故不務之主於文飾以見其美為恭敬養獲楊衣之衣帛喪非見美之地故不務君在則為君而務盡其飾美之道充鄭康成曰覆也敬神無取文飾故尸與執玉龜襲外此無事則務弗敢掩其美也

求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也音球

球珍通美玉馬氏賄孟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馴為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為節故其笏用竹按魚須以魚須飾有文之竹以為之土亦竹而其本或用象亦可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指則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凡有指書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音現說音脫大音秦免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九

問音

鄭康成曰言凡吉事無所脫笏大廟之中惟君當事脫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指笏指笏既盡為必執事也畢盡也既指必盡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愚按笏為記事之物無事執之有事指之凡指必盡以期潔淨雖有執於朝其盟有素不須再盡明也之要也因飾焉貴其用而飾之並辨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切去上聲

長二尺六寸中廣三寸其上下各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一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綰

帶音同裴

而字上有闕文今始如文解之辟讀如裴謂疊積之也終辟帶通兩旁皆裴之大夫士則但裴其垂紳率大畧也地計之辭居士德成而未仕之處士故以錦帶象其女弟子年少學業未成者故以綰帶象其潔

并紐約用組

此上下亦有闕文孔氏類達曰并並也紐約之交結處以紐約結其帶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

後挫角士前後正韠音必圍音圍殺去聲挫作卧反

鄭康成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按此亦第言其常耳韠即韠亦作韠一曰韠韠韠有時間同用要取其與服相稱陳氏澠曰韠韠韠色之韋圍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四角無圍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圍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中央肩兩角也頸廣五寸其肩繫於革帶博二寸與革帶同也

大夫大帶四寸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十

大夫朝服之帶也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

御案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玄有黃士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

凡帶有率無箠功

此句有闕文不可解鄭康成漢率為絆於無箠功欠融陳氏則云率率之虛箠細密不見用箠之功皆曲說也

一命緇韠幽衡再命赤韠幽衡三命赤韠慈衡

鄭康成曰韠之言蔽也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也青謂之慈御案韠韠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特以一再三命定緇赤並衡之幽慈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虞無別者形則圖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山明堂位是已

此上下有關文鄭康成謂素帶爲大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方氏慈日帶之體用素示有潔白之德約其身帶之裏用朱示有含陽之德密於心亦通

鄭康成曰禕讀如翬掄讀如搖聲搖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卧以爲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一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

帶下紳居一焉紳鞶結三齊

鄭康成曰宜承約用組亂臚在是三寸謂約帶組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也有司府史之屬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類達曰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

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

禮記恒解

卷三

五藻全篇

郭康成曰屈周禮作闕謂刻繪爲翟不畫也律當爲鞠字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九纁也展衣世婦也翟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

唯世婦命於奠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康成曰奠猶獻也孔疏凡獻物必先奠於地也世婦廟卽以其功命之以服此賞功殊恩故唯世婦有之其他則從夫之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

聽鄉任左齊音次
鄉去警

此言侍君敬禮也身折則紳垂足如履裳下之緝者然霑屋
簷也頤垂如霧拱手恭立視下亦以身俯故也視雖下而聽
則上心專於君也若有所對則必視君其視以君帶及袷不
過高不過俯也坐者尊左臣侍君右故聽鄉皆以左爲任孔
氏曰以左耳近君也

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候屢在外不候車

君召以節爲信臣敬君命以二節爲急則走一節亦趨矣
富治事公所不疾與車恭敬不辱之狀非竟發覆車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康成曰不敢迎者禮不敢始來拜則士辟也先拜而後面見敬也走不敢當拜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

夫

士與君大夫言皆名士自卑其類也稱大夫
諡若字尊大夫也若大夫存則君所亦稱名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公諱朝廷名諱之類私諱己父母祭及廟中不諱
臨以神與先君故教學臨文而諱則失事理之正

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卷三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銷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須反本又作趣齊疾私反還旋
通中去聲鑄七羊反辟僻通

佩玉春玉以北德徵角宮羽則以合音節而和身心也鄭康成曰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趨行以之自檢

其翦孔氏綵畫巨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揖身小俯揖則微仰鶩在衡而和在式以金爲之朱子曰周還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放其回即見所置直去復轉去其轉轉處放其方

其陽轉成節其陰成規折道直去復轉去其轉轉成節其方
如矩恩按采齊以下六句承左徵角二句而言必如此而後
王肅鳴應乎其節下三句收束之

制外所以養中故非辟無自而入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

而爵齊側皆反
而爵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佩

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也結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轉者朝服端元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康成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故謂喪與災青朱子曰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纁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琕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銜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琕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日琕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琕而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而組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綬音受純讀爲綦音其璫而充反致音民組音溫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圭

鄭康成曰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以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純當爲綦文雜色也綦亦黃孔氏穎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以下惟論玉質不論玉色世子天子諸侯之子瑜玉之美者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鄭康成曰孔子佩象環璫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環可循而無窮陳氏澹曰燕居佩之非禮服是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緣去聲鄭康成曰童子未冠之稱孔氏穎達曰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緣與紳紐束髮皆用朱錦示將成人有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伸也餘也約紐之餘及帶之餘執勤勞之事則收之以便作走則擁於懷以便走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絢其俱反見去聲

鄭康成曰皆爲幼小不備禮也絢履頭飾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總服本室外之總服孔氏穎達曰主喪主也從人而入陳氏澹曰不致以卑小煩長者爲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殯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目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上聲

孔氏穎達曰異爵尊於己者僕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者嘗食也鄭康成曰客後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盡也客

自徹敬主人也徹食於序端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操平聲後胡豆反先上聲

孔氏穎達曰弗致于核棗核不置於地食瓜亦祭先環者形斷如環上環是間下環脫手處取上環祭之而食其中操手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南

所持者棄之不食慶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賀拜方氏慤曰果實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火孰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慎

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有憂者下有憂文勤者二句重出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餼

孔氏穎達曰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蔬次食穀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進孔子不食肉仍爲饒者

是季氏饒失禮故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 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

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君賜車馬衣服雖應乘服者必先辭讓君命之而後乘服乘服以拜榮君之惠也若未辭讓而君命之則不敢然據掌鄭

廟成日以左手授拔右手弗再拜孔氏類
達曰初賜至時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

孔氏類達曰慎
尊卑之難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茹
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
也葷音薰茹音列
去上聲為去聲

大夫不親拜釋大夫所以不親獻而使宰之故也鄭康成曰
葷薑及辛菜茹葵茹熟食恐招邪穢故以辟邪之物覆之大
夫士以次遞降賤別也造於膳宰
致命訖而以所獻付主人之食官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
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適者不在拜於其室適音

禮記恆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圭

君賜士大夫往拜小臣受其辭以入即退還君召己答拜也
士於外拜竟小臣傳君命諾之即退君諾時又拜君弗答拜
拜受又拜於其室以來賜
時未見也若見則不復往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
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康成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
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
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
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充美備也禮不以盛飾為貴者服不必美備故祀
天服大裘不裼以見美乘路車不他式以專敬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
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上

唯速而諾遲走疾而趨緩不易方有定方復反也不
過時不愆期也瘠病也不盛憂鬱也疏節猶言大節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在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

澤之氣存焉爾爾起
權反

手澤口澤平生執持飲噉之餘氣言所存惟此則其
愛慕當何如也鄭康成曰爾爾木所為厄區之屬

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振與闔之間士介拂振闔入不中門不
履闔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闔音泉
振音杵

孔氏類達曰闔門之中央所豎短本也振門之兩旁長木所
謂門楔也兩君相見入大門主君在闔東賓君在闔西皆當
振闔之中上介稍近君故拂闔大夫之介微遠於闔故當振
與闔之間士介卑去闔遠故拂振公事聘享奉君命而行自
闔西用賓禮也私事私親非行
君命自闔東從臣禮也闔門限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

禮記恆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圭

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顧雷如矢升
行刻刻起履執繩玉舉前電踵踵如也母音無圈舉達反豚
鄭康成曰接武尊者尚徐踵半迹繼武跡相及中武迹間容
迹發起履也毋移不搖動圈豚行圈轉而行齊如流曳踵而
行衣齊如水之流也席上亦然行而執坐之時端行直而行
顧雷行疾而身小折身俯臨前踵如屋雷之垂如矢疾而正
直也升急也刻刻身起踵舉前足踵前足
舉而後足跟不離地踵踵舉足狹數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揚音
惕惕莊而適也齊齊嚴警貌也
濟濟翔翔整肅而又張拱安祥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音
齊遫音速

齊遫音速

孔氏穎達曰舒遲開雅也見所尊則肅莊收斂鄭康成曰舉欲遲恭高且正端不踴視止不妄動靜不嘖咳直不傾顧肅似不息愚按立則該一身之容故見其有德之氣象莊無狎發尸敬正也燕居及告教人則以溫溫為主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所謂祭如在也愛敬之誠微於容貌

喪容紫綦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言容爾爾景良道反顧音田瞿音慶

鄭康成曰景瞿驚貌顛顛顛顛思貌爾爾聲氣微也瞿瞿梅張目則驚遽收目則昏昧也

戎容暨暨言容諸諸色容屬肅肅容清明暨其記反諸五格反

鄭康成曰暨暨果毅貌諸諸教令嚴也恩按屬肅不可犯清明不可欺

立容辨卑母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謂音

御案立容辨者賈誼曰頭顛視平肩正背端服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若曰拱立因以若折曰肅立用以垂佩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曰卑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調故又戒之頭頭必中即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盛德之氣闊實於中休光著揚於外其色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

士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

國之君曰孤守去聲屏音丙

自稱天子自稱於臣下伯自稱於諸侯也予一人謙言己不敢有天下待衆而成之意伯伯力臣謙無德直力而已諸侯稱於天子則自言守土在邊邑自言屏衛皆爲天子役也寡人寡德之人孤無助之稱損者告於天亦曰某孤也

上大夫曰下臣損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損者曰寡大夫

世子自名損者曰寡君之適適音

此皆言稱於他國之君也上大夫曰下臣某損者代大夫言則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不敬稱下臣也損者曰寡大夫

不言老也世子自名謙若見父執損者曰寡君之適重其爲世子以尊國體也

公子曰臣尊士曰傳遠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

損則稱名尊五葛反傳去聲使去聲

此亦稱於他國之辭尊同於孔氏曰樹生之餘也傳遠方氏慈曰周官行夫掌遠之小事急而不違曰遠自言服傳遠之賤役於大夫曰外私謙比於家臣也此皆以公事使者若大夫私事使家臣之私人爲損則稱名以別於奉君命者御案大夫支不出境茲記春秋之變禮矣

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待必與公士爲賓也

黃如

孔氏穎達曰正聘之時用公衆之士爲損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按必與公士爲賓士雖爲介而主國必以賓禮待之與私事使不同也

禮記傳解 卷三 玉藻全篇

太

禮記恆解卷十四

明堂位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明堂之制彷彿於神農之天府黃帝之合宮夏后之世室至周公始備其制故記者因記周公之制而以明堂位名篇其制諸儒說各不同惟張氏既稱接揭諸書以爲有三其說近是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廟中之明堂也月令言明堂左个右个即此玉藻曰天子聽於南門之外是南門外亦有明堂天子巡狩所至四方均有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臺外以朝諸侯者也此篇所記蓋周公奉成王命營洛邑爲東都朝諸侯者也

晉者周公

句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言周公始定明堂之制天子朝諸侯則位於此非謂周公朝諸侯也下申明之

天子有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

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禮記恆解

卷十四 明堂位

十

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於豈反鄉許亮反

天子成王也鄭康成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

公亦在其中陳氏祥道曰此與周禮治朝之位不同儀禮諸侯朝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前

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向

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是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陳氏補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怒以爲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采七在反

孔氏穎達曰明堂無重門當朝正門即應門采九州之牧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者恩案上文言諸侯乃其夷之朝位

已明矣此復更端言九州之牧或於朝時有所貢獻者則以其貢置應門之外至於上文所言四夷新天子即位則世一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結上文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如此非謂周公所居也又申

之曰明諸侯之尊卑則所以正名分而肅王章也若使周公

自朝諸侯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相去聲

孔氏穎達曰鬼侯周本紀作九侯九侯與相近而誤鄭康成

曰脯鬼侯以人肉爲薦蓋惡之甚也愚案卽此以見殷紂殘

諸侯之甚引起周公厚諸侯之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居諸侯

禮記恆解

卷十四 明堂位

十一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

於成王

量音亮

成王諱聞禮畢親政矣而周公制作之事未備又奉命營洛

邑故以聚率而總庶政至六年制作詳備王乃朝諸侯於明

堂以禮樂頒行天下度量其一端也七年營洛已畢公營治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乘經

曲阜魯地孔氏穎達曰城內有曲阜遠近長八九里魯侯封

草車兵車千乘亦以其爲方伯言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又曰公車千乘皆其後誇美之辭也天子之禮樂前代天

子之禮樂間有周禮亦非

純似天子也詳見下文

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三旒日月之章祀帝於

郊配以後稷天子之禮也

載音義張音明編音獨旂一作旂其衣反旂一作旂力求反

鄭康成曰大路殷祭天車也弘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韍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周公制禮郊祀以後稷以配天代先農之享春以祈穀諸侯皆然不止魯也特魯禮較隆王氏炎曰魯有所穀之郊無日之郊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當畫日月天子建之旌畫蛟龍同姓諸侯建之當十有二旌旂則九旒而已今不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九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盡同者是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

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

璧散璧角俎用梡

大廟音泰儀如字書音雷灌古旦反璜才旦反璜居衛反

一作璜音同

四時之祭夏曰禘 御案季夏建未之月不於巳月建周天子也周公爲魯之始祖薨即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爲始封

禮記

卷四 明堂位

三

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始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廟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周禮禘祫廟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饋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禘祫用虎尊冬蒸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尊雉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散下天子也魯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入加以璧散下天子也魯公有王禮故俎用梡散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駢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禮樂哉鄭康成曰白牡魯牲也尊酒器犧尊腹畫牛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鬱尊盛鬱也之酒者黃目黃尊也灌酌鬱也之酒以降神以玉飾瓚以大圭爲瓚柄薦祭時所薦脯醢之屬玉豆以玉飾豆豆簋也爵酌酒獻尸之杯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爵形而雕飾之加者尸入室饋食竟夫人亞獻於尸名爲加於時薦加豆蓬也散角皆酒尊名以璧飾其口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也夫人用璧角再獻訖賓用之以獻尸在夫人加爵之後故總云加也虞祖用梡形四足如桮夏祖名嶺加橫木於中爲橫距之形王氏炎曰天子賜諸侯圭璜宣王嘗以圭璜祀也二自賜召虎則魯公必受此賜無疑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任平去

清廟周頌也升歌堂上人歌下管堂下管吹也象簡管象但以管象其詩非舞其節也朱干赤盾玉戚玉飾斧柄三公一命衰衣孔氏穎達曰著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著皮弁楊而舞夏后氏之樂六冕周制故冕而舞周樂皮弁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武質故不楊夏樂文故楊也味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明周公之勲勞使天下法周公之爲人臣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

豆蓬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

卷古本反褱音輝袒音謹

禮記

卷四 明堂位

四

卷冕見上孔氏穎達曰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薦豆蓬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則卿大夫之妻揚舉也廢職則服大刑則卿大夫之妻揚舉也廢職則服大刑則卿大夫之妻揚舉也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獨仙淺反

春社夏禘秋嘗冬烝四時之祭社則春秋兼行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稱則秋田獵之名大蜡歲十二月末祭萬物而饗之此錯舉四時祭田之名以該其餘見成王賜魯祭祀畧同天子非謂春或不祭而蒐苗狩較輕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

子之政也

李氏觀曰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諸侯三門有庫雉路而無應應魯庫雉之制畧擬

舉應之制仍止三門也振木鐸於朝以警眾天子之政周公制禮作樂成王頒之天下而又令公之子孫世守之故亦特命木鐸以存周公之遺

耳記者誇大之則不然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藻音早梲音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音簷鄭康成曰山節刻楹盧為山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楹也鄉牆廟謂夾戶牕也每室入牕為四達反坫反爵之站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富也屏謂之樹今罕見也刻之為雲氣蟲獸疏刻也陸氏佃曰坫崇則圭或嫌不安故謂之康

路也

乘路金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四代之車方氏慈曰曰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鄭康成曰鸞有鸞和也鈞有曲與者也

禮記恆解

卷南 明堂位

五

大路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旂旗陳氏祥道曰旂之制始於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綬白西方之色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文明之色故周之旂以之綬或染烏羽或鹿牛尾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

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

黑殷白牡周駟騂騂

騂音洛騂力輒反蕃音故馬黑白相間而騂黑殷尚白故頭黑而鬣白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赤鬣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剛壯也駟言剛則白亦剛白言壯則黑亦壯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反

鄭康成曰泰用天著著地無足孔氏穎達曰此明魯用四代尊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有者用之耳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陳氏祥道曰爵雅鐘小者謂之棨夏爵名棨其制卑淺也棨象棨爵象雀而卑有耳焉棨學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故記曰棨卑及尸君非禮也鄭康成曰罍畫禾稌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學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

以疏勺周以蒲勺

陳氏祥道曰勺尊之為言尊也尊之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孔氏穎達曰雞彝畫雞於彝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鑲通刻勺頭海謂合蒲刻勺為龍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未微開也陳氏鴻曰三者皆謂勺之柄頭勺容一升

土鼓黃梓華箏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摩大瑟中琴

禮記恆解

卷南 明堂位

六

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康成曰箏如笛三孔伊耆古天子之樂拊搏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箏謂祝歌皆所以節樂者四代虞夏殷周也方氏慈曰以土為鼓未有箏草之聲也以由為梓未有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名敖王氏炎曰魯公開國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春秋書立武宮以罪季氏而比於武世室甚乖春秋之旨是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魯宗殷學也類官周學

也

有虞氏案盛於學官以教孝瞽宗祭先代樂師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而言虞夏殷周不同方氏慈謂以其養人則

皆可曰庠以其習射則皆可曰序其實一也是也 御案魯頌惟言泮宮他書亦無言魯學有三四者此亦合之以爲誇耳

崇鼎黃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音古喚反璜

鄭康成曰崇黃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韓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誇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

音縣音元下同鍾本

鄭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實中上出也縣縣之樂也垂堯之共工笙黃笙中之黃也世本作無句作磬皇氏曰叔無句之別名方氏慈曰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

禮記傳解

卷四 明堂位

七

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黃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黃

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璫

龔本又作荀惟尹反虞音巨璫所甲反

鄭康成曰龔龔所以縣鐘磬也璫曰璫飾之以璫屬植曰虞飾之以璫屬羽屬龔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也周又畫璫爲龔以璫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之角上飾璫多也 御案龔虞至周而已兼夏

殷之飾璫亦周之飾龔虞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敦音對璉敦音對璉力展反瑚

音胡簋

鄭康成曰皆黍稷器方曰簋圓曰簋陸氏佃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瓜八簋黍稷稻粱黃粱稻稭陳氏澣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益有首也

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楊豆

殷玉豆周獻豆 俱俱甫反楊苦

鄭康成曰巖之言巖也虞氏斷木爲俎足無餘飾夏則於足間加橫木似有橫之象又爲曲櫨之形似櫨樹枝之曲櫨也房足附孔疏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附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櫨下二附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鄭康成曰楊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康成曰韍韋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方氏慈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章者文之成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慈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以陽爲主首者氣之陽也三代則各祭其所勝明非有所勝不能王天下無以致孝於宗廟矣夏尚黑勝赤心赤也殷尚白勝青肝青也周尚赤勝白肺白也陳氏祥遺曰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

禮記傳解

卷四 明堂位

八

問而已若五祀則事異禮亦異以此推之三代特各以所尚爲主耳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方氏慈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禮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愚按言王者因時爲所尚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

蘇東坡曰古圖志皆在王朝侯國非賜不能有此疑乃四代設官分職之典曾備而藏之與龜鼎大璜同作寶鎮其言甚是蓋制作定於周公成王特令曾亦備存其制以傳久遠聖賢至公無我之心孔子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非曾亦備其官如王朝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璫

綢讀爲綢吐乃反

孔氏穎達曰言曾有四代喪葬之飾綏即前經註旌於竿首夏綢紅以練又爲之旌殷刻璫爲崇牙旌旌之制周以物爲璫要上戴之以璫陳之而陳也

禮記恆解卷十五

喪服小記

吳氏澄曰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也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弁以終喪

雷反下並同括古括反爲于偽反

陳氏澹曰斬衰主人爲父之喪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弁繼從既深衣前於帶將小飲乃去弁繼著素冠歛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慘頭然父母皆然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蓋父喪小飲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飲而後服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其斬衰括髮齊衰免皆謂大事殯歛之時若不當殯歛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素冠加於括髮之上惡弁榛木爲弁也婦

禮記恆解

喪服小記

人質弁以卷髮帶以持身二者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免之制杜氏佑云如冠狀廣一寸自額卻交於項中並其末覆紒而前綴連之成冠象是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

則髻冠古亂反下

吉時男子則有冠女子則有笄及喪則去冠而免去笄而髻其義云者言特以別男女而已 御案髮者髮髻卑挂之名吉時有髻有纓以纓爲髻之梁皆高而冠亦高去纓則髻卑而冠亦卑故喪冠曰厭冠也親始死男子去冠則露髻纓至小飲訖去纓則髻露新衰者以麻齊衰者以布掠髮之四垂而束之名麻者曰括髮布者曰免以爲父母隆殺之別婦人之髻亦去纓用麻及布大約與男子同特異其名曰髻以爲男女之別耳其不髻者初喪即不去纓矣禿者不髻以無髮可露故不去纓優之以掩其疾也

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首七余反 削思畧反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首麻也其幹可以爲杖爲父杖則削去其外節後人以竹代之因竹節在外亦與苴同也爲母杖則削去其外節後人以竹代節皆外著削杖今之桐也其節內含故以爲父母之別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孔氏頴達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

爲父母長子 句 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

稽顙其餘則否 上爲如字下爲去聲稽音啟

爲父母之長子長孫也長孫居祖父喪即父在於有弔者亦稽顙重嫡亦重賓也大夫弔士雖總必稽顙敬大夫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敬夫亦敬夫之嫡也其餘謂夫之兄弟及衆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康成曰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孔氏頴達曰與喪家同宗必與喪家異姓也與死者同姓之婦人不得

禮記恆解

喪服小記

爲喪主以婦人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也此異姓與夫家爲異姓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下爲去聲

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爲父後者不爲之服重嫡嗣也若父在則亦爲出母期衆子則亦有服又按先王正身齊家以禮律已然後以禮制人其制服如此蓋謂當出而出者後世或以私廢倫不當於理則所以權其中而處之者必待君子矣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己身上有父下有子三也由父子而推之父有父子有子合之則爲五矣父之父爲己之祖子之子爲己之孫合五代而計之己之孫視己之父爲己之祖子之祖由是而上推己之高祖至己身爲五己之子至曾元亦爲五合之則爲九矣服制以漸而上殺由三年以至緦麻下殺亦然旁及兄弟以至於同高祖亦以五服遞殺而親畢矣此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陳氏澹曰四廟謂高曾祖祢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並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禘其

禮制亦然趙氏岐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

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

禰也

禰乃

孔氏穎達曰別子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

祖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

始祖繼別爲宗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

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

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

宗爲小也五世者高祖至元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

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也四世之時尙事高祖五世則

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

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

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爲子

僞反

庶子與宗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而宗子已立二廟則

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更立祖廟而別祭明統於宗子也庶

子不爲長子服三年以有適子己之子不得繼祖與禰故也

己之父是庶長子之父己則庶長子之禰其或己長子爲士

則得繼禰今既先父而卒則不得繼禰也

庶子不祭殯與無後者殯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庶子之子或殯與無後庶子不祭以己爲庶子不得立祖廟

也殯與無後從祖耐食正明不祭之故耐食於祖廟鄭康成

曰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孔氏穎達曰殯未成人而死者無後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或爲下士或未仕不得立禰廟故不祭禰也與上文異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總結上文親親上殺下殺旁殺不同而皆所以親親尊尊則專指己身以上之親而言長長又兼庶子敬宗子而言人道之大故先王服制必詳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己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爲女君之子服

已音以爲

孔氏穎達曰服術有六其一曰從從徒空也於彼非親屬空

從此而服彼所從既以則止而不從已止也屬者骨肉連體

以爲親也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妾從而出謂姪姊從女君

而人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姊亦從而出也御案此皆爲士

言之若大夫則母黨妻黨皆無服大夫之子父在亦不服

禮不王不禘此大傳之文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禮記

記

卷五 喪服小記

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於妻父母與妻與大夫同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

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陳氏鴻曰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

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

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

也按聖人公天下故制此禮若奔馬由匹夫而受禱及賢士

此類甚稀存其禮可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

己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爲子

孔氏穎達曰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遣出思情既離故出即

除服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被夫遣出婦隨父

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已絕夫族故其情隨於父

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婦雖在三

年內則止不更反服已止也未練而出謂先有父母喪為夫
所出今喪猶未祥而夫命已反則遂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
期服也若被遺還家已隨兄弟服三年之受而夫命之反則
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按婦之被出必其有凶德而
後可若居父母喪而出婦其必有萬不得已者也聖人
制禮以防俗而後人當酌情以踐禮不可輕易為之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
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為除喪也

為子反

人子思親無已時而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得不為之
節以立中道三年至一時明禮制準天道為節也期而祭練
祭也期而除喪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期而祭思慕因時
而彌深必祭以將其思禮所當然也期而除喪天道已更人
事宜有節不得不除要經以適中故曰道也祭不為除喪言
非為除喪乃祭祭遂不復思慕也孔氏穎達曰練祥之祭總
名除喪

禮記恆解

卷五

喪服小記

五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孔氏穎達曰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尸柩
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親服故三年後必為此練祥
不可同一時而祭當於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
之時而除喪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喪杖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反偽

死者無主喪之人大功之從父兄弟來為喪主若其有妻子
年幼不能主喪大功者則必為之上練祥二祭朋友疏於大
功則但虞祔而已虞祔後安神
吉祭祔以死者祔於廟而祭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孔氏穎達曰喪服傳大夫為貴妾總無子猶
服之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稅他活反

此下明稅服之禮稅追服之也祖父母之諸父昆弟從伯叔
祖父母也御案禮祖伯叔父母小功從祖伯叔父從父伯
叔父母小功再從祖從祖昆弟小功再從祖言此子從父在
外而生子不識此祖小功之親今聞喪又在限外則父追服
而已不服
服本輕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孔氏穎達曰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
之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陳氏紹曰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
服也如叔父及適孫皆不杖期死在下殯則降服小功如庶
孫之下殯以大
功降而為總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孔氏穎達曰賤臣從君出此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近臣
則從君服之其餘貴臣若君親服未除君服之則亦從而

禮記恆解

卷五

喪服小記

六

服之若限已竟而君稅之不從君而稅也若君出而臣不隨
君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臣即如尋常先著服嫌從
君之未服臣不
先服故特明之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御案未葬前主人位在堂下故至虞乃有饗神酌獻諸禮不
以杖入辟之祭主於敬也至耐則祭及所耐之祖敬顯多辟
彌遠矣方氏慈曰室內而堂外故於
室曰入堂高而階卑故於堂曰升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不為子偽反

御案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
者為一體則不得服私親也今為君母後者即為君父後矣不
於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此有闕文當作為君母後者君母
卒為君母之黨服不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殺去

吳氏澄曰經帶並言則以首經為經而受經為帶亦有以要
經為經而絞帶為帶者若單言經則或謂首經或謂要經各

隨所損此記經殺益兼首要二經而言謂經之殺五分首經之大而去其一以爲要經也如經則專指要經朱子曰首經大一益只是母指與第二指一圓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御案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其一也喪服記妾爲女君之長子惡葬有首布總不言髮是三年與女君同不髮與女君微異也此君長子同之若君殯子則諸侯之妾無服大夫之妾大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康成曰除先重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女子易乎首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孔氏穎達曰辟開也廟門殯官門次謂倚廬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及受弔之事則暫開入門卽位而哭葬前晝夜無時

禮記

喪服小記

之哭則皆於其次徐氏師曾曰倚廬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以招魂銘亦著其人而來其神之意也欲死者之不亡故自天子至士皆同姓昔所賜之姓如魯姬齊姜氏則子孫別派受氏者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齊衰受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報喪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芳付反

鄭康成曰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葬而卽虞虞祭以安神宜急也卒哭之祭則待三月不忍遽忘哀也

父母之喪偯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陳氏澠曰父母之喪偯卽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耐不爲設虞祭耐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卽治父葬葬父畢虞耐然後爲母虞耐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爲庶子服大功厭於所尊也天子諸侯於庶子無服庶子之子則爲其父服三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大夫不主士之喪

御案此句當在士不攝大夫上謂族人無主後者故不以尊主卑若其子則適子雖士父必主之庶子則使其子主之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禮記

喪服小記

己生母亡而父命別妾養之曰慈母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而其父母無服者謂父及嫡母在不得及其私親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上爲如字下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祖爲大夫孫爲士士死初耐於廟則易大夫牲以祭祖蓋耐祭義主告祖故用祖之牲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祢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繼父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無繼父名今既云繼父則必其常同居乃名然也而又分同居不同居何耶蓋繼父推其財以與同而別築宮以祭其祖祢者先人血食賴之而令其不血食可乎故爲同居重服期以報之若繼父有子則爲有主後矣已昔雖同居令不得不得別爲官以祀先人恩隆於本支繼父卽有恩義不得不降服以別於已親故

為與居而降服三月皆無主後
繼父與已皆無主喪之人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而面

孔氏類達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
邊也南面而南為主以答弟賓

耐葬者不築宅

鄭康成曰宅葬地也耐
葬不築前人既葬之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

諸祖父妾耐於妾祖父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

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亡音

孔氏類達曰禮死耐祖孫為士大夫而死不得耐於祖之
諸侯耐貴宜自卑遠也當耐祖之兄弟為士大夫者耐祖姑
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耐
族不為耐侯者妾死亦耐夫祖之妾亡無也中開也夫祖無

禮記

喪服小記

九

妾則又問會祖而耐高祖之妾耐必昭穆同會祖非夫同列
故耐高祖也妾無廟為壇耐之耳鄭康成曰可耐於士人莫
敢卑其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去

陳氏類曰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
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故母
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去

御案此宗子兼大小宗而言凡適子即繼父之宗也父尊原
正服故父在適子為妻不杖而禫賀言母尊微厭餘服故
為妻杖期而不禫若宗子之妻則已代
姑為主而主祭故並條服不能厭而禫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上為如字下
二為去聲

陸氏佃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服為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
云士為庶母繼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是也蓋為慈母後者

乃妾之子有長子在有嫡子在繼於庶母祖
庶母無服而以己後慈母之義推之皆可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徐氏師會曰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為父母母
三年而禫父在為母父母母不在為母
父亦禫但主禫者子也不則
其父也妻不主祭故不言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謂適子母死而父命別妾養之慈母死已服三年以報其
恩已子則承父與嫡母之統不世祭也妾母即庶母非謂庶
子本生之母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葬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殤無為人父之道其或不侯二十而冠則成人矣不得復以
殤目之女子之葬者亦然若宗子已冠而殤沒當為立後族
人之為殤後者即為之子不得以殤目之以子
為父之服服之此以申明冠不為殤之義也

禮記

喪服小記

十

人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子於父妻於夫承重者為其祖會臣於君不得
除喪經也其餘期以下至繼之旁親主人未葬不得變焉仍
服麻至服限滿則除不待主人葬而始除

箭筈終喪三年

箭筈箭竹為之長尺亦曰篠箭妻為夫
妾為君女子在室為父皆斬衰而箭筈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陳氏類曰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
之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為
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

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百服而筮尸

孔氏類達曰筮曰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視
先濯小祥之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有要絰而病尚深
故猶有杖屨變為繩麻將欲小祥者小祥之服臨此筮日
筮尸視濯三事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表與冠者亦同小祥
矣有司執事者也易者變服猶杖有司告三事具將欲臨事
故孝子去杖筮曰筮尸二事皆有賓來有司告筮事畢孝子
必更執杖以送賓視濯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
日綈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史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
祥則並去絰杖屨
故不云絰杖屨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
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為去聲

鄭康成曰庶子為母不禫妻父在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
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
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庶婦之孫子得伸也孔氏類達
曰在父之室不命之士父子同官者適子得執杖就阼階哭
位庶子至中
門外而去之

禮記傳解

卷五 喪服小記

主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
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衰音推

鄭康成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注中庭北面
哭不拜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末喪服不成服也既殯成
服按錫
細布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
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去聲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已往養之身有期大功以下之喪服則
釋其服求其生故去凶服也若疾者遂死則因以死者之服
主其喪謂死者本無後及主喪之人也若非已所養者而死
其必有應養之人則必有為主之人已有喪服而適遇其喪
則不以死者之服易己之喪服又申言
養疾者易服父兄則易卑則不易也

女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御案女君適妻也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耐則遂於適妻
耐之生既相依死亦相耐適之妻也妾往當下文君一等今
耐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
耐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

鄭康成曰婦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
婦非舅事也耐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吳氏澄曰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士而無大夫士位
卑不可攝大夫惟宗子分尊則可以士而攝大夫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葬後惟君弔之則免以敬君
兄弟親屬尚質故不須免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器明器也柩朝廟時陳於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於塋前賓
客所遺則多陳之以為榮省減納之以示慎若主人所作明

禮記傳解

卷五 喪服小記

主

器依禮有限省
陳而盡納於塋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

而後之墓

既葬而後聞喪兄弟先之墓以致其哀情後
之家以盡其哀禮朋友遜於兄弟故不同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父有適長子之喪次
於中門外庶子則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康成曰卿大夫以下與尊
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訕而反以報之

期服之親死在下殯降為小功其帶以桑白麻為之示賤
去其根本垂麻向下又曲而向上以合而糾之異於正小功

之漢麻斷本者也郭
康成曰報猶合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鄭康成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
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大夫士始命必立廟孫死則耐於祖若庶子別仕他國其祖
父之廟本國宗子主之則別子所立之廟無主其妻死必入
廟當妻死時夫為大夫後乃黜退而死耐於其妻則以士牲
若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死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方氏
曰婦人從人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此述前文之義明無服非竟不服也因為父後有祭祀之責
鄭康成曰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是

禮記恆解

卷五

喪服小記

三

也然猶服心喪三年
子無絕母之禮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

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婦人不為喪主而亦杖者有此數端姑無厭婦之禮故姑在
亦為夫杖桐杖非所以服男而母為子服之者以其所服我
者而報之也女子在室年已及笄而無男昆
弟其同姓為攝主者不應杖則長女一人杖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

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

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報音赴
為去聲

總小功服輕嫌虞卒哭可以不免故言免則未虞卒哭之時
必免可知矣報葬則必報虞而不報虞有故不得即虞也皆

冠者以未虞仍加未葬也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而後
葬亦因有故不及期而葬者也至葬時反復其所當服以送
葬如主人報虞卒哭則免否則除之親主人哀禮為節也若
葬於四郊之外道遠不可無飾故皆冠及郊而後去冠若免
於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
皆免

孔氏類達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
冠不散麻其垂也至將葬皆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
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則
於大斂之前及既殯之後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縗冠如從元端除殯之喪即元以異
於成人也若除成人之喪則朝服而縗縗冠不純乎吉祭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

禮記恆解

卷五

喪服小記

三

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
哭三袒

鄭康成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孔氏類達曰括髮於
堂上殯官堂上也不奔喪者奔喪異於初死袒堂上去衣降

堂降階東而踊為踊故袒既畢掩所袒之衣帶經於東序東
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父則括髮
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於此之時賓來弔者

則拜之所謂反位拜賓成踊也出殯官之門就於廬故哭者
止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
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
至袒與明日又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

日之朝而三也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孔氏類達曰適婦適子之婦不為舅後夫有廢疾及他
故死而無子者也小功庶婦之服猶婦本宜大功也

禮記恆解卷十六

大傳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儀禮經十七篇惟喪服一篇有傳此篇通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王如字大祖

禮古禮不為王則不得禘祭以天子世德源長故禘其始祖

禮亦得禘祭上及其高祖省善也干求也據此則禘即祫也

以其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始祖廟曰祫以其帝祭曰禘又制

始虞舜又禘禘也曰禘惟天子祫祭則以禘名之諸侯以下

不得云禘若四時之祭夏曰禘又以帝王於夏而得名不可

與大祭等也干以下干上之詞大夫本不得有祫祭以君特

恩故曰干祫然止

及其高祖而已

禮記恆解 卷十六 大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大王王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遠息俊反追王于况

大傳伐暴救民奉天命而順人心者也既事而退紂已自焚

武庚不肖微箕遠遜武王為天下諸侯所擁戴不得已而即

天子位於是燔柴以告於上帝祭於社以祈奠安又於牧野

之室設奠以祀先人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以襄事遂疾也

言奔走勤也蓋天下諸侯擁戴之心已久故誠服如此於時

即追王三代以明功德之所由隆且以見伐暴救民先人之

本意不以卑臨尊言追王者天地神人之意非已子孫之卑

敢封其先人之尊也 御案大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

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

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為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禮本件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承上意而推廣言之治安也祖禰主敬故曰尊尊子孫主恩

故曰親親旁治昆弟推己之所尊親以尊親其尊親該一切

禮儀在內合族三句則

總承而言之也竭盡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日治親二日報

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日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

無不賸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

自人道始矣 與去聲紕繆

鄭康成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民不與言未及乎勞來勸恤

之事也治親即上文三事報功報有功勞者賢下位有德之

士能有才藝存愛凡事存仁愛之意一得皆得

也賸足之至且多也紕繆錯亂人道即指五者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

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禮記恆解 卷十六 大傳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量去聲

鄭康成曰權稱錘度量尺寸量斗斛文章禮法服色車馬也徽

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衣服吉凶之制徽或作

禘親親四者人道之常黃氏震曰此借制度之可

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變易其舊章則除去之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

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

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其大宗小宗以明敬合族屬以明恩異

姓他姓之女來嫁者主名母與父之名號際會婚姻際會之

禮著明也男女有別非母婦之倫無由相見也其夫屬乎已

之父行其妻皆母行其夫屬於己之子行其妻皆婦行也謂

弟妻為婦則將降其弟為子道將嫂亦可為母而以兄屬父

道乎甚言其不可也名不正則尊卑亂而倫紀黷故曰大者

四世而總服之第也五世而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免音

問殺

反
四世共高祖服祢麻服盡於此故曰第五世共高祖之
免雖同姓而誼減矣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並祖免亦無
以親屬至此而竭不過厚其達宗正欲
其篤於五服也然亦必變吉以爲禮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

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單音丹

五世以後可以各自爲氏族謂之庶姓戚親也單盡也繫之

以姓則正姓也如姬爲魯正姓而孟仲季爲庶姓庶姓卽氏

也弗別不別之爲異姓綴食卽台族以食之禮記者設爲問

答言五世以後庶姓別於上而親盡於下昏姻其可以通乎

然繫之以正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故周道雖百世不通昏姻爲禮之正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六

曰從服

禮記恆解 卷六 大傳 三

吳氏澄曰服術謂聖人制服之道親親承上人道之親親下

治子孫皆而言由子以下皆親親之下殺也尊尊承上尊尊

上治祖祢者而言由父而上皆尊尊之上殺也愚按名上文

所謂母與婦也出入異姓來歸女嫁異姓長幼昆弟旁治之

服從服見下文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

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氏澣曰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

從妻而服妻黨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

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妻服女君之黨庶

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徒從也公子之妻爲父母

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

服又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爲君所

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昆弟無服

而服婦姑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

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

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

緣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

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祖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仁義一也本仁而施之有序則爲義服制者聖人本仁而以

義斷之者也施之各得其宜曰義仁以親親爲大由親逆而

推之等而上以至於祖其恩較父爲輕由祖順而推之等而

下以至於父其恩較祖益重恩愈遠則服不得不遞殺此五

服之所由制也一輕一重皆天理人情之宜而不得不然

者故曰其義然也記者大概言服制之本於仁義如此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孔氏穎達曰言君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族人不

計己親戚與君齒列陳氏祥道曰君於族人主乎愛失愛則

疎族人於君主乎敬失敬則衰君明其親親之恩族盡其

尊尊之義不能親九族與特親不恭者豈知此哉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去聲

禮記恆解 卷六 大傳 四

陳氏祥道曰庶子不祭不敢擅其祖於上不得爲長子三年

不敢重其嗣於下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蓋不繼

祖大宗之庶者也下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蓋不繼

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祢者爲小宗

別子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曰別子或異姓始來在此國亦

曰別子後世以爲祖也其世繼別子者則爲大宗族人所共

宗也繼祢者父之適兄弟尊之爲小宗也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

鄭康成曰遷變易也按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故百

世不遷衆子各繼其高祖親盡則遷爲小宗大宗始祖之正

體百世不遷不忘祖也惟尊祖故敬宗敬宗

者以宗子是祖之適適所自來故敬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孔氏穎達曰前言卿大夫自有大宗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率領君無適昆弟遺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他人所無唯公子有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氏澠曰此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子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

禮記恆解 卷六 大傳 五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古與施通用

孔氏穎達曰在旁而及曰移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也恩絕故無施服以半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適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張子曰妻於夫家與族齒妻出則與族絕爲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無移服然夫妻判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故爲出母期爲親有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

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

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百姓百官刑猶成也斁厭也此總結上文言人道以親親爲本親親故推己之親於親以次相親而及於祖故尊祖宗乃

祖之正適尊祖故敬宗有宗則可以收合族人而致其恩族無離散則昭穆序而情誼孚故宗廟嚴社稷所以保國家而久享其先人宗廟嚴故重社稷百姓歸治以安社稷故重此則愛彼百姓分理庶民咸上恩而慎職故刑罰中刑罰者生民之命中故庶民安財用生於庶民百志成於財用足且成矣上制爲禮下習爲俗俗相親相敬而得其和樂詩言文王之德顯於天下承其先人無厭教之者以其仁義交盡即由此親親之意而推也

禮記恆解 卷六 大傳 本

禮記恆解卷十七

少儀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記少時習學之禮儀而長則行之者也其文不全故朱子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

問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

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見賢通反適音

問記者諫言聞之他人也辭致辭某客名也固願聞之專也

將命傳命之人不得階主無階進之主者蓋不敢言聞名於

君子而云聞名於將命且諫言不得階主以致諫於將命者

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辭稱遜而亦曰願見之誠若罕相見

之人雖敵體亦曰聞名不敢驟也若欲亟見則曰願朝夕聞名瞽無目故不稱見但曰願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適之也此所謂比於下執事言與其下共執事也童子未成人則曰聽事於執事益謙也公卿有司徒以掌喪故云聽役

禮記恆解 卷十七 少儀

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

贈從者從去聲鄭康成曰適他行朝會也君無所乏特以資有司車馬芻秣之用贈從者亦不敢斥言相贈也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

進襚音遂賈音嫁賈音嫁以衣送死者曰襚臣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賈人識衣物

之賈賤者也廢衣諫言不堪用也送敵者則直曰襚以襚進

以襚致於將命者以進親者直前陳之也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陳氏澠曰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

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音附

孔氏穎達曰以馬送死者曰賻以馬助生人營葬曰賻賻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爲送喪之從車鄭康成曰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

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陳氏澠曰來賻者既致主人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以物授立者皆不跪禮惟其稱也直情徑行者或有跪然非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

矣有尊長在則否說本作脫孔氏穎達曰始入門擯者告主人使辭讓賓先入至階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不言者始入之文包之也賓主升堂

禮記恆解 卷十七 少儀

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可猶止也惟排門扇脫履於戶外者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若先有尊長在內則後入者不得脫履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孔氏穎達曰品味穀饌也亟數也方氏慤曰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辭故曰子亟食於某乎道藝不可斥之以能而暴其

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度入聲嘗音咨

在躬者不使人以可疑謂坦直也不揣度民之機械不以不肖待人也不願慕大家之富貴不嘗毀人之重器皆光明誠

厚之事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擣汜音泛埽去聲拊音發鬣音獵

擣音葉

葉

陳氏澠曰：池場廣埽也，併除穢也。鬯帶也，席上不可用帶。鬯，胃也。搗箕，舌也。執箕而併，則以箕舌向背，前不可持向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貳問再三讀也。又言問卜筮之法，先自審其爲公義爲私志，義則可問，志則否。蓋神至公正者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

也。寢則坐而將命，見去聲，見則之見。

如字，猶本亦作特。

陳氏澠曰：踰等，祖與父之行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見尊長，不使擯者傳命，遜賓主之禮也。遇於道路，尊長已見己，則面之，若不見，則隱遜不欲煩動之也。不敢問其所之，鄭康成曰：恐尊長所之或卑褻也。尊長有喪，待其有朝夕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之執琴瑟，不得擅執，不無故畫地，手不整衣冠，以爲容，翼，扇也。雖熱不得揮扇，若尊長寢時而見，則必跪而問之，不可直立以臨之。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主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擯。

馬射食夜反

孔氏穎達曰：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庭，楅者兩頭爲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耦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揖三於要而手執一，若賓主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置於地，手併抱投之，擁抱以待及投，壺竟司射命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壺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壺上取爵飲之，當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客若不行，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卽兕觥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兕觥，投壺立算爲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二馬而成勝。若卑者雖得二馬亦不敢徹。

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而拖諸臂，以散綬。

升執轡，然後步。乘去聲，拖徒反，常音覓。

執轡而守空車也。君未在前，故坐帶劍之法，在左以便右抽之。便今若未在前，僕者故帶劍於右，而以左手負正綬，從左肩入，入右腋，下申之於前，面擁於車前，覆若之上，及君將升，僕者執散綬而升，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出，則投君良綬而升車也。孔疏：覆若，車前闌亦名曰式。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罷，鄭讀疲，朱子如字。

方氏慈曰：鼓鼙則來，厥敷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有厭敷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也。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勞澤劍首，還履問曰：蚤莫，雖請退可也。

還音旋，莫音暮。

侍坐者不敢告勞，若君子有倦意，則不敢重煩君子而請退也。孔氏穎達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澤，玩弄而生光。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四

澤，還轉也。尊者脫履於戶內，是履恒在側，故得自旋轉之。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爲遠，皆去聲。

量先度其道合志從及己，勝任否也。或乞假於人及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無怨遠罪，以其未先輕許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窺隱密之處，不泛爲輕妄之行，不敢妄稱道舊故之是非，不爲嬉戲之色，皆所以養其正大莊嚴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煩而無譟，諫而無驕，忘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譟，音詔，相去聲。更，平聲。

諷私道君之惡，亡道不合而去國，疾憎惡君也。須稱揚其美，調阿意曲從君政，怠惰則振起而助成之，廢壞則埽蕩而更之，臣役使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演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

依於法游於說毋營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蒲末反

拔蒲末反
拔赴皆急疾之義來往以周旋動靜而言戒其急疾不安重也非禮而求神曰瀆不誠敬亦瀆也循枉習舊邪而不改未至之事以私心測度之則偽妄德者天理凡事不可違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前人成法說良工衆論可折衷是非者皆毀其不善也言語未必皆當以身質正直以爲是則義或闕而善言不至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如字濟上聲匪讀爲駢

穆穆和而敬皇皇正而大也濟濟翔翔協恭而安舒齊齊皇皇嚴肅而思慕匪匪翼翼安重而舒徐方氏慈曰肅肅唱者之整雍雍應者之和鄉康成曰周禮教國子六儀此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五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

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

負薪未能負薪長上聲樂音岳

國君之子亦人子也當從父爲敬故長則曰能從君治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太幼則曰未能御御六藝之一輔氏廣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諫言能從樂人之事謂習其事也能正未能正猶言能受教與否也鄭康成曰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耳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策

鄭康成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俛無容也步張足曰趨不式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

肅拜如今婦人拜手拜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也鄭康成曰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其餘亦手拜而已葛絰而麻帶

御案北承上文言不特拜不同即既虞卒哭婦人葛絰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絰而葛帶不同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穎達曰取俎就俎上取肉進俎進俎於俎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陳氏淳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雖無人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跪悉與反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六

鄭康成曰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

堂升

未嘗不食新

鄭康成曰嘗薦新物於饗廟孔氏穎達曰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音

孔氏穎達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綬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綬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

三乘上乘如字下也去聲

武車作車皆對舉則朝祀之制曰武戎之制曰武
朝祀尚敬故式戎戎尚武故不式其數與周禮異者 御案
諸侯武車雖有三等
舉中而上下可知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賈

鄭康成曰服車所乘車也不齒不齒次其年歲不賈不評其
所值多少之價皆所以廣敬也方氏慤曰有貳車者以位言
之君子以
德言之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
乘壺酒束脩一大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
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乘去

鄭康成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
尊者曰獻鼎肉牲體已解可升於鼎者加猶多也孔氏穎達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七

曰所餘多雙委
陳於門外也

犬則執纆守犬田大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
執勒皆右之臣皆左之 緣息列反

鄭康成曰纆紉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
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因俘

車則說殺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
袒囊奉胃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執拊劍則取積蓋襲之

加夫褱與劍焉 說本又作脫音撫夫音扶褱音饒

鄭康成曰甲鏡也有以前之謂他帶也褱也蓋陳底執
蓋輕便也褱弓衣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於把而執之以
其右手執蓋以將命曲禮右手執蓋左手承拊是也積劍函
襲御合之夫褱劍衣 御案劍室以木為之謂之積劍禮進
劍者左首若無木室而但以綳綳之謂之積劍之必以

簋進人亦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褱置劍篋上則劍不動乃
加蓋至獻時則啟蓋反襲於下而見劍在夫褱上亦當左其
首也

笏書脩也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橫筴簪其執之
皆尚左手刀卻刃投穎削投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余反茵音因穎京傾
反刺音次辟音僻

陳氏滄曰苞苴者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苞苴
以遺人也茵褥也類警枕也戈有刃者橫而致之也筴著也
箭加留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
下陰陽之義也穎刀鐔削曲刀拊刀把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鄭康成曰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右陰也陰
主殺方氏慤曰軍以謀為主而好生卒以戰為事而敢死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八

賓客非不敬也以儀容恭肅為主祭祀非不恭也以心思誠
敬為主詡辭氣明盛貌軍旅危事故常思險而慎隱情彼此
未顯之情在已慎度其
可否在人慮以下人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
唯毋為口客客自徹辭焉則止 飯上聲亟音棘

孔氏穎達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
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亟疾速而咽數嚥數嚥之無得弄口
以為客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御案燕侍食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
自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為左西為右主人酬賓之爵居東客
酢主人之爵居西介賓之副酢客酌還答主人之爵俱主人
之副也

羞滷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鮓祭膳膳音衛腴以朱反

陳氏滷曰擘濕魚從後起則膳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鮓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膳者割魚腹下大帶以祭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若祭祀及饗食正禮者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去聲

孔氏穎達曰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羹食於左以右手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陳氏滷曰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

飲軌美反周禮作軌范音犯周禮作軌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九

鄭康成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軌轡頭范軌前也孔氏穎達曰將欲祭轡酌酒與尸僕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祭畢乃自飲所以祭者欲神助已不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困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清者不

以齊為君子擇慈蕪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與象同音患盥音

管提丁禮反音泣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祭於俎內近人處豕之屬腸也趨徐趨也小子給使令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舉爵時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洗爵盥手提爵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離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清羹汁也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也本根也本不淨末羞乾故絕去之首頭也喙口也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尊者設尊者也朱子曰鄉飲酒之法元酒在西方設尊時即預設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也孔穎達曰尊與壺悉有鼻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醺者醺者是也醺者飲酒醺冠而飲酒者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折俎所以為尊也羞羞小事而有折俎之盛禮故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羞羞羞也羞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也

牛與羊魚之腥蠹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犛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蠹而切之切慈若蕪實之醢以柔之

麋音眉軒音獻膾俱倫反辟音壁

鄭康成曰蠹之言騰也先蠶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菹菜菹之殺肉及醢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十

氣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燔音煩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所祭之物於俎均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客若為尸尸尊則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陳氏滷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道音導燭側角反

孔氏穎達曰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者告之使後來人知之瞽無目亦道之如無燭時愚按凡

飲後至闇則主人執燭抱未燃之炬亦示留客之意客不敢當故起而辭主人然後以燭授執燭之人凡飲酒有讓有辭有敬今既至執燭之時則免三事以嫌於長夜之飲故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咎而對辟咎亦反

陳氏謂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長者若尊長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咎口旁也

為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

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箇少牢則

以羊左肩七箇豕則以豕左肩五箇爲去聲使去聲大音

鄭康成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諫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

禮記恆解 卷七 少儀 士

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氏穎達曰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以獻之臂膊謂肩也

國家靡徹則車不彫幾甲不組膳食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

不常秣靡平聲幾音祇組音

靡徹或兵荒民困之時雖幾雖畫漆飾以爲沂郭組膳用組爲飾及綴約之刻刻木鏤鏤金絲屨約總繩之屬以絲飾之

林以穀食馬也

禮記恆解卷十八

學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記教者與學者之義當各尋其文意而通之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設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

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設讀爲小

發慮思合乎成法求善良以自輔屈就賢人體貼疎遠此皆求治之盛意而教化之法未詳則其效有限故言有小聞動眾而不足化民成俗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

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兌讀作說

申明上文之意道五性五倫之道教學以化民然後風俗淳美引說命言道不可離故學不須與忽也

禮記恆解 卷十八 學記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強上聲學半

上聲學半上讀爲數下如字

鄭康成曰旨美也學則暗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白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教人乃益己之學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熱

陳氏謂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商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反論去聲問去聲說音悅蛾魚起反比及也詩曰比于文王及其入大學之年又問一年然後考校之其考校之法一年視其能離析經解而講明之辨其志之所尚三年視其能敬所業樂羣善友否五年視其能博習而身習親師而求益友七年視其能論學中精義取賢友以自輔則謂之小成至九年而條析義類通達事變卓然自立不為他惑則謂之大成承上言教之法詳且盡如此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悅遠來此大學之道也明體達用由斯而出也凡人無不可學即無不可為聖賢特愚所以教之者未盡引記言蛾子時術之學而大成大道也

禮記恆解

卷大學記

二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反語去聲皮弁天子之朝服入學之始有司服皮弁以芹藻之屬祭先聖先師示敬道尊師之意當祭菜之時歌宵雅之詩鹿鳴四牡皇華三章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以勸居官受任之美入學時大胥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使以恭順之心進其業有不率教則用夏楚二物警其傲慢使收斂威儀孔氏曰夏今山楸鄭氏曰楚荆也大禘五年不五年天子諸侯不視學考校使學者優游其志從容成德教者時時視學者所為而弗亟告語之使其慎然後啟發之幼者恭聽而不責之以問不躐等以躐進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探綬博依與藝之類

不學操綬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

初學樂者手與弦未相得必先學習調弦而後可以安弦學詩者必先明廣博依擬譬喻之法而後知詩人意類所托學禮者必先明衣服一切雜制然後知先王制禮意義精詳藝則禮樂射御詩書之文也與有所得而興起樂學心悅而龜勉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禮記恆解

卷大學記

三

藏懷諸心修治其事息養其原游博其藝蓋合動靜本末而交養之故能安志於學親就其師有所得而樂其友信其道久久卓然自立雖無師輔亦不反復矣敬孫以敬存心從容涵養務及時而敏功其所修之業乃日新而不已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訕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

孫相觀而善之謂庠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當孫並去聲

子弟不善之習禁之於未發豫立其防也當其可告而後告之則心悅易解不陵節小大本末各因其才識年分而教之孫優游異入之意相親而善取人之能以自益庠動盪切磋之意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

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牛反格胡客反勝音升孫去聲壞音怪辟音僻

孔氏穎達曰扞拒扞格堅強也情欲既發則扞格於教而不能勝時過後學精明已散徒勤苦而難成雜施雜亂無次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壞亂不可復治獨學無友孤僻偏鄙陋寡有所聞燕朋燕敖之友相習爲非不順師教燕辟燕游僻廢學也

禮記傳解

卷大學記

四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

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音導

平聲易音異

道順勢而導因其所明不強以所難知也強有志力者因其有發而激勸之不沮抑也開啟其端使自悟不盡宣其所未至也和善於漸入易易於上進思自生體悟喻譬曉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易去聲長上聲

多貪多寡淺陋易忽略止畏難四者由資質而結爲私心知其失而救之則無偏材長善日有所益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

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人繼聲繼志皆已有深得而欲人之共得也言雖簡約而事理顯達道雖深微而訓誘明善譬罕少而聽者皆曉此非深造自得不能善誘如此故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

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

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

之謂乎

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而知其資才之美惡然後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拘一格吳氏澄曰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爲人之師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爲之愚按承上而極言師之不易書曰天佑下民作之

禮記傳解

卷大學記

五

君作之師並重以此而凡天子諸侯擇師尤不可不慎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

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氏澧曰嚴尊禮嚴重之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自古聖王以道修身道賴師而明則必尊師而後爲重道其屈於臣也所以屈於道也道重而天下咸知勸學所以化民成俗易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

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

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

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

皆進學之道也說音檢禮文江反

善學者信受力行故師逸功倍而歸功於師不善學者自不實踐轉然師授攻堅木由易解以及其難善問者亦然及其久也漸次開悟師悅弟之善會弟悅師之善誘如撞鐘隨其所以次大鳴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舍上聲

記問之學博聞強記而無真得者也聞見之學有窮惟義理淡洽於心然後本心得躬行聽學者之言論而隨事啟導曲中肯要力不能問才拙而意見拘者語之以開其悟若語之不知則是質聞雖舍之而不告亦非棄之也

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禮記恆解

卷大 學記

大

孔氏穎達曰良善治鑄治裘衣裘箕柳箕也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仍能學爲補續袍裘以至完好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其子弟亦能取柳和軟撓之成箕馬子始學駕車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使此駒慣習而後駕之三者皆須積習而成學亦然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音繼當去聲

鄭康成曰醜猶比也戴氏溪曰五官貌言視聽思也比其事類以相况學乃易成故之聲不備五音而五聲無鼓不得諧和水不備五色而五色非水不能成章學非專爲五官而設五官弗學則不能修治師喪無服而非師教諫則不能明五服之情以和親此皆類而不類不類而類須比醜之乃明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

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具於身爲德著於事物爲道德大者不專治一官道大者不但名一器誠至而人自信不必約誓時中以應萬變不必有心整齊凡此四者皆學至於成體用全而本末該然後能爲性天體察乎萬變其始則必由下學而企譬如河海爲河之源河爲海之委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君子學道必出委以窮源蓋記者既言學之法而又恐人之務末而失本也故結之如此

禮記恆解

卷大 學記

七

禮記恆解卷十九

樂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人得陰陽五行之正氣心之所發而五音備焉情之所達而和氣形焉聖人葆中和之氣於一身而作樂以定人心使皆歸於中正記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樂其和而後禮中其節三代聖王以此為教化之要周衰聖王之樂散亡歷代所傳之樂各隨其時尚而不盡合於中和德為之也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王禹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存十一篇史記樂書全采其文其篇各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年賈師乙魏文侯今按其名例與文義不甚相副姑闕之而直誌其文理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旄謂之樂比毗至反而樂音洛

出口為聲聲有應和為音變五音高下清濁變化方音章也樂之人心自然和悅也鄭康成曰干戚戚舞也武舞所執羽翟為旄旄牛尾文舞所執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噍音焦殺色界反樂音

孔氏穎達曰此發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愚按噍急也殺速止無餘韻也嘽舒暢緩徐發揚散也散和細厲不和直端正廉謹飭和決治柔遠順六者皆情之所觸性本靜寂清則隨感而動易失其正故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

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

志動而易僻禮以道之則中節聲發而易戾樂以和之則和平政者本禮樂而著為法制者也民情不一以政齊之使咸歸中正治道以成故所以感之不可不慎也極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聲

又言音生於人心情動而有聲聲有清濁高下乙文謂之音聽其音而知國之治亂故出政者不可不慎所以感之也安其教而樂其生則政和於民矣怨怒其上不伸矣虐則政乖於民矣哀亂而思治則困而不伸矣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惡之

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墮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

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徵音旨怙音規惡昌制反慢音昇

天有五行綱理萬物人有五事該括動靜五聲者本於心而應乎事為先王本自然之天籟節以律呂之器名曰宮商角

徵羽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為四聲之主故為君象商聲濁

次於宮為臣象角半清半濁為民象徵微清條理分明為事

象羽最清音輕微故為物象不亂各得其聲怙傲也懲敗也

五者生於人心政失而君臣民事物一有不得其理則人心

所感音即傳之若五者皆亂迭相侵陵則民心悖慢滅亡可

決蓋即音而知人心即民心而知政非專恃音以決存亡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至反漢音卜

鄭康成曰比同也考路史桀作東音操死里大合樂桑林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鄭衛其聲而不變故為亂世之音政散上無以齊民流流蕩忘返誣罔其上行私意正民流之實後人誤以桑中之詩為桑間因孔子言鄭聲淫而並斥鄭詩謬矣

凡音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人倫物理皆各有自然之情精聖王本陰陽性情之正而制為樂以通之禽獸亦有知覺故能知聲而不知五音之變以無知五音而不知中和之義惟君子性定而情怡本身心以協於陰陽能知樂理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

禮記恒解

卷九

樂記

三

方氏慈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每言審焉思按樂者所以和性情而適於中故知樂則幾於禮禮節樂和性情正而天理得故曰德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知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疏音疎倡昌諒反和去聲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絲以爲弦練則聲濁起瑟底孔也蓋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三歎三人從歎之耳俎腥魚謂以腥魚爲俎賁不膾熟之太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愚按中言禮樂所以教民平其好惡非欲人極口腹耳目之樂即清廟之瑟大饗之禮以明其德交於神明者如斯則凡人之節性陶情莫不稱

是也好惡偏而人道必亂故以禮樂平之而反其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知上去聲下如字誘之理而爲性至感物而動則七情榮耀是此即所得於天中正生即爲伐性之欲非性之本然矣故一物至前而知足以及知之此知乃情識之智非虛明之智好惡觸而形於外未復性之人內無主而好惡無節知逐物而好惡逐物於偏不能返躬以求其性之正則性滅矣夫字以下數數言之人不能不

禮記恒解

卷九

樂記

四

感於物而任其好惡之情不全性始則是人化於物悖逆詐僞諸事紛然以起始於心術著於事爲釀成大亂蓋承上好惡二字窮其本原推其流弊以見禮樂之不可無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音借安樂逸樂音洛冠去聲笄音簪食音嗣

承上言先王制禮樂以節民情亦即四者以明其概分言之則禮節而樂和合言之則樂以和禮使之中節故專言節居喪有五服治情與而禮途各殊著於各體則衰麻發於聲音則哭泣皆各有節鐘鼓文事干戚武樂各以其事而暢其情男女之禮始於冠笄終於昏姻重其事而嚴爲之別射鄉飲酒禮食禮饗禮自天子諸侯以達於士庶交接之際以敬以和名得其正禮樂如是又政以率之行刑以防其患四達不悖爲其本人情而適中和非強人以所無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
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
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勝去聲著

同共適其情異各別其等相親不乖戾相敬不褻慢禮樂相
須不可偏勝樂稍過則流禮稍勝則疎離和其情而使之
合檢其外而爲之飾情洽而敬乎此禮樂之事也下文又推
其效於天下貴賤有等上下相和蓋禮樂皆得其正而好惡
之平可知矣好善惡惡本人情之正今禮樂平好惡而反人
道之正故賢不肖別然易別其有不協於禮樂者爲暴則刑
以禁之中於禮樂者爲賢則爵以舉之此先王愛民之政而
又制爲禮樂以正其行愛者仁也正者義也仁義即在於禮
樂之中是以
民治行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五

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
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
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以

樂所以達人心自然之和禮所以束一身威儀之致中外特
自其用言之其實皆一原共貫者也靜者性情之本體文者
身心之形容大樂大禮以禮樂之原而言易順其自然歸
於主一樂至禮至謂本乎禮樂之體用無乖戾何有怨無悖
逆何有爭揖讓而治天下天下人皆安於性分之固然而盡
其所當然禮樂爲之也民與諸侯皆和順故無暴而賓服兵
革不試五刑不用以此治百姓無患則和氣協於陰陽天子
不怒則一世化爲慈祥樂之至也父子本親而非禮則無以
全其親長幼之序亦然天子敬其
修以迄於家國天下禮之至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天地和氣養育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爲至和之樂天地生成
簡文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爲至中之禮皆天地自然常然之
理具於吾身而該乎萬物者故同和同節也百物各遂其生
不失其性而之驗也天地成故其紀不違其常節之至也幽
之有鬼神屈伸變化而不離乎中和聖人明之禮樂亦然故
能普賜於人心而各得其愛敬承上極言大樂大禮之功効
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沿說專反

禮節文太過不及其事雖殊而莫非歸於以敬相合樂八音
變動相須其文雖異而莫非使人以愛相孚其述不同其情
則同故明王相沿必以禮樂爲重故禮樂之事或不同
爲其時不同也禮樂之名或異而其化民之功則偕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六

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裊襲禮之文
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贊

承上明王相沿之意而言禮樂之器與文不外乎此而其本
則本乎人心合乎天地故知禮樂之情者乃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即能述作無述亦無以傳故明聖同功也孔氏穎達
曰綴謂舞行相連綴光謂位外營兆方氏慤曰管在堂下磬
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者舞之身容俯
仰者舞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以盛地產俎
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
行上下言其等周還言其容裊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略
見焉 御案此上
文殊事異文之意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
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與禮樂也

承上明聖述作之意而申言禮樂本乎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天地一元之氣鼓盪無所不和萬物各得其理無有不序禮樂節宣人情以應天地而樂尤陽氣之宣暢故由天作禮本陰質之生成故由地制禮不能法地則不得其序而亂樂不能合天則不得其和而暴明於天地者德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去

論言論倫人倫無患言順理而治人心倫紀飭而無乖戾雖未有樂而樂之情已得矣樂以欣喜歡愛為主如官職然亦必當乎天理人情而後為正中正無邪為實幹莊敬恭順為節文禮之體用已全若夫施於金石發於聲音用於祭祀此則推己之所有以與民同茲申明上文明於天地然後能與禮樂意明乎天地之理備於人必先正其身心而不徒求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七

諸器數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變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

禮備而不偏者其為大聖乎音備亨音

鄭康成曰辯備也言不相沿襲有損益也敦厚也愚按此仍承上與禮樂之意而極言之功成治定代天地以阜安民物本諸身而措諸世無毫髮之遺憾也功大則與天地同和故樂備治辯則與天地同和故禮具干戚之舞執享而祀禮樂之文不得為備樂達禮也其本在法天地而安民物五帝三王皆有功德而至治者也然以時殊世異禮樂不相沿襲蓋世變不一則所以補救而歸於中正者不同非故異也樂雖所以樂人情而過極反變禮雖所以利民用而稍粗則偏惟大聖德備中和然後敦樂而無憂禮備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

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

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

此又承上明於天地之意而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之以為禮樂故禮樂明備天地各得其位高下別尊卑而萬物散殊各有其序此自然之禮一元流行不息萬物合同生此自然之樂若以時序言則春作夏長仁之易見者秋斂冬藏義之易見者其貴天地無時不仁義也仁主乎愛愛則歡欣故近仁義主乎敬敬則親長故近禮其貴禮樂皆有仁義也之和之至而天神可格敬則親長故近禮其貴禮樂皆有仁陽氣之發舒以言樂居鬼從地就陰氣之森列以言禮作樂應天和氣達於上制禮配地制度備於物其實禮樂本天地自然之節自然之和不可強分記特就其易見者以曉人耳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八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蹄摩本又

此申明上文天高地下六句之義貴賤以別尊卑之位小大以別動靜之形性命以別類聚羣分之生化象者日月星辰形者萬物體貌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者天地之氣天地者陰陽之質非有二也相摩相盪只是氣機轉運之意方氏慈曰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

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

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

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

鄭康成曰辨別也升成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王氏肅曰著明也居法也愚按此承上天地聖人而總結之言天地氣化不時則物不能生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則氣化以和爲主物理以別爲主故聖人知天地之情制爲禮樂極乎天而周備乎地順陰陽之氣以流行格鬼神以相感通窮乎天之高遠測乎地之深厚其功用如此而聖人則樂所以達生生之意而著天地之大始禮所以別萬物之宜而居天地之成物不息者天之氣不動者地之質然不息者常貴乎不動之中而不動者乃舍乎不息之氣不息者動也不動者靜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所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故聖人以此爲禮樂云非徒玉帛鐘鼓之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禮記

卷九 樂記

九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舞行音杭其行去聲

琴始於黃帝而舜別爲五弦歌南風即尸子引家語南風之薰語夔所制樂即韶樂蓋承舜之命而贊成之非別作樂也聖人正一己之性情欲萬物皆各正其性情故制樂以賞諸侯必有德者然後能正其身以及民物聖人在上諸侯賢無德者所謂有德蓋功成而治化如下文所云也德稱薄者其治民較勞德大者其治民自逸賞之以樂人數多寡不一故舞行綴有遠近之不同其聞謚知行以喻觀舞知德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康成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池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矣陳氏陽曰無餘蘊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

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疾穢皆借名也教有賞罰如寒暑之溫肅事欲普被如風雨之潤澤不時則寬嚴失中傷世之和而節則勞逸失宜百爲廢先王功成治定而後爲樂所以法治也樂臻於至善則民化其德行皆象之矣

夫黎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黎豕音思綴音綴音贊以樂鄭康成曰以穀食大豕曰豕言黎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訓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禮記

卷九 樂記

十

綴猶止也愚按大事凡內戎事大福凡慶喜事此承上法治之意而申言之言酒食所以合歡而反生禍故先王作樂以象德制禮以綴淫有大事必有禮以達其哀有大福必有禮以宣其樂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不得任情而生禍禮在而樂不復言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

所樂之音

聖人之所樂以其中和之德有深愜焉者而民心皆有此理聞樂而感動微相入故深以之推於人人皆然故先王以此爲教化之要此總貫下文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

後心術形焉

知如字

血氣心知之性氣質之性也哀樂喜怒之常則情也而性矣惟聖人中和在抱不任氣血心知而哀樂喜怒於中節民則不

然故應其所感因物起念心之所發其術不同得乎正者鮮矣術事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噍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噍音焦殺思並去聲噍音呂善反易去聲樂音洛賁讀爲憤肉而救反好去聲辟音僻狄音迭

承上應感起物而動言君樂與民志相通故移風易俗者當慎所以感之志微樂意微噍殺急變殺小無餘韻噍殺緩不和起初末終也猛於始而奮於終其中亦廣大賁盛廉有分辨直無枉曲勁不柔細正不偏頗寬裕大致寬大從容璧外曰肉內曰好借以喻樂之內外圖堂順成和動自然和平動人流辟流於邪辟而不能自主邪散則以其竟言之狄成疾速而成滌濫音虛滑而無節制蓋君心所感而形於音民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士

即感之而成俗馬氏晞孟曰前哀心感者云云言音起於心之所感此言樂之所以感於人心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稽古道去聲之行行去聲省西領反稱去聲比毗至反事行如字長去聲見音現情性中和之正性情也度如黃鐘長六寸之類數如陽六陰六生氣一元太和之氣密幽性意懣懣怯意四謂陰陽剛柔暢和也交平也位五音之分學等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樂有自然之節奏廣謂博習之省猶審也文采兼音舞而大以事言大事用大樂小事用小樂爲法使其相稱律法也

終始之序如金聲玉振小成大成之類象事行欲其和也親疏如上生下生之屬貴賤如君臣民物之屬長幼如黃鐘陽之長林鐘陰之長男女如黃鐘以長呂太其和爲主樂理不離乎此亦不獨指是也言先王本一己情性之正以制樂生氣之和五音之行皆全備於已而由內達外樂臻盡善盡美然後推以教人使人涵咏其中變化其質以明倫而飭紀故樂可以深入乎民心而爲移風易俗之要土傲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酒

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易去聲渾樂而不淫則安慢易疎忽犯節亂其節流酒邪放如酒之醉本謂中正也廣則容姦濫略而其中濁亂如容姦邪在內狹則思欲促迫而其音散漫如情欲榮心此數者其初特感於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士

人世條暢之氣而不顧中正之理其後遂放溢不可收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此節反形以足上文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同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去聲倡和和去聲分去聲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又萬物之主也故其性情心術之邪正樂威象之姦聲正聲發於人心而積於平昔者也逆氣順氣存乎陰陽而生於人心者也天地陰陽之理有倡必有和故同邪曲直生自人心而氣之正逆者與之相應各如其分由萬物之理皆各以類相動故先王必正其性情以理萬物之性情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愚惑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

以千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反著張慮反

情動而有善惡反情以和其志克己復禮以清其源也此校倫類從善去惡以成其行則身修矣心清而理熟耳目自然聰明矣聲亂色過而不留淫樂愚禮阻而不入情慢由心生邪僻從外至稍萌曰設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則德成矣然後以樂將其悅豫宣至德之光華動四時之和氣萬物之理由一人而昭著此申明上文本之情性之義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音去聲

禮記

卷九 樂記

主

清明廣大終始皆言聲樂周還謂舞也四時周而復始風雨變化有常五色配乎五行五聲諧而有倫即五色成文而不亂也八風應乎八卦八音協而有節即八風從律而不姦也百度由律呂之數以推樂和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終始言其序倡和言其情清濁迭相為經一天地元氣之周流而不息息合同而化也故上文所謂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如是故樂行而人倫清正學樂者皆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風移俗易天下皆寧虞廷儀鳳舞歌夫子聞韶忘味及所謂成於樂者皆以此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樂者廣樂樂行如字餘並音洛鄉去聲鄭康成曰道仁義欲邪僻也方猶道也愚按人皆有道而無復性之功則為欲移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道足以制樂而又推之以教萬民樂行而民皆不溺於欲則可以知君子之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全性即為德而言性之端者以德之著者言也德具於心而形於外立於樂則為英華金石絲竹特其器耳志有言而成詩豈有餘而成歌情鼓舞而為舞此皆人心之不啻自已者而樂器為後是故聖人德至而樂神其情至深而發為文采者至明且其氣至盛而化及萬物者至神由其和順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也此申上文反情和義之志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

禮記

卷九 樂記

曲

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見音現復音伏拔音蒲末反好音去聲孔氏穎達曰心動而有聲樂無體由聲而見故為樂之象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使美陳氏澠曰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聲聽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再始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關雎之亂歸舞畢而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昭其進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此舞者進退周旋之事舞之容雖若迅速而不過於疾舞之道雖若幽微而不過於隱獨樂其志得樂之趣而不厭備舉其道以公諸人不私其欲人各有情絲樂而見而不失乎中正則義立矣矣樂以為樂自始至終而不戾乎中和則德尊矣君子德之而好善感動浹洽治其本心小人聽之而知過感動蕩其邪穢此申上文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

施去聲樂其樂音洛

樂以樂人故施禮以相敬故報然樂雖主於施人各有其生
氣自然之然而以樂樂之適樂其所自生禮雖主於相報然
人各有其自然之敬而以禮行之是反其所自
始然則樂以章德禮以報情莫非反始之道也

所謂太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

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禋報之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報之異姓象輅四衛草輅蕃國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賓龜之中並以青黑爲緣牛羊非一故稱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

辨易禮樂之說管平人情矣管史記作賁

禮記恆解

卷九

樂前

五

人情得其正則和而久故不可變人情得其宜則中而久故不可易統人情而歸於至和辨異同而歸於至中中和之義人情不能外故管之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瘡

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上聲
傾音負

耶康成曰俱依象也疑成也此申上文管人情之意本人心變音節禮以達人心之誠而不徒觀美惟禮樂本乎人心而通乎萬變依象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上神可降下神可與粗之不過日用倫常精之格乎天地鬼神父子君臣尤人道之大者禮樂皆管領焉故曰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格伏扶又反音育殯音漬殯呼闕反
訴音欣煦許具反覆去聲區音勾解音

天地絪縕爲昭明也
訢合天地有自然之理氣而禮樂足以發之故天
地益爲昭明也
訢合天地無心而若有心訢然和合陰陽相
得卽承訢合而言天以氣煦地以形耀覆者天育者地區曲
生萬直生羽翼禽屬角觝獸屬鄭康成曰無鰓曰觝郅曉也
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鸞生也內敗曰殯殖裂
愚按此極言禮樂之功用而凡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一切政
治皆括其中矣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

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

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夫

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承上而言禮樂當於其本修飾本也陳曰禮曰干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北面位之卑也鄭康成曰辨猶別也弦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賁禮儀人君以德行爲先德成而禮樂之本無愧然後用禮樂之文上者在所先下者在所後有制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康成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孔氏穎達曰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曾守拊鼓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
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去聲復音伏

鄭康成曰故與也合也文鼓也武金也相以節樂附者以
蓋為表裝之以標一各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
漆箱中有椎擊之聲曰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
之理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以治舞者之疾愚按進
旅退旅夫子所謂翕如也和則純如正則不蕩廣則不狹二
句言樂之聲弦匏笙簧會合相和如正則不蕩廣則不狹二
以宣其文德終擊金鼓以著武功恐其亂也以相治之防其
疾也以雅訊之六句言其有節和而有節君子於是語樂之
理於是道古之事修齊治平皆不外乎和而有節此古
樂之發見而易見者也文和諸淡治意武節制嚴謹意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奏聲以濫溺而不正及優侏儻雜子女
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優音儒

禮記

卷九

樂記

七

俯卑曲濫泛濫無節溺而不止入於邪僻而不得禁又兼之
以俳優雜戲侏儒短小男女或父子並為之不別尊卑樂之
既終無理可說授之古意
無一相合故不可以道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音

音生於人心而樂成於律呂文侯不正其心是以喜新樂而
惡古樂子夏難以顯斥之故遂其辭而言樂與音相近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
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疾丑反其
作韻上聲王此之王去

君能法天地以治民故天地順當和不武也民有德則和
氣翔治五穀昌則萬物皆理矣疾病疾熱疾也妖人妖祥
天地邪氣大當合天地人物而皆當也以上言人君之德足
以承天地而理萬物如是然後作為人倫久遠之紀綱天下
大定則治功成也然後作樂以正人心而詩頌作焉此之謂
德音德音然後謂之樂則非德音凡器數皆不足言樂矣引
詩言王季之德音積累深厚至於文王而後受帝祉欲文侯
知樂必由德音而成益深探其本也詩義已見詩註不贅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
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燕於見反趨
音促數音速

敖去聲辟音
僻音音

禮記

卷九

樂記

八

溺沒於其中而不出也好淫好為泛濫之音令人志意淫蕩
燕安於女色令人溺於情慾趨數迫促急速令人志意煩
亂敖辟倨傲邪僻令人志意驕傲四者皆因邪
色害心害乎中正之德故不可用之宗廟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

引詩以明古樂敬而且和故用
之宗廟而施諸政事無不可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

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
並去聲

此乃正勗文侯遠溺音而好德音
也人君好惡民即從之不可不慎

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
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

酬酢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執音桃控苦江反楊邱暗反璫音

陳氏謂曰執小鼓持柄擊之旁耳自擊控楊祝故也璫六孔燒土爲之篋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干楛也威斧也武舞所執旄旌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也承上言聖人好惡既正然後作爲六者之德音本質既立然後用他樂以和之文武舞以象之此所以用之宗廟賓客無所不宜官序貴賤得宜謂用之宗廟朝廷各如其分尊卑長幼有序

謂化其器陵暴戾各安其序也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

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九

臣鼓鼗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鑿鑿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耕反號去聲橫古曠反若上聲濫上聲會戶外反畜敕六反擊步面反謹呼端反將去聲

鐘聲鏗鏘然有堅剛之意且以立號號如號令然立號也

號令欲其嚴肅鐘聲宏大充塞故立橫橫則雄盛故立武君

子謂人君也爲文侯言故以思臣言之下放此石聲惟磬備

十二律故云石聲磬辨謂辨六律六呂陰陽之分也各如其

分猶人臣各守其職致死無二故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哀婉而正也廉有廉隅不瀆慢也故立志而聽之者思志義

之臣也濫濫之聲意竹聲合眾聲而益佳故立會會則可以聚

眾故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能合眾志者也謹鄭氏曰謹器

也動奮動謹成奮動則可以進眾故聽之者思封疆之

臣合之謂志正而後聽音有益於己不作淫惡之想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

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

對曰非武坐也聲注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

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液音亦憲音

賓牟賈姓賈名鄭康成曰武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病猶憂

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致謂臻至地也有司

典樂者蓺宏周大夫孔子與賈言及樂而設問之言武舞擊

鼓已久而不逮出何也賈對以武王恐不得眾心故久而未

致出也此猶未大達於理也又問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以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九

失其傳若非失傳則爲武王實爲食商其志荒矣此對極得

聖人之心故夫子唯之而云聞諸蓺宏亦若吾子言是也其

從長必待其問始告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

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語去聲上遲音

稱下遲如字

孔子穎達曰免席避席也方氏慈曰上遲音遲待也所謂待

諸侯之至也下遲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

也鄭康成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

猶正立陳氏謂曰亂樂之卒章也賈前據已見未安於心故

免席而請問夫子乃正告之樂象成功必其事如此而後象

之非爲也也因言總干山立正象武王行仁西土無伐商之

自來如此不為伐商而然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去聲綴音拙

鄭康成曰成猶素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復綴反位止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分猶部曲也孔氏穎達曰夾謂振鐸夾之八立於綴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綴綴此乃正言武樂象成之事始而從南北出象武王德教及於北方紂之屬國皆歸心矣再成仍在北方象武王滅商會朝清明之易三成從北而南象武王克商南遷西成仍在南方象武王驅理南國五成而舞列分為左右象周召分治六成復綴之象本位象天下尊武王為天子非武王自欲為也其舞時夾鐸振之而駟伐象周之德威盛於中國已久分夾而進象天人響應事已在未伐商時

禮記傳解

卷九 樂記

三

故曰事蚤濟也其未舞時久立於綴者象商可伐而不欲伐之必待諸侯皆至始應天順人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音伏弛始氏反華平去二音弗復之

復扶又反衅同纛建同鍵纛音高

語古語蓋當時民喜新政傳播之語反商書所謂反商政速由舊也孔氏穎達曰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其禮未

故待下車而封之藹今燕京薊州祝無考陳今河南陳州投吳氏澄曰猶置是也蓋當時語如此而夫子述之非獨以封為投也封墓累土而禁樵牧也使之別使人行求商客而復其位弛政去苛政濟河而西歸鎬京也弗復服不復以載輜重倒載而又包以虎皮示永賴也御案名命也武王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建纛無復事矣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鄭康成曰兵甲之衣曰纛鍵纛閉藏兵甲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賁草之射息也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左射右射狸首騶虞

力之反騶側由反賁古亂反禋婢支反搢音進賁音奔說音脫朝直遙反散軍散軍於農郊射習射於郊學狸首騶虞所以歌為節者左射右射射言實主左右揖讓於體射耳不必泥左右字鄭康成曰賁草射穿甲草禋冕衣禋冕也禋冕之屬括猶插也賁憤怒也女王之廟為明堂禋藉藉田也愚按習

禮記傳解

卷九 樂記

三

禮射而賁草之射息及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亦脫劍盈天下無不尚德之人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弟音弟

鄭康成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冕而總干陳氏滂曰首戴冕而手執干也餘說各見前篇愚按雖諸侯必有兄故特又言此以足上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承上言周道四達禮樂全備如此則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王治浹洽而天下應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去聲子如字諒音亮朱子曰當依諒詩

外傳作慈良則樂

致窮極其理也治心除去心之邪戾易坦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樂理治而心怡安則兼內外禮貌而言也久則德性堅定一如天之粹然冲虛神謂神明不測天則仰德者自尊從故不言而信神則感德者自畏敬故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在我者莊敬自嚴肅而威重不可褻狎禮樂之治心治躬如此故和樂莊敬斯須不可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易去聲錯指同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圭

動發動情動而極其和身動而順乎理顏色面目容貌兼一身而言弗爭不易慢中和之至身心正而人自感化也德蘊於中輝光形見於樂理具於已言行發著其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此錯之不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則樂之樂音洛

承上言禮樂內外交養不可偏勝也減節其性情以歸物則威儀度數必精進而實踐樂雖主於盈而律呂陰陽必歸本於中和銷簡略放淫蕩得其報敬人者人恆敬之得其反發乎情而止乎義樂與人相樂安一己暢遂報者在

外反者在內莫非所以節性而陶情故曰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

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者樂必立樂之樂並如字餘音洛耐古能字道論並去聲肉如又反邪似嗟反

禮記恆解

卷九 樂記

圭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族長當作黨長幼之長去聲比言避

君臣主敬族里主順閭門主親人情之所施各有其宜以樂和之則各得其分而不失乎正一天理人情之極則物樂器節高下清濁短長之節文美備有文采

此言先王立樂因時地而合和倫類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要平聲行音杭

鄭康成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按雅頌之聲廣大清明故志意得

廣執于成而習容儀比於音節可消鄙慢故容貌得莊嚴光以範其步趨節奏以和其容止正則無邪曲齊則無參差天地不外陰陽陰陽和而後萬物生命謂天地之太極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以樂節宣之故為紀不能免不能外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齊音

陳氏澠曰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方氏慈曰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結言先王之喜怒見於禮樂而天下和之畏之所以為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禮記

卷九 樂記

五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音貢好去聲丁亂反舊本寬而靜四十九字脫在五帝之遺聲下又衍一愛字今從鄭氏正本

鄭東成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爵處也商宋詩也陳氏鳴曰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樂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應而恭也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應而恭也夫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愚按陳說近是夫風雅頌其地不同其用或異然足以正人性情而合于義理則一也非雅頌優於風雅而雅之小者不如大風又不如雅寬靜至溫良而能斷皆美德也特其性情學術所造不同取其相近者而歌之非大有優劣故又申之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直陳己之德意而人心所感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相感召極言歌之不可苟如此此前人拘牽解之非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此節舊本亦有錯簡今從鄭氏正本

因上文約舉風雅頌所宜歌恐子貢誤以為風不如雅頌故又即商齊申言之而凡歌可以類推矣商與齊皆風也然其原皆五帝三王之遺聲特以二國各相沿習遂別其名果能明乎商之音得其體直慈愛之意則臨事決斷不一而足明乎齊音得其溫良能斷之意則見利而讓即二國之音而義勇備焉可見凡歌必己有是德而後與音相宜所以必求于貢自執也鄭康成曰保猶安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禮記

卷九 樂記

五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上上聲陳音堡倨音界中此乃言歌之法方氏慈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累累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御案子貢問樂是此一篇之名古書名篇多在後前十篇已刪此偶存耳

禮記恆解卷二十

雜記上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雖多記喪事而兼及三患五恥等事故以雜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其轎有綵繡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轎爲說於廟門外音脫乘去聲綬讀爲綬復音伏轎並音倩校昌

陳氏澹曰館主國所授館舍復招魂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在東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綬旌旗之旄也轎轎車上覆飾也後四旁垂下者繡布裳帷轎下棺外用繡布爲裳帷以圖繞棺也又用素錦爲小帳如屋覆棺而行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不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轎於門外者鄭氏曰其入自有

禮記恆解

雜記上

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轎市

陳氏澹曰布轎以白布爲轎也轎說文曰有輻曰輪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曰轎合大木爲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殯時則易轎大夫士在路至家皆載以轎車鄭康成曰柩入自闕升自西階戶人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以其死於外而

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士轎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陳氏澹曰士卑故質畧如此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大夫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長上聲喪去聲大音泰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適喪計告於君及適者並計於隣國稱謂之差不敢斥指隣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並音敵實如字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孔氏穎達曰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方氏慤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異劉氏儼曰使某實者以異聞傳問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

禮記恆解

雜記上

二

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穎達曰士幾計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孔氏穎達曰大夫思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思輕又爲君治邑久不歸則廢職故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大夫居廬士居聖室以位思不同也黃氏震曰倚廬者倚木於室外爲廬聖室者向其室中爲聖倚廬制重聖室制輕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去聲

方曰怒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恩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此言大夫士異服蓋謂居喪時禮儀非謂斬衰齊衰有異制也不得以服字爲泥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適子有承祧之重其父本貴不敢卑之故服大夫之服然則上文云士爲大夫者服如士服者庶子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

者齒

又言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服大夫之服而其喪位仍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齒尊適子也而上女兩節之意益明矣

王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

置後

御案命士以上唯主適子之喪以下則子喪父皆主之而子爲大夫不能主者蓋士攝大夫唯宗子今此爲大夫之父者

禮記解

奎

案旨

世

非宗子而以大夫禮行是擅自爵也以士之禮行是擅貶君所爵也以大夫之禮處子以士之禮自居是以父而屈於子三者皆不可故使其子主之無則爲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大夫不可無後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黻占

者皮弁

孔氏穎達曰宅謂葬地布衰繖衰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縫後代有鞋此以凶事故不縫占者卜龜之人御案有司筮史皆私臣有服者故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如箠則史練冠長衣以箠占者朝服

孔氏穎達曰下大夫與士不合用卜故筮御案長衣吉衣也練衣功衰也史命筮者與宗人之命龜同皆其家之有服者但尊卜故宗人吉服輕筮故史因服卜人筮人原無服故吉服也大抵執事凶而應神吉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孔氏穎達曰薦進也士喪禮薦馬凡有三此爲將行遣奠時薦馬也馬是牽車爲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裹者象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牛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陳氏曰讀書者書贈奠贈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兩面而讀之

天夫之喪大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

鄭康成曰卜葬及日也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揚火灼之以出兆應氏鑄曰君喪用太宰太宗太祝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予以

朝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稅音冢掄音遙鞠九六反

禮記解

金

結訓

四

張祖戰反

此節舊本脫簡今從魏康威改正
康威曰復招魂復魄也
 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

淮男三而南陳氏贊而五色備章曰獠獠當爲翟雉名也此

服蓋畫榆狄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孔氏願達曰黼衣褒衣者

始命爲內子。上所褒賜之衣。卽鞠衣也。用素紗其餘如土。謂鞠衣。壇衣之外。其餘篠衣如土之妻。凡紹魏皆北面。而紹以

西頭爲上招魂葬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南方是陽左在西方

鞠衣也二者皆以素紗爲裏

天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陳氏澠曰此大夫喪車之餘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緡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康成曰附讀爲附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附者附於先死者孔氏曰從其昭穆附於高祖爲士者孫死應合附於王父王父見無可附亦如是附於高祖也彭氏絲曰士不附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附於大夫則易姓者彼謂無士可附故禮如此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如無如則亦從其昭穆之如妻附於妾

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康成曰夫所附之如於婦則祖姑孔氏曰昭穆之如亦問一已上附於高祖之如則按妾母不世祭何以附之蓋其子不得立廟而又不忍其竟無血食則附之妾祖姑也如無妾祖姑及無昭穆之妾則易姓而附於女君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禮記恆解

卷五 雜記上

五

女子對男子而言猶男婦也非謂女子練未三月而死歸葬者也凡附廟之時必祭所附若男子則並祀王母以陰統於陽也女子則不並祀王父以陰不可該陽也公子附於公子孔氏曰祖爲君公子不敢附之附於祖兄弟之爲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稱子在喪未成君之辭也而臣民待之則猶君以其已任君之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唯杖屨不易

三年之喪既練而除首經要經葛屨遺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易三年之葛從其重者也杖屨不易者大功無杖屨不可易履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也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句兄弟之殯則練冠附句於殯稱陽

童某甫不名神也

孔氏類達曰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已有父母喪尙身者功衰兄弟有殯在小功者當附祭則不改衰

時之服身著練冠附祭於殯祝辭稱陽重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白處曰陽重宗子爲殯祭於室之奧處曰陰重此蓋已得立祖廟曾孫適孫爲之立壇祠小功兄弟之長殯於從祖廟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孔氏類達曰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情重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大功以下則糾帶不散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未小斂前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已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陳氏曰小功以下爲上爲親

禮記恆解

卷六 雜記上

六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鄭康成曰耐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愚按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該一切喪禮言也不於正室亦降於正適也

君不撫僕妾

撫撫其尸以賤故畧之也吳氏澄曰僕賤於室老妾賤於姪姊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猶爲女君之黨服者賀氏瑒曰防觀覲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孔氏曰攝女君差尊也黃氏乾行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女君死猶爲其黨服從從也而今則不服其黨隆於衆妾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途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孔氏穎達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此謂降服大功者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親小功也適往也往送五服之親不及主人葬竟已還送葬者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總麻彼既無主雖服總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附之祭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孔氏穎達曰未畢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責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鄭康成曰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經

孔氏穎達曰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經若未成服以前與殯之時亦弁經而首弁經也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遺兄弟總麻輕喪大夫降旁親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則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

禮記集解

卷七 雜記上

七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康成曰子不以杖卽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杖蓋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去諸侯而往臣於大夫去大夫而往臣於諸侯皆不反服其舊君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禮也孟子言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

冠纁纁大功以上散帶別彼列反縫音達

孔氏穎達曰條猶著也條屬取一條繩屬之爲武垂下爲纁以著冠也去冠則纁與武各別喪冠則纁與武共材三年練

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屈縫纁左左爲陽凶冠縫纁右右爲陰過小祥猶條屬經猶纁右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鄉左總衰冠治纁不治布冠又用漆治纁布爲纁以輕故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殺之大功以上不忍卽成之至成服乃殺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黃氏震曰麻纁之數八十纁爲升十五升于二百纁去其半爲纁陳氏澣曰纁云者以其纁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漆治之則謂之錫

諸侯相總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總

鄭康成曰後路或車或車行在後也不以已之正服正車總人以彼不以爲正用也衰衣見前

遣車視牢具疏布韜四面有章置於四隅

鄭康成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

禮記集解

卷八 雜記上

八

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轉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應屬牢肉

載根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康成曰根米也也遣奠本無黍稷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喪車皆無等

孔氏穎達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喪自虞以前凶祭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纁六寸之表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綈委武元縞而后綈

鄭康成曰不綈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縞縞冠也孔氏穎達曰既先有別後乃可綈故云而後綈也

馬氏臨孟曰此所言特喪冠耳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

孔氏穎達曰冕綈冕也鄭康成曰弁爵弁冠元冠祭於公助君祭也愚按諸侯冕而親迎士弁而親迎重大昏也祭祀有常典記者以爲可責不可也

賜曰以栒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單用桑長三尺刊

其柄與末栒音菊枇音七本亦作枇長去聲

孔氏穎達曰賜鬱也也梧栒也以栒爲日以梧爲杵櫛鬱栒香栒潔於神爲宜也牲體從饌以栒升入於甕從甕以栒載之於俎主人舉肉時以舉助主人舉肉陳氏陽曰七有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詩曰有棟天畢挾者曲而長也鄭康成曰畢狀如七喪七用桑而畢亦桑吉畢用棘而畢亦棘刊

禮記恆解 卷十 雜記上 九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

孔氏穎達曰尸襲竟而著此帶率謂但攝帛邊而繫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古時大帶惟有朱綠元華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也然此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喪禮用緇帶

醴者稻醴也饗飯符衡實見開而后折入音抗見音諫開平聲

鄭康成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柩所以廣發無之屬實見開藏於見外棹內也折承席也孔氏穎達曰折方鑿連本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管筵事畢加之墳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賈氏公彦曰見棺飾也飾則惟荒以惟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故名惟荒爲見

重既虞而埋之

陳氏滌曰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康成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辯音偏

孔氏穎達曰禮大小斂及啟殯時惟君來則止事而止拜之他賓客則不止事畢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爲大夫出

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

鄭康成曰朝夕哭不惟緣孝子心欲見殯殯也既出則施其屏鬼神尙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去唯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孔氏穎達曰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西面也車門內出

禮記恆解 卷十 雜記上 十

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面北面哭踊爲禮哭踊畢先出門待君以君來拜迎去則拜送不取必君久留也君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總袂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

元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稅音象袂音反

陳氏滌曰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蘭衣裳衣裳相連而絲爲之若也稅衣黑色總袂色帛袂裳下緣也蘭衣裳用素爲之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元衣而總裳元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元衣總裳衣無文而裳刺繡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總袂而言會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康成曰公所爲君所作
離宮別館也互詳會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按喪禮大夫士始死至葬皆有踊時此特記始死至大斂之
踊節耳始死及小斂大斂君大夫士皆踊以君五日而殯六
夫三日士二日殯期達近異故公大夫士踊數多於士
婦人居間男子踊賓踊婦人踊在男子與賓之間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裘

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卷音

孔氏穎達曰元端者素居元端朱裳也朝服者纁衣素裳日
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朝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爵弁二
吉元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元冕之下又取一
也裘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爲九稱朱
絲帶者以素爲之飾以朱絲用此小帶
結束重加大帶於上象生時大帶也

小斂環紼公大夫士一也

禮記恆解

卷十 雜記上

十

孔氏穎達曰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
天已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紼故云一也環紼以一股
週迴纏繞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孔氏穎達曰臣喪大斂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紼衾君至撤去
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侍君至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商祝
主斂
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廣長並

御案既祖奠公賜賓客贈奠於戰左及邦門又使人贈實於
棺蓋公賜贈皆元纁束五匹爲束元三象天纁二象地其廣
皆二尺二寸長丈八爲制今
元纁廣尺長終幅非禮也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
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

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
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
者降反位

相去聲

鄭康成曰弔者卽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
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
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
通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孔
氏穎達曰

此明弔禮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
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華席旣葬蒲席
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
以東舍去聲朝
直通反

禮記恆解

卷十 雜記上

十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舍禮舍之所用已見檀弓舍者坐委
所舍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華席堂之旣葬以
後則以蒲席承之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
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敢純吉故
卽喪屨

從者曰寡君使某從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從者執冕服左
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從子拜稽顙委衣於殯
東從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需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
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從
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反

衣服曰從從服有此五等委衣從者委之也五服不必一時
皆從記古言其所受之地不同如此陸氏佃曰所受服轉卑

其所投轉高爵并服章矣受於門內番皮弁次之朝服又次之元端卑矣其舉亦西面衽者委衣西面主人之宰夫舉之亦西面皆鄉殯也

上介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臾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謂芳屬反乘去聲

車馬曰賈孔氏穎達曰乘黃馬大路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執大路轡轅北鄉也客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陳路北轡轅既賈賈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鄭康成曰自率也下馬也賈馬爲路馬之次故稱下陳氏潘曰賈禮車在西統於賈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賈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率舉璧與圭宰夫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上

三

舉從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賈者出反位於門外去聲

陳氏潘曰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舍禮賈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舍璧與圭則率舉之從衣則率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愚按言賈者出位於門外則舍禮者可知賈禮重故特舉之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須臾臨者入門有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

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

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如字相去聲轉音

鄭康成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諫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後使臣爲弔也孤降自阼階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賈之禮孔氏穎達曰主人納賈升受命於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賈先受納賈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於宗人下阼階請客後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孔氏穎達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賈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上

古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士盥於盤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率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紼音反馮

音

陳氏潘曰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孔氏穎達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乘人人引車不用馬專道喪在路不辟人也

禮記恒解卷二十

雜記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方氏慈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為難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重有憂則樂矣變則不一而雜記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者於館為首此篇未沒父死喪而母死為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康成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康成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祭

禮記恒解

卷二十 雜記下

小功總麻則不除殯長中乃除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類口

鄭康成曰類章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類孔氏類達曰此明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練祥既類者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為葛也皆行皆舉行之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孫附於祖禮也王父死未練祥祖猶未入廟而孫又死孫暫附於孫宮侯王父入廟而孫附之故曰猶是附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食卒食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己家有重喪未葬之槨也外喪旁親不同居之輕喪為位他室而哭之入奠著新喪之服卒食而出改服重服即已喪位如始即位時亦哭於己殯官也雖不當哭以哭新喪之故而亦哭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

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與音預下同

視濯在祭前一曰父母死謂素無疾而猝死者猶是與祭以君命而祭重次於異宮吉凶異處亦以盡哀情也既祭即釋服出公門哭而歸以三日而敘述歸行敘事也反而後哭不敢不待君命也諸父昆弟姊妹喪較父母為輕齋宿與祭卒事釋服而后歸次於異宮謂下士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諸父昆弟姊妹無同宮者又按先儒謂聞父母喪猶與祭雖堅忍其痛而不哭亦難一其將事之誠此條殊可疑是也

會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宮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禮記恒解

卷二十 雜記下

二

齊衰內喪蓋即上文諸父昆弟姊妹出舍乎公宮以待事待君命如何而後歸不必定與祭也然則父母之喪其必即告君而歸哭可知上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皆下有前驅皆敬尸也必式尸亦自敬其事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孔氏類達曰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陸氏佃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因有新喪暑威儀故散等也雖昆弟虞祔而行二祥之祭亦散等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嘔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酢音昨才細反啐七內反

鄭康成曰啻皆害也啻至啻啻入口黃氏乾行曰古喪禮未葬以前為奠奠置所薦之物而已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酢等禮漸殺哀變吉受尸酢雖在喪亦爵以尊神也受賓酢則或啻或啻有然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孔氏穎達曰侍相喪祭禮者吉時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方氏慈曰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善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稱去聲

居父母喪哀而不敬則不能慎於備禮夫子就時人所短言之也瘠恐其毀故為下顏色必由中情戚容未嘗暫釋不以文為貴稱則至誠無偽矣兄弟之喪敬於父母如善策之禮而行不奪人之喪使盡其哀敬不自奪喪哀敬備至也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康成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聖室不處廬嚴者也各反見

方氏慈曰言畧而語詳對應而問信不語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問傳曰齊衰之喪居聖室齊衰即疏衰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長去聲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御案服降而情之哀痛不能降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黃氏幹曰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外除而內亦除矣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此兄弟泛辭非謂同胞兄弟服君之母妻比於旁兄弟然亦必有哀戚故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九遇反

鄭康成曰似客親似其父母名與親同孔氏穎達曰異於人殊異於無喪之人其餘謂期親以下陳氏慈曰瞿然驚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四

祥祭漸吉而以神事親矣故祥祭主人之除也前夕預告祥祭之期著朝服其祥也即因其故服朝服以祭喪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編冠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用故編編既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去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拜之不改成踊袒音

孔氏穎達曰士有喪當袒踊之時而大夫來弔此時雖已竟雖當主人踊時絕止其踊而出拜之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踊訖乃襲初袒之衣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敘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為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半下大夫之虞也值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年特

孔氏穎達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年虞依常禮亦少年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太牢下大夫吉祭用少年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孔氏穎達曰虞用葬曰故並言葬虞鄭康成曰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相為卜稱名而已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朝音潮轂工不反輟胡罪反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孔氏穎達曰關穿也輟也武叔見作輪之人以衰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輟衰殊甚遂

禮記恆解

卷五 雜記下

五

禁無爵者不得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飯上聲

孔氏穎達曰飯舍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舍恐尸為賓所憎故設巾覆面而當口鑿穿之令舍得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舍其親露面而合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

陳氏澠曰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陸氏偁曰后非衍字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造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

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音夫

扶道去聲與平聲卷上聲既造奠而又包其餘乃孝子哀親之去而致其孝享之心或人疑裹其餘為傷廉曾子以大饗之厚賓明之父母也而以賓客視之豈真賓客之哉亦以不能日奉養而以此致其哀耳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為去聲與平聲

等夷曰問尊長曰賜言不知其有喪而或問之賜之與如有三年之喪則以其喪拜歸所問賜者於親不敢專也如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親尚在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

禮記恆解

卷五 雜記下

太

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

承上文言若知其有喪而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者以明哀也辭之不獲必衰經而受之者明居憂不食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重君賜也不遺人不暇於惠人也若從父昆弟以下則哀減而禮亦較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縣音元期音基刻以漸反鄭康成曰言其痛之惻惻有淺深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依鄭註移練則弔三字於此

三年之喪有練有祥有禫期則時促然其制亞於三年亦有練祥禫故特明之練則弔者異於下文三年之喪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

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

於禮原本有絛則弔句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猶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若有五服之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中於骨肉之親故也愚按既葬父母之喪既葬也遇有大功之喪往弔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未葬往弔他人亦然大功之喪往弔他人待事而不親自執事小功總麻則執事不與於饋食之禮以漸殺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

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者以平日交情之厚薄為去留之遲速古者敬人必趨其情輕故祇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書相識極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有往來恩義待室而退相見執紼相見者情較重待孝子反哭於家而後退朋友情義更重待虞附祭畢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七

而退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

坎紼音

孔氏穎達曰弔喪者本來助事非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二十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五十始衰待主人更竟反哭從孝子反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反

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

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

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為去

充饑而已不至飽而忘哀亦不至饑而廢事視聽不明聽饑廢事矣不知哀飽廢事矣疑死恐死而傷親反為不孝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

非其黨弗食也

人食之

鄭康成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樂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食下音嗣

陸氏佃曰功衰斬衰既練齊衰既葬之後酪乳樂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

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湯音羊

陳氏滌曰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

古音同垣

鄭康成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垣道路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八

陳氏滌曰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

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辟音

疏衰齊衰也小功既葬可以請見人執紼請見人之禮也鄭康成曰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

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期音

孔氏穎達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鄭康成曰從政

謂給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

常聲之有

哭踊有節而此云然者謂始死時即尋常思痛不深其哀亦然鄭氏曰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

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康成曰自卒哭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士也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諱同名重則諱之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並

去聲

冠謂冠子也三年之喪將冠子未及期日而忽遭喪冠子所以承先故可就行冠禮也因喪服加冠冠於應次之中入哭於喪所每哭一節三踊如是者三凡九踊乃出如遭喪非其冠月必待變除卒哭而後冠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九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

可取去聲

陳氏澠曰未服將除也 御案大功至九月之末則服本輕於期而月數亦將盡冠子嫁女可而取妻猶不可為冠嫁施之子而取則身之也至於小功則服更輕疑無不可然猶有辨家統於尊若父有小功之喪則不可必待父小功之末乃行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從父兄弟之類雖卒哭亦可行惟下殯之小功則由期而降其服本重斷不可行矣

凡弁經其衰修袂

鄭康成曰修猶大也弁經服者用服也其衰裳也經也疑也袂之小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修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與音預聞音

黃氏幹曰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哀感不可與於樂母妻有服亦謂

方在服制之中 御案父母妻之所服亦我之所有服降殺止一等耳故我服即除而父母妻有服必以其哀為哀陳氏澠曰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感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樂屢按此樂止言琴耳

姑姊妹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

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

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康成曰姑姊妹無子寡而無兄弟無親之親也其主喪必夫之族人婦人外戚也里尹主之喪無主也里尹聞百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族如庶人在官者里按或云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既有夫黨則族人矣何至無主喪者其說非也朱子曰古法既廢里尹決不肖祭他人之親可從宜而祀之別室是也

麻者不紼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十

鄭康成曰吉凶不相干也麻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采元纁之衣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鄭康成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食自因自用故事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康成曰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非菅屨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陳氏澠曰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絕地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絕地其情重也愚按由文矣哉言知此則知先王情文節文之道可以用禮文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

爲之也相去聲

相者由左禮也由右其徒爲之咎其徒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玉皆寶也此明飯含貴賤之數異珠玉貝皆可用不必泥而別爲夏制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孝子哀親之情不以貴賤異也而禮制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者先王尤責爲人上者之自盡以導民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殮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鄭康成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士

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音界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入人右入

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

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葆音保引去聲

陳氏澠曰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輿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綽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以止誼肆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

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眾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途有低昂傾側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引即綽互言之耳茅以茅爲席也

孔子曰管仲饒墓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

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康成曰饒蓋刻爲蟲獸也禮有葬者爲紼紼在纊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玷山節樽櫛刻之爲山檢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僭士庶人也豚肩實豆徑尺言並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

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

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鄭康成曰踰封越境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蠶麻被女子出嫁爲本生父母降服而云三年者從其期言之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主

康氏澠曰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

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

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其行之行去聲

聞聞善學習其理行踐其事也有德而後有言能行而後非空言無則不恥既得又失不能守其所學民不足無德以來

人同而人之功業倍於已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祀以下牲

鄭康成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鵠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御案如其本應用之牲不必擇肥腴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康成曰時人聘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焉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

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樂音洛

弛尸是反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民皆醉樂禮也而亦以慶豐年快民情也故夫子樂之而子貢疑其狂不知聖人勞則必慰休之民逸則必激厲之若弓之有張有弛乃能通其欲而制其過也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孔氏穎達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愚按惟天子冬至祀天於圜

禮記恆解

卷五 雜記下

三

丘夏至祀地於方澤魯之僭郊祈穀之郊僭禘季夏六月也獻子以意爲辭言天子冬至既可以郊土庶人亦可以七月而祀祖其實非禮也時因獻子之言或有然者故曰獻子爲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諸侯立夫人必告於天子天子因而命之正名尊王也自昭公以前蓋已多不命於天子而昭公娶吳同姓尤不敢告後遂習以爲常故云自昭公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去聲

古者大夫不外取外宗謂姑姊妹之女仍嫁本國大夫者內宗五屬之女君夫人爲一國之尊故其服同

庶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康成曰宗伯職日以弔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

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上上聲辟音

管仲於盜中選二人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非人此二人實可人也桓公聽之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以報之孔子言禮無仕於公而反服大夫者二人以君命故爲之亦可通也而後世相沿宦於大夫繼升公臣猶反服大夫托於管仲此事也非

通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稱君名則起立示悔悟其或他人有與君同名者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音預

內亂指君宮庭小不治而言家人骨肉小有爭擾非外臣所得知故使君自治且或不久而平也若外患則以死捍禦之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

禮記恆解

卷五 雜記下

古

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刻以再反

陳氏澠曰贊大行古禮書篇名其書蓋贊說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于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寸半也刻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矣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當如字

鄭康成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成廟則燬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執衣雍人拭羊宗

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闕皆於

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

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贊某廟事畢反命

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
蠶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蠶之以貍豚

蠶計蠶反純音蠶拭音式蠶如
志反鄉去聲朝音潮蠶音加
孔氏穎達曰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蠶之爵弁士服純衣
絲衣元衣纁裳也雍人厨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內外升屋
自中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門廟門夾室東西兩廂不
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未封
羊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
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蠶皆於屋下蠶訖然後升屋而
蠶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蠶畢反報君命於路
寢考之與賓客燕會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貍豚血塗之細者
成則不覺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
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於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主

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

司官承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使去

鄭康成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葉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
此為始也孔氏穎達曰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云
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
須待俟亦待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染盛使某也敢告於

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

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

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供盛音成

鄭康成曰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妻受者父兄在則稱之命
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若
姊若妹不自恩援七出見於家語先儒多疑之然婦人不肖
不可謂誅人倫之本所繫非小故先王有出之之禮然其

出之也以禮謙受如此則必實有萬不得已而然者後世徒
襲其迹而不察其原則恃亂傷教有不可勝言者學者詳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
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去聲
食殯疏

食音
喜少施氏之循禮非為食也鄭氏曰少施氏魯惠
公子施父之後孔氏曰殯強飯以答主人之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慈曰納幣即納徵以物言曰幣以義言曰徵鄭康成曰
十個為束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
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四十
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
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髮

禮記恆解

卷三 雜記下

主

首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婦來明日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
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婦自南門入從夫兄弟
姊妹之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
是已見也諸父夫之伯叔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
日鄭康成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
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髮首猶若
女有髮
紒也

緡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紒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紒以五采紒音畢長廣並去聲會音脣

孔氏穎達曰紒韋也長三尺以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旁緣謂之紒上緣謂之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謂
緡之領縫也此縫去緡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紒謂
會縫之下緡以兩邊紒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畔如三寸
也不至下五寸者紒緡之兩邊不至緡之下畔闊五寸也紒
以素者紒所不至之處橫準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

也細條也五采之條施之諸縫之中

禮記注疏

卷下

七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喪大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竭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縣音元去上聲首去聲屬當為壙屬音燭屬音曠侯當作侯

鄭康成曰疾困曰病徹縣去琴瑟音動人病者欲靜也愚按北牖向南而寢東而臥以迎生氣也廢牀近地之生氣徹褻衣加新衣病者欲潔體一人四體各一人持之極言侍養不厭多人也改服亦取新潔侯絕氣以屬纊其氣底不至耗也男女各以其類重別陰陽猶嚴也

禮記注疏

卷下 喪大記

一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音育

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皆有三寢正寢曰路寢二小寢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吳氏澄曰此止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大夫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為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為適妻之稱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朝音潮卷衣同屈音關纁赤貞反禮知彥反稅音象幾平聲卷衣之卷音捲

鄭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也小臣君之近臣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服之者敬君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祭服翼冠上之者敬君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大夫用元冕元衣總裳故云元類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惟禮衣爵弁士助祭上服稅衣六衣之下也北面求陰之義三號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在地或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畢掩衣投與司服之官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既不忍虛還故就幽陰而下恩按公館人所共私館己所獨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初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

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衣尸之衣去聲初

陳氏滯曰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不用以衣也鄭氏曰初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孔氏曰氣絕孝子即哭哭訖乃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禮記恆解

喪大記

三

孔氏穎達曰主人孝子男女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有聲曰哭婦人哭踊也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生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

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

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鄭康成曰正尸者遷尸牀下南首也子姓眾子孫姓之言生也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鄭大外宗姑姊妹之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

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婦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

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孔氏穎達曰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無命夫命婦則有卑於死者來哭者若有卑者當立哭不得坐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尊卑皆坐陳氏滯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

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為去

鄭康成曰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寄公失國之君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

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

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既悉典反初治反反揖音應使去聲

禮記恆解

喪大記

三

徒跣如罪人扱深衣前衽於帶交手拊心而哭降自西階孔氏曰不忍當主位也鄭康成曰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拜於位陳氏曰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孔氏曰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

婦出

孔氏穎達曰日出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

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馮音憑說音脫

孔氏穎達曰小斂當戶內馮馮尸而踊髦切時剪髮為之年長則垂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死則並脫之脫髦竟而括髮同麻婦人亦用麻帶麻謂婦人要紆

徹帷男女奉尸於堂降拜

孔氏穎達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畢有飾故徹帷此士禮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夷陳也相者舉尸出戶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捧之至堂降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

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

汜音

君遭喪拜寄公國賓見上文大夫士遭喪拜卿大夫親其位而拜之士遭喪三面拜旁不正也孔氏曰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特拜猶獨也特拜會之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

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叔反

禮記傳解

卷三 喪大記

四

陳氏澣曰主人拜賓後卽階下之位先拜賓時祖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此諸侯禮也母喪於父拜賓竟而卽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乃成踊也乃奠小斂奠也孔氏穎達曰未小斂前弔者衣上有楊衣楊衣上有朝服朝服露楊衣今小斂後弔者以上朝服掩襲衣上楊衣帶要帶經首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若非則無帶惟經而已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是與主人更踊也御案弔者原素武但猶楊衣至此襲之弔者原素冠但無經至此加經於武冠下卷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

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

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縣音元

孔氏穎達曰虞人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史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鄭康成曰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也小斂可爲刻分時而更哭也士代哭不以

官自以親疎哭也燭所以照饌也孔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

實出徹帷

鄭康成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孔氏穎達曰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

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

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侯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

後無無主

禮記傳解

卷三 喪大記

五

孔氏穎達曰婦人迎送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適者束帶不出門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子幼則以衰抱之而人代之拜賓爲後者不在則不

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若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

行近在竟內則侯其還乃殯葬若在國外不可待而殯又不

可待則葬可也無主則對賓有闕故無無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大夫杖五日既殯投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

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

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康成曰三日死之後三日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托地孔氏穎達曰子大夫應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以行至寢門殯

柩在門內神明所至故入門斂之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隨也若與

子相隨子杖則大夫韞子韞則大夫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執杖也夫人世婦次在西房居喪之地得扶杖拄地堂上有殯焉有王命去杖尊天子命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虞及卒哭弔祭敬下及尸故去杖大夫於君所執杖君世子大夫與世子皆在門外位韞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兩大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韞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為去聲

有君命去杖尊君大夫使命來弔韞杖尊實內子於君夫人之命去杖於君之世婦命弔使人執政以應稍降於君夫人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本

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陳氏滌曰如大夫謂去杖韞杖授人杖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韞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

陳氏滌曰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後也韞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辭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盤本又作槃造七到反禮音展第音律

喪不盡在用水時亦不皆得用冰而設冰實喪事所重故先記之冰在牀下故並記牀鄭康成曰造猶內也禮第祖實也陳氏滌曰去而袒露第簣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尸腐也夷盤小於大盤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含發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始死遷尸於牀幛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幛音呼去上聲楔果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孔氏穎達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遷於牀近南當牀前幛覆也斂衾大斂之被楔柱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楔齒令開尸應者屢恐足辟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尸足令直貴賤同也

管人汲不說編屈之靈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七

說音疏編音律

方氏慤曰管人主管簣之人井甕亦其所司故使汲水鄭康成曰拒杖也爪足斷足爪孔氏穎達曰編汲水瓶索遠促不曉去井索也紫屈執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盥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盥於牀下盛浴水絺細葛除垢為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平生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

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登音役重平鄭康成曰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濡以爲沐也陳氏滌曰君與士同沐梁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塗塊也陳氏滌曰君與西階下之土為塊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御案鬲瓦釜即鬲也下為瓦加鬲其上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有兩上者

小下者大乎疊加之而相間隔下焉煮熟則上焉蒸者亦熟
旁亦有兩耳可惡也愚按管人取御者所差之沐羹之句人
則取所微而之西北屏以爲薪爨之既履管人乃授御者
以沐濡濯既沐之汁沽濡也坎孔氏曰既夕禮掘坎南順廣
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
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莫音暮

陳氏端曰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鄭注財穀也米由穀出
故言財食之無算者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夕
不過此二溢之米也疏食粗飯也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大夫之喪主人至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
飲士亦如之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八

鄭康成曰室老其貴臣眾士眾臣陳氏曰士
亦如之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
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康成曰果
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尊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簠本
又作匱音算

鄭康成曰盛若今時杯杆簠竹筥也孔氏曰飲粥不用手故
不盥以手就簠取飯故盥練而食菜果始食肉飲酒祥後彭
氏曰乾肉味薄醴酒酒初熟滓汁相將者
孝子不忍即嘗淳厚之味故先食此飲此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

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

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爲去聲樂音洛

三不食不飲酒食肉食菜果也言疏食飲水即不飲酒食肉
也故下文云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飲酒亞於
三年喪也申之曰父在爲母爲妻以明期之重九月之喪
其未葬食飲猶期之喪也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
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
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戒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比音

孔氏穎達曰壹不食總麻再不食小功並言之容有殤降之
緣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故主舊君鄭康成曰不能
食肉性不能者有疾氣微不成喪不能備禮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
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食之食音嗣辟音避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九

鄭康成曰尊者之前可以
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簠席大夫以蒲席士以韋席簠徒
韋於

鬼反

說文簠竹席蒲與韋皆草席
鄭康成曰三者下皆有莞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

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傾北上絞紵

不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紵其稱反

鄭康成曰絞既斂用以束尸使堅者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
數也孔氏穎達曰以布爲絞從一幅豎置於尸外橫三幅亦
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折爲三片以便結束君
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
十九稱衣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
後以絞束之絞紵不在十九稱之列杜預云衣單復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

多故用夷金覆之夷金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

制度如目之實殺但不復爲裳及旁殺也鄭康成曰裁猶制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鋪音普吳反又音敷馮音憑下並同

鄭康成曰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孔氏穎達曰序東序端序之南頭堂廉堂基南畔廉後之上楹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立於基上東楹之西父兄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卿北以東爲上也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媵舅之女輕故在房中而卿南鋪席謂下筵上簾鋪於階上卽斂處宰告大宰告孝子也孝子憑尸起踊夫人亦然馮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

禮記恆解

卷五 喪大記

主

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下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康成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解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孔氏穎達曰遷尸者鄉鋪絞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降堂下以待君君撫尸拜稽顙以禮君恩升主人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父命主婦憑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穎達曰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

鋪絞衾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尸踊衾衣踊斂衾踊斂絞衾踊

鄭康成曰目孝子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長竹杖反

御案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手親之奉以兩手爲恭敬拘執既馮其心又操其手若與之握別執緩而拘迫也鄭康成曰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與必踊悲哀之至

禮記恆解

卷五 喪大記

主

馮尸必坐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苦始占反枕去聲由古塊字檀音展柱音主楣音荷

鄭康成曰宮圍障之也檀但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爲廬不欲人矚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御案初喪之廬東倚東壁西倚著於地但以草夾障之而北戶既葬乃舉棺起之下加以柱使稍高廣旁加壘使稍堅固成室矣而猶不塗至練則塗其牆使白謂之室孔氏穎達曰塗廬不於顯者泥塗解風寒不塗廬外顯處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康成曰此常禮也孔氏穎達曰王天子君公也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絰帶金草之事無辟也辟音

鄭康成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節事也思按入於國入於家言可以就己處而圖不似前之無暇兼營也金草安危所繫故無辟孔氏穎達曰弁絰弔服帶喪服與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黼堊祥而外無哭者禮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上聖鳥各反黼於糾反下聖鳥路反禪大

孔氏穎達曰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得謀己國家事祥大祥黼黑也平治其地令黑堊白也新堊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內中門也樂作矣句釋禪之無哭不釋祥之無哭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南

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

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齊音咨衰七同反期音基為去聲

從役可令婦人給使令復寢乃入內寢也御案女子出嫁惟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正期不降叔父母姑姊妹遂降九月眾兄弟姪出降九月象葬而折其首為太飾也鄭氏曰歸歸夫家

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

御案此大夫士與雜記所記有內外之異君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遠近相次入臨至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侯練下邑之士卒哭即歸以治民至於既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可歸其家以治職更有親近之士如侯人射人之屬亦留公館以終喪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既練可暫歸其宮不歸者正也宗室宗子之室諸父兄弟期服輕故既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康成曰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

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

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世婦君之世婦即內命婦也外命婦臣之妻君於大夫及世婦大斂而往常也為之賜加恩異數孔氏曰加蓋大斂入棺之後諸妻姪婦及同姓女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圭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

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柩於門內祝先

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

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視而踊主人踊先去聲後上聲

御案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或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鄭康成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

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孔氏穎達曰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

負墉而鄉南君位於阼階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鄭康成曰稱言舉所

以來之辭祝視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

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孔氏穎達曰君弔大夫主人在庭歸畢釋此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待君門外君命反設奠乃反入設奠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大夫士同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鄭康成曰三問三往一問一往所以致殷勤也復反也君弔則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始來弔也孔氏穎達曰殯服宜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末

孔氏穎達曰夫人弔臣孝子迎之如迎君禮主婦臣妻世子夫人之世子從夫人來夫人弔世子在前導禮奠如君至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孔氏穎達曰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不迎於門外不升堂而立昨階之下西面皆於正君也其君在昨階下位孝子之故在君之南北面婦人之位在堂今在房中者君雖不升堂猶婦之命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國中命夫命婦之命或四隣卿大夫來弔有此諸賓在庭則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不敢同國君專代為主故後主人而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柩以斂尸故言尸柩既殯而往無不見尸柩者非與前文異也言君見尸柩而後踊哀死臣非徒文也不戒而往無自知之而先具殷奠君退必奠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土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

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梓音僻

鄭康成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禮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施棺一梓棺二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列國之卿也愚按禮弓言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蓋合屬之二重而為六寸孟子云

中棺棺七寸與此不合意合棺槨而言之歟

禮記恆解

卷三 喪大記

末

喪音望

喪棺以朱絲之繒貼著於棺蓋以漆傳之下文言蓋用漆此不言文互見也繒釘也恐久而漆解復用小金錯瑑著之大夫用牛骨錯土不絲但用元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

二束

孔氏穎達曰蓋棺上蓋用漆漆其衽合縫處衽燕尾合棺縫際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簪爪實於絲中士埋之

簪音

鄭康成曰絲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棺內四隅也簪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絲或為簪君殯用輶擯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輶擯至於西序塗不暨

轡音春攢才冠反
憐音道見去聲

尚幽闇也

音聲
昔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蔽三列素錦藉加僞荒纁

與大司

木

組六齊五采五貝黼娶二黻娶二畫娶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
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
錦褚纁組二元組二齊三采三貝黻娶二畫娶二皆戴綬魚躍
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綬纁組
二緇組二齊三采一貝畫娶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
纁偽當作帷齊如字
綬音綬掄音過

鄭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塋中不欲眾惡其親也陳氏
澹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織竹
爲籠挂於荒之爪端在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
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
後一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絞繒長丈餘如幡畫爲雉懸
於地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荒柳車上覆謂鼂甲也緣荒
邊爲白黑繡文荒中央又畫大蔽各三行素白也褚屋也荒
下用白錦爲屋象宮室加僞荒者雖是旁牆荒是上蓋褚覆

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有垂下焚繩合五采絛列行
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翼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

惇則障。樞二畫。糲二畫。蔽二畫。雲氣。嬰兩角。皆戴圭玉。魚躍
 沸地者。地必有魚。故此車也。懸振容。又懸兩魚於振容間。車

行則魚躍上拂池也纏戴六纏拔六者指攢束有三每束兩

繩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幪外人牽之

每燕繫之故亦存六也謂之披者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轉車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欵左則引右欵右則引左使不傾覆大

大畫帷盡荒皆畫雲氣火蔽三列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
色故二種二元齊三采絳黃黑三貝亦降二也翼降兩翮翼

角不羴止用五采羽作綫無紋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種
其數與坡同四土帀白布雖荒而不畫一也主前亦畫翰雖

於紋在於池上紐降元用緇猶四紐連四旁也青與大夫同

一員者一行絲方且墜二帶前絲後絲者真當相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古葬用輅四綰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綰二碑御棺

聖人

来

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輶當爲輶或作圓
御案乘車皆高而有輶惟重車則卑而無輶其輪以全木爲之故謂之輶亦謂之輶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輶車車中惟此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於輪畫龍有似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輶其實輶與輶一也國車役車也形制並同但或用兩輪不似輶輶之必用四輪耳以兩輪共一輶故謂之輶輶其實國車國車亦一也孔氏穎達曰四綽綽四條二碑碑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綽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二綽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輶之前後綽如穿之也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大夫御棺用茅自廟至墓土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門便否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用大功布爲御二綽無碑手懸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譁以鼓封
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窆引去聲
威音緘毋音無

孔氏穎達曰凡柩車至塋脫載除飾之後解此轎車之紼以繫於柩絨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處廬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絨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毋得諱以鼓封者繫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卑直命人毋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

鄭康成曰栢周栢者也陳氏湛曰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此特明其材之異耳

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孔氏穎達曰柩如漆桶壺漏水器甒盛酒器方氏慤曰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君裏槨虞僉大夫不裏槨士不虞僉

禮記檀解

卷三

喪大記

手

御案裏槨當與前裏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元纁虞僉疑亦前所謂燕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僉可知已

禮記檀解卷二十三

祭法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趙氏匡曰虞禘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以始祖配祭合以顓頊配天爲身繼堯緒不可拾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理之至也舜宗堯禹身亦當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嚳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而顓

禮記檀解

卷三

祭法

項吉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般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其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爲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愚按此言宗武王而孔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也周之王業成於文武周公以文武之德一也故別祀文明堂均爲不遷之廟與此兩不相妨先儒拘牽論之過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燔音煩瘞於音反

泰壇即圜丘尊之故曰泰祭天本不壇就所祭之地名曰壇亦尊之也燔柴使氣達於天折即方澤陳氏謂如磬折之義喻力也瘞埋特幣以地幽藏也

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如字近讀迎字相

去聲亡

驛墳周所尚之色泰昭亦壇也謂之昭者四時各得其序則歲功昭明也春夏秋冬陰陽遞運其氣應於地而其象昭於天故用驛墳以象其氣之著埋少牢以象其氣之藏相迎若周禮迎暑迎寒之類曰壇稱王宮取君制之義在明月壇也其祭以二分之節方氏怨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義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尊主祭早食祭水言之者兩以時至亦無患也幽尊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御案四坎壇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之類每方以一帝為主而山林川谷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春迎夏等即此鄭康成曰性物雲氣非常見者也如魯之泰山晉之河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言祭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平

禮記恆解

卷三

祭法

二

命理氣之主宰萬物皆稟賦天地之理氣故曰命鄭康成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愚按五伐唐虞夏南周自堯而法制始定故言不變者斷諸此七代則溯而上之合黃農言其禘郊祖宗之制有變其餘如上文所言皆不變甚言此所以為祭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通音善

分天下之地建國以親諸侯公卿有都大夫有邑世親親之義設廟祫壇墀而祭之貴賤有等故為親疏多少之數如下文所云天子功德極厚則立七廟七廟之外又立一壇一墀累土曰壇除地曰墀考父王考祖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也七廟之制定於周四親廟與始祖為五文武不遷合為七廟月祭每月一祭其三昭三穆之當遷遷者為祫古遷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移之遷王皆藏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但四時祭而不月祭故曰享嘗乃止其有親更遠者不得於壇受祭祭之於墀故曰去壇為壇祫為壇又更遠者不得於壇受祭祭之於墀故曰去壇為壇

禮記恆解

卷三

祭法

三

此壇墀之祭不常祭有所禱之事而後祭無則止去壇則至達矣雖禘郊與天子同無功德之主為二祫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時降於天子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祫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所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其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墀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若有禱則為壇祭之去壇為鬼者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其義見王制適士天子三等諸侯其始祖也故曰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官師諸侯中士一官之長耳故曰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及於王考庶士庶人無廟為祫祭而巳又按此章七廟即周言之則合文武為七廟祫主則祫其中但文武月祭而祫主不月祭至大祫則出羣祫主而祭之非文武即為祫祫亦非文武之外別有祫廟記者將記以為後世法故曰有二祫蓋苟無文武之德不當祫者則立一祫廟可也鄭康成曰諸侯無祫藏於祖考之廟中是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社所以祭土神惟天子承天理物得郊天至地則無人不食其利故皆得祭其地之示大社即方澤與郊並重者也王社祭土神大夫以下至庶人祭其土神侯社祭其都城之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禮記集解

卷五 祭法

四

司命周官以類聚祀司命是也中霤當室中霤兩處祀土神於此園門戶主出入行道路古人同井而居祀行即祀井也厲鬼之爲民害者天子所祀者廣故曰泰厲諸侯大夫選降則曰國厲族厲耳竈主飲食之事按自黃帝立五祀三代因之自天子遠於庶人以日用起居飲食均不能廢也經傳皆止言五祀而此獨言七祀諸侯之者多陸氏佃曰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以天類異之也司命司萬物之命泰厲係萬物之生本乎天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泰厲即司中也正言之曰司中反言之曰泰厲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成在地故以陰祀祭之曲禮王制皆云大夫五祀此云三祀何也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皆官師一廟曰考廟以所立言之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以所祭言之若士既久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宮中是也其言皆爲有見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王尊其澤之所及者遠故祭及來孫獨祭適者亦以尊故也諸侯以下不言適殤殤亦有祭也以卑漸殺故祭者少方氏愚曰元孫之子爲來孫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養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名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其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害此皆有功烈

禮記集解

卷五 祭法

五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舊音哉共音恭共財共如法施於民立法爲民依賴死勤事忠義死事勞定國勳勞撥亂苗天苗如洪水之屬患人患如猛獸秋之屬禦止捍衛也厲山氏即烈山氏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善於稼穡而周弃繼之稷教神農之日后也共工氏鄭康成據左傳謂在炎帝之問是也后土亦當時以其能平九州而名之沒即祀以爲土神序星辰始序星辰以明節候眾著於天時人事之相應能賞爵有德均刑法刑不濫以義終禮位得人勤眾事相親致治之事野死巡方而死雖雖治水無功而共力則勞禹成父功而推美於親郊祭配天蓋子功即父功也天理人情之至原不爲過前人疑之者非此言其陣洪水蓋亦勞心盡瘁特不能善其法耳堯之殛之者國法也禹之祀之者天理也祀禹亦以其能修堯之功仁人孝子之達理也正名百物因百物之實以正其名使民咸明其義而得共事功財能修之益詳明其法也民成人倫正而後成爲人更人名蓋爲水官而卒死於水故後即祀以爲元冥之神至太皞之後修與熙二人亦爲元冥之官然未水死也除虐去害放

樂發紉烈業也言日月星辰以該天地四時寒暑
瞻仰則尊而親之取財用享其利也於猶類也

禮記恆解

卷二十四 祭法

大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

祭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明所以祭之義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
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昏燕聘義等篇是也儀禮正經無
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
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

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音朔悽音妻愴初

反惕也

親死而神明奉之故不欲煩然思慕不可忘也故不欲疏
怠合諸天道以其靈與天地相合四時皆祭舉春秋以該之

禮記恆解

祭義

故禘在夏而云春亦以陽之盛者言也君子思親未嘗一日
忘而言霜露雨露降悽愴怵惕者感於其時而尤深也思
慕之心無窮而時數有窮故感春秋遞降痛親日遠而奉事
之日益促也如將見之是所以悽愴怵惕之故來往以時言
思親者無時不如見親也特歲序難挽故於陽之來而喜其
靈之隨時以伸於陰之去而哀其氣之將歸屈晦四時祭皆
有樂而此云禘有樂嘗無樂者蓋不備樂也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側皆反散上聲

內外以地而言散齊致其敬而猶或理事也致齋則專一不
二居處笑語五者孝子未嘗一日不思也至齋之日而尤專
誠追慕之故至致齋之三日見其所為齋者抑此第言齋之
禮耳其本尤在平日正心修身志氣清明臨時更加誠敬乃
可合於神明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優音愛還音旋愴開代反

平日思親已至齋又極其誠故一入廟室恍恍如見其在位及薦設時周還出戶心容俱肅靜中必有聞乎其容聲禮畢而心之依慕無已故愴然必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

心致愛則存致愴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慈苦角反

上文所言人人皆當然也獨言先王以禮制自先王言其本身以立法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不忘乎心常若奉養所以然致其深愛雖亡猶存致其誠懇雖隱亦著既著且存矣則祭之如實見之安得一毫怠肆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

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養去聲夫音扶

禮記傳解

卷二 祭義

二

敬生於誠然未有不敬而可為誠者故承上敬字而言君子生養死享必竭其誠夫其所以敬者非徒思慕而不忘此身為父母之遺平日無一不敬思終身弗辱其親也至於忌日尤其哀慕難忘之日故其日心如居喪然不用以治事非謂其不祥言此日志專思親而不敢及其私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

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

其欲其饗之也鄉去聲盞盞鳥浪反相去聲齊如字愉羊朱反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聖人性命立而與天合德祭天則上帝饗之孝子修其身以及其親祭親則親享之鄉也言其平日志行無一不念念求弗辱也不怍者如在似乎紛然鄉之者在平日而不怍者在臨時故齊一而敬愉悅而終龜勉而欲其受饗鄭康成曰莫於設盞齊之莫勿

勿猶勉勉慰愛之貌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尸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陳氏謂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文王之詩言此足以咏文王也鄭康成曰祭之明日謂釋尸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方氏曰祭之明日猶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愚按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足明發不寐之意樂與哀半樂其就饗而哀其不得生養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趙趙以數已祭子貢問曰

禮記傳解

卷二 祭義

主

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趙音促數音朔濟上聲

當秋祭親奉薦親近時慈惠誠懇趨趨急促數不寧之貌漆漆切切整飾子貢述所聞而子釋之言濟濟者儀容安雅遠於真薦時則然漆漆者亦容也自反其儀恐有不莊二者其情一也皆謂未交於神明時夫何既交於神明矣而尚濟濟漆漆乎是必當祭祀將畢尸反室而進熱反饋樂已終闕此時薦其薦俎序其禮樂百官皆致其肅敬以終祀事助祭之君子於時致其濟濟漆漆豈如方奉薦時恍惚交於神明惟恐不當意乎夫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前之言濟濟漆漆非自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反屬音餘

比及也及其時而具其物不可以不備也虛中心中虛明無雜念官室牆屋百官皆豫慮之事既修既設既備則夫婦齋誠奉承而進之洞洞屬屬見禮器如弗勝如將失之奉盛而進之容也惟孝敬之心純至於是祝以孝告論祭者之志於神假以慈告論神之意於孝子神明幽渺以其恍惚與之交接庶或款饗重言以明其饗之切此孝子之志也

禮記恆解

卷四

祭義

四

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慈專慈信誠信孔氏穎達曰盡其慈心盡其慈也而慈焉外亦慈其信與敬皆內有此心外著於貌禮包舉事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愚按不過失無過與不及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詘音屈齊如字敬去聲

孝在平時及祭而形焉故言可知也立立於戶前待事進進而從事薦薦物退而立莫獻暫退已徹而退則祭畢矣詘卑屈意愉言其色欲言其心陸氏佃曰不詘以其特親焉固不愉以其特親焉疏不欲如不得已而薦不愛也愚按已徹而

退無敬齊之色則是以事畢而親送不在矣本謂父母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上聲

此推言孝子平日事親有深愛至敬而後祭祀克盡其道如執玉奉盈言其平日惟恐不得於親也嚴重威望端嚴莊恪成人之道以之事親則不能柔順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義

五

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長去聲

此又推言先王治天下必本於孝弟道在五倫有德者能盡倫故貴之貴者佐君理民以正倫老者長者幼者推孝弟慈之心以貴之是故孝弟者百行所本先王定天下雖有五而皆本此以推也近乎王仁慈善吉之志近乎霸畏敬恭順之借諸侯恭順之意以喻耳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音

引子言以證上文之意人君以愛敬望民必自愛親敬長以為民先方氏霽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方氏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此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腍臂乃退燔祭祭脂而退敬之至也

從去聲鸞力端反到音奎
鄭康成曰祭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麗指祭也腍臂血與腸間脂燔祭祭脂肉腥肉也湯肉曰燔孔氏謂達日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率甸依次從君牲以綯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神聽之乃退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腍臂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祭此一節也旁氏曰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卿大夫相君也鸞刀以刲聲和而後斷也取腍臂將以祭肅而精之燔則向乎熟矣腥則全乎生而已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禮記禮解 卷五 祭義 六

人祭日以朝及闇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日光陽精故主之以祀天配以月亦分白之光以行陽氣於無窮也祭闇味爽而祭祭陽日初出時以朝及闇禮祭至終日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始終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別必列反
孔氏類達曰此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為內是別外內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月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日與月先後而行至月中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方氏曰壇之形圓而無所附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坎之形虛

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且壇形高而顯坎形深而隱一隱一顯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以制陰陽之上下且壇坎者人為之形故言制東西者天然之方故言端愚按日生於東帝出乎震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常在於此月生於西初三出庚虛消息之機常見於此此聖人所以朝日夕月重其禮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去上聲奇紀宜反
鄭康成曰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愚按萬物本乎天人不平則致之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愚按萬物本乎天之迹為民司命致鬼神以尊上也備物致用以奉祭事使知民生利用之物皆本於天地先人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天神地祇人鬼及廟制尊卑禮文隆殺各有其宜故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從容恭遜以將祀事致讓以去民之爭心也

禮記禮解 卷五 祭義 七

言祭義有此五者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雖猶或有奇邪亦甚少矣方氏曰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葬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焉蒿悽悽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魄音白反陰讀為蔭其廉反
所謂所以名為鬼神也神陽氣也鬼陰氣也神之盛鬼之盛以前使人敬畏而不敢肆故曰教之至也下又以人之生死明鬼神衆生謂萬民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即有主宰此形氣者子產所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其生也以理氣而生其死也亦以理氣為聚散盛衰其形委於土而陰氣歸於下則名曰鬼鬼者歸也其氣發揚於上而昭明之神焉蒿氣蒸蒸浮起貌悽悽氣稟稟悽悽萬物雖皆得天地之

氣而生惟人備陰陽五行之全其葆此正理正氣者無虧則其死也形歸土而氣發揚百物之精謂獨得百物之精而後有此也故承之曰神之著也因鬼神為百物之精制為禮極命其名曰鬼神以爲民則極極至鬼神理氣之極致也百物以畏萬民以服由其皆得陰陽之理氣而生氣與鬼神相通者故制為鬼神而畏服之心自生於不覺非強爲也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達通教民

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歟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承上言鬼神由生而死而即人之生也既皆有精爽其死也豈視爲虛無故聖人不以人心自然之畏服爲足也於是築爲宮室以位神設爲宗祧以別親疏之親疏遠邇所以然者先有古而後有今有始而後有卒鬼神宰乎古始教民反報之此衆心之所同然故聽從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蕭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俎加以鬱鬯以

禮記恆解

卷二四 祭義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燔音煩燎力有反羶如字蕭音香見如字見間

鄭合爲順音聞廟之

鄭康成曰二端氣也魄也二禮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薦血腥時薦黍稷所謂饋食也愚按朝薦血腥時取肉雜蕭焚之故曰燔燎羶蕭見以蕭光加蕭燔之而尤始見取氣之發揚於上也凡人始生必受氣於天其死也神亦在天此教衆反始也饌食薦黍稷時進肝肺首心間以蕭氣醴酒加以鬱鬯灌地凡人始生必受形於地其死也魄亦歸地所以報魄也生曰人死曰鬼神幽渺而必教民相愛事死如生報氣報魄上下之間用情如此禮之至極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節承上起下惟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祭祀必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紱躬乘耒耜諸侯爲藉百畝冕

而青紼躬乘朱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紼音安駘音咨

鄭康成曰藉藉田先古先祖陳氏辭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紼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紼少陽之色也陳氏謂曰紼冠冕之製所以爲國取之於此藉田中取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

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十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朝音潮

孔氏穎達曰養獸者周禮牧人也歲時朔月月半也言朝者敬辭也下文巡牲即歲時朝之也初擇牲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於內而視之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方氏謂曰擇其毛而視用辨陰祀用勳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

禮記恆解

卷二四 祭義

九

穆子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故有之時曰牛巡之時曰牲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爲祭牲故也先王父天母地以子道自處推而及於山川社稷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考焉論語曰致孝乎鬼神陳氏謂曰色純曰儀體完曰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

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

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璋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

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元黃之以爲繡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

所音欣奉上升種上聲食音嗣

鄭康成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后也風
戾之者及早涼脫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
濕也歲單三月月蓋之後言歲者蠶歲之大功畢於此則律
王后之服禮之禮奉南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綵每
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穎達曰公桑官宋之桑蠶
室養蠶之室近川浴種便也蠶七尺曰仍七尺又有三尺高
一丈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扇在戶外閉也世婦諸侯世婦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
褕衣受此所獻之薦恩按首言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下
事就諸侯言之故三宮夫人世婦云云而天子可類推矣耐
律王后之服而夫人服以受南者將以事神重其事也其事
用此與記者言此禮古亦當然極言其重也養與蠶必卜其
吉者重其事而於此神明也孔氏曰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
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婦人之事婦人不與
外祭故云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祀天地山川社稷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禮記恆解

卷諸 祭義

十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
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
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
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

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養去聲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吾身之精神意氣莫
不本於父母聖人盡人道而德合天地則尊親手矣故夫子
美舜之大孝而必先之以德爲聖人弗辱謹言慎行不貽父
母羞辱能養不失敬養而已三者無貴賤皆然庶人而爲聖
人如孔孟亦尊親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

與音餘先意聲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作一句讀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
以引之於道非苟順也曾子固養志者謙以誨公明儀耳此

禮記恆解

卷諸 祭義

十

即上文尊親之義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享孰殖
蕪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
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
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
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

陳去聲音息就音熱養去聲

鄭康成曰遂猶成也然猶而也愚按此身爲父母之身爲物皆備於我誠身以事親則內外始終無一息可以不放五者特其目之大者裁及於親不必顯有凶裁即寤寐中不遠自問即爲辱親裁矣國人稱之孝子非必藉此爲榮夫子傳問子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實行乎而取志治也本教教之本也安誠於敬而樂而安之卒所謂非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不遺父母惡名亦實德之驗仁禮義信強莫不本此樂樂其天性之良刑罰其不孝之罪也孟子仁之實章亦此意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方氏慈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同準以是爲準而不差愚

禮記恆解

卷三 祭義

三

按天地人止此一誠貫注於古今而莫間孝之至而誠通天功地神明得乎萬古不泯之人心故其念結於隱微而其理起身體之亦何能發之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斷音短施草木禽獸雖與人異類皆天地生意所留孝子愛其親恐傷其壽則必體天地生生之意以愛物所以廣父母之仁也力以事言勞以功言常思父母慈愛忘己之勞是能竭力以事親者仁義者天之理而人心之良尊而懼之安而行之則勤勞日富榮及於親矣博施廣施德於人備物無物不受其生成上而君相下而師儒正己化人廣父母無窮之德化故曰

不匱猶猶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喜喜父母之歡勿忘則思慕之久懼懼己之罪無怨則有惕之深諫不逆夫子所謂幾諫也仁者之粟仕則必居有適隱則不受非義禮終以禮事親終其身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禮記恆解

卷三 祭義

三

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差其親可謂孝矣數上聲

陳氏希曰無人無如人爲最大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道正路徑捷出邪徑游徒涉也愚按父母者一人之天地而天地者人物所共之父母也盡性踐形以事父母無愧於天地斯無愧於父母全生全歸全其所性而形骸不待言矣一念之垢一形之失皆爲辱身羞親非但完體以歸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古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而後有富虞夏殷所貴一也周人貴親亦豈不貴此記者特變文言帝王所貴不同而均尚齒以前文所謂近老爲其近於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

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

鄭康成曰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則席爲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

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

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併音頃反

肩而不併老少並行當退不得齊肩也鄭康成曰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避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班白毛髮雜色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降諸長者而弟達乎獲狩矣軍旅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義

五

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甸田見反頒音班長上聲

孔氏穎達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役事記者生於周未道周初之事故云古道鄭康成曰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分禽多其老者春獵爲獲冬獵爲狩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向左卒向右孔氏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修乎軍旅取以

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愚按以義死之以孝弟爲義之當然寧死而不敢犯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

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更

平聲大學

吳氏澄曰凡享祀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草禮爲最力孝經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愚按食三老五更教諸侯敬長之義先賢能孝弟而有德者西學西郊小學耕藉以孝養先人朝覲以忠敬君上此因言祭祀孝弟之義而並及五者爲天下之大教益德統孝弟而忠即孝之推義本無二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

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寡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大音泰醕音

承上言天子教弟之道九著於大學以天子之尊爲養老故親祖而割牲親執醬而饋食醕又親執爵而醕諸侯感而化之推以及民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寡無敢侵陵此由大學來者也貴之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義

五

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

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大音

又申言天子敬老之義四學有虞氏之序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大學之內雖太子亦齒於國人巡守必先見百年即八十九十者或彼此東西行不相值亦必迂道見之弗敢徑過若欲言政亦必就而見之天子之尚齒如此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

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

此又明天子推廣弟道之義壹命天子下士諸侯士也再命天子中士諸侯大夫也三命天子上士諸侯卿也言先王貴爵之義壹命再命三命殊異於衆如此然鄉射飲酒時族有七十者雖貴弗敢先入年至七十不有大故不入朝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則貴齒之義較貴爵而尤甚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慈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讓德歸薦之士庶人卑賤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成諸宗廟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錄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愚按此言自天子至庶人有善必歸諸尊者以示敬順之道各就其分言之非謂善有大小所讓不同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卷音袁知音

陰陽天地之情者天地之情不可見即陰陽以見第常人不

禮記恆解

卷音

祭義

六

易建創建立不易也故占易之理卜者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不自恃明知而進斷其志所以然者天之理至精假龜靈物以求神神憑於龜而龜之兆即神之命天者神之主以是爲尊天故北面而卜也至於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民不伐以尊賢凡此皆卑遜之義以足上文弟道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齊側皆反語去聲也陶音遙思去聲齊齊其內莊飭其外慮事籌慮祭事服物必備宮室必嚴百事必治正慮事之實也顏色必溫以承親顏行必恐懼以虞

對越如懼不及愛申必恐之意恐失親之愛也奠之時必溫必誦亦和而敬意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有所告語而猶未盡其詞也宿者助祭之賓祭祀將畢孝子靜立而俟卑志之抑正心之齊如將弗見然惟恐親之去而已弗見也陶陶遂遂從容喜悅之貌蓋如實追隨也如將復入如親周旋在室出而後入是故以下總結之慈善不違身誠慈純善之貌可挹也耳目不違心一於親耳目無外驚也思慮不違親即上二句之所以然術述同省視也孔氏類達曰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陸氏佩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愚按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禮記恆解

卷音

祭義

七

禮記恆解卷二十五

祭統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統總貫之義開端言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盡祭之禮推廣孝思凡修已治人之道無不統諸此篇中所言又統舉其大要者故名曰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率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

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五禮也物謂祭之事祭禮繁重然非自外至乃心之思慕愷暢不得不以此將惟賢者能盡之義詳見下文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祭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聲去

長上聲爲

鄭康成曰世所謂福者受鬼神之祐助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爲謂福祐恩按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忠臣孝子之心如是事人神其理一致如此之謂備平日無所生臨時乃能享故曰能備然後能祭及其祭也又致其誠信忠敬則奉物而馨香充薦道以禮而儀文由中安以樂而神人和洽祭以時而春露秋霜棲煖愷暢交致此之謂明薦之也不求其爲不求其何爲而然孔氏謂不求孝子之心無求也若水旱災荒薦祭百神則有求然凡禱所必由

平日克享天心然後祭能受福故孔子曰某之禱久然則大祀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神皆致其恐懼修省之意於神明而非謂無德可以妄求也後世禱祀日繁不修實德笑由誤會經義不可不辨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養去聲畜計六反行去聲

應氏曰追養繼孝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順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言以道事親而又不失親之歡心是之謂畜非徒阿順之謂孝子事親無一不致其敬順養順喪哀祭敬各以其重言之時謂思慕與時俱深之意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二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取去聲長去聲

鄭康成曰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水草之菹菹之屬陸產之醢醢之屬天子之祭入簋見蟲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蠆范草木之實菹菜榛栗之屬方氏慈曰婦助夫不特祭祀而以祭祀爲本故曰求助之本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盥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內外之官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愚按盡物盡志以養親者孝子之心事死如生故於祭而亦然極言盡物盡志而即菹醢菹實以明其極其實物有盡而志無窮也故曰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

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供同齊本亦作蠶與案同盛音成純如字

天子耕藉於南郊向明之義王后北郊主陰之義且農事盛
於南天子以其盛言之諸侯則於東郊以遜於天子也蠶書
陰純絲也非莫耕非莫蠶非無人為之耕蠶必身親
之以致其誠信誠信而後為盡敬神明享至誠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
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三

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
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者不齊以齊之齊皆如字餘側皆反者市志反

心者人之神明本可以通天地而格鬼神因私欲亂之陰濁
擾雜遂無以通神明君子於將祭必齊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
其誠敬非大學所謂則不齊明乎齊之至重也其實君子平
日省身寧過非於祭無防者欲無止記者特極言齊之必齊
耳邪物者欲如男女嗜欲口腹腥羶之類訖止也君子無故
不去琴瑟而齊則不樂引記以明齊之為義專一其志於祭
也心所專者天理為依道身所為皆天理為依禮內外交飭
斯為精明之德定之志已定而無他齊之則無一不精明矣
齊言其究竟定言其初功申之日定之之謂齊無不定
而能齊者也精明之王神明所共故可交於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若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禋立於東房君執圭瓊裸尸大宗執瓊瓊亞裸及迎牲君
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盥從夫人薦說水君執鸞刀羞
嗜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大音泰純音緇音輝
從去聲登音烏浪反從字絕句
鄭康成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
始祖廟也圭瓊瓊瓊裸器也以圭瓊為柄酌鬱鬯曰裸孔氏
穎達曰外君之路寢內夫人正寢純冕緇冕也冕皆上元下
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副及禋后之上服大宗主宗廟禮
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客夫人有
故大宗代之也紼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
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芻養也殺牲以此藉之宗婦同宗
之婦執盥以從夫人說即盥盥盥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水明水宗婦執盥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酌此說齊而薦之因盥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二時一朝踐取所以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饋熟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嗜肺橫切之使不絕亦與於祖上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四

尸並齊之羞進也於君羞膳
之時夫人薦此饋熟之豆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樂音洛竟音境
鄭康成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應氏
鑄曰比干杖鉞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武象成之樂
既以顯先王之功又欲子孫知締切之難而毋忘持守
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徒樂皇尸所以悅祖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
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也愚按書言甲子昧爽又曰會朝清廟則武宿夜之義極言一宿而即平亂耳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英重於祿以降神者爲重聲莫重於升歌貴人聲也愚按每重於武宿夜舞以象武王之武功而武王平亂賁由平日故重此以示後人當知武功本於文德也志不可見假外物以明之而其志漸彰故曰增聖人制禮無所弗重此言其尤重者耳必先有其志而後假物以將之故君子必身自盡其志陳氏游曰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爲本耳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謬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賤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五

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餼音俊謬所六反

末猶終也祭終而有餼其義深長恐人忽之故曰不可不知因引古言以美餼禮孔氏穎達曰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言尸餼是施恩惠之法能施恩惠即其政善故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侯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漸偏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餼而進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愚按百官進徹之百執事之人皆有職事故曰百官進徹進而徹其具終言餼之禮且舊說讀進爲餼謂百官皆餼然尸食之餘無幾故君以下卿大夫士餼者限以數由君而及士示溥惠之意不必盡人而皆餼誠有所不給也爾雅謬興起也尸餼必與起以示恭

故言謬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

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別彼列反見音現

每變以衆由君而下漸及多人惠由貴者施及賤者則其等而興起施惠之象見惠必貴其偏也若與三則用四簋之黍君卿正貴者惠所由施而其意自廟中而修舉是凡施惠克內之事君卿皆體祖宗神明之意以行也合竟內之饗香以事神即普神之馨香以及衆人故曰廟中者竟內之象祭者澤之大者也神降澤於上之人上亦推惠於下之人其惠義同但上先而下後耳非上專惠於己積重不散聽其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人皆待澤於下流知上之人必施惠也即餼見之故曰可以觀政矣孔氏穎達曰祭有六益今云四益以二簋留爲陰厭之祭故也其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本

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衆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與音飲長惡並去聲

爲物猶言爲事與物與造祭品順順理也順理而備教當如此而其本在祭下文申明之尊長孝親教之大者祭兼有之諸臣服從子孫盡孝於宗祀見之則道盡而善端一切教化由是生矣君子事君以下廣言凡爲祭者不止爲天子諸侯言也自身躬行以率人不致寬己而非人教之實功於祭見之由其本順之至皆謂祭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見音現
殺去聲
當理而有次序之謂倫就上文所言條
析其義而有此十倫下文乃申言之

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前此交神明之道也為去

孔氏類達曰設之日殯坐之日席同之言謂共也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凡死則魂氣同歸故共凡詔告也祝祝也惟也特往索祭祝於前恩接設筵凡以依神如在其上矣而又祝於室出於前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蓋至顯而又至微此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七

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臣也入廟則君當以君父事之而以臣子自處迎必出門不出廟門迎尸以其未入廟尚嫌有臣之義以不迎為尊之也以此君之尊而因盡臣子之道尊尸如此則凡為臣子者可知矣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孔氏類達曰全於君不云全父此本明君臣故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音

古為尸皆取於同姓遺孫之無父者為尸於祭者之子為行輩而父北面事之者以明子事父之道程子曰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必求其類而依之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方氏慤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言父子為

倫焉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瑤音遙散
孔氏類達曰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醑用饗也尸祭食而不飲朝餼二醑饋食二醑及食畢主人酌尸為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為尸飲七是正九獻也

單但初二醑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醑是並前尸飲九主人乃以饗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醑朝餼饋食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徐氏師曾曰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士有司是皆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八

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

疏之殺也

長去聲
大音素

昭穆以始祖序次而下各分左右其子孫亦以是序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可謂衆矣而不失其倫由昭穆有以別之也昭穆由父子而分以次遠近長幼親疎親疏別而貴皆以情制故尊承之曰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食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吉音

鄭康成曰一獻一酌尸也孔氏一酌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愚案人君爵賞不敢自尊而必本於祖宗人臣受賞不敢自是而必舍食於廟則人皆知忠孝之而爵賞非己所得而私也方氏慤曰史書

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命也

若卷見立於阼夫人副禋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杖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音哀校音

陳氏海曰卷見副禋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爵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孔氏穎達曰主人受主婦之爵必易其爵鄭云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胛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

禮記傳解

卷

祭統

九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解必氏反重平聲奇音基

孔氏穎達曰殷實貴胛之厚周文貴胛之顯凡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明祭之必有惠以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愚按人君施惠均則人樂趨事赴功故事成而功立則俎之均推之於政可也故曰見政事之均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孔氏穎達曰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夫祭有界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列反輝音運胞音庖翟音狄闔音昏竟上聲

明足以見謂知不遺於小仁足以與實能恩周於物界之為言與解界字義上下之際謂貴賤懸殊而恩足以及之也鄭康成曰輝周禮作輝輝皮章之官翟教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禮記傳解

卷

祭統

十

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前音集又作論夏

葉氏夢得曰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達於冬物已退藏故言禘陽也嘗陰也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達於冬物已退藏故言禘陽也嘗陰也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達於冬物已退藏故言禘陽也嘗陰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者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治平聲竟上聲

承上篇言而言祭義之大治國者不可不自盡禮以義起孝子有愛敬之志而義以濟之君踐其禮而義明臣分其任而事能德盛者其平日試身事親無一不合乎禮故其志厚厚非一日之積也章著也竟內之子孫教非人子觀感而興禮又足以範之則莫敢不敬矣身親視之者禮之正也故使人代而不失其義者必其大不得已而思慕愛敬實至也故曰明其義故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愛敬不至而使人代是爲德薄志輕義未盡而求祭必不能敬不能敬其親根本已薄安能化民成俗故不得爲民父母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五

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誤音撰比

鄭康成曰銘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稱揚其先祖之德善己名於下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爵之祭器計其美傳著於鐘鼎身比自著名於下順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善其成己者也功烈勲勞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成己成人所終始者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知去聲

孔氏穎達曰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所稱謂先祖爲之者爲銘之人鄭康成曰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御榮見之者見先祖之善與之者與先祖以傳名利之者稱美而不訕則不善先祖

之實

行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悝音快假音希大音泰左右並去聲難去聲射音亦音音解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五

音選予上聲女音汝許音璧比音界

鄭康成曰孔悝衛大夫公莊公廟諱孔悝之立亡褒之以靜國人自回也假至也至大廟以夏之孟夏肅祭公曰叔舅公爲策書尊呼悝而命之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隨成公出奔楚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成公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實諸深室也射厥也言奔走勞苦而不厭周既去錫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成叔莊叔之事成子孫也右助也其繼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或叔會孫文子圍即悝父也作起也公命悝予女先祖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記者言銘類衆多畧取此一以言之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應氏備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古慶卿同音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陸氏佃曰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愚按孔悝本非賢者記者節取其銘以明凡銘追崇先祖之式如此而又申之以誣與不明不仁爲君子所恥蓋古之君子不忘先祖則必修身而後論

讓先祖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謂孔性君子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集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上文引孔性鼎銘以著銘式而其事則不足為子孫之法也故復引周公事以終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必有銘焉時已無傳故特即重祭以見其概方氏慈曰知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嘗禘曰大以天子所賜樂比諸侯尤隆也 御案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需者左傳象南備是也愚按魯之重祭先儒多議之愚於明堂外已詳知社禘等義亦見禮運及論語

禮記恆解

卷五

祭統

三

禮記恆解卷二十六

經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古無六經之名孔子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而禮樂之事亦皆論定門人記錄相沿至漢尊為六經此篇所記不止解六經記者因篇首所言而名之其言或孔子刪定後書言此以教門人非夫子自以為經且謂六經久已為教也前人或盡以為孔子之言又或疑其誣者未深察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易良之易去聲此夫子刪定之後言此以教門人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本乎人情之自然而為教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謂其風俗而

禮記恆解

卷五

經解

十

知上之教化近於六經非謂六經久為治國之常經而以其俗考之也其人之性情和平忠厚者即有得於詩教下放此疏通知達疏解通達而知事之成敗遠近廣博不迫隘易良簡易良善絮不淫難靜不煩擾精微理致深細屬辭比事比合其事而以類相屬著於辭以上六者性情學問之所就本有此六者夫子以為有得於六經之意六經之教因而為之網紀節文學者善學之則益以成其德焉不善學則各有失學詩而無義制則必一於和柔失之愚昧學書而無擇別則必過於信古失之誣罔學樂而無節制則必過於記淫失之奢放學易而無變通則必過求深刻失之賊害學禮而無經權則必務於儀文失之煩苛學春秋而不精義則必泥於記載失之變亂夫子先指此六失以教門人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乃正言善學六經之事六經之經人論說括物理得其真
通初無二理能專治一經而會通之亦無生愚等之弊夫子
望人以
如此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珩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自此至篇末皆記者之言因夫子所言而推廣其義欲為政
者體六經之意以教民蓋秦漢之際禮教廢弛夫子所著六
經未顯記者特言此以啟後來故絕未稱六經言而六經之
大意已具其見亦卓也與天地參以其位言德必配天地而
後可兼利萬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祇是人情物理曲折
精微周知之故道引導備仁聖禮義於己而因以及人序次

禮記恆解
卷五 經解
二

第精粗各得其宜也雅頌之音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則又即
其燕處行步升車而見其斯須不違禮樂之驗申之曰居處
有禮進退有度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故百
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引參蕭之詩以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
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
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乎民心之所同然也故曰和上下相
親恩惠洽洽故曰仁體天地之道和民民不求其所欲而自
然得之如天地生成之不爽故曰信天地之害水旱疾疫兵
戈之類國有道而天心順人事亨也義斷制之意審鄭康成
曰謂所操以作事者孔門止言王道而此云霸者時
尙霸功記者故即此以誘之非記者果重霸術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
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上文言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及義信和仁等事則國之正可
知而所以善其用者禮也故承而申明之禮重不齊曲直難
分方圓不定喻人情物理不可以一概而定也禮猶衡與繩
墨規矩以此正國而姦詐自泯姦詐不正者也必先毀禮而
後有之故奇說不可
誣以姦詐審精明之意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
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隆崇重之意由行也方猶道也隆禮由禮不特為士而且為
有禮之士否則不特為民而且為無禮之民極言禮之不可
不務也敬讓之道也釋隆禮由禮之義禮不外於敬
讓能敬讓則無所待而不可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禮記恆解
卷五 經解
三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
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
上文言隆禮由禮所該者廣此特舉其大端言之春日朝秋
日覲大日問小日聘臣子之恩謂臣子思君親之思久而弗
懈喪祭尤其重者鄉飲酒尚齒男女易嫁故為昏姻之禮以
別之人情易結猶水易泛也禮以禁亂猶坊以止水必不可
稍潰其
防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
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辟音僻行去聲

此就上文反言之以著其弊上言禁亂故由朝廷而下禮由上起也此言流弊故由昏姻而及上亂從下生也若患也夫婦不得其正各有苦淫僻其甚焉者長幼序失未必即爭而爭鬪其必至者臣子忘恩則必倍死忘生君臣位失則必倍畔侵陵此乃理勢之必然而防之所以不可不以禮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達去聲

教化也微謂陶淑其身心而日趨於道故止邪於未形人日循禮自不覺遷善遠罪是以先王重之也慎始謂豫養其敬讓之心而其本尤在上之人躬行作率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也

禮記恒解

卷美 經解

四

禮記恒解卷二十七

哀公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御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長上聲別彼列反數入聲

大禮謂禮之大者尊謂稱揚之至否止其謙也民之所由由禮而後爲人異於物也孔子即以禮之大者對天地之神不特天神地示各有等級該凡神在天地之間者其禮亦各有攸宜故曰節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必辨之而後分嚴男女父

禮記恒解

卷美 哀公問

子兄弟之親必別之而後情洽昏姻由男女父子兄弟而及者也誼親則親相見誼殺則間相見其交有別以此之爲尊敬然鄭康成曰言君子以此故尊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補綴以嗣

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補音甫綴音弗

王氏肅曰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愚按上文言禮之大而尊之者則必身體之於禮既能之矣然後以教百姓設爲制度拾得乎中不廢其會節綱舉目張而有成事矣然後節文盡飾以繼續之雕鏤文章補綴以喻文爲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音腊

禮記恆解 卷二七

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勝以爲是也先聖之後學
按對哀公言天子諸侯皆神明之後故云然朱子曰通天子
而言
是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馬音

固則難矣公言孔子之言欲其更進其辭孔子因言夫婦本
於天地不可不重而又言若能正夫婦則爲政易矣內謂家
庭出謂朝廷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宗廟之禮不外乎孝
敬夫婦之道內修則正其身以事宗廟而祖考格神明享出
以治直言之禮謂身修齊其條教誥令皆本所行以言
者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二句爲哀公勉也而未能然而
後事有可恥遺憾於心固有可恥召侮於外苟能行禮則足
以振之故爲政莫先於禮 御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
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
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固

禮記

卷五 哀公問

四

遂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三綱不正而已三
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
至理要
不亦是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
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如芳菲反慎
音迨大音泰
有道有其義妻囊內治而承親故曰親之主子承親後因妻
子易狎故明其道以告公而敬身尤敬之本也枝以木喻也
親爲根身爲枝囊視其身則傷親而枝亦不久矣身也妻也
子也百姓皆有之敬己身及子與妃而推以及百姓人各正

其身以端人倫志氣相通天下如一家也 御案字從心
從氣有志氣充塞無間意大王及姜女胥宇岐山又曰君
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邪人從如歸市其敬身與妻子及百
姓可想故曰大王之道其實三代明王莫不然也順人倫正
而風
俗端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
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
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作辭藉口也作則效尤也如此則何有
敬恭惟言行皆當則不待命而敬恭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

禮記

卷五 哀公問

五

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

身樂音

成名成德之名百姓歸其德謂爲君子之子是成親之令名
也然名猶就哀公所自言其實成親不止此故遂言古之爲
政者以愛人爲大蓋德施於百姓則身之所造者宏而安土
自適克享天心其仁覆天下一天之心身之隆可知矣故爲
身成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理本於天而散著於物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於物理悉得乎中是爲成身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
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止也天道於穆不已日月運行尤其顯著者人君法天道以修身至誠無息則身成而治畢矣閉關藏天道昭然著悠久之意無爲而物成一元運化天本無心而萬物自成及其成功顯明可見人君能以德化民禮樂文章一如天造之自然而不容已及治定功成魏魏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一天道也

公曰寡人慙慙其煩予志之心也

慙如容反志音識

慙慙愚昧其煩煩擾自言知識言行不足以副予之所云也予志之心言其理惟予自識之己不能行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蹠音蹠蹠音蹠

蹠然驚謝貌哀公自謙而尊孔子故蹠然蹠蹠以對御案對天則爲仁人對親則爲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遇乎物盡之愚按哀公欲孔子更言其易行者而子對以此此外無成身之道也天之理全具於身而身實親身全天之理以事親是事親如天即事天如親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知我其天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白

禮記恆解

卷二十八

哀公問

不

古聖賢成身之外更無學問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是臣之福也

公聞言而慮後罪是有志於成身矣故孔子美其言而以爲己福

禮記恆解卷二十八

仲尼燕居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燕居對在朝而言講學之時也閑居則非衆講學而閑暇安息時論語魯弟子所記曰子齊弟子所記曰孔子燕居閑居二篇皆出於門人其稱仲尼孔子不同蓋亦魯論齊論之例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

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泛說事居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聖人於門人問答必因材而教惟禮則皆所宜學故同語三人使以禮束身周流應物無不宜也欲其體之非徒論說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禮記恆解

卷二十八

仲尼燕居

一

方氏慈曰三人侍坐之序子貢次子張次子張未對而子貢對故爲越席也愚按敬主於心心敬而儀文不足則野恭主於貌貌恭而過爲言辭則給勇徒力而無德則逆子貢能言非必便佞第意主於爲恭而謙不足則慈仁之意反隱故曰給奪慈仁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

也

食音過不及皆不得乎禮之中因言子產能愛民矣而不能教亦非禮之中蓋上文言欲三子以禮周流無不徧不止期其自淑而已固將推以及人故即子產之事衆著者以明之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

所以制中也

子貢問何以爲此中夫子重言禮乎禮蓋先王制禮本無不中者也吳氏澄曰先云禮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

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應氏謂曰領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愚按禮本人心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非有加於性分也故曰仁郊社天社事地禮本於天地聖人不取有加於天地也故獨郊社言義鬼神即天地陰陽之靈禮行而此心之至誠惺惺無不徧達五者舉其目之大者言之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禮記傳解

卷六

仲尼燕居

二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聲後皆同量音誤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上文五者之禮惟事天地昭穆尤禮之本而仁之最先者苟非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不能行其禮故曰明乎其義禮治國如指諸掌下文乃推廣言之居處方氏慈曰居言其常處言其暫是也居處不止家庭凡尊卑晉接皆有禮長幼必禮而後辨之閨門之內至近且狎矣而亦有禮故三族和姓而為至親自當別為一族禮有親疏蓋族類也母妻異朝延之禮至繁莫非使上下各得其宜各盡其誠故有禮則官爵序田獵不止為從禽藉以門習武功安得而得之則將驕卒情武功安得而得之則力民怨曰

莊之丹楹刻桷威文仲之山節藻梲失其度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足奇其數參乎天耳偶其數兩乎地也疏以達高以粗廉以深閑以屯器無過而非象止以景鼎為言者量為器之大鼎為器之重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柔柔氣不燥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降地示出可得而禮是喪紀得其哀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若六官各有所掌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與施則施德之類鄭康成曰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倂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

禮記傳解

卷六

仲尼燕居

三

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治去聲相去聲即事之治事各有當然之理就其事理而為之禮以治之也譬之相與室之燭須臾不可離者也耳目手足自身之至便於用者而無禮則不知所以加所以錯極言無禮之不可也鄭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合和於眾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昧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
組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音汝縣音元
闕音缺夏上聲

旋音中上聲還音
籥音樂中上聲
猶有九焉言禮之大者猶有九事而大饗有四其餘五事夫
子未言也知此則明於禮樂之情而備中和之德雖無位而
亦聖人矣下因言大饗有四之實諸侯來朝饗之太廟之中
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樂以迎賓一也揖讓而升升堂而
賓主獻酬以暢情二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以文武之德相易
三也大夏禹王之樂亦依序象舞而興以明文德之大且連
四也經文止言下管象而不言升歌以事相屬文不必備下
文互見之也知仁即上文仁賓客意曲行中於規方行中於

禮記恆解

卷末

仲尼燕居

四

矩和鸞中采齊之曲客之出也以雍詩送之禮畢之時歌振
驚以徹器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即五者以概君子之悉
循禮也示情以情相厚示德以德相讓示事以事相勉禮樂
相示而賓主之誠通故不必親相與言也方氏慈曰雍振驚
二詩本以肅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
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又論語言以雍徹天子饗神之事
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
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所以不同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
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繆音

理也禮本天理而制者也節也禮嚴而以樂和之節其太過
也心依於理動而成禮情得其和作而成樂故君子無理不
動無節不作詩本性情而導之和禮之用和為貴不能詩於
禮必多錯繆樂有聲音綴兆文飾而宜其豫不能樂於禮亦
太質素然樂所以節禮而禮實本於天理理備於
身而有德然後可以行禮薄於德則於禮虛文耳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即事物而為之制度即人身之云為而為之節文
非禮不可然行之視乎其人必厚於德而後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
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
於從而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音

疑變不能於禮于言古之人與古之人也深美之也達通其
事而著名也素與偏者專能其一若夔則非其人特以當時
專官典樂故人以爲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其實夔非不達禮
者也故又重許之曰古之人也孔氏類達曰虞書命伯夷典
朕三禮伯夷讓
夔是夔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女音

明於禮樂身體之而無弗宜也舉
而錯之舉此置彼不煩他道

禮記恆解

卷末

仲尼燕居

五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
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
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
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
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則
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
朕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
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
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素而
樂之樂音洛長上聲

凡筵綴之類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行必踐言則物則協
矣樂而行之則天性適矣皆本心德以爲福樂故可以而面
而平天下體謂君身身踐禮樂之實故諸侯朝萬物服而
百官莫敢不承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目巧而因以禮爲
制度則有與昨下文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有隨立有序皆
然禮本人心自然之理人事當然之矩而爲之自古如此聖
帝明王辨等別嫌莫敢
相踰越皆由禮出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

吳氏澄曰若發矇如
徹去其蔽目之物然

禮記恆解

卷六 仲尼燕居

六

禮記恆解卷二十九

孔子閒居閒居義見前篇

蜀西雙流劉涓子註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
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
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

閒音閑凱與楷同弟音悌夫音扶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
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愚按禮樂子夏所知夫
子因其問而進之欲其達於禮樂之原五至三無皆起於幽
獨而極於天下致之行之必有誠身盡性之功馴至于志氣
如神則可橫於天下而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方氏慈曰敗者
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君子思慮而豫防敗尤在乎先
也知

禮記恆解

卷六 孔子閒居

一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塞入

志形於詩而詩所以道性情性情正即禮也禮主敬而行之
以和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不可極樂極而生哀哀樂相
生戒其樂之過也蓋五至以至極爲名惟樂不可極哀不可
過以得中爲至故特名之合五至而言之中和而已中和即
禮樂之原也五至之原不可得而見聞而其盛充塞乎天地
地故以至名之志氣由學養而出非猶乎人之志氣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遠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

基音音又遠讀樣選宜而反匍音扶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

樂有聲禮有體喪有服人所知也而其本在心心之至誠不可得而見故曰無上之禮樂之原即此也子夏求詩言之近似者以實之予言昊天有成命之詩言成王夙夜基天命於宥密則其中和在抱即無聲之樂也桓桓之詩言仁人一身成儀棟棟不可選擇則其身心皆節即無體之禮也谷風之詩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蓋以哀切於中即無服之喪也夫三無者非謂廢聲與體服也謂夫無其原而徒事其末則無取焉引詩亦祇言其近似而已其實則必深造而自知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量之宏美義之粹盛用之廣服習其事也起興起無已如下文所云

禮記恆解

卷九

孔子問居

二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施並音異音施地開去聲

五起皆從微至著由近及遠蓋功效自然之次第也無聲之樂始則氣志不違乎中和化乘庚之氣而已繼則養之漸熱太和在抱氣志自然順從由是和氣迎人日漸聞及四方而人之氣志亦爲之興起感化矣無體之禮始則檢束威儀求其從容而已繼則服習漸熟威儀翼翼而莊肅由是施及於人上下皆安其禮而和同然且愈進而愈精微日有所就月有所將施及四海無不得宜矣無服之喪始則內存恕心於凡疾苦之事常覺其悲其惻世之懷而已繼則施及四國

病瘵在抱由是純仁之德昭著施於孫子成世其仁孝矣夫所謂三無者非果以無爲尙也蓋夫子欲其從事本原故以無言之然其實必驗之於推暨也故又歷歷形容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圖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如字覆去聲齊上如字下讀頭

假讀格祇諸夷反

三王禹湯文武參並列而爲三也天地日月覆載昭臨似旁矣而資運之以無心貞之以至誠王者奉其意以治天下而無一毫之私則亦勞而不勞矣因引詩之美成湯者以明奉三無私本於敬德也長發之詩頌商世有令德帝命已順之

禮記恆解

卷九

孔子問居

三

矣至於湯而德與天齊湯之生也適當其時其聖敬有加無已昭格于天遲遲久遠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爲法於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

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文武之德也

韋音廷者音噴翰平去二聲

此乃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與之參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寒暑異用風雨霜露舒慘異情而風雨消長以遂生成無非教也地載天之神氣神氣之易見者惟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感之而露生其鼓舞變化居然可見故曰無非教也聖人者德極純一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固已與天地合德矣故天心所應凡聖人願欲之事將至必有先爲之兆者如天將

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符也其在詩曰崧嶽降神生甫及申而為周之良臣此詩非詠文武也而文武之時德合於天天生聖賢以成明備之美此詩之云即可以當文武之德也言商周而夏王可知且即詩之近是者言蓋以子夏可與言詩之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

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之王去聲聞去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弛施也協和也此又申言參天地之德必先令聞孚於人而後休應協於天不徒修言符瑞也明明天子明德至明之天子令聞不已必其德不已而後聞亦不已也三代聖王莫不如此又引詩言文德而協四國太王積德開周其德足以富之蓋必文德協於四國然後令聞不已積久而與天參此聖人立言之密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音

鄭康成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禮記恆解

卷美 孔子閒居

四

禮記恆解卷三十

坊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蓋孔子之徒雜引孔子之言以明聖人謹小慎微防患於未然之意而以經傳實之每章或全係孔子之言或不盡孔子之言當分別觀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

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讀譬坊防古字通用與平聲

孔氏穎達曰此節發端總以所坊之事此篇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一篇之總要也愚按人性皆善而質有清濁習有善惡故聖人以道坊其不足道理之總名道得於身曰德德必內外精粗無不備而後全禮則檢束其身心者也外禮則為淫刑以懲之而民有所憚命即天禮之主宰願欲無窮以命坊之而以理制欲敬畏自戢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

禮記恆解 卷三 坊記

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亡讀無

約愧縮不如禮驕汰侈踰禮盜亂之所由起也禮不外於人情但聖人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以適於中富貴貧賤其一端也位位愈尊而責愈重不以位自滿人皆安分循禮所以無亂也聖人以德化民本無亂而禮又坊之故曰益無也不言賤者孔氏曰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貧而樂者若孔顏是也下此而以樂道安貧為好亦有德者也好禮約已而濟人眾多易亂而安分守法天下其幾言甚少也引詩言民之貪亂非必甘為荼毒之行亦無以坊之所致故制國大者不過千乘都城大者不過百雉制家之富不

過百乘推此意以坊民諸侯豈猶有畔者千乘詳論語註
百雉鄭康成曰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長三百丈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別彼列反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愚按貴賤因乎德之大小能之優絀衣服與位所以章之別之者民知引分故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

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

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相去聲盍音曷

天無二日喻也無二上承無二王無二主而言尊卑分嚴則君臣位定春秋以下記者之言也楚越皆僭稱王不書喪葬正名也君謂諸侯鄭康成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亂上下惑眾

禮記恆解 卷三 坊記

也孔氏穎達曰此逸詩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康成曰同姓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愚按春秋時公族多強車服僭踰者眾故即不同車同服以明別嫌之道蓋周重懿親本以維國本也而其後權倖勢敵漸至為亂子言蓋有為而然以此坊民二句則記者之言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

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貪富貴而厭貧賤亂所由也食浮於人祿薄任重人浮於食才薄祿重鄭康成曰亡無也食謂時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枉席之上讓而坐下民

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康成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蓬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 御案古人謹禮於微皆所以豫遠不敬也受爵不讓則犯齒犯貴犯君矣詩小雅角弓篇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

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先後並去聲下章同

鄭康成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 御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

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肖死而號無告肖音徇 徇音徇 告助號平聲

禮記恆解 卷三 坊記

三

方氏慈曰死為國家死事者亡為國家亡在外者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死者君猶不忘則民勤於孝思故不肖亡者君猶不絕則民勉於忠義故可以託詩抑風燕燕篇之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與藝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賢能而不吝爵祿則民皆以不德為恥故興讓技才技有裨於實用者車工巧密而實非大用之才也約言貴實行先言約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

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施去聲

酌民言斟酌其至公者而取之如此則有所施於民民以天奉之犯上犯眾怒亂下違上命信不欺讓不驕詩大雅板之篇言上當順民之心而虛受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

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作體

不爭化其讓也怨益無樂其無我也詩衛風氓之篇引卜筮之體無咎以證怨益無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

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

鄭康成曰度謀也錫京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 御案記不言君引武王成之詩則以稱君為稱人之證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人

禮記恆解

卷三 坊記

四

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

惟良顯哉女讀汝於手音嗚呼

鄭康成曰君陳尚書篇名嘉善也猷道也順行之也陸氏佩曰臣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武武功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鄭康成曰弛猶棄忘也愚按孝子不記親過而揚其美父之道父之善也記者因子言而引論語及書以證之高宗云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謹在書無逸篇記者節取而合言之以證不改父之道意惟天下皆樂其言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忿含愠意微諫即幾諫也不倦即論語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匱乏也不匱言其孝心有餘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鄭康成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貌交猶更爾爾也馬氏曰秦康公送晉文至渭陽親之至也贈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以瓊瑰玉佩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去聲

鄭康成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父執與己位等者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禮記恆解

卷三 坊記

五

鄭康成曰辨別也韓氏廣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壁

鄭康成曰位尊卑等為其相襲辟君也忝辱也君父之道宜尊嚴陳氏滂曰君不君而與臣相襲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亦為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

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不稱老全乎其為子也不言慈不敢自以為能育子也戲和悅以承親歡歡感傷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慈亦所以為孝然人情每厚於慈而薄於孝故此言有子事親者宜如此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

鄭康成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葉氏夢得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民必興孝於下 御案公事之地皆謂之

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皆是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康成曰有事有所尊事也愚按尸以象其生主以存其神事死如生矣修宗廟敬祀事該祭禮一切而言追孝誠敬追慕必求其通追遠如此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康成曰祭器遵豆簋鉶之屬敬賓客用之謂饗食也盤孟之屬為燕器愚按禮主於敬不以菲而廢禮不以美而沒禮

禮記恆解 卷三坊記 六

正為無禮則無以將敬也然禮具而不敬則為虛文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分焉亦視其敬否而已故君子苟無敬禮之資雖美不食引易以明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為神所福又引詩言既醉而必云飽德蓋不徒享其燕而貴其敬以此意示民民皆知義重於利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二

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康成曰戒散齋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音體度如字運醴醢醢酒即禮運菜醢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孔氏穎達曰味薄者在上一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於味也尸飲三眾賓飲一尊者得酒多卑者酒少是示民有上下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在堂下之人觀堂上之人以為則上下內外相親睦

法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啓於中霄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肖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鄭康成曰遠之所以崇敬也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毋進以讓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喪動是情理備至故云吾從周愚按賓禮敬而親之故每進以讓事神敬而遠之故每加以遠然遠之者禮也親之者情也孝子之心豈能一日忘親哉故又即弔壙一事以明示民不肖之義薨而不葬不及時葬也蓋葬以安親非遠親也浴於中冓七旬解見禮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

禮記恆解 卷三坊記 七

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則謂之君矣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孔氏穎達曰秋其君卓是

春秋至有亂弑者其髮皆起於無禮夫禮禁亂於未萌而養其良心於幽獨苟有毫髮之欺即大亂之階也故子即二節以明禮之慎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稍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

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

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弟與弟同長上聲

不貳不自貳於尊長有君不謀仕一心無二也卜之曰卜仕之日稱二君以定所事也示民不疑君父同尊也示民有上下一心奉上無目便也天子為四海之主故無客禮而臣亦不敢私有其室車馬至重不敢私以饋人凡此者皆不二其親與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後並去聲畲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禮賓主相見之禮先以幣帛將敬所以先盡其致敬之事也解謂人之惠我者財以合彼此之歡而必先以禮自盡不先

重財故先幣帛者先自盡其禮也辭致幣帛之辭御案曰如辭曰饋贈辭曰聞戒是也無其辭而但以情相贈遺孟子所謂無處而饋之是重利也故民爭御案弗能見不可見而以疾辭也既不見其人則其人所饋亦不視之不重利也引易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畲皆無其本而求其利則凶以此坊民民皆知輕利而重實行也易辭無凶字此斷章取義耳爾雅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田舊即新田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康成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獲者之遺餘招拾所以為利食時食四時之勝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葑葑葑葑類下體謂其根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並取其根是盡利也孔氏穎達曰

上無盡利於民則德音無有乖違可及君同至於死明無盡利之事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載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別必列反取土樹反從七客反

鄭康成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草樹也御案從直也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恩按記者引經多與今本文不合蓋古人引述多以意為增節不盡拘成文非誤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七樹反去上聲

鄭康成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多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朱子曰孟子詳之若宋女子姓者然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發廢夫人之禮穆與通

祭禮男女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而孝養也非是不交爵陽侯殺穆侯其事未聞蓋因燕饗而美其貌後因兵爭殺之而取其妻如楚滅息以息婦歸也古禮大饗同獻無他國諸侯助祭者此蓋春秋以後之事記者言男女無別醜禍至廢禮其甚言其失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

禮記恆解

鄭康成曰有見睹其材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徐氏師會曰以辟遠以辟嫌故遠之也朋友之友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輔氏廣曰厚於德好色厚於好德也愚法寡婦之子非盡不可友而亦非盡為辟遠也第防微杜漸禮亦有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

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好下並去聲伏音遠去聲

引子言好德如好色見常人多為好於色故坊之當嚴也下申明之不下漁色擇其德配而不廣取如漁也在上而下取故云下漁非但謂取於國中也不夜哭嫁有所思不問其疾鄭氏曰姊妹略之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及問疾諸事皆族

禮記恆解

卷三十一

十

中禮故結之以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

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音現

鄭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外舅妻之母外姑愚按承奉也妻父母奉子以授壻即其女之所歸必由父母授恐事或違乎男女之正也禮於男女重別如此坊民婦歸以禮而無私褻之嫌婦豈猶有不至者

禮記恆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中庸三十一

中庸一書漢書藝文志載中庸說二篇戴顒中卷是漢時中庸一篇已有別行之本不自宋儒始也自朱子著四書之名而元延佑復科舉遂以之取士中庸大學以朱子章句為準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茲不復贅

表記三十二御案表者測日之臬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坊記示人以所當戒表記示人以所當法也孔氏

義下更開廣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氏類達曰孔子身在他國不倖任用故稱歸乎愚按隱而顯身隱而道德著也矜厲有意尊大振厲莊威自然莊敬而不待言而信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禮記恆解

卷三十一

十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康成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外莊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加於身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漬也

鄭康成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漬所由生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為敬如大裘不楊及尸襲禮不盛者尚文則以楊為敬如君在則楊無事則楊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

祭以致其追慕即極敬矣而不繼之以樂朝以經理政事即極辨矣而不繼之以倦始於終敬慎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

敬慎非徒欲免禍也而禍自可避誠篤非求去害也而光輝自不可揜恭肅以自飭耳而恥辱自遠為務外而招禍者

言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

不終日僂仕鑑反

莊敬則神安而氣日精明安肆則志昏而身亦縱弛僂與僂通身心解肆若僂弱不能終日者然君子則自強不息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

死焉而不畏也齊側皆反見去聲

敬基於微不以鬼神幽遠而齊戒不以見君爲常而擇日皆防其微也小人不知此而狎侮至死不畏子深嘆之也擇日見君蓋出使而歸及致政者如孔子沐浴而朝是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音告

禮記恆解

卷三

表記

二

辭以通情禮以致敬非是則褻而不敬引易明不褻之義事人事神情乎而敬達一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仁人心也萬善統焉天下無不仁而猶爲人者故爲表義所以全仁節制而得其宜者也報施準乎仁義而情誼相屬故曰天下之利易文言利者義之和是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大音泰辟音璧

施德者獲德報則民勸於善施怨者獲怨報則民懲於不善詩言一言必有答一德必有報可見所施不可不慎也人君操賞善罰惡之權至公至明民所以賴之相安而爲法於四方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怨謂私怨非君父之讐可比者也忘其怨而以德報之安其身以行仁者也以怨報德不仁已甚故爲刑戮之民鄭康成曰寬猶愛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人非聖賢大抵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故君子責己則嚴道必自盡責人以恕法順民情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

同通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鄭康成曰仁有三安仁利仁強仁也愚按同功異情其成功一也而其用力之始情則異也馬氏臨孟曰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禮記恆解

卷三

三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左右亦取相須而成之義然仁即性也具於心而爲體本仁而施諸萬事曰道爲用故又申之曰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道者義也施諸萬事合宜之謂世或不知體用一原動靜相須或厚於仁而義不盡協人感其恩而親之然施不合宜弗尊之也或厚於義而仁未施至人吸其明而尊之然誠懇未周弗親之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鄭謂義

上脫一字

至精粹也義謂裁制有方非本仁以行義者考稽度事理道之至者仁與義合一故王其大能裁制而不盡合乎仁如霸者之功名是也考道者雖無仁以爲之本而凡事慎擇故可以無失石梁王氏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然此乃借霸以形容偏至之義非取霸者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
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作躬
今毛詩

有數言行仁非一端隨其所造皆可謂仁長短小大喻其得
失參差之數也中心惛怛常憐愛於人是其天性慈祥者也
率仁者之成法而行之雖不盡出於誠亦能取資以爲仁者
也詩言豐水有芑武王豈不採之喻一才一長武王皆用之
是能培植仁德以貽後者故爲數世之仁也若國風谷風之
詩言我今尚不能容何暇憂及其後則止於其身之仁也引
增武王烝哉句而谷風之詩亦不依其本意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
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禮記恆解

卷三 表記

四

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

喻仁於器則至重而難舉喻人於道則至遠而難行所以然
者以仁之取數至多一言一行亦仁言其全則非聖人不能
備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爲仁者無安於小成取仁不必
求全責備也義即仁之裁制執義以量度人精義者有幾故
難爲人以人所可能之事望人則一事合義仁
也充而至於事事合義即全仁也故賢者可知已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音免

去聲俛

仁即天理安仁心純乎天理而安樂之也大雅言德若至輕
而民莫能舉惟仲山甫克舉之無有不足待人之助小雅言

高山則仰之景行則行之喻見一仁則學之也故子贊其好
仁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則非好仁矣惟忘身之老不知年數
不足而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則可謂好仁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好易
聲

仁者人也不好仁而他好爲失其所好言人之難成也由人
人失其所好仁者以仁爲好即有過亦易解免論語所謂苟
志於仁無惡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性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
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夫音扶

禮記恆解

卷三 表記

五

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斯過寡近乎情則不難斯可信矣
不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可與進於德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
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
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

畏于天制行之

上文言仁之難成欲自修者毋失所好此言仁之難成欲立
教者毋過苛責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不自矜其長尤恐形人之短也制行制爲行誼以教人不制
以己非不以聖人望人乃不遠責以己所能也也有所慕而勸
勉有所感而愧恥以行聖人之言節齊之使中節結誠意相
維持文飾移變化極推廣其志壹專一於仁也引詩言以
明如此善誘則人
皆知愧人而畏天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
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
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此申上文容貌衣服之義而歸本於德行也容也辭也皆本
於德德蘊諸心而見諸行內外交飭有德者必驗諸行有德
行者斯容服必端修辭必謹即衰經三者之色以見其哀敬
不可辱之德行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而先即容服辭言之
蓋慎於外乃恆乎心也引曹風侯人之詩以鷩在梁則不濡
其翼比侯人赤芾不稱其服正欲人重視容服而思其稱之
本之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

禮記恆解

卷三表記

六

拒嚮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義者各盡其道而協宜也無貴賤皆然天子親耕粢盛稷
粢於上帝敬天之義諸侯勤勞輔事忠君之義也凡他可類
推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
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
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
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
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庇必利反葛音疊施音異
凱亦作愷弟音悌與平聲

下之事上也其事皆上之事故須有大德庇民乃可以盡事
上之事然其心則為君撫此民以宣上德非有一毫君民之
心也故為仁之厚愛君之至也役役於君也恭儉信讓仁禮
之事而其意則以此為君役而廣君之德非自尙其事自尊
其身也儉於位不求尊位寡於欲不求厚祿以位祿讓於賢
為君得人卑已尊人小心畏義又言凡事皆然若此者凡以
求事君而已得之君與之也自是盡忠不貳天命至誠無貳
者也故以此聽之詩大雅旱麓之篇以葛藟之繁盛與文王
之多福而美其凱弟不同子以為舜禹與文王周公皆足當此
詩也四聖人皆有君民之大德而小心事君小心不同之實
即昭事上帝重小心翼翼不重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謹以尊名節以尊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
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

禮記恆解

卷三表記

七

謂便人處上聲

節節取其美以諡之也生名而死為諡以諡其名所以尊名也然
必節取其美以諡之也而寧節毋濫恥名之浮於行也事可大而
不自大功可尙而不自尙所以求處情實而免虛譽過行過
高之行不可為訓故弗率循以處篤厚陳氏謂本分上不加
毫末是也彰善美功則賢者益勸自卑而民敬尊子言其德
微君子則非欲民然而然也后稷教民稼穡開萬世之美利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而後稷行浮於名故自謂便習農事之人
耳引此以證上文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
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
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

凱平聲說音
悅毋無同

葉氏夢得曰凱言其樂弟言其順呂氏大臨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親則說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為民父母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下謂下賤之命君之教令愚按此承上文而言尊親不能相兼惟為民父母者兼之以足上文難字之義非謂父母之尊親果判然也命近於民民狎而玩之鬼處於幽民畏而憚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

禮記恆解

卷三表記

八

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遠去聲去聲

三代聖王其治天下以仁義無不同也特其因時立法久而不能無弊又須有以善補救之夫子故歷陳其概如此使後世有所折衷焉非謂禹湯文武之治猶有不足也夏承唐虞風俗淳朴尊其命令以示率從事鬼敬神戒其慢瀆至於治民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祿賞為先威罰為後皆忠厚之意也然而末流則民親而不尊其民多蠢蠢愚冥喬尤鄙野朴而不文殷人懲其傲而救之於是尊神率民以事神使有所畏懼悚動先鬼先罰以休其心而後禮以教之賞以勸之然其未流民尊而不親信鬼神之過而至於蕩不守靜畏罰之過而至於求免無恥周人懲而教之於是尊禮善施以人道

往來施報之常法其信鬼畏罰之傲引而近之加以忠厚其賞罰用爵列以點步為勸懲然其末流親而不尊趨利而巧慧文飾而不慚相賊害而皆蔽不知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

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平聲此言三代民風之異夏民質樸上人未煩瀆其辭不求備大望於民而民自親上人未厭忘殷人禮度未詳而以民風漸澆求備於民必欲使之為善矣至周人則以民無不可聖賢禮樂詳盡使民強於為善盡其人道之當然而不瀆神以求福然而爵賞刑罰之制亦窮極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下如字

禮記恆解

卷三表記

九

此足上文之意慨民風之難防而為治者當思援救也虞夏之道簡質而民安其教殷周之法大備而未流滋敝聖人亦不能預防蓋世運遷流日趨頹極非立法之難所以隨時補救者難也故又言四代質文已極其中後有作者亦弗能加第虞夏質多於文殷周文多於質乃時勢所趨非聖人德有優劣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而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惜但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刊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康成曰死而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愚按惜但愛之誠忠利忠厚利民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則民之所以奉養也富而有禮以節之惠而能散以給之君子有位者尊仁畏義化於舜

之仁義也。取費即富而有禮。輕寶即惠而能散。忠者易於行。則犯義者主於裁制。易不順文。煩易不靜。寬大易無分別。今皆不然。蓋德之美者。德威不恃威而人自敬。畏者。明而不恃明而人自莫。斯非虞帝就範如此深美之也。夫二帝三王其德同。則其致治亦同。然舜承堯之化。恭己無爲。遇有獨墮。又當時民情淳樸。異於後世。故夫子尤深嘆之。然非以是而薄三王也。勿誤會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先資其言。以言爲事。君之先資也。至君用其言。拜命則自獻其身。有死無二。以見所言之信。君有責於其臣。委以重任。死於其言。矢以終身。受祿不誣。受罪益寡。稱其職故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禮記經解

卷三 表記

十

呂氏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愚按此言事君必求有利於君民而惟恐受祿之有愧。易言不家食。言正謂事君有利於民而非徒以受祿爲榮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

陳氏澹曰。下達。趨乎汙下是也。學人有志事君。往往利祿及身。喪其本來。遂流於小人矣。不尙辭。以實有勲德爲貴。非其人弗自。己不由匪人以進。亦不以匪人事君也。引詩明此。爲靖共此。爲正直而神亦將與之以福祿。

子曰事君進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諫亦諫。諫於諫得君而不諫。則主於爲利之人。

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孔氏穎達曰。適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輔贊於君。守其調和之事。宰。正百官。二仙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家。

宰但家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者直指君過諫君而恐揚君之惡。傷君之意。愛君之至也。故引詩以明之。鄭康成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進並去聲。

難進不苟進。易退不苟退。呂氏大臨曰。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亂賢不肖。倒置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阼。三讓其退也。一辭而退。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境通要。平聲。

禮記經解

卷三 表記

十一

鄭康成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要君。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必可以行道而後委費既知。遇則死生以之。而不懈。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康成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子曰事君。臣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朝直遙。

鄭康成曰。履。猶行也。愚按。不避難。死於其事。必求盡職。得志不敢自害。尤必慎慮。而繼之不得志。不敢厭怠。更然慮而繼之。必求終事。而後告退。愛君忠職之厚意。然此非素無利祿之志。者不能故引易以明高尚不事正深重其事不待進所以。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妻姜嫄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鵲音尊責音奔

上言臣事君之道此又言君當自慎唯天子代天治民無一不當體天之心合天之道士受命於君君能體天道以出命則臣自恭順不然則兩失矣引詩以戒君不可無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禮記恆解

卷三

幸

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行去聲
餒音淡

言爲心聲亦可以觀人而不可以此盡其人之平生也蓋敦
行者或訥於辭天下有道人屬實行天下無道人尙虛辭技
業者幹之餘也不能博而問其所費嫌爲虛辭也下放此水
淡而可久醴甘而易壞交接尙辭而不貴實則言甘如醴亦
終壞耳引詩以證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誓平聲衣去聲
食音似說音稅

口譽入口惠而實不至也問饑寒則衣食之稱善則餽之正
不口譽之實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而欲其於我歸息是口
如是而心亦如是者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己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舊音災
已音以

口誦思惠而無實取怨齒之道也君子卑使人責其不諾不以口惠致其後怨引詩以證口惠之義要要情相說旦旦言相許而不思踐言此等不思踐諾之人亦復何望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朱反與平聲

不以色親人不虛爲善色以親人情疏貌親無誠心而虛詐欺人如穿窬之盜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信實情誠也巧善也卽論語忠告而善道之之義此爲諫君規友者言

予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體記恆解

卷三 表記

集

其私愛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敬天地者必敬神明神明司天地之功化者也神明何以見
無非卜筮之用凡理之當爲者無庸卜筮也惟國家大祭祀
有大事則卜筮以求神明私褻之事不敢卜筮也大事及祭
祀所以必卜筮者不敢犯上帝不許之日月既卜筮後則違
行之不敢違卜筮卜筮不相襲皆
所以敬神明也不相襲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



鄭康成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曰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曰臨有事坐之剛曰柔曰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屢按不違龜筮雖用剛用柔有定而亦必決於卜筮也呂氏大略曰內事外事泛言眾事耳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牲音全牷音谷盛音

成

御案承上不違龜筮言卜日既定而後以往後禮樂齊盛奉之則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愚按無害無怨神享其敬而民受其福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易音

鄭康成曰富之言備也愚按承上文言事神明之事而結之以此明祭祀本以恭儉神明不尚虛文即后稷之祀以明之也辭恭則心必誠欲儉則禮易備上文所謂無害於鬼神無怨於百姓者也引詩言后稷肇祀以來世有恭儉之德至今無罪悔以證上意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處上聲大音泰

禮記

卷三

表記

鄭康成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愚按天子適諸侯舍於廟至尊無二又大廟本吉不須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喪於上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唯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陳氏滄曰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謂禮筮不瀆不喪以其敬故也

禮記

卷三十三

緇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多言好惡而獨以緇衣名篇者惡惡亦所以勉善也又篇首引緇衣故即以之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去聲

上以恕待下下以忠事上上下下無詐虞而百度可貞刑安得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

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好去聲上惡去聲下如字

鄭康成曰緇衣巷伯者詩篇名緇衣好賢欲其貴之甚巷伯惡惡欲其死亡之甚愚按人君患在好惡不明即明矣而不試則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如緇衣巷伯之議則不必屢以爵賞善而民自忠厚不必輕用刑罰惡而民自悅服引大雅言文王爲萬國之儀刑亦由是也

禮記

卷三

緇衣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孫去聲

首六句說見論語格心遷心即所謂有恥且格免而無恥也變之如子誠信不欺教之以德也涖以涖之齊之以禮也不倍與孫忠順也引甫刑言苗民徒以刑虐民民怙惡而行上亦絕世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鄭康成曰遂猶達也言微禹爲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陳氏澹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民化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

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格德行四國順之

聲長上聲說悅通格詩作覺行去聲

呂氏大臨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愚按民致行己專致躬行於仁格鄭康成曰大也直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

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禮記恆解

卷三

緇衣

二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

危行而行之行並去聲警愆通

綸陳氏曰綸也鄭康成曰綸引棺索游浮也不可引之言也危高也淑善也譽過也呂氏大臨曰如絲如綸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引詩以證言行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

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道行並去聲於音烏理非言不明故道人以之而行則所以踐言也必立法以禁之然後去不善而入於善慮其所終必其言之可行稽其所微必其行之久而無弊民化而效之亦謹言慎行矣引抑詩證言行之必慎引大雅明文王亦敬其言行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上

不貳如法而無雜向從容有常中禮而安也壹專一蓋外莊敬則內安詳故引詩言衣服容止言行皆善則爲民望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成有壹德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

吉讀作告

上下至誠相與學業光明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疑惑者欺闇故也引書以明君臣誠一之德引詩以釋光明正大之意

子曰有國家者章言輝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

丁但反共平聲好去聲

鄭康成曰章明也輝病也皇氏侃曰義善也好善惡惡者民之良有國家者章善從其厚而直惡以薄之則合乎民情之

禮記恆解

卷三

緇衣

三

公故民不貳引詩明正直者民之秉彝故靖共者人皆好之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

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

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功

長上聲好惡行並去聲瘁上聲疑貳下懷欺詐則不相信而徒勞若章好正身以明己之所好慎惡防微以禁民之過度民不惑信上之誠好善而惡惡也儀行以義自正其行不重辭不尚虛言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責難陳善皆切於身心國計民生之事而非虛誕迂緩鄭康成曰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即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惟使王之勞

勞之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民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言取教之不行由爵祿不足勸而刑罰不足懲也其不足勸恥由上褻刑而輕爵引康誥敬明乃罰甫刑播刑之不迪則非褻刑輕爵者比矣甫刑原文播刑之迪此多一不字蓋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以意折衷不拘原文播刑之不迪言政教播於刑所不及之處非徒待刑罰也而爵祿該其中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禮記恆解

卷五

緇衣

四

治平聲比音界道去聲毋並音無葉音攝

忠敬謂君待臣也富貴過君徒富貴之臣亦徒富貴自恣治治其職事比明比為非大臣為民之表必任賢而敬之邇臣近君民以之伺君得失當慎選而道民大臣權重小臣常易忌之近臣親任遠臣嘗欲問之外臣疎遠內臣尤易毀之使之各得其所而不偏聽則不怨不疾不蔽矣鄭康成曰葉公楚縣公葉子高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所為嬖御人等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莊士大夫卿士皆賢者曰莊汲冢書以葉公為祭公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所賢所賤民所好惡也賢否失宜民是以不親上而教煩亦復無益夫子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即此意馬氏臨孟曰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其好可謂為安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用我至於君陳所言亦共理

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繫也大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夫言扶易並音說吉作告天作先相去聲

禮記恆解

卷五

緇衣

五

悔君子易溺閉愚閉鄙卑鄙民雖無知然苟慢侮之則能呼故大人易溺慎修身敬事而已大甲言上人毋輕進命以自覆敗若虞人射禽機弩已張必往省覆於括合度則釋機之意也兌命言口足以起羞甲冑足以起兵必當慎之衣裘未萌若不慎之必自作孽而不可違故又引大甲以謹之國語曰忠信為周尹誥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其輔相者亦有終能慎故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者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好並去聲雅今音作牙五句餘在節南山篇而無能字或逸詩也

心與體相依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以此喻君民之不容歧視至切也先正先世正人之賢君正人不徒以言也即其言之明且清以見其心之正不自正而百姓亦勞做正上友心體相關之義引書言暑雨祁寒民猶不能無怨於天見君於民當敬從民欲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行無類也行去聲

夢比於義而無二也類同類人臣事君身正言信則專責於義而善類相孚可以冀諫行言聽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之

申言上文之意有物言皆實德有格行不踰矩志成於終身名傳於後世上文所謂義也多聞以下又其所以有物有格之故志記也質正也多聞多志折衷以未至是親體之也精知精而益精以致其知畧約也惟知之既精故約要以行

禮記恆解

卷三

細衣

木

無不有物而有格此數語上文所謂行類也成王戒君陳出入與眾虞度其是非類之說也詩言淑人君子儀一而不忒說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

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好惡並去聲

如字鄉如字

毒害也鄭康成曰鄉方喻輩類君子以正自持故於正者必好之小人不正而讐忌正人有鄉同道相與也有方邪僻不容也邇者親其德故不惑遠者聞其風不疑孔氏類達曰詩周南關雎篇斷章云以好人為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去聲

賢者未必不貧賤惡者未必不富貴以此定其賢否而重富貴輕貧賤則是本無解於賢與惡而好惡以勢利移也直利

徒耳鄭康成曰詩言朋友以禮儀相攝不以富貴貴賤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去聲

剛反

私惠以私情相惠而不合德禮之公也不自留卻之也周行喻大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

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藟曰服之無射射音亦

賦所憑以為禮無軾則無以為乘車之禮矣喻人有德則其言必善衣以彰身必至敝而後衣之事終喻人有行必觀其終履之無射言服之久也而君子言行審於始要於終可以類推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禮記恆解

卷三

細衣

七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九夫君子展也大成君夷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上行如字下二行去聲周田觀古文作制申勸文書作寧

言必可行行必可言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也何可飾寡言而敏行乃成信實民則而化之皆不得誇美而飾惡矣御案引詩大雅以證寡言小雅以證成信引書以證民皆化於善其說並見詩書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

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

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兌讀稅

純作煩貞作貞

朱子曰南人南國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以其無恒不足與神相通也龜筮靈於人猶不能知其所欲而況人乎極言無恒不足取於人也引詩證龜筮取有恒無及惡德則民皆自立而事可正蓋人事即天道用賢以爲民則民立於善而正其事始可事神不此之務而煩瑣事神則爲不敬蓋事煩則亂以之事神必難不煩者恒其德而已故引易言不恒德者道來於不及防第恒之義非拘守一端之謂當審其常變經權而衷於一故又引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終之

禮記恆解

卷書 緇衣

八

禮記恆解卷三十四

奔喪

蜀四雙流劉沅輯註

方氏慈曰四方男子所有事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先王所以作爲之禮孔氏穎達曰奔喪禮在儀禮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 御案古人期功皆去官奔喪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常義楊仁以兄憂去職元弟憂去職祖憂去亦未嘗不奔喪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撫按經非特爲仕者言也今制父母之喪去職餘俱否蓋君事重於私親法至斃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世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有也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 御案行百里者痛親窮日之力也

禮記恆解

卷書 奔喪

十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舍音赦竟境

見星二句申上不夜行之義未得行或君命有要政也至竟望其竟哭感念親也辟市朝鄭康成曰爲驚眾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

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鄉音勇

孔氏穎達曰升自西階人子升降不由阼階今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纓故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纓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序東在堂下序牆之東非堂下之序東也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 御案士喪禮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在襲經前此奔喪無馮尸禮故襲加首紼乃繫紼帶而加要經之散垂於其上變於在家也

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

彭氏錄曰眾主人諸子兄弟眾兄弟鄭康成曰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祖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三日三哭之明日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孔氏穎達曰括髮祖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皆如初者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去

彭氏錄曰非主人齊衰以下之喪者非喪主也如父在奔母喪若奔祖父母喪父爲主已不得爲主人則拜賓送賓皆父母之喪亦必適子爲之拜賓送賓

禮記恆解

卷三

二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

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喪音催免音問下俱同

孔氏穎達曰中庭北面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乃升堂無事常在堂下故奔喪者亦在堂下也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經帶今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陳氏滌曰免麻加免於首

加經於要上文言襲經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難殊皆是在堂下小斂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與於男子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

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去聲

御案奔喪明日又哭象小斂母喪在家小斂而免故奔喪又哭而免也上文奔父喪有由入而升升而坐哭坐哭而降之

鄭此言降則入升生哭可知上言襲經於序東對下帶而言則首經此對帶而言則要經也孔氏穎達曰此謂適子故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送賓彭氏錄曰此雖謂適子亦謂父沒奔母喪者若父在則父主之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懸卽位與主人拾

踊擗側

鄭康成曰婦人姑姊妹女子子也陳氏滌曰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闔門東邊之門彭說見小記鄭氏曰東懸懸於東序不懸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

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

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滌曰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在墓所就

禮記恆解

卷三

三

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卽其主人之位孔氏穎達曰告事畢者於此墓所更無事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

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

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滌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孔氏曰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

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夕哭不止五哭也五也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也

陳氏滌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去

聲

鄭康成曰壹括髮謂歸入門括時

孔氏曰及殯不及殯皆壹括髮

齊衰已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穎達曰齊衰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已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五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東即位拜賓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主人代之拜賓成踊奔喪者於主人拜賓時成踊 御案奔喪者為父母不及殯殺於及殯齊衰已下又殺於其子在墓又殺於在家故哭於墓則免麻而不袒惟歸入

禮記恆解

卷書

奔喪

四

門則括髮袒而已又哭三哭之祖鄭氏以為衍文是也襲字亦當是衍字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康成曰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鄉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月節於是可也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陳氏

滿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親喪無不歸者除喪而後歸或阻兵革異國者也蓋聞喪在外亦服齊衰持不備禮耳故其後歸之禮如此若並未聞喪今始歸則當追服三年喪也東東方主人之位遂除以前此聞喪即服特未臨尸柩今歸見墓而哭袒成踊以伸其哀遂於墓所除服也主人子之在家者喪禮已終故不踊

自齊衰已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已下除喪後歸惟首免麻哭於墓所無括髮等禮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去

齊衰已下喪有故不得歸聞喪先為位而哭盡哀東面免經即位袒踊畢襲衣有弔賓則拜送如在家之禮其哭也

禮記恆解

卷書

奔喪

五

三日而五哭即止以急奔喪故也既奔喪至家有賓則主人為之送賓以初至未成服也迨既成服後則亦拜賓鄭康成曰五哭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御案若字作轉則上節乃家近無俟成服而往者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御案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淺故哭遲也雜記兄弟之喪大功已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蓋以上則該齊衰而見又較近於望彼約畧之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韓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今

鄭康成曰黨族類無服者方氏慈曰廟者神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黨寢者人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黨師以道之

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適焉愚按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寢親而廟尊義皆可也又云有燕問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陳氏曰無殯則在寢矣是也

凡為位不奠

間喪為位而哭不久即奔喪故不久奠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御家始死哭踊號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士襲無踊則三凡夕哭皆不踊不數朝哭無踊亦不數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凡九諸侯五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凡七大夫三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為五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數亦象之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御案大夫在冢聞君喪即哭有弔者不敢拜之避君廟也

禮記恆解

卷三

六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御案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為位衰於館未可以內服出也赴者至則趨而出於時可以為位矣而猶不敢拜賓選為也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鄭康成曰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御案兄弟之在他國而未仕者服斬已仕者如舊君

凡為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若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陳氏滄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

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於家於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陳氏滄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矣父歿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喪子之喪矣同官猶然則異官可知親同長者主之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

陳氏滄曰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聞計在本服日月之外不稅服而猶免袒以倫屬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尙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康成曰雖無服猶弔服麻麻免為位哭也孔氏穎達曰兄公於弟妻不為位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亦不服尊遠之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元是親麻既嫁兩無服雖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弔服如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奔喪者為士有大夫至先袒拜之成踊之後乃襲衣尊大夫也士來弔初亦袒襲衣後始拜

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下同

袒衣而露肉為袒袒衣袒形褻故冠者不肉袒不髮冠之尊也鄭康成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然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僂於後反跛補火反踊音同稽音啟

陳氏滂曰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

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為去聲

不冠喪禮去冠而以免代之也童子未冠不為族人總惟無父母而主家則有總服有總服則免矣既因當室而有總則

禮記恆解

卷三十五

三

免且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

杖削杖桐也直七須反

竹桐一也言其扶病同而特父母取義稍別耳直麻也其幹可以為杖後人以竹與桐代之故記者云然詳見喪服小記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

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

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亦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羸力垂反

鄭康成曰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哀謂為母喪也愚按母喪可哀而父在則當節哀以慰父故不敢杖以動父之憂也堂上父所處不杖不趨亦不遽示不遏哀使父寬愛此孝子之志亦人心天理自然之實也天降地出喻言無端而有

禮記恆解第三十六

服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無問辭而云服問者蓋門弟子問於孔子因類記之而諸儒相沿以服問名篇也三年問放此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

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

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傳去聲

傳舊記禮之書也孔氏穎達曰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服妾子使為母練冠是輕也而妻為夫之母期是重陳氏滂曰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總麻是輕同宗直稱兄弟母黨婦黨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外兄弟不盡無服而有無服者或本應服小功總麻而服於所尊無服者其妻猶為之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服總麻而厭於其君則無服蓋先王別尊卑以正人倫又為寬其途以伸私情如此也

禮記恆解

卷三十六

十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

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吳氏澄曰母出謂已母破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附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服其功衰期音基

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皆當易麻帶為葛帶矣此時兩適相遭則仍服三年之舊葛帶不新製葛帶易之嫌於以期厭三年喪也惟此時三年之舊經既除重經期之麻經身則服功衰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即繼衰也孔氏穎達曰若婦人則自經練之故葛經腰帶期之麻帶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御案設三年喪既練期喪既葬而又有大功之喪則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首不經大功之經仍經期之經以冠帶俱不變或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減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氏穎達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紵為帶小功以下其經潔麻斷本御案論服則斬齊重不可以大功變然麻重於葛故可以大功之麻變斬齊之葛而麻又有重輕有本之麻重無本之麻輕重可以變輕輕不可以變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免音問去之去上聲

禮記集解

卷三十六 服問

二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麻之斷本者小功之喪練無首經故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就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其經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殯歛之節可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音免問稅吐外反

鄭康成曰稅亦變易也孔氏穎達曰小功以下之喪不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如當總小功者免之節則首經其總小功之經而喪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之帶所以經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葛帶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改前重喪之葛也蓋總與小功麻經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長上聲為去聲

本大功之喪因其殯而降為小功婦人則為長殯小功為中殯總麻其情本親得以其麻變三年之葛帶然終其應服之月算而止還反服三年之葛非重麻也凡卒哭受麻以葛今既為殯無卒哭之禮則無稅變麻帶之時故以終其月算為節也若下殯則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為去聲鄭康成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世子不為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內之民同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

陳氏端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禮記集解

卷三十六 問服

三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孔氏穎達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鄭康成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隸七南反乘音刺

孔氏穎達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為服期今非夫人君為之服總則羣臣從君之服近臣闕寺之屬僕御車者隸車右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以後著錫衰以居若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並將葬皆殯之事則首弁經皮弁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皮弁當事弁經公卿大夫之

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恒著之出則不服當殯殮之事

亦升經陳氏婦曰升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上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朝音

鄭康成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翻稅吐活反

重經也稅猶免也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傳曰皋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音

吳氏澄曰罪雖多而不出五刑喪雖多而不出五服其或刑

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

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

與喪而五刑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陸氏佃曰列若今

矣例

禮記恆解 卷三十七 服問 四

禮記恆解第三十七

間傳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間讀為間廁之間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

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則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

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

容體者也苴七余反見去聲齊音

苴麻有舊者牡麻泉也斬衰服苴衰衰經杖並直也苴色蒼

黑哀戚之貌似之首先也內先有此情而乃見諸外泉色亦

蒼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衰經不用苴而用泉止止於是也

哀戚情專無他嗜悅也容貌可也僅備容貌不為歡樂之容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

俛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俛音展說

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孔氏穎達曰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對皇氏以為親

始死時雖記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

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

喪言而不議彼謂言言已事為人說為語與此異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

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

麻不飲醢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音預溢音逸

孔氏穎達曰齊衰二日不食皇氏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

則一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方氏慈曰三不食則日有半矣朱氏申曰斬衰既殯則三日矣故食粥吳氏澄曰五服哀其死而不食者思也士欲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禮大

孔氏穎達曰大祥食醴醬則食菜果之時但用醴醬也不能食者得用醴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滋所以先飲食之鄭康成

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芻

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苦始古反塊古怪反說吐活反音暇

禮記

卷三十七 間傳

二

孔氏穎達曰芻蒲草為席謂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

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櫛音

方氏慈曰柱廬間之楣以為之固曰柱楣謂廬間屏蔽之草而飾之曰剪屏彭氏紘曰倚廬釋見大記小祥居聖室芻草

之上大祥後間一月而禫始有牀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

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

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上

方氏慈曰八十一縗為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其有正服降服義服故也所謂縗多而服五者此也孔氏穎達曰三月

之喪治其麻縗其細如絲故云縗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縗細而疏也有事其縗無事其布縗無事其布縗布既

成不毀治其布以哀在外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

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線綠

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

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

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為母之聲縗古老反縗平聲

重平聲縗七變反要平

孔氏穎達曰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縗既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縗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陳氏

疏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去麻服

葛者蓋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縗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縗者葛經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

禮記

卷三十七 間傳

三

於前四股紵之縗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紵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縗是二重二縗又合為一重是三重也小祥男子除首

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

以縗紵之身著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

首者縗冠以素紵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大祥後更間一月而為縗祭時元冠朝服祭訖首著縗冠身著素縗黃裳以

至吉祭身著吉服尋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康成曰黑經白緯曰縗朱子曰縗今淺絳色御案麻至十五升布縗皆

治即謂之朝服但朝服細之不縗則謂之麻衣耳詩麻衣如雪是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

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

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

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

麻葛重之
重平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所輕者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唯有要帶婦人除要經惟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練之故葛帶首重期之葛經婦人經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麻葛兼服之卽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此謂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陳氏婦曰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卽上文重者特之說易輕者卽輕者包是也服同篇云總小功之麻不變小功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據大功之長壽中獨也孔氏曰前文

卷三

四

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婦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

禮記恒解第三十八

三年間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三年之喪喪之至重者此篇專論其義故以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稱去聲
創音瘡

稱情立文稱其情之輕重而制爲禮文羣謂親黨五服各稱其情而立文弗可損益而創鉅痛深尤莫甚於父母故制爲三年喪以其情則爲至痛之極故其文亦爲至痛之飾也鄭康成曰無易猶不易也

豐邑校解

卷三十一

三年間

之者豈不送死有日復生有節也哉

人子哀痛思慕有何究竟第思死者無已時而生者之禮樂不可廢故制爲三年之喪使高者俯而就下者仰而企也有已謂喪禮非謂哀痛思慕復生有節者禮樂之事其三年而斷以二十五月者何也因人子思親終身無已時而禮不得不爲之限制以再期之後又一月爲三年所以名親恩並非三年所能報而留此不盡之思以見禮有限而思慕無窮所以教孝也二十五月而大祥有祭間月而禫有祭可見聖人教人思慕不忘之心後人因三年當三十六月不得所以二十五月之故於是曲爲之解定爲三九二十七月非禮意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

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張去聲就平聲躡直亦反躡直六反脚音馳脚音厨脚音周惟音秋知去

鳥獸猶知愛其類况人爲萬物之靈於其親之死也哀慕安有窮時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與平聲曾音

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愚按人知於物而於其親乃朝死夕忘是中於邪淫之病而失其本性曾鳥獸不若也本心已亡故羣居必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

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音

脩飾之君子以二十五月爲太促然而遂其心之所願則服無窮期反使不肖者得藉口而廢禮

禮記集解 卷三十八 三年問 二

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去聲

立中制節無太過不及定爲二十五月之制也釋謂除喪御案相交曰父各別曰理酌人情之中制一定之節使相交足以成文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期音基下同

何以至期問期而變服也答以難至親之喪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皆暑爲變易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

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期年則天地四時庶物皆更始故象之而以期爲重服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焉語助辭猶於也鄭康成曰於父母加隆其恩倍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由九月以下遞降其服使之恩弗及父母也

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

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色界反

孔氏穎達曰隆恩愛隆重殺情理殺薄閒隆殺之間三年一

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

一時而氣變五服之節皆取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

屬亦逐人情而漸殺是中取則於人三才並備故能羣居和諧專一義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禮記集解 卷三十八 三年問 三

至文言其爲天性自然之流露凡文飾皆無以過古今所壹同此人即同此專壹父母之心未有知其所由來極言自有

天地即有此理此心而不可解非謂不知三年喪所由來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喪也

引孔子之言以實之達鄭康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

禮記恆解第三十九

深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際曰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尚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陳氏祥道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衣服者近人而易曉者也作服而無其法則不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圓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卑之爲三極莫不並與其精疑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被體之深遠有異乎常自其理而觀之深之又深極其精焉豈庸人之所能測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

衽鉤邊要縫半下毋音無見同現

鄭康成曰毋見膚者衣取蔽形毋被土爲汙辱也御案朝祭諸服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內以露膚衣至裏則出

禮記恆解

卷三十九

深衣

十

其左衽而右掩而裳與襦皆不見深衣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其裳與朝祭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裳績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裁爲十二幅朝祭之衣與裳殊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深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績衽言裳與衣相績在垂衽之處既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緣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鈎邊孔氏穎達曰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

厭脇當無骨者祿音各詁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俛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同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同肘是也按衣與人身相稱不以尺爲拘袂袖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言袂寬急之中也下無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正當腹間比衣帶高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

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圖圓同袷音規踝華上聲齊音咨

放氏繼公曰十二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裳以六幅交袷裁爲十二片其會止六幅也衣裳各六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御案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針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針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孔氏穎達曰負綱謂衣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鄭康成曰踝跟也齊緝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

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孔氏穎達曰所以袂圓應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綱背之縫抱方領之方欲人直其政教義事方正引易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

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

禮記恆解

卷三十九

深衣

二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相去

方氏慤曰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愚按規矩象天地成器而不能加損故無私可以爲文武損相軍旅言無所不宜也完法制完善弗費布爲之色僅於白善衣鄭註以爲朝祭之服孔氏曰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朝元端夕深衣是朝祭之次服是也呂氏大際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純音準纁音會緣廣並去聲

鄭康成曰纁者存以多飾爲孝纁者文也純謂緣之也緣袂緣其口也緣袖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惟袷廣二寸呂氏大際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陳氏祥道曰純以纁備五采以爲樂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小祥純以纁則大祥緣以

布吉時夕服緣以采方氏懇曰喪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緣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禮記傳解

卷三十九 緣衣

三

禮記恒解第四十

投壺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古者燕飲有射以樂賓且習容講藝其或地狹而人不備則以投壺寓射之法此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在者亦在此故先王重焉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康成曰矢所以投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孔氏顯達曰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觥而伏背立立圓圈以盛算大夫兕中士鹿中方氏懇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

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禮記傳解

卷四十 投壺

一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

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哨七笑反樂音洛般

鄭康成曰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固辭重辭也不得命不見

許也賓再拜受受矢也主人既許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

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受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還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敬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

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

辟亦以止主人拜也御案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孔氏顯達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末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復退

反阼階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和御案右就筵對爲位而共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請賓曰願
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養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度從洛反此毗

孔氏穎達曰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來賓
主筵前量度置壺之處隨地廣狹使壺去賓主之席二矢半
也投壺日中於室日曉於堂大曉於庭各隨光明故也司射
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於中稍進東面而設中於中西東
面手執八算而與起其中裏亦四算八算矢有本未投矢於
壺矢本先入爲順投乃名爲入爲之釋算否則不名入不爲
釋算比類也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一已類投類投雖入亦不
爲之釋算也鄭康成曰勝養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
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
藝如此任爲將師乘馬也孔氏曰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
爲成但勝綱未必得三得二即微取劣耦之一以足勝耦之
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又酌酒慶賀多馬之耦
也云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每事必應曰諾既竟則司射
又悉以告主人主人應諾亦悉如賓也方氏慤曰人各四矢

禮記恆解

卷四十一 投壺

二

四矢則四算賓與主則八算矣故言執八算 御案算言釋
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可知特無以考其形制
之詳耳漢人格法有功馬最馬皆刻馬象而植之晉
人掘地得玉馬或以爲即投壺所立之馬 右請賓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聞者一大師曰諮聞開闢之
鄭康成曰弦鼓瑟者狸首詩篇名今逸射義所云伶侯氏
是也孔氏穎達曰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
特云命弦者聞者一者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投
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台於樂節焉 御案右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燕於右
主燕於左拾音

孔氏穎達曰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
拾更也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釋算於地右司射
之前稍南左司射之前稍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

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上聲純音
全奇居衣反
賓主之黨投壺既畢司射執算請數其所稱之算二算爲純
每一純則取之實於左手滿十純則委於地一算爲奇賓主
左右數算畢司射執其奇算告於賓主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有奇則曰若干純有奇左右勝負均則曰鈞 御案右滿投
算視

命酌曰請行勝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
敬養奉去聲

司射命酌酌者曰請行勝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
敬養奉去聲
於壺上不滿者坐取退而飲飲之奉觴曰家賜飲也
勝者跪曰敬養馬氏賄孟曰受之以禮而不怨狀
之以禮而不怨是也 御案右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

禮記恆解

卷四十一 投壺

三

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微馬

孔氏穎達曰正爵謂正禮酌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請爲勝
者樹標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
算當中之西也賓主或兩勝或一勝即以少足益於多助勝
者爲榮以慶賀多馬也按正爵勝者之慶爵也微馬則投壺
禮畢乃行無算焉
御案右三投慶多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
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孔氏穎達曰此明算及矢長短多少並言壺之大小及矢之
所用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
扶肅同鄭康成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室中最狹故五扶
堂上稍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方氏慤曰算欲其有別
於矢故加二
寸焉脩長也

二九六

管令弟子辭曰毋慙毋敖毋僭立毋踰言有常爵薛

令弟子辭曰母憮母敖母俏立母踰言若是者浮
憮音呼 敖去聲

鄭康成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撫放慢也僭立不正向前也踰有喪談語也常爵所以罰人之爵也浮罰也愚按記者因記投壺之禮而舉當時晉薛戒令之辭以其有當於禮也撫大也成母侈大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鄭康成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陳氏祥道曰王人以仁接廣則樂人樂廣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審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審壺以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審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所以就賓

鼓○□○○□○□○□○□○半○□○□○□○□○□○

禮記恆解

卷四

四

○魯鼓○□○○□○□○□○□○半

○
□
○
○
○
□
□
○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
盡用之爲射禮

管計
牛

[illegible]

鄧康成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孔氏穎達曰每一圓點則一擊

擊鼓此射與投壺相對。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御案管薛鼓各有二者，前爲初投之節，後爲再投三投之節也。鼓以君樂五聲不得，不和升歌下管，間歌合樂無不用鼓者，故魯鼓薛鼓總以鼓名之。陸氏佃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恒解第四十一

儒行行下
孟反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儒行言儒者之行也先儒多疑非孔子之言然春秋之末
 大道日微夫子因哀公之問而歷舉儒行厥後凌夷至於
 戰國猶知重士其間守道之士如孟子輩猶得以其仁義
 之說與世相抗則此篇所言固有涉於凌厲之氣者亦聖
 人不得已救時之苦心也若儒者樂道修身不
 求人知則固不可藉此篇之言挾己以驕人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備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

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上衣去聲長上聲上冠去聲

備者以德貴不以衣表異也哀公不知儒而徒異其服故夫子言學博爲儒不知儒服鄭康成曰達猶大也大袂之衣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朱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

禮記恒解

哀公曰敢問備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

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

不可俟周之橫相者久則疲憊難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公於是命其庸使孔子侍坐而言之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

行以待取其自立者如此者字

拔自立自盡其道也故強學非爲人問而然然學博則可以

成人忠信懷於心非爲人舉而然然不其力可以副所舉士
行非爲人取而然然行脩乃無歉於所取皆自立當然也
學自強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蔽反下同

衣冠中合禮而不詭異動作慎敬以與禮讓其大者不屑有犯時而卑遜自小者謙退有如矯矯時而尊嚴自大如有威難於引退也粥粥然若無能也粥粥朴拙意所謂盛德容貌若愚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音齋難行並去聲

陸氏佃曰難難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孔氏穎達曰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惠世人所競儒者讓而不爭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為行道德呂氏大臨曰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

禮記恆解

卷四十一

儒行

三

有豫則難精義精則用不匿

儒有不資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子賜反易以鼓反畜許六反見音現

鄭康成曰所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入留也孔氏穎達曰積積聚財物非時非明時愚按儒者以義自處即即義處人義者人之幹也非義不合義則相合非遠人以義為道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威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蟄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好去聲更平聲

委全與之淹浸漬之利即貨財樂好也矜矜也沮退也守謂義也驚蟄虎豹之屬鄭康成曰以脚取謂之攫以翼擊謂之搏程頤量也重鼎大鼎不再猶不反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孔氏穎達曰斷絕也不絕其威嚴容止可畏也逢事則謀不豫言也方氏慈曰不程勇以况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不程其力以况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愚按往者不悔不留悔不來者不豫不設成心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數上聲

親近者以禮劫迫者以威無禮者然後可辱淫過度溇濃厚可微辨不可面數是言其過失之少可微辨於毫釐之間而人言過也剛毅謂德性不撓

禮記恆解

卷四十一

儒行

三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處上聲更平聲自立家語作自守

鄭康成曰甲冑也冑冑也干櫓小櫓大櫓也孔氏穎達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有忠信禮義則人不致侵侮戴仁仁之盛抱義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呂氏大臨曰首章言自立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胡氏銓曰前言忠信以為賢立義以為土地平居時此言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行乎患難時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竈蓬戶褊褊易衣而出舂日而食上答之不敵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音畢音音豆褊音貢反音音音

項氏安世曰宮以基言室以屋言孔氏穎達曰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四方各十步為宅也環周迴也東西

南北唯一堵蓬戶編蓬爲戶竊編圓如甕口或以敗甕口爲編易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鄭康成曰圭甯門旁甯也穿牆爲之如圭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答之君應答而用其言愚按不敢以疑竭誠也不敢以誣守道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信音申
思去聲

稽考也。居今而與古人相考覈，以古準今，無悖於理者，則從之。否則必合於古也。行於今而後世可爲楷模爲其不泥古而實不背古也。適適然也。偶然不遇明世上無援引下無推薦，甚或譏詬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能危其身不能奪其志。雖暫危其起居而志竟得伸，如孔子厄於陳，蔡危於桓魋，終得伸其道於後世也。不忘百姓之病，乃其素志，雖遇難而猶不改也。憂思者不恤一身而憂天下也。

禮記彙解

卷四

儒行

四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學博則義精故不窮於用不倦行之真且久幽居優游閒居也不淫不過乎禮法上通見用於君相不困富有經濟動必由禮而能和忠信接物而人服是美也優游自適而有禮是法也賢則愛慕庶則包容所守者方而遇人以謙恭如毀去圭角與瓦器相合寬裕兼自處與待人言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
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
避援
平聲

孔氏穎達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其子午不辟怨若祁奚舉其讐解狐應氏鑄曰稭算其功積累其事不枉薦也下

不求報於人上
不求報於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

相告相示欲共勉爲善人也鄭康成曰相先猶相讓久相待友人在位不升己待之乃進退相致孔氏曰相報致也愚按任舉以舉賢自任故成人之善如此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怨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聲主

大臨曰陳言而伏入告嘉謨嘉猷順之於外也愚按靜而正

禮記
通解

卷四

儒行

五

之潛移變化格君心之非也爲大也翹望也以大人之道望君又不急爲也臨深爲高其高易不如此希功也加少爲多其事誣不如此沽名也世治則道易行而不韋進世亂則道不行而沮喪理非雖同弗與理是雖異弗非特立獨行應氏鑄曰特立於一身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不臣事天子諸侯謂非其君者也戒愼而安靜凡事尙乎寬大規爲大畧如此及其與人則守理不變博學古今明於事情服事也又喜親近文章益砥礪其廉隅文章詩書名象義理所在皆是廉棱也隅角也喻操節也算法十黍爲糸十糸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分國爲鎡銖輕其國以相與也不臣不仕孟子所謂非義非道祿之天下弗顧規爲規模

大槪所爲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
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洛下行
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方猶法也愚按友以輔仁非徒苟合故其合志
也必同法則而後合其營道也必同正義而後同營並立其
或彼德與我齊則樂之或德優於我則下之不厭久而誠服
也久不相見而不信流言相信篤其行謂朋友相與之行本
乎方正立乎義理同此
方義則進否則退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
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
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
讓有如此者

孫遜同
施去聲

禮記

卷四十一 儒行

六

仁具於心而施之萬事無不宜為良公言應舉可見者以明
之本猶木幹溫良謂性質也敬慎不可須臾離如地也作猶
發動也仁主乎愛故寬裕能事人也人之賢否不齊皆能以
孫接之故為能事禮節所以成其仁如貌之飾心也言談以
發其仁之華故為文歌樂以暢其仁之天故為和分散不特
財物凡事濟物利人皆是是仁之施也不敢言仁聖不自聖
尊讓猶易
言謙尊也

儒有不隈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閉
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

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陳氏澠曰頃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
盈滿者吝氣之歛鄭康成曰思猶辱也累猶繫也閉病也晏
氏曰不為汗吏以取辱於君王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不
彼明刑以見憐於有司愚按命儒以妄所謂儒者非儒者儒

者既無其實而世又不識所謂儒故常以儒相詬病詬言也
病疾也加信加義言於儒者加禮也前人多疑此篇非孔子
之言然細玩其義初
無不合未可妄嘗也

禮記

卷四十一

儒行

七

禮記恒解第四十二

大學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大學一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廣義一卷在二程以前特論說之詳自二程始至朱子始定著四書之名而大學中庸別爲一書今仍四書之舊別爲論註此不復贅

禮記恒解第四十三

冠義

孔氏穎達曰此記冠禮成人之義按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頌註云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頌繞項至黃帝始有冕故世本云黃帝造冕但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愚按二十爲冠蓋自古皆然特天子諸侯容有不及歲而踐位者除喪則冠以便臨民禮之變也若士庶則不可行古人論冠年多異說蓋迂曲不可信

禮記恒解

卷四十三 大學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長上聲冠去聲下同孔氏穎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呂氏大臨曰容體顏色辭令修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愚按成人而後服備服備而後責以成人之禮義禮義非二十所能盡也特自此則事事必出禮義非如未成人之可以恕也故曰禮之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

爲國本也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改其敬之至也愚按國以禮爲本禮無不敬冠爲禮之始重其事故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阼主人接賓之處適子冠於阼以明將來代父有成之義若庶子則冠於戶外酌而無醮酢曰醮於客位待之若賓客三加鄭康成曰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蓋士禮也若天子諸侯亦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蓋士禮也若古者童子雖黃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然後字之其醮也黃名之字亦黃字之也馬氏晞孟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威加爾服兄弟具在以威厥德黃齊無疆受天之慶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

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彌尊加有成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

端奠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去聲下同拜之答拜也母無拜子之禮而因其成人答拜示以成人之禮所以敬也非尊子也元冠元端亦冠後一時之服龍興之以勗其成人非以爲常也孔氏穎達曰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鹿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少去聲行去聲與音餘

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親親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康成曰嘉事嘉禮也愚按孝弟忠順之行立無愧於人然後可推以治人成人成己成人道始為全備而其事自冠始故為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主必行之廟中者自為卑讓若以己尚不能未敢望於其子歸美於先祖焉耳

禮記恒解

卷四二

卷四三

禮記恒解第四十四

昏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音取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婦曰昏妻曰婦爾雅婿之父母為婦之父母為昏又云婿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姊妹夫夫婦始自遂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體皮為禮愚按匡衡曰夫婦之際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記者特記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一作昏好

去聲
納采納雁以為採擇之禮問名問女之名納吉問名歸而卜之得吉復女氏也納徵納聘財呂氏大臨曰徵成也證也所

禮記恒解

卷四二

卷四三

以成其信而不渝孔氏穎達曰謂期男家請女家以昏時之期主人請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廟而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燕反
迎去聲先去聲
悉音謹醕音引
鄭康成曰醕而無醕酢曰醕孔氏穎達曰主人女之父以醕禮待之故拜迎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階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婦升自西階北面揖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婿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父母之西婿親御婦車婦升車婿援婦以綏御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婿自乘其車以歸婦至婿之寢門婿揖婦以入則稍西遜之在夫之寢婿東

而婦之南共一牲半而食不異牲也醢醢也食畢飲酒演女其氣也香牛軋以軋分爲兩軋謂之登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醢欲使相親一體不使尊卑有殊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別後列反下同

必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先嚴其別後爲其情禮之大體具矣無別則狎狎則無義無義則乖而父子之親亦無其本移孝可以作忠故父子親而後君臣正孔子繫易言咸恒亦此義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朝直體也

因上文言禮之大體而廣明其義冠爲成人之始昏爲人倫之本喪祭終始遠故重朝以敬君聘以睦隣其事尊鄉射

禮記傳解

卷四十四 昏義

二

與賢教民故曰和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笄秉栗段脩以

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

見音現

陳氏謂曰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也笄之爲器似簪以竹或華爲之衣以青緇以盛此栗栗段脩之贊

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孔氏謂達曰士昏禮婦於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纁右祭脯醢訖以相祭醢三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姑順也

孔氏謂達曰士昏禮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膳無饗命南上鄭註女側載者右胖載之舅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與其饌各以南爲上也鄭康成曰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之次明日也按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於南洗姑洗於北洗羹醢南洗在庭北洗在比堂奠醢舅姑薦脯醢設北洗爲婦人不下堂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奠醢畢而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明婦代姑主內政之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

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當委積藏

承上而申明婦順之義方氏慈曰舅姑禮隆故可順不可逆室人禮微故難和而不必同絲以成帛麻以成布少而有所委多而有所積物在下曰蓋在內曰藏愚按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宜其家人乃爲婦順非徒取說於夫而已

是故婦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禮記傳解

卷四十四 昏義

三

御案無不周決爲和恐有處分爲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所以成婦順也

先音去

孔氏謂達曰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鄭康成曰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婦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各婉婉也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蘋藻爲羹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呂氏大臨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內治者明章婦順愚按天子與后聽內外治其本必在正心修身而其下咸得人則教順成俗非徒權也至夫人嬪御原不必廣置其人此經所言蓋漢儒傳聞會之誤御案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有其人自晉魏始列其數鄭康成註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之此則註疏之背繆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曰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

禮記恆解 卷四十四 昏義 四

職焉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焉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

音現

鄭康成曰適之言責也蕩者濫去穢惡也愚按天子人神之主而後實佐之男教不脩婦順不脩將使天下人倫乖亂故適見於天而日月之食應之雖日月之食本有常度然內治外治皆得則和氣上達陰陽常通陽朱子所謂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

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

義也

表七需反資依註作齊音資天子與后有父母天下之道盡其道而無愧父母則服以父母之服方氏曰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禮弓謂之方喪

禮記恆解第四十五

鄉飲酒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士三則州長四則縣正皆以酒爲介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再飲州長爲主人縣則一年一飲縣大夫爲主人皆以酒爲介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特四事愚按禮所載乃賓興之禮也其習射飲酒先飲酒而後射者正國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而後射者正國索鬼神而祭則以於父族三命不齒記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及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可見其禮之大也惟鄉大夫飲酒於土禮經未詳其儀也鄭氏以爲說禮鄉大夫三年賓興能推之此經所載孔氏以爲說禮鄉大夫三年賓興能之禮蓋鄉飲酒四事禮多殘闕則此篇可以類推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

禮記恆解 卷四十五 鄉飲酒義 一

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拂纓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鄭康成曰庠鄉學也州縣曰序拂纓也孔氏穎達曰賓與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至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尊讓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聚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方氏慤曰鬪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讓之謂鬪案尊讓聚敬道也爭慢鬪辨暴亂非道也聖人制此鄉飲酒禮以爲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嘗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上共字如字下共音恭

御案鄉人所設其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孔氏穎達曰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也羞出自東房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潔以事賓也呂氏大臨曰元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設酒皆尚元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俛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曰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俱一作全鄭讀達今如字

賓尊而象天主卑而象地介輔賓俛輔主禮待之而成象陰陽之氣在日月三賓象之長賓象立三人以為賓長統屬

禮記集解 卷之六 鄉飲酒義 十一

之象三光之傾曜星也孔氏穎達曰三光三大辰火也參也北極也火與參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北辰為天樞故公羊註云天之政教出於大辰月既望哉生魄但其魄尚微至三日則成魄盈而必虧者天道讀禮象之故三讓象成魄也四面之坐孔氏穎達曰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俛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是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俛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孔氏穎達曰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著俛在東北象陽之微氣

著方氏慤曰秋飲冬藏義也故臘臘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為仁介俛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治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至也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接人以義為嚴

仁義接賓主有事相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御案有事主以仁為事賓以義為事也有數相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大十三豆七十豆也聖聖明也愚按明於此禮象天地陰陽等之所以然又豈其所能明也聖聖明於此禮象天地陰陽等之所以然又豈其所能明也聖聖明於此禮象天地陰陽等之所以然又豈其所能明也

禮記集解 卷之六 鄉飲酒義 十二

祭薦祭酒敬禮也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亦作薦才細反

主人獻賓賓即席前脯醢薦而祭祭酒祭薦又祭酒也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賓敬主人禮也酌肺嘗禮也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遍嘗可知嗜味其味故曰賓禮也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席末席西頭祭則於正席上是黃禮自飲則於席末見賤財主人酬賓賓坐而據解卒爵之時致其所賓之酒於西階上席之上則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上言席之正以別於席之末同義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

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卿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可知五十服官政固宜侍以聽政役六十者指使固宜生以加政役於人尊長在儀養老在物坐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不一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知養老則能入孝入而孝弟于其家出而尊長養老于其國則教成矣御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正是也加豆者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庶辨有薦醢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卿射教之鄉飲酒之禮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聖王制禮無一不本人情而為之節文世人不務其本遂以王道為難故子言觀於鄉飲酒而知王道之易重言易易深著禮記恆解 鄉飲酒義 四

其不難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鄭康成曰速即家召之別猶明也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眾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別矣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音青

鄭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孔氏穎達曰主人于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眾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眾賓禮殺方氏慤曰前言貴賤指其人此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隆因其

賤則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鄭康成曰工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每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笙工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咳白華華黍每篇一終主人獻之笙工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告樂備遂出者樂工先告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工告樂備遂出者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時留賓旅酬恐有辭情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

禮記恆解 鄉飲酒義 五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鄭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孔氏穎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燕各以少長為序以次相旅至於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旅酬酒是第長無遺焉馬氏瞻孟曰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虞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孔氏穎達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故未就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鄭康成曰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飲先夕則罷終遂猶充備也方氏慤曰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文終遂是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者辭讀恭敬正身之要也身正然後國正國正然後天下正故曰國安而天下安重言王道易易以嘆今之不然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正教之本也

自此以下覆說前文之義古制禮皆經以天地紀以日月參以三光者禮本於太一而貫徹乎萬事萬物不如此不足以立人極而盡乎其變也經如織之有經緯也紀如絲之別條理用也參參錯並用之意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

禮記集解

卷之四 鄉飲酒義

本

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立酒敎民不忘本也

陳氏詳道曰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故古人燕饗多用之愚按狗爲星之精而旺於戌戌九陽之地東方陽施生之地戌陽成物之地也亨狗於東方以陽畜萬物順陽之意耳鄭康成曰祖猶法也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太古無酒飲水而已愚按海長於百川而左歸謙下之義也洗既在東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意以嚮謙不忘本陳氏曰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脩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

之產萬物者也

鄉去聲下同慈申言賓介位之所鄉以見尊卑之至賓位西比而南鄉以仁歸賓也介介賓主之間以輔相爲義主居東方以養爲義上文已言其方而此更言其鄉因釋四方及天子之立位明鄉飲酒之禮卽一位鄉間而法天地四時之義亦具也鄭康成曰養動生之貌也假大也慈讀爲慈擊然也察猶察察嚴發之貌也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侯物備慈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爲聖施於物爲仁形於事爲義存於心爲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惟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愚按產萬物者聖言天地之聖主人者造之謂此禮由主人設施亦象春產萬物之意故居東方耳中言天子之立亦因西方而附言之非有餘簡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禮記集解

卷之四 鄉飲酒義

本

望後一日哉生魄至三日則魄成矣呂氏大略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故故禮有三讓三賓三卿愚按此明立三賓之義天一地二則三矣三生萬物謂有天地而萬物無不生且儒者罕尤其貴而興端復傳會之義益渾矣

其尸位也乎男子初生即懸弧故曰男子之事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比音界中主聲與音預

古者諸侯雖世及卿大夫亦世官世祿而與取士必及草茅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貢人之才德非可盡於立談之間而禮樂德行則射可以概見與祭者皆諸侯卿大夫也禮樂而中多乃得與祭其新貢之士亦與諸侯卿大夫同試不以爵位分德行之優劣也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非賞罰其射之中否賞

禮記傳解

卷八 射義

年

罰其德行也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謂平日服習禮樂而期射時無失也非謂素昧禮樂而專於射習之故曰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蓋射以規其禮樂非但以射為禮樂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鄭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謂四行也四行者獻賁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若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射後燕乃射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陳氏謂曰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如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愚按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平日之習禮樂可知是以天子制此射禮而諸侯務焉諸侯皆自為正習於禮樂兵何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夫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禮不與並主聲弟好並去聲不音否旣音耄期並去

鄭康成曰矍相地名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賁賁敗也亡國亡君之謂也語說義理也三十曰壯齒耄耄耄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旣百使二人舉解序點來射司射比處稱於堂西此出延者蓋

禮記傳解

卷八 射義

年

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賓主之禮故警惡者令不入舉解時家真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旣期之人不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與在賓中故旣期之時其人猶在也方比耦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回齊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無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解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不謂有如此者否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馬氏論孟子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可以死而不死非忠也捨己之親而與為人之後非孝也劉氏歆曰與為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其親也諸父諸兄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於此等蓋多此仲氏之所惡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央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

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中音捨

方氏慙曰釋若抽釋之釋言其釋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

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

則獲愚按志定於平時而臨射又必比體比樂心平體直持

弓矢審固非涵養熟而德行滑者不能故先王以之選士射

為諸侯言天子以此觀德實謂諸侯即至貴者以明射之中

也君臣父子之道難盡然果體樂節和性情內正其志外正

其身亦無不可盡者以為父鵠云謂其射中在臨時而所

以必中在平日也釋之為言使思志體之何以能正而謹于

平時禮樂淑身非果偶一射中即可為諸侯也後世無

禮樂之節射遂為武夫之事則此經所言幾為畫餅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

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

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絕地是也與音

禮記恆解

卷四

射義

車

鄭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射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令

先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

有讓者先削地愚按祭以交於神明尤必清其志氣射非志

正不可且比體比樂而志正體直其為養也素矣故中之得

與於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

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數也飯食之謂也

射音石飯上

登食音嗣

陳氏滌曰宇宙內事皆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

盡職事而後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

後使其母食子

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滌曰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

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身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云耦進

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

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鄭康

成曰飲射射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捨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

爭中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

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

何以射何以聽言既欲聽樂而循其聲又欲正志而中乎鵠

非平日習於禮樂臨時鮮不志亂者故唯賢者能之不肖之

禮記恆解

卷四

射義

末

人素無禮樂以養其心的即正鵠也賓射畫布曰正大射棲

反曰鵠鵠鵠小鳥難中故以為的所爾爵求不飲女爵也

酒所以養老病射者男子之事不甘老病則必求免於爵

事不甘老病則必求免於爵

禮記恒解卷四十七

燕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臨曰古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燕禮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饗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燕有折俎又云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燕饗有別古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是也燕亦大夫為賓有燕賓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有燕賓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燕禮云燕羞俎無常數大行人云三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云與族燕則以齒是也燕老有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是也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子諸侯君臣與夫蠻夷狎狄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人悅而天下服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禮記恒解

卷四十七

一

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卒依字治平聲正音征

御案此必他書斷簡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句遂附此耳今姑另為一章庶子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故名庶子倅副貳之名庶子副其君長與政治故曰卒也戒禁其非令命以職教之以德治之以事位朝位雖舊未仕各以其父尊卑為等國子即庶子之學於國學者唯所用之任太子使用也授庶子官授之有司主將司馬弗正屬於大子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國之政事力役土功皆從之屬國子皆不得與存游卒不征役之也使之脩德學道以儲大用中春合此諸子於大學中秋合之於射宮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而進退之呂氏大臨曰古人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國子之

侍諸侯諸臣之貳以諸侯諸臣之貳則君之貳學相則好相合事相同則信矣故太子雖未為君君臣之交相際已外賢不肖之別已悉可任使之方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為不豫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兩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身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

之義也爾雅同鄉去聲適音敵御案爾雅下

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卽位於席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既卽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兩卿大夫皆少進進之使前慰按定位也者適位以臨時而定也居主位也言君屈尊以盡禮賓之意莫敢適臣不敢以君賓之而失臣禮也陳氏祥道曰自此以下皆記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

禮記恒解

卷四十七

字

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賓主合歡而後成飲酒之禮宰夫膳夫也為獻主揖主人而獻賓以臣不敢當君獻也不以公卿為賓以公卿尊疑於太近君明其遠嫌也陳氏祥道曰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

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陳氏結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獻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腰爵公取此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二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復再拜稽首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御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

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

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

以明貴賤也

鄭康成曰牲體俎實也薦羞羞也羞羞羞也孔氏穎達曰上

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俱南面東上迺相次大夫

在小卿之西次小卿獻士於西階上既獻立於階下獻庶

子於階上既獻立於階下獻庶子於階下也宰夫為主人

禮記恆解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

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

禮記恆解卷四十八

聘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觀過會同皆朝也存禮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亦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是也亦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相聘是也聘義者釋儀禮所載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貴必有介介介則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禮者也鄭康成曰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孔氏穎達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

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禮記恆解

卷四十八

鄭康成曰質正自相當陸氏佃曰紹相繼傳命也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陳氏壽曰上賓入受主命出而傳與承攬承攬傳傳未攬此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

攬傳與次介次介傳傳上介上介傳傳此傳而上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

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為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

孔氏穎達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橫以

大客之禮待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君之命

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入至廟將欲

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也三

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

揖也三讓而后升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

此者三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方氏慈

曰尊言主人尊賓讓賓讓而不致受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

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者不致過制貧者不敢不盡禮盡之於禮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禮記

卷八

聘義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幾平聲乾音千莫音暮齊音齋下齊如字解音懈長

去聲治去聲
呂氏大略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內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而國安也愚按記者括聘射禮之大概而言見文德即寓武功蓋齊莊中正之德強力勇敢之氣皆由禮義而出養之平日而用之臨時禮樂兵戎非判然二致後世不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磬音民爲去聲與平聲

鄭康成曰磬石似玉或作琕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詞

孔子曰非爲磬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縝音軫知音智劇九衛反隊音墜音屈
鄭康成曰色采溫潤似仁也縝密以栗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

卷八

聘義

也謂絕止規樂記曰止如棄木焉玉之潤也瑜其中闕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也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恒解卷四十九

喪服四制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喪服四制者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以上諸篇皆記儀禮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御案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大半而因殺以爲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援兩書以已意附益成篇故不與三年間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鄭因存之也愚按周衰喪禮尤失記者特明其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而各釋其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告音

此節是記者所以特記此篇之意周衰禮廢法古凶視故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自然之序法四時變化之精則陰陽

禮記

喪服四制

一

異用之理順人情自然之理皆毀之者不知禮之所由生而至吉凶相干是亂天地之經人情之正也下文乃於五禮中特以喪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

具矣知音

喪者人倫之大事仁人孝子不忍之心於此爲重而當時不遵禮制故特言之四制恩理節權也天地陰陽之道見於四時仁義禮智之性本於生初取之四時法其意而其理則人情自具者也四時化育天地之仁也而人則得之以爲不忍四時變化天地之義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裁制四時節序天地之禮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變通此記者深明乎天地人三才之理而言也御案權何以曰知凡權度錄兩由此心之明精切不差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五服莫非恩制也而父恩最重故特以明恩制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治夫

五服之等差莫非義制也而君義最重故特以明義制仁義不可偏廢也而恩之重者主乎恩義之制者主乎義遂若相揜者然實非有所揜也父非不敬君非無恩

特以門內門外分言之而各言其至重者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

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

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音

禮記

喪服四制

平

孔氏頴達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愚按未殯不食三日而殯食粥未葬不沐三月而葬將虞祔後沐浴期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哀毀至於葬性反爲不孝以其傷生非父母之意也不過三年以爲節也賢者俯而不肖者仰而企首衰非以爲飾也故不補墳墓必慎爲封固故不復培鼓素琴以示哀未盡而禮有限制終禮之經也凡事久而無節則意懈故以節制者乃所以全其哀敬之心也母恩與父同而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家無二尊爲父屈也然猶心喪以終三年父亦必三年乃娶所以達孝子之心也鼓素琴鄭康成曰始存樂也孔氏頴達曰始存省此樂若然而作在既禮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御案平聲禿吐木反髮側風反偃紆主反跛彼我反

此明權制也。杖本為哀毀者而設。而曰爵也者。以庶人身自執事。又或不能病。禮行於貴者。故先王為爵者而制杖也。君之喪。三日五日七日。授杖異以爵之貴賤。為遠近也。擯任也。喪主居哀任杖。以治喪事。不至病也。輔病則為其哀。齊也。孔氏曰。婦人未成人。之婦人。是也。喪事委任百官。不待言而事皆可行。王侯也。既無他事。分心得專。意哀感其病。必深。故須扶持。乃能起立。大夫士言而後事行。不必極病。杖而起也。庶人身自執事。雖有杖。不必用。但面有塵垢。之容可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為此區別者。所謂權也。麻繞髮為紒。曰垂。袒者露膊。或致此區別者。所謂權也。麻繞髮為紒。曰垂。起面垢不髮。不袒。不踊。酒肉也。權謂權其義理之輕重而制適中。

始死三日不息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音懈期音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冰漿不入口。三日不息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經帶。三月不解也。既葬卒哭。惟朝夕。

哭期悲哀也。既葬不朝夕哭。哭無時。哀至則哭。三年憂也。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也。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

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

也。賢者思親無已時。不肖者或不能思。故為三年之喪。使過者俯就。不肖者仰企。是為中庸。王者常行而書。獨記高宗諒闇不言。以當禮哀之時。能以仁心居喪。故善之。而載其事。獨稱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孔氏曰。記者引古禮。是也。諒闇。俯視也。

之別名。三年之喪。君不言言而不及於文者。則臣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呂氏大臨曰。此不言。謂與賓客接。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之。事也。孔氏穎達曰。唯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相者為之。對也。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議。議論相問。答不及樂。不聽及於樂。鄭康成曰。言先發口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官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衰音催音音。

此定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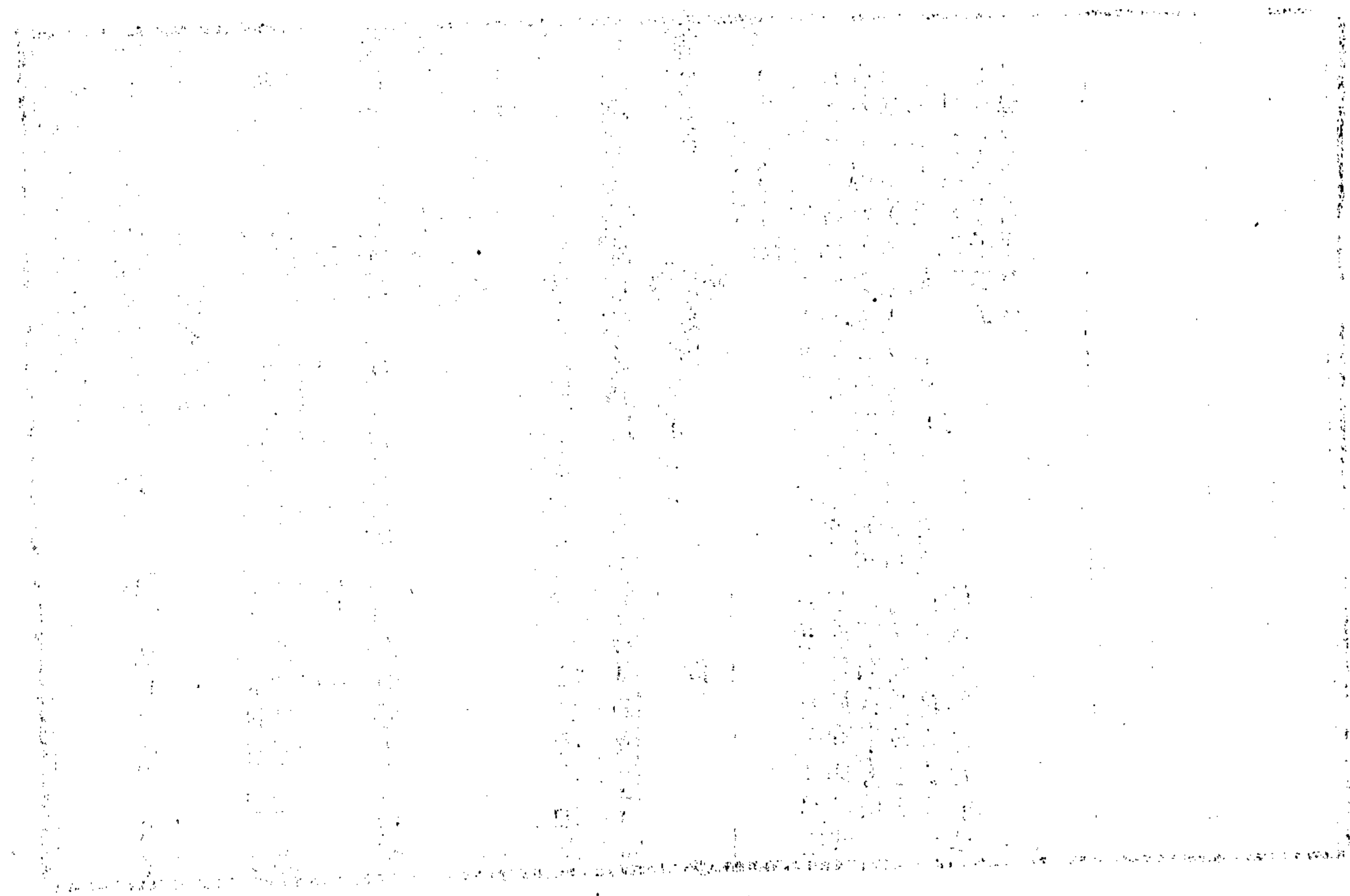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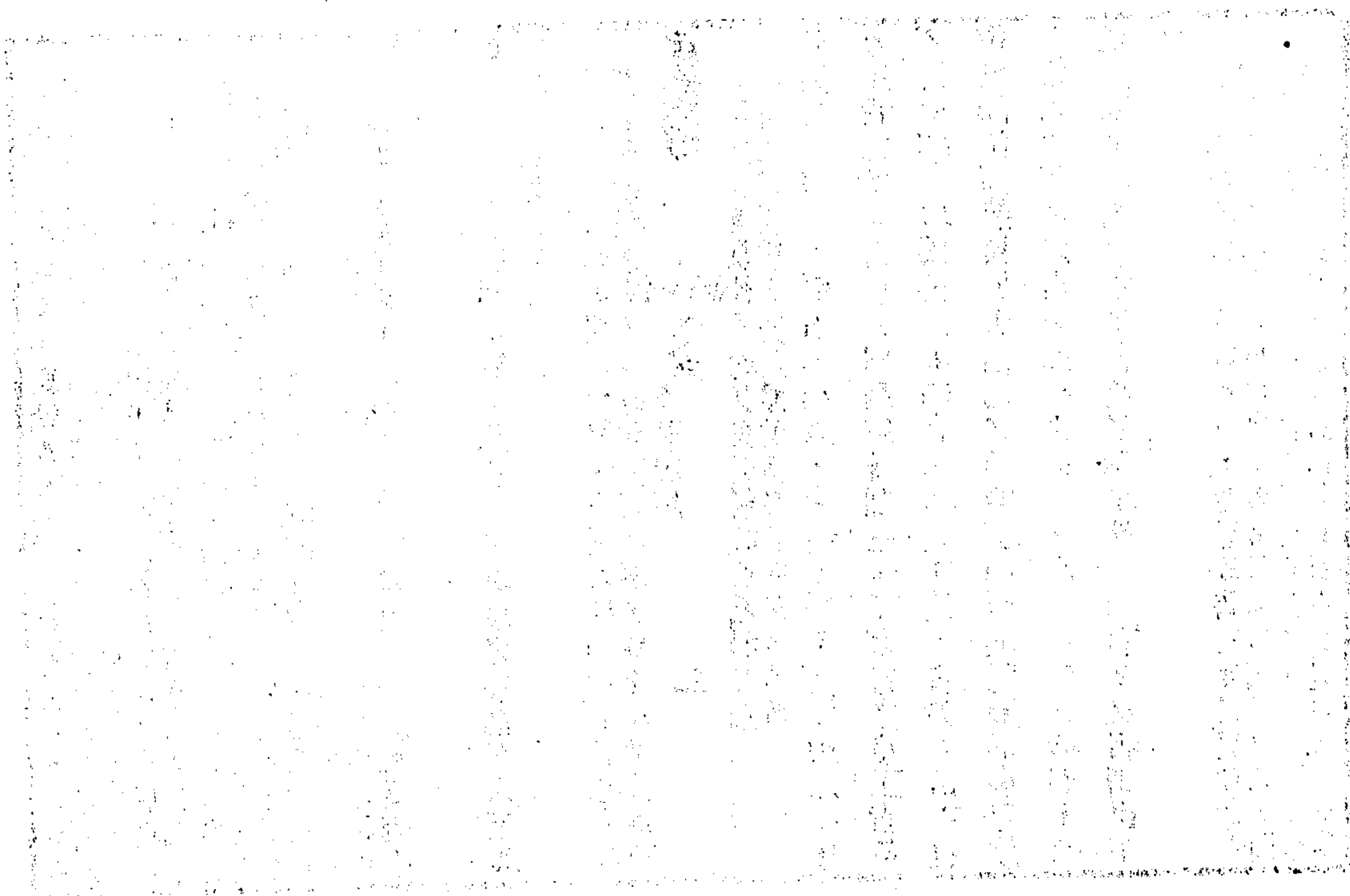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婦皆可得而

禮記恆解 卷四九

家焉。比音界。知音氏。

孔氏穎達曰。三節。初喪。主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呂氏大臨曰。初喪。主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真主直情。徑行。其知不足道也。儀文皆中於禮。非知者不能。愚按。志始終而不變。非強不能。仁義禮知。四制也。而此獨言禮義。禮義者。禮以達其仁。義以制其知。仁知發於性情。而禮義經緯之。乃能情文兼至。故孝子弟婦貞婦皆可得而察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咸豐元年校刻

禮記訓纂

宜祿堂藏板

序

漢唐以來說禮諸家精奧無如鄭注博賅無如孔疏詳且明者無如衛湜集說至明永樂中專以陳澹集說列於學官科舉宗之而鄭孔之義微矣綴學之士去古日遠絕妙師法遂不免空虛浮濫與鉤棘章句之病我

朝經學昌明乾隆初

序

欽定禮記義疏嘉惠士林而古義始曠然復明於世第弓帙繁鉅寒畯或不能盡購他若納喇性德之陳氏集說補正李光坡之禮記述注方苞之禮記析疑諸書亦足以發鄭孔之遺義訂陳澹之譌漏然補正一書意主糾駁李則專採注疏方每斷以己意求其博而精簡而賅足以薈衆說而持其平牖佔畢而擴其識者則 郁甫朱

先生所著禮記訓纂一書是已 先生承其鄉先進王氏懋竑經法又與劉端臨台拱王石臞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難與突日闢故編中採此四家之說最多復有證

國初訖乾嘉間諸家之書亦不下數十種而仍以注疏為主擷其精要緯以古今諸說如肉貫串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据精礪

序

二

發前人所未發不薄今而愛古不別戶而分門引掖來學之功豈淺鮮哉 先生舊有經義攷證八卷刊入

皇朝經解中茲編成於晚年復有改定如攷證解越國而問焉謂致仕之臣問於它國茲仍從正義作它國來問攷證解視瞻母回謂母回邪茲仍從正義作不得迴轉攷證解及葬奠而后辭於殯駁鄭注殯當

為賓茲則仍依鄭說攷證解立容辨為分辨茲仍從注讀為貶其他類此者尚多蓋年益高學益邃心亦益虛不專以一說而矜創解然則訓纂之與攷證正如朱子集注之與或問可以參觀互證也抑又見此書皆 先生手藁是時年八十矣猶作蠅頭細楷昔司馬溫公纂資治通鑑削藁盈屋皆正書 先生殆其倫與古經師如伏

序

三

生申轅之流率皆遐年大耋蓋其精邃專壹之學醞粹默沈之養足以通微暢古故神明久而不衰觀於 先生益信則徐昔在詞垣從 長公文定公後繼又承乏先生之鄉竊聞 先生之學行起敬起慕茲 次公恕齋方伯出是編囑序不敢以弁陋辭然適以滋扣槃捫籥之媿也夫時道光壬寅夏六月後學林則徐載拜謹序

禮記訓纂序

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後漢書

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是則禮記傳授遠有端緒如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儒翕然信之然大戴禮哀公問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

思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則非小戴刪取大戴書甚明孔沖遠樂記正義亦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在劉向前矣觀此則自漢以來無謂小戴刪取大戴以成書者唐初詔孔氏作正義禮記最為詳贍凡所徵引如二賀氏庾氏以及皇氏熊氏之說備著於篇自唐類禮已亡後之釋經者多苦其文繁唯宋末衛正叔集說始釋全經然詳於議論而畧於訓故元吳草廬禮記纂言割裂刪并自成一家之書不可頒在學宮以時習肄余束髮受書病陳氏集說之疏畧

本朝經學昌明詔天下諸生習禮記者兼用王注疏於是洪哲俊彥之倫鑽研經義遐稽博考蓋彬彬矣不揣樸昧年逾知命始取爾雅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之故訓又刺取北堂書鈔通典太平御覽諸書之涉是記者虎觀諸儒所論議

鄭志師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
釋撮其菁英以為輯畧管窺蠡測時有一得亦
附於編鄭君注禮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
而千慮之失亦間有之後儒規其闕失補其瑕
間用是知經傳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學所能盡
也唯大學中庸不加訓釋仍依鄭注列經文於
次以還四十九篇之舊焉道光壬辰七月自序

禮記訓纂卷一



曲禮上第一

正義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

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
大戴授邴邴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
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
其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
也致貢朝會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云上者
敬老執事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云上者
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弟
一者小爾雅云弟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呂與叔曰
曲禮者禮之細也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儀禮是經禮篇
末稱記者是曲禮高堂生所傳是儀禮戴聖所傳是禮
記朱子曰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

禮記訓纂

卷一

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還廟饋食等篇又有古
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
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所謂曲禮則皆
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
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
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條而析
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吳幼清曰曲禮者一偏一曲之
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
莊子言一偏一曲不該不徧蓋謂禮
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

曲禮曰毋不敬

注禮主於敬釋文毋說文云止儼若思

於莊貌人之坐

安定辭注審言語也正義安定審也出言

詳審於安民哉注此上三句可以安民正義心能肅敬身
言語也安民哉乃於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
可以安民也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
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敬者之效。毋音無儼魚檢

反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注四者慢游之

禍釋文敖慢也從放縱也應子和曰敬之反為敖情之動

音洛

賢者狎而敬之注狎習也近也畏而愛之注心服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注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

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賢者乃能狎

己之愛憎或出私心人之善惡自有公論積而能散注謂

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當能散以賜救之安安而能遷注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

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

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

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此篇蓋取彼文若夫二字失於

刪去江氏承曰齊嚴敬貌如齊者正立自定不戚不倚儀

禮所謂疑立是也

夫音扶齊側皆反

禮從宜使從俗正義皇氏曰此二事為君出使之法禮從

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

時之宜也使從俗者為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性幣以為

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

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正義定親

疏者五服

之內大功已上服屬者為親小功已下服屬者為疏決嫌

疑者若妻為女君期女君為妾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男

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

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諸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

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

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于游楊裳而弔

事為證呂與叔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通問嫂叔無服燕不以

踊絕於地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燕不以

公卿為賓以大夫為賓此所以決嫌疑己之子與兄弟之

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

而父母之喪衰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期

親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馬彥祥曰喪

期有遠近之數宗廟有遷毀之制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

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賓所以

斷君臣之疑男女之嫌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

所居反或作疎決徐

古穴反嫌戶恬反

禮不妄說人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辭費王氏懋竑曰

禮必有辭如

冠昏上相見皆有辭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注為傷敬
數語而已不多也注為人則習
近為好狎釋文侮輕慢也正義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
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曰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
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好狎者賢者狎而敬之
若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說音悅辭本又作詞
同費反好呼報反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注踐履也言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注

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正義凡為禮之法
皆以忠信仁義為本禮以文為飾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
道者言合於仁義為本禮以文為飾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
道○行下孟反下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注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尙其道
師求道也取人謂制師使從己正義既招致賢人當於身
上取於德行用為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

禮記訓纂 卷一

已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注尊道藝正義凡學之法當就其
已胡邦衡曰取於人以身下人也舜取於人以為善是也
取人謂屈人從己齊王欲見孟子而使之朝是也禮聞來

學不問往教漢孫寶答張忠云君男欲學文而
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是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正義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

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羣行之大熊氏云道德大而言之則
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皆須禮以行之故
云非禮不成劉氏台拱曰禮者道德之品節仁義教訓正

俗非禮不備正義熊氏云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劉
氏台拱曰事為之分爭辯訟非禮不決注分辯皆別也呂
制曲為之防故備之分爭辯訟非禮不決注分辯皆別也呂

皆性之所固有然無節無文則過與不及此所以非禮不
成也教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立教訓說皆所以正風俗

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
禮為能決之蓋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有禮則直
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朱氏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
訟形於言而有是非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非禮不能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正義上謂公卿大夫下

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注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注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仕也正義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左傳

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餽問之曰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
是學職事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注班次也
為官也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注班次也

義朝朝廷也大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
伍各正其部分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
士師明刑法也皆注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注
用禮威嚴乃行也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注

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
禮記訓纂 卷一

國家常禮性幣之屬以供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
給鬼神唯禮有禮乃能誠敬是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
禮注擗猶擗也正義君子有德有爵之通稱何允云在

禮為恭在心為敬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節法度也
應進而還曰退應受而推曰讓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
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禮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氏大昕曰說文擗減也荀子不苟篇恭敬擗節屈伸尼篇尊
貴之則恭敬而擗其義皆與擗同王氏念孫曰恭敬擗節
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擗與節退與讓義並相因擗猶

也者趨讓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擗之言損也管子五
篇曰整齊擗節以辟刑擗尹知章注擗節也言自節而卑
肅是擗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彬謂擗節擗節擗節並同○擗
皮勉反音音息朝直遙反注本亦作莊徐音利擗丁

老反音詞供音恭陸本作共莊側良反擗祖本反
擗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注擗能言鳥也釋
文禽獸盧本作走獸正義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璞山
海經注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

猶狔聲似
小兒啼
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

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注聚猶共也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

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江氏永曰此與樂記聖人

文勢正相似宜作一句讀至教人絕句○鵠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魏志博士馬昭云大上立德謂三

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正義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其

時猶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務施但施而不

希其反其次謂三王之世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

獨子其子貨力為己施則望報以為恒事故云務施報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江氏永

人心淳厚渾忘施報之名後王制禮則因人情之常施報

務其相稱是以有交際往來之禮有施而無報非禮也孔

疏得之但不當以三皇五帝為

限耳○大音泰施始政反下同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朱氏載曰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禮則耳目

無所屬手足無所措故不安而危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謂

負販當如鄉黨式負販者之服雖至賤者亦不富貴而知

可忽鄭注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非也注儀猶怯惑

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正義何允云

懾所行為怯迷於事為惑馬彥醇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

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

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注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二

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曰弱冠正義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今

十曰壯有室注有室有妻也妻稱室正義三十而立血氣

任為父四十曰強而仕正義壯久則強一是智五十曰艾服

官政注艾老也釋文謂蒼艾色也正義年至五十氣力已

故曰服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堪為大夫得專事其官政

也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何休注公八十九十

曰耄注耄音忘也春秋傳曰七年曰悼悼與耄雖

有罪不加刑焉注愛幼而尊老正義周禮司刺有三教一

謂人他皆不坐注愛幼而尊老正義周禮司刺有三教一

滿人歲八十以上非注愛幼而尊老正義周禮司刺有三教一

手殺人他皆不坐注愛幼而尊老正義周禮司刺有三教一

劉熙釋名曰二十曰弱言柔弱也三十曰壯言丁壯也四

十曰強言堅強也五十曰艾艾父也父治也治事能斷割

無所疑六十曰耆耆指也耆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

老頭髮白旄旄然也八十曰耄耄也皮膚變黑色如鐵

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

盡養道而已也朱子曰期周市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期

如上幼弱等字願如學冠等字王氏念孫曰期之言極

也詩言思無期萬壽無期左傳忿類無期皆究極之義百

年為年數之極故曰百年日期當此之時事事皆待於養

故曰頤○冠古亂反艾五蓋反耄渠夷反傳直專反耄忘

羊時反

大夫七十而致事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

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

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

謂遠聘異國時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

三三三

禮記訓纂

卷一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與也惠氏棟曰謝猶去位也說文謝辭去也王氏念孫曰謝請也告也襄三年左傳鄭奚請老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漢書張自稱耳陳餘傳有願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自稱

曰老夫也亦明君尊賢於其國則稱名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呂與叔

他國曰老夫不自有其貴也本國稱名并不自言老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注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正義越國猶他

國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從猶就也正義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

是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也注當謝不敏。長丁丈

禮也注當謝不敏。長丁丈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注定安其牀在也省問其安否

何如釋文清冰冷也正義定安也晨旦也先昏後晨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

昧爽在醜夷不爭也注醜衆也夷猶儕也正義此明朋儕而朝在醜夷不爭也夫貴賤相臨則存畏憚朋儕等輩喜

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誠之以不爭。清七性反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王氏引之曰鄭言三命不受車馬之賜非也賜猶予也謂

為人子者不敢以車馬予人也言三賜者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逸周書太子晉篇王

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蓋禮記舊注有如此解者故晁

本之爲說彬案坊記曰父母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

在饋獻不及車馬是其明證

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

信也注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內成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交游汎交

也熊氏云上始州閭下及交游略舉五者餘行可知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

對此孝子之行也注敬父同志如事父。行下孟反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注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所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緣親之意欲知之陳定字曰有常游必有方也有業所學必有正

業。告古毒反

恒言不稱老正義老是尊稱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正義此謂鄉里之中非親

隨行也兄事之者注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

則差退而雁行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

餘則四人矣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

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

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

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注謂

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

中門謂棖闔之中央正義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

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

常推尊者於閒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坐不中

席者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

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則坐常居中故

三二五

東觀西觀則西觀王氏慈姑白廣雅小陵
日丘說文陵大阜也。上時掌反下同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注爲或人舉文呼號也

將適舍求毋固

注謂行而就人館正義舍主人家也黃氏日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

將上堂聲必揚

注警內人也彬案列女傳鄭孟母日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注不干掩人之私也屨人注日履下

日易得下日履正義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

注奉局敬也釋

文局何云關也正義

禮有鼎局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局凡常奉局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

今入戶以其手對

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注不以

戶若奉局言恭敬

禮記

卷一

禮記

卷一

禮記

卷一

禮記

卷一

禮記

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

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闕

左則由闕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踐履也出入不得

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劉氏台拱日朱

子謂古人常掩左扉君出入常由右邊門中由闕右者傍

闕之右而行不敢當尊也不由闕西

所不待言。闕魚列反闕于通反

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

注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內正義言禮日君迎賓於大門內正義言

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客至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先讓不先入

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注爲猶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

讓先

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注肅進

謂道之右就其右左就其左江氏永日主人復出迎客不

言與客讓入客何爲固辭且主人道客亦宜也何必待客

固辭而後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客一揖即入無讓入固

辭之文竊疑主人請入爲席主人道其意於客也若日某

當先入爲席敬逆吾子客固辭者辭其請入爲席也主人

因客固辭而止遂肅客入實未嘗入爲席也先儒以固辭

爲又讓先入者誤矣然則士相見何以無請入爲席之禮

日彼是初見之客授摯即出堂上不坐被不爲席此是飲

食或講說之客故有請入爲席之儀下主人跪正席此爲

先時未入爲席故又有此儀也趙氏良日禮相見於

堂而燕於寢客至寢門而布席肅入則非始之拜迎於門

受摯堂下而客遂出之時矣意儀禮所謂主人請見賓反

見鄭注云反見則燕者是與考司儀諸侯相爲賓交損無

請入爲席之文聘禮公食大夫禮無降就東階之事此所

云其士相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

階

注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

主人固辭然後客

階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尊

主人固辭然後客

復就西階

注復其正正義此大夫於君大夫謂他國大夫

也案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

復就西階

也案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

復就西階

也案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

復就西階

也案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

人之親正正義撫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注徹去也去重席謂以手按止之也義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微客踐席乃坐注客安主人乃敢主人不問客不先舉也注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正義舉亦問也○西胡南反重直龍反

將卽席容無忤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注作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釋文作蹶也正義卽就也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蹶履之○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蹶履之○作才洛反齊音咨撥牛末反蹶本又作蹶居衛反又求月反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注廣敬也釋文策編簡也正義坐亦

禮記訓纂 卷一

跪也越注也跪也越注也

虛坐盡後注謙也正義虛空也謂非飲食坐也食坐盡前注

汚席正義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穢汚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

豆去席坐必安執爾顏注執爾守也正義凡坐好自搖尺是也坐必安執爾顏注執爾守也正義凡坐好自搖尺是也

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說文僂僂互不齊也段氏玉藻曰周語戎翟見沒輕僂注

僂進退上下無列也正義長者猶先生互言耳言正爾容

聽必恭注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正毋剿說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

以爲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正義凡人當自立己心斷其

是非不得聞他人必則古昔稱先王注言必有依據○僂之語附而同之徐士鑒反剿初交反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注不敢錯亂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注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振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唯于癸反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生似若扶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見同等不起

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見同等不起注

爲私燭至起注異食至起上客起注敬尊者正義上客

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燭

而起然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注

○燭半未反注

尊客之前不叱狗注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僂嫌若風去

○叱尺質反注

饕食不唾注嫌有穢惡呂與叔曰嫌若嘗主人食亦不敬也○唾吐臥反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正義志疲則欠體疲則伸

撰杖履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履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瞻視庭影望日蚤晚也禮卑者

職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若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欠邱劍

反伸音身撰似轉反履紀具反莫音暮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注離席對敬異事也

更端別事也謂端語已畢更問他事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

毋側聽注嫌探人之私也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游毋倨

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

裳注皆爲其不敬噉號呼之聲也淫視睥睨也怠荒放散

也褻祛也正義注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睨

也游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跛偏也謂挈舉

一足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

箕舌也寢臥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斂髮毋髡者垂

如髮也古人重髮以纓紒之使垂也免脫也常著在首

不可脫也袒露也○敷古弔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

反髮徒細反袒徒

旱反褻起連反

禮記訓纂 卷一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注履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

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解履不敢當階注爲妨後升者

者得著履上堂不得入室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注謂獨退也

既不上於堂故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注謂獨退也

解之於階下也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注謂獨退也

正義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

著之屏退也退不當階也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

納履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

因俯身向長者而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

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爲干人私也

併坐或兩人併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輒往參預也若見

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方言

廣雅云參分也王氏念孫曰參者間廁

之名故爲分也毋往參焉是其義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柳不同巾櫛不親授注皆爲重別防

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櫛可以櫛衣者爾雅竿謂之篋郭

注衣架也說文櫛衣架也食韻篇櫛格也亦衣桁也邵氏

晉函曰篋蓋衣架之在牆者釋官謂之櫛其以竹木橫列

者謂之篋正義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

非祭非喪不相授器○櫛羊支反

柳本又作架徐音稼櫛側乙反

嫂叔不通問注謂相稱謝也朱氏執曰謂不親相問

答也江氏永曰有當問者使人傳之

諸母不漱裳注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

下帶也或从衣

○漱悉侯反

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相注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

門限也說文櫛門限也正義男職在於官政不得令婦人

預之女職謂繼紉男子不得濫預○櫛本又作闔苦本反

禮記訓纂 卷一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許嫁纓有從

失髮若疾病乃後入也正義女子婦人通稱婦人質弱不

能自固必有繫屬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

時繫纓此則爲許嫁時繫纓知然者昏禮主人入親脫婦

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

以五采爲之

其制未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

而食注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

子者鄭注喪服云別於男子劉氏台拱曰言兄弟則兄弟

之子可知

父子不同席注異尊卑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

知姓名正義昏禮有六禮二曰

問非受幣不交不親注重別有禮乃相繼固正故日月以

告君注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齊戒以告鬼神受女之禮

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皆禮納采主人筵

於戶西上右凡注為神布席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

敢不告昏禮又云受諸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

也注會賓客也厚重慎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為其近禽獸

娶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正義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

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彬案春秋昭元年左傳故志曰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蓋

古有是言而記人述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注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

反卓然眾人所知〇見賢論

賓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閭子有客使某羞注謂不在賓客

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

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正義此使者辭也某子者賓者名

使某者使自稱名客

者鄉黨僚友之屬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注禮許儉不非

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呂與叔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

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謂

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注此在常

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

名桓十二年注春秋傳平年義十五年侯周卒是也亦以口

月者不以甲乙丙丁名殷家得以為名者殷實不諱名

故也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未亂世不

能知禮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信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

獻武廢二山杜注云司徒侯廢為中軍司空改為司城魯獻

公名具武公名放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

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

也

男女異長注各自為伯季也正義按冠禮加字之時伯某

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為叔季者春秋隱公

二年伯姬歸於紀隱七年叔姬歸於紀是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注成人矣敬其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正義成十

子侯餘曰書退是書之

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為成人春秋僖九年公羊傳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

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

禮之稱字〇

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皆便

骨體也載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穀在俎

載在豆釋文熟肉有骨曰穀載大饗正義載在俎者春秋

宣十六年王享士會穀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

少牢皆骨體在俎是穀在俎知載在豆者公食大夫禮庶

羞十六豆有牛載

羊載是載在豆

膾炙處外醢醬處內注醢醬者食之主

膾炙皆在豆說文膾細切肉也正義以此饌之設羹食最

近人羹食之外乃有醢醬今云外內明其不得在羹食之

內故知在殺之外內依皆禮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亦當醬在右醢在左也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注以醢和醬也又周禮醢人祭祀共醬豆醢物則醢醬共為一物也醢炙皆在豆者以公食下大夫十六豆有牛羊炙葱藻處末注漢蒸葱也處醢醬之及芥醬魚膾故知在豆葱藻處末左言末者殊加也藻在豆正義地道尊右既云處末則末在左上知葱藻殊加者以儀禮正饌唯有醢醢無葱藻故知葱藻為殊加以其豆類故知酒漿處右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注亦便食也屈公食大夫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中日胸正義鄭注肅人云肅折曰脯脩而施蓋桂曰服脩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脩則處酒左以燥為陽也廣韻脯乾脯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江氏永曰以鄭注釋之食羹最近人膾炙醢醬在殺之外內葱藻處醢醬之左酒漿處羹之右則諸物當列為四行第一行左食右羹而酒漿在羹之右第二行為醢醬而葱藻在醢醬之左第三行為左殺右殺弟四行為膾炙○殺戶交反殺側之左弟三行左殺右殺弟四行為膾炙○殺戶交反殺側史反食音嗣羹古衡反膾古外反炙章夜反醢呼兮反醬子匠反醢以制反羹子羊反膾其俱反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注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欲降而不降若臣於君則降也故公食云賓主人興辭於擁簾梁以降是也若敵者全無欲降之禮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復主人延客祭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正義君子有德必酬之故得食種種出祭食祭所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祭食祭所先進注主人所先進祭之如其次殺之序徧祭之也注謂殺炙膾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膾膾膾不祭也江氏永曰按公食禮先設正饌訖賓祭正饌後設加饌賓又祭加饌其祭如所設之序設饌唯有二次此記尋常賓客飲食之禮主人與之共食雖未知設饌幾次要必設訖而後祭非進一

殺祭一三飯主人延食客載然後辯殺注先食載後食殺殺也於肩食肩則飽也正義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飯而告飽須勸乃更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鄭云每飯歡清以殺穢舊食正饌也三飯後乃食載者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注俟主人也虛口謂醢也客自敵以上其醢不待主日漱○辯音遍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注勸長者食耳雖賤不敬也正義饋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注以其禮於已不謂進饌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注以其禮於已不共食不飽飯注謙也謂共羹共飯不澤手注為汗生不潔也以手正義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接手乃食恐為人穢也

毋搏飯注為欲致飽不謙通俗文手曰搏正毋放飯注去手餘於器中人所穢正義當棄餘毋流歎注大歎嫌欲疾於能無能棄餘於會謂蓋蓋也毋流歎注大歎嫌欲疾歎汁入口如水流則毋咤食注嫌薄之釋文咤咤也似嫌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毋咤食注嫌薄之釋文咤咤也似嫌主人之毋齧骨注為有聲響不敬正義一則有聲二則嫌食也嫌三則齧之口唇毋反魚肉注為已歷口人所穢正義崔可憎故不齧也毋反魚肉注為已歷口人所穢正義是以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毋投與狗骨注為其賤毋固獲別致於所俎不反本處也毋投與狗骨注為其賤毋固獲注為其不廉也欲專毋揚飯正義飯熱當待冷若揚去之曰固爭取曰獲毋揚飯熱氣則為貪快傷廉也飯黍毋以箸江氏永曰上文共飯不澤手孔疏云古之禮飯而以手也下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注挾猶箸也然則右人以箸食羹耳此疏引少牢謂當用匕與前說相抵牾少

牢之匕黍稷謂從養匕出入敦非謂以匕食黍也
稷也說文釋善爲飯藟蓋後世始以箸食飯耳
母嚙羹亦嫌欲疾也嚙爲不嚼菜說文藟藟也段氏玉裁注曰廣韻
嚙飲也然則嚙卽齧也羹之無菜者不用挾直飲之而已
禮禁藟羹者何也藟母絮羹注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
者流飲許渾言之耳母絮羹釋文謂加以鹽梅也正義若
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母刺齒注爲其弄口母歆醢注亦
和是嫌主人食味惡也母刺齒也口容止母歆醢嫌詳
於味也歆者爲其淡故正義醢肉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醬也醬宜鹹若藟之是醬淡也

禮記集說

卷一

乾肉不齒決注決猶斷也堅用牙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
堅朋不可齒決斷之毋啜炙注爲其食食甚也啜謂一舉
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毋啜炙盡爲特牲少牢擘之加於俎
正義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擘而反置俎上
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啜然前云毋反魚肉謂共人同
啜而食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擗徒端反獸川悅反
啜勝嫁反齧五結反箸直慮反噉他答反絮敕慮反刺七
亦反亨著彭反羹其禹反濡陸作馮音濡字亦作濡噉初怪反炙章夜反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注謙也自從也齊普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

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正義卒食食已
也食坐在前面嚮候客食竟加於俎起從坐前北面跪徹
己所食飯與齊答主人親饋者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此是卑者侍食耳若敵者則不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注不聽親徹○卒子恤反齊將兮反相息亮反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

注降席拜受敬也燕

允曰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
拜稽首嚮尊謂主人尊也崔靈恩云卿大夫燕飲主人面
亦嚮尊若鄉飲酒皆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
主人與賓夾尊也

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酬燕禮曰公卒爵而
後飲也說文酬飲酒盡也正義案士相見禮

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
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
先君卒爵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玉藻士相見禮謂
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少

式召反下皆同爵子妙反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注不敢亢禮也賤者僅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注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
果呂與叔曰果核當棄重

君賜故懷之

○核戶革反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注重汚辱君

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
勸侑曰御正義君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

禮記集說

卷一

溉之器也○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潔潔以還君也其餘謂不可潔
溉之器也○溉古愛反

饌餘不祭

注食人之餘曰饌正義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

朝之餘也彬謂不祭謂不於豆間祭始爲飲
食之人若不祭先則不待言矣○饌子閏反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戴岷隱曰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祭則使人代之
然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

注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

義何允云禮當盛饌宜辭以賤不能偶坐不辭注盛饌不
當之此侍食於長者盛饌不在己偶坐不辭爲己釋文
偶配也一日副貳也正義偶也或彼爲客設饌而召已
往媿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己設故已不辭之也又一

云偶二也若唯獨有己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注挾猶箸也正義有菜為羹羹以菜其有菜者大羹免羹之屬或當用匕也。挾古協反沈又音甲

交橫非挾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清也直獸之而已其有肉字林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注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

也絺細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紵注華中裂之而四析之乃

累之不巾覆也謂士寔之注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巳正義

記引孫炎曰庶人斲之注不橫斷正義鄭氏晉涵曰初學

寔之去抵也庶人斲之注下同削息略反副音偏反絺數

宜反絺去逆反累力果反寔音帝斲恨沒反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注憂不為容也方性夫曰言

不櫛可也童子無言不惰方性夫曰以憂琴瑟不御不在

冠無時而不櫛言不惰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不在

樂方性夫曰樂必以琴瑟為言者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

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至變貌耳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笑不至矧

怒不至矧注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日疾止復故也。情徒

臥反矧本又作矧失忍反矧力智反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

猶單也正義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

席卒哭後乃有芻藻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不重

降居處也呂與叔曰

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釋詁降落也釋文雨水謂

多。潦音老

獻鳥者佛其首注為其喙害人也佛戾畜鳥者則勿佛也

注畜養也養則馴釋文馴狎也。佛陸本

作拂云拂本又作佛扶弗反畜許六反

獻車馬者執策綬注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

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獻甲者執冑

之前但執策綬策綬易呈之則知有車馬獻杖者

之有甲也鎧也冑兜鍪也正義謂鎧為甲者言如龜鼈獻杖者

執末正義末柱地頭也柱地不

也操其右袂制之釋文操持也正義右袂右邊袖也獻粟

以左手操囚之右袂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獻粟

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注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器

書一札同而別之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隱義曰

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說文契大約也易曰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契謂廣雅釋器斛謂之鼓獻孰食者操

鼓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注石四謂之鼓獻孰食者操

醬齊正義孰食葱藻之屬醬齊為食之

正義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田宅獻者是

或有重勲為君所賜可為己有故得有獻江氏承曰古者

日獻是也王氏引之曰上文操右袂操量鼓操齊皆指

其所操之物言之此言書致亦所操之物今案致讀為質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

卑垂悅注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頭也遺人無

簫簫邪也附把中悅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

一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張施弓弦也弛弓

解也釋文弛謂不張也弭弓末也正義此謂敵體故稱遺

者也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

來嚮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弛弓之時

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之時角嚮其上弓

形示曲嚮下江氏永曰鄭云尊卑一謂主賓不論尊卑皆

以垂悅爲度孔疏以尊卑相敵言之蓋因下文注云禮敵

者並授而言其實不相敵亦皆垂悅唯臣於君或異若主

晏子聘魯公受玉卑晏子授玉跪此又禮從宜也

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注拜

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

附卻手則簫覆手與正義還辟猶逡巡也還延辟之地不

云客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

之主人與客並以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又覆右

手捉弓下頭若主人用右手鄉與客並然後受注於堂上

承附便是主人倒執弓也鄉與客並然後受則俱南面

禮敵者並授江氏永曰賓主不敵在堂上則尊者南面卑

者北面若賓主甚殊則卑者奠之而不敢授主人既拜受

則賓授弓之後亦當有拜送主人還辟辟拜之儀不言者

文不具也劉氏台拱曰既以遺言則其爲尊卑也微若大

夫士以賓主相授受禮當與敵者同聘問以君命臨之故

異遺于季反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附音撫悅徐始銳

反辟上扶亦

反下音避

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說文鐔劍鼻也程氏瑤田曰劍

之鐔鐔謂之珥或謂之環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注後刃

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敬也銳

底曰鐔取其鐔也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正

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進矛戟者前其鐔

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故不持嚮人進矛戟者前其鐔

注平廣曰鐔取其鐔地說文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

尺牙首牙也建於兵事長二丈象形鐔子戟松下銅鐔也

詩曰召牙沃鏃正義牙如鉞而三廉戟今之戟也兩邊皆

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

半並廣寸半鐔爲牙戟柄尾平如鐔段氏玉裁曰鐔地可

入地鐔地箸地而已鐔在困反鐔本又作鐔徒對反

進几杖者拂之注尊者所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用右

猶呈效犬者左牽之注犬離人右執禽者左首注左首

見禮畢冬用雉夏用豚飾羔雁者以續注續畫也諸侯大

左頭鄭注左頭頭陽也飾羔雁者以續注續畫也諸侯大

以畫正義飾覆也羔羊也畫布爲受珠玉者以擗注擗手

雲氣以覆羔雁爲飾以相見也受珠玉者以擗注擗手

釋文兩手曰擗正義不注受弓劍者以袂注取之故用衣袂

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以袂注取之故用衣袂

承接之以飲玉爵者弗揮注爲其實而脆釋文何云振去

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注爲其實而脆釋文何云振去

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注問猶

苴裏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筥盛飯食者圖曰簞方曰筥

說文漢律令簞小筐也釋文苞裏也苴藉也簞筥竹器也

正義問人者謂因問有物遺之也言操持諸物以進如臣

爲君使先習其威儀進退如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續

胡對反擗九六反擗音輝苴

子餘反簞音單筥思嗣反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急君使也言謂有

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正義受命謂受君命爲聘使不得

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鄭注聘禮記

有故謂失患及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注敬君命

時事相告也

君問事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注正義去既送出門則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注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正義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

爲于僞反朝直遙反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釋詁敦勉也陳用之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反怠音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正義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

爲父尸

注以孫與祖昭穆同正義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

尸者則自下之

注尊尸也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正義古者致

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君自下之者亦謂散齊之時若致

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尸必式

注禮之正義廟門之外尸先入廟後乃尸至也

車故式爲敬

乘必以几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

注爲其廢喪事形謂骨升見正義毀瘠羸瘦也

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注常若親存墜道也正義作階主入之階孝子事死如事

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阼階上下

也若耐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瘠在苦反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

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注勝任也說文瘍頭創也淫瘍也沐濯髮也浴

酒身也白虎通曰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

重先祖遺支體也正義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不勝喪毀

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違親生時

之意故云不孝○創初良反瘍音恙本或作痒勝音升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

內

注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正義致極也方性夫曰

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

有疾處於內則不居門外

之倚廬也○衰七雷反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數也此士禮既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死數士喪

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也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正義士唯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王氏念孫曰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猶以也與一聲之轉故以可訓與與亦可訓以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以死之明日爲始是生以來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以死之日爲始是死以往日也

喪祭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
弔辭云皇天降災丁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
傷辭辭畢退皆哭說文弔問終也玉篇弔生曰唁弔死曰
弔賀述禮統曰生謂之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
歎以言故謂之弔正義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
版使者讀之而
與致殯前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

弗能館不問其所舍注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說文館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

以朝聘之客舍市居曰舍釋文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

傳曰歸生者曰賻賻雅遺與也王介甫曰不問者辭曰

惠而實不至也陳可大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
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賻音附費芳味反遺
于季

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說文與賜予也一

王介甫曰為人養廉也江氏

永曰尊者曰賜敵者曰與

適墓不登壟注為其不敬壟助葬必執紼注葬喪之大事

必執紼也○壟力勇反紼音弗

臨喪不笑注臨喪宜有哀色

揖人必違其位注禮以變為敬正義位己之位燕禮君降

雖君臣皆須注禮以變為敬正義位己之位燕禮君降

違位而揖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注哀傷之當食不歎注食或以樂非

反

無容樂

歎所○柩求又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助哀也相謂送柩也

適墓不歌注非哭日不歌注哀未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注所哀在此說文徑步道也

辟音老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

之色注貌與事宜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注色厲而內

非情者也正義並結前義也上既言內外宜稱故君子接

人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注撫猶據也據式

必正立正義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云

大夫則士可知也士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禮不下庶人注謂其遠於事且不能備物正義白虎通云

人見於君不為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

容進退走是也刑不上大夫注在入議輕重不在刑書鄭駁

異義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通甸師氏令人不

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正義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

逆設其刑則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

兵車不式注尚威武武車綏旌注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

車革路也取其建戈刀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

旌謂車上旗幟也何允云垂旌放旌旗之旌以見美也

車結旌注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正義德車

內不尙赫奕故結纆其旒著於竿也何允云以德爲美故略於飾○綏耳佳反

史載筆士載言注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說文史記

事者也正義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自隨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

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雀水鳥鳶鳴則天將風風生埃起鴻取

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正義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

禮記訓纂卷一

設軍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衛校無譴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

類示之青旌者青雀旌焉今時鳴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

也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鴻雁也雁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畫鴻於旌首使衆見而爲防也虎是威猛亦兵衆之象

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王氏引之曰謹案鄭志王贊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鄭答曰皆俱舉皮置於首

不畫也是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蓋以下文言載虎皮故並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

於旌鴻與鳴鳶亦然考工記所謂畫績之事鳥獸蛇也唯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

言皮也貔貅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正義釋載鳴鳶云畫作開口如鳴時是也若但置其皮何鳴之有載如左傳

載其旌以先之載不當讀爲戴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也下文鴻與鳴鳶之載義與

此同虎皮貔貅之載則以獸皮所飾之旌植於車上耳故皆謂之載○埃烏來反鳶悅專反貅本作貅許求反

行前朱鳥而後立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怒注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

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前明軍行達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

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鳥元武青龍白虎

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須殿捍故用元武元

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也

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

龍虎也何允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敵敵此

四物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

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

星舉之以指正四方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餘從可知

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崔靈恩云此旌之旒數皆放

其星龍旗則九旒雀旗則一旒虎旗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

星數以法天也王氏念孫曰朱鳥本作朱雀開成石經已

誤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引崔靈恩說亦作雀劉氏台

拱曰繕持也怒勇氣也氣輕發則易竭故堅持之進退有

禮記訓纂卷一

度卽此進退有度注度謂伐與步數正義收誓不愆於六

意也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焉鄭注尙書

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劉氏台拱

曰數語似引古兵書中語以武虎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

部分也正義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注父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兄弟

之讎不反兵注恒執交游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避則殺

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

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里辯注朋

友之讎不同

國失厚矣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

尋也注聖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正義大夫官

尋士則職卑位下為君邑幸勸課耕稼故地荒為士之辱○壘力軌反

臨祭不惰注為無神也正義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

祭服儻則焚之祭器儻則埋之龜筮儻則埋之牲死則埋

之注此皆不欲人藝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

以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注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

也正義此謂士助君祭也

卒哭乃諱注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

禮記訓纂卷一

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禮不諱嫌名二

後服已受變神靈過廟乃神事之故諱名不偏諱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

在言在不稱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

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

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為

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於君前

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二也盧注但為公家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詩書不諱

諱不得為私家諱也

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盧注詩書典籍籍教訓也臨文謂

言文也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廟中不諱注謂有事於高

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

廟中不諱注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

以下尊無二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注臣於

於下則諱上

家思遠也婦諱不出門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正義陳

賁猶對也

諱不舉諸其側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難記方分

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

近則亦宜言也大功小功不諱注正義古者期親則為諱陳

但所辟者狹耳

平田瓊答曰難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姊妹

妹云大功諱小功不諱若與父同諱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

氏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世父

叔父姊妹姊妹皆為之小功父為之諱故已從父為之諱○逮音代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皆為敬主人也

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盧注鄰國之君猶吾君也正義

竟界首也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先知之欲

禮記訓纂卷一

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內事以柔日注順

內為陰淮南子天文訓曰凡日甲午剛乙未柔丙申剛丁酉柔以至

於癸正義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

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

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崔

靈思云外事指用兵之祭

事內事指宗廟之祭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注旬十日

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日用

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成是旬外一日近某日者按特

牲士禮云不諱日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

彬按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

外日賈疏按曲禮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禮同

也又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此尊卑禮異

據士禮吉事先近日謂祭祀假令孟月先於孟月上旬內
筮不吉乃用中甸之內更筮中甸又下句更於下甸內筮
不吉則止大夫以上假令孟月祭於前月下句筮來月之
上句不吉又於孟月之上句筮中甸不吉又於中甸筮下
句不吉則止不祭今云遠日句之外日者謂上句不吉更
於上句筮中甸為句之外日非如大夫以上上句前為句外
也金氏榜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
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來日某日某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
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日某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
筮龜之辭先遠日如不吉而卜句之內則日近某日先近
旬之內皆據先所卜筮之句分別而為外內者也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注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
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正義謂
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
先從遠日而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句先卜來月下句不吉卜中
旬不吉卜上旬先近日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

禮記訓纂 卷十

日如初是
先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注命龜筮辭龜筮
於吉凶有常大事

卜小事筮正義假因也爾汝也指著龜
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為泰龜泰筮也
卜筮不過三
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議
之正義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 卜筮不相

襲
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
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
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注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
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
之誤也筮或為著王肅曰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
履也正義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法

典則也令教訓也說文云猶獲屬豫象屬此二獸進退多
疑人多疑或者似之段氏玉裁曰按古有以豎不以義者
如猶豫雙聲亦作猶與亦作允豫
皆遲疑之貌○與音預本亦作豫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注監駕且為馬行說文駕
馬在轡中正義謂為君僕

御之禮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策馬杖也別有人已駕僕
牽馬駕車此僕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已駕僕

展輪效駕
注展輪具視白已駕釋文盧云輪車轄頭也
舊云車關也正義展視也效白也王氏引之曰

謹案入而白已駕又出而取綬跪乘則經當云入效駕出
事矣唐以前傳注亦無訓效為白者今案效者考
也驗也考驗其駕已完善否然後登車調試之
奮衣由

右上取貳綬
注奮振去塵也貳副也正義由從也僕人白
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升上必從右者君位
在左故辟君空位綬登車索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
二是副綬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二綬而升也

跪乘
注未敢
立敬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注調試之說文驅
馬馳也正義車有

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騶馬
亦曰騶馬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騶馬內轡繫於轅
前其騶馬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故詩云
六轡在手也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
以三置杖手中何允云跪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
注僕

所主正義君始出上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
手中所餘空手取正綬授與君令登車也 左右攘辟
注

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正義君已上車
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
溝渠必步
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若
式則下步行正義車驅而騶者騶車而進左右
從者疾趨從君行也大門外門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
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鄭箋詩云迺顧車

行有三人君在左僕八中央勇士在右初在門內勇士從
在車後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命車右士上車
也溝廣深四尺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一則君子不誣十
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
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
則車無御故不下也○輪歷丁反乘繩證反接如羊反辟
音避驅起俱反騶仕救反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殺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
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注撫小止之謙也
自下拘之由僕手

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正義降等則受者
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拘古侯反又音俱

客車不入大門注謙也正義案公食大夫禮
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婦人不立乘注異於男子正義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
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江氏永曰亦

禮記訓纂
所以自屏
遠恥也

犬馬不上於堂注非華幣也正義犬則執纆馬則執勒以
呈之耳華謂羔雁錦玉之屬乃上堂也夫

馬用充庭實而
已故不上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注敬老也正義君子謂人君也
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

下卿位
尊

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入國不馳
注愛人也馳善蘭

過之而上車人未至而下車
也

入里必式注不誣
十室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訝訝迎也人
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

迎之尊君命也○御
依注音訝五嫁反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筭拜注筭則失容節筭猶詐也說文
新附筭拜失容也釋文筭虛本

作踴正義介甲鎧也筭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
損其威容威氏琳曰筭字不知所從玉篇作筭云亦作筭
筭蓋筭之俗說文久行遲曳久久象人兩足有所躓此
字從坐從久當為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
狀如坐然○為子
僞反筭子臥反

祥車曠左注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正義祥猶吉也吉
車謂平生時所乘也葬時因為魂車鬼神尚吉

故葬魂乘吉車也曠空也車上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
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必式注君存惡空其位正義乘車謂次路也戎右職云會
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

者謂居左也雖處左而
不敢自安故恒馮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注遠嫌正義僕在中央婦人
在左左手持轡形微相背若

進右手則相背
相背則生嫌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注敬也正
義禮以相

禮記訓纂
得恒式故但俯使為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

注出入必正也正義盧氏曰不
如法者之車也○奇居左反

車上不廣欬注為若自矜廣猶宏
也正義又驚眾也

不妄指注為
惑眾

立視五湖注立平視也舊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或為樂正義乘車
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圓三三六十八得八尺八寸又六

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
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

地式視馬尾注小使正義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
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

願不過轂注謂掩在後正義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
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

以策彗卽勿驅塵不出軌注入國不馳彗竹帚勿搔塵
也正義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

竹帚帶葉者為杖形如帚帚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
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塵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茲聞

代反齋惠圭反彗音
遂郵蘇沒反勿音沒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注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

正義齊右注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為正公門謂君之門也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齊側皆反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

注載鞭策不敢執也正義謂臣

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雖得乘之猶不可慢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又不敢執杖杖馬但載杖以行也而不敢授綬者君在則僕人授綬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取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授綬與己也左必式者身既居左自取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

正路為敬也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注齒欲年也誅罰也釋文蹙本

又作蹙說文蹙蹙也正義芻食馬草也此草擬供馬食若以足蹙蹙之者則被責罰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為不敬○蹙徐采六反芻初俱反

禮記訓纂卷一終

禮記訓纂卷二

寶應朱彬輯

曲禮下第二

正義鄭目錄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注高下之節正義帶有二處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脇今

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古人恒著深衣○奉本亦作捧芳勇反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注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正義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天子

至尊器不立下故臣為國君則平衡

正義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為

衡大夫則綬之士則提之

注綬讀曰安妥之謂下於心○上時掌反綬依注音安湯果反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注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正義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

勝聘禮曰上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

輪曳踵

注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地正義曳拽也踵曳踵如車輪曳地而行○

操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操七刀反曳以制反踵支勇反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注君臣倨

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倨則垂大倨則委於地正義此明授受時禮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左倨折如

磬之背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倚猶附也君若

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佩不得倚故縣垂於前君若

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垂委於地然必待君

讓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倚於倚反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

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

裼亦是也正義熊氏以為上明賓介二人為裼襲圭璋特

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務。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褻。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衣葛其上有褻衣。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褻衣謂之爲褻。故鄭注聘禮云。褻者左袒也。江氏永曰。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達無束帛以藉其時使者襲而君受玉亦襲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束帛藉之其時使者褻而君受玉亦褻。王亦褻此經所謂有藉無藉者本謂此。又按褻衣外之襲衣疏家有兩說。孔氏此疏謂褻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常著之服至檀弓喪大記疏則褻衣即爲上服前後違異賈氏聘禮疏亦謂褻衣中有上服當以此疏爲正。蓋不袒之內也。○藉在夜反下同。褻星歷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

妾注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正義世婦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姪是

禮記訓纂 卷之十一

妻之兄女姊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者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姊也故鄭注昏禮云姊尊姪卑義或然也○姪大節反宇林丈一反姊大計反相息亮反長丁丈反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注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

有土地者正義此以下明孝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

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先之生則亦不

改世或爲人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射者所

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正義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皆耦卑者與

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爲耦負擔也薪樵也勞也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庶人子云能負薪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

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尚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應子和曰願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

居他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王氏念孫曰修當爲循字之誤也謹循其法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謂君子

謹遵故法非謂於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故法已廢而君子修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注三世自祖至

禮記訓纂 卷之十一

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戚絕奔邪立戚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告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注反告亦謂吉凶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

國之法注以故國與已無恩興謂起爲卿大夫江氏永曰

於有列有詔者言之則無列無詔而兄弟宗族猶存者亦

當反告可知矣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於無列無詔者言

之則有列有詔而未興者不忍從新國之法可知矣○朝直遙反下皆同

君子已孤不更名注亦重本正義名是父之所作父已孤

暴貴不爲父作諡注子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

升爲諸侯不得爲父作諡注子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

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義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祭禮虞
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
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注非其時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注臣不豫事不敬也

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
皆謂甫省視之正義書簿領也誅責也

龜筮几杖席葢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

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輅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
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衫單也孔子曰當暑衫絺綌必

禮記訓纂

卷二

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正義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不入公門者并結上諸事若尸乘以几苞屨扱衽厭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人公門也

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也苞薰也齊衰薦藾之葬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

或爲菲釋文苞草也正義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

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
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小功以下
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

書方衰凶器

不以告不入公門

注此謂喪在內不得先告君耳
方版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賄於方若九

若七若五因器明器也正義臣在公宮而死君許其在內
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重直龍反珍

之忍反苞白表反扱初洽

公事不私議注嫌若姦也吳幼清曰公朝之事當與同列議于公朝不可議之私家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

出牲正義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卽是天子之大夫
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

器也自贍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注祭私宜後造

器可假祭
服宜自有
君子雖貧
不粥祭器
雖寒不衣
祭服爲宮
室不

斬於丘木注廣敬鬼神也粥賣也邱壟也呂與叔曰邱木所以託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

吾私也○廢九又反養羊
尚反粥音育衣於旣反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

於士注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復還○寓魚具反

禮記訓纂

卷一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

鞮屨素譏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

當御三月而復服

之其也。簾覆笊也。髦馬不鬣落也。蚤讀爲爪。鬣鬣鬣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

三變可以聽於君命與環則還與缺硬去墮者除地而爲壇去

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處也
衣衾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中衣用采緣今

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紉爲飾凶故無紉也素簾者素白狗皮也簾車覆闌也大夫鹿帶豹韠今此喪禮故用

白狗皮也乘髦馬者吉則剪剔馬毛爲飾凶則不剪而乘之也蚤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吉則治剔爲飾凶故

不翦也祭祭先也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嚮人道已無罪而君

也○壤徐音善鄉許亮反緣悅編反鞭都
兮反籥本又作機莫歷反髦音毛鬣子淺反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注謂見君既拜矣而

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正義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勞也還辟還也初至行聘享

之勤故已還巡而退辟君之答已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

敢答拜注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正義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

則先拜主人注尊賢正義惟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

士不答其拜士賤正義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見賢通反下同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

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是拜其辱也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注不臣人之臣正義君於已士以其賤故

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若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若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

故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注辟正君

男女相答拜也注嫌遠別不相答拜故以明之正義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

國石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注生乳之時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圍羣也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羣鹿子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

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注登成也皆為自貶損憂民也禮食穀牲則祭先有虞氏

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半朔月大半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半除治

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梁加食謂不除草萊也樂有縣鐘磬因曰縣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凶年去之公食大夫禮設正饌

之後乃設稻粱是加也○縣音懸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正義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徹亦去也不徹琴瑟者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注起敬也正義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自致於外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

注臣不敢自尊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正義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

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

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注亦起敬也問其行謂問道中不

后對注及所經過○縣居良反下同

國君去其國止之日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

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注皆臣民殷勤之言正義奈何猶言如何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士墓亦與大夫互也

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

士死制注死其所受於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大夫職主領衆故有寇難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能氏云宗廟墳墓已私有大夫士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而死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皆指天子謂外及四海也觀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子古今字正義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禮記訓纂卷上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注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

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正義踐履也昨主人陪也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若凡山川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

從外辭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爲祗正義天子巡守

鄭云以尊適卑曰臨○畛之忍反

崩曰天王崩注史書復曰天子復矣注始死時呼魄辭也

呼字

禮記訓纂 卷二

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

漢書前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鄭云周以栗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而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立之主曰帝者蓋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等以爲法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生名之死亦名之注生名

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注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

禮記訓纂 卷二

徵不足以當大士之稱今案晏子春秋諫篇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享乎則泰視子游存矣泰士泰視即大士大視矣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又說苑臣術篇齊威侯卿云忌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也

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注眾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正義謂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不云建從天官也王氏懋茲曰五官以周禮言之則司士當為宗伯之職案此本鄭子所言司士本作司事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

禮記訓纂 卷上 人也司貨升人也正義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

此六工使典制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五官致貢曰享注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

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其擯於天子也注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正義擯謂天子接賓之人若擯者傳辭

伯為天子之吏也注天子則稱此二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注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注稱之以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正義外者其采地之外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國外之人自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若與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禮記訓纂 卷上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

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內自稱曰不穀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

禮記訓纂

卷二

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注及至也卻開也蒞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

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及至也卻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
書說文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
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敵血朱盤玉敦以立牛
耳釋名盟明也告事於神明也誓制也以約制之也大事
曰盟小事曰誓三倉敵血誓正義未至所期之日及非所
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會者既及期又至所
期之地則其禮閒暇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誓者諸
侯事也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盟者殺牲
敵血誓於神也然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至
於五霸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牲所用許慎原韓詩天子
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玁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
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玁又孟武伯問於高柴云諸
侯盟誰執牛耳然則人君以牛伯姬
以玁下人君也○卻邱逆反涖音利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嚮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
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

子孤
注凶服亦謂未
除喪○適音的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天子苟爽曰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正義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無德不繼嗣爲侯故不云嗣

死曰薨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注某甫且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正義此諸侯世子父死

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

禮記訓纂

卷上

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言諡曰類注使大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正義謂將葬就君請諡也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注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正義若於已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跼跼庶人僬僬

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踰焉
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釋訓濟濟止也郭注皆賢士
盛多之容踰踰動也郭注皆恐動趨步正義穆穆威儀多
也郭注聘禮云皇自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踰踰郭注聘
禮云容貌舒揚也僊僊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
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
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
濟子禮反踰木又作鵠或作鷁同七良反僊子妙反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

曰妾注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釋名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以訓言

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內子

子女子也注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命婦服也

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

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

妾之中見賓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正義婦號亦上

下通名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

婦有姑之辭言服事舅姑

知通名也○孺而樹反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注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

上者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

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婦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婦子也

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婦之子有妻者謂二

媵及姪婦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妾

禮記訓纂 卷上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注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

於諸侯曰寡小君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正自稱於其君

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

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正義春秋晉懷

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注名父母所爲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注亦謂

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于周

摯者曰晉士起摯重也正義其君已爲王臣今又爲己君

之臣故自稱重臣若襄二十一年晉

樂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

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注子有德

之稱魯春

禮記訓纂 卷上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注絕之正義春秋莊十年荆敗蔡

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

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

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

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爲尊美也顯

君惡不幾微逃去也君

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注至親無去志

莫有悟而改也

○號戶刀反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正義釋其

擬人必於其倫注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

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襲○擬魚

禮記訓纂 卷上

反起

問天子之年計口間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注既不敢言年又不敢小至尊

所能正義禮記所載天子之制至厚禮臣不可言若年及形長短才技所謀故但云間之謙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教為若下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十者謂教師古注漢書食貨志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下簡也問

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不能從宗廟

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

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

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注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

事請告也正義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舉其所能則長幼

禮記訓纂卷二

可知也庶人謂府史之屬熊氏曰庶人年無長幼亦高其子者順大夫士而言之陳用之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

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勢然也陳可大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注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正義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故不

須問數地以對數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有宰明有采地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

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士上乘棧車無副車也畜謂雞豚之屬惠氏棟曰食力

力當為加地字也音語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王氏念孫曰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

有宰無以見其為邑士且大夫之富富於所食之邑非富於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為采謂有采地也禮運曰大夫有

牙以處其子孫采地之祖與民共而石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數地以對義相近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采也即主宰之宰案官也即官宰之宰案亦采也○數食主反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

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注祭四方謂

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酉元冥在北

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

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正義天地有覆載大功

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方祀者諸侯既

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

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以其地則不祭是也大

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士不云歲徧以士祭

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

禮記訓纂卷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注為其瀆

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淫祀無福注安祭神不饗呂與叔曰廢之莫敢舉如

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

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

魯立武宮立煬宮是舉其廢也賾信公是廢其舉也魯之

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

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正義

支子庶子也祖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亂祭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日一元大武豕日剛鬣豚日膋肥羊日

柔毛雞日翰音犬日羹獻雉日疏趾兔日明視蒲日尹祭

葵魚日商祭鮮魚日脰祭水日清滌酒日清酌黍日薌合

梁日薌其稷日明粢稻日嘉蔬韭日豐本鹽日鹹醢玉日

嘉玉幣日量幣注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逆也

尹正也商猶量也脰亦肥也春秋傳作膋膋充貌也翰長也

豐茂也大鹹日醢今河東云幣帛也說文膋牛半日肥豕

日膋段氏玉裁日案人日肥獸日膋此人物之大辨也又

析言之則牛羊得稱肥豕獨稱膋又獻宗廟犬名羹獻犬

禮記訓纂 卷上

肥者以獻段氏玉裁日羹之言良也獻本祭祀奉犬牲之

稱引伸為凡薦進之稱又鹽鹹也古者夙沙初作煮海鹽

齋鹹也河內謂之齋沛人言若虛鹹街也北方味也正義

牛若肥則膋大豕肥則毛鬣剛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王

云柔毛言肥澤也雞肥則鳴聲長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

相去疏也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

之祭稷乾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溼得中而用之鮮魚煮熟

則腥直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穀稊者日黍稊既熟而

氣息又香故日薌合梁謂白梁黃梁也其語助也稷粟也

爾雅柔稷也江氏永日春官司尊彝云凡酒修酌修讀為

滌滌注云凡酒謂三酒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沽

酒日滌然則水日清滌謂其清而可以和水也王氏念孫

日豚日膋肥本作豚肥徒忽反注文本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

作膋釋文本本作豚肥徒忽反注文本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

文之豚字也下又云作豚肥徒忽反注文本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

膋也集韻膋肥也或作豚肥徒忽反注文本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

也亦作豚音突此皆膋豚同字之明證也唐虞與豕豕相

近故字亦相通正義日隋秘書監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

稷日明粢一句彬謂鄭司農注大祝引曲禮黍日薌合梁

日薌其稻日嘉蔬則四字為古本所無決矣〇風力帆反

豚徒門反膋徒忽反羹古衡反羹苦老反脰

他頂反膋音香醢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

天子死日崩諸侯日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祿庶人日死

死名者為人衰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日崩薨

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

也正義薨者崩之餘聲也說文葬大夫死日

卒段氏玉裁日曲禮作卒於說文為假借

在牀日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正義白虎在棺日柩注柩

究也正義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

於此也白虎通云極究也久也〇柩音舊

羽鳥日降注異於人也降落也正義羽鳥四足日漬注漬

漬汗而死也春秋傳日大災者何大漬也正義牛馬之屬

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〇降尸江反又音絳漬

禮記訓纂 卷上

死寇日兵注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正義言人能為國家

其為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

恤其子孫春饗孤子是也

祭王父日皇祖考王母日皇祖妣父日皇考母日皇妣夫

日皇辟注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

取法也〇妣必

履反辟婢亦反

生日父日母日妻死日考日妣日嬪注嬪婦人有法度者

婦學之法教九御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

壽考日卒短折日不祿注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

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

庶人之稱

士之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國君綏

視注視國君彌高也綏讀為安安視謂視上於袷正義庚

氏曰安讀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為平故以下為安此視

以面為平故安下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注視大夫又彌高

於面則上於袷也注大夫衡視士視五步也衡平也平視謂

視面也士視得旁游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

上下游目不得旁游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注敖則仰憂則低

也傾或為側正義此解所以觀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

高則是傲慢定十五年郭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

視過下則似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

也又昭十一年會于厥慙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故側也

若視尊者而敬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禮記訓纂卷二

君命大夫與士肆注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

先習學所為之事備擬君之所注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

言庫在朝言朝注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版圖文

臣謀政事之處也朝謂君

朝言不及犬馬注非公議也正義朝是謀於政教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周

於朝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固謂不達於禮也正義臣

則心有異慮也

○輟丁列反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富之言

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則問卜如

郊用辛及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是也王氏引之曰

饒當讀為饒富當讀為福饒之言要也求也呂氏春秋順

民篇高注曰微求也饒福者微福也信四年左傳君惠微

福於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

以事君杜注曰微要也是也不饒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

不求降之以福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注摯

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說

者以匹為鬯爾雅舒鳥鴈郭璞曰鴈也李巡曰野曰鳥家

日鴈正義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

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為摯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既至諸侯廟仍用鬯為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圭謂公

侯伯也子男用璧此不言璧者略可知也羔小羊白虎通

禮記訓纂卷二

云羔取其羣而不黨鄭注宗伯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也白

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

不失其節也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

死不可畜也匹鴈也匹鴈也匹鴈也匹鴈也匹鴈也匹鴈也

注宗伯云鴈取其不飛遷象庶人安土重遷是也成伯與

外傳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事則以皮帛繼

音至鬯教亮反匹依注作鴛音木

童子委摯而退注不與成人為禮也正義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注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

射講正義觸類而長之若士

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椶榛脯修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椶

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莊公二十四年何注公羊傳禮婦

人見男以棗栗為摯見女姑以椶榛為摯正義婦人唯

初嫁用擊以見舅姑根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
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
所以用此六物者俱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
早也栗肅也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為擊取其早起戰栗
自正也必知以名為義者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擊不過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明諸物皆取名為義案昏禮婦見舅
以棗栗見姑以殿脩其榛栗所用無文○根
似羽反榛側巾反古本又作案音壯巾反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婦

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

酒漿婦灑賤婦人之職惠氏棟曰吳語越行成于吳曰一

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于王宮韋昭曰咳備也姓庶姓也

時越以王禮尊吳故云咳姓趙氏良爵曰納女與致女不

同致女者女嫁三月使大夫聘問以成婦禮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妻辭也納女則如晏子請繼室于晉妾媵之辭也

勾踐行成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于王宮即此

禮記訓纂 卷二

備百姓之說○坤
悉報反灑所買反

禮記訓纂卷二終

禮記訓纂卷三

寶應朱彬輯

檀弓上弟三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

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

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檀大丹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

仲子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邦乃祖免釋文公儀

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仲子

舍其孫而立其子注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

說云質家立世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為

弟文家立世子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為

禮記訓纂 卷三

齊魯之間語助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

而立其子何也注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

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注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子游問諸孔

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據周禮○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肅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

諫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

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正義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

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是也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饒饒峰
日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 事君有

犯而無隱 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 左右就養有

方則勤至死方喪三年 注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

方父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王

氏慈姑曰隱犯皆以諫爭言隱則不犯犯則不隱事君者

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記謂服勤至死 事師無犯無隱左

亦大概指合者言之非謂與親一例也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

為制正義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但子之事

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

有犯君之過惡眾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養以尚反

季武子成寢 注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夙正義案世本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

父生夙夙是公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

也 注自見夷人家墓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正義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

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

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阿盆成逆後喪并得附葬景公寢

中與此同也江氏永曰檀弓記事在戰國之初距季武子

已遠此事蓋得之傳聞意武子作別宅其地先有杜氏之

葬傳聞失實遂謂武子之居寢耳居寢之階下許人合葬

無者也 子之上之母死而不喪 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 門人問諸子

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注禮為出母期父

卒為父後者不服

耳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

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注汚猶殺也有隆 伋

則安能 注自子不能及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

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注記禮所由廢非之正義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

為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

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思當為出母有

服故門人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伯魚之母被

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喪徐息浪反下放此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稽乎其順也 注此殷之喪拜也肅順

文禮類解 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 注此周之喪拜也肅

地無容 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 注此周之喪拜也肅

之至釋文順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注重者何哀戚自期

惻隱之貌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如殷可正義拜者主

人拜賓也積然不逆之意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已

各以為積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後拜者先觸地無容後乃

拜賓也是為親痛深惻隱之至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

重喪主親惻隱故從其順至者也鄭注周禮大祝云稽首

頭至地頓首頓地不停留也 頓素黨反積徒同反順音懇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注言既得者少 曰吾聞之古也墓而

不墳 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

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注東西南北言居無

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邱封 孔子先反 注當修 門人

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注

所以遲者孔子不應注以其三注三言之以孔子泣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注修猶治也江氏承曰古人略於

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又

曰夫子泣然流涕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若

夫折墳之崩由於雨甚此非人事之咎也○墳扶云反藏式志反泣胡天反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寢中庭也與有人弔者而夫子拜

之注爲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注使者自衛來赴使者曰

醢之矣注時衛世子蒯聵篡而立子路遂命覆醢注覆

不忍食彬謂古者食必有醬皆兼醢醢言之儀禮正饌有

醢醢則每食有醢明矣孔子問子路之故適食坐設醢故

不忍食也注音海

禮記訓纂 卷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謂陳根也爲

期可正義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與魯人也草經

一年則根陳也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期而猶哭者

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加間

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若一期之外則

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注言其日月欲以盡心修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

明器之屬正義三曰而殯三月而葬據大夫士禮也夫禮

必求仁者之業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喪三年

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以爲極匹則弗之忘矣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之言曾

釋文極已也王以極字絕句匹作

忌向卜讀劉氏台拱曰王說是也猶云以云忌則未嘗忌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注其親

而無一朝之患注毀不故忌日不樂注謂死日言忌日不

蓋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身弗忘

於何見之於忌日不樂見之也一朝之患不重蓋古有是

語連引及之注以患爲滅性未是王氏引之曰釋文如字

讀是也忌日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居喪不聽樂忌日如

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爲樂下文是月禘

卯不樂注曰不以舉樂爲吉事○樂如字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注五父衢名蓋人之

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

後得合葬於防注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

禮記訓纂 卷主

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

相善江氏承曰此章爲後世大疑由讀者不知其句讀而

誤也近世高郵孫遜人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

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于耶曼父之母爲何句有紳于

禮經不淺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葬深孔子父葬實

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至是母卒欲從周人

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

則可改而遷之若其葬而深則疑體魄已安不敢輕動其

慎也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改父墓也後知其爲殯蓋

由問于耶曼父之母而得之或疑五父衢爲城中四達之

道其上不得有墓按襄十一年左傳杜注道名在魯國東

南不云魯城內又定八年陽虎敗陽虎取寶馬以出

舍於五父之衢虎戰不勝而出可知必在城外也又疑

夫子父葬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歟曰當

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

以遂謂爲已葬也耶曼父者意其爲耶人殯耶大夫耶人

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慎依注作引羊刃反曼音萬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注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相息亮反

喪冠不綌

注去飾說文綌冠也○綌本又作綌同耳佳反

有虞氏瓦棺

注始不用薪也

夏后氏塋周

注火孰曰塋燒土治以周於棺

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

殷人棺槨

注槨大也木為之

折聖塋陸本作即云即燭頭燼也

周人牆置嬰

注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周人

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殯下殯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

注略未成人釋文十六至十九為長殯十二至十五為中

殯八歲至十一為下殯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殯生未三月

不為殯正義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捐讓受於君故稱后

禮記訓纂

卷三

君不須稱后也○聖子

栗反梓音郭長丁丈反

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

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

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注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

白馬也易曰周人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騂馬白腹騂赤

類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

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者陽氣始施萬物動

為歲色尙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

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尙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

色皆黑以地正為歲色尙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

為朔故曰三微而王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

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

物通也正義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春秋元

命苞樂緯稽福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

之始其色尙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

云物之牙其色尙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

受復其色尙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建子之

月為正者謂之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

稍動變故為天統建寅之月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

為天統建寅之月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

常須修理故謂之天統建寅之月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

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物生微細又取歲初為正朔之始

同各改正朔不相襲也○驪力知反翰又作韓胡旦反又

音寒驪音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注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問居喪之禮

曾子曰申對曰申也問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

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注子喪父母尊卑同釋文饘說文云

云淖也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注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字林

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為幕正義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

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有聲之哭

無聲之泣並為哀齊是為母斬是為父父母情同厚曰饘

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位以下自

天子至庶人如一禮幕人掌帷幕幄帶崔靈思云周禮

所陳祇謂幄帶之帷幕不論視棺自繆也天子別加齊

于梓上畢塗屋此所陳祇謂視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

若其塗上之帶則大夫以上有之○齊音各饘本又作餌

又作幕音莫繆音緒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注信驪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乎

注蓋皆當為盡蓋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諸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

立為世子

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注言其意則驪姬必

文公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

曰然則蓋行乎

注行猶世去也

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

行如之

注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

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

注解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

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雖然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

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注子驪姬之子矣齊圖猶謀也

禮記訓纂

卷主

臯落氏反後狐突懼

再拜稽首乃卒

注既告狐突乃維經是以為恭

世子也

注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正義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孝子不陷親

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為恭以其恭順於父事而已

諡法敬順事上曰恭吳幼清曰申生但一出奔即章父之惡不待身死而後為昭父於惡也子嘗謂屈原之忠申

生之孝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乎天理之公而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豈足以知申生之心哉○驪力知

反突從忽反少詩召反難乃旦反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為樂速正義祥謂二十五日大祥歌哭

不同日故仲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

已久矣夫

注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

哉踰月則其善也

注又復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

注十

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投綬公曰末之卜也

注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驚奔

失列戎車之貳曰佐投綬乘公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彬謂古者師行卜右僖十五年左傳卜右慶鄭吉此言卜

之不吉非謂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國之無勇也

也魯勝也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江氏永曰敗績謂車覆左傳子產曰未遂死之二

當登車射御則敗績厥覆是懼非謂師皆敗也

人赴敵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注國人掌養馬公曰非其罪也御與右之罪遂誅之

禮記訓纂

卷主

以哀之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注記禮失所由來也正義辭非誡也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乘繩證反縣音元賁音奔隊直類反圍魚呂反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

注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童子曰華而申會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

曉大夫之簣與目字或為利方言牀齊魯之間謂之工五故

文曉明貌孫炎曰漆也臧氏琳曰考工記剡摩之工五故書剡作琕說文手都無琕字目部曰大目也曉即暉之重

和灰而繫也从土完聲則孫說得之子春曰止

注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注呼虛曰華而曉大夫之簣與曾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注未之能易已病故

也注革急也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改易

之注革急也變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注彼童子也成己之德息猶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注言病雖困猶勤於禮○院華版反贊音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

死孝子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殯

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如

禮記訓纂卷三

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

柄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至小祥但

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

情意不樂而已○慨苦愛反廓苦郭反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戰於升陘魯僖公

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釋魯婦人之髮而弔也

敗於臺始也注敗於臺魯僖公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

相弔去纓而紼曰紼也紼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上之妻

則疑衰與皆吉弁無首素總說文髮妻結禮女子髮衰

以黑緇緇正義案士冠禮緇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緇髮今

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和音誅

力俱反陘音形髮側瓜反給音台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

誨之髮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

總八寸注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

俗正義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

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也○縚吐刀反從音總劉昌宗讀徂

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

等矣注可以御婦人矣尙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樂而不恒作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

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禫

禮記訓纂卷三

大戚反必利反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

異句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有子蓋既祥而絲

屨組纓注義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紼紼冠素紼有子孔

冕纓正義素紼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

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屨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

飾約纓純之屬蓋白屨以素絲爲纓

死而不弔者三注謂輕身畏死也厭注行止危溺

注不乘橋船正義何允云馮河潛泳不爲弔也除此三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子路問之遂除之正義庾蔚云子路緣姊無

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

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彬謂行道之人猶言行路之人

大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大公所封

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邱正義

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肅公慈母慈

母生哀公不臣哀公是大公元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

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為五世則武公以

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

未可知孰是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邱云水出

其前而左曰營邱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君子

者以其有次子在周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

禮記訓纂 卷主

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王氏懋竑曰周起於幽而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逆暑迎寒則飲曲詩祈年田祖則

飲曲雅祭蜡則飲曲頌此所謂樂其所自生也禮之報本

反始此不忘其本之大者如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

尊用元酒器用陶匏皆是仁也注正邱首正首邱也仁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問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

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注伯魚孔子子也

恨之聲正義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

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恨其甚也顧氏炎武曰此自父在為

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李氏惇曰儀禮喪服出妻

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伯魚既爲夫子後則不當

爲出母服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

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

也問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顧氏因出母之喪

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服期伯魚

當從夫子而除矣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

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

期音基與音餘音許其反

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雷葬焉書說舜曰

蓋三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

夫人舜季武子曰周公蓋附注附謂合葬合

如也注附謂合葬合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陳可大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

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水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

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踐其親乎難以臆斷當關

之以俟知者

禮記訓纂 卷主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故也正義業謂

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

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陳用之曰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

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

亦不廢也游元發曰古謂習業者爲業春秋傳甯武子曰

臣以爲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微宴樂學人令

業皆以歌詩言朱氏軾曰廢業謂未葬以前既葬則期以

下飲酒食肉

豈復廢業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注申祥子張子死之言漸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漸

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庶幸也幾冀也

言平生以善自修其幸冀爲君子乎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不容改新聞度藏食物

者也正義始死未容改異

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爾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注議之也位謂以親疏序列哭

也委巷猶街里注善之也禮婦人倡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注善之也禮婦人倡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踊注有服者婦人小功倡先也正義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

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說文企舉踵也段氏玉裁曰企或作跂方言

子思反俯音甫跂邱政反

曾子曰小功不稅注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問喪而則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

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注言相離遠而可乎賀循曰謂喪月

都竟乃問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

鄭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

故也正義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

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問喪則追全服

劉原父曰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因其情

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記曰問

祖免哭之成踊○稅徐他外反

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聘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

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貨也徒猶空也禮所以訓忠信也

忠信而無禮何傳乎釋文四馬曰乘正義忠信由心禮在

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

意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朱氏曰不誠謂

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及物也王氏念孫曰本

作不誠禮於伯高自帖六十五太平御覽布

成禮於伯高自帖六十五太平御覽布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凡有舊孔子曰吾惡乎

哭諸注以其交會尚新釋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注別親疏也正義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師吾

哭諸寢盧注有父道故於所寢哭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所知吾哭諸野注別輕重也正義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在正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注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

諸賜氏注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曰為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正義

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注喪之正主知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增以香味

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日精正義案仲尼弟子曾子

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注痛曾子哭子夏亦

禮記訓纂 卷三

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注怨天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洙泗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注西河龍門至華陰

與夫子相似形謂疑疑同此也漢書高祖本紀地分已定

而位號比擬無上下之分食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

古注疑讀曰疑疑比也李蕭遠運命論子夏退老

于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證喪爾親

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注言居親喪爾子喪爾明爾罪

三也注言隆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

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謝之且服罪也王

念孫曰廣雅索獨也檀弓吾離羣而索居亦謂獨居

也索與索同○喪息浪反女音汝洙音殊與音餘

夫書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注似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有疾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注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正義平常無事之時

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注晝夜恒居於內○齊側皆反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注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正義案史

泣血三年注言泣無未嘗見齒注言笑君子以為難注言

能然正義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注言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

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注齊衰不

禮記訓纂 卷三

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為衰喪服邊偏倚也正義喪服

也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

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小功可也○衰七雷反當丁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前日君入而哭之哀出使子

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驂馬曰驂釋文夾服馬也

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

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

馬也若依毛詩說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

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注言說驂大重比夫子曰子鄉者人

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

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

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
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吳幼清曰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
之謂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說本又作稅同
他活反驂七南反惡鳥路反夫音扶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

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

反也如疑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

而虞乎注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注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識式志反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饋遺也彈琴

禮記訓纂 卷三

以散哀也○
饋其位反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微孔子也孔子

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注作起消搖釋文本又作逍遙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注泰山梁木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

所仰放也以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

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

病也注覺孔子歌意殆幾也王氏引之曰此哲人其萎四字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觀鄭注哲人其萎

兼有無所仰之意非但無所放也孔仲達云子貢意在恩
達不暇別言此曲說也因學紀聞載廬陵劉美中家古本
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與家語同齊氏息
園曰古本無此五字故孔疏云不暇別言劉氏本必好事
者為之引之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注坐則夏

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注以禮

占已而邱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彬謂爾雅釋詁疇孰也釋訓誰昔昔也詩墓門朱子集傳誰昔猶言疇昔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注

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

禮記訓纂 卷三

自死蓋寢疾七日而歿注明聖人知命江氏承曰杖有柱時亦有曳時曳杖消搖固非有意

為之亦不可謂變其常度有損於動容周旋中禮也感於

夢而作歌非自悲其死也死者人之終自是大事必謂以

晝夜視死生泊然不一動念則亦老莊之見耳夫子雖不

自聖然嘗言天生德於予又云文不在茲乎其自任不淺

矣於將終而自比泰山梁木稱哲人何足病乎聖人固清

明如神然於死生非別有前知之術其能前知正因有所

感耳必謂不待占夢而後知將謂聖人亦同二氏之知死

乎後世之疑過矣○曳羊世反亦作世類徒同反萎紆厄

反昨才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注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正義案仲尼弟子傳公

西赤少孔子四十

飾棺牆置娶

注牆柳衣娶以布衣木如

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像也

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其旁曰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也娶有牆也娶齊人謂爲娶此似之也

象娶廟爲清涼

於此婦從者曰禮與注怪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
人皆非注怪念孫曰凡言且者皆謂姑且如此即假借之義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
問諸子游曰禮與注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注明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
言且服胡邦衡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
池視重雷是也墳謂縣銅魚以實之江氏永曰魚躍拂池
在池下非實於池中懸疑墳池即既夕禮所謂祖還車也
柩車上有池象宮室之承雷墳當讀如鎮鎮即有奠定之
義前此柩遷於祖廟用輶軸正柩於堂上兩楹間既朝祖
卻下以蜃車載於階間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
向外南首為行始謂之祖曾子來弔柩車已還而鎮定所
謂墳池者也主人榮其弔復推柩而反使復北首若未祖
禮記訓纂卷三
者然先時婦人在堂降婦人即位於階間而后行弔禮如
此釋之似可通○墳池依注音莫徹從才用反與音餘屬
羊久反斂力驗反凡小斂大斂字皆同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
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注曾子蓋知臨
言此丈夫也子游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
於時名為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
帶經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
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賀循喪服要記大夫弔於大夫始
服皮弁之服以朝服褻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皮弁
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正義凡弔喪之禮
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又袒去上服以露褻衣則
此褻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

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
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
經弁
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注樂由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注
起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正義案
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聞子與琴援琴
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見賢通反子羊汝反和音禾
或胡
司寇惠子之喪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
禮記訓纂卷三
文子木及惠叔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游為之
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子
麻衰牡麻經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
應者弔服加總麻帶經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
云重服者據牡麻經為重弔服弁經大如總之經一股而
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
與齊衰經同故云重也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其存又辱為之服敢辭注止之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
以子游名習禮文子亦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
臣位在賓後正義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
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
賓後主人同在門東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注止之子游曰固以請注再
不從

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日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名文子親扶而辭敬

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子游趨而就客位注已卑反牟莫侯

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取也深衣練冠凶服

自鼻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

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正義深衣即問傳麻衣也但

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練

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會來已弔祥後為喪事

禮記訓纂卷三

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雖

記云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

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案士喪禮始死

為君命出小斂以後為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

受弔故不迎賓也王氏引之曰謹案亡讀存亡之亡與

在義正相反亡者不在也亡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

在於常禮之中也唐風葛生篇子美

亡此謂子美不在此也○漢音夷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注表哀戚

喪服注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外傳表其有喪感

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廟行毀宗毀
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聘禮又釋幣於行
鄭注喪禮有毀宗廟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
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正義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
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
汁入坎毀室亦義兼二事一則示死無復飲食之事二則
恐死入足辟展不可著屨故用毀室之壁連綴死人足令
直可著屨也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
時出行則為壇告行神告竟車轍行壇上而出今霤毀
宗處出仍得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周人浴不掘中霤
者用盤承浴汁也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
毀宗也周亦不毀室綴足而葬不言云者以周綴足用燕
几其文可見學者行之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微殷禮○冠
故不言耳丁劣反又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注具葬之器用子柳魯

以哉注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注粥謂寡之也子柳

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注既葬子碩

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布古者謂錢為泉

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注者以爲利

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

里鄉黨○碩音石粥音育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用

之曰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

稷亡則與亡故危則亡之應子和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

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公叔文子升於瑕邱遽伯玉從注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

之孫名拔說文邱土之高

之孫名拔說文邱土之高

之孫名拔說文邱土之高

也非人所為也一日四方高中央下為邱正義案世

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文子

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適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

請前注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劉恒軒曰惡其欲奪

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適本又作瑗

其魚反從才用反樂音洛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孔子曰哀則哀矣而

難為繼也注此誠哀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

節正義夫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

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

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慙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

難為繼之日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弁皮彥反

禮記訓纂卷三

叔孫武叔之母死注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

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既小斂舉者出

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注戶出乃變服失哀節冠素

主人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喪大記亦云卒

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

即謂舉尸出戶也下出戶句字同下讀謂主人出戶子游

曰知禮注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

生時贊正君薨以是舉注不忍也周禮射人射人皆不

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注不忍也周禮射人射人皆不

此二或曰同襲總注以同居生總麻之親可爾雅母之舅

謂之甥也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妻

釋恩養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顧氏炎武曰從母之夫與

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為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

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不可

以成文也王氏引之曰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

人寫者誤倒耳相為服者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兩相

為服也喪服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

女同總麻章甥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總也

從服也是從母及舅皆與已兩相為服之禮若從母之

夫舅之妻相為服則禮之所無故君子未

之言也○從才用反夫音扶為于偶反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總領吉事欲其折折

爾注安舒貌詩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注陵

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說文喪故騷騷爾則野注謂

越也彬謂越與職意同秦同陵故騷騷爾則野注謂

爾則小人大舒注謂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縱依注音

喪具君子恥具注辭不懷也喪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

子弗為也注謂絞給衾冒正義棺即殯造衣亦漸制但不

也注謂絞給衾冒正義棺即殯造衣亦漸制但不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

推而遠之也注或引或推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

之者也注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已子昆弟相為期服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無服是

推使疏而斥遠之也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

之親則有尊卑之異嫂叔親非骨肉不
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族曾子曰爾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爲不可發曰反哭於爾次

曾子北面而弔焉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正義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門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

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往

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不仁不知之問

聖人之所難言若全無知則不應若全有是故竹不成

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

也正義斲雕飾也段氏玉裁曰案此沫如瓦器之袖若洗

面之光澤也王氏念孫曰沫從午未之末音呼內反與凝

沫之沫異沫從本末之末音匹曷反沫與味琴瑟張而不

平竿笙備而不和注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篳虥注不縣之也

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

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知音智斷陟

角反竿音于和胡卧反篳息允反虞音巨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注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義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注魯人也曾參

南武城人字子輿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

是非君子之言也注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問諸夫子也有

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

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注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正義

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注魋南宮敬叔反必載

實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

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注中

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

由司空爲司寇正義崔靈恩云夫子爲小司空小司寇也

崔知然者魯有孟以季三卿爲政又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又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注將應聘於楚正義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

去衛過曹適宋宋桓魋欲殺孔子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

三歲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反於衛復如陳時哀公

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自陳遷于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

陳蔡乃圍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是

1-2-3 禮記訓纂 卷三

歲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以此言之失司寇在
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而云失司寇
寇將之判者謂失司寇之後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
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

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注言汲汲於仕得祿○喪息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
名伯正義案世本成子常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注以其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注言時君
在大夫專盟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

之注以權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
之注以權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

之廟注明不於是與哭諸縣氏陳可大曰備脯也十脔為
交不敢貳君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
孔子弟子原憲正義案仲尼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致生之注所謂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注言使民疑於曾子曰其

不然乎其不然乎注非其說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

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
二代用此器送凶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注木當為朱春
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案世本衛獻公

曰其大功乎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盧注子游為近
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謂親者屬也異父同母昆弟不

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

衰狄儀之問也正義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
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

禮記訓纂 卷三
父母也○木音式樹反又音朱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

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
家母服恐其失禮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

財君子弗行也注謂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

子弗行也注謂財不足以備禮吾何慎哉注時所止則止時
也喪之禮如子思之屬不踰主人正義嫁母之服喪服

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
者兄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

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

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正義周禮以貴降賤

以嫡降庶唯不降正耳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

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不以己

尊降之庚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

明者旁尊也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皮之叔父言滕伯

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下不降也陸氏

翼王曰當是孟虎孟皮爲滕伯叔父而滕伯皆爲之齊衰

不以己貴而降其旁親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瑣息果

反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注后木

禮記訓纂 卷三

子惠伯魯之後正義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買棺

厚氏世本云革此云葬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注此孝子之事非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

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喪之言

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

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小斂之奠在西方

也布細而疏曰總正義記當時失禮多向輕細有
喪者不服縗衰故云非古也○裕去逆反總音歲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注滅蓋子

也唯復呼名子臯

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注猶略也○相

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

弔注不以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也子游曰有也惡乎齊注

平齊問豐 夫子曰有毋過禮正義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

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注形體還之言便也言縣棺而

禮記訓纂 卷三

封注不設碑緯不備禮封當爲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

之人豈有非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稱尺證反惡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

以衣周匝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覆衣之也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釋文汰自於大正義

當時失禮襲在於地當據禮答之今子游專輒許諾如似

禮出於已故縣子譏之○

責音奔汰本又作大音泰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

之注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之正義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

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

之般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

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嗆呼兮反喪烏弄反。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

賻布正義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夫子曰可

也。注時人皆貪善其能廉彬謂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

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

賻主人之泉布是有敬子使方字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贈

讀贈所以存錄之說文新附贈贈死者以貝从冒冒者衣

衾覆冒之意吳幼清曰案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賻賓賻

其時賻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賻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

奠畢包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賻若欲神一一知之則

是再告於神也

禮記訓纂卷三

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正義世

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觀其意

慶封之族陳可大曰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

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

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耕○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

爾。注行爾自得貌爲小君側隱不能至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注仁者

朱氏軾曰此卽論語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注言皆所以爲

之也國子高成反壤樹之哉。注反復也怪不如太古也而

子高也成諡也。注反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正義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

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江氏永曰

國子高其卽楊朱所稱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

耕於野者乎擇不食之地以葬而不欲其封樹蓋恬澹寡

欲而達於

生死者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正義王肅云聖人葬人與

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

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子何觀之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

禮記訓纂卷三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

矣。注封築土爲壘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

刃上而長釋從若斧者焉。注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

從上有吾字今本脫吾從若斧者焉乃夫子之言鄭注正

夏之言正義所見本已脫吾字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初

學記禮部下白帖六十六引此並作吾從若斧者焉則唐

公西赤問篇亦有吾字馬融封之謂也。注俗

土于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編如此其墳乃成○燕烏田反鬣

婦人不葛帶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正義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

變麻易葛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也故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衆也

正義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敬士則特豚三鼎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

不望彬謂有薦新如朔奠此士喪禮文賈疏月令開冰先薦寢廟孟夏以彘嘗麥仲夏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皆是

既葬各以其服除注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正義三月卒哭重親各隨所受

禮記訓纂 卷三 而變服若三月之親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

池視重霤注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

魚焉正義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體甲之下牆

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霤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

生時重霤○重直容反

君即位而為棹注棹謂棺槨親尸者棹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棹內又有水兕革棺正義君諸侯也人

君無論少長體尊備注若未藏焉○棹蒲歷反

物故即位而造棺也歲壹漆之注成然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釋文飯哈也正義復招魂

也楔柱也用角柶柱以人之齒令開使哈時不閉也復用燕几綴以人之足令直使著履時不辟屣也作起為也帷

堂謂小斂時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楔悉節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

父兄命赴者注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正義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使人往

相赴告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正義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之其諸侯復則

小臣馬彥醇曰寢所居處之地祖則夏采復之其諸侯復則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亦未離生時

熟習之地也王氏懋茲曰小寢燕寢大寢路寢也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在正寢不於廟疏據周禮

隸僕注謂為廟寢然隸僕先言掌五寢又言祭祀修寢何以知小寢大寢之處燕寢為燕息之處君與廟與大門四郊

寢為王治事之處燕寢為燕息之處君與廟與大門四郊皆復豈獨遺路寢燕寢乎周禮隸僕掌王之五寢大喪復

禮記訓纂 卷三 於小寢大寢亦謂路寢燕寢也馬氏說得之經文亦是由近而及遠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剝猶裸也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

巾正義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斂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又云始死脯醢醢酒奠于尸東無

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醢醢酒不巾也初設不巾是脯醢醢酒不巾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梓材也下覓梓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

吉左還梓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正

義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卒而

哭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期外可使練練衣黃裏練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練淺赤色正義練為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葛要經繩履及衰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練者領緣外也葛要經繩無絢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葛要經也繩履謂父喪管履卒哭受齊衰刺薦履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履也絢履頭飾也角瑱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鹿裘衡長祛注衡當為橫字之誤也祛謂衰緣袂口也袂短無祛可知吉時廢衰正義衰吉祛袂之可也注祛表時貴賤有異喪時同用鹿皮為之祛而袂之備飾也玉藻廢衰青紵衰絞衣以袂之鹿裘亦用絞乎正義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袂衣袂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襦衣王氏引之曰玉藻不文飾也不袂非居喪之服也楊當讀為

禮記訓纂 卷三

緇緇緣也祛緇之者謂緣此祛也士喪禮記緇緇緇注曰緇緇在幅曰緇在下曰緇是緇者飾裳邊也飾裳之邊曰緇緇袖之邊亦得曰緇緇緇古同聲緇正字緇借字豈表裘之謂乎又案袂口為祛緣之為緇玉藻祛尺二寸緣廣寸半是緣與祛為二事不得即以祛為緣也注當曰祛袂口也緇讀為緇謂緣也則明辨哲矣○緇七絹反緣悅絹反絢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注作橫華彭反祛起魚反楊音昔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注親骨非兄弟雖鄰不往注親骨

注疏無親也朱氏執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蓋謂哭死而非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殯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已送死烏可已乎王氏懋竑曰此條當以三年之殯言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疏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正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死者之兄弟是弟是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之親居者就弔之吳幼清曰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往弔不待言矣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服輕尚弔況大功以上服重者乎鄭注以下之親小功以下服輕尚弔況大功以上服不知皇氏之說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喪不止主矣古禮是也

天子之棺四重注尚深遠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為一重也又他為第二重也屬為第三重大棺為第四重凡五物也又次差之上三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觥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屬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觥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觥之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一寸諸侯又去兕觥之六寸耳故庶水兕觥棺被之其厚三寸注以水牛兕觥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正義水兕二皮以爲棺也梓棺一注所謂梓棺也梓棺二注所謂屬與大棺並用梓四者皆周注周不周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正義棺束縮二衡三程每束一注衡亦當爲橫和今小要程或作漆或作漆釋名要約小也又謂之絨絨面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絨縱也縱束者用二行橫者三行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繫棺頭以頭合處作坎形則以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也

禮記訓纂 卷三

宋禮記注之若終之禮則豈其祔以柏梓以端長
六尺注以端題奏也其方蓋一尺正義端猶頭也積柏林
梓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也言木之頭
相斲而作四阿也○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地羊支反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

極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紼字也時人問有弁經因

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也射慈喪服圖曰天王

弔三公弁經錫衰弔六卿弁經錫衰弔大夫弁經錫衰弔

士弁經總衰弔內諸侯弁經總衰弔皇冕逸禮曰君使大

夫弔於國君禮錫衰弁經異姓經同姓麻正義薨在本國天

子遙哭之不服總衰弔而服爵弁紼衣紼衣或曰使有司

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或曰使有司

哭之注非也哀戚為之以樂食通曰天子哭諸侯爵弁

禮記訓纂卷三終

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難之嗚呼哀

哉天王使臣某弔○紼本又作縗又作純同側其反

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梓注敢木以周龍輅如梓而塗

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以刺繡於繡幕加梓以

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敢才官反輅敕倫反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

位同同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

父注誄累其行以為誄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

死之辭與誄不同段氏玉裁曰案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

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

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仲某是稱其字單言
某父是稱其且字○誄力軌反者巨支反相息亮反
國匹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願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

反

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衆周禮衛牧氏掌禁野哭呼歎

哭非其地謂之野陳可大日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

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

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

稅始

銳反

禮記訓纂卷三終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

也踊須相親為

節故俟齊也

祥而縗素紼也注縗冠是月禫從月樂用樂○縗古老反

君於士有賜帑注帑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

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帑音亦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終

禮記訓纂卷四

實錄

檀弓下弟四

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

車一乘

注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遺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上正義君者五等諸侯公亦

諸侯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遺奠竟取遺奠牲體臂臠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遺送亡者故謂之遺車但遺車之數貴賤不同諸侯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殯三乘中則從上若下殯則一乘也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殯降二故一乘也中殯從上亦一乘○適丁歷反長丁丈反

禮記訓纂

卷四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注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正義公者五等諸侯也

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聞服斬但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

注以義奪孝子宮殯

宮出謂柩

如是者三君退

注退去也三命朝亦如之哀次已之路

注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止義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弔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君於是始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注氣力始衰

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

唯公門說齊衰

注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螭固能守禮不畏

之矯失俗也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注時無如之何道猶禮也

明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注明已不與也點字曾也

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其少九歲以上可知安有六

七歲童子倚執政之門臨喪而歌之事○螭居表反說他活反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注辭猶告也損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正

義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也

禮記訓纂

卷四

弔於是日不樂

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樂也歌詩與作樂相事故注

以不歌比不樂○樂音岳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注不通於外正義婦人無外事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注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塋皆執紼

注示助之以力車引棺曰紼從柩

竊者釋名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釋文引車索紼棺索正義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纛數外也

○曠若見反又音曠後同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

注往謝之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注謂無主後正

義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疏親亦無難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若有後主人自當親拜既夕禮云弔曰寡君承事注示亦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

主人曰臨注君辱臨其臣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正義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鄭答

張逸行而遇之謂凡民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正義適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注以其子為主祖免哭踊注親者主之正義子已子也甥服舅總故命夫人門右

禮記訓纂 卷四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注狎相習知者父在哭

於妻之室注不以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音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注嫌無側室哭於門內之

右注近南者同國則往哭之注喪無外事正義哭於門內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黃東發曰齊衰者曾子為母服非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

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方性夫曰吉時尙左凶事尙右子游為擯由左尙右故也○忍反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

之服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

母又小功也○穀音告又古毒反為子偽反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注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

奔是時在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注言翟就弔之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

禮記訓纂 卷四 失也孺子其圖之注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釋也以告舅犯注舅犯重

耳之舅狐偃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也字子犯注寶謂善道可守者朱了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注欲

大學注仁親謂仁愛其親求為後是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注說猶公子利父死重耳對客曰君惠弔臣重耳身喪父死彬謂喪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注謝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注他志謂利心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

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一切經音義稽至也顯領也謂領至地也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

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猶愛也檀弓哭而

起則愛父也

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正義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今不受其勸故不

愛猶哀也

非謝故云未為後也凡喪禮先稱類而後拜今直稱類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聞勸其反國哀慟而起則愛父也不

私與使者言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重直龍反儼魚檢反喪息浪反與音預稽音啟類桑黨反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注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公甫靖也敬

姜穆伯妻文伯敬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正義按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

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注始猶

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正義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唯居父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若無節文恐其傷

禮記訓纂

卷四

性故辟踊有等裁節其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

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注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

北面求諸幽

之義也

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而正義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正義孝

子拜賓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注尊之也食道

凡舍用米貝案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士用梁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

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筭注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是士用貝三

佐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

銘明旌也

注神明之旌釋名銘名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記明其功也廣雅銘銘記

故以其旗識之

注不可別形貌不見盧注形掩藏不可別故旌其別也王氏念孫曰故以其旗識之

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下識是表識之識周官小祝置銘杜子春注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

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士喪禮爲銘鄭注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與奠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周主重徹焉

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理之周人作主徹重理之正義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

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

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

禮記訓纂

卷四

三尸始死作重猶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般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說則綴

重縣於新死者之廟周人虞而作主重則徹去而埋之范甯穀梁傳注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

故示有所加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識式至反綴竹劣反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注哀素言

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正義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

之奠也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齊側皆反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

注筭數也正義撫心爲

哀慕至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節士含死三日而殯凡三踊初死日奠而

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又踊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又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一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辟婢亦反踊音勇第桑亂反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正義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患孝子哀情

之變也江氏永曰袒肉袒也喪禮亦左袒以左袂扱於前

以麻括髮而露紛也爲父喪小斂至大斂皆括髮爲母喪

小斂一括髮及奉尸俛於堂拜賓卽位而著免也士喪禮

禮記訓纂卷四凡四啟殯一祖行一柩時一窆時一也○括觀闕反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肉天

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

袂正義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

帶猶用麻也江氏永曰小宗伯成葬有祭墓之禮下文有

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則葬時有交神之禮神謂后土之

神蓋先君體魄託於斯是以不敢純凶然亦惟貴者有此

禮大夫以下則有敬心焉注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

不敢輕變服也注周弁般嘔俱象祭冠而

周人弁而葬般人嘔而葬注周弁般嘔俱象祭冠而

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易

義歆者親喪三日之後歆粥之時主人已者之子主婦已

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

歆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歆徐昌悅反爲于僞反食音嗣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主婦入於室反諸其

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正義謂葬室訖反哭升於廟所

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以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注哀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慍吾從周注封當

下棺也慍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正義廟是平生行禮之

處今反哭於廟思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殯非親存所在

之處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慍故云慍也○封依注音寔下同慍本又作慍苦角反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正義鬼神尚

禮記訓纂卷四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

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殯也於主

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也

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有司以几筵舍奠

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

禮家人凡祭墓爲尸正義此謂既窆後事也几依神也筵

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

左孝子先反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

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

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舍音釋也注弗忍其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注虞喪祭也

也注弗忍其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注虞喪祭也

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耐
與上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自不相妨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可掃不祥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凶邪正義此經所云謂天子禮鄭注士喪禮引此文云皆
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
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陳可大曰人死斯惡
言也王氏念孫曰唐石經初刻所
下有以字○茢音列惡烏路反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朝謂遷柩於
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
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
禮記訓纂卷四

般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般注期而耐之人情江氏
廟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宮則先儒謂耐
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
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耐後殯宮有主遷廟篇
固可證矣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為合
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
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
服乎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
傳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不承嘗禘於廟此亦可
見練祥禘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所謂
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
練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謂概不反非謂主不反卒哭而
耐惟耐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蓋欲使新死者
耐於同班之祖而非為祀典之缺也又曰以意推之殷練
而耐亦是行祖之祭若遷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
寢既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即行耐祭使其神有所歸般人
殯於廟不忠其無所歸是以練而始行耐祭也殷周異制

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耐
與上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自不相妨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可掃不祥注為有凶邪之氣作
凶邪正義此經所云謂天子禮鄭注士喪禮引此文云皆
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
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陳可大曰人死斯惡
言也王氏念孫曰唐石經初刻所
下有以字○茢音列惡烏路反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朝謂遷柩於
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
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
禮記訓纂卷四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注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王肅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說

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

之禮之有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盧注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

爲行陳之首誅之則善矣有何反服之有正義案喪服齊

衰三月章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

若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以此言之凡舊君

服其母妻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

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王氏念孫曰此本作

又何反服之有反服二字蓋涉上文反服

禮記訓義 卷四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

康子之曾孫名強敬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

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注言鄰國皆知吾等

事君也三臣仲孫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

自是正論玩其文義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當時

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問

若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是哉形謂情實也言居喪作

僞使人疑其無哀戚之實也○瘠徐在益反食下音嗣

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

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注皆以朋友之

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賀循

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絰也始

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又曰古之弔者

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北上拜

賓入門即位於堂下昨階西面賓入即位皆哭哭止主人

拜之正義凡弔則應弁經環絰之屬云經則知有帶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注言禮者

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

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注言其太倉遇

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

有遺車遺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

數喪禮略也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雜記遺車視半

其正義按既夕禮乃空主人哭踊無算羹用制幣元纁

束拜稽顙踊如初卒祖拜賓賓出則拜送今晏子既窆

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送賓又既夕禮苞牲取十

半二牲則六體也大夫用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分爲十

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此遺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

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金氏榜曰古者牲體之數名

个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个少儀太牢則

以左肩臂膊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

左肩五个士喪禮云苞二注云士苞三个蓋據國君七个

大夫五个差之土用二包而云包三个明个之多少不與

包數同士禮遺奠用少牢則羊一包豕一包也由是差

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豕包四矣曾

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

之以禮注時齊方奢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注昭子

齊大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注夷義道為位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注噫不絕之聲也

沾讀曰規規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爾專之賓

為賓焉主為主焉注專猶司也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非

義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

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同在主位賓之男子賓之婦人皆西鄉東鄉言非也

相息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沾依注音規教廉反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

禮記訓纂夫不夜哭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

思情性也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注蓋見其有

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

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注內

妾正義案家語云文伯歿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

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

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問

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注襲衣非上服敬姜曰婦人不飾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注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正義案世

又云悼子純生穆伯端緒之意如是則兄弟弟弟弟弟

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穆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

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墓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

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

號慕釋詁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正義微殺也言

斯此也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

允云哭踊之情心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

與物者注衰經之制正義與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

也引由外來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

故云與物禮道則不然注與戎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注陶鬱陶

禮記訓纂猶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

近滅氏琳曰案爾雅釋詁搖謂身動也郭注引孟子

記為證又曰猶即搖也古今字耳說文系部云義皆相近

從則有喜意隨從則身動搖也猶斯舞注手舞斯慍注

猶怒慍斯戚注戚憤也戚斯慍注慍慍斯戚注慍

歎歎斯戚注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戚斯

歎歎斯戚注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戚斯

之矣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薑襲為使人勿惡也注

衾尸之飾蓋嬰棺之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

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注舍猶廢也正義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

倍之以其惡惡之故制絞衾設奠以飾之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將行設遣奠而送之反哭設虞祭以食之爲使人勿倍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皆也注嘗病其親故也

古定反猶依注作搖音遙注反絞戶交反董音柳注所甲反音嗣注音似斯反吳侵陳斬祀殺厲注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師還出竟陳

大宰詔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注大宰行人官名也蓋嘗問焉

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也注大宰吳子光之

禮記訓纂 卷四

子蓋何不也注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注景廬曰按詔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注當曰陳行大宰詔曰古之侵伐者

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詔問之注儀謂係屬之二毛養髮斑白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正義穀梁傳曰苞人民毆牛馬

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注江氏承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

謂之殺厲之師與注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曰反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注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

之師與有無名乎注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還音旋詔音彼反差初佳反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之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慙貌正

義皇皇猶彷彿望望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吳幼清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尙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暫焉休息言其悵悵不安之甚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江氏承曰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爲句王氏引之曰吳氏以如不及其反而息七字連讀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速追而及之何得休息於半途乎當以或說爲是蓋當迎精而反之時死者已不能反而息矣而孝子猶若其親能反而息者所謂其反也如疑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〇慨苦愛反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注時人君無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

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

禮記訓纂 卷四

正義尙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〇讙音歡

知悼子卒未葬注悼子晉大夫荀平公飲酒注與羣臣燕

師曠李調侍注侍與君飲也燕鼓鐘門奏肆夏既獻而樂

闕獻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注怪之也杜

正義鼓猶奏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注怪之也杜

曰在寢注燕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注三酌皆罰平公呼而

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注曠曠也謂

請諫爭有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

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顧氏炎武曰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占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彬謂日刑不止子卯張晏說亦非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注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注詔告也大師典奏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忌君之疾是以飲之也注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飲之疾而不諫爾飲何也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注防禁放溢正義皇氏云非不也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注問義則服

禮記訓纂 卷四

杜賁洗而揚解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說文解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解解受四升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注欲後世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注此爵遂也

名畢獻獻賓與君正義按春秋傳與此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春秋昭九年左傳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王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杜通作署劉昌宗讀同都切黃苦怪反曠乃黨反匕必季禪之或反

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正義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也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弼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注君靈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注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摯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注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正義案諡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文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方性夫曰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修其班制故可與四鄰交○弼音祝難乃旦反

禮記訓纂 卷四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注莫適立也正義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云曰沐浴佩玉則兆注言齊絮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正義居親之喪必衰經惟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駘大來反適丁歷反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子弟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

中注度諫之不能止也於是弗果用注果決○元音剛又

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注浪反養羊尚反

十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噫

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

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釋文菽大豆也王

水更無餘物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斂首及足速葬而

無槨稱其家之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注目劣反還音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注欲賞

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

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注言從守若一勒紉也方

馬從君而奔故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注言有

怨弗果班○從才用反羈音基勒丁歷反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注革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也聞之死請往注急弔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注脫君

禭臣親賢也所以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禭也凡禭以斂

正義得以祭服禭之者諸侯元冕祭廟大夫自元冕而下

以俱是元冕故得禭也祭服既尊得以與之邑裘氏與縣

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所以厚賢也

氏懋竝曰裘氏潘氏兩邑名○革本又作亟居力反從音遂縣音元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

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注婢子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

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父於不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

繹注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

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千舞也

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正義萬是執千

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

二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

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爲千舞誤也春秋書

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若萬

舞止爲武舞則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

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吳幼清曰

按詩言公庭萬舞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春秋

昭十五年經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

往○注音亦籥羊勾反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

幼即般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梓般若之族多技巧

之字注欲當將從之注時人服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注初

其技巧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爲之

公室視豐碑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爲之

爲鹿盧下棺以絳纁天子六三家視桓楹注時僭諸侯諸

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注時僭諸侯諸

之形如大楹耳四楹謂之桓諸侯四絳二般爾以人之每

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注以已字言寧有強

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噫

注不磨弗果

已字本同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

從陳可大載一說曰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

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

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

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王氏念孫

曰當依鄭注斷豈不得以爲一句以與已同其母之母當

作毋此涉人之母而誤也毋與無同言爾以人之母嘗巧

則豈有所不得已而爲之乎其無以嘗巧者乎正是申明

上意故正義云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陳可大所引一

說非也○般音班封

彼驗反噫於其反

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者息注遇見也見走避齊師將入保罷倦加杖頸上兩手

注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

公叔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任之雖重也注謂時君子不

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

恥之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注奔

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魯人欲勿殤重汪

錡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問於仲尼仲尼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之春秋

傳齊師伐我及清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殤孔子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禺音遇又音務爲于

童踰魚綺反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注贈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無君事主於孝

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注處猶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注居者主於敬正義墓謂他家墳壘祀謂神

也他墳尙式則已

先祖墳墓當下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注工尹楚官名棄疾楚

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

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

時有吳師陳或陳弃疾謂王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

可手弓子射諸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報弓注不

射斃仆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注拊其

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

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孔子曰殺

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

人之中又有禮焉注善之○射食亦反斃亦作弊婢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

諸侯請含注以朋友有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彬按

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襄公朝於荆康王卒注在魯襄二

楚子昭也楚言荆人曰必請襲注欲使襄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注欲尊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注巫祝桃荊君臨

氏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視從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

從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荊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正義曰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從彼言請從此言此言祇殯彼言拂柩案往年傳公及漢間康王卒公欲以則所土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視從不得為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柩非記虛而傳實也從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從者雜記致從之禮云委衣於殯東是既殯猶致從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從僖薨十年猶致之況既殯也○桓侯注音

滕成公之喪注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注宣公弟叔肸之

齊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正義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子是男子通稱子服惠伯為介注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故以子冠叔也及郊為懿伯父生穆伯故教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及郊為懿伯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慶父元孫之子也之忌不入注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

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政君命所為

懿伯為叔父正義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遂入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王氏懋竑曰劉氏以懿伯之忌為忌日案喪大記大夫士既練而歸則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注忌日死日也此指大祥之日為忌日則懿伯之練祥無疑叔父之服期是日惠伯當除服故敬叔為惠伯欲至次日入而惠伯以義斷之若是大祥之日惠伯服制已滿無所避矣

哀公使人弔黃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注哀公魯君也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注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市教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

三年左傳齊人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黃苦怪

孺子贛之喪注魯哀公哀公欲設撥注撥可撥引問於有

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注猶尚也以臣況子

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輅注輅輅車也畫輅為龍輅棹輅也殯以棹輅棺而塗之所謂

於引輅車滑注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猶禮之不中者也而

君何學焉注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綿繫於輅三臣於禮

序士掘碑見社正義喪大記大夫二紼二碑紼即紼也又

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用四周謂之輅是大夫有輅也

此云用輅輅禮者大夫以輅朝廟之時用輅輅惟殯時不

得用輅輅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

○輅吐孫反發牛末反輅輅倫反棹

悼公之母死注母哀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

與注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總耳正義天公曰吾得已

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變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

案仲尼弟子傳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申詳以告曰請庚

之注申詳子張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弃

子注時僭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朱

賦曰子臯豈虐其民者意當日所犯無多必從而償之是

照即孟子之仁也且邑長犯禾而民受償是教民不順也後難

葬妻犯禾或偶過誤或道上迂曲不得已而犯之不償正

爲得體蓋邑長猶償禾則民有喪皆須買道後將難爲

繼非謂爲政者難遂其欲也○庚古衡反長丁丈反

禮記訓纂卷四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爲服也注以其思輕也遠去也釋文饋遺也李文叔曰賓

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

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饋其位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諱辟

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盧注喪朝夕奠尚

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爲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

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

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正義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

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

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

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

室遂無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

新注故謂高祖之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

天子臯門廬注宰夫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

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夫喪君也小喪屬官

也戒令即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

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王注木鐸鈴

也木爲舌故謂五廟毀者正義庫門魯之外門也魯三

門故至庫門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江氏永曰諸侯三門

庫雖路○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方性夫曰夫子曰

不在顯與此言在不稱徵也犯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也

禮記訓纂卷四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

之外則赴車不載棄輶注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

○棄音羔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謂火燒其宗廟哭故曰新

宮火亦三日哭注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春秋成

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

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注

其哀使子路問之錢氏大昕曰唐石經及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禮記訓纂 卷四

三八五

子又死焉

注而猶乃也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經音義引說文苛尤劇也亦煩擾也尅急也王氏引之曰政讀曰征謂賦稅及繇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古字政與征通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重直用反苛音何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

注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

就卑之義荀子堯問篇楊倞注禮見其所尊而曰不可辭敬者雖若亦執摯故哀公執摯請見周豐

公曰我其已夫注已止也使人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

注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

對曰墟

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

而民敬

注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

非必有使之者彬謂墟邱也與虛同此言過墓生哀入廟生敬適人心之自然感物而發情動於中未

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鄭注墟毀滅無後之地失之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盟誓所

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苟無禮義忠信誠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注臨說文怒謹

怒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也注注義周豐之意

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

設言號令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

禮義忠信誠實實誠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

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擊音志大音扶解佳買反

喪不慮居注謂實宅毀不危身注謂性喪不慮居為無

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致有敗家之慮家廢

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與毀

不危身皆所以防賢者之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注子名

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

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

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注以生其斂以時服注以行時之

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

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

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注還圍也號哭且言

正義鄭注觀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

江氏永曰古者吉凶皆左袒士喪禮合章主人左袒有明

禮記訓纂卷四

文吳幼清曰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歲音盈揜本又作掩魚檢反號戶高反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

且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注欲親含

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

自比天子正義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

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

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

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

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

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

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注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

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

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

注魯鈍也

妻力俱反含胡闇反易以政反

子思之母死於衛

注嫁母也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

注門人弟子也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注祝佐含

五日官長服

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

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崔

氏云此據朝廷之士

七日國中男女服

注庶氏三月天下服

禮記訓纂

卷四

注諸侯

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勿其人

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必取祀木者

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歿則靈祇等

其哀傷也吳幼清曰廢其祀勿其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

見王喪尤重於神祀也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

刑是也非果必廢之

勿之也

勿勿粉反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

屨貿貿然來

注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黔敖左捧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

食以至於斯也

注嗟來食雖聞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猶就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注微猶與止其狂狷之辭彬謂微小也言餓者所見者小也

其廉反食音嗣秋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

與音餘

注定公纘且也魯

有司以告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注民之無

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

赦

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

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正義

案孔注尚書曰都謂所聚也此云汚其宮而豬焉謂掘洿

其宮使水

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注自貶損

聚積焉

禮記訓纂

卷四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注文子趙武也諸大夫亦發

成室恐非也胡邦衡曰謂晉君賀其

奠焉

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鑿之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王云奠言其文章之貌也王氏引之曰王說為長與古煥

字大雅卷阿篇伴與爾游矣毛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論

以其世為大夫故稱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注善頌謂張老父祖為先大夫也

了之言禱求也正義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與音喚本亦作煥京依注音原禱丁老反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做帷不

弃為埋馬也做蓋不弃為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

亦子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注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路馬死埋之以帷

注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君在弗

內也注閹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注更莊飾說文廄馬

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六匹為廄廄有僕夫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

禮記訓纂卷四

不敢止以曾子後人閹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霑卿大

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

行者遠矣正義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櫨西北而東上是辟位者

蓋少西巡而東面不當北面然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

辟位者或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中庭

之位少近東耳劉氏曰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

門不當待閹者拒而後修容盡飾也且閹人既辭退可也

以平日知威儀懷動之以求入邪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

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而惟區區之飾乃足以行遠

邪江氏承曰此章記者之失劉氏論之詳矣愚謂不唯修

容盡飾之說可疑即君在而二子弔豈不能俟君出而後

入乎大夫之廄不當於寢門之外二子即欲修容何至入

陽門之介夫死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王氏念孫

雖陽正東門名揚門即此陽門也水司城子罕入而哭之

經雖水注亦作陽門揚陽古字通

哀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

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晉人之規宋者反

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注規闕視也正義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

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注善

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

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注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注微猶非也劉氏台拱曰諸解俱未安於文當

禮記訓纂卷四

乎○罕吁旱反規

救廉反當丁郎反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注時子般執慶父作亂

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正義魯三門庫雉

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不入哀亦不

入可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注麻猶經也羣臣畢哭卒哭

知也虞卒哭正義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

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

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

服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注沐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注木槨材也託寄

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梓之滑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伴從者曰子未可以

已乎注已猶夫子曰已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正義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

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壤如

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

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

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

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注

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晉

也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

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

禮記訓纂 卷四

特吳幼清曰并植國語作廉直疑并蓋廉字闕損植蓋直

字增多也王氏念孫曰吳說是矣而未盡也廉與并形聲

不相近廉字無緣誤為并蓋廉字古通作兼兼并字相

近因誤而為并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剛字正釋直字其

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與

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忌

授壁詐請以要君以利是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注武子士會也食晉人謂文子知

人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

然如不出諸其口注中身也退柔和貌呐呐舒小貌說文

之言隨也繫辭夫坤隨然示人簡矣馬融韓康伯並云隨

柔貌孟喜作退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為卑

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籥也庫物所藏王氏引

之曰管籥所以啟閉庫也然謂之啟庫閉庫則可謂之管

庫則文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啟閉已生不交

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利也

利也注廉死不屬其子焉注聚也正義凡利者多性行

於己遺棄故舊武子德行宏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

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忌其身○譽音預行下孟

反植直吏反知音智勝音升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屬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

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

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

而繆經注衣當為繆字也繆讀為不繆垂之繆士妻為

也叔仲衍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請繆衰而環經注

禮記訓纂 卷四

衰小功之纓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

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

衍使其妻為舅服之釋名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

末吾禁也注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

妻繆衰而環經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

各繆依注讀曰繆音居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

為之衰注蠶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蠶有匡蟬有

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也如蠶匡蠅各不關於蠶蜂也王氏引之曰為猶使也言蠶則績而蠅為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蠅為之綏以飾冠兄則死而子臯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為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然之言焉也曰天久不雨吾

欲暴尫而奚若注奚若何如也尫者而鄉天觀天哀而雨之尫一切經音義尫弱也通俗文曰短小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注鍾疾人之是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

禮記訓纂 卷四

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

在男曰覲周禮女注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

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早若

喪○暴步卜

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注附謂合葬也離之有以問其梓中魯人之附也

合之善夫注善夫魯人也附葬當合也正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附也○附音附

禮記訓纂卷四終

禮記訓纂卷五

實應朱彬輯

王制第五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案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則知是周公

之後鄭答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王

氏慙茲曰王制乃漢文帝博士諸生作其時去先秦未遠老師宿儒猶有一二存者皆采取六經諸子之言

如班爵祿取之孟子巡狩取之虞書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取之公羊諸侯朝聘取之左氏古

書今不可盡見蓋皆有所本也惟周官未出故所言絕不同注家多以周禮證之宜其乖戾而不合也

王者之制祿爵白虎通曰此周制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

禮記訓纂 卷五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

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正義凡王者制度祿爵為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

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殺梁傳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

衆所歸往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天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

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為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

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卿外唯有一下大夫下士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上下耳白虎

通云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上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為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

公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春秋晉陽處父為太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卿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

也士既命同而分為三等者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分為三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

天子之田方千里注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此公侯田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

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皆象星

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

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

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

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向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

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

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

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

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

禮記訓纂卷五

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

治民正義案元命包云日圓廣尺以應千里鄭注司徒云

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

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其七十里者

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庸城也小國之城

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天子之土所以

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畿外既有公侯伯子男之土特

謂之子尚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

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鄭答張逸云微

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爲差也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

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

子國若者分或爲糞正義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

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

者寡也此經地惟五等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

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庶人在官

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

之田賈氏周禮疏曰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

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

號庶人在官○分扶問反食音嗣差初佳反徐初宜反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

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

班祿尊卑之差正義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

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案周禮天子卿

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事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

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頌云王

禮記訓纂卷五

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

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

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

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注此諸侯使卿大夫親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

在下爵異固在上耳正義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卿

執羔大夫執雁又卿執鴈大夫執鴈大夫元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

在大國大夫之下也彬案春秋成三年左傳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如下是古之

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謂其爲介若

也居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士次國之士爲中

士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

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正義今大國之士旣在朝會若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一也是各居上之三分徐氏師曾曰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謂中士三倍於上士之數下士三倍於中士之數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

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禮記訓纂 卷五

禮記訓纂

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由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正義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至具之以外八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開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

音 〇
聞 聞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

祿士以爲閒田

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

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
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

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卿之田不畱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盼讀爲

班正義名山大澤不以朋在讞外死二言作不以

爲開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

庸記訓纂

卷五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之。故特云以祿土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未賜爵觀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土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其周之畿內采邑亦小未聞此云祿土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盼音班。

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問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有五也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問正義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數此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大計地方三千八百八十八州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千六百八十國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與音預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注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

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正義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為御者謂

禮記訓纂卷五

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葉少蘊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皆以奉己為非急也○共音恭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

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

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注屬

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正義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伯帥正俱是長但異

其名案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帥色類反卒子忽反

千里之內曰甸注甸天子五百里地千里之外曰采注九

內地取其美曰流注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

物以當穀稅曰流注謂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正

義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甸及結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陳用之曰采則禹貢侯

服百里采也流則荒服之

二百里流也○甸大薦反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

之官百舉成數也方性夫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

九卿則倍公而三之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元士則又倍

大夫而三之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位愈卑而數愈倍焉

禮記訓纂卷五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

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

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

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寇孟孫

為司空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

相下卿足以爲治陳用之曰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邵萬宗曰大國欲其權不伴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使佐方伯領諸侯

正義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下監古咸反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正義此謂畿內公卿大夫

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外諸侯嗣也注有功乃采邑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

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

禮記訓義 卷五

非賈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當有大功報其勞效故得世也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馬彥醇曰內諸侯祿而有德可使之出而爲諸侯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而有功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

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衰與

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正義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著衮冕若有加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雜記謂之衰衣也吳幼清曰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之特恩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然亦不退九命注疏以龍衰之外有所加爲特賜非也夫龍衰之外有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以賜

其臣哉○卷依注首衰古本反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命其大夫一命正義大國上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一命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注論謂考其德行道也易曰問

任事然後爵之注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注以

常食正義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馬彥醇曰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低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注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

則放之奔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賜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剝者使守閭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鬻者使守積正義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刑命周公特祭文武與衆棄之者亦謂殷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田里所以安其身矧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陳川之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王

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

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王氏念孫曰亦弗攸生也故當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不欲使生是其證○音許必政反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

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正義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

天子五年一巡守注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禮記訓纂卷五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注岱宗東嶽五經通義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說文嶽東岱南

羅西華北恒中泰室王注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注告至也

見問百年者就見之注就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

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

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

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

則其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

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細以

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

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注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

討誅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

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注假至也特牛也祖

宗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遠則必不月此知每至一嶽卽歸斯義爲長也正義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至一嶽卽歸斯義爲長也二月八月十月十二月於東方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云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湖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滿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遠曠故移其神於此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禮云諸侯親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

以見之是也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

於道路之上見諸侯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

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

以觀民之所好惡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由在上教

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

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

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

之日陰陽同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

差當正之山川外神故云不舉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

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

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

爲路反細丑律反樂音岳假音格爾乃禮反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

乎禘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故於社也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之廟也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尊者之命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則主命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最後至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之命為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白虎通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及自相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福者亦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出反必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問注云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類上帝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以正義此論天子巡守之禮
祭社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禮記訓纂 卷五

注事謂征伐正義此朝謂常朝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
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方性夫曰行天子
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
出矣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
謂執以致命祝發皆所以節樂正義凡與人之物置其所
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敬命於人將行也漢禮器制度
祝狀如漆桶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鼓如小鼓長柄旁有
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
侯之命鼓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
伯子男之命○祝昌六反樂音岳鼓音桃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盟未
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注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酒
正義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賜鈇鉞謂三公九命賜圭瓚
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

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瓚既不得瓚則用薰故王度記云
天子以地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
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鼻勺流也凡流
皆為龍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大五升口
徑八寸下有流前注此圭瓚之形也瓚者釀秬黍為酒和以
鬱金之草謂之鬱瓚不以鬱和直謂之瓚○鈇方于反又
音斧圭字又作珪按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瓚救
亮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注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
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之
制正義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之郊天子畿內方千里
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
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天子命之
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也金氏榜曰國之小學諸侯立於

禮記訓纂 卷五

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
稱闕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闕學禮
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
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
焉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
也所以班政教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
為牆五經通義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西南為水東北
學故曰頌宮正義按詩注云築土雕水之外園如壁又云
頌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
頌之形張子曰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
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
大爾非國子胄子後造所居但國之設學必均故於四郊
為之立學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
所自視者也郊學雖非俊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
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金氏榜曰辟雍雍者大學之
統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
矣辟雍頌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

諸侯卿大夫之子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鄭君駁異義云
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即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
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
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辟音璧類音判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注

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曰說文師行所止恐有受命於祖
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禘周禮曰禘於所征之地

祖也受成於學注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

告注獲醜又曰在頌獻賦或為國說文賦軍戰斷耳也春
秋傳曰以為俘賦賦或為首正義肆師注云幣讀如十

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陳用之
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言禘其實一也正義類者以事類

告天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
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

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
禮記訓纂卷五

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則釋菜惟釋蘋藻而
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

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既有牲牢
菜幣兩有今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誠告之時但

有菜幣而已未必有牲牢也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
直云先師文不具耳黃東發曰釋奠即舍菜周禮春入學

舍菜呂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春官釋
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視學釋奠禮一也又曰凡始立學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釋奠二也此
出征反釋奠於學三也其所以幣始立學釋奠二也此

必先釋奠於學三也其所以幣始立學釋奠二也此
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亦謂立學既已興器用幣

世子人學亦用菜人無生而貴者耳○馬
治反又音百氣本又作詳音信獻古獲反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
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注三田者

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
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正

義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
以三事為田即一曰乾豆之等豆云乾者謂作醢及鬻先

乾其肉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
下殺者也故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連乾之以

為豆實次殺射髀幣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
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廩而射之達於右廩

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是亦有
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春秋桓四年

公羊傳諸侯為必田狩一日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

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音干庖步交反

禮記訓纂卷五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注為盡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綏

綏綏有虞之旌旗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正義天子
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

夏秋冬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
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

掩羣此皆熊氏之說下謂弊仆於地初殺則抗之已殺獵止
則弊之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

表天子諸侯之獲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
佐車也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

夫殺百姓田獵謂冬獵時○綏
依注音綏耳佳反獵力輒反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

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爵小網也昆明也明蟲不
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釋文說文云草木曰零木曰落

廬不卵不殺胎不歿天注重傷未成物歿不覆巢也正義

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
也是獺一歲再祭魚下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

獺祭魚謂十月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月令九月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獺祭獸王氏引之曰緯

書作於西漢之末皆不足據案夏小正曰正月獺獸祭魚
逸周書時訓篇曰驚蟄之日獺祭魚並與月令同則漢以

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
虞於是乎講蠶醫取名魚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

祭魚之時也水虞於是乎講蠶醫取名魚正所謂虞人入
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

罟不得入於水高注曰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未祭
不得捕也漢書食貨志獺未祭魚罟罾不布於澤梁注

亦引孟春之月獺祭魚皆不以爲十月較正義沿緯書之
誤爲長正義鳩化爲鷹謂八月時說文云廚捕鳥網也爾

雅云鳥皆謂之羅草木零落謂十月時若依時取者則山
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盡

謂未十月之時○獺他達反廚音廚廬
本又作廬音迷同於表反天鳥老反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白虎通家者大也宰五穀皆入

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

用量入以爲出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國大

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
所當給爲正義每年之率人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

三分爲當年所用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
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

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
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年舉全數兩義皆通

未知祭用數之仿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以民稅

就是祭用數之仿義仿是分散之名此云什一者以民稅

一歲之什一則國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
祭所用亦什一也

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越喪用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

祭有餘曰浩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祭豐年不奢凶年不

儉注常用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彬按春秋莊二十八年穀梁傳同蓄作者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注菜色食菜之

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脩食正義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

地社稷之祭即行之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

祭天地社稷須越紼此紼而往祭所六宗及山川之等待

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子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

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

之會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

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鄭若田瓊云五祀宮中

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劉執中曰以三年

之仿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

者故曰暴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

不足也○杪匹小

反量音亮仿音勒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

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

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其申遂故日月
綏也大夫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惟促
義詐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
亦不生矣左傳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正
月而葬者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

越一月故言踰月耳鄭箴齊肯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
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
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注下通庶人於父母
同天子諸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注
侯降期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注
封當為縣空縣空者至卑不得引繚下棺雖雨猶葬以其
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
周禮曰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
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也正義庶人賤無碑綽縣繩下棺故曰縣空不須顯異不
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
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
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
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在路及葬皆為雨止周禮冢人注云
王公曰邱諸臣曰封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
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封音窆

禮記訓纂

卷五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衾棺梓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白虎通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謂衣
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葬從死者子無爵父之義也正義
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
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
爵故小記云士耐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
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是喪中之祭
仍從死者之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大

祖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
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孫毓曰宗廟之制
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差
次而南正義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
為二說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馬昭
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

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後稷文武
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
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
除文武則奄少二人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
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
五之異也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
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之說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
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
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
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世易而一遷遷毀之序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昭穆昭則昭穆昭則昭穆昭則昭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昭穆昭則昭穆昭則昭穆昭則昭
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其遷之也新主耐於班之南廟南
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耐於班之西夾室
而謂之祧凡廟主在室中皆東向及其祧於大廟之室中
則惟大祖東向羣昭之入者皆列於北廟下而南向羣穆
之入者皆列於南廟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
右為穆祧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此所以耐必以

禮記訓纂

卷五

莊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
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
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
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給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
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
祭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考焉曰
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禘宗商之七
世三宗其詳今不可攷獨周制猶有可言然漢儒說已不
同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放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
宗不在數中劉歆之說也然則大夫士之廟而七文武爲
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而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
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其大祖昭穆之位猶大夫而殺
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其制若何曰天子
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
動聖斷其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舍楹斷其士又不
得爲矣獨門堂室寢之合可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
名曰宮其制有不得而殺耳

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

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

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

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

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

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王者之後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

後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左

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

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注大祖別子始為

卿大夫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此據諸侯之子始為

卿大夫謂之別子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

正若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

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

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

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

禮記訓纂卷五

亦得為大夫者

士一廟

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自師

二廟官師一廟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

庶人祭於寢

注寢

也正義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

常庶人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祈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注此

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

日酌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說文春祭

日酌品物少多文詞也酌夏祭也正義皇氏云酌薄也春

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酌者新菜可酌皇氏云禘

者次弟也夏時物雖未成空依時次弟而祭之白虎通云

嘗者新穀熟而當之烝者眾也冬之時物成者眾孫炎云

烝進也進品物也○酌余若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注五祀謂司命也

中霤也門也行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注視

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注視

之數爾雅釋水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史記引古文揚諸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東為江北為濟

西為河河南為淮四瀆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注魯

已修萬民乃有居

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正義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

春秋傳三十一人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

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何休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土謂社也方望謂郊時所望祭

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

其地而無主後者

注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

郊祭至祀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

此其禮也胡邦衡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內因古聖哲所

禮記訓纂卷五

居之地若晏子云夷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簡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也

天子殖酌禘禘禘嘗禘烝

注禘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

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

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禘春秋文二年穀梁傳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祖范甯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

毀未毀者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諸侯

穆昭南鄉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諸侯

酌則不禘禘則不當嘗則不烝烝則不酌

注虞夏之制諸

祭諸侯酌禘

注五明禘一禘一禘

注下天子也

嘗禘烝禘

禮記外傳曰禘禘謂之殷祭禘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

而無禘毀廟無禘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為

一禘為將遷遷徧告之也明年春禘而又禘禘後三年一禘自此為常正義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禘祭惟值為時祭之約故云值而夏秋冬之時先為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祭當先為大禮也諸侯嘗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祭當先為大禮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成夏殷周同禘亦三年為一禘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禘禮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為禘禘六年禘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禘三年為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志云四月禘五月禘不議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禘五月禘比月而為大祭又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議其無恩也閔公以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有閔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

禮記訓纂

卷五

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邱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禘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為小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大廟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主禮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初則不禘者南方諸侯春禘祭竟夏來朝故閔夏禘禘則不當者西方諸侯行秋祭竟秋來朝故不當也當則不禘北方諸侯行秋祭竟冬

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勑東方諸侯行冬祭竟春來朝故廢祈也○值音特禘音洽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庶人無常牲取與儀禮疏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為大牢若一牲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鵠非謂鴻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注握

不出膚正義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繭又作蠶公典反握鳥角反

禮記訓纂

卷五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麋人無故不食珍注故謂祭饗正義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牲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牲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諸侯祭以大夫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故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故大夫禮大夫食賓皆用牛也庶羞不踰牲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正義案有司徹食內則云慘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燕衣不踰祭服既用少牢則慘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暖不踰廟見反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謂之

藉勸商人七十而助勸耕稅也周禮曰以興物利萌正義

公田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

夫以爲公田鄭注匠人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

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

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

凡賦法無過十一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

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

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

一市廛而不稅注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正義廛

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關議而不征注議異言征亦

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議而不征注議異言征亦

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議也正義若林麓川

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議禁議謂阿察禁謂防遏

禮記訓纂卷五

澤以時入而不禁注麓山足也正義以時入者類祭魚然

禁夫主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

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正義主絮白也言卿大

夫德行絮白乃與之田胡邦衡曰夫發語辭○藉在亦反

稅式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治宮室城郭道渠正義前明殷

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

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

不得粥賣家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

有常不得輒請其餘處○粥音育

司空執度地度丈尺也釋文度量也

居民山川沮澤

時四時注觀寒煖燥溼謂菜蔬釋文沮沮

邑井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正義司空執丈尺

之度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正義司空執丈尺

此四時知其寒煖燥溼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何允云沮澤

下陸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案小司徒云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謂平原之地堪造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也

若山林藪澤則不堪井井也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

廬三十里有宿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注寬其

食正義凡國家爲役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

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放曰任老者之事凡樂餼牲體

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

者之食○度上如字下大洛反沮將慮反食音嗣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暑居廣谷大川異制注謂其民生其間者異俗注謂其

柔輕重遲速異齊注謂其性五味異和注謂香臭器械異

制注謂作務之用漢書制器械之品應劭曰內盛曰器外

三蒼解詁云器械之總名衣服異宜注謂禮制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注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正義

知心有奸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

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

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煖乃管反齊才細反和胡卧

戒反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注地氣東方曰

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

食者矣

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親西方然浴則同川卧則併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

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

不粒食者矣

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

立服利用備器

注其事雖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

譯

注皆俗開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正義舉戎夷則鞮鞮可知五方之民謂中國與

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曰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

卧時頭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衣皮者以無絲麻

惟食禽獸故衣皮也東北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

毛裘寒至盛林木天少故穴居以木土各異故言語不通

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寄謂傳寄外內言語象言放象外

內之言狄鞮者言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

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用

物厭觸地而出夷者厭也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

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

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陳用之曰寄象義譯在

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象胥所謂協其言辭

傳之是也○被皮義反衣於既反下同寄京義反襲丁

音亦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

上然後興學

注得猶足也立小學大學正義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

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如此然後可得興學

也方性夫曰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食

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樂事則不至於勞

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為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

下者無離心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度大洛反參七南反樂音洛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正義六禮謂冠昏喪祭鄉相

見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

其性七教即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德者得

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以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淫謂過者侈故以禁

令防淫過之失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以行之道以同國之

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

足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紕惡人方

性夫曰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

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者老在所養

則耆期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無寡可

知○紕

勑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

徒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

之俊士與執事焉

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

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正義為此

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

鄉飲酒之禮令耆老居上故云上齒觀其上功自勵為功

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

而自勵言國之俊士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則非惟鄉內之人

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注中年考父而下

禮記訓纂

卷五

四〇三

轉徙其居觀其見新入有所化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注郊學王注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

如初禮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注不變房之

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正義上云命

帥教之人為之習射習鄉此謂初學一年而考校之不變者

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

帥教者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更簡不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可使習禮者學

孔氏推其說謂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又

引尚書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

禮記訓纂卷五

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鄉人當與餘子

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據此則鄭孔皆以鄉

學為小學國學為大學也然二十之時未必有德行道藝

可攻而鄉簡不帥教者至於移郊移遂亦非小學中事也

鄭注王制又云上庠右學東序東膠大學也下庠左學西

序虞庠小學也末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是國學中固有太

學小學鄉學中亦當有大學小學也孔疏以鄭注鄉學專

承上文庠制似鄉無大學又謂黨學教間中所升遂學教

黨學所升則亦似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

有大小學之分也注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

即俊選可知而孔疏所言失其指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

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

詩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

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

焉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王

上當有公字考本書之例皆以公侯伯子男為一類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為一類下文云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皆入學是也且三公之子禮未有不稱為大子者則三公不

在羣后之中明矣白虎通義辟雍類引王制云羣后之大

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將

則班所見本原有公字

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于王注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學謂九年大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

成學止也

視學注亦為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不變王三

日不舉注重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

齒注棘當為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

齒注為其大遠正義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

依注音焚
蒲北反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注

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正義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以專據王子等其貴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司馬辨論官材注辨其論官其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注其署論定然後官

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

注命位定然後祿之正義司馬得此所論

之狀乃更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

其材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擬

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

禮記訓纂卷五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注以不任大夫也正義致仕而退死

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

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注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

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

車甲之事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

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

注謂擲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

勇力○羸本又作羸

力果反肱古宏反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注言技謂此七者凡執

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注欲專其事出鄉不與士齒

注賤也於其鄉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注亦賤正義執

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

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

賤故出鄉不與士齒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事亦

爲技藝賤賤薄不與士齒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事亦

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

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醫則醫師

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

其類非一故以百言之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

有常守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功

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

曰僕禮運曰與家僕

雜居齊齒非禮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注司寇秋官卿必三刺

注以求

其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

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

注簡誠

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

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救從重

注雖是罪可重猶救之

附施刑也求之使出之使從輕救從重正義謂司寇當正定刑

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貳法不傾邪既得其所犯之罪雖

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

間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輕是也所犯之罪本

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皆

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

爲則論或爲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

不可假他以喜怒正義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

得中之理郵罰麗於事者言斷人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

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事而爲喜怒也○論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權平也意思合也淺惡釋詰慎誠也彬謂慎思也方言靖慎思也東齊悉其聰海岱之間曰靖秦晉或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注盡其情疑獄犯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

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此正義

雖獨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

平量之恕而免放慎測深者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

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

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

難斷者也汎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

共論決之若衆人疑或則當放赦之小大猶輕重也此例

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

重之例以成於事○量音亮汎本又作汎手劍反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注史司寇吏也正於周

禮記訓纂卷五

丞秦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周

所置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周

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

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面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

三槐三公位焉注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三公以獄之成

之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

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

凡作刑罰輕無赦注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說文刑者

刑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注變更也

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制體之例以刑罰加

人例體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析言破律巧言

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正

義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傳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

左傳云血齒為蠱俗禁者若前漢張敖行辟反支是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注淫聲鄭衛之屬也奇

技奇器若公輸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般請以機變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正義行此詐偽而

以疑衆殺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

屈止習非違之事而能文飾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文飾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殺注今時特喪葬策蓋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此四

殺制正義妄陳邪術惑亂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此四

誅者不以聽注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注亦為人

王氏引之曰考工記王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之類皆無

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粥於市

乎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璋之假借璋從宗聲而借用宗猶

璋從章聲而借用章耳主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

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

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

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璋

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注凡以其不可用也
器也度丈尺也數升幾多少正義布帛精粗者若朝服之
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
尺二寸帛則未開鄭注周禮引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為
尺八寸為尺鄭注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注不示民以奢與
義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五穀
多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
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注物未成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注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方性夫曰
言主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君所命之服若再命
受服者是命車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戎器不
粥而入車中度得粥之者以邱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
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元黃之類鄭文
猶月令之言文繡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為
器然後見其為奢也
○中丁仲反下皆同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注關竟上門譏呵察正義司
察出入之人防注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
姦偽察非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
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
方慝四方言諸所惡是也○惡鳥路反
天子齊戒受諫注歲終羣臣奏歲事司會以歲之成質於
天子注司會稟宰之屬掌計要者成冢宰齊戒受質注特
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大樂正
於周宗伯

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
之成質於天子注百官此百官齊戒受質注受平然後休
老勞農注養之成歲事注斷計制國用正義司會總主羣官
之成質於天子注天子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
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
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樂正司寇
司市當司事少即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
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
親自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
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
勞農也成歲事者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也陳用之
日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
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
率齊戒受質是也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爵章所謂息老
物是也勞農郊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
之是也○齊制
皆反會古外反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脩而兼用之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五十養於
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注天子諸侯養老
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
制明矣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
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
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
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
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
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為七也盧氏
云燕禮晚膳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燕於俎行一獻之禮坐

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太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禮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蒸其酌數亦富依仰其牲折俎亦曰般烝也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屢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一獻禮畢而說屢升堂坐飲以至醉也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一年七養老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食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禮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陳用之曰天子養老有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

禮記訓纂 卷五

季春也仲秋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讞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閒皇氏離而三之誤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注命謂君必以其禮致之正義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之就家致之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方性夫曰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九十筋力尤衰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於游可也注糧糧也貳副也游謂出入止觀正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恒令有儲副不使有闕也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急求須得從於游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游之處可也○棧陟良反離力智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後制注絞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釋名以囊給其形日冒覆其形使人勿惡也己衣所以束之曰絞給絞交也交結之也給禁也禁繫之也正義明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歲制謂棺也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棺不待六十也梓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除棺弓云旬而可辦衣物易得者漸老彌切也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為近於終也○絞戶交反給其鳩反冒亡報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禮記訓纂 卷五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注煖溫○煖乃管反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養之

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存注每月九十日

有秩注秩常也有常膳正義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政事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老極君日使人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注王氏引之曰力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注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

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正義此惟據庶人之事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

○與音預
五十而爵注賢者命六十不親學注不能備七十致政唯

衰麻為喪注致政還若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

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

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科也庠

禮記訓纂卷五

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

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絳正義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弟

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

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

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殷尚質貴取物成

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

東小學在西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周之學

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敬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

之謝是也孫氏志祖曰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

引作四郊是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祭義天子

設四學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皇氏云四郊

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則

西字為四字之譌無疑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殷人冏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皇冕屬

也黃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

九章夏殷未間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

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

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

後亦以燕服為朝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天子

皮弁以日視朝也正義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衣則縞之

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縞衣謂白布深衣也經云元衣而

養老若衣素裳則元與夏不異儀禮朝服三王養老皆引

服細布衣素裳縞則元與夏不異儀禮朝服三王養老皆引

年注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冏況甫反縞古老反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

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

禮記訓纂卷五

從政注廢廢於大事自從也正義案旅師云新畝之治皆

氏引之曰從政之政皆讀為征春秋宣元年公羊傳古者

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何休注重孝子之恩也

三月不從政○養如字又以尚反期音基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

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皆有常餼注餼廩也正義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

能保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保

不為寡有室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寡三十無夫

不為寡有室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寡三十無夫

不為寡有室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寡三十無夫

不為寡有室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寡三十無夫

同古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注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

器能也正義瘠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跛躄謂足不能行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因其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鐻注云使擊鐘籥除蒙瞶注云瞶是玉聾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戰柄也瞶注云瞶聾注云歌詠琴瑟聾聾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皆聾瘠僂僂官師所不材立於掌上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條戚施設文不具○瘠於金反聾力東反跛波我反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注道有三途遠別也說文中央中央也从大

在口之內大人也中央旁同意一曰久也陳用之日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車患於阢危故從中央孔子為中都

禮記訓纂

卷五

幸其民男女別途蓋以此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注廣敬也謂於塗中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正義任謂有擔負者老

少並輕則併與少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挈苦結反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注徒猶空也陸農師曰無車而行為徒行

無肉而食為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注造為也正義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若

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

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

注里方三百步億今十

論開方之法案論語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九億為九百萬畝皇氏以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注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注荆州域說文江水出蜀瀾氏嶺外嶓山入海

禮記訓纂

卷五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注徐州域

而近注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注雍州域說文

外昆侖山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發原注海

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

萬億畝

注九州之大計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

注以一大國為率其

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正義皇氏曰千里而近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而遙者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方性夫曰經文

重萬億二字衍文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得一百二十五里爲今里數

禮記訓纂

茶王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

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

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

禮記訓纂

卷五

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山皆有湯沐之邑秦山有湯沐之邑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秦山有湯沐之

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
有湯沐邑其餘則否○食音嗣

諸侯世子世國注象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謂縣

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注義案禮運云天子

內之國也注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注有田以處其子孫則

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

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

天子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

人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

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

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其畿內諸侯有

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

則世為公卿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庶

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禮記訓纂卷五終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注鄉鄉飲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

臣長幼朋友賓客注鄉鄉飲以道之也楊修注十或為七

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注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

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

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冠古亂反

禮記訓纂卷五終

禮記訓纂卷六

寶應寺藏

月令弟六正義鄭目錄云名日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

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

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周陰

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之案呂氏春秋

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篇言名呂氏春秋

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一證也周無大尉秦官有大

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秦以

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

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

六冕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

也案秦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又秦并天下

何得云諸侯而鄭必謂不韋作者不韋亦採擇善言遵

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也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

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四度之一度月五星則行日

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度之一度月五星則行日

數也二日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

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

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一月是月二十九日

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及於日計九

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

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

月猶水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明於日所照處

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注孟長也日月之行

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

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

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孟春者夏正
建寅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
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
亦用夏正也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
行天一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
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爲辰鄭注周禮大
師職云十一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
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奎星九
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十二會也高誘呂氏
春秋注營室北方宿淮南子時則訓注曰參西方白虎之
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
時中於南方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輒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
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說文甲東方之孟
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爲甲甲象人頭

禮記訓纂卷太

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尙熿其出乙乙也與乙同意
乙承甲象人頸蔡氏章句大機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
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
幹相配以成六旬正義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
游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行當青道之上月
亦從青道陰佐於陽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
并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
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爲九道也其帝大暉

其神句芒注此倉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大暉宓戲氏句芒少暉氏之子曰重爲木
官正義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
然後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
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
故陳謬之屬也章品以著五行爲用於大然後宗而祀
之故陳五祀案異義古尙書說元氣廣大謂之暉天則暉
暉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暉以東方生養元氣
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暉西方之

帝謂之少皞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
可故云句芒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
時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其蟲鱗注象物字甲將其音角注謂樂器
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
濁中民象也春气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
過羽正義律歷志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
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
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
角數六十四是其律中大族注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族之
損益相生之數也律中大族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
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蔡氏
章句云律率也聲之管也中應也大族鍾名上古本陰陽
別風聲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故鑄金作鍾以正
二月之聲然後以効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用乃截竹爲管
口律爲清濁之率也正月之律與大族相中也言出於鍾

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
得土數五故六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
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九其味酸其臭羶注木之臭味也凡
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其味酸其臭羶注木之臭味也凡
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
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以生其
氣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
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甘之氣味
百穀味甘則氣香中央云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
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腐者孔傳
云水鹹所生故味鹹又水其祀尸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
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其祀尸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
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
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尸之禮南面設主
尸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
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
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白虎通曰尸者人
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尸而出也正義尸在內從外向內

禮記訓纂 卷六

戶又在內故曰內陽也秋其祀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
又在外故云外陰也所以春位當脾者脾位南首肺最在
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
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前而當心故中央主心
從心稍前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性之五藏而當
春夏秋冬之位耳王氏引之曰如鄭說以藏之上下爲次
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脾夏
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性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
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
當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
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先脾而不先肝從心稍前而當肝亦
不當脾何以秋祭先脾而不先肝從心稍前而當肝亦不當
氏五經異義之說爲長異義曰古文尚書說脾脾木也肺
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
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文尚書同蓋自古以五行說
五藏者惟腎爲水藏無異詞而脾肺心肝則皆有兩說而
月令之五藏則非古文尚書之說不足以釋之脾木藏故

禮記訓纂 卷六

春祭先脾之肺火藏故夏祭先脾之心土藏故中央祭先脾之肝
金藏故秋祭先脾之腎水藏故冬祭先脾之也說文腎水藏也
三木四金之序古文尚書之說也又曰心人心土藏也博
士說以爲火藏則古文尚書以心爲土藏今文尚書博士
以爲火藏也高注淮南精神篇曰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
外景故上目也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脾象黃龍黃龍
曰脾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蓋肺火藏故
氣熱心土藏土者火之所生故次之肝金藏故氣涼脾木
藏故氣溫腎水藏故氣寒也許高鄭三家之說皆本於古
文尚書而古文尚書之說又本於月令也大元數篇三八
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
也然則月令脾肺心肝腎之屬於木火土金水也明甚○
參所林反大音泰後皆同啤亦作吳胡老反句古侯反
音音律中丁仲反族七豆反羶失然反脾婢支反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也振動也夏
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此中此時
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
月令鴻鴈皆爲候淮南時則訓作始振蘇魚上負冰說文獺
如小獺也水居食魚正義此記正月之時然十二月之
時候體例不一其二至二分是陰陽之交會凡時候者以二
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凡時候者以二
候在前後言者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正月中之氣之時
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故云始振魚
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還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游
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李氏悖曰正義曰今月令
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
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悖于時鄭
以爲上心鄭云今月令作爲詐僞呂氏春秋仍作爲詐
然則孔說非也考漢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注而蚤降下云
今月令曰衆雨說文靈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衆雨命魚師
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筋字下引明堂月
令曰榜人筋榜音相近固封疆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疆
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疆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即明

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蟄直立反獺他達反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注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

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言色互文

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

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

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

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

不以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

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高注時則訓曰麥為金穀也羊土畜

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為主也說文青東

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盧注有鈴曰旂

正義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元則春青秋

以納其間金氏榜曰月令之明堂乃王居聽政之明堂即

禮記訓纂卷六

路寢路寢者大寢也鄭君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

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

注門為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

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

右个者為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於其地終月而遷

焉歲徧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於末曰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於南

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朝故玉藻曰元端而朝日于東

門之外聽朝于南門之外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東

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

南門之外省文王引之曰下文亦顯黃驪白駱鐵驪下

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讀為駱說卦傳震為

龍虞翻龍作駱云駱蒼色震東方故為駱○

駱力官反駱音戴下放此衣於既反下放此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

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注大史禮官之屬掌正立春之日天

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王氏念

文出還乃二字云音旋後放此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

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

事郵孤寡據此則四時皆作還乃明矣呂覽淮南時訓

並作還乃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月令迎春於東郊還乃賞

公卿諸侯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王居明堂禮曰出十

大夫於朝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王居明堂禮曰出十

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蔡邕章句曰迎春者禮昊天句芒之神也于東郊就其外

位也邑外為郊去邑八里內因木數也周禮建國之神位

兆五帝於四郊以蒼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方之色樂奏大族

歌青陽冕執干戚舞雲翹有命所以尊收時和也正義周

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今秦法簡省蓋散齋二日

致齋一日天以覆蓋生民為德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

禮記訓纂卷六

四時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

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

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

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賞死事者及其妻

子也案賈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

大皞其神句芒故也○先悉薦反齊側皆反卷內放此還

音旋後

放此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

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

當得者皆得者無非其人王氏引之曰和令之和當讀

為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古聲宣與和近故宣字通

作和○相

息亮反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王氏

音二又他得反引之謹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季夏紀貸並
 作武高誘注云武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又音二者武
 通作貸又通作貳貳與二字形相似故貳字多有訛作貳
 者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注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爲天文
 進退度數蔡氏月令章句云宿月
 所在離月所厯金氏榜曰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
 冬至日短星昂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
 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於此至唐一行乃分天白爲天
 歲自爲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厯代遵用其說唯西法指
 此爲恒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校而差茲以中星校
 之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春
 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爾詩亦曰七月初昏大火中
 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
 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旣隨
 時推步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
 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己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且
 經文語意聯屬正義譌誤分釋謂以初爲常舊來恒須遵

禮記訓纂

卷六

奉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注音儷。呂計反。貨吐得反。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后稷以祈農事是故乃擇元辰
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廬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注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

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地陰也故以辰爲主祭當月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祭當月

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正義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惠

氏棟曰南齊志大學博士劉曼議盧植說亥者辰之林故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

農又其義也太常何譚之議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月建與日辰合也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注耕云一曰也

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
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
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蔡氏章句天子藉田千畝以
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說文藉帝藉
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从耒昔聲耒手耕曲木
也从木推耒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耜耒耒耒也
聲銘或从金聲籀文从辟段氏玉裁曰今俗作耜耒文
置也正義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言祈穀不言郊喪
年左傳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
卽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

侯九推盧注天子耕藉一發三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
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
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
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釋文推謂伐也正義案
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
之下各三其上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
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藉王藉
鄭注庶人謂徒三百人王氏念孫曰三公五推本作公五

禮記訓纂卷六

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上文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上文賞公卿
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不言三公九卿者
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不言三公九卿者
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

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公五推卽涉上文而誤

夫皆御命曰勞酒注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
御侍也正義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
夫贊王王歆大半是耕後設饗而此云執爵于大寢
故知燕也○耒力對反耜音似耜七故反藉在亦反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此陽
氣蒸達

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
冒極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封疆審端徑術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
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

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安
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

禮記訓纂

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文上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文上文賞公卿

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不言三公九卿者
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不言三公九卿者

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注醵而寡餽以勞羣臣也力賁踴躍
御侍也正義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

故知燕也。○耒力對反，耜音似，耜七故反，耜在亦反。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氣蒸達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順時氣
首極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禮作遂夫問有遂遂上有魯田卽凌反僉原黑土也所安

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

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注相也田事既飭先定準直

農乃不惑注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

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正陽地中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

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陽從地中升也準直謂輕重平均

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闕狹皆先平均正

直之○上時掌反疆居良反術依注音遂阪音反又蒲阪

反險許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注為仲春將釋菜高注呂氏春

教國子謂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

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乃修祭典注重祭禮歲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為

生之類高注呂氏春秋曰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

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

禮記訓纂卷六

宗廟大祭也正義此春為四時之首當修祀典若天地

禁止伐木注盛德所在高注呂氏春秋曰春木王尚長養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

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林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

云邦工入山林而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注為傷萌幼之類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注為妨農之始高注呂氏春秋曰置

徒毋置城郭立也張氏處曰毋聚大衆不集大師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高注呂

氏春秋曰掩覆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

也釋文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高注呂氏春秋曰

除訛司農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貉江

百反貉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注逆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注為客不利主人則可高注呂氏春秋曰稱舉也殃

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

母變天之道注以陰母絕地之理注易剛母亂人之紀注

之時而舉義事高注呂氏春秋曰變猶戾也絕猶斷也人

反德爲亂紀道也胡邦衛曰天道若上司天日月星辰之

類地理土地所宜之類

禮記訓纂卷六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

作風雨不時王氏念孫曰雨水本作風雨正義曰風雨不

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則正文本作風雨不時明矣

草木蚤落注生國時有恐注以火訛相驚高注呂氏春秋

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木槁落不待秋冬故國人惶恐也

注申之氣乘之秋風暴雨總至其氣逆也注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

扶搖謂之秋風從下上升黎莠蓬蒿並興注生氣逆也注高注呂氏春

云扶搖謂之秋風從下上升黎莠蓬蒿並興注生氣逆也注高注呂氏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

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正義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

禮記訓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注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

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高注時則訓曰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蔡氏章句曰仲春中夾鍾管長七寸四分強律歷志言陰夾助大簇宣四方之

氣而出種物也
位於卯在二月

始雨水桃始華

呂覽淮南時訓
並作桃李華

倉庚鳴鷹化爲鳩音姑音鳩時候也

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高注呂氏春秋曰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

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郭注今江東呼爲獲穀正義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鶯蜚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釋鳥云鳩鳩鵲郭注今之布穀也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注助生氣也高注曰春秋曰順春陽長養幼少存

惟孤寡萌牙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謐又禁萌也
草芽也馬彥醇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

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無死故曰養諸孤天民之窮者欲無天絕故曰存○少詩照反

擇元日命民社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前日用甲高注呂氏春秋曰元善也日從甲

禮記訓纂

卷六

以爲民所安也兼日有能否重農事

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禱也故卜擇之正義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詔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也

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左手曰桎在是曰梏梏梏

秋曰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圜圜法室省之者赫赫轉轉微微山山極極掠掠笞也止禁也說文獄确也从炆从言二犬所以守也

圜圉所以拘罪人釋名圉領也圉禁也餽錮曰徭禁徭之也倉頡篇掠問也謂撈捋治人也正義蔡云圉牢也圉

此也所以止出入皆異人所舍也○省所長
圉音零圉魚呂反柅音質枯古毒反掠音亮

是月也元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注

也燕以旆生時來巢八堂宇而三子如雲之衆
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

1

啓戸

卷六

至者言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

說文閭門扇也一日閉

畢備

注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

向注

呂氏春秋曰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向書曰

在司寇

之謂閭扇門扇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也

注呂氏春秋曰大事兵戈征伐也王氏念孫曰下句本作

以妨農

事衍一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

作以妨農

功亦無之字○閭戶臘反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無焚山林

注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

日池

王氏念孫曰漉亦竭也故爾雅云盤涸竭也方言盤

漉也

漉極也郭璞曰漉漉極也廣雅云渴漉漉也方音漉

漉漉

古同聲故漉漉或謂之漉漉淮南本經篇漉漉而漉

高誘曰

竭澤漉漉也即所謂漉漉陂池也○漉音鹿陂彼宜

禮記訓纂

卷六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注鮮當為獻晉之誤也獻羔

薦於宗廟

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觀而出之高注

呂氏春秋曰開冰室取冰以治鑒以

祭廟春薦非卯

○鮮依注音獻

上命樂正習舞釋菜

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

於先師

以禮之夏小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

注順時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與八音

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

大夫之子

入學官習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
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命樂師者以仲
春習舞習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
惟命樂師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為季春將選而合
義蔡氏曰此祀不用犧牲者謂祈禱小祀也
若大祀則依常法上云以大牢祠高禘是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注西之氣乘之也八
寇戎來征
注金氣動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
注
之氣乘之也
注陰
民多相掠
注陰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
氣早來
注午之氣
蟲螟為害
注暑氣所生為災害也高注
氣長養而行秋金殺戮之令故寒氣復至寇害之來伐其
國也冬令肅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
禮記訓纂 卷六
熟民飢窮故相劫掠也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
熱故旱燥也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穀心謂之螟
說文螟食苗葉者更其冥
犯法即生螟○螟丁反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注季少也季春者
斗建辰之辰
注月會於大梁而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注姑洗者南呂之
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
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高誘淮南注曰姑故也洗
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蔡邕月令章句
曰季春中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強律應志洗絜也言陽氣
洗物羶絜之也位於辰
在三月○洗素典反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注皆記時候也鴽母無蟬蟬謂之虹萍萍

也其大者曰蘋釋文鴽蔡云鴽鴽之屬虹蟬蟬也正義郭

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蜺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

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

滴則虹生萍郭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蓀皇氏云反歸

舊形謂之化按易乾道變化謂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

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鴽音如萍步丁反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嘽

之屬正義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居六反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

禮記訓纂

卷六

舟

注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漏也高注淮南曰

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

反慎之至也蔡氏章句云備謂機權維維引之具王氏

念孫曰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後人不解焉始二字之義

遂移置焉于天子下呂氏春秋于天子下亦有焉字者又後

人依月令加之也下文天子焉始乘舟焉字獨不刪者則

以高注訓焉為於故也淮南作乃告具於天子無焉字御

覽舟部一引月令亦無焉字且月令之文亦無以焉字絕

者薦鮓于寢廟

注進時

乃為麥祈實

注於舍秀求其成也

知高注呂氏春秋曰鮓魚似鱸而小詩曰鱸鮓發發說文

鮓鮓也周禮有獻王鮓正義案爾雅釋魚云鮓鮓鮓郭景

純云似鮓而小建平人呼鮓子一本云王鮓似鮓口在頰

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鮓似鮓長鼻體無鱗甲

軌反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何者畢出苗者盡達不可以

內

注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莖而直口萌注

不可賦斂以納之○

泄息列反句古侯反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

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注振猶救也周謂給

問也名士不仕者發倉庫呂氏春秋作發倉庫高注曰方

老曰倉穿地曰窮無財曰貧無財曰貧與化致理者也

有明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

義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

日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蔡

氏曰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

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東

帛賢者禮之而已方性夫曰發倉庫所以賜貧窮振乏絕

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

禮記訓纂

卷六

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

諸侯又欲諸侯之致力焉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

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注廣平曰原

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

者溝上有路高注呂氏春秋曰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

上騰恐有浸漬害傷五稼故使循行徧視之郊外曰野障

壅塞絕也王氏懋茲曰開通道路當言水之道路其修利

隄防所以東水使無泛溢道達溝瀆所以決水使無壅遏

皆以開通水之道路若修治道路則不得云開通矣○上

時掌反隄丁兮反

防音房障之亮反

田獵置罟羅罟罟獸之藥毋出九門

注為鳥獸方字

也獸罟曰罟罟鳥罟曰羅罟小而柄長謂之罟罟射者所

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

用耳今月令無罍鬯爲弋說文畢田圃也正義案爾雅云免罍謂之罍郭云罍猶遮也釋器云罍謂之罍字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罍罍免罍也王氏引之曰鄭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呂氏季春紀高注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生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饑獸之藥所不得出也雉等三方得出故戒之引之謹案路門以外臯門以內非野獸所游之處其羅網本無所用亦何待禁乎且天子三朝三門與諸侯同天子臯應路諸侯庫雉路今言天子門而及雉門庫門非也況近郊遠郊亦不聞有門鄭說殊未確高以爲城門近之矣而泥於考工記匠人之旁三門乃於十二門中除東門三門而爲九亦非也今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礫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礫鄭注曰旁礫於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卽九門也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若缺一方則不可謂之旁四方而曰九門者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匠人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鄭注曰南面三而各二是其例也閔二年公羊傳高子將南陽之甲立

禮記訓纂

卷六

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何注曰鹿門
魯南城東門也僖二十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隱公
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
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是城門固有南面
三三面各二者也此與考工記之旁三門絕不相同考工
記自爲十二門月令自爲九門不必強此以就彼也○置
子斜反眾音浮翳
於計反餽于僞反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注愛鷦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鳴鳩拂其

羽戴勝降于桑注蓋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紵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

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正義釋鳥云鵲鵲郭注鵲鵲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鵲鵲一名鳴鵲月

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案釋鳥云鷓鴣戴勝郭注鷓
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鷓鴣
具曲

植蓬筐注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高注呂氏春秋曰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所以養蠶故命其官

使禁民不得斫伐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勝爾雅曰鷦鷯部生於桑是月其子蠶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勝降于桑也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簠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蠶生故敕具也釋文選亦作筐方曰筐圓曰簠正義案方言朱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鞠自關而西謂之薄故曰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朱衛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梓○柘之夜反植直吏反選居呂反亦作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

事既登分爾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情

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開養也
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

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

龍言訓集

卷一

呂氏春秋曰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也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方性夫曰蠶畢而登其數乃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也○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繭古典反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

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輅幹有當用脂良善也。蔡邕月台章句云：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

器庫玉曰宴器庫正義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
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庫一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

心注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發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

設盛於祖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醢三亦既祭

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白虎通曰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注皆記時候也螻蛄也

黃生夏小正云王荳秀未開孰是高注呂氏春秋曰蚯蚓

從土中出釋文螻蛄蚯蚓蛙也蛙即蝦蟆也○螻音樓蟪

古獲反蟪以忍反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注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

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高注呂氏

春秋曰順火德也駟馬黑尾曰駟說文駟赤馬黑毛尾也

正義色淺曰赤色深曰朱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

深於赤也說文未豆也玉篇菽豆名也○駟音留本又作

駟記訓纂卷六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

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注

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

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蔡邕

章句曰迎夏者迎炎帝祝融神也于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玉用赤牲幣各放其色樂奏中宮歌朱明其他皆如孟春

也高注呂氏春秋曰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

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

風易俗蕩人之邪辟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習合之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注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

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

月令未通於古高注呂氏春秋曰命使贊白也才過十人

為俊萬人為傑遂達也鄉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白達舉用

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秀出於

眾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正義

賢良謂有德行桀俊謂多材藝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

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行爵出祿必

當其位直也○當丁浪反

是月也繼長增高注謂草木母有壤墮注亦為母起土功

毋發大衆注為妨農母伐大樹注亦為逆時氣高注呂氏

春秋曰象陽長養物也所

禮記訓纂卷六

以順陽氣正義王者施化當繼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

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壤音怪墮許規反又作墮

是月也天子始緡注初服暑服高注呂氏春秋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注重教之

春秋曰勞勉勸教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使民不失其時注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

毋宿于國高注呂氏春秋曰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

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說文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周

禮距國五百里為都正義按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

之屬經直云遂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注為傷蕃蕪之氣方性

其為苗除害故也若

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稊嘗麥先薦寢廟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能食之
散其熟也注水畜高注呂氏春秋曰麥始熟故言嘗能水畜夏所宜食也先寢廟孝之至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是月也聚畜百藥注蕃廩之毒氣盛靡草死麥秋至蔡氏章句云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斷薄刑決小罪注舊說云靡草薺草薺故麥以孟夏為秋斷薄刑決小罪注舊說云靡草薺草薺故麥以孟夏為秋
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出輕繫注崇寬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
氏春秋曰是月陽氣極盛草成故聚積之也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順殺氣也輕繫不
及於刑者解出之
畜丑六反又許六反
蠶事畢王氏念孫曰此本作蠶事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蠶事畢登同一例各本皆脫既字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
禮記訓纂 卷六
不言是月者云云 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正義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以受桑多少為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胡邦衡曰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祭義云世婦獻繭于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外內均何必外命婦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高注呂氏春秋曰酎春酒也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說

文時三重醇酒也明堂月令
日天子飲酎○耐除柳反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注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則金氣殺戮之令水
雨四鄙入保注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高注呂氏春秋曰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
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行冬令則草木蚤枯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
注長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高氏呂氏春
日促後乃大水壞其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高氏呂氏春
早枯大水壞其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高氏呂氏春
乘時逆行之徵也注亥之氣乘之也高氏呂氏春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注寅
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春令亦然唐月令石本孟夏仲冬兩處皆作蟲注寅
蝗桓五年穀梁傳注引月令亦曰蟲蝗為災注寅
秀草不實注寅
注氣更生之不得成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
禮記訓纂 卷六
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數所角反蝗字林音黃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亢音剛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饗祭先肺注蕤賓者應鍾之
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蔡邕月令章句曰仲夏中蕤賓長六寸一分小二分陽氣上極陰始起故賓敬之蕤下也高注淮南曰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也陽氣在上象賓客也故曰蕤賓律歷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氣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蕤人誰反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注皆記時候也螳螂反舌皆記時候也螳螂反舌皆記時候也

百舌鳥高注呂氏春秋曰反舌伯舌也能變反其舌變反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正義案釋蟲云不蠅螳螂

其子蟬蛸舍人云不蠅螳螂今之螳螂也李巡云其子名蟬蛸則螳螂鄭志云潭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虎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

子同云螳螂也詩云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五

月則鳴○螳螂音堂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注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

養壯佼注助長氣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慎陽施也王氏念孫曰呂氏春秋仲夏紀佼作佼高誘注曰壯佼多力之士大戴禮千乘篇曰老疾用財壯佼用力廣雅曰佼健也壯佼猶言壯健作佼者假借字耳正義謂形容佼好

禮記訓纂 卷六

非也○佼

古卯反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宋書樂志曰小鼓有均琴瑟管

肅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

牙故謂之管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聶氏三禮圖曰簫舊

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管郭璞爾雅注二十三管頌

簫一尺二十六管風俗通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篳篥三禮

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篳篥三禮

等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

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簧笙

中簧也古者女媧作簧笙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

如鳥翼篳篥舊圖云雅篳篥長尺四寸圍三寸翅長一寸三分

圍自和九孔頌篳篥尺防鐘磬祝故注為將大雩帝習樂也

二寸廣雅云八孔防鐘磬祝故注為將大雩帝習樂也

以篳篥今之歌竹簫也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

為舞舞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羽籥竿笙之大

者古皆以篳篥為之等三十六簧笙十七簧篳篥以竹大二寸

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鍾金

磬石祝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教木虎脊上有

鉦鉦以杖擊之以止樂樂以和成故節整之也郭注爾雅

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致背上有一十七鉦鉦正義

昭字或從從兆下鼓周禮小師注云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

之旁耳還自擊劉熙釋名云郭導也所以導樂作鞀鞀也

裨助鼓節鼓節也張皮以管之其中空廣雅云琴長三

尺六寸六分五弦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

吹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注周禮云管如筵而小併兩而

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注周禮云管如筵而小併兩而

分名翹橫吹之○郭大刀反本亦作鞀同鞀鞀西反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說文雩夏祭

禮記訓纂 卷六

祈甘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

雨也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

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小始所出為百

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也自鞀鞀至祝故

皆作曰盛樂凡他雩雩歌而巳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

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

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

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

早禮有雩無雩高注呂氏春秋曰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

一故言百為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百辟歲

內之百縣大夫雩祭之求福助祈穀實正義凡雩必先禱

此經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傳公二年

冬十月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以非

雩月故不雩○為于雩反雩音于時必亦反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注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

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高注
呂氏春秋曰含桃鸛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急就篇拾黍
稷栗麻杭顏師古注黍似稷而黏可以爲酒者也釋文難
雞也說文雞雞子也正義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
含桃者以此果
先成故特記之

令民毋艾藍以染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

義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移則母燒灰秋呂氏春

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母燒灰秋呂氏春

炭高注爲草木母暴布氏春秋曰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

未成不欲天物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春秋曰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

之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開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

無索不征稅正義蔡云門謂城門二十五家爲閭關市停

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

故不搜索其物藍力甘反暴步卜反索所白反

禮記訓纂卷六

挺重囚益其食注挺猶寬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挺緩也正

之飲食義當然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皇氏以爲增益囚

也挺大頂反

游牝別羣注孕妊之則繫騰駒注爲其壯氣有班馬政注

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云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

馬佚特教駢攻駒此之謂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牝馬

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

踰趨其胎育故繫之也周禮五尺曰駒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

日長至陰氣始起於下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

生齊麥享應棘刺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正義謂此

謂樂也正義蔡云方齊戒故止薄滋味毋致和春秋曰薄

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節者欲定心氣注微陰扶精

齊和也節者欲定心氣注不可散也百官靜事毋刑今

月令刑以定晏陰之所成王氏念孫曰鄭以百官爲百僚

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故謂刑爲刑罰不知百官爲百僚

體也刑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徑徑疾也速也此承上節

者欲定心氣爲義言非特節其奢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

百體莫不安靜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

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

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非子外儲說曰雨霽日出視之

晏陰之間太元踰贊曰凍登赤天晏人黃泉范望

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者市志反晏伊見反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注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

朝華暮落者段氏玉裁曰朝菌不知晦朔潘尼曰朝菌木

堇也方性夫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

禮記訓纂卷六

而角解蟬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

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堇音謹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注陽氣盛又用火可以居高明可以

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注順陽在上也高明謂

木者謂之榭高注呂氏春秋曰明顯也皆所以順陽宣明

之正義釋宮云閣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又

云無室曰榭李巡云榭今之堂堦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

乃饑

注騰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高注呂氏春秋曰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

也騰

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騰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之氣

乘之也

八月宿直果實早成注生民殃於疫注大陵之氣

昂畢爲天獄主殺

日短民殃於疫注大陵之氣

反騰

音特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看步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注林鍾者黃鍾之

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

禮記訓纂

卷六

也陽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萬物衆聚而成之律歷志

也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莊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

也位於未六月蔡邕月令章句曰季夏中

林鍾長六寸九分萬物成熟衆多也林衆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注皆記時候也

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擊螢飛螢火也正義釋蟲云蟋

蟀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螢郭云今促織蔡以爲斯

爲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

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

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

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

也鼃言登者導之也鼃言取蓋物賤也鼃皮又可以首

鼃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

伐也鼃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曰升也說文蛟龍

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筍水

中即蛟去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

性廣肩無雄龜龜之類以它爲雄象足甲尾之

形龜大龜也龜水蟲似蜥蜴長大○龜大多反

命澤人納材葦

注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澤

之官材葦供國用也○葦于鬼反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

出其力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

禮記訓纂 卷六

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

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注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

日四郊各以監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鉅

結服者也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令民咸出

其力謂民力之普存也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注婦

人也采五色說文染以緇染爲色正義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必以此月染

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爲宜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

赤互相備也惠氏棟曰案貸依字當作貨古貳字呂覽正

作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

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注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

及章識也正義旌旗者則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
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鄉
注引士喪禮以細廣三寸長半幅額末長終幅詩織文鳥
章是也高注呂氏春秋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故曰度○
音二又他得反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為其未堅刃

也高注呂氏春秋曰虞人掌山林之官

行察也禁民不得斬伐○行下孟反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注土將用事氣

欲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注大事謂興發役以毋發令而待

以妨神農之事也注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

日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正義蔡氏云神農則炎帝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

禮記訓纂卷六

則有天殃注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高注呂氏春秋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

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思致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昔炎帝神農
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曰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
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

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湯注潤溽謂塗溼也燒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穡地先

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注人掌殺草職曰夏口至而雄

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說文溽暑溼暑也段

氏玉裁曰潤溽雙聲字記言土塗溼而暑上蒸也正義六

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應時行也蔡云行降也利益

之地正義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
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壅者磊磈難耕之地亦可止水漬之
乃糞壅之使田美也○辱如字本

又作溽音同難他計反壅其丈反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故注辰之氣乘之也未

氣相亂為害王季念孫曰鮮之言散也謂穀實散落也呂

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訓並作穀實解落或據之改解

落蓋未民乃遷徙注象風轉移物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春

達古訓民乃遷徙注象風轉移物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春

穀實散落民病風故上氣也行秋令則邱隰水潦注成之

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行秋令則邱隰水潦注成之

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溝瀆注傷於水也說

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注傷於水也說

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

生金王而死木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一曰在野曰稼

多女災注含任之類數也高注呂氏春秋曰邱高隰下也

禮記訓纂卷六

金于火故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注丑之氣

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注丑之氣

驚注得疾厲四鄙入保注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

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應早警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

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鮮音仙又仙典反歎
苦代反隼音息

允反擊音至

中央土注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正義四時五行同是天地

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

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

也

其日戊己注戊之言成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

秀者即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

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謂

形也已承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
戊象人腹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正義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
犁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高
注呂氏春秋曰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
死託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水土死
託祀為后土之神王氏懋茲曰左傳曰句龍為后土土
為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為社神也月令土
既合五上之神正與左其蟲倮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
傳文合鄭孔之說非也其蟲倮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
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吳幼清曰倮人類也人類
之貴於羽毛注聲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
者配其音宮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
亂則荒其君注聲高注呂氏春秋律中黃鍾之宮
日宮土也位在中央為音之主注黃鍾之宮
禮記訓纂卷六

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
之宮應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正義蔡氏及
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
長四寸五分分謂蔡氏熊氏是也黃鍾九寸謂最長獨律
主十一月之氣不得復言於長夏之後漢書律歷志云
其狀似爵其圓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而反覆焉孟康
曰反解聲中黃鍾覆解亦中黃鍾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
仰解受一斛覆解受一斗故曰反覆焉是黃鍾之宮不得
同於黃鍾最長之律之證不別製律名而曰黃鍾之宮何
也宮之言中也半也黃鍾之宮猶言黃鍾之中黃鍾之半
云其數五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其
味甘其臭香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馬彥祥曰
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其祀中雷祭先
而分王故五味以甘為主五氣以香為主其祀中雷祭先
心注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
名室為雷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

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於闕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
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白虎通曰六月祭中
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說文人心土
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為火藏正義開闢象中雷之取明
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祭土神之義也郊特牲云
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古者窟居隨地而
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若高地則鑿為
坎謂之為穴故庚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
夜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
名室為中雷也○保力果反雷力又反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圖以閼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
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圖者象土周而於四時閼讀如紘
紘謂中寬象土含物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
九室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
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

禮記訓纂卷六
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大廟
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
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
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
大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元堂之右个青
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
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
之方位開門耳○圖音于權反閼音宏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注孟秋者日月會于
也

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
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
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
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其帝少嗔其神蓐收注此白精之
皐也辛承庚象人股

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嗶金天氏收少嗶氏之子
日該為金官正義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味
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嗶金位相當故少
嗶則金天氏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嗶氏之子該
又云該為尊收是為金神佐少嗶於其蟲毛注象物應涼
秋募收者言秋時萬物摧尊而收斂其蟲毛注象物應涼
貉之屬生其音商注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
旂毛也其音商注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
商聲調樂記曰商律中夷則注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
亂則破其官壤注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
去一律長五寸七厘二分九釐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蔡邕月令章句云孟秋中
夷則長五寸六分小二分夷則陽律也則法也萬物始傷彼刑
法也高注呂氏春秋曰夷則陽律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
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夷則律歷志曰夷則則法也言其
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其
數九注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其味辛其
禮記訓纂 卷六
臭腥注金之臭味也凡其祀門祭先肝注秋陰氣出祀之
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
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
俎東其他皆如祭
竈之禮○尊音辱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注皆記時候
謂蛻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
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注呂氏春秋曰涼風坤卦之風
為損降下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擊殺
鳥於大澤之中四而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
刑罰順秋氣正義案釋蟲云蛻寒
蟬郭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
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

白馬黑龍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
金傷害物入藏高注呂氏春秋曰戎路白路廉利也象金
斷割深象陰閉藏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
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駱馬白色黑龍尾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
盛德在金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種不生衣百鍊
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
象金在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注迎秋者祭白
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蔡邕章句云
迎秋者禮少昊尊收神也于西郊九里因金數也玉用白
琥牲幣各放其色樂奏夷則歌白藏其他如孟夏之禮高
注呂氏春秋曰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
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
與衆共之○帥色類反
禮記訓纂 卷六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注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
也呂氏春秋順作巡高注曰材過萬人曰桀千曰萬巡
行也遠方天下也淮南注曰順循也彬謂高意以順為巡
說文詰問也誅討也廣雅誅誅責也方性夫曰才足以將
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率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
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
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
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任有
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閒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
其力故任之欲其事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
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則好惡公而明矣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說文繕具桎梏禁止姦慎
罪邪務搏執注順秋氣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理治獄官
收尚嚴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

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注端猶正也准
司寇創之漢者曰傷注端猶正也准
獄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注肅嚴急之言也
氏春秋曰國圖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理獄
官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吳幼清纂言引蔡氏曰皮曰傷
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方性夫曰修則治其壞緒
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
之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秋者陰之始冬者
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
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君人實輔相焉故曰不可贏李
氏傳曰釋文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
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二字句下四句三字
句截然整齊今讀審斷決為句則與下嚴斷刑犯複獄訟
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
矣○繕市戰反博音博創初良反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注黍稷之屬於是
始孰正義皇氏云

禮記訓纂 卷六

不云牲記
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注順秋氣完隄防李巡云隄謹壅塞以備

水潦注備者備八月也八修宮室壞牆垣釋名垣援也人

衛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補城郭注象秋收斂物當藏

一切經音義垣謂四周牆也○隄本作提丁兮

反坏步回
反垣音袁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

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
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注亥之氣介蟲敗穀注介甲也

敗穀者稻
戎兵乃來注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也

斂之屬
營室主武士高注呂氏春秋曰冬水

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元武故行春令
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為害注陽

則其國乃旱注寅之氣乘之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注陽

生而不能成高注呂氏春秋曰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
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令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

成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注巳之氣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也注瘧疾寒熱所為也今月令瘧疾為疾疫高注呂氏春秋

日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

使民
病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注仲秋者日月會

之辰也○觜子斯反
又子龍反觿戶圭反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注南呂者大族之

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

呂者贊陽秀物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中南呂長四寸三

分小三分南任也言陽氣尚存任也生華長也高注淮南

呂南任也言陽氣尚存任也生華長也高注淮南

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

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注皆記時候也盲風疾

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蓋謂所食也月令章

句曰秦人謂夢風為盲風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候時之

鴈從北漢中來南過周維之彭蠡元鳥燕也春分而來秋
分而去吳幼清曰養羞猶詩言蓄租謂不食而儲蓄之以
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
而食之也○盲風庚反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廩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助老氣也行粥賜也高注呂氏春秋曰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其飲食糜粥之禮

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素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說文糜粥也饋糜

也周謂之饋宋衛謂之饗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

○糜匹皮反粥之六反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注此

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王氏念孫曰長短本作短長與裳量常為韻唯宋撫本及岳本皆作短長呂

覽仲秋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注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謂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冠帶有常

注因制衣服而作之也正義飭謂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

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

其殃

注申重也當謂值其罪高注呂氏春秋曰凌弱為枉直也正義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

更重是不當也方性夫曰孟秋既命嚴斷刑至此又命之故曰申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先王奉天加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

當丁浪反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

色必比類

時則訓作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

帝其饗

注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

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

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釋文芻草也豢養也以所

食得名正義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食草曰芻食

穀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駢黝之別也周禮

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巳行故事曰

比品物相隨曰類大嘽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大謂牛羊

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之屬也上帝天也劉氏台拱曰全具一也肥瘠

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行下

孟反豢音患瞻音占瘠在亦反中丁仲反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

月宿直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

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

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高注呂氏春秋曰

難逐疫除不祥也通達秋氣使不壅閉○難乃多反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注麻始熟也高注呂氏春秋曰犬金

畜也麻始熟故當之顏師古急就篇

禮記訓纂卷六

注麻謂大麻及胡麻也趙氏良爵曰麻子可食者為苴詩九月叔苴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窖

日審王氏念孫曰審呂氏春秋作窬窬聲相近古通用

莊子齊物論窬者窬者密者司馬彪注云窬深也窬之言

參修因倉

注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窬窖者入地陷曰

深也

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災高注呂氏春秋曰國有先君

宗廟曰都無曰邑穿水通窬不欲地泥溼也穿窬所以盛

穀也修治因倉仲秋大內設當入也國曰國方曰倉說文

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以食省口象倉形釋名

倉藏也藏穀物也○竇音豆窬古孝反因邱倫反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注始為禦冬之備高

乾其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禦冬也方性夫曰孟秋命

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

也故趣之焉○趣
七佳反本又作趨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注麥者接絕續

高注呂氏春
秋曰罪罰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水始涸注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壞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南八月月中雨

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

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

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秋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

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殺氣陰氣

涸絕唐石經始作乃王氏引之曰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

文初學記及周官籥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是經文

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淮南時則訓同○坏音陪浸

禮記訓纂 卷六

子鳩反涸
戶各反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高注呂氏春秋

鍾也權稱衡也三十斤爲鈞百
二十觔爲石斗甬皆量器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

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謂輕其稅

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易關市不征稅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王氏引之曰大數當必順其時慎因

其類注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

高注呂氏春秋曰天數天道其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注卯之氣乘之也卯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注卯之氣乘之也卯

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

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注午之氣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注子

乘之也北

收雷先行注先猶蚤也

草木蚤死注寒氣盛也

風殺物

秋曰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

也於洪範五行爲恒燠之徵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

禮記訓纂 卷六

之雷先動行未

當行故曰先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注無射者爽鍾之

長四寸六分五厘六十分之一分寸之六分五厘六十分之一

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

示民軌儀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中無射長四寸八分小

三分射終也言萬物隨陽終也高注淮南曰陰氣上升陽

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律歷志作亡射日射

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

也位於戌在九

月○射音亦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注皆

記時

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殺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候時之雁去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正義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蔡氏章句曰菊草名也有者非所有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季秋草木皆成非榮華之時也故言菊有明他無有也○蛤古答反豺音柴戮音六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注申重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會合也正義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其物以逆時氣

禮記訓纂 卷六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備猶盡也定其租稅之薄藏帝藉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桑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祇亦敬也

蔡氏章句曰穀藏日倉米藏日稌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高注呂氏春秋曰秋分後十五日

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注總猶猥卒高注呂氏春秋曰有司於周禮爲司徒司

使上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注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上句

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樂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等篇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注言大饗者備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當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正義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

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

合諸侯制百縣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是也至秦初置三爲來歲受朔日王氏引之曰秦以十月爲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爲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爲當時歲首所

在而孟春則厯元所起厯家最重建元故託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厯也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厯爲漢名相而細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

厯何哉是顓頊厯歲首在十月也淮南王之死在元狩元年其時太初厯未出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爲始而於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恐與諸侯所學者不知其原而疑於一歲有二首故具論之

禮記訓纂 卷六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

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

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高注呂氏春秋曰百縣畿內之縣

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閭五閭爲都五都爲縣縣受明年厯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

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正義諸侯

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稅於民者是積財本國貢職之數是輸納天子與者兼事之辭吳幼清以合諸侯爲句制百

縣爲句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

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說文獵放獵逐禽也馬彥醇曰仲夏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班馬政以馬為主此以御為主

旄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旌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呂氏春秋授車作與受車高注曰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田駘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正義前既班馬政乃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軍門屏之外東西箱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方性夫曰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故亦有屏王雖在野

禮記訓纂 卷六

亦有內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摺插也扑所以教也摺置帶開誓告其衆正義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王氏念孫曰唐天子乃厲月令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誓上皆有以字

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鎬括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正義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凡甸冠弁服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騶側求反旄音兆摺如字扑音普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伐木必因殺氣高注呂氏春秋曰草木節解斧入

山林故伐木作炭說文凡草木曰零木曰落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注墮謂墜氣呂氏春秋作在穴高注咸皆俯伏藏於穴墮閉其戶也正義俯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王氏念孫曰內當作穴下言皆墮其戶戶即穴之戶也○炭吐旦反墮其斷反

乃趣獄刑毋留罪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注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得祿而王恩私與之者共養不宣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趣音促當丁浪反養餘亮反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注稻始孰也蔡氏章句曰十月獲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注未之氣乘之也六

禮記訓纂 卷六

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高注呂氏春秋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飢室鼻不通也飢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注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高注呂氏春秋曰冬令純陰衰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行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

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注辰之氣乘之也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春陽仁故暖風來至民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飢音求嘯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
萌牙又因以爲日名焉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
日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裹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
叙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經歷任體也癸冬時水土平
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見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
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正義按五帝德云顓頊高
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
金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其蟲介
日熙又云脩及熙爲元冥是相代爲水官也其蟲介
甲也象物閉藏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
地中龜鼈之屬其音羽注孟冬氣至則應鍾之象也冬
氣和則羽聲調樂記律中應鍾注孟冬氣至則應鍾之象也冬
日羽亂則危其財匱律中應鍾注孟冬氣至則應鍾之象也冬
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
器用俾應復蔡邕月令章句曰孟冬中應鍾長四寸八分

禮記訓纂 卷六

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高注呂氏春秋曰陰應於陽轉成
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律歷志曰應鍾言陰氣應於射
該藏萬物而雜陽閤其數六注水生數一而成數六但其味
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數六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
鹹其臭朽注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其祀行
祭先腎注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
門外之西爲轅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
設主於轅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
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高注呂氏春秋曰行
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或作井冬水王故祀之也
祭祀之內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白虎通作冬祭井
者水之主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魏名臣奏曰秦
靜云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俗廢行而
祀井高堂隆議云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祠左除井祀
行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古者伯
益作井。頤音專頤許玉反冥亡丁反朽許九反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注皆記時候也
日蜃高注呂氏春秋曰秋分後二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
冬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
見方性夫曰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
照故也馬彥醇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
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
陰降而弗通故藏。蜃常忍反

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
食黍與稷其器閤以奄注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
以安性也稷水畜也器閤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
軫路高注呂氏春秋曰鐵驪亦黑象北方也元黑順水色
宏人弁深象冬閉藏也說文驪深黑色正義春云青旂青
衣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
故同用青也夏云赤旂朱衣赤玉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
衣必用深冬云元旂黑衣元玉者黑深而元淺亦旂用淺
禮記訓纂 卷六

色衣用深色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元玉也猶如
夏云赤玉春云蒼玉也劉氏台拱曰奄有覆蓋者。驪力
知反菴
直吏反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注死事謂以國事死
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蔡氏章句
曰迎冬者禮顓頊元冥之神也于北郊六里因水數也玉
用元牲幣各放其色樂奏應鍾歌元英其他如立秋禮高
注呂氏春秋曰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先
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
恤之正義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是月也命大史儆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注筮著也占兆龜
之繇文也周禮龜

人上春蠶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蠶龜筮
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覺筮筮短賤於
兆也今月令曰蠶祠高注呂氏春秋曰周禮大卜掌三兆
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
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大僕禱祠
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正義皇氏曰唯蠶龜筮命大史
唯占視兆書不覺邱氏曰周禮有蠶龜無蠶龜兆兆辭
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蠶許漸反笑初格反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
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
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隱匿者
是月也天子始裘注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高注呂氏
春秋曰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注

禮記訓纂 卷六 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說文冬

四時盡也正義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
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
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并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
上騰地氣六陰俱升六陽并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
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

命百官謹蓋藏注謂府庫固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注謂芻禾薪蒸之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注坏益
開北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
衆庶之守法也今月令疆或爲重臧氏琳曰呂覽淮南皆
作固封疆高注讀如移徙之徙重印封也說文重王者
之印也蔡邕獨斷曰重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月令曰固封疆王氏念孫曰昭元年穀梁傳疆之爲言猶
竟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復當作固封疆固封疆
以上五句皆邑中之事備邊竟則復當作固封疆固封疆
竟以下四句皆野外之事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

徑注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高
注呂氏春秋曰要塞所以固國梁所以通塗塞絕徑徑
爲其敗田說文徑步道也通俗文邪道曰後步道曰徑正
義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
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
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
禁禦姦非故云謹後徑細小狹路故須塞蔡氏月令章句
曰鍵關牡也所以止屏或謂之剗移說文關闔下牡也段
氏玉裁曰關者橫物即今之門攔關下牡者謂以直木上
貫關下插地是與關有牝牡之別關下牡謂之鍵亦謂之
審籥即關之假借後待也或从足段曰凡始行之以待後
行之徑曰蹊蹊蹊其輦反審羊灼反疆居良反塞先代反
塞後上先則反下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

禮記訓纂 卷六 梓衣衾之厚薄呂氏春秋塋作營高注紀數也正二十五

月之服數也衣裳棺槨厚薄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
慎也營度也邱墳塋塚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
曰等級也王氏引之曰塋呂氏春秋孟冬紀淮南時則訓
作營大小唐月令考文引古本及白帖六十六呂氏春秋
淮南並作小大厚薄唐月令呂氏春秋白帖及惠校宋本
並作薄厚○塋
音營塋力勇反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心必功致爲上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
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
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淮南時則訓作堅
致爲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注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
也高注呂氏春秋曰程法也不

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正義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當丁浪反

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

禮也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止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干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曰十月滌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正

義按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詩躋彼公堂是諸侯之禮毛傳云公堂學校也按國語曰王公立飲則有房然此既大

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般烝故宣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常享卿常宴

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禮記訓纂卷六

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

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說文謂門戶中雷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蔡

邕獨斷曰臘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高注呂氏春秋曰禘求也

者歲終大祭勞農以休息之也高注呂氏春秋曰禘求也宗尊也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先祠公社

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是月農夫空閑故勞稿休息之不役使也正義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先祭社後

祭門閭故曰及臘臘也謂臘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總謂之蜡若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

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蔡邕云夏日清祀殷日嘉平周日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臘力合反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注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

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因

在水收其稅高注呂氏春秋曰天子曰兆民稅斂重則民怨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方性夫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

漁師即周官之獸人也仲秋言行罪無赦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注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

注象蟄蟲動高注呂氏春秋曰春陽散越行夏令則國多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令則國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注巳之氣乘之也立夏異用事

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燠若之徵也

說文蟄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注申之氣乘之

禮記訓纂卷六

也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高注呂氏春秋曰秋金氣干水不常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

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泄息列反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

也○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注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

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蔡邕月令章句曰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合之數為法律亦

以寸分長短為法故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為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

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高注呂氏春秋曰陽氣乘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鍾也

神農志云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旋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

冰益壯地始坼鵠旦不鳴虎始交注皆記時候也鵠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鵠旦山

注呂氏春秋曰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坼凍裂也鵠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方言鵠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鵠鵠○鵠戶割反

天子居元堂大廟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

食黍與稷其氣閑以奄注元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注飭軍士職必有死志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

禮記訓纂 卷六

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

隨以喪命之日暢月注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正義陰氣凝固陽須閉藏房是人舍

之處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今地氣泄漏是謂發天地之房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暢月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

亡故云又隨以喪○暢敕亮反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

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為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高注呂氏春秋曰閭宮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門閭蔡邕月令說

作門閭云奄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之門曰閭奄尹之職也閭里門非奄尹所主○重直龍反省所景反

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酒孰曰大酋者

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秬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醴醢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說文會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材陶器瓦器也說文穀

芽米也段氏玉裁曰按漬米漬麴是二事漬米即大酋之業也此業不必有芽凡穀漬之則有芽故名漬米曰穀正

義六物者秬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酋子由反秬音述麴魚列反湛子廉反熾尺

禮記訓纂 卷六

志反齊才計反監古銜反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今月令淵為深講義曰四海者眾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若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自桐柏濟自沅水也淵

澤者水之所鍾井泉汲取之無窮者也此月水歸於澤故命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詰注此收斂尤急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詰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高注呂

氏春秋曰詰誅也注淮南曰詰呵問也方性夫曰孟冬既命謹蓋藏又命有司循行積聚至此猶不收藏積聚畜獸

猶放佚是游惰之民不聽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

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注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

藪草木之實為蔬食高注呂氏春秋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明虞掌山澤之官故教導之也正義蔬謂菜蔬以其蔬故為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變矣之屬王逸涉江注藪木曰林韋昭周語注澤無水曰藪○語起古反藪素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

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注爭

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聲謂樂也高

注呂氏春秋曰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

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在牽牛一度也陰氣在上微陽動升

故曰爭也諸勢伏當生者皆動搖也介深遠也寧靜也聲

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陰陽方爭嗜慾成禁

絕之所以安形性也定猶成也畢氏沉曰呂氏春秋作處

必介以其所居言之月令作處

必掩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誤

禮記訓纂卷六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注又記時候也芸

也水泉動潤上行說文麋鹿屬冬至解其角荔草也似蒲

而小根可作刷正義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

草故應陽氣而出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

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

解音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注此其堅成之極時高注呂氏春

時也故伐取之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注謂先時權所

閉藏而萬物塗闕廷門闔築固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

也注順時氣也說文闕門觀也高注呂氏春秋曰闕門闕

寢廟門闕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春土以

填其地之四陷墜填以塞其門之罅隙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注午之氣氛霧冥冥注雷露之

也段氏玉裁曰開元占經引月令作氛雷乃發聲注震氣

蒙冥冥今月令作氛霧霧乃霧之誤雷乃發聲動也午

屬震高注呂氏春秋曰夏火炎上故其國旱也行秋令則

清濁相干氛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

禮記訓纂卷六

天時雨汁瓜瓠不成注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昂畢畢好

虛危內國有大兵注兵亦金之氣高注呂氏春秋曰秋金

有瓜瓠國有大兵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

有大兵來伐之也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注當春者出卯

水泉咸竭注大火民多疥癩注疥癩之病乎甲之象高注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反氏丁兮反又丁計反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注大呂者養實之所生也三分益一

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

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蔡邕月令章句曰季冬中大

呂長八寸呂距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高注淮南曰呂

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朱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即陽助

成其功故曰大呂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

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

雁北鄉鵲始巢雉雞乳注皆記時候也雉雞鳴也詩云

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高注呂氏春秋曰雁在彭

蠡之澤是月皆北鄉鵲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始

為巢也乳卵也淮南時訓作

鵲加巢○鄉音向雉苦豆反

天子居元堂右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

食黍與蕝其器閑以奄注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禮記訓纂 卷六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

行此月之中口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

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

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高注呂氏春秋曰

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世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高注呂氏春秋曰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

稷之屬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

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祇音祈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

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繁美正義四時薦新是

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馬彥醇曰宗廟之牲親獵則

漁必親往

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

無堅腹呂氏春秋作復高注復亦盛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

復或作復凍重累也釋文腹本又作復冰以入令告民出

五種注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注耜耜耒之金也廣五寸

禮記訓纂 卷六

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

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耜金鐵

為之高注呂氏春秋曰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出之于窳簡擇之也計會也

耦合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注歲終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大寢

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

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

反罷如字

乃命四監收秭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四監主

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

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高注呂氏春秋曰燎者積聚

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燎者積聚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

始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市于故處也次舍也

紀會也高注呂氏春秋曰次宿也是月日周于牽牛故

日窮于次月遇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

故日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

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于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

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於南

方是月迴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夏以十二月為正夏

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月十二月之數近

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正義曰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

次于元枵星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月窮于

紀者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元枵至此月窮盡還復會

于元枵星回于天者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周天一而

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

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故

云數將幾終歲說文儀禮精專而農民毋有所使也注而猶女

謹也明堂月令歲將儀終

禮記訓纂卷六

女農氏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備

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幾音祈又音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

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王氏念孫曰案爾雅安事也來

歲之事必依國典順時令而行之故歲終則飭國典論時

令以待來歲之事也淮南本經篇云包裹風俗斟酌萬殊

旁薄眾宜眾宜謂眾事也吳幼清

以來歲之宜專屬時令言之非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

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

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正義諸侯同王南而專王故命

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諸侯自有社稷而乃命同姓

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

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注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性正義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

川之祀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

正義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民

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不云士者上舉卿

大夫下舉庶民則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

士在其中省文耳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注民非神之福

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高注

呂氏春秋曰咸皆也獻致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注戌之氣乘之也九

乃為霜丑為隨解四鄙入保注畏兵辟寒象高注呂氏春

時則訓妖作妖四鄙入保秋曰金氣曰故白露蚤降金

為兵革故四境之民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注辰之氣乘之

入城郭以自保守也

禮記訓纂卷六

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國多固疾命之曰

達胎天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

逆注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寒害莫大於此高注呂氏春秋

逆日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天傷

由故命口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

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高注呂氏春秋曰火氣炎陽

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

釋而消釋火氣

溫于時之徵也

禮記訓纂卷六終

禮記訓纂卷七

寶應縣志

曾子問第七

正義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

別錄屬喪服

會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

主北面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江氏永曰攝主即下文大宰喪則

攝拜賓朝大祝禪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

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禪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禪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禪冕則大夫釋文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正義卿大夫士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禪冕明卿大夫士等

禮記訓纂卷七

不禪冕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禪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元四纁五兩三元二纁纁是地色元是天

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

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注聲噫歎警神也某夫人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

體也正義按阮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熊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

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明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江氏永

曰按司几筵柏席用荏苒每敦一几鄭讀柏爲梓謂殯之梓

壽是人君之禮殯東常有几筵此注似言爲明繼體特設

几筵者蓋此不與彼參照又或喪事仍几此告子生特改

新之也既夕禮之下室即殯宮之室朝夕奠常設於此燕

養饋羞亦於此孔氏乃謂素几是殯宮朝夕衆主人卿大

喪之几不在下室豈下室又在殯宮之外乎

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注反朝夕哭位正義按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小

宰升舉幣注所主也舉而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

北面注三日負子日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子以

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詔贊君事

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禪冕今禪冕以奉子接神

故服祭服少師主養子之官故以衰衣而奉之祝主接神

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皇氏曰宰則大宰宗人子

則大宗也大宰大宗爲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

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日某之子

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祝宰宗人衆主人卿

禮記訓纂卷七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

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正義以初堂上堂下之

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

也皇氏云子踊不袒江氏永曰按襲衰杖每字爲句襲者

諸臣襲衰者爲子著衰杖者少師代子執杖也前少師奉

子以衰實未服至此始服之象成服以漸也袒襲諸臣之

禮是連襲衰爲句奠出注亦謂朝奠正義知非特奠大宰

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

月乃名之今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不暇待三月也

會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

從大祝而告于禩注告主也正義禩父殯宮之主也既葬

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

事之故也三月乃名于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正義不
此不云五祀相互相明也。○禮乃禮反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注皆奠幣以告之
也廟受也禘禘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
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但云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
告貶於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乃命
行又徧告宗廟二句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
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
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
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不專主一事且
禮記訓纂 卷七
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王氏引之曰五官謂司徒
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
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大夫咸受命
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
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道而出注祖
聘禮日出祖釋載祭酒脯也說文載出將有事於道必先
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載既祭載轅於牲而行
爲載轅詩云取糗以載正義按聘禮記云出祖釋載祭酒
脯注云祖始也出行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載爲
行始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
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載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崔
氏云宮內之載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載祭山川與道路之
神義或然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凡告用牲
幣反亦如之注性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正義
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不應用牲故熊氏云

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
用牲幣也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牲
幣依注
諸侯相見必告于廟注道近或可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
也正義熊氏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命
謂之朝服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
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亦命國家
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廟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
者而后聽朝而入注反必親告祖廟同出入禮正義康
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廟
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
禮記訓纂 卷七
者祖父母及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世叔兄弟
禮也自啟及葬不奠注不奠務於當葬者正義自從也從
改母啟殯朝廟之奠及祖奠遣行葬不哀次注不哀次輕
奠不爲父喪朝夕更新奠也
義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柩車出門至此孝子
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
處遂行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注殯當爲賓聲之
將葬啟期也正義按既夕禮主人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
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非宗子雖無
主婦可也正義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
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

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微饌

而婦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不醴不

因喪而冠正義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

故云內喪則廢熊氏以卽位而哭謂在冠家卽位以文承

微饌而婦之下皇氏以爲卽喪家之位非也江氏永曰此

卽位而哭謂親在遠地者爲位而哭也若在近地自當如

皇氏說哭於其家冠古亂反下同饌仕戀反婦悉報反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

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

禮記訓纂 卷七

醢無冠醢注酒爲醢醢禮重而醢輕此服賜服酌用酒

注士冠禮注云醢而無醢醢日醢醢所以異於醢者醢則

三加之後總一體之醢則每一加而行一醢凡三醢也皇

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

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王氏懋竑曰凡三醢則

醢輕而醢反重且不改冠安得有三加也通解於庶子章

注一醢正也其用醢及三醢爲適子加耳庶子則一醢以

酒足矣於此可證有冠醢無冠醢之說醢子妙反

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廟注本父當成之不能

之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饗謂禮之正義按

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紼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

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

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

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注正義按士虞禮賓三獻

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特牲

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

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階升酌西階上獻賓

及衆賓訖主人洗爵于西階前北面酬賓訖主人洗爵于

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

坐取主人所酬之爵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爵於

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旅酬謂奠

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兄弟之黨

兄弟各酌于其尊舉酬各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

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注大昔者魯昭公練而

祥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之事

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

祖父正義按世本孝公生惠公弗

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禮記訓纂 卷七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孔

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以輕服

而重相爲乎注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孔子曰非此之謂也注非謂爲

所爲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爲君服者皆斬大夫齊

服也注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

禮主人不親奠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大夫家

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殷盛也月朔

之奠盛於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

莫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今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

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莫士則位卑不嫌

敵君故遣僚屬莫僚屬則朋友也與音預爲于僞反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注祭謂虞卒哭時

孔子曰何必小

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會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

注怪使重者執事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正義

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注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正義言身有總服向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

祭乎熊氏云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總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總祔同宮則亦

禮記訓纂

卷七

七

不祭若異宮則祔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兄弟既祔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為適孫適婦則既祔乃祭以異宮故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注謂新除喪服也正義廢猶除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

注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

以擯相可

也○說湯活反相息亮反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日取女之吉日

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注禮宜各以其教者也父使人弔之

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朱

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

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

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

會之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成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前後深衣縞日深衣縞白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禮記訓纂

卷七

八

服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

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正義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

廢外喪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行昏禮孔子曰

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

祭謂四時常祭也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邱冬公如晉不得禘至十四年乃追而禘之十五年乃禘也○迎魚敬反下同縞古老反期居宜反過古臥反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取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正義思念己之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

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

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

三月乃奠菜是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崔氏云厥明婦盟饋於

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江氏云厥明婦盟饋於

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

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

而祭禮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有出道焉

未廟見而死則有殺禮歸葬如

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釋文非

也章履正義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其

禮記訓纂 卷七

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

也王氏引之曰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

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謂謂姑也喪服小記曰婦附於

祖姑又曰附必以其昭穆士虞禮記婦曰孫附于皇祖姑

某氏是也此未成爲婦不得用婦附於祖姑之禮婦與姑

昭穆不同故必耐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菲一木作

屏扶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

故齊衰而弔然未成

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孔子曰天無

也神雖多猶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

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

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

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辯猶正

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隣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

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

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正義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主

則拜賓康子又拜非也趙氏良爵曰按喪大記君弔其臣

斂則撫其尸既殯則稱言而誦君不拜也今季桓子喪客

升自西階弔言弔不言拜衛君無失也又大夫君弔其臣

禮記訓纂 卷七

若有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喪以尊者拜賓衛君

弔而公拜與哭公亦無失也獨康子拜稽顙爲非禮耳故

曰康子之過也○與音

餘下同亟徐起更反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白虎通曰必以遷

也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正義凡祭

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

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

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

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注尊

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殯之祭名也
正義按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
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
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老聃云注祝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 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
年則祝迎高會祖廟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
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天子一尺二
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
祖廟而反還入己廟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王
入大祖廟中則不須蹕似壓於尊者也有喪及去國
無蹕禮也○齊側皆反祫音洽祫他甘反從才用反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
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遂
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

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正義以在反必告設奠卒斂幣
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

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正義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
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皮圭
告於祖廟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
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
出者即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埋
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
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
者乃大夫以下父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
所使妾養妾子

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
為庶母慈已者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
小功父卒乃不服

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
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
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
忍於慈母此非昭公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
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
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
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
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喪息浪反下

會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注旅
子曰四諸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皆然主於始祖廟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

兵未聞也正義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斧北
方用楯中央用鼓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江氏承曰古術疎無豫推日食之法故有猝遇日食不得
終禮之事後言喪引至於垣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亦
是不能豫知其食分也段氏王裁曰古外朝治朝燕朝皆
不屋故雨霑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霑
服失容則廢

反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而諸服失容則廢注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江氏永

曰鄭注周禮以勾芒等五人神爲五祀此注五祀以爲關中言之皆非也天子而下皆以戶龍中霤門行爲五祀

盆音軌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

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接祭而巳不迎尸也正義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凡

禮記訓纂 卷七

迎尸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

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醕不酢而已矣正義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

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但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降殺熊氏云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視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家宰攝主酌酒醕

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尸受卒爵不酢攝主

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畢獻視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也正義既

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視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醕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視視受飲畢則止

無獻佐食以下之事皇氏云已止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縉而行事鄭答越縉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用相五祀畢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侑音又醕音音酢才各反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

子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

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簠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

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

禮記訓纂 卷七

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

下行也注齊衰異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

賓長獻正義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

獻視及佐食而祭畢止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

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視佐食耳

故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

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

者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賀循祭議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

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

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注為其荷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正義凡行

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冠冕

文彩以飾至敬之情屨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

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

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注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

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正義

行釋私服之禮庚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

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

禮記訓纂卷七

祥者除君服後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注以其有

但大祥而可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

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注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

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不追者

假令春夏祭木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居家者因其哀後

月半薦新

之奠也

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

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注其哀難主於君正義盧氏云歸

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歸君殯之日盧

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

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

之時則朝夕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

則朝夕之奠亦闕故室老子孫攝行其事

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謂大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

為舅姑

服齊衰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注誅累也累則生時行迹讀

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誅誅

禮記訓纂卷七

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

天子還素服稱天而誅之

請侯相誅非禮也注禮當言誅

子乃使大史賜之謚正義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

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謚力木反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俾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

孔子曰共殯服

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殯其餘可死乃具也

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

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

則子

麻弁經疏衰菲杖

注棺槨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

布杖者

入自闕升自西階

注闕謂毀宗也樞毀宗而入異

為已病

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

而成服殯棺出毀宗周樞入毀宗禮相變也

如小斂則子

免而從柩

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

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入自門升自阼階

注視未在前不忍君大夫士一節也。○疆居良反。薄歷異人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反共音恭。殯必忍反。免音問。

會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

封而歸不俟子。注遂遂送君也。封會子問曰父母之喪既

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注封亦

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封依注音寔彼驗反。

會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注貴祿重宗也。祝曰孝子某爲介

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正義宗

子爲士得有祖廟二廟庶子爲大夫得祭

禮記訓纂 卷七

會祖廟已庶子不合自立會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會祖

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宗子從

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廟廟祖及會祖亦

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宗子從

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廟廟於已家亦寄立會

祖廟於宗子之家亦供上牲宗子爲祭。○爲干僞反。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注此之謂宗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

不綏祭不配。注皆辟正主厭厭祇神也祇有陰有陽迎尸

微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

旅不旅酬也假讀爲暇不暇不假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

得祖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

殿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

配也方氏苞曰注但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配

配非也五者皆攝主自損抑之義非所以施於神也按公

羊傳大夫間君之喪攝主而往此記攝主正如公羊傳所

云蓋暫攝也惟暫攝則使主婦與之同薦微不可也主婦

在而攝攝主之妻代主婦不可也故使有司布奠於賓賓

奠而不舉。注布奠謂主人酬賓奠禪於薦北賓奠謂取

歸內祭者留之共燕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

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別則曰宗兄若

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王曰其辭若曰宗兄某在

庶出而長也宗子乃其本稱以其傳重言之則曰宗子以

其行輩言之則曰宗兄宗弟蓋兼言之。○厭本或作

厭於說反綏注作暨同許垂反歸徐其位反與音預

禮記訓纂 卷七

會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

墓而爲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正義

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若宗子死告於墓而

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

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江氏永曰家者對墓言

罪去他國宜以廟從宗子雖有子不能歸而祭故庶子代祭若

無廟則是庶人庶人以時薦於寢無牲宗子死稱名不言

無尸不成其爲祭夫子亦不必言之矣。○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

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

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

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江氏永曰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薦而不祭亦不必

言或是孫祭祖得稱孝孫與抑或庶子攝祭止於子游之
其身庶子之子為庶人則當鬼其祖不復更祭與
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注以用也此禮祭也若順
讀此若義猶言此義下文不首其義正謂子游之徒用此
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古人
自有複語耳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
妄也○壇大丹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若厭祭亦可乎注厭時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注人以有子孫為成人祭殤必厭蓋

弗成也注厭既而已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與不孔

禮記訓纂卷七

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曾子問曰殤

不厭祭何謂陰厭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曾子問曰殤

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之前謂之陰

厭尸謂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陽厭則不備江氏永

日耐當讀如字曾子之意謂祭祖禰有陰厭陽厭當特

祭不耐於祖禰之旁一厭祭而已何為有陰厭陽厭乎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

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廬注殤無為人

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正義凡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既不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

子親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

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

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

者同故喪服記曰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
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
則小功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視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
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太宗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
疏皆得其吉祭特性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正義熊氏云
代之其吉祭特性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正義熊氏云
與除服二祭則止祭殤不舉肺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
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是謂陰厭注是宗子
於與之禮小宗為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
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

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

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殤祭之親者

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

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日陽凡祖

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

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

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正義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

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

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

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殤而死則不祭以其

身是庶故也特牲饋食禮鄭注引少牢饋食禮口南面而

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

矣賈疏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之明者也凡言厭

者謂無尸直厭厭神故

○耐依注音備所音其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地

變謂異禮正義曾子以日食則有變常禮而停生乎且不

地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桓日有食之老

聃曰邱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也

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反葬而邱問之曰夫柩不可

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注已止也數讀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晨夜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親店患吾聞諸老聃云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禮記訓纂 卷七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店讀為店店臨也近也漢書文帝紀或臨於死亡服虔曰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店音反店之店孟康曰店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之意文選思元賦店焦原而跟趾李善引薛瓌漢書注日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臨危日店店與店通然則店患者臨於患害也鄭訓店為

注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病於義未確○桓占鄧反從才用反店始占反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

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注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

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

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正義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謂

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正義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謂

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正義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謂

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正義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謂

曾子問曰下塋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注土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塋於園中以去其人

大夫士皆下之

注見而

尸必式

注小悅

必有前驅

注為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

司與

注疑有司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

注致事還其

記曰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注二者恕也孝也

喪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臣子夏曰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注疑禮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

事也征之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注時多攻

作費誓

非禮也

辟音避

禮記訓纂

卷七

禮記訓纂卷七終

禮記訓纂卷八

寶應朱彬輯

文王世子弟八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

子法釋文文王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注三皆曰朝以其禮

外內之通命者御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注又復也莫夕也節謂

王季復

禮記訓纂

卷八

膳安也

然後亦復初

注憂解正義內則云命士以上味

日唯二今文王增一時又三皆稱朝並是聖

人之法也。朝直遙反衣徐於既反又如字

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

曰諾然後退

注在祭也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

其寢謂文王私寢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注生孰之節正義退反

武王有疾武王

不說冠帶而養

注言常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

注欲知氣力

旬有二日乃開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四五五

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注帝天也撫猶有也

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君子曰終終其成功陳可大日數之修短稟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

成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注泣視也不能視昨

也代成王履昨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注行人君之事踐履

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注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

禮記訓纂 卷八

王之爲世子也注題上事江氏永曰當成王時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太公爲太師其左右前後

必多疑丞輔弼之人非專恃伯禽以善成王而使伯禽時

與之居處舉世子法以教伯禽即所以教成王而成王有過

故撻伯禽以威懼之蓋教過用威之道不能行之於君臣

者可行之父子此周公格君委曲之苦心故孔子謂之于

其身以善其君○泣音吏相息亮反抗苦浪反撻他達反

凡學世子崔氏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

就外傅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之

法如王及學士必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

子之事正學干箭師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皆於東序注干

戈學舞干戚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皆於東序注干

戈學舞干戚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皆於東序注干

戈學舞干戚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箭皆於東序注干

羽也箭也箭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廬植以爲春

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箭但干戈羽箭舞時相對之物

皇氏云鄭引詩左手執箭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箭同教

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學戶孝反箭羊灼反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箭師學戈箭師丞贊之注四人皆

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箭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

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諸子春入

箭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箭胥鼓南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

用之曰南所謂象箭南箭夷樂固鞀鞀氏所掌非大胥小

胥之職也吳幼清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

胥鼓亦謂大胥以鼓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秋學禮執

而節二南之樂歌爾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釋詁詔

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誓宗書在上

庠注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

庠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

禮記訓纂 卷八

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

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大音泰

下皆同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

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

大樂正學舞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注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
數篇數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
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
蠡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新安王氏
曰論說者即舞千戚語說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江氏
永曰大樂正小樂正所教者儀文器數別設大司成一官
專講說義理故下文有侍坐於大司成函丈問答之事此
經官名官制不必盡與周禮合鄭以師氏當大司成固未
必然王氏謂大司成即大司樂亦非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容
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席相辟
後來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禮記訓纂

卷八

四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
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注謂天

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正義諸侯言始立學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
也天子四時釋奠不及先聖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
聖也始立學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知非天子始
立學以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但天子
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

學耳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
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

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
也劉原父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
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祀師旅也唯是不合朱
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喪紀凶札之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樂合舞秋頒
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
微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陳用之
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
江氏永曰因大合樂而養老者宜用明日合樂養老不能
一日行也其特視學養老者同日養老
之時歌清廟管象舞大武而不合樂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注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
揚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以待
又語三而一有焉注曲藝謂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
其事又語謂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

禮記訓纂

卷八

五

一善則取之以有乃進其等注進於以其序
曲藝不必盡善注進於以其序
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取爵於上尊也注侯事官之缺
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
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
尊以相旅正義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德謂有道
德事大德者解世事或吏治言揚者次事也雖無德無事
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舉用之曲藝小技術若醫
卜之屬吳幼清曰曲謂一偏曲藝射御書數之屬誓蓋戒
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
有其一即進其等於曲藝之上又自有高下為先後之序
也然曲藝雖已進等仍在郊學故謂之郊人金氏榜曰遠
之於成均謂遠於詩書禮樂之教也注以遠之為句失之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典當為禮字之誤也禮樂之器
成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

器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
成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

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則備

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正義前云告器成此釋菜告器成將用兩告不同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按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始立學及器新成重於四時常奠也熊氏云凡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舞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此數器用幣是也胡邦衡曰儀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與依注為音虛觀反債必勿反

教世子

注亦題上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記訓義

卷八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注中注心中也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注養注謂為之猶教也言養者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注其義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

注其義前少傳在後注謂其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注謂燕居是以

教喻而德成也注以有四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人維持之

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注慎其身者謹安護之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注記所云謂天設四輔及子也取以成說

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注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

處其位不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

治君之謂也正義喜樂從內生和諧情性故所以修內也恭敬是正其容體故所以修外樂雖由中從

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交開錯雜於情性之中官發形見於身外謂威儀和美也其成也懌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樂外貌和美恭敬溫文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

溫門文章也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喻曉也輔相也翼助也作記之人更言記曰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解前記所言四輔者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

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亮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釋音亦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

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

禮記訓義 卷八

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注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

也黃氏曰迂者迂同委曲之義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同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

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阼以為世子則

無為也注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正義成王既無父今若周公以成王幼而為君前

此未嘗習為世子之法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

成王居注亦學此禮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

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注處君父之位

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令力呈反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注物

也猶事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

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

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

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

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

焉學之爲長幼焉注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

禮記訓纂 卷八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注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正義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三善謂父子君臣長幼父子天

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於後始顯故云著

此世子齒於學唯在學受業時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是也斯語辭父子天性故

云爲子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學音效下同

周公踐阼注亦題上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王氏引之曰謹案慈愛也

字通作子謂教之以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庶子司馬之

孝弟睦友慈愛也爲政於公族者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注內朝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

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

羣臣之位正朝儀之位也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

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

奉豕正義周禮諸子大夫二人屬司馬公族內朝則西

方東面北上上臣有貴者以齒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

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

同處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此對路寢庭爲外朝

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廟

亦爲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

授百官之事以爵以官各供其事江氏永曰宗廟如外朝之位謂亦

如外朝之職掌各供其事江氏永曰宗廟如外朝之位謂亦

皆以昭穆序於阼階之東南西北上昭爲一行穆爲一

行同異姓有爵者皆以爵序於西階之西南東面其登饌

北上士初立於門西北面得獻則移而東面北上其登饌

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

酌入也饌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饌也大夫之嗣無此

禮辟君也正義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銅南尸入祭奠

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而再拜稽

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若拜嗣子卒解拜

尸若拜嗣子卒解拜尸若拜嗣子卒解拜尸若拜嗣子卒解拜

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注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親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注

在上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注

宗無相賓膳宰為主人

注君尊公與父兄齒注親族食世

客之道

注親者稠疏者希正義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

降一等

注親者稠疏者希正義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

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二會食總麻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江氏永曰斬衰本無精麤此言以其喪服之精麤據

常法本親

之五服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廟

注謂從軍者公廟行主也公若有出

驛之政

注謂朝覲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

守大廟

注正室適子也諸父守貴宮貴室注謂守路寢王氏引之曰釋文

禮記訓纂

卷八

作諸父守貴室日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如貴室指貴室言之猶下室注曰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再經文考之上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然則大廟對下宮言即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之外別無他廟也孔氏不能釐正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為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為尊廟或以為昭廟或以為若魯公廟或以為羣公四親廟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為之說也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謂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正義公廟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若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別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注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

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

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贈賻承含皆有正焉

注弔謂六世

世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禮也釋文含又作哈贈賻哈

禮皆贈喪之物也車馬曰贈布帛曰賻珠玉曰哈衣服曰

禮總謂之贈贈猶送也正義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

四世同高祖有細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祖免冠古

亂反為于偽反免音問下同胡闡反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

盧注公族諸侯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去天

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同處兄弟故繫之甸人其刑罪

則鐵刺亦告于甸人

注鐵刺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

為鞠讀書用法曰鞠說文鞠窮治罪人也又云警截也字

或作鞠廣雅鞠斷也段氏玉裁曰采芑傳曰鞠告也謂鞠

禮記訓纂

卷八

即告之假借此告于甸

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人亦是假告為鞠也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

注宮制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

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

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彬謂

藏當作讞說文議舉

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

對曰無及也

注罪既正不可宥乃欲反命于公刑殺已公

赦之重刑殺其類也

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注素服於凶

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

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

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肅注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正義素服衣常皆素不舉饌食為之變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彬案春秋莊二十年左傳夫司冠行數君為之不舉况公族乎○繼依注音鍼之林反刺之免反告依注作鞠久六反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

會正義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注謂以宗族事者齒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異注謂以宗族事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注謂以宗族事

高也正義爵以德序廟中是尊嚴注謂以宗族事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為位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注官各注謂以宗族事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注謂以宗族事正義適子是先祖

禮記訓纂卷八

之正禮故使受爵於尸及升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餼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

人親也注謂以宗族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以本輕者為下

親之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注謂以宗族事異於親之列正

恩也注謂以宗族事義君上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其族食世降一等

者豈得相遺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食世降一等

親親之殺也注謂以宗族事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注謂以宗族事父之象

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注謂以宗族事庶守君所重諸

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注謂以宗族事貴賤者守賤上

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殺色戒反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忌

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卿方矣注謂以宗族事知所鄉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注謂以宗族事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

法無二制與百注謂以宗族事姓為一體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

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注謂以宗族事既無宮刑當去其髮

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罪注謂以宗族事注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禮記訓纂卷八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注謂以宗族事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

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說文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注謂以宗族事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

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有司卒事反命注謂以宗族事畢天子乃入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注謂以宗族事有司卒事反命畢天子乃入

之養也注謂以宗族事言始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

合樂仲秋合聲之時也有司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於時天

子視學在虞岸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岸入反

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王氏懸竑曰

樂言以始字繼畢事反命而言謂卒事反命而始之養老

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謂以宗族事親

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
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必以卿飲酒禮言之席位之
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正義蔡邕以
字爲史史老耄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臧氏琳曰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之老者爲五
亦參五之也漢書禮樂志曰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
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氏慈故曰釋奠於先老蒙
上有司行事之文亦命有司釋奠先聖先師命有司行事
而先老則親釋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親視遂發咏焉
奠必無此理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親視遂發咏焉
退脩之以孝養也注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
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按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
鼓奏之而無辭○昕音欣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禮記訓纂 卷八

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

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
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
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正義德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
音謂歌清廟之詩致謂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
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
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注由清廟與武也陳用之
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
下而管象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
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
管貴人禮也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維清奏象而
文王之典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
詩明矣江氏永日管者雅竹之總名以管奏象舞吹笛秉

翟而舞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有司告以樂
是也大合衆以事即奏象舞武之事注關終也告君以歌舞之
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
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注羣吏卿遂之官王於燕
此者各反養老如

此禮是終其仁心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注謂先本於

省其所以養老之具王氏引之曰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

不應此之字獨指人言愛疑作受字相似而誤也受者承

也繼也謂已慮之以行之以禮注謂親迎之修之以孝養

大又繼之以敬也行之以禮如見父兄注謂又以命諸

之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

禮記訓纂 卷八

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注喻猶曉也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

陸菊隱曰鼓召學士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明大道之所本

所謂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不敢少有怠

忽所謂愛之以敬也又適饌省醴發咏不致傷於質直所

謂行之以禮也王氏慈故曰大所鼓徵徵所謂慮之以大也

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謂愛之以敬也禮之大者所謂

行之以禮也上下之義行所謂愛之以敬也禮之大者所謂

養終之以仁也本上文原自分明聖人之記事也以孝養

文各有其節但行之以禮當在脩之以孝養下偶倒其文
耳彬謂此節總結上文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經內已言之慮之以大即合德音之致記文甚明愛之以
敬行之以禮即養老設席位適饌省醴發咏之事不必如
陳吳陸諸家所說依經文次序一一縷分也○兌注作說
同音悅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

否何如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內豎曰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此存其記

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

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

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

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注色憂憂淺也

能正履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元

幅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齊必用元者膳宰之饌必敬視

元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元也膳宰之饌必敬視

之注疾者之食齊疾之藥必親嘗之注試毒嘗饌善則世

子亦能食注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注又不及武以

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注復常所服上注一飯再飯

禮記訓纂第八終

禮記訓纂卷九

寶應朱彬輯

禮運第九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台聚萬物而

祭之中釋文蜡祭名夏日清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

嘆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觀象魏

上者謂出廟門往注觀象魏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

何嘆注言偃孔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

禮記訓纂卷九

為其大切廣言之劉氏台拱曰志識記之書如夏時坤乾

之類。與音預蜡仕嫁反觀古亂反喟去媿反逮音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注公猶共也

家之睦親也正義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

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舉十六相之類是也修

習也周豐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又凡所行習

皆親睦也王氏引之曰選賢與能之與當作舉大戴禮王

言篇選賢舉能是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注孝慈

也舉與古字通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注無匱乏也正義老有所終四海如一無所獨親

盛壯者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無所獨子故天下之

幼者皆獲養長以成人也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

者皆獲男有分注分猶職也正義無才者耕有女有歸注

得良與之家正義女謂嫁為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

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正義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

藏府庫但若不棄擲山林則無所資用故各收而藏之非是

藏之為己有乏者便與也力謂為事用力凡事不憚劬勞

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

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不作注尚辭讓之故也正義興起也天下一心故圖謀之

事開塞而不起有乏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

亂賊故外戶而不閉注禦風氣而已正義重門擊柝以待

是謂大同注同猶和也平也正義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今大道既隱注隱猶去也天下為家注傳位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貨力為己注俗狹齋正義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大人

禮記訓纂卷九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注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

與家也父子日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

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注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

盜賊多有正義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紀而三王則用

禮義為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兄弟同

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又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

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

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選也注由用也能用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

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通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注考成也

正義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明義斷之使得其

宜也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亦明也過

罪也民有罪則用禮明之民有仁者用禮賞之民有爭奪

者用禮與民講說之推讓也以禮行上五德是示民下

法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注執執位也去

禍惡是謂小康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

以知為賢故謀作以勇為賢故兵起眾謂眾庶也不由禮

則在執者無退而眾庶則有刑禍及之也又曰風俗升降

聖人亦無如何此非老氏所能誣亦非儒者所能諱但異

端之見以禮為不必設孔子之言以禮為不可廢此其立

言之旨固殊矣豈可因噎而廢食哉和音智執音世本亦作勢殃於良反

言復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

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

禮記訓纂卷九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注相親也遘疾也言鼠之

鼠而無禮可憎賤如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

神注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

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釋文達於喪

殺法也正義敬效也天道故言本地近故言效

祭射御冠昏朝聘此禮達於下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

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注民知禮則易教應子而日禮之大

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

列而不可紊達於喪祭至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

不通方性夫曰天地鬼神禮之所以立也朝聘

入者禮之所以行也○過市專反殺徐戶交反

言復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注欲知禮

終始所成孔

子曰我欲觀夏道注欲行其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注

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吾得夏時焉注其書存者有小正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注宋殷人吾得坤乾

焉注得殷陰陽之書也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

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注言其物雖賤略而齊敬之

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盤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

黃讀為由聲之誤也由堦也謂博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

禮記訓纂卷九禮記訓纂卷九

夫曰蕡與同以蒺藜為桴而擊土鼓注段氏玉裁曰擊

謂手裂豚肉也王氏念孫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于

火上也廣雅曰燔謂之魚古無燔字借捭為之鹽鐵論散

不足篇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即用禮運之文○燔音煩

捭下麥反汙烏華反一音烏抔步

侯反蕡依注音由苦對反桴音浮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注招之然後飯腥而苴

孰注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注地故死者北首注首生者南鄉注鄉

皆從其初注謂今行之然也劉氏台拱曰案此節接皆從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寒則累

薪柴居其上說文巢鳥注食未有火化注食食草木之實鳥獸

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注茹言吸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注此上

也五經要義云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

知蔽前而未知蔽後劉氏台拱曰當作未有絲麻與皮為

禮篇正作絲麻注然後修火之利注孰治范

金注鑄作合土注瓦甒甒及甒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注櫺

也注以炮注裏燒以燔注加于以亨注煮之以炙注火

文炮毛炙肉也燔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以為醴醑注蒸

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炙炮肉也注以為醴醑注

酢注治其麻絲注亦當作絲麻注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正義

禮記訓纂卷九禮記訓纂卷九

穴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地上累土而為窟櫨巢謂櫨

聚其薪以為巢未有宮室則五帝之前未有火化則唯伏

義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窟苦忽反櫨本又

作增又作會同則登反茹音汝衣於既反燔音煩亨普件

反炙之石反醴音禮醴音洛

故元酒在室注土昏禮賈疏相對元酒與明水醴醑在戶注

醴在堂注釋名緹齊色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

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案讀為齊聲之

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

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

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故謂之元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在於室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醖謂盎齊以後世所爲賤之陳列在室內稍南近戶皇氏云醴在戶內甕在戶外柔醖卑故陳列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也酒謂事酒昔酒清酒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按少牢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咏是也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鞀鼓笙鏞以閒是也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卽先祖也皇氏熊氏等云謂天神也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

是也承天之祐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鄭氏元慶曰此與下兩節承上文以事鬼神上帝說雜言祭祀之禮孔疏上神卽先祖恐未然上神先祖明明兩祭故曰與蓋祭天與祭廟皆設饌具郊祭之時諸臣皆與則君臣上下何必定是宗廟之祭承天之祐天卽上帝後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何莫非事天之禮乎唯第一節夫婦有所弟一節君與夫人交獻弟三節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則專言宗廟之祭耳江氏永曰按元酒在室卽明水配鬱鬯也其在戶在堂在下者亦以明水配齊以元酒配酒非謂室中一設其餘不設也愚疑泛齊最濁用之天地神祇不用之宗廟故諸篇皆無言泛齊者宗廟用鬱鬯無泛齊神祇用泛齊無鬱鬯亦相變也○醴側眼反柔依注爲齊才細反醴音戶

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
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

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
祖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殺謂
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
覆尊也滌帛練染以爲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簠簋籩豆銅羹三禮圖云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
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
玉飾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
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又曰銅以盛羹受一升
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土以鐵大夫以銅諸侯
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聶氏三禮圖云舊圖云外方內
圓曰簠足高二寸漆赤中臣崇義按掌客注云簠稻粱器
祭天地尚質用陶匏祭宗廟皆用木爲之今以黍寸之尺
計之口圓徑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
足底徑六寸厚半寸脣寸舊圖云內方外圓曰簋足高二
寸漆赤中臣崇義按鄭注地官舍人秋官掌客及禮器云
圓曰簋盛黍稷之器有蓋象龜形以黍寸之尺校之口徑

五寸二分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邊臣崇義按鄭注邊人及士虞禮云邊以竹爲之口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臣崇義按考工記旃人爲豆高一尺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銅舊圖云銅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有蓋釋文銅盛和羹器形如小鼎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注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此禮之大成也注解子游以禮所成之食於人道爲善也也正義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穀以下用中古也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薦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殷骨體也孰謂以湯燭之以其骨體進於尸前也朝踐之時用醢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饋食之時用醢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

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此君薦用炙夫人用
燔是也弟一君獻弟二夫人獻弟三君獻弟四夫人獻是
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
而神來歆饗是和合於寂寞退而合亨者前薦燔未孰今
至饋食乃退取燔燭肉亨之令孰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
體其不載者亦於饗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以此經所陳
多是祭末之事○殺本或作肴尸交反越音活暮莫歷反
衣於既反潸戶管反
銅本又作鉏音刑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亂禮失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爲魯尚愈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
能奉行典之正義愈言尙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曰周
禮盡在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魯矣

禮記訓纂卷九

注先祖法度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明言之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

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馬貴與曰周之封杞宋也以

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以奉禹契之祀

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

子之禮祀禹契之廟然未必許其郊祀上帝也夷王以下君弱

臣強上陵下僭杞宋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禮夫子所以

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因其可用天子之禮樂於周

公之廟而并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鄭氏元慶曰魯之

郊禘其故有在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魯爲宗國得立文王廟而以周公配之祭文王不

得不用天子之禮樂此魯禘所自昉也然止可行之文王

之廟一不可行于周公之廟周室衰微諸侯僭竊乃于周公

祀周公于太廟此魯之禘也魯得禘祭遂并僭郊禮明堂

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於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此魯之郊也不但魯也杞

亦郊天以禹配也宋亦郊天以契配也郊是天子之事諸
侯安得而僭越之故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
郊禘與杞宋之

郊皆非禮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

禮彬謂假讀爲嘏嘏福也大善也大假猶言善福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

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酸皐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郭景純方言注蓋

宸小栝也彬謂蓋酸皐謂祭尸未入之時祝酌奠于銅南者

也故郊特牲云舉皐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禮記訓纂卷九

聲古雅反又音

嫁僭子念反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君之武衛及軍器也正義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

皮弁一切經音義軍旅之事曰兵革謂兵器雜有皮革角

劫反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正義

雖造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

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

賜乃有之若大夫並爲上事則非禮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

使王氏懋竑曰三年之喪期而從政此末世之變也古者君薨聽於冢宰三年豈以大夫子而期之外遂可使乎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

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正義公是諸侯之號仕於大夫之家自稱曰僕君之喪昏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是君與臣同國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期居其反朝直遙反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干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

禮記訓纂 卷九

謂天子壞法亂紀注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注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正義有田者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為卿大夫有大功德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以采地之祿養子孫○壞音怪謔許約反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注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

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

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注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疵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接賓以禮曰償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償鬼神考成也制度為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仁生義殺各使中禮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職閑位卑但為竊盜

暴怒急行刑罰上下乖離故法教無常王氏懋竑曰禮者所以治政安君政不正則以無禮故也法無常而禮無列又禮與法對言之禮無列則士不事法無常則民弗歸士不事與大臣倍小臣竊同刑肅而俗敝即法無常也疵才斯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注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星辰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注降下也殺天之氣之神

禮記訓纂 卷九

之期陰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之節也

法有五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注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之物生

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降于山川之謂興作注謂教令由山川有草木禽獸

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教令由五祀門戶竈行之神此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注政之行如溝池之為正義言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若政美盛則

君身安靜故云所以藏身也政之行若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興作制度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言不用城郭溝池也○殺戶教反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

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注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故天生

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

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注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

何以聚人曰財正義參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此方鬼

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治謂修治也存謂觀察也天有運

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廟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

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

樂聖人能愛玩之則民各樂其事業居處也熊氏曰天生

四時地生百物父生師教四者不能相兼惟君正身修德

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

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爲治政之本也○樂

音洛又五孝反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

禮記訓纂卷九

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

人則失位注明猶尊也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注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

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正義分謂尊卑之分下之

事上於禮當然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思其不義

而生不欲苟且生也吳幼清曰君者立身無過則德可爲

出注分扶問及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故國

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

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劉氏台拱

曰用人之知三句承上君以正用之國有患三句承上愛

其死而患其生○知音智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

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注耐

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

也辟開也正義言聖非是以意測度而已必知民之情下

禮記訓纂卷九

文七情是也辟於其義下文父慈子孝之類是也明於其

利謂顯明利事以安之下文講信修睦是也達於其患謂

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皆感義

懷德而歸之王氏引之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並相近

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鄭訓爲開

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彬謂廣雅無

慮都凡也猶今人言大槩或模量也正義乃謂無慮猶言

慮無引左傳前茅慮無爲證又一說謂心無所思慮疏矣

耐音能辟婢亦反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

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注極言人事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

奪舍禮何以治之注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

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

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

何以哉注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正義端謂諸緒言人君欲誠懇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

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度大洛反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正義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

禮記訓義 卷九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相會然後物生秀謂秀異言人感

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張子

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

行之氣以生靈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

歸也凡生即申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

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地秉陰竅於山川陽氣施生照臨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注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

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正義五行四

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時而生也盈謂月光圓滿謂月光虧損江氏永曰五行分布於四時之中土位在夏季中央

而亦寄王於四季之月四時之順序由日行之進退而月

轉乎日或合或離亦由是以生明生魄焉三五陰云半月

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

也王氏念孫曰揭竭通正義竭是擔竭之名故為負戴於

為木王負戴於水夏為火王負戴於木秋為金王負戴於

火冬為水王負戴於金是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正義寅仲

春建卯是迭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五聲宮商

相為本也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

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

也正義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

聲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

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

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上生中

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

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

禮記訓義 卷九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夫

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繼

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

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五

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五味

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

皆有滑甘是謂六和正義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

主非真一月而易之為六江氏永曰還相為質言其迭有所

相為滑戴氏震曰食味言還相為滑衣色言還相為質質

如凡畫者丹質之質食味衣色二者語宜有別此所引在

唐以前應是古本王氏引之曰滑在六和之中還相為滑

猶宮在五聲之中而還相為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

今作質者因與下文相涉而誤

為質也注五色六章畫續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

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木以龍鳥獸蛇雜四

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正義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皆同夏秋冬亦然春衣青夏衣赤亦三月俱同無每月之異江氏永曰六章者天地四方之色左傳謂之六采五色加元為六章猶之五味加滑為六和此與五聲六律別是一理鄭氏欲避五色之複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為六章吳氏又以衣裳各六為六章皆非○竅徐

故入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正義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人最得其妙氣王肅云端始用五行者也方性夫曰天地散而為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目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

禮記訓纂卷九

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獨於聲言別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

王氏引之曰家語禮運篇全則為句注曰作為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為句作起也與政必以天地為本也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為根本以鋒杪為端首也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端首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月星為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限量也鬼神謂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已施教為已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復始是法五行也禮義以爲器者上既有法象為先故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爲田者用禮義為器可耕於人情禮義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聖人既法象天地人情禮義耕人之情故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養牛馬然方性夫曰凡人事動靜起居出入內外未有能外此陰陽者趨事赴功率作興事未有能舍此四時者鬼神不可度思然屈伸往來凡人動與之俱故鬼神以爲徒五行如環無端然五事五常

禮記訓纂卷九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注物天地所養生正義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注情以陰陽通也正而興也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注事以無隱所以可睹見也民不假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注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正義列猶次第也日月以爲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教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故云功有藝也陸農師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邦衡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王氏引之曰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為是藝之言泉泉極也法也準也上文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注事以日星為候興作有次第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月以爲量則蚤莫有準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皆是下文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

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注也鄭皆以藝為才胥失之矣注川守職不移正義事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注復由上始也正義周而復始運通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注成也無窮故云可復復反也注禮義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注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正義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聖人以為田主則情不荒也注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羣正義靈是衆物之長長既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暗丁古反何為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注淦之言閃也正義淦水中驚走也說文淦濁也段氏王裁曰義與淦淦淦相類禮運注淦之言閃濁其本義閃其禮記訓纂卷九

引伸假借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注狘走之貌也錢氏大昕曰獮釋文本作獮周禮大司樂注引亦作獮俗從犬誤說文走部有獮訓狂走即鳥不獮之義說文獸部也廣雅獸部疾也王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注氏念孫曰賊聲義並同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注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正義謂之靈者皆有神靈異於他物龜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鮪于軌反淦音審猶況必反賊況越反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宜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正義先王將有大事必秉執著龜而問吉凶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繪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凡

所行禮皆有次序也江氏永曰瘞繪謂埋制幣也若以瘞為埋牲則繪字單舉不辭○著音尸瘞於例反繪似仍反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注不信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注王氏懋竑曰此史乃祝史非記史趙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注皆是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注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正義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自祭山川是欲使備敬鬼神是欲達於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五祀是制度故禮記訓纂卷九

云本事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弔臨則前委於巫既言前巫故云後史卜筮主決疑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既祭祀尊神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儋皇音賓舊必信反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注言信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注修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正義百神天受職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包之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

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注聖人象此下其官於天也

注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正義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元氣既分輕清

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制禮者貴

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吉禮則有四面之

坐凶時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鬼神謂生成萬物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

列也夫禮必本於天注本於大動而之地注後法列而之事

注後法五祀五變而從時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

祀所以本也禮記訓纂卷九

分猶人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為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為

之才也宜曰養馬彥醇曰居人曰養禮所以養人也荀子曰恭敬

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聖人之道其行之以

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所以養人也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貨摯幣庭實也力

罷正義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

聘三年一大聘○冠古亂反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

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

去其禮注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注皆

為美味性善者醇耳正義譬如釀酒須麴藥則成君子譬

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小人譬粗米弊器則其味醜薄

列反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注治者去暇故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注和其陳義以種之注樹以

講學以耨之注存是去非類本仁以聚之注合其播樂以

安之注感動使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注協合

之堅固禮記訓纂卷九

於義則與義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注以其合

合不乖刺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注藝猶協於藝講於仁得之

者強注有義則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注有

人仰之也正義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亦聖王之田農夫

用耨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耕田以善

種種之聖王以善道教民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

聖王以善道教民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

也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孰本此仁恩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

得義者強仁是恩施眾所敬仰

故得仁者尊也。釋奴豆反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耕而弗種也

注嘉穀無山生也釋文何休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注公羊云弗耨者不之深也

猶耨而弗穫也

注無以知收

穫而弗食也

注不知味

肥也

注功不

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注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國之肥也

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

禮記訓纂

卷九

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

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也車或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

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

也

守危也

注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

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有靜

故明於順然後能

深淺並得其宜是順之至極也

能守危者既明順政事大小

爲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

新安王

氏曰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

茂其勢易雜難順則其分有間吳幼清曰合之以仁謂聚

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與仁爲二也仁未爲我之所

有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鄭氏元慶曰心處此

事而彼事又來然先者先後者後無不迎刃而解不相連

及也一時區處兩事俱發然彼爲彼此爲此無不隨事區

分不相妨害也王氏懋竑曰深而通茂而有間即細行而

不失連而不相及即事大積焉而不苑也動而不相害即

並行而不繆也彬謂苑與鬱同詩小雅我心苑結毛傳苑

猶屈也積也。音似獲

戶郭反苑于粉反繆音繆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注豐

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

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

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

注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

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

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濫則南子注曰水中可居者曰渚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注用水謂漁人用火謂司燧四時變

禮記訓纂

卷九

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什人以
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
時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注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
用民必順農時
故無
而稼司土稽士在進退其爵祿也
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注言大順之時陰陽
之屬也釋文孽又作蠱妖又作祲說文云衣服
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注言嘉瑞出人之情至也王
也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字或作愛爾雅曰
其隱也天不隱道地不隱寶即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也人不隱其情即上文所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謂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
釋天甘雨時降萬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
物以嘉謂之醴泉

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注膏猶

若銀龜丹飯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椒聚草也沼池也

釋文椒澤也本或作藪說文麒麟仁獸也段氏玉裁曰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毛詩傳曰麟信而應禮左傳服虔

注麟中央土獸者仁獸也毛詩傳曰麟信而應禮左傳服虔

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

中央也是異義謂麟為信獸從左毛說而此云仁獸何也

異義早成解字晚定從公羊說彬謂司馬相如子虛賦象

輿婉僊於西清裴駟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與

瑞應車記雜出於秦漢之手則是無故注非有他事先王

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注實猶誠也

分也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鳥獸各隨其長

而至故生乳衆多也俯下頭也鳥不受人故可窺其巢卵

也○殺所戒反渚之汝反當丁浪

反孽魚列反椒素口反沼之紹反

禮記訓纂

卷九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卷十

寶應朱彬輯

禮器第十正義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

也曰瑚璉也此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

於別錄屬制度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注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未

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王氏懋斌曰

器當指形名度數而言舉一器而形名度數皆該其中大

不詳而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乎禮釋曰增美質措則正

施則行注釋猶去也同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置也正義用

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

也禮用事事皆行也

禮記訓纂

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注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

猶然也釋文筠鄭云竹之青皮也正義言人情備德由於

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蔥翠由於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

其德如松柏陵寒而鬱茂由其內心貞和故也貫經也既

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王氏懋斌曰竹箭中

虛故以筠言松柏中實故以心言大端言此天下之物之

大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猶所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竹箭有筠飾於外者似禮之文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

無怨注人協服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注懷歸也正

接人故內外協服由內外協服故悉歸仁鬼神依人而行

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措七路反筠子貧反貫古亂

何反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注言必外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
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注鬼神所祀事有德
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王氏念孫曰廣雅
雅理順也說文順理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與上文合
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是故天時
勢相埒正義以理萬物為上四者之效非是故天時
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注言皆故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注天不生謂
地不養謂非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
此地所生注不順其鄉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
之不知禮注所有也
禮記訓纂 卷十
經注定國之數謂禮之大倫以地廣狹注謂貢賦禮之薄
厚與年之上下注用年之豐內也王氏引之曰上言以下
狹定之禮之薄厚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與是故年雖大殺
訓爲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
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注言用之有節也殺謂殺
者內盡於心信者外不欺於物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
不欺物故與物相諧禮雖用忠信爲本又須義理爲文飾
也合天時者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設地財者所設用
物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順鬼神者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
必順不濫逆也合人心者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是也若能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
各得其理也天時有若黍稷禾稻麥豆麻豆是也地
理有若牛馬羊豕犬豕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
有利者若麋鹿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皆自然也天不

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李梅冬實之屬也地不養若
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經法也倫猶例也廣狹隨地而試
有節故也○狹音洽上時掌反殺色戒反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注言聖人制
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注言受命詩云匪革
其猶聿追來孝注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
居此爲孝正義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適先祖之業來
言作豐邑非急成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注倫之社
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祭體也注天地人喪祭之用賓客之
交義也注義之言宜羔豚而祭百官皆足王氏慈幼曰羔
禮記訓纂 卷十
羊豕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注足猶得也稱稱
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陳用之日天地宗廟
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
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以陽爲體地祇以
陰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
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祭則禮殺客之祭則禮
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大牢之祭豐也求其
稱而已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所主雖殊而其爲
禮一也彬按通典羔豚則薦新之禮大牢則時祭之禮也
○稱尺證反
革紀力反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廣雅宗藏也彬謂不
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
瑞孤卿以下執摯聞者謂之臺正義諸侯有保士之重宜
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諸侯受

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為瑞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不得寶龜故臧文仲以蔡為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得藏圭兩邊築閣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

六注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

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饌于上大夫堂此食下大夫而豆

西則凡致饗饌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

東則凡致饗饌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

男之豆二十有六諸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士則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大夫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士則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大夫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士則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大夫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士則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大夫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士則二廟也諸侯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

禮記訓纂卷十

豆偶之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

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注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

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

正義案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

七介七牢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也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

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半禮則否介副也

牢大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夫禮賜之也周禮公

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今言七舉中言之大夫五介五

牢者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

亦舉中言之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

四重時祭三重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

越稌秬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

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神祭單席是也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襲大

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為貴也注天子葬五重者

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

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

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

邊上下不周致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

禮記訓纂卷十

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為貴也

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

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

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

邊上下不周致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

坑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王氏懋竑曰自禮有以多

為貴者至蓋言稱也皆發明稱字意此以下三節又舉多

少覆解之以見例自君子大夫至得其道矣仍

言稱字意也。重直龍反下皆同襲所甲反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禮記訓纂卷十

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注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

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縷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

之五路玉路繁縷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

就木路翦繁縷圭璋特朝聘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

諸侯事天子之正義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用賓客故無介也

守過諸侯竟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

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

般味也無邊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唯有一簋而無

般也食力庶人之屬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但陳力就

業乃得食殷實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就

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布曰就

就成也郊特牲云次路五就鄭注以此七為誤圭璋玉中

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燒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

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

禮記訓纂卷十

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

也崔氏曰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

以璜也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璜典瑞云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又

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

以皮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

是圭璋特義也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視朝謂日出

視諸臣之朝也特猶獨也旅眾也若大夫則君人入揖之

士不問多少君共一指也江氏永曰司几筵祭祀席不單

者為尸設席此為神設席周禮士旁三揖非一指也以三

等分言之謂上士一指中士一指下士一指則可耳○饋

音獨朝直遙反灌古亂反繁步干反琥音虎璜音黃單音

丹

有以大為貴者官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邱封之大

此以大為貴也

方性夫曰周官典命官室以命數為節自

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此官室以大

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

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

重棺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為貴也家人以爵等為邱封之

度此邱封以棺槨為貴也於官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

也車旗之屬可謂之器不可謂之皿邊豆之屬可謂之皿

亦可謂之器自積土言之謂之邱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

邱則不必高矣曰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

說文獻禮器也象

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足也三禮圖

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銳下方足漆赤雲氣

賤者獻以散

散受五升

尊者舉解

說文解鄉飲酒角也禮

升解或從

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

說文缶瓦器所

缶謂之甒甒其

門內壺

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

禮記訓纂卷十

著壺漆赤中有畫飾禮文經注無此形制臣崇義按昭二

十五年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

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

疏云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今以黍尺計之上下空徑一尺

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君尊瓦甒甒方甒甒也周禮之問謂

寸強乃容一斛之數

鄭注古文甒皆作甒甒氏三禮圖曰舊圖云甒甒以瓦為

之受五斗口徑一尺甒高二寸大甒中身允下平底今依此

以黍尺計之腹中橫徑八寸腹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六寸

白甒下至腹橫徑四寸自腹徑至底徑深八寸乃容五斗

之數與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注凡甒一升曰甒四升曰甒五升曰甒五

大並有蓋此以小為貴也

升曰甒四升曰甒五升曰甒五

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

曰尊酒簋二用缶正義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

散以獻尸是尊者舉解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

舉角凡饗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知五獻是子男君

尊子男尊也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

陳之在堂人君面尊專惠也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
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無與瓦大同○散悉且
反解支鼓反缶
方有反無音武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說文尺十寸也人手卻

為尺尺所以指尸規架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

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正義天子堂九尺

周法也廣韻白虎通曰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

之勢九尺也堂之為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江氏永曰考

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是九尺有明文上

公雖以九為節堂上之制度如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楹

達鄉之類當有不得而

同者不嫌其同九尺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

禮記訓纂

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注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

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正

義司尊彝儀象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

有尊是無禁也大夫士樹禁者謂大夫用樹士用禁樹長

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

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

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案帷之形也樹是聲名鄭注特

牲云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因名樹耳鄭注

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壇大丹反樹於據反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說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龍

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

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注此祭冕

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五經義曰禮器曰冕冠長

六寸廣八寸員前冕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夏殷之冕如

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正

義熊氏云朱綠以下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

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有黼也孤

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敝衣繡裳是特言敝

也江氏永曰按冕旒本有前無後故此經及王藻刻特牲

皆云十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東方朔明

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後旒將安所取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王氏念孫曰黨所也

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祖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湯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鄭注素人云以巾覆物曰素

也樞杓此以素為貴也注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

路也鼎或作幕樞杓木白理也正義至敬謂祭天服用大裘

是無文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但標上終葵首而無

禮記訓纂

孫桓蕭之文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越席蒲席也

犧尊者刻尊為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疏虞

也鼎覆也謂郊天時以蠶布為巾以覆尊也貴素故用白

理木為杓○孫字又作琰文轉反徐依字丁角反犧鄭素

何反樞章善

反杓市灼反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注省察也不同言異也正義不豐者應少不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注外心用

德在表也謂猶普也偏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正義

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偏萬物也庚云王功被

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鄭氏元慶曰說文理治王也又治

民治獄皆曰理此言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

德發揚謝萬物則能大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彬

謂德發揚為句謝萬物句。謝況矩反樂五孝反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注內

心於內其德在內致致密也正義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

其德者注萬物皆天所生至精至微也孰可奉薦以稱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

君子慎其獨也注少其性物致誠慈正義德天地之德也特懷貴誠慈之義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方性夫曰

書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或高或大或文亦外

禮記訓纂 卷十

不可多稱其外必則以多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注君

大夫以上攘盜竊也正義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

若用大牢是盜竊用君

管仲饗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注濫亦盜竊也

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

上楹謂之稅官室之飾士大夫當組紘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釋文稅當作稅梁上休

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纁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

如山也藻稅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

而管仲僭為之也。饗力豆反簋音軌紘音宏稅章悅反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

隘矣注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

文隘狹也正義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平仲今用豚又

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澣

又作浣戶管反濯直也反朝直遙反隘於賁反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注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王氏引之曰紀猶

得其道矣注克勝也彬謂此孔子自任之事鄭注我知

禮記訓纂 卷十

君子曰祭祀不祈注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

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不樂葆大葆之言褒也

之為快也齊人所善曰麾不樂葆大葆之言褒也

事注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

品注以禮之義有以少為貴也正義孝子感霜露而思

稱也祭之器幣有常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食高大也

嘉事冠昏也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福並有為

祭品味有定不以多為美。麾毀皮反葆音保本又作保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基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

與注文仲魯公子彌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

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基為宗伯之為也與當

為髮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饗饗饗也時人

以爲祭火神乃燔柴正義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僖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彊會孫也夫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者也盆瓶
祭火神燔柴似失之說文藝齊謂之炊方言缶其小者謂
之甗五經異義曰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
龜神○基音忌與依注
作甗七亂反瓶步丁反

禮也者猶體也注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
當猶不備也吳幼清曰設謂所置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
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注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
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
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馬彥醇曰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

禮記訓纂 卷十
者經禮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正
之別 備足乃爲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爲成人也室
猶禮也戶猶誠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誠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注謂以少
貴有美而文而誠若注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吳幼清曰
也 威嗟 若者句末之助辭猶易之出涕洟若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注謂若始死有曲而殺也注
若父在爲 有經而等也注謂若天子以下至有順而討也注
母期也 注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爲父母三年

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也 有擯而播也注擯之言
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得使虛也段氏王裁
注說文擊字曰蒼頡篇擯拍取也鄭曰擯之言及也按及

禮記訓纂 卷一〇

刈草也擊本訓及夷謂於此少與得分以與彼有推而進
是艾殺上貴之分以布徧於賤者謂之擯而播有放
也注謂若王者之後有放而文也注謂若天子之服有放
而不得用天子之禮 有放而文也注謂若天子之服有放
而不致也注謂若諸侯自山龍有順而撝也注謂若君沐
士沐梁說文撝撝也方言撝撝也正義撝猶
拾取也○擯所監反放方言撝撝也正義撝猶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一也俱
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

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吳幼清曰言夏殷周三
代之禮雖小有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
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
而無不

禮記訓纂 卷十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言此亦周所因
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
爲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爲詔圓正義詔告也侑勸也

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宗廟之中禮主於孝案特牲少牢
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禮主於孝而云無
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一祝也 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
官皆得爲之不用一祝也

殷坐尸注無事周旅酬六尸注使受旅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
祭此更本殷周所損益相因也夏乃有尸言尸是人人不
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暫坐不飲食則倚立以至祭竟也
殷因夏立尸損其不坐之禮益爲恒坐之法言尸本象神

神宜安坐立尸損其不坐之禮益爲恒坐之法言尸本象神
廟之主於后稷廟中對爲昭穆更相旅酬六尸謂給祭時聚羣
主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注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醪
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醪
禮記訓纂 卷十

說文醴會飲酒也正義凡飲錢飲酒必非忘懷之謂而
或飲必令平偏不偏頗與周禮旅酬相似也○作音又本
其庶反與音餘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注近人情者敬郊血

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注郊祭天也而遠之者敬郊血

燔沈肉於湯也血腥燔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

而下至小祀孰而巳正義皇氏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

設血也後設腥與燔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大饗時

血腥同薦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凡薦燔皆在薦腥之後但

三獻之祭血腥與燔孰一時同薦血凡薦燔皆在薦腥之後但

薦腥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

血腥燔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先後進者設之

後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注作起也敬非

禮記訓纂 卷十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惑

此有由始也注有所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惑

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惑注已猶甚也惑惑慮貌大愿

七介相見申賓主之情也舉中言之三辭三讓而至司儀

賓至大門外交摺三辭君迎賓三讓入大門每門讓賓一

辭是至大門外交摺三辭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

而情意相至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

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頻宮告

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頻宮注言詩所謂頻宮

頻宮也字或爲郊宮王氏引之曰謹案注言詩所謂頻宮

也則正文必不作郊宮而作頻宮蓋經言郊宮即魯頌之

郊宮故曰郊宮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頻宮蓋郊宮即頻宮

故本亦有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頻宮蓋郊宮即頻宮

從之而詩所謂頻宮者後人多問頻宮罕聞郊宮故改字以

通矣金氏榜曰然則魯立頻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宮

饋獻因之事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

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注惡池爲呼聲之誤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也呼池惡池名盧州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

其漸天子則否矣正義必先有事於後稷告以將配天也

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惡池小川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

事於泰山祭泰山也惡池小川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

小至大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繫牲于牢

之義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先敬慎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也注繫繫牲于牢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

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注節猶驗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正義內猶心也察猶分辨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

事必順天時注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啟蟄而為朝夕必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為朝夕必

放於日月注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正義天子春分之日朝於東門之外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

為高必因邱陵注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祭地於方澤之

澤之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注達猶皆也達也君子愛物見天

雨澤皆勉勉勸樂應子容曰大事不止祭祀若動大衆與

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節為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必因其晝夜之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臺觀為下若

蓄陂池必因其有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

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

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吝已

禮記訓纂卷十

焉○登

徐音尾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

誓之注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注天

高者以事也地者以時也注名山升中于天中猶成也謂巡守至

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注盧注封泰山告太

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注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

為壇至秦皇漢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居吉土王者所下而

武始用石檢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居吉土王者所下而

以四時所光祭於四郊者也注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

吳幼清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國丘方澤之正祭名山吉土

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于岱宗柴望詩升中于天

言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

而鳳皇降龜龍假注功成而太平陰饗帝於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注五行木為雨金為鳴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是

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注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

陽既合嘉瑞並來故聖人但朝注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

夕視朝而天下大治注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注目下廟堂之上注禮樂之器尊西也小

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禮樂之器尊西也小

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人君尊東也天大明生於東月生於

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注大明君西酌犧象夫人東

酌鬱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注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

尊皆有鬱諸臣之所酢注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

禮記訓纂卷十

也注言交乃和正義鬱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

謂君所酌也縣鼓大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小鼓也在

東方縣之應鼓小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小鼓也在

所酌若天子之祭則鬱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君

於阼階西嚮酌犧象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鬱尊君與

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

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音分扶問反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注自由也制禮者本樂也者樂其所

自成注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注本也修樂以道志注善也故觀

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注國亂禮慢遽伯玉曰君子之人

達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

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注禮樂亦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者注將以是觀正義禮樂俱是象王業所由禮據王業之

也初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生所自成若能以禮節事

具故慎之。○遵其居反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注納牲於庭時

而殺牲正義此謂裸鬯既訖君出廟門迎牲而納於庭之

時也於時告殺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乃用幣以告神

君親制祭夫人薦盥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簪時所制者

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夫人薦盥齊以祭於室及主正義

獻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盥注君親割牲夫

人薦酒注親割謂進牲執體時正義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

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正義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

之貌一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之未得也注肉謂之羹道猶言也卿飲酒禮

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血毛詔於室者謂殺

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消也定孰肉也是薦孰

未食之設祭于堂注設祭謂薦腥燔之時為祈乎外注

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祈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

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李巡曰

祈故廟名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不知神所在也○從才

反彭

一獻質注謂祭羣三獻文注謂祭社五獻察注謂祭山川

也釋詁七獻神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祀

宗伯所辨也四方百物之類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則

社稷所祀也宜加于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見三

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

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

數必繫於服章哉

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三牲魚腊說文昔乾肉也

之與俎同意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也注此饌諸內金示和也注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

禮記訓纂卷十

品王氏懋茲曰金主斷割無示和之意郊特牲以鐘次之

以和居參之也與此正同則金即指鐘而言鐘樂器故曰

示東帛加璧尊德也注貢享所執致命者龜為前列先知

也注龜知事情者陳於庭金次之見情也注金炤物金有

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也注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

貢絲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其

錫注其

見各以其所貴實為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

之貨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其餘指貨言之非指國言也國

畿內者皆遠物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

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

有則致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
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
氏以爲之肆夏當爲咳夏鄭氏元慶曰此王饗諸侯之禮鄭
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大司樂所云大饗則饗賓客也
此節鄭指祭祭蓋承大饗腥而言然金與龜及丹漆絲纁
竹箭皆非祭所用而三牲魚腊豆之薦則饗賓客亦
皆有大饗之疑此本言饗賓客之大饗而記禮者以爲大饗腥
言肆夏而送之略同又國語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此亦
肆依注作
咳古來反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注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注

恩也父子喪禮忠之至也注謂哭踊袒襲也馬彥祥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先

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備服器仁之至也注謂

禮記訓纂卷十

大斂之衣服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注謂來聘贈賵鄭氏元

喪有之凡祭祀燕饗賓客往來皆有服器用幣何莫非仁

義之至乎竊意凡吉凶所用服器唯備然後盡於人心仁

相接無禮不相見義者宜也故曰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

仁義之道禮其本也注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正義前

敬也知可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

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注道猶由也從也

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

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苟猶誠也其人即忠信之人彬謂

道猶行也○和戶臥反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誦詩三百
不學禮也大旅祭母輕議禮注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
五帝也饗帝祭天母輕議禮注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
如饗帝正祭之備饗帝謂郊祭天也鄭氏元慶曰此一獻
指燕禮崔氏所謂散黍於俎行一獻之禮是也其禮簡大
饗是王饗諸侯及
兩君相見其禮繁

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注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注以其有

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注偏任爲跛依物爲倚他日祭子路

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注

禮記訓纂卷十

事祭時堂孔子問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注多其知

事賓尸注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

設於尸前相交接在於戶也堂事謂正祭後饋尸之時

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

乎階質正也晏晚也言敬而能速也○跛彼義反倚於綺

反與音豫

禮記訓纂卷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正義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

郊者祭天之名用天用辟憤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釋文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

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

帝弗用也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正義郊所以小為貴也孕

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

膳用饋謂天子巡守至諸侯以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

饋也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掌客云殷

膳大牢非是殯積養餼之等貴誠之義釋

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饋之意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注此因小說以少為

就與此乖字之誤也正義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

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也明堂位云大

路殷路也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

為先對大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次路故五

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燔玉篇燔作燔禮記曰三獻孰至

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注血腥燔祭用氣正義崔氏云周

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禘享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

有味味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不饗近

故用血腥腥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宗廟降於

於宗廟故用燔燔又稍近味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

也大饗尚賸脩而已矣注亦不饗味也此大饗諸侯也

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廟中行三享然後天子以饗之

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

而酢侯伯之禮王禮壹醑而酢子男之禮王禮壹醑而

鄭注云王禮王以鬱壹醑而酢禮者使宗伯攝醑主

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醑壹醑而酢禮者使宗伯攝醑主

再裸賓乃酢王也侯伯一醑而酢而裸賓賓酢王而已

不裸也子男一醑而酢而裸賓賓酢王而已

故云灌用臭也大饗尚賸脩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

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

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其行饗之時雖

設太牢之饌先薦腥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此示明不

饗味之義也○膳市戰反饋音獨孕餘證反繁步干反燔

本亦作燔夕廉反灌本又

作裸古喚反賸丁喚反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說文

禮記訓纂卷十一

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

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

也專猶單也正義此謂諸侯遣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

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祇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

酢爵雖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

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案燕禮

無賓酢公禮至於脫屣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膝觚于公

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燕已臣子賓

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

公也但禮不具耳○重直龍反酢才各反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

聲陽也注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諦當為論字
 謂春祭宗廟也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正義謂春饗孤子諦
 秋祭宗廟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
 陰陽之義也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養陰氣
 故無樂饗禘在春為陽食當在秋為陰也案王制夏后氏
 養老以饗禮則用春時有樂殷人養老以食禮秋時不作
 樂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
 樂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
 秋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禘音藥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注
 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
 也注旦當為神篆字之誤也王氏引之曰古文四聲引崔
 希裕纂古神作饗集韻神古作豐脫去上半而為旦耳
 正義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
 肩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腳一也
 禮記訓纂卷十一
 膳二也膳三也亦其奇數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
 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
 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是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
 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
 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
 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湑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湑此二者
 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者謂一處並陳邊豆偶者掌客
 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
 夫六案禮邊與豆同是邊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
 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
 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邊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
 也邊人饋食之邊栗栗桃乾棗榛實凡有五物似五邊者
 焦氏云乾蓀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物實六邊也○奇
 居宜反褻息列反旦音神出注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注賓朝聘者卒爵而樂
 易和說也

義發明賓主之德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匏也樂由陽來
 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注得其所正義
 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案大射禮
 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
 拜而樂闋鄒注云卿大夫有王事則奏此樂此是己之臣
 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此云賓入大門謂朝
 聘之賓行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
 則大門是廟門也立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乃至主人
 獻賓受爵啐酒拜告立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
 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
 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奠酬而丁升歌者據大射禮獻
 卿之後大夫媵解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
 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
 禮記訓纂卷十一
 卽工升歌也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鄉
 作詩諸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
 樂是也竹簾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
 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陽天也
 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
 也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
 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
 其所也禮樂由於天地天地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方性
 夫曰易則賓主之情不離敬則賓主之情不流夫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卒而樂闋則能以反
 爲文矣故孔子歎之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
 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
 而賓主之德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在上者以歌爲
 主在下者以匏竹爲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陰陽相濟其
 氣乃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易以
 鼓反闕苦穴反屢力住反匏步交反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注旅衆也
 邇近也

通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注鍾金也

其大者以金參居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

庭實之問示和也注金為作器鍾

正義幣庭實也眾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

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

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是靈物陳之於庭最在前

故云先知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金

以供王之鑄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鍾次之也金

性柔和從時變革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則居龜帛

之中間故曰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

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

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

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

曰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義謂於庭中設火

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

禮記訓纂卷十一

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襲之是失禮從大夫之奏

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注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正

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

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燎力妙反

朝觀大夫之私觀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

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正義朝觀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觀之禮大夫從君而行不

可私觀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觀所以申己之誠

信也王氏引之曰執圭而使謂聘非謂朝觀也朝觀二字

下蓋有言朝觀之禮者而今脫去矣鄭注牽於朝觀之文

乃謂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君不親來遂敢於外

意遠矣不敢私觀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觀何為乎諸

侯之庭注非其與君無別正義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

行設庭實私觀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王氏引

之曰聘禮有賓觀而此以私觀為非禮者聘禮不廢賓為

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私觀是外交也正義無外

敢貳心於他君王氏引之曰如正義言經文但言不敢貳

足矣何須言貳君郭今案君謂己君貳者竝也偶也其君

與諸侯交而臣亦與之交則竝於

已之君故曰貳君○觀大歷反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注其饗君由

由三桓始也注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

女以君命酺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正義案三桓之前

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

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王氏引之曰季友即

三桓之一而曰大夫強而君殺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

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強而君殺之

禮記訓纂卷十一

乃縱言其理非必

有人以實之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

室也注明饗君非禮也正義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

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注正君

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注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也時

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下堂見諸侯也若

春秋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

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

逆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也

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

王是康王之元孫

王是懿王之子

夷王是懿王之子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
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正義諸侯唯合軒縣今乃
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性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
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但不得朱干設
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
諸侯僭禮也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白牡又明堂
位云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擊玉磬則皇陶謨云鳴球
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
乘大路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之
若用於他廟則為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
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
以金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
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
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
禮記訓纂 卷十一
帷反玷反爵之玷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賓
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名也
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領也儀禮士昏禮宵
衣注云魯詩以綃為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云此衣
染之以黑其綃本名曰綃正義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
上築屋曰臺門兩君相享則設尊兩楹間玷在其南以土
為之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
上於西階上拜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上主人降階
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上主人降階上
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玷上中衣謂冕及爵弁
之中衣以素為之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謂於綃上而
刺繡文也釋器黼領謂之褖。縣音元錫音陽玷丁念反
繡依注作
綃音消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注言僭所由正義謂臣下
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

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相觀以諸侯不敢祖天子大
貨者大夫私相觀以貨賄不辟君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
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正義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
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祖焉正義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
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公于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先
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案周公以上
德封於魯得郊天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
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注過之遠難
三正義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
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
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
命使如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
禮記訓纂 卷十一
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
比夏殷之後五經通義曰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
寓或為託正義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
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注荅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注辟國君也正義
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
於大夫不稽首非是尊敬家臣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於
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便是一國兩君大夫得稽首於
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
大夫得專盡臣禮
事之也。辟音避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荅已也注不面拜
者於外告

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

享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鄉人禘注強鬼也禘或謂時饗索室殿疫

孔子朝服立于阼

存室神也

注神依人也正義以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使神依

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

用祭服以依神○禘音傷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注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說文射可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篆文射从寸寸法度亦手也正義言何以能聽此樂與射容相應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注男子生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悅正義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弧音胡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禮記訓纂

卷十一

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齊側皆反居音姬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

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

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

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

主正義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為祭設故當在廟門外禮器

云為祊乎外祊是求神之祊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

尸在堂釋天云釋又祭詩絲衣云釋賓尸案儀禮有司徹

是上大夫饋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天

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

禮也上大夫曰饋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

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之

事不謂之饋尸也○繹音亦祊百彭反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

注牆

北墉社內北牆五經異義今人謂社神為公社位上公

非地祇也正義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墉

牆也社既主陰宜在北故祭社時設主壇上北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注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正義社是國中天子大

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

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是故喪國之社屋之

為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通也

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

禮記訓纂

卷十一

本又作毫蔡邕獨斷曰喪國之社屋之掩其上都薄釋文薄

柴其下使不通地示與天地絕也北面向陰示滅亡也春

秋哀四年穀梁傳毫社者毫之社也毫亡國也亡國之社

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正義喪國社

者謂周立殷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

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

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

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霤亦土神也盧注諸主祭以上地為本也中霤其神

后土即句龍也既祀于社又祀中霤正義天垂象者欲明

地之貴故引天為對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

地者財並在地上也四時早晚皆倣日月星辰以為耕作

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

故親而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中霤謂卿大夫之家主祭

與庶民祭之以教民諸侯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生財以養

官與民故皆主祭土

作唯社邱乘共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注單出里皆往祭

社於都鄙二十五

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美也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

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

鄰正義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土若
祭社則合里之家每家出一人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
人得社福故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之人皆盡行也
桑盛者明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之人皆盡行也
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乘桑稷也稷曰明桑在器曰盛
庚蔚云桑盛所須者少故邱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
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
之民共之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
邱乘共桑盛是反始言桑盛是社所生也熊氏云祭社
社稷之神為報本反始言桑盛是社所生也熊氏云祭
出火為焚也注正義焚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
者錯誤遂以為天子諸侯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當在仲春記
侯用焚亦在季春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愿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注
應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
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
禮記訓纂卷十一
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
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正義為焚者為焚燒除治
宿草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應其百人
卒五人伍之伍君親自誓此上眾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
得之禽獸因以祭社謂君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
不犯命也注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鹽行田示之以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正義謂教陳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陳
前以示士卒也鹽者鹽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
之以禽之利求服其志不貪其得猶為犯命而獲故以戰則
克以祭則受福正義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
命不免罰也○墉音容薄步各反墉音西
乘時證反桑音資卒祖忽反墉依注音西
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正義謂巡

守方嶽先燔柴以告天
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盧注夏正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
政蟄而郊此之謂也春秋繁露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則
止宗廟之祭而父母之喪廢事天之禮也祭大報天而主日也兆
於南郊就陽位也注大猶偏也天之禮日為尊日大陽之
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是其一也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二祭月於西是其一也春分朝日
祭所謂王宮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是其一也春分朝日
此二祭并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
燔埋也其牲皆用犢若祈禱則用少牢五經異義曰夏至
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圃邱方澤之
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
禮記訓纂卷十一
損於周故二至之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
地之性也無可以觀天下之物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
用犢貴誠也注尚赤者周也金氏榜曰周人歲有事於天
四郊北祀五帝凡七祀先鄭云昊天上帝也上帝元天也榜
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先鄭云昊天上帝也上帝元天也榜
敬蟄郊者為上帝其冬至禘昊天上帝也上帝元天也榜
稷配魯語是為上帝其冬至禘昊天上帝也上帝元天也榜
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項配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
戴記通謂之郊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禘通得郊名也對
新用事順之而用率日此冬至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
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
祭為禘引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魯配
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
疑其釋喪服小記及
大傳故為違異非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

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

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

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盧注辛之為

言自新祭也正義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

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

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

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言郊用辛日

取齊戒自新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

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亦如

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

退而卜正義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

受命也作灼也廟官廟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廟廟卜之

禮記訓纂卷十一

也考亦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澤官也

官也既卜必到澤官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教之以禮也禮

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也正義親聽誓命者因

以澤官中又使有司誓教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

命告祖作福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澤

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

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

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廡正義百官

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重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注報猶白也夙興

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采省饗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正義郊日之朝小宗伯告日時早

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喪者不哭不

且服日視朝之服示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

政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

為燭也正義郊祭之旦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

之吉祭也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

也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弗命而民聽上注化王

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

汜芳釁反本亦

作汎埽素報反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天

數不過

十二

象天也注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殿路也魯公之郊用殿

禮記訓纂卷十一

也陸農師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大裘其上加

袞以被之然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

乘素車建大旂則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

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象聖人則

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注明謂則之以示人也○被皮義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

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

年公羊傳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取稷牲而卜之帝牲

在于滌三月何休注滌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

者取其滌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

其天性於稷者唯具是視何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

不特養于滌官所以降稷尊帝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

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以天神既尊故

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滌范音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注言俱本郊之

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正義此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

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

天子大蜡八。注所祭有八神也。崔靈恩曰：伊耆氏始為蜡。

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蜡也者，索也。注謂求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

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正義賀場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也。注樹

畜而祭司畜也。注先畜若神農者，祭百種以報畜也。注樹

藝之功，使盡饗之正義。蜡者是天子之蜡，對饗農及郵表

諸侯為大萬物，非所饗也。但饗其萬物之神。注

禮記訓纂卷十一

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啜也。郵表嘏所以督約

國啜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說文啜兩陌，間道也。廣六尺五經要義先農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

壇。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注迎其祭坊與水庸事也。注水庸

義農謂古之田啜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

啜者謂井田相連，啜於田畔相連啜之所造此郵舍田畔

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

田除害者皆悉包之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郵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蜡仕詐反種之勇反啜丁劣反貓音苗。

崩水即水庸，墾阮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得陰而

死，得陽而生，毋作謂不為災。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

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壑火各反。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

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

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飲。幽頌擊土鼓，息老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

義俱名蜡也。月令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是也。公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

夫黃冠黃衣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

殺所界反。

禮記訓纂卷十一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

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

服也。正義謂為大羅氏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

氏掌羅鳥為大羅氏，既以羅為名，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

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以草為笠也。此羅氏致鹿

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注詔

使歸以此告其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注華果蔬也。

君所以戒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又詔以天子

樹瓜華而己戒諸侯以蓄藏。蓄財利也。正義言天子唯樹

瓜與果蔬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可久藏

民爭利，王氏引之曰：華為果蔬，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

日果桃李之屬，蔬瓜瓠之屬，是為專名而蔬為總名也。

不可以瓜蔬並稱。華當讀為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

四九三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卷一一

禮記訓纂

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鄭注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瓠通。好呼報反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注
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
蜡有八者先齊一也司齊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
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
正義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也
移民也注移之言美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意與上謹民財相對蜡祭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美民故
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使民飲美之謂表記衣服以移
之彼注口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美既蜡而收
移一聲之轉玉篇遂徐戰反移也是其例矣
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注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
必矣正義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經云既蜡
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禮記訓纂 卷十一
王氏引之曰冬非務農之時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
言君子不興功尋釋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
火見而致用在十月之初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
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
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是土功興於既蜡
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日
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
日土事毋作則不興土功在既蜡之後矣。移以或反
恒豆之蒞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
其餘則有雜錯云也正義恒豆之蒞謂朝事恒常所薦之
豆所盛之蒞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菹蒞是也其所盛
之物若葵藿豚拍之屬是也加豆謂祭末醢尸之後其蒞
若臘醢魚 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
禮是也

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注言禮以異為
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則禮遵人云天子朝事之
遵其實有雜黃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遵之
所盛陸產甚多也王氏懋竑曰恒豆節是生人所食豆
之薦是祭禮所用常藝味正指恒豆而言。薦又作薦同
反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
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
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
所安樂之義也注武萬舞也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
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
簞之安而蒲越棗棘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禮大羹清鄭注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蔬大圭不琢
郊特牲大羹不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
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
后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
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祈鄒也
正義尚質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則
元酒明水之尚疏布之尚是也。香市志反樂音洛莞音
官簞大點反越音活棗又作櫟古老反蘇簡八反琢依注
為丈 轉反
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注性陽也黃目鬱氣之上
庶物陰也

之敬其名也注重也難以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季

弁元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

委貌即解經易服之元冠是也○適
丁歷反毋音牟追多雷反昇況甫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也注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

也注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

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正義明夏初

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

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也注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法賢者子孫恒能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言德益厚死而

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注言禮所以尊失其義陳其數祝史

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

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注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正義言禮

禮之義理唯知布列遵豆是祝史之事也聖人能

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注目禮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

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同姓或則幣必誠辭無不腆注

信也注善也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信事人也信婦

德也注事翁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

立也

尊卑也齊或為醴王氏引之曰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
日婦人一體不改息君夫人日終不以身更貳醴義皆本此是
通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日終不以身更貳醴義皆本此是
古本正作醴正義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合配萬物生
焉夫婦合配子允生焉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
厚重分別之義幣帛必須誠信勿令虛濫賾善也賓之道
辭無自謙退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言婦人立身之道
非信不立貞信是婦人之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
則兼之○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

義一也注先謂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襲也

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

莫雁然後乃與婦相見注言人倫有

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氣性醇

禮記訓纂 卷十一

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壻親御授綬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

得天下也注先王若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

之義由此始也注先者車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

夫夫死從子注從謂順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

也注夫之言大夫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

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注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

通元故合為元冕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夫婦之道如

後世故云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

以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

也禮器三王作牢用陶匏注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始

也厥明婦盥饋王氏念孫曰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

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

此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私之也專承舅姑卒食

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明矣舅姑卒食婦

餽餘私之也注私之猶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

室也注明當為家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注

深也欲使婦深思其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正

謂共牢之明日也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食餘曰餽

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餽餘

禮記訓纂卷十一

義也方性夫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

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經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矣○先悉見

反聲音至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注尚謂先薦之

腥薦也生熟半也正義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

踐薦腥肉於堂燭謂沈肉於湯亦薦於堂祭義燭祭祭腥

而退是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言先薦者對合享饋

食為先也此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

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

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也周人尚臭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臭然後

炳蕭合羶薌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

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廟南是也蕭薌蒿也樂以脂合黍

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正

義周禮變於殷故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者與黍

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者與黍

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虞氏讀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黍

合釀之成必為鬯也虞氏讀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黍

地是用臭氣求陰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

者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既灌然後迎牲

稷取蕭草及性脂骨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既奠

禮記訓纂卷十一

謂薦孰時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訖尸未

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陽間脂合黍稷燒之此又求諸陽

之義凡祭慎諸此○滌音狄燭如悅反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正義熊氏

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謂朝事

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謂朝事

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骨燎於爐炭洗肝

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邊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

之與尸來升席至北方坐於主北焉正義詔祝於室是燎

灌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注謂殺

首於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墻下尊首尚氣也正義

羊人云祭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

直祭祝于主

注謂執薦時也如特牲少年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執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

索祭祝于祔

注索求神也祔門曰祔謂不知神之所在於之祔者以於釋祭名也

彼乎於此乎

注室與或諸遠人乎祭于祔尙曰求諸遠者與

與

注尙庶幾也桓八年何休注公羊傳云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祔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正義凡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祀于祔

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即上文云祔之

東方注云祔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祔當是正祭

日之祔矣

注祔猶索也

祔之爲言倮也

注倮猶索也

祔之爲言敬也

注爲尸有所俎此訓也

禮記訓集

卷十一

富也者福也

注人君綴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首也者

直也

注訓所以升首祭相饗之也注相謂詔侑也詔侑尸

饋食禮曰主人拜受

饋長也大也注主人受祭福尸陳也

尸或詒爲主此尸神象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

物者貴純之道也

注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正義毛血

是告全告幽者

謂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是告幽毛

美善告全者

性體肉裏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

主也

注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正義血

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血是氣之所舍故

祭黍稷加肺祭

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齊加明水報陰也

注祭黍稷加肺謂緩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

則三酒加元酒也

正義按特牲禮云祝命緩祭尸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緩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

亦然明水謂陰鑑

取脾骨燔燎升首報陽也脂也與蕭合

取於月中之水也

注說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

燒之亦有

明水沬齊貴新也清謂之沬齊及取明水皆貴

新也周禮饗氏以沬水

凡沬新之也者敬也其謂之明水

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乃成可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

之也專主沬齊而言故又釋明水之義

○陳可大曰凡沬新

音邪齊才細反下同

胙音律骨力影反沬始銳反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

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禮記訓集

卷十一

祭稱孝孫孝子以

其義稱也

注謂事稱會孫某謂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

會孫而已正義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

爲言義宜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

祭祖而己更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讓也

注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正義庾氏云賓主之禮相

侑尸者不告尸以讓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

是其無所與讓也

自盡其敬而已矣肆治肉曰肆臠臠也臠或爲臠正義腥

腥體或薦解則或進湯沈或薦煮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

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索之心不一耳○肆敫

而審反

舉卑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

也祝將命也注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畢若奠角將祭之
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畢諸侯奠角古謂夏
時也正義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
劍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體陰厭後尸入舉奠也夏
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是質故
耳○罕
古雅反

縮酌用茅明酌也注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
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神明之也事酒
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
元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說文昔禮祭束茅加于
裸圭而灌鬯酒是為昔象神歆之也一醲酒況于清注謂
日舊植上塞也春秋傳曰無以昔酒醲酒況于清
酒以清酒也醲酒蓋齊傳曰無以昔酒醲酒況于清
沛之而已沛蓋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況于

禮記訓纂

卷十一

醲酒注謂沛和鬯以醲酒也獻當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
謂之汁莎不以三酒猶明清與醲酒于舊澤之酒也注猶
沛和鬯者不尊也酒猶明清與醲酒于舊澤之酒也注猶
澤讀為莎舊醲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醲酒以
清酒沛汁獻以醲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
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醲酒以舊澤之
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澤之酒者為
其味厚醲毒也釋文隱義云賸久也久酒有毒正義縮沛
也謂醲齊既濁沛後而可酌酌用茅者謂沛醴齊之時而
用茅也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
酒內醴齊九濁醲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
酒酌清謂清酒也說沛酒謂蓋齊謂以舊醲昔酒和此明酌
明酌清謂清酒也說沛酒謂蓋齊謂以舊醲昔酒和此明酌
酒等三者而沛之○醲側產反汁之十反
獻依注為沛何反澤依注讀為醲音亦
祭有所焉注謂若獲有由辟焉

注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
罪疾也○辟依注作弭亡妣反
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注
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
也正義元陰色鬼神幽陰故齊者元服以表心思幽陰之
理三日謂致齋
時所齊謂親也

禮記訓纂

卷十一

禮記訓纂卷十一終

禮記訓纂卷十二

寶應朱彬輯

內則第十二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

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注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口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敎令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釋文盧云后王后也王天子也孫炎王肅云后王君王也正義命冢宰者若天子則天官爲冢宰若諸侯則司徒爲冢宰降下也命冢宰降下敎令於羣衆兆民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注咸皆也說文盥
澡手也漱盪口也
櫛縱笄總注

禮記訓集

卷十二

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總
 聚束也王氏念孫曰凡笄有二類一爲冕弁冠之笄唯男
 子有之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之類是也一爲安髮之笄
 男子婦人皆有之內則櫛篦笄總是也拂髦冠綏纓端韞
 紳搢笏注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間也綏纓之飾也端元端
 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
 於紳笏所以記事也說文綏系冠纓也纓冠系也正義此
 子謂男子盥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
 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纚旣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
 笄謂安髻之笄以縱韜髮作髻旣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
 固髻也總者裂練緝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
 飾也士冠禮云緇纁長六尺鄭云纁一幅長六尺足以韜
 髮而結之江氏永曰此記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事親之
 禮卽後文昧左右佩用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
 爽而朝之事左右佩用說文佩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
 佩必有巾巾謂之飾釋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
 珠有玉有容刀有說巾有麟之屬也左佩紛

五〇〇

悅刀礪小鱗金燧

注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
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礪解小結也礪

端可以解結正義

之金燧可取火於日說文鱣佩魚鱗
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
右

佩玦捍管籥大觥

木燧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

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皇氏云晴以金撻取火於日陰

鑽火也木燧
偁履著

基注倂行滕基屨繫也釋名倂所以自倂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裏腳可以蹴

騰輕便也一切經音義引鄭注幅行滕也江南廨役皆有此物亦謂之行纏正義皇氏云履頭施繫以爲行戒或可著屨之時履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盥音管漱所救反櫛側乙反縱所買反徐所綺反筭古兮反綏耳佳反搢音箭又音晉悅始銳反矚許規反本或作鑄燧音遂捍戶旦反遙時世反偏本又作幅彼力反綦其記反

婦事舅姑如事父

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衣紳注筭今簪

禮記訓纂

卷十二

也衣紳衣而著紳正義謂加緇衣而後著紳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笄卽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
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說文箴綴衣箴也線續說文綫縷也線古文綫
絮也小爾雅續綿施繫表大觶木燧衿縷綦屨注繫小囊也繫表言
施明爲箴管線續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縷示繫屬也正
義熊氏云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爲繫囊故云繫表也陳用
之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縷以佩容臭則與女子
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之纓未笄無所施旣嫁夫脫之矣則
事舅姑之纓非許嫁之纓也陳可大曰纓香囊也江氏永
曰疑許嫁之纓繫之於首衿纓之纓繫之於身繫身者所
以爲飾也○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續音曠繫字又作
綦同步干反表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衿其鳩反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注適之怡證也苛疥也抑

按搔摩也先後之隨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
時便也釋文煥煖也
卒授巾注槃承盥水者巾以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
之注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詁柔安也○煥本又作
與同於六反苛音何搔素刀反溫本又作愠同於運反
醴酒醴苺羹苺麥蕡稻黍稷稌唯所欲注醴粥也苺菜
文饌也周謂之饌宋謂之饌釋文初學記並引宋衛謂
之饌醴一宿孰也釋文饌厚粥也醴薄粥也蕡大麻子正
義按公食大夫禮三牲棗栗飴蜜以甘之苺苺粉榆免蕡
皆有苺牛藿羊苦豕薇棗栗飴蜜以甘之苺苺粉榆免蕡
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注謂用調和飲食也苺苺類也
生者蕡乾也秦人漚曰滫齊人滑曰瀡也說文滫久泔也
釋文飴餹也苺菜也苺似苺而葉大也正義郭景純曰粉
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按庖人云共蠶蕡之物此免蕡
於周禮據肉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苺苺粉榆之下據
禮記訓纂 卷十二
苺苺等為免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注敬也廣雅嘗食
苺義或為然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注敬也廣雅嘗食
羊皮反苺毛報反蕡字又作廣扶云反苺音述飴羊之反
苺音謹苺音丸粉扶云反免音問蕡字又作棗苦老反滫
思酒反瀡音髓滑
胡八反膏古報反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紒纓皆佩
容臭注給小使也正義臭謂芬芳庚氏云以臭物可以修飾
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注味爽而朝注味後成人也陳可大
之者謂纓上有香物也
爽欲明未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
具注具饌也○冠古
亂反朝直遙反
几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

各從其事注說文枕臥所薦首者方言簟自關而西或謂之
簟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又後未成人者孺子
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簟
徒點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掃素報反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
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注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
農也方性夫曰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
爽而朝晨省之禮日入而夕昏定之禮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
執牀與坐注將起謂
而獨之注須臥乃歛之也獨獨也正義舉凡者謂早日親
禮記訓纂 卷十二
獨之者簟既親身恐其穢汙故歛此細簟以獨獨之席
則否○奉芳勇反下同鄉許亮反祗而鳩反獨音獨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履祗敬之勿敢近注
移也正義侍御之人停時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獨
他處杖履是尊者服御之重須恭敬故勿敢近也
敦牟厄厄注三禮圖云敦有足其形如金盞法牟受一斗
氏三禮圖云厄者盥手澆水之器按梁正張鑑修阮氏等
圖云厄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
金飾皆畫赤雲氣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八寸深四寸
五分底徑六寸微殺乃容一斗之數流口可徑一寸然門
本又有作流長三非餽莫敢用注餽乃用之牟讀曰堊也
寸者於義為近
也釋文齊人呼土釜為牟厄酒器也厄杜預注左傳云沃
盥器也正義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盃也隱義曰堊土釜也
今以木為器厄酒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注餽乃
也厄盛水漿之器

宗廟族黨鄉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出之無使復也不如是者冀其悔而不忍終絕也○縱本又作從足用反數色反角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

復諫注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注子從父之令

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撻擊也正義得罪謂鄉黨州閭所共罪也○

撻吐達反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

衰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禮記訓纂卷十二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注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立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注宜猶善也正義出謂出去也大戴禮本命云婦有七出

不順父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注貽遺也果決也輔漢卿曰曾子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

矣

舅沒則姑老注訓傳家事於長婦也吳幼清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

老同謂謝事也

舅姑使豕婦毋忘注雖有勤勞不敢解倦不友無禮於介婦注衆婦

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姊妹猶兄弟也項平甫曰言舅姑若使豕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也忘也不友也

無禮也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毋敢敵耦於豕婦亦謂豕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豕婦也彬謂毋忘不友為句豕

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注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之大者亦必請介婦請於豕婦注以其代姑之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豕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雖有勤勞不敢掉擲下豕婦也命謂使令正義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許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為掉擲隱義云齊人謂相校許為掉擲朱氏賦曰敵耦謂相抗不敢並行三事不敵耦之目也

禮記訓纂卷十二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注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

於舅姑注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注家事統於尊

也吳幼清曰貨謂所儲資財畜謂畜牲器謂所用之物假謂以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

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注或賜之謂私親兄弟釋文茝本草

韋昭注漢書云香草也吳幼清曰佩謂雜佩帨謂巾茝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

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若尊者受己所獻則喜一如已初受他人所賜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注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吳幼清曰舅姑雖

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不受不敢視為己物也藏以待舅姑之乏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莖昌改反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宗子家正義適子謂父及

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有功德以物

見饋賜當以善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非宗

子之爵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

禮記訓纂卷十二

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祭於宗

子之終事而后敢私祭宗子其事小宗子者亦然方性夫

曰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宗之親

為正統己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

也終宗子之事而后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

不以私恩勝公義也○適丁歷反齊側皆反

飯注目諸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稍稬注孰獲曰稬生獲曰

黍稷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天子則加以

麥苽為六但記文不載耳○稬思呂反稬側角反

膳注目諸臠臠臠牛炙臠牛臠大臠也臠牛膾羊炙羊

臠注目諸臠臠臠牛炙臠牛臠大臠也臠牛膾羊炙羊

臠注目諸臠臠臠牛炙臠牛臠大臠也臠牛膾羊炙羊

臠注目諸臠臠臠牛炙臠牛臠大臠也臠牛膾羊炙羊

臠注目諸臠臠臠牛炙臠牛臠大臠也臠牛膾羊炙羊

義按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臘一謂牛臠也臘二謂羊臠也臠三謂豕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依公食大夫禮所陳設此等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臠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臠七牛膾八此等四物又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臠十臠十一豕炙十二此等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臠十三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臠十六此等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鴉十九鷄二十此等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又公食大夫禮以鴉為鴉按釋鳥云鴉鴉母某氏曰謂鴉李巡云鴉鴉一云鴉母熊氏云此經鴉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臠音香臠許云反臠許竟反炙章夜反臠側吏反臠古外反芥姬邁反

飲注目諸重醴稻醴清醴黍醴清醴梁醴清醴注重醴也

禮記訓纂卷十二

沛也致飲有酢者有沛者陪設之也鄭注或以醢為醴注

士冠禮曰凡醴事質者用醴文者用清或注或以醢為醴注

粥為醴說文醴黍酒也一日黍醴注醴漿注酢水注清醴

甜也賈侍中說醴為清醴黍醴注醴漿注酢水注清醴

漿注同正義稻黍粱三醴以清醴相配故曰重醴周禮漿

人夫人致飲于賓客注有清有醴清醴相配故曰重醴周禮

后之致飲有清有醴清醴相配故曰重醴周禮漿

體屈也按漿人六飲水則此經水漿則此經漿醴則此經

重醴但用清耳涼則此經清醴則此經清醴則此經清醴

此經黍醴也六飲之外此經有醴醴必知為梅漿者下文

調之以醴醴及若醴醴則醴是醴類也○重直

龍反糟子曹反醴本又作臠於紀反醴力暫反

酒注目諸清白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

也故用故

羞注目諸糗餌粉醢注糗搗穀也似脫周禮羞饌也以為粉餌與羞此記

之實醢食糗食此醢當為饌以稻米與狼臠膏為餽是也正義周禮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羞此二物皆粉粉稻米

黍米為之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資之黏著故以粉糗搗

之周禮粉下有羞記人脫漏更以醢益之醢謂餽也○糗

起九反餌音二醢讀日復又作餽之然反

食注目人君燕食所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

稌段氏玉裁曰折當是析大羹免羹和糝不糝注苾彫胡

之誤析同漸汰米也凡羹齊左五味之和米屑之糝麥注凡濡謂亨之以

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濡豚包苦實麥濡雞醢

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注凡濡謂亨之以

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鯢鯢魚子或作欄也說股脩蜺醢

文醬醢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股脩蜺醢

禮記訓纂卷十二

注股脩捶脯施薑桂也蜺蜺蜉子也正義凡言實蓼者皇

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股脩謂

之時以蜺醢配之脯羹免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醢

醬桃諸梅諸卵鹽注自蠅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

也釋名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正義皇氏云蠅一也苾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

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免羹九也濡豚十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

力管反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注

宜溫也羹宜熱也醬宜涼也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多其時

也正義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謂時氣壯者減其時

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贏故多其時味

以養氣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注言其氣

義此據尊者正食上燕食以滋味為美與此不同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脯醢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

宜鮮羽膳膏雉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

羊膏羶膳乾雉也膳乾魚也膳生魚也羽膳也說文膳豕

膏臭也釋文膳盧也膳也說文云北方謂鳥膳曰膳膳

鹿子也膳雞膏也說文作膳膳云犬膏臭也正義上論調和

食飲之法此記庖人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

參其味乃善牛土畜木盛則土休廢犬屬西方火火盛則

金休廢雞屬東方木金盛則木休廢羊屬南方火火盛則

火休廢周禮庖人鄭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

充膳醢膳熱而乾魚鴈水潤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

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麋音星羶升然反

鳥之小者火中燒之雉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藉

洽謂毛本稀洽毳謂毛頭毳結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

堪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庖音由洽音零。昌銳反。躁早報反。饌音保反。腥依注作星。般音班。臂本作于。驕反。胖音判。鵠音保。與於六反。胃音謂。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腥。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釋或曰麋鹿魚為膾。膾為辟雞。文腥字林作胜云不熟也。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醢。實諸醢以柔之。注此軒辟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而切。辟雞宛脾菹而切之。軒或為脾。宛或作鬱。正義此明齋菹之異。用肉不同。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者為齋。其牲體大者菹之。牲體小者齋之。○麋九倫反。辟必益反。宛于晚反。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注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正義食謂飯也。

禮記訓纂 卷十二

此謂每日常食。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是庶羞乃異也。○食音嗣。

大夫無秩膳。注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大夫七十而有閭。注有秩以板為之。皮食物也。正義然則六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時也。

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閭三士於坫一。注達夾室。大夫言於閭。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正義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閭。右夾室五閭。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閭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閭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閭。但於室中為土坫。度食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閭是不一牲為一閭。以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

牲及魚腊也。○坫丁念反。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

燕衣而養老殷人噉而祭編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

而養老注記王制有此釋文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

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注賤喻貴也正義終身

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已身而行孝道與親

在無異父母所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況於父母所敬愛

人乎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

禮記訓纂 卷十二 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

施行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

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注惇史史惇

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眾人法則彬謂亦微

其禮者言簡略其禮無執轡執爵之文也惇音敦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

以爲名說文煎熬也正義陸稻陸地之稻煎醢使熬加淳

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注

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毋讀曰模模象

義黍食食飯也謂以黍炮取豚若將割之剗之實棗於其

米爲飯集韻毋熬餌也

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

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

語也謹當爲瑾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穢草也蓋謂皮肉之

上魄莫也極洩亦博異語也極讀與滌同滌謂解

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

醢可食也正義崔駰草也其裏也編連亂草以裏而豚

塗謂穢草相和之塗也手既擊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

摩之去其穢莫滅沒也小鼎盛膏煎豚牂以火鑊盛湯以

小鼎之薌脯實於大鑊湯中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

恐湯入鼎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豚每物與牛若一

令食壤也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醢柔其肉注豚脊側肉也

醢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釋文醢注醢取牛肉必

醢義云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辭云筋頭也

禮記訓纂 卷十二

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

醢注湛亦漬也說文醢醢也作醢以醬以酒從醬酒並

爲熬捶之去其醢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

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注熬於火上

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醢此七者周禮八

珍其一肝腎是也正義第一淳熬也第二淳醢也第三第

要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二

合以為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說文糝粉餅也餌糝或

古注洩麩而蒸之則為餅餅之言并也相合并也洩米而

蒸之則為餌餌之言而也相黏而也正義三如一者謂取

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注管腸間脂舉或為巨正取稻

管濡炙之舉燹其管不藝義舉皆也謂炙管皆燹也

米舉糝洩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注狼臠膏臠中

則似今膏展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商段氏玉裁曰

周禮醢人注引內則正作糝字按雜問志曰內則糝次糝

一故破醢從糝據此則內則本作糝字注中此醢當從糝

謂周禮此醢字當從內則作糝字言此醢者別於六飲之

醢也今本內則作醢漢人所改○熬五羔反毋依注音模

禮記訓纂卷十二

莫胡反將依注音詳封苦圭反割口孤反編必縣反在音

丸其子餘反謹依注作瑾音斤擊必麥反濯直角反鼓章

善反極息酒反洩所九反鉅音巨饒戶郭

反肢音每湛子潛反酒所買反管音遼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

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柳不敢縣於

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篋不敢共湑浴注閭掌守中

掌內人之禁人也竿謂之櫛櫛也又云在櫛者謂之櫛郭云植

櫛謂之櫛李巡曰謂櫛也又云在櫛者謂之櫛郭云植

日櫛橫曰櫛然則櫛櫛是同類之夫不在黃東發曰夫不

物櫛則以竿為之故云竿謂之櫛夫不在黃東發曰夫不

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注不敢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注或皆也○地本又作櫛以支

反柳音嫁櫛音輝音息吏反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衰老無嫌故妾雖老年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注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

也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總角拂髦矜纓綦屨注

往如朝也角衍字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注人貴

拂髦或為縹髦也注辟女君之御日也正義非

以無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辟女君之御日也正義非

自當君之御日猶注不敢當夕而往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

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注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注若

作有感動釋文婢女師也

禮記訓纂卷十二

使人問正義夫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在燕寢之旁

生子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月辰謂生月之辰

初朔之日也○姆音茂齊側皆反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注表男女也

也帨事人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注始有事也負之謂抱

之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注始有事也負之謂抱

拱日按三日上屬為句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是

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射食亦反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注接讀為捷捷勝

虛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

也事保受乃負之注代士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禮當為

也禮以一獻之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注食子不使
禮酬之以幣也君妾適妾有
敵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正
義皇氏云隨課用一人春秋昭三十一年公羊傳君幼則
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

凡接子擇日注雖三日之內尊冢子則大牢注天子世子
卑必皆選其吉焉

子猶言長子注雖三日之內尊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

通於下也注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

長子注皆謂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

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正義庶子既降一等

等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故與士同特豚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注特掃一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

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

禮記訓纂 卷十二

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注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

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

而已段氏玉裁說文女部安字注曰按列女傳華孟姬楚

昭伯麻傳皆言保阿內則喪服經注皆言可者鄭云他人

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蓋可者即阿阿即嬰也他人

無事不往注爲兒精氣微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注髻所遺髮也夾曰日角

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

也入門者人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多子

於內寢碑人君也正義側室在燕寢旁亦南嚮故有
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
當階東面立與夫相對劉氏台拱曰鄭注以入門爲
室之門然此有阼有房恐非側室也日冢子傳重而反於
側室見之亦所未
安○髻丁果反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注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

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說文咳小兒笑也段氏王裁曰

爲作小兒笑而名之也劉氏台拱曰正義以姆先相爲句

按文當於妻對日記有成遂左還授師注記猶識也識夫

先字句絕子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注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劉

子爲句妻遂適寢注復夫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

禮記訓纂 卷十二

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率謂屬吏也春秋書桓

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

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

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正義

閭之屬吏則閭史也州之屬吏則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

州府是州夫入食如養禮注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

長之府藏戶才反還音旋養羊尙反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

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注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

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正

義此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

云祿衣者見子訖則當進入君
寢侍御於君故不服展衣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注此

也辭謂飲有帥記有成也○適丁歷反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注終使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注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

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

入御注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餽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妻餽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正義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

禮記訓纂卷十二

三

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其燕寢亦名外寢注云外寢君燕寢是也劉氏台拱曰按妻以子見於父謂冢子也其餘適子庶子則先見其母而後見其子何以明之冢子未食而見則母子俱見而後夫婦同牢而食也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則先見其母而後食焉而後見其子也此其時之先後不同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謂子見父也又云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者謂妾見君也此其地之內外不同也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說者疑妾亦以子見父而外寢內寢牴牾不合不得不從為之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

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注擯者傳姆之

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江氏永曰此別記異聞也有賜謂君有特恩耳

禮記訓纂

卷二二

五二一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

之禮無以異也注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注見子於

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劬勞也士妻大夫之

歸其家君有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士之妻

自養其子注賤不敢使人也○食音嗣下同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

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注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

禮記訓纂卷十二

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

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

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疑鄭失之

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

而及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俞

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說文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男子帶鞶婦人帶絲陳

用之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

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揚子言鞶帨許慎服虔杜預皆

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為盛帨之囊誤也

○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反鞶步干反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注

其別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注

示

以廉 九年教之數日 注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學書計衣不帛襦袴 說文襦短衣也一日羅衣禮師初朝釋名襦襦也言溫與也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注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師初習習先日

所為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正義熊氏云勺箭也

舞象謂舞武也熊氏云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謂用干戈之小舞也

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注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

之謀慮也正義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衣裘 帛大夏禹樂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

陳可大曰內而不出言蘊蓄其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禮記訓纂 卷十二

學無方孫友視志 注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

已有志尚視之於友或有失則救正之子路曾皙諸人之 言志所謂視志也

也視與示同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 注物猶事也正義言年壯仕宦無所謙孫出其謀

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注統一

也 七十致事注致其事於君而告老○數所主反孺字又

冠古亂反衣於 作襦音儒袴苦故反肆本又作肆同以二反

凡男拜尚左手 注左陽

女子十年不出 注恒居內也 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

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注紵紃說文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紵機縷也組綴屬其小者以

為冕纓紃圓采也正義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娣容

婉婉婦功絲枲紵為繒帛皇氏云組是綴也然則薄綯為

組似繩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注當及女

義謂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之等也○婉紃晚反婉

音晚泉思里反繭古典反紵女金反組音祖紃音巡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注謂應年

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故謂父母之喪江

氏永曰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言其極不是過耳早嫁娶

者禮固 不禁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注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問彼有禮

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街說文街行且賣

也或作街廣雅街賣也江氏永曰按不以禮為奔聘正妻

禮記訓纂 卷十二

而廢從之或買 妾焉皆謂之奔

凡女拜尚右手 注右陰也江氏永曰尚謂

以一手覆於彼一手之上

禮記訓纂卷十二終

禮記訓纂卷十三

寶應朱彬輯

玉藻第十三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質玉爲飾此於別

錄屬通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龍卷以祭也祭先王之服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遠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獨斷曰周禮天子冕前後垂纁裏龍卷畫龍於衣旒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尙書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於其端是爲十二旒組纁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纁各視其綬之色旁垂纁纁當耳郊天一

禮記訓纂卷十三

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釋文遠深也正義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旒貫編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用白旒旒與古異也延以三十升之布染之爲元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以板爲之以延覆上但延之與板相著爲一故云延冕也江氏永曰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若後旒安所取義禮器郊特牲及此文皆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鄭蓋因前後遠延而誤前遠延謂自延端至冕武皆深遠不謂前後皆有旒也且一旒十二玉十二旒一百四十四玉若復加十二旒恐首不能勝此鄭說之不可不辨者○藻又作瑑音早遠雖醉反卷音衮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

日少牢朔月大牢 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饌食朝之餘也奏樂也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達延垂塗統纁朝古者黃帝初作冕朔月一日始蘇也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盧注朔日以立春之日也正義凡衣服皮弁尊於聽朔故知端當爲冕謂元冕也異義公羊說閏月無正不以朝左氏說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今廢其大存其細議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

禮記訓纂卷十三

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異明矣案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金氏榜曰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干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段氏玉裁曰古月朔謂之朔月朔月太牢朔月少牢是也○端音冕閏胡臘反扉音非餽音俊

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注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江氏永曰味之本故上之漿者酢醢者醢米水爲之酒者沛去糟醴則和糟者也醢醢也周禮六飲水漿醴涼醫醢此分醴爲二而無涼醫內則無涼醫而有醢

卒食元端而居 注天子服元端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注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正義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尙書記言語之

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周禮有內
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周禮
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日
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為左史也內史
掌王之八枋億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為侯伯是內史所掌為右史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
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

御替幾聲之上下 注替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正義
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樂其

哀樂防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也正義此
是罪已

諸侯元端以祭 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
此謂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
元冕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

禮記訓纂 卷十三

立始封之君廟則祭 禋冕以朝 注朝天子也禋冕公侯
微子以下亦元冕 禋冕以朝 伯朝天子也禋冕公侯
禮云侯氏禋冕鄭注禋之為言禋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注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元端素裳
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禋 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

諸侯皆三朝正義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
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為

明堂制故也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
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王藻文

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
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

堂諸侯於太祖廟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
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元衣則此元端也朝服

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
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

名為朝服也肅氏三禮圖諸侯朝服張鑑圖云緇元二服
素鞶素帶朱絲終神佩山元玉白舄青絢總純天子之卿

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孤卿
大夫服以朝君○禋婢支反
朝辨色始入 注羣臣也辨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注小寢燕寢也釋
據君故服元端若卿
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 注食必復朝
身也三牲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
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正義朝服以食謂

釋服之後將食時又朝服以食早起初殺之時先祭肺至
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注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
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
若盛舉則入簋故小雅陳饋入簋當加以稻粱也

禮記訓纂 卷十三

子卯稷食菜羹 注忌日也正義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
食飯也以稷穀為飯以菜
為羹而食之○食音嗣

夫人與君同庖 注不特殺也正義后亦與王同庖
舉諸侯天子可知○庖步交反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注故
謂祭
祀之屬正義若賓
客饗食亦在其中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注踐當為齧聲之
言身親也說文庖廚也庖廚屋也正義若祭祀之事則身
自為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割羊豕豕

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注為早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
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

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廣雅摺插也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

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注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是也摺本去挺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恒議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

作新也○衣於既反摺徐音箭又如字

小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正義龜俯者靈仰者

所當用謂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史定墨注視兆也江氏

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史定墨注視兆也江氏

火以作龜致其墨鄭注云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又占

人史占墨卜人占拆注云墨兆廣也拆兆景也又墨大拆

明則達吉是墨者火灼所裂之兆君定體注視兆所得也

非先以墨畫而後灼也疏說非是君定體注視兆所得也

禮記訓纂卷十三

害無

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

注幣覆苓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

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正義詩大雅鞞鞞淺幘毛

傳幘覆飾幘即幣也又周禮巾

車作覆○幣音覓植依注音直

君子之居恒當戶注鄉寢恒東首注首生若有疾風迅雷

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注敬天之怒○迅音信又音峻

賦故用白理濯木以為梳沐已燥則髮濯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機謂酒也少儀注沐而飲酒曰機知非庶羞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飲酒設羞故知是羞羞豆也

○盥音管饋音悔櫛側乙反揮章善反機其既反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注絺去垢也出杆履削席連用湯注杆浴器也

席濯便於洗足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注進飲亦盈

也連猶釋也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注進飲亦盈

踐也蒯菲草席濯出杆而脚踐履濯草席上刮去垢也連

用湯者言釋去足垢而用湯濯也○絺丑疑反綌去逆反

杆音零蒯苦怪反連力旦

反絺九具反本又作履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

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思將

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

為失忘也玉佩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指其臣乃行說文

禮記訓纂卷十三

輝如也段氏玉裁曰析言之則輝光有別管轄答劉邠云

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正義熊氏云有地大夫故

用象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習儀容又觀容聽已佩

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吳幼清曰輝如謂味爽之際晨

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江氏永曰

輝如即詩夜鄉晨庭燎有輝也惠氏棟曰史即府史之史

音輝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

尺杆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諸

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昭諸

侯茶前訕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茶讀為舒遲之舒舒儒者

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大夫前訕後訕無所不讓也注大

訕焉是以謂笏為茶注大

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圖荀子

天子制庭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挺他項反茶音舒訕邱

禮記訓纂卷十三

五五

勿反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退謂

孫日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襄二十年左傳武子去所日

臣不堪也杜注去所辟席也彼稱所臣所坐席此稱黨君

所坐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注升必由下也正義庚云失節

前升是徒坐不盡席尺注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正義

也盡席之前注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

畔有餘一尺注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者食為汗席也正

義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設豆去席一

尺不得不前坐就豆○躐力輒反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注雖見賓客猶不

正不祭正義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

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

禮記訓纂卷十三

祭雖得祭又須君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注俟君食而後食

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注俟君食而後食

之忠孝也正義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嘗羞示行臣禮

為先嘗食之義也禮食未俟必啜飲以利喉中君既未俟

故嘗羞畢而飲飲以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俟君俟臣乃敢飲

飲而俟注不祭侍食不敬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

念孫日案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不同常禮則臣

不祭故士相見禮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王藻

言命之祭然後祭也此二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

故士相見言先飯備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明先

飯備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孔皆以先飯辯嘗

羞三句為見客於君之禮若有嘗羞者為侍食之常禮失

之君命之羞羞近者注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必

先偏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注從近君未覆手不敢飡注覆

循吐已食也飡勸食也正義獲手者謂食飽必獲手以循

口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飡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

竟更作三飡以君既食又飯飡注不敢飯飡者三飯也臣

勸飽使不虛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於尊者之

是音孫從

才用反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注謙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僕卑注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不敢先君盡爵正義必先飲者示

君盡爵此謂朝夕侍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燕禮

公卒爵而後飲是也必知非饗燕大飲者以下云受一爵

禮記訓纂卷十三

以至三爵明非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

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酒酒肅敬貌酒或為

也油油說敬貌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退則坐取屨隱辟

以去矣正義皇氏讀言為周義亦通也退則坐取屨隱辟

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注隱辟俛遜巡而退著屨也

為敬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

足之屨方氏苞日不敢鄉右而屨故就隱辟之處○酒先

魚斤反辟匹亦反

凡尊必尚元酒注不忘唯君面尊注面猶鄉也燕禮日司

盃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正義若兩

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向尊

也唯饗野人皆酒注飲賤者不備禮正義饗野人謂蜡祭

故唯酒而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注於斯禁也無足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燕禮所云者是也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據大夫士也三禮圖日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菱若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菱若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於於據反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注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正義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

諸侯則冠而敝之可也正義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

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綬尊者飾也纁纁或作綬或作紩說文纁纁餘地纁系冠纁垂者段氏王裁曰綬與纁無異材垂其餘則爲綬不垂則插於纁卷間內則冠纁纁正義日結纁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

禮記訓纂卷十三

之綬檀弓日不綬扱其餘也聶氏三禮圖按張鑑圖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形制相同

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說文綦作綦則元端以祭皆元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熊氏說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陳用之日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於羣小祀皆元冕則齊祭同服馬彥醇曰荀子曰端衣元裳纁而乘路蓋太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以纁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元冠元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纁是也○纁戶內反纁本又作紩耳佳反綦音其

編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編古老反

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

曰大祥素縞麻衣正義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古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惠氏棟曰詩既見素冠則皇氏之說有據合之祥祭縞冠其說益明○

紕音埤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注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既祥正義周禮坐嘉石

元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注所放不帥教者居冠屬武注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戴氏震曰屬武者纓也不言纓以綏見之是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繹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注燕無事五十不散送注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正義者去飾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

禮記訓纂

卷十三

後乃綏之至葬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綏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

大帛不綏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纁正義上云縞布冠纁綏諸侯之冠也○散悉旦反

朝元端夕深衣注元冠元裳黑韠素帶朱緣終辟佩白玉黑韠赤紕纁純諸侯唯佩山元玉爲別燕居朱裳朱韠赤紕黑紕纁純卿大夫素裳上土元裳中土黃裳下土雜裳前元後黃大夫以上朝夕服之唯士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夕服之夕者若今晡上視事耳

大夫士也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正義大夫士早朝服元端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元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深衣云

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江氏永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袷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

衽當旁

注衽謂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

衽當旁

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說文衽衣衽也方言襍謂之衽郭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褕然也江氏永曰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爲十

二幅雖皆爲裳而當旁名衽餘幅不名衽也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他幅則皆正裁孔疏不達鄭旨誤謂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向下狹頭廣六寸向上是十二幅皆得名衽何名衽當旁乎且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縫之以合前後縫者惟身之左旁深衣篇謂之續衽右旁不可合別有鉤邊屬於衽漢世謂之曲衽衽有殺上殺下之異故棺上合縫之木名爲小要者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亦得衽之名皇氏謂殺而下者爲喪服熊氏謂殺而下者朝祭之服各指一隅相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兼乃備皆得鄭注之意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若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衽二寸注曲領也方言袂謂之袂戴氏震曰袂袷古長衣袷二寸通用深衣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

衣領祛尺二寸注袂口也說文祛衣袂也一日祛裏也裏者裏也祛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祛緣廣寸半注飾邊也方言懸袷謂之緣注衣緣也○祛起魚反齊音咨衽而審反袂面世反肘竹丑反袷音劫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正義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
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卽十五升布

士不衣織注繡染絲織之士衣染絲也重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士衣染繒

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無君者不貳采元端元裳正義此

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
元端元裳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之中元最貴也

衣正色裳間色

正謂青赤黃白黑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緣紅碧紫駢黃是

禮記訓纂 卷十三

以所尅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
爲火火赤尅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

方間西爲金金白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

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爲土土尅水水黑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締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列采工

服振讀爲袵袵禪也表裏外衣也二者形且義皆當表之

形露見表裘在衣外可鄙喪處裘不入公門注衣裘必當

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戴家禮云：「表衣，正義謂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

露褐衣不露褐衣爲異耳。○振依注爲衿之忍反。
主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綿也。

續爲繭繆爲袍謂今續及舊絮也說文續絮也絮敝縣

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

飾也

注臣於君所

服之襲也充美也

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正義凡敬有二一

則父也

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

之所不敢

祖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惕若

平敵以下

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

禮行聘致

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聘聘而享文欲文

質相變故

襲不問也江氏永曰凡禮經言聘者左袒而

有衣也

單言袒者左免衣袒也喪禮肉袒而祭禮迎牲割

牲皆肉袒

射禮惟君袒朱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君

在大夫射

則肉袒觀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謂刑宜施於右

臣於君前

且有肉袒之

時而又何

疑於楊乎

是故尸襲

注尸尊正義無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正義聘

也若執璧琮

行享雖玉楊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

是享禮庭實

之物執之亦楊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

神靈

無事則楊弗敢充也注謂己致龜玉也正義不敢充

也

禮記訓纂卷十三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

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

並用純物也

釋文崔云用文竹及魚斑也隱義云以魚

須飾文竹之

邊正義庚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

竹爲本質以

象牙飾其邊緣可也大夫飾以魚須士用象

王氏念孫曰

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

須字皆煩字

之誤煩與班古字通隸書煩字形與須相似

因誤說大鮫

魚皮也皮可飾刀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

義亦曰鮫魚

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斑可以爲飾

故大夫用之

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可

聞有文采不

得言魚須文竹也。球音求須音班

見於天子與

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注言凡吉事

也。說本又作

稅他活反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

摺笏也江氏永曰笏者朝祭吉服之飾尊卑皆用之

父母亦摺笏以其服元端若燕居服深衣當亦不摺笏矣

而況於喪服乎小功不稅笏蓋承上文見於天子與射而

言謂臣有輕喪服在君所不說笏也若在家服小功服雖

不當事不免豈可以笏施於凶服乎不唯小

功而已雖總麻亦無摺笏之理。免音問

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

造受命於君前

廣雅造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注指

畫爲必執事畢盡也正義事

盡用笏記之。書呼麥反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注殺猶

子杆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杆其下首廣二

寸半王晦叔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二尺有六寸則不得

禮記訓纂卷十三

爲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

侯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大圭爲笏未見其

可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

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中博三寸則上下皆殺也江氏永曰

殺是便於執耳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

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

也大夫亦如之率縹也士以下皆縹不合而縹積辟讀如

神冕之神神謂以綸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神其紐及

末士神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

是耳宜承朱裏終辟說文紐系也一日結而可解正義縹

謂縹緇也下神者士帶垂者必反屈帶上又垂而下大夫

則總皆神之士則用緇唯神帶下一垂者用錦爲帶尚文

也物皆縹緇之士則用緇唯神帶下一垂者用錦爲帶尚文

以物皆縹緇之士則用緇唯神帶下一垂者用錦爲帶尚文

之物並用組爲之。辟依注爲神婢支反下同率音律紐女九反組音祖

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韋也韋之言蔽也

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注此元端服之韋也韋之言蔽也

弁服皆素韋方言韋韋大夫素裳注此元端服之韋也韋之言蔽也

東西謂之蔽刺正義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元端爲

禮窮則同故也士朝服則素裳環氏要略曰凡韋以元端爲

之舜始作以尊祭服至周增以畫文夏山服取仁可依殷

火周章取其變化天也王氏懋曰士冠禮皆言韋獨爵

弁言韋則韋異其名也以詩考之素韋與言之候人之三百

赤帶則諸侯之大夫也采芑之朱芾斯皇則天子之卿大

夫也車攻之赤芾金舄采芑之朱芾在股則諸侯也至斯

干之朱芾皇室室家君王則並天子言之疑天子諸侯大

夫皆名芾而士獨得韋名然其制則一君朱一條并諸侯

天子大夫皆謂之韋一命縕就幽衡一條則并士亦謂之

韋矣。

韋音必。

禮記訓纂

卷十三

天子直無圍直公侯前後方注後四角使

子也所殺者去大夫前方後挫角注其上方變於君也

士前後正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吳幼清云韋之制長

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方之左右角廣一尺處

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

故曰直諸侯自上方之左右角正裁而上下五寸止處亦

廣一尺就上下五寸之左右角正裁而上下五寸止處亦

尺又就上下五寸之左右角正裁而上下五寸止處亦

角正裁而上下五寸之左右角正裁而上下五寸止處亦

○挫作

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

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說文韋韋也所以蔽前以

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韋再命赤韋正

義韋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韋佩故

也江氏永曰韋之制上有肩次有頸頸爲正身橫度之爲

廣直度之爲博頸五寸者廣五寸也博二寸者直度濶二

寸也頸不言長亦如肩之二寸也肩不言

廣亦如正身上邊之一尺也。○頸吉井反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絲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縕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

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縕是謂縕

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縕之凡帶

禮記訓纂

卷十三

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紳之士雖紳

帶紳亦用箴功凡帶不紳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

謂合素爲之士用單練廣二寸縕縕也再度縕要亦四寸

也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紳謂其帶既紳也再度縕要亦四寸

但紳福之而已無別紳飾之箴功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

氏並云朱是正色故在上也綠是間色故在下也熊氏云

近人爲內遠人爲外元是天色故在外黃是地色故在內

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縕縕據

韋色言之外內皆用縕也。○縕音了。

一命縕就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蔥衡注此元冕

韋尊祭服異其名耳韋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

○挫作

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

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說文韋韋也所以蔽前以

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韋再命赤韋正

義韋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韋佩故

也江氏永曰韋之制上有肩次有頸頸爲正身橫度之爲

廣直度之爲博頸五寸者廣五寸也博二寸者直度濶二

寸也頸不言長亦如肩之二寸也肩不言

廣亦如正身上邊之一尺也。○頸吉井反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絲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縕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

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縕是謂縕

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縕之凡帶

禮記訓纂

卷十三

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紳之士雖紳

帶紳亦用箴功凡帶不紳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

謂合素爲之士用單練廣二寸縕縕也再度縕要亦四寸

也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紳謂其帶既紳也再度縕要亦四寸

但紳福之而已無別紳飾之箴功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

氏並云朱是正色故在上也綠是間色故在下也熊氏云

近人爲內遠人爲外元是天色故在外黃是地色故在內

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縕縕據

韋色言之外內皆用縕也。○縕音了。

一命縕就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蔥衡注此元冕

韋尊祭服異其名耳韋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

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五經要義曰朱赤者盛色也正義
黃朱色淺則亦名赤也大夫赤色又淺耳一命謂
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赤也此緇則當彼緇以
染之其色淺赤則緇為黃黃之謂也若子男大夫但名
之衡即珩字楚語注珩佩上之橫者緇即緇也
緇即緇之假借字也○緇音溫韋音弗幽讀為黝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正義辟則辟也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注褱讀如輦揄讀如搖輦皆釋
以爲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
亦褱衣正義按鄭注內司引爾雅釋鳥伊維而南素
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准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
又云王后之服刻繡爲之形而朱畫之綴於衣以爲
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翟刻而朱畫從王祭先王則服
禮記訓集卷十三

褱衣元○褱音輦揄音搖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
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紳有
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而下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
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紉說文帶紳也
子鞶革婦人鞶絲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正義紐約之
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三尺與帶垂者齊
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紳長三尺也三齊者紳謂紳
鞶謂鞶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禮衣士祿衣禮注君女君也屈
翟不書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之妻命服也褱
爲鞶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

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鄭再命而妻
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
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
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
服曰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羽飾衣一曰直
搖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
衣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
羣小祀則服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羽飾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
祿衣鄭注士喪禮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褱翟
○屈音關褱依注音鞠褱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褱
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注奠猶獻也凡世
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
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
禮記訓集卷十三

夫人揄狄王氏懋曰命與奠爾
亦女君命之言世婦則女御亦然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頭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
及袷聽鄉任左注紳垂則整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雷屋簷身俯故
頭臨前垂頤如屋雷拱脊手也身俯則宜手脊而下垂也
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
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
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
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齊音咨頤以支反雷力救反
居業反鄉許亮反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節所以明信輔君
持二緩則持一正義庾氏云急緩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
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車注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正義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履在外遠故云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注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正義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

賓不答拜鄭注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

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正義進面親

相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

字大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正義士與大夫言士賤故呼名大夫貴故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諡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注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正義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

禮記訓纂卷十三

也庚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己祖

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注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

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注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

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

言文也正義教學為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

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

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注比德焉君右徵角左宮羽注玉聲趨

以采齊注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

齊為節惠氏棟曰案詩作楚茨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楚

楚者資其字皆以齊次為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

云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又行以肆夏注登堂之樂節正義

行行則歌注反行周還中規注反行折還中矩注曲行進則指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注指之謂小兒見於前也揚之

進俯退仰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

鏘鏘而鳴也○徵張里反齊依注作薺疾私反還音旋鏘

七羊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

無自入也注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正義謂君子恒聞鸞

身也○辟本又

作僻匹亦反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

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

使鳴也正義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

禮記訓纂卷十三

佩玉也事佩木

居則設佩注謂所處而朝則結佩注朝於君齊則結佩

而爵韞注結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韞者齊

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韞為韞同士

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韞素韞也○齊側皆反結側耕反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喪主於哀去飾也

佩玉有衝牙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正義凡佩玉必上繫

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故謂喪與災責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緇

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以綬者所以貫綦文雜色也緇亦黃釋器綬也郭注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綬顏師古急就篇注云綬者受也所以承受環印也亦謂之綬說文組綬屬綬維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也

段氏玉裁曰古者戴佩皆繫於革帶佩玉之系謂之璲又謂之綬載之系亦謂之綬載佩與革帶佩玉之系謂之璲又

者故曰綬中山經云扶豬之山其上多璲石岐山其陰多

白珉說文珉石之美者珉石之美者又曰璲石次玉者邵

氏晉語爾雅正義曰玉藻士佩璲璲當作璲子虛賦云

璲石璲珉張揖注璲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應劭注子虛

璲記訓纂卷十三

賦璲石出雁門今山西有玉色黑美者可以鑑里人謂之

璲王段氏玉裁曰依玉藻言則天子白玉璲公侯山元玉

珉大夫水蒼玉璲所謂三命璲珉士璲璲則以石月令春

倉玉夏赤玉中央黃玉秋白玉冬元玉注凡所服玉謂冠

飾及所佩之璲璲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

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正義孔子失魯司寇

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無德事也佩象環者示已文

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純讀為緇璲羊朱反

綦音其璲而充反徐又作璲同璲武中反字又作璲同緇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注

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紵也說文錦襄邑織

文正義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用

錦為紳帶并約帶之紐錦束髮者以錦為總而束髮也童

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

士冠禮賈疏以童子不帛襦袴不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

衣裘裳故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注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

收之走則擁之注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

無箴功正義約束帶之餘組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收斂

之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童

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

北南面王氏念孫曰鄭注論語憲問引此作立主人之南

面而立作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見先生從人而入

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義與此相似也見先生從人而入

注皆為幼少不備禮也雖不履絢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

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履頭飾也正義不履絢者未成人

不盡飾也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

服本服之總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先生師

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并

必正反紐女丑反肆音肆以四反約其俱反見賢通反

禮記訓纂卷十三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正義此饌不為己

者嘗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

食之饌也食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正義飧是已食

飽故主人見客飧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

食然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一室之人

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

食之人一人徹注壹猶聚也為凡燕食婦人不徹

禮○飧音孫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注恭也正義謂懷

所操注上環頭付也正義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

環也上環是憲問下環是脫華處也操謂手所持者

棄之凡食果實者後君子注陰陽所成火孰者先君子注

不食注齊不有慶非君賜不賀注惟君賜為榮也正義謂或宗

得也注受君之賜為有慶者注此下絕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此補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及饌非禮

次食穀乃至肩至肩乃飧孔子不注正義凡禮食先食哉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注敬君賜君未有命弗

敢即乘服也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

拜矣異日乘此車馬往拜衣服之賜然必君命之乘乃敢乘注

禮記訓纂卷十三

乃敢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致首於地據掌以

肉之賜弗再拜注輕也受重賜之拜受又拜於其凡賜君

子與小人不同日注慎於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注敬也正義

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注

膳於君有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注

美食也葷桃茆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

辛菜也茹菹帶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菹說

也葷薑菜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注正義解大夫所以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注小臣受大夫

大夫拜便辟也正義大夫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

荅己故也君不拜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

諾出以退士又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

服以拜注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敵者不在拜於其室注

來賜時不見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注此謂獻辭

見則不復往也注大夫承賀注承受也士有慶事

是其類也正義謂臣有獻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士於

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注承受也士有慶事

不敢變動尊也正義下大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注事統於尊敵注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

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注

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

或曰乘兵車不式正義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從門間過

不為曲敬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

趨注至親老出不可方復不過時注方為其不信已所處也

復反也正義方常也若敢往甲則不得注親齊色容不盛此

孝子之疏節也注言非至孝也齊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

易方復不過時而言此乃子道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注
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謂厄匱之屬
正義不能者謂不能忍為此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
書杯圈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唯于癸反瘠才細反圈起權反

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注
此謂兩

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
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正義介謂上介稍近
君故拂闌大夫之介微遠於闌故當棖與闌之間士介卑
去闌遠故拂棖闌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
旁長木介副也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闌之
中主君在闌東賓在闌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
拂闌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闌大夫擯介
各當君後在棖闌之中央○闌魚列反棖直衡反
賓入不中門不履闌注
正義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謂聘

禮記訓纂 卷十三

賓也中門謂不當闌西公事自闌西注
聘享也私事自闌東
棖闌之中央稍東近闌也
注觀面也正義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闌西
用賓禮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疏云案曲禮大夫士出入
君門由闌右玉藻云私事自闌東即大夫士出入君門一
也又與此經卿大夫入君門亦由闌右同公事
自闌西即聘禮聘賓入由闌西是也○闌音或

君與尸行接武注
尊者尚大夫繼武及也士中武注
述
迹正義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踏於
半未得各自成迹繼武者謂兩足相繼也中猶間也
每徒足間容一徐趨皆用是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
足地乃躡之也徐趨皆用是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
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
正欲或為數正義既無所執持而欲履恒起而手足猶宜
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雖履恒欲起而手足猶宜

直正不得邪低注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
若有所循不舉足
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正
義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
折則裳下委地曳席上亦然注
尊處亦端行頤雷如矢弁
足如水流狀也

行剌剌起履注
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為雷也正義端行
直俯臨前頤如屋簷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
也弁急也剌剌身之貌急行欲速而身履恒起也○圈舉
雷力救反弁皮彥反剌以漸反
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注
著徐趨之事正義踳足後
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言舉足狹
數也○縮本或作宿同色六反
凡行容惕惕注
惕惕直疾貌也
廟中齊齊注
恭也
朝廷濟

禮記訓纂 卷十三

濟翔翔注
莊敬貌正義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
拱也○惕音傷齊才兮反賀在政反濟子禮反翔
本又作
洋音詳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注
謙慤貌也遫猶蹙蹙也
見所尊者之人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者王氏引之曰舒亦
遲也遫猶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
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
疾也舒遲與齊遫相對為文非謙慤自斂持之謂也足容
重注
舉欲手容恭注
正也目容端注
視也口容止注
動也

聲容靜注
不噦頭容直注
不傾氣容肅注
息也立容德注
如
有子也釋文德得也集韻七志德
色容莊注
戰色坐如尸
蓋如有所置物於前也徐邈說
注尸居神燕居告溫溫注
皆謂教使也釋訓溫溫柔也郭
位敬慎也燕居告溫溫注
皆謂教使也釋訓溫溫柔也郭

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和不
欲嚴凜○齊音谷邀音速德如字徐音置
几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注如觀其人在此
喪容纍纍注羸憊貌也色容顛顛注憂思貌也視容瞿瞿注瞿瞿梅梅貌也
也正義瞿瞿驚遽貌也言容蘭蘭反顛音田視容又作目
容瞿紀具反蘭古典反
戎容暨暨注果毅貌也言容諮諮注教令貌也色容厲厲注義形貌也
嚴也肅威也軍中視容清明注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調注辨為
而後行也詩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為闕揚讀為陽聲之
禮記訓纂 卷一三
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說文嘆盛氣也詩曰振旅嘆嘆江
氏永曰謂氣充實於體揚其休美於外如云充實而有光
輝玉色注色不變也○暨其記反詔五格反辨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注謙自別於人而已正義若臣下
人伯曰天子之力臣注伯上公九命分陝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其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
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注邊
九州之外大君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正義某土
之守臣某者諸侯自稱辭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
侯某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天子之擯告
天子則曰臣某子某男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以下通
及民也小國之君謂夷狄子男之
君自稱及介傳命云小土之孤某

上大夫曰下臣擯有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
大夫世子自名擯有曰寡君之適注擯者之辭主謂見於
他國君曰外臣某止義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寡君之老
出使他國主國設禮禮待之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
以槓為文其介接王君之時辭亦當然自名者對己君稱
名世子自名謂對亡國之君寡君之適擯者對他國之辭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枿聲之誤正義枿是樹生之餘盤
則知公子為庶庶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注傳遽
給使者也適子本也大夫者曰私人○孽音
枿五葛反徐五列反傳陟戀反遽其庶反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
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劉原父曰鄭說非也此
謂若趙襄子使楚產產吳夫差之類私臣於君命不得言
禮記訓纂 卷一三
主故名之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
郵使陪臣隆政展游之此則名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賓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
賓也注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
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賓必刃反

禮記訓纂卷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按異義今載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圖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間南北七筵上圖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圖下方入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汪氏中曰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幼弱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禮記訓纂

卷十四

因是而制為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為朝事義而魯之儒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為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為容之故為壇于郊淳于登以為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其制為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為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三禮圖曰展從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吳幼清曰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也。天子謂王也舊注謂周公攝政王位朝諸侯非三公中階也。斧音甫依本又作展同於豈反鄉許亮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

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朝位之上上近主位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甸服六歲一見男服七歲一見采服八歲一見衛服九歲一見甸服十歲一見男服十一歲一見采服十二歲一見衛服十三歲一見甸服十四歲一見男服十五歲一見采服十六歲一見衛服十七歲一見甸服十八歲一見男服十九歲一見采服二十歲一見衛服二十一歲一見甸服二十二歲一見男服二十三歲一見采服二十四歲一見衛服二十五歲一見甸服二十六歲一見男服二十七歲一見采服二十八歲一見衛服二十九歲一見甸服三十歲一見男服三十一歲一見采服三十二歲一見衛服三十三歲一見甸服三十四歲一見男服三十五歲一見采服三十六歲一見衛服三十七歲一見甸服三十八歲一見男服三十九歲一見采服四十歲一見衛服四十一歲一見甸服四十二歲一見男服四十三歲一見采服四十四歲一見衛服四十五歲一見甸服四十六歲一見男服四十七歲一見采服四十八歲一見衛服四十九歲一見甸服五十歲一見男服五十一歲一見采服五十二歲一見衛服五十三歲一見甸服五十四歲一見男服五十五歲一見采服五十六歲一見衛服五十七歲一見甸服五十八歲一見男服五十九歲一見采服六十歲一見衛服六十一歲一見甸服六十二歲一見男服六十三歲一見采服六十四歲一見衛服六十五歲一見甸服六十六歲一見男服六十七歲一見采服六十八歲一見衛服六十九歲一見甸服七十歲一見男服七十一歲一見采服七十二歲一見衛服七十三歲一見甸服七十四歲一見男服七十五歲一見采服七十六歲一見衛服七十七歲一見甸服七十八歲一見男服七十九歲一見采服八十歲一見衛服八十一歲一見甸服八十二歲一見男服八十三歲一見采服八十四歲一見衛服八十五歲一見甸服八十六歲一見男服八十七歲一見采服八十八歲一見衛服八十九歲一見甸服九十歲一見男服九十一歲一見采服九十二歲一見衛服九十三歲一見甸服九十四歲一見男服九十五歲一見采服九十六歲一見衛服九十七歲一見甸服九十八歲一見男服九十九歲一見采服一百歲一見衛服

禮記訓纂

卷十四

制云千里之外曰采四塞世告至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此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之明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金氏榜曰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觀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此為壇為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唯四面表其門則不殊觀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為出其宮門可知方明之祀配于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塞先代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注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注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正義周本紀作九侯

鬼聲相近庚氏云九與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為丈

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宮所容受致政以王事歸授之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注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

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

禮記訓纂卷十四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

路載弧韠旂十有二旒廣雅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軹卿大夫七旒至軹士三旒至

肩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同之於

魯公謂伯禽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殿之

祭天車也孤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韠天子之旌旗畫

日月○乘繩證反韠音獨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琄嶽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季

已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公稱宮

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尊象骨飾

之鬱尊鬱鬯之器也黃目黃尊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

如槃容五升以大宗為柄是謂圭瓚瓚屬也以竹為之

難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

之飾也加爵也散爵皆以璧飾其口也琄始有四足也

歲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服也大武周舞也冕冠名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也朱離北夷之樂也禁段氏王

裁曰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古任南同音同用五經通義

王者樂有先後各向其德也文得之衣繡衣持羽毛而

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威

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千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斷也

正義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犧儀尊也周

禮記訓纂卷十四

禮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醢齊象象尊也周禮春

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人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

人所酌以獻尸也山壘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

鬱謂鬱鬯酒黃目也山壘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

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宗為柄是謂圭瓚瓚屬也以竹為之

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季

已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公稱宮

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尊象骨飾

之鬱尊鬱鬯之器也黃目黃尊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

如槃容五升以大宗為柄是謂圭瓚瓚屬也以竹為之

難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

之飾也加爵也散爵皆以璧飾其口也琄始有四足也

歲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服也大武周舞也冕冠名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未

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也朱離北夷之樂也禁段氏王

裁曰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古任南同音同用五經通義

王者樂有先後各向其德也文得之衣繡衣持羽毛而

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威

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千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斷也

正義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犧儀尊也周

禮記訓纂卷十四

禮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醢齊象象尊也周禮春

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人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

人所酌以獻尸也山壘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

鬱謂鬱鬯酒黃目也山壘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

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宗為柄是謂圭瓚瓚屬也以竹為之

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
瑤爵也賈孔之申注義者謂后未醕尸以前不用瑤爵明
踐饋食皆酌玉爵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
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大
音泰犧素何反疊音雷灌古亂反瓚才旦反
簋息緩反琖側眠反梲苦管反巖居衛反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

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注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褱王后之上

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則自揄翟而下
 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

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宏饗此也正義迎牲謂裸鬯之後牲人之時迎於門夫

也。卿大夫助君謂迎牲幣告及終祭之屬於內則世婦於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醑尸之時薦豆籩也。贊助

禮記訓纂

籩及祭事之屬也。○禕音輝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不

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

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神音藥省讀爲狝
仙淺反蠟仕嫁反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

與皇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

門不必事事皆同劉原父曰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

皇應舉無庫知路諸侯亦三門同而名不同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

之玷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禮

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讓爲亢龍之亢又爲高也方
所受圭竄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蟲獸

如今階上爲之矣說文屏蔽也正義皇氏云重櫨爲窠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濕壁櫨柱也以密石摩柱

達通也。鄉謂窗牖也。以牖戶通達故曰達。牖，房垠築土爲之。尊在兩楹間，站在尊南，故曰出尊。康圭者爲高，站在受賓

之圭舉於其上○稅專悅反重直龍反棉以占反
刮古入反鄉許亮反站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

驚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

禮記訓纂 卷十四

路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

或爲樂也○乘食證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

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也
左傳黃鉞右秉白旟以麾
 雅有鈴曰旂釋名交

蘇曰旂旂也畫作兩龍相向也詩作旂旂也旂之旌也注旂竿首其形榮榮然也綴夏后之旌也其形

衰衰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

性尚黑殷白牡周駢剛注剛正色也白黑駢目駢肩
首爲純白凶也駢剛赤色說文駢

馬白色黑鬣尾也正義駱白黑相開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駢赤色也剛壯也駢言剛則白亦剛白言壯黑亦壯也王氏引之曰蕃字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幡白蒿謂之素白鼠謂之鼯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駱音洛鬣力輒反蕃字又作番音煩駢反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

尊也注泰用瓦著著地無足說文犧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罍或从缶蠡或从皿正義蠡雲雷也書為山雲之形殷尊無足則泰蠡犧並有足也爾氏三

禮圖曰太尊受五斗周禮司尊彝注云太古之瓦尊也今

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

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

半寸脣寸底平厚寸與瓦無異形制容受皆同山尊受五斗

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九寸腹高三寸中橫徑八寸

禮記訓纂卷十四

高二寸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

之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脰高三寸中橫徑一尺五分

尊象尊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獸尊案明堂位曰獸象

周尊也禮器云廟堂之上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

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婆娑

之婆娑義同皆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案阮氏圖

其犧尊飾以牛又云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其圖

中形制亦於尊上畫牛為飾象尊後鄭云以象

骨飾尊梁正阮氏則以畫象飾尊○著直略反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注斚畫禾稜也詩曰洗爵

琖殷曰斚周曰爵从叩从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斚受

六升聶氏三禮圖曰爵刻木為之漆赤中爵盡也足也舊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注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用

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鳥頭也說文彝宗廟

常器也从系系基也升持米器中實也此與爵相似周禮

六彝以待禋將之禮正義雞彝雞彝通刻勺頭皇氏云蒲金為

目龍勺勺為龍頭疏勺謂刻鑊通刻勺頭皇氏云蒲金為

蒲當刻勺為鳥頭受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

氏三禮圖曰雞彝受三斗宗廟器盛明水臣崇義按舊圖

云六彝唯雞彝虎彝四彝皆刻木為之畫四物之形於背

上負尊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周

禮司尊彝後鄭云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著於尊上

考文審象法制甚明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九寸底

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六彝

所飾各畫本象其形制容受皆同尊彝盛明水先鄭讀年

為稼謂畫禾稼於尊因為尊名其彝與舟並漆赤中其局

足內亦漆畫禾稼為飾黃彝盛鬯也後鄭云謂以黃金為

目也其彝與舟並漆以金漆通漆龍勺舊圖云柄長二尺四

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

禮記訓纂卷十四

臣崇義謹案周禮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今以黍寸之尺

計之柄長尺二寸口縱徑四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

徑各二寸又師儒相傳皆以刻勺頭為龍龍頭狀又案阮氏

圖說蒲勺頭如鳥頭即知龍勺頭亦如龍龍頭明矣疏勺

此疏勺亦宜如疏批通疏刻畫雲氣飾其柄蒲勺舊圖云

蒲勺頭如鳥頭今以黍尺計之柄長二尺四寸口縱徑四

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徑各二寸深一寸受一升挹

酒及亞獻以下畢

水○勺市灼反

土鼓黃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黃當為曲聲之誤也

有天下之號也正義土鼓謂築土為鼓黃梓以土

塊為梓○黃讀為曲苦對反葦于鬼反籥音藥

拊搏玉磬指擊大琴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注拊

葦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指擊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

也四代虞夏殷周也爾雅釋器大琴謂之離郭注或曰琴

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又釋器大
瑟謂之應節注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二十七弦○附芳甫反搏音博指居八反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

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

也名教春秋文十三年穀梁傳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

羣公曰宮正義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議之不立

立也按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生武

公故是伯禽元孫名煬王晦叔曰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

實魯公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為此也若武公毀

而復立則季氏為之也豈可比武之世室乎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

周學也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

禮記訓纂卷十四

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注崇貫封父皆國名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

以夏后氏之璜王璜也此言龜疑記者是人名非國名春秋

傳封父之繁弱弓也此言龜疑記者是人名非國名春秋

之誤○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注越國名棘戟也春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注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

也殷頌曰植我藝鼓周頌曰應縣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

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王氏念孫曰足鼓鼓名也與楹

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同案廣雅鼓名有足鼓隋書

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

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
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傳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注垂堯之共工也女媧

也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垂作

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黃氏三禮圖曰舊圖云笙長四

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鍾章

凶反說文作鐘蟬徐古蛙反

夏后氏之龍箒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璽注龍箒所以縣鐘

以箒屬植曰虞飾之以箒屬羽屬篋以箒屬角屬篋以

箒屬木屬篋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箒以箒屬土屬篋以箒屬水屬篋以箒屬火屬篋以箒屬

武入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廣饗饗饗祭器受斗二升內圓外方曰簋吳幼清曰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名簋。敦音對又都雷反連本又作璉同力展反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注梡斷木為四足而

已嶽之言麓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聶氏三禮圖曰臣崇義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又案舊圖云棋殷俎曲撓其足。棋俱甫反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

三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赤雲畫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楬徐苦瞎反獻素何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禮記訓纂卷十四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韍或作韍。韍音弗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注氣主盛也方性夫曰虞祭首

尚用氣故也首氣之陽也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正義夏后氏尚黃故用

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按儀禮設尊尚元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

尚酒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

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已矣皆義口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左六十夏后氏左百二十殷左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嬰注綏亦綏也夏綢其杆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綢為崇牙以飾其側

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恆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嬰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嬰從從遣車嬰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嬰皆戴旌垂羽諸侯六嬰皆戴圭大夫四嬰士二嬰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杆纁帛纁素升龍於綵練旒九江氏永曰此因前誤文之壁嬰合於周頌之樹羽意其亦有垂羽非也。綢吐刀反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

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王禮天子之禮也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

禮記訓纂卷十四

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諫由莊公始燔人髮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為飲。傳文專反

禮記訓纂卷十五

寶應朱彬輯

喪服小記第十五

正義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

爲母又哭而免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

爲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正義斬衰主人爲父之服括

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

猶有笄繼徒跣披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繼著素冠視斂斂

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自項以

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

髮與父禮同至拜賓竟後子往卽堂下之位若爲父於此

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爲母則不復

括髮乃著布免踊而齊衰帶惡筭以終喪注筭所以持身也

翼經帶以至成服而齊衰帶惡筭以終喪注筭所以持身也

禮記訓纂卷十五

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正義惡筭者榛木

爲笄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筭上皆有帶字段氏王裁

曰按注先釋笄後釋帶是脫帶字不當在惡筭上儀禮喪

服疏引帶字在惡筭上是各本不同也王氏念孫曰笄在

反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

婦人則髻注別男女也正義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

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

冠女則榛木爲笄男子免而婦人髻者吉時首飾既異今

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髻

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紒也男子之免有兩時婦人之髻有三別前云斬衰

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髻亦用麻也有布髻者此云男子

免對婦人髻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髻不容用麻也有露紒

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髻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

則婦人不用布髻故知恒露紒也又齊衰輕期髻無麻布

然露紒恒居之髻則有笄三髻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

以爲止有二髻一是斬衰麻髻二是齊衰布髻皆名露紒

喪服女子子爲父箭笄髻衰是斬衰之髻用麻鄭注以爲

露紒明齊衰髻用布亦謂之露紒也賀瑒云男去冠猶

婦人去笄義盡於此故云其義也王氏懋竑曰斬衰麻髻

齊衰布髻自是未成服之時儀禮布總箭笄髻衰三年則

別有成服之髻但成服之時儀禮布總箭笄髻衰三年則

未成服不以麻布則又同於齊衰輕期以下其制蓋不

可考豈以箭笄惡筭爲別而髻制則一乎○髻側巴反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外義苴者黠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

哀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

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殺也

禮記訓纂卷十五

必用桐者明其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

同也賈氏喪服傳疏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又外內有

年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注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

而爲祖母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若

祖卒時父在已爲祖母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

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正義謂

先拜後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注尊大夫不婦人爲夫與

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注恩殺於父母正義以受重他族其

啟類素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

成正義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

母之喪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為正

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不義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在

子為出母期若父沒則適子一人不復為母服所

以然者已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注已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

孫親元係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正義上殺者服

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會祖大功高祖小功

而俱齊衰三月者喪服注云重其哀麻尊尊也減其日月

禮記訓纂卷十五

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

也下殺者子服父三年父不友等衰故服子期若正適

傳重者亦服期為孫大功則曾孫立五月但曾孫服會祖

三月曾祖報亦一時曾祖正尊自加齊衰服會孫卑故服

總麻會孫既總麻元孫理不容異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據祖期斷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

世叔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疎故總麻此發父而

旁漸至輕也祖期祖之兄弟五月族祖總麻是發祖而旁

漸殺也又會祖本應五月會祖之兄弟故三月又兄弟至

親相為期同堂兄弟九月從祖兄弟故小功族昆弟又殺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

以祖配之自外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庶子王亦如之注

至者無主不止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

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

也金氏榜曰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

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之所以

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為太

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

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王孫卿傳合祭法之文

謂有虞氏之祖出黃帝以祖顯項配黃帝而祭故曰以

其祖配之榜謂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

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

也妻祔食于夫為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于

祖為合食不謂之配自子孫陳于祖則配某氏是也子孫

謂周人禘嘗以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嘗

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祖難通如

禮記訓纂卷十五

此

別子為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別子

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為始祖注別子為始祖者為

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注別子為始祖者為

宗所謂百世繼禘者為小宗注別子為始祖者為

不遷之宗注別子為始祖者為

將遷也正義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為小宗有五代而遷之宗其

繼高祖者也注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

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禘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

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

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

族人俱事四小宗兼大宗為五也

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禘也注宗者祖禘之正體

正義四世之時尚事

禮記訓纂

卷一五

五三五

高祖至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
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
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
尊祖故敬宗也。○禰乃禮反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尊宗以為木也禰則不

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平上者謂下正
猶為庶也正義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
為禰適而於祖猶
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尊先祖之正體不

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禰周五經然不曰此但別庶子而下
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
言之也正義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
斬也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義則祖重故已承二重而為
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為長子斬也又曰與禰者庾氏云
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欲明死

禮記訓纂 卷十五

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為
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為長子三
年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
也正而不傳適孫為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
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
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庶子不祭殯與無後者殯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注不祭殯

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己不祭
祖無所食之也其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殯則
自祭之凡所祭殯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

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殯祭之正義殯者未成人而死者也
無後謂成人未嫁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所生之適子
為殯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殯尚
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
無後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會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
者己是會祖庶不合立會祖廟庾氏云殯與無後者四時
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性年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

曾子問注云凡殯特豚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故諸父
無後者為殯祭之若宗子為大夫得立會祖廟者則祭之
於會祖廟
不於殯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

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
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有祭義若宗子為下士是宗
子自祭之庶
子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注言服之所

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弟
親也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有別者若為父
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
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也

從服者所從已則已正義按服術有六其一是從從者徒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為女
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
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一從雖已猶服如女君雖沒
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則所從已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
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已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
則臣不復服君之黨及母已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
也已止也止謂徒從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注謂若自為

已則止而不謂徒從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注謂若自為

義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一是子從母服母之
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注特舉
一隅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注妾為女君之

也而而今俱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意不也正義從
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意不也正義從
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
而入亦從而出○為子偽反

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正義王天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注世子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正義喪服齊衰不杖章稱大夫適子為妻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降喪服士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江氏永曰此經不降妻之父母對公子降妻之父母而言蓋公子祇於父降其妻為大功遂降妻之父母無服若世子之妻為繼體之配異於公子之妻其為妻服齊衰不杖期故妻之父母仍服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注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正義尸服士服者謂尸服元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

禮記訓纂卷十五

元冕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注謂是也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正義以其嘗為天子諸侯不

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土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注當喪當易姑絕族也正義則三年者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夫遺歸值兄弟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以絕夫族故其期更隆於父母也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遺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則止不更反服也未練而反則期者父母喪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遺還

家已隨兄弟服三年之受而夫命反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為于偽反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注言喪之節應歲時歲喪沒閏九月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然不為除

以下數閏也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正義言為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庾氏賀氏並云祭為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

之為除喪故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

除喪注再祭練祥也問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祥明月練

宜異時也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

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正義謂逢變三年後乃

禮記訓纂卷十五

深不忍頓除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

已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

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

不歆非類當為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祔也祔以死者祔

於祖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

不常祭耳正義大功尚為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皇氏

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為之練祥有期親則大功

主者為之至練若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絲麻

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方氏苞曰朋友不

主練祥何也曰子幼妻自可舉非大功同財者可比也夫

無主前後家東西家主之若有子則祭時當以衰抱若曾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注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正義喪服云大

夫為貴妾總是別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

他故居異邦而生已不及見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

於喪服年月已過乃問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

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無禮則稅之稅稅

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正義王肅云計已之生不及此

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已生則稅之也劉知蔡

謨義與王同而以弟為衍字江氏永曰言弟者因昆連及

之耳勿泥。稅皇

他活反徐他外反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注臣之

謂卿大夫出聘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注謂正親在齊

問以他故久留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總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

也此句補脫誤在是空承父稅喪已則否劉智喪服釋疑

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

心喪耳正義曾子所云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

稅之情重故也

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

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為于僞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如要經也正義喪服傳云

一以為帶。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除喪者先重者注謂練男子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

至小祥各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

除其重也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

易乎首正義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

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

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

不變要以其所重故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正

哭皆於其次

禮記訓纂 卷十五

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正義大謂倚廬唯朝夕哭入

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辟

婢亦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

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

日皇天子復諸侯復曰皇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正

義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姓如魯

姬齊姜也氏如

孟孫三家之屬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注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注經之大俱五寸五分寸

之七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

麻同皆兼服之

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

之六

之七

之六

之七

之六

之七

之六

之七

之六

之七

之六

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
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陸農師曰謂若斬衰卒哭
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
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
謂兼服何也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江氏永曰前經易服者易輕
者注疏男女首者則易輕者也江氏永曰前經易服者易輕
則謂服麻又服葛蓋誤解兼服之文耳兼服之者謂男子
以後輕喪之麻帶葛易前重喪之麻帶葛兼之為言包也亦
經易前重喪之麻帶葛易前重喪之麻帶葛兼之為言包也亦
間傳輕者包之意非謂服麻又服葛蓋誤解兼服之文耳兼服之者謂男子
者特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既又誤解間傳重
矣乃以葛易之何謂不變乎蓋重者特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
特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既又誤解間傳重
後輕而不易也若如鄭氏說則男子重首婦人固自帶其
故帶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而間傳注又謂婦人之帶亦特
其葛不變前後不抵牾乎王氏懋茲曰麻同皆兼服之注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疏本作麻葛間傳麻同則兼
服之此文恐因間傳而誤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注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
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轉

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注偕俱

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
曰反葬奠而後葬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

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父之喪衰宜從重也假令
父死在前月而母葬服斬衰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正

義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正
義虞耐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為虞耐也後事謂葬父也

葬不得變服也偕音皆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注祖不厭孫也大夫為庶
子大功正義庶子之子不

降其父猶大夫不主士之喪
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
為三年外別無親其如雜記所謂前後家
東西家又無有則里尹主之乎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本非骨肉○為子為父雖命為母子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
服大

功大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
易牲者前是宗子為祭故殤及無後者依人貴賤禮

供之及下云賤不耐貴而此耐大夫者謂無士可耐則不
得不耐於大夫猶如妾無妾

祖姑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廟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
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居今異居及繼

道其理有子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
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財計各別

氏永曰按喪服傳云夫死妻釋子幼則服齊衰三月而財計各別
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也

官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與焉若適者則繼父之道也同
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蓋此子若有親者撫

育則不從母適人惟無大功之親是以從母他適賴所適
者撫育之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以與之同財而適

為築宮廟使之祀祀則繼父之恩深矣如是者為同居繼
父服齊衰期若此子賴其撫育而彼自有親者享其財或

繼父先未有子而後生子則此子亦不得分其財是為先
同居而後異居其恩淺者服輕為服齊衰三月若初未從

母適人則無恩不恩矣傳言無大功之親也傳舉疏以包親無大
無主後蓋大功之親可知同居異居之別不在已之主後

功以上之親則無後可知同居異居之別不在已之主後

而在所適者之主後故云有主後者
為異居舉有主後可該不同財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正義右西邊也南面嚮南

也嚮南為主
以對答弔客
耐葬者不筮宅
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

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

其昭穆
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耐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

而耐之中猶間也正義士易性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耐

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中一以

上而耐者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下云妾

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耐

禮記訓纂 卷十五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注人莫敢卑其

祖也正義卑不可耐於尊祖賤孫貴耐之

不嫌也若不耐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

宗子母在為妻禫
注宗子之妻尊也正義賀場云宗子向

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尋常之禮若別

妻禫則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又云父

在為妻以杖即位鄭注云庶子為妻則父沒母存有杖可

知此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

不禫若不杖則喪服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

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後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

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

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此云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
不得為妻禫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注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

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

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

正義記者見喪服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觸類言之則妾

子亦可為庶母後也謂妾經有子而死餘他妾多子則命

他妾之子為庶母後之妾立後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

言之既可為庶母後之妾立後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

言之子死故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必知經有子者若無

子則不得立後賀場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

為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注目所為禫者也正義下有庶子在父

不禫妻為夫亦
禮但記文不具

禮記訓纂 卷十五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

庶母後者也妾母謂
孫止正義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

庶子自為其母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注言成人也婦人許

夫同廬注女年十五笄譙周喪服圖男子幼娶必冠女子

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殤春秋僖九年公羊傳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

喪治之何休注不以殤禮降也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注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

曰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

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後者即為之子以其服服之

子為父之服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

不降而從殤服也朱氏軾曰殤而為之後或疑其服與凡

為後者有間故明其服之如常以所後雖是十九歲以下

之殤然當其生時則已冠矣凡男女已冠笄不為殤故可

為之後而以其服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

已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石渠

十年葬主喪者除否答曰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

不葬于義不可以除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

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反服庶人為

國君亦如之盧注子孫皆不除以喪主為正耳其餘旁親

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通典陳氏問劉世明日注云謂旁

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劉答云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

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

耳正義久而不葬則三年服身皆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

以下至總也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

至服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

也至葬則反服之也庚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

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

禮記訓纂卷十五

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

經也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

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不除也盧植云下

子孫皆不除蕭望之云獨謂子庚言為是

箭筭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正義

筭終喪三年謂女前云惡筭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云箭

子在室為父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注雖尊卑異於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

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也濯

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要有經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

為繩麻將欲小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

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

以然者祭欲吉故豫服也

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問傳曰大祥素縗麻衣正

義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豫服大

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從

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濯

反大角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正義此

也若異

宮則禫

庶子不以杖即位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正義謂適

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可也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正義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

母也至祖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其

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以祖為父主

禮記訓纂卷十五

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

非厭也父不為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

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謂父主妻喪故

主適婦明主適婦由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妻喪故不主

庶婦所以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妻故也若妻次子既非

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曰但云以杖自足何須

言即位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

今嫌為妻亦得杖而

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注君為之主弔臣思為

北面哭不拜正義按土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

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彼為主故中庭拜

今鄰國君弔君為主則主人北面哭不拜曾子問季桓

子之喪衛君來弔君為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稽顙故

議其喪 有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

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注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

服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錫衰弔六卿弁錫衰弔大夫弁錫衰弔士弁錫衰弔內諸侯弁錫衰弔正義

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

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

至殯殯後不復免也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

免尊人君也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 注不喪服求主主吉惡其

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

之喪服 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

素無服素者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正義若本

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

禮記訓纂 卷十五

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

否 注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朱氏曰所謂已喪期大

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己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

不或疾者有服而己除故釋服若所養亦有不喪則養者

養者死而為之服即所養者別有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

之服或重於本有之服重則服其服同而己服已變而受

亦服其服若同而己服未變或輕於己服則於後死者初

成服及當事拜客服其服不當事拜客仍服己服故曰遂

以主其喪主謂拜賓賓為主也 入者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服至新死者三日成服

則釋本有之服而服其服成服後已服重者亦惟當事拜

已變服則服後死之新服惟當已喪變除時服已喪之服

尚反 養羊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適祖姑也

下女君一等正義前文云匹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

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耐於女君可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 注婦謂凡適

卒哭祭婦非舅事也耐於祖廟尊者宜

主焉正義婦之所耐者則舅之母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

攝之陸農師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吳幼

清曰此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者不可攝而主

喪唯宗子可以士

而攝主大夫喪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注親

也 崇敬

禮記訓纂 卷十五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為禮正義贈遺明器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

省陳既少盡納於壙可也○省所領反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后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

於宮而后之墓 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正義次謂中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

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正義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

來他國未仕故得為舊君服斬熊氏以為凡與諸侯有五

尊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

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

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正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壯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澡本又作藻音早詘邱勿反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

親者謂舅所生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正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前所生配謂凡配正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耐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唐會要中有論凡夫婦無先後皆當並耐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耐又非生存之比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

禮記訓纂

卷十五

十九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

易姓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妻為大夫

大夫為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陸農師曰耐於其妻即是耐於其祖蓋妻未有不耐於祖姑者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應子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立文注以耐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徙它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江氏永曰耐於其妻謂夫為其妻行耐祭之禮也疏謂其夫不為大夫而死誤矣金氏榜曰喪之耐祭也使鬼有所歸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為之虞耐不繫於有廟無廟此經承上婦耐於祖姑言之耐於其妻即此耐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為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注姑不厭婦正義舅主杖今姑在子主喪亦厭婦母為長子削杖

注嫌服男子明今姑雖為主不厭婦也

為長子服不可以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重於子為已也

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而笄笄為成人

成人正杖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注棺槨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啟之閒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注有故不主入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朱氏軾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已踰期矣而又後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此記所云或葬後有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故而不及虞或先葬母虞待父也

禮記訓纂

卷十五

廿

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注小功以下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注墓在四郊之外正義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著冠至郊而後去冠

著免反哭於廟○報音赴下同此必利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

注不敵麻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親者皆免既啟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

注殤無變文不緇元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正義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元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

緇也

乃素縞麻衣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

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

三日而五哭三祖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

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

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祖者始至袒

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三也正義不并攬者奔喪異於初

死也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

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

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者小

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禮記訓纂

卷十五

禮記訓纂卷十五終

禮記訓纂卷十六

寶應朱彬輯

大傳弟十六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

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說文禘祭也

周禮曰五歲一禘錢氏大昕曰董仲舒有言天者祖之所

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

為立廟親盡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各祭其所出

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也金氏棣曰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為禘引祭

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國丘以警配之又言人鬼

則主后稷饗於闕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

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

禮記訓纂

卷十六

禮記訓纂

卷十六

禮記訓纂

卷十六

禮記訓纂

卷十六

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而得於有廟者台祭也大夫蓋於會祖廟而上及高祖廟而上則於祖廟而上及會祖高祖中士下士則於祖廟而上及祖廟而高祖也大夫亦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祖廟凡四世若大祖在王如字又于況反徒細反省息靖反

牧之野牧說文作埤朝歌七十里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

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注遂疾也疾奔走也

追王大王王王季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注

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正義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述

禮記訓纂卷十六

上治祖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

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注治猶正也繆讀為穆

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合族以食者合

會族人以食之禮又序次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

弟也劉氏台拱曰別之以禮義亦旁治昆弟事王氏引之

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為義

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義

是古禮儀字本作義也○繆音木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日治親

日報功三日舉賢四日使能五日存愛注止先言未遑餘

賢德之士舉而用之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

有道德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吳幼清曰存愛謂仁民上

言民不忍此言存愛蓋存愛民之心爾先五者一得於天

下民無不足無不賾者足也謂周足也五者一物紕繆民

莫得其死注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注人道謂此五事劉氏台拱

長男女有別○賾本又作嚼食豔反紕

匹羈反徐孚夷反繆音謬本或作謬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注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

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

徽或作禕盧注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綬若夏則書其號

禮記訓纂卷十六

為夏也正義權謂稱鍾考校也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

殷正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服

色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別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

有別也器謂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

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其不可得變革者則

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

變革者也注四者人道之常○微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

道也注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則謂弟之妻

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

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慎乎注人治所以正人陳可大日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

婦此於昭穆為伯叔母兄弟之妻不可謂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

母以素昭穆也舊說弟之妻不可謂婦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弟妻不可謂婦猶嫂嫂不可謂母是以昆弟何以無服意謂

禮記訓纂

卷十六

四

為嫂弟之妻但當謂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弟之子但

當謂兄之子弟之子不可謂之姪也注時人稱弟婦亂名

實之失也○屬音燭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注四世其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正

義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為親兄弟期從兄弟大

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其承高祖為四世五世

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

六世謂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服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

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

於下昏姻可以通乎世注問之也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

單盡也四從兄弟各自為宗高祖以繫之以姓而弗別繼

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周建

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

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正義繫之

以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

本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

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

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

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也高祖為庶姓本於黃帝齊姓姜本

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

氏之等○免音問殺色界反單音丹

繫音計又戶計反綴丁衛反食音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

幼六曰從服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

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子為妻之

服正義名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兄弟姊妹之屬出入者女

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

後者也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為言之

禮記訓纂 卷十六

從服有六有屬從注子為母之黨正義屬為親屬以其親

妻並有徒從注臣為君之黨正義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

是也女君之黨庶子為君母是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注公子為母之黨正義屬為親屬以其親

義屬引服問其妻為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有從

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

無服而有服服問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親無服而妻猶服

之娣姒有從重而輕注夫為妻之父母期而妻猶服

亦是也月為輕舅之有從輕而重注公子之妻為君所厭自為其

子亦是也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猶用也率循也

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三年義然如是也正義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一輕一重人情道理宜合如是故云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正義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親若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

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為于偽反

別子為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正義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繼

禮記訓纂 **卷十六**

世為君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為其後世之始別於本為祖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謂之別子以其國不來者繼別為宗注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絕族者五繼禰者為小宗注父之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注遷

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之子弟也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薛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

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為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

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為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大宗之庶子則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已身庶也宗禰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唯小宗是耳正義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近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敬宗子者尊

崇先祖之義也小宗四一是繼禰與再從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

宗者公子是也注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適昆弟遺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有無宗

禮記訓纂 **卷十六**

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者言公子有事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

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為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為大夫者各祖別子為始祖各宗其嫡為大宗嫡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為嫡故通稱嫡以明後代皆應同正也正義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昆弟為君者庶者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言

此適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

絕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不相為服親者屬也屬親疏正義絕族者

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親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絕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

之劉氏台拱曰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蓋喪服傳引古傳文而釋

其義以為為出母言之也鄭於此處卻不用此為釋○移本或作施同以歧反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

是故人道親親也注言先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

禮記訓纂 卷十六

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注收族序

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此之謂也注數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

祖之正允故敬宗敬宗子故收族人喪服傳云大宗收族

者也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始於家邦

終於四海先嚴宗廟後乃社稷保重也百姓百官也百官

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上無

淫刑濫罰故庶民安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足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故百志成是謂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

知榮辱天下既足百志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

太平告功成長為民庶所樂而不厭也○中音仲數音亦

禮記訓纂卷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十七

賈應朱彬輯

少儀第十七正義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

度制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子卿大夫若有與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

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

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正義辭客之辭

也某客名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客主之言語者也客實

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奉命者不敢敵者曰某固願見

必見於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注平希也希

見敵當也願見願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注罕希也希

見於將命者謙也禮記訓纂 卷十七

者猶為導主之辭如於君子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

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

誓曰聞名注誓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

適有喪者曰比注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

五十從反哭四十待殯坎皆是陳可大童子曰聽事注日

日喪不主相見來欲比方於執事之人童子曰聽事注日

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注

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注

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正義禮弓云孟獻子喪

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

者曰贈從者注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正義君

有司謂主臣致禮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禮注

典君物者

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人入說文襪衣死人也正義襪以衣送死之稱臣衣送君不得日襪又不放云與君故云致賈人也。從才用反襪音迷賈音估徐

親者兄弟不以襪進注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正義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襪不將

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旬於有司注甸謂田野之物正義臣皆受

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也。旬大見反

賈馬入廟門注以其主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注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賈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正義

禮記訓纂卷十七

以馬送死曰賈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賈馬幣謂以財貨賈助主人喪用兵車本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賈之

賈者或家國自有也。賈芳仲反賈音附

賈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注喪者非尸柩之事

賈不親也舉之舉以東正義坐猶跪也古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有喪主於哀戚凡四方使者以物賈已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雜記云舍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南宰夫升自西階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受立授立不坐注由便正義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有之

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劉氏台拱曰性之言生也直當也謂生而短小跪而後相當則有跪者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注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

也

至就席則排闥脫屣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注雖衆敵猶止其辭

有尊長在則否注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脫屣於戶外江氏永曰尊長在室則少者脫屣於戶外曲

禮曰戶外有二屣是也尊長在堂則少者脫屣於階下之側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屣不上於堂是也。排闥皆反闥胡獵反又音合說吐活

反本又作脫長丁丈反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注不斥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大藝正義人品味者

有異尚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道藝不可斥之以能而顯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

子善於某乎王氏引之曰謹按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習否乎今按道

者術也道藝即術藝天官官正會其什伍而攷之道藝鄭禮記訓纂卷十七

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故又謂之道也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有德

行者能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注躬身也不知

使身疑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謂富之廣也

皆思也重猶實也朱子曰嘗猶計度也下無嘗衣服成器

國語云貴相其質漢書云爲無嘗省皆此義江氏永曰四

句各一事下三句皆以在人者言之在躬亦謂他人之躬

疑者擬議之意謂不擬議人在躬之善否如子貢方人之

類械者器之總名大傳曰異器械是也不度民械不度人

家器用之多少也朱氏軾曰嘗猶度度其器之

貴賤輕重也。度大洛反械戶戒反嘗子斯反

搗箕之舌也。○范芳劍反婦悉報

反排弗還反膚於陵反搗徐音業

不貳問注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問卜筮曰義與志

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注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注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見

不將命注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正則面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注尊長所喪俟事不隨弔

則亦不敢煩動也注事朝夕哭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嬰也注端慤所以為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正義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

故畫地也手無容者盧云不弄手注寢則坐而將命所傳

也嬰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

禮記訓纂 卷十七

也坐者不敢席之正義寢臥也坐跪也

植音特畫胡麥反嬰本亦作姜所甲反

侍射則約矢注不設福在中庭福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

身而倚箭於福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

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

射則不取更拾進取但一侍投則擁矢注不取釋於地也

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也

正義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柝若棘為之投壺禮亦賓

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

釋置於地但手并抱投之也庚云擁抱已所當投矢也隱

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

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擯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廐勝故事

之正義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

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

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得二馬亦

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射食夜反勝詩證反擯直角反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地諸幣以

散綬升執轡然後步注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

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申之於前覆答也良綬君綬

正義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僕御者御者也帶劍之法在

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於

於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需前取君綬

由左腋下加左肩繞背入右腋申於前而轡末於車前轡上

轡也亦引也綬申於前而轡末於車前轡上也散綬

副綬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綬故散副綬

而升也。乘繩證反地徒可反幣徐音覓

禮記訓纂 卷十七

請見不請退注去止不朝廷曰退注近君為進正義論

對進為燕游曰歸注禮喪主於家也正義若師役曰罷注

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罷朱子曰易曰或鼓

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罷音皮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曰之蚤莫雖

請退可也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仲卿伸也還澤謂玩弄也

戶內是屢恒在側故得自還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注量其意合否正

凡乞貸假借於人求請事人之屬亦須先商量事

意成否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不窺密

注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正

書傳無訓旁為矣者旁疑讀為謗古字假借人與已不相

舊故

注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朱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

為勝所殺之類王氏引之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

人不長失敬也正義人當恒自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匹而無疾

注正義君若有惡臣

當諫之不得嚮人道說謗毀君若有過

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憎惡君也

禮記訓纂

卷十七

意氣慷慨多失於驕矜汲汲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

謂之社稷之役注急情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

更創立新政也事君如此可謂為社稷之臣也王氏念孫

曰正義為謂助為也為讀如夫子為衛君乎之為牧誓以

助也役為也此言為人臣若此則可為社稷之助也

所諫反調

母拔來母報往

注報讀如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

少儀母赴往引

毋瀆神

注瀆謂數

廣雅釋文枉邪曲也

毋測未至

注測意度也正義未至之

正義循猶追述也

報音赴循音旬枉紆往反

士依於德游於藝

注德三德也一日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日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日五射四曰五御五

工依於法游於說注法謂規矩尺寸

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

毋訾衣服成器

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江氏

所直

毋身質言語注質成也問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

毋質與此質字義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

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注匪讀如

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

禮記訓纂

卷十七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正義曲禮

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皆美大之狀濟濟翔翔謂厚重

舒之貌駢駢翼翼皆是車馬之形狀詩云駢駢翼翼又云

駢駢翼翼皆馬之行容嚴正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

美音儀出注濟子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

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

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注御謂御事正樂政也周

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

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正義御治也

謂尋常細

小事也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注於重器於近尊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注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

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

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

肅拜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

肅拜也其正義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

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

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爲尸坐者謂虞祭若平常葛經

吉祭則其以男子一人爲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而麻帶

於喪之帶而無變正義婦人所貴在要帶則

有除無變終始是麻

禮記訓纂 卷十七

取俎進俎不坐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正義取俎謂就

而進取俎便故不坐劉氏台拱曰按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是

進豆法也鄭注取以釋此與下文取祭反之不坐義不同

取俎設俎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注重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注祭不跪者主敬也燕

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

尊在堂將燕降說履乃升堂○跪悉典反

未嘗不食新注嘗謂薦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

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正義朝祀尙微乘副車者式戎

獵尙武乘副車者不式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

田僕馭佐車熊氏云此據諸侯禮也貳車者諸侯七乘上

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注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

其命之數○還音旋乘

上丈專反下繩證反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注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服

引之曰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倍二年公羊傳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騊八歲曰驪之分故可計

其年齒若車衣服有新舊易嘗有年齒之可計

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

衣服服劍乘馬弗賈注平尊者之物非

禮記訓纂 卷十七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注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

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其以鼎肉

正義陳列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

則執以將命注鼎肉謂牲體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

將命委其餘注加猶犬則執繼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

乃問犬名牛則執紉注文紉牛系也鄭司農周禮封人注

曰紉本又作紉馬則執勒注廣雅勒謂之繩王氏念孫曰

廣雅紉索也皆右之注紉紉皆引也紉之言曳紉之言

韓盧朱鷄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正義犬有三種一

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

立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正義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充君庖厨庶羞用也守大田犬有名食犬無名皆右之者謂守犬田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臣則左之注異於衆物臣謂囚俘正義左之謂以左手操效犬者左牽之是也

其右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

以前之則袒囊奉冑注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挈幣也囊
襜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

以致命正義曲禮
日獻甲者執中
器則執蓋
注謂有表裏正義陳底
弓則
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

以左手屈臂執拊注右執簫鄭注大射儀拊弓把也釋名

弓中央曰附。附，撫也。人所撫持也。考工記：方其峻而高，其柎彬。按：附，柎並與。柎，同。劍則啟櫝蓋，襲

之加夫襖與劒焉注檀謂劒函也襲卻合之夫襖劒衣也
加劒於衣上夫或爲煩皆發聲正義啟

開也蓋劍函之蓋也襲謂卻合也開函而以蓋
卻合於函下又加劍衣函中而以劍置衣上也
笏書脩苞

禮記訓纂
卷十七

苴弓茵席枕几頰杖王氏引之曰頰字當在枕下正義謂經枕外別言頰則所見本頰在下可

知彬按頴正義本琴瑟艾有刃者槓筴籥其執之皆尙左

手 注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齒著簞也類簞枕也
筴著也簞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

手執下下陰也王氏引之曰策著也筭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筭籥也籥之言葉也與簡牒之牒同義策

與爲一聲之轉
刀卻刃授穎削授拊
注辟用時穎鑠也拊謂把正義言授人以刃仰其刃以刀

以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注辟刃不以把授之

以正鄉人也。○縹息反。縹又引反。鞞丁歷反。諷吐滑反。
蠶音羔。奉芳勇反。蠲音獨。卅芳武反。檣音獨。夫音扶。襁如

遙反頽京領反授顧役頂反
削音笑刺七智反辟匹亦反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注不以刃鄉國也軍尙左卒尙右注左陽也陽主

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續右
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

餉而有勇。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險阻出奇覆誘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

彼之將然否釋詰隱微也陳可大曰軍行舍止經由之處
必思爲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注所以勸也正義分君子之飯若嘗食然食罷而後

已若藹注毋放飯毋流注歠注小飯而亟注之注見問也正義疾速而

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嚙毋爲口容
客自徹辭焉則

止治主人辭其衛。晉昌悒反。酉絳力反。數色角反。噍字又作噍。子笑反。

卷十七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注客爵謂主人所酢賓之爵也以
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正義鄉飲酒

禮主人酌賓之爵客受興解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莫解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

介爵酢爵饌爵皆居右注三爵皆饌爵也

以酹主人也古文禮儀作邊邊謂鄉人爲樂大夫來觀者酹或爲作僕或爲馴正義此三人旣不被優故爵並居

右示爲餽之掛綴餽介餽乃主人受酬之餽并餽
爵皆不明莫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儀音遵

羞濡魚者進尾注擗之由後鱗肉易離也冬右腴注氣在下

下也。夏右鰭。鰭脊也。祭臚如哣正義此皆謂尋常燕食。

所進魚體非祭而及饗食正禮也若祭而魚在旂苾皆終載故少牢魚用鮓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

禮魚七繇俎是也正烝魚醢繇肅主人處嬭佐俎三魚一
漬之彼是正祭魚橫者以魚與牲體共俎故特橫之殊於

牲體也。潘音儒腴以朱反。陸本作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注齊謂食羹飲有齊和者也

由便也正義凡齊者謂以鹽注齊謂食羹飲有齊和者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注自由也謂為君授幣為君出命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注立者尊右正義詔辭謂為君傳辭也

酌酒與君注立者尊右正義詔辭謂為君傳辭也

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軌與

僕既所主尸車尸位在左僕立左君僕亦然軌謂轅末

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所以祭者謂其神助己不

自飲也。載魏美反范音犯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注俎於人為橫不得祭於間也

羞在俎則於俎內祭注正義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

祭於俎外及兩俎間也注君子不食園腴謂犬豕之屬食

米穀者也正義注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正義弟子注凡洗必盥

但給役使故左驅走不得趨翔為容也注凡洗必盥

先自絜也注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絕以凡羞有酒者不以齊注齊和也正義庚云清汁也若

更調和之則嫌薄主注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

羞首者進喙祭耳注耳出見也正義羞亦膳羞也首頭也

尊者尊者先取注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注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上尊也鼻在面中言

鄉人也說文何鄉也江氏永曰尊盛醴則特之無上下尊

盛酒必有偶如有元酒則元酒尊為上或兩尊皆酒亦必

以一尊為上設尊者人皆以酌有之左為上尊如燕禮設

尊於東楹西南北列之以南為上酌者在尊東西面元酒

在酌者之左也鄉飲酒禮設尊於房戶間則元酒在西酌

者北面是亦在酌者之左也其餘設尊皆然以鄉飲設尊

推之燕禮設尊之人亦當是向尊之面立於尊東孔疏謂

設尊者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設尊者之右為酌者之左於

經無據又但引燕禮而不及他說亦未備也壺有鼻以鼻

為面如燕禮東楹西之尊鼻向東鄉飲酒禮房戶間之尊

鼻向南若燕禮東楹西之尊鼻向東則鼻向北方氏謂其

鼻示專惠非也專惠唯燕禮堂上尊面向南則非專惠矣飲酒者

若房戶間之尊與賓主夾之而向南則非專惠矣飲酒者

禮者醴者有折俎不坐注折俎尊微之乃坐也己沐飲曰

於俎也若有折俎為尊注折俎尊微之乃坐也己沐飲曰

永曰飲酒者謂凡燕飲也沐而飲冠而醴醴盛則有折俎

禮記訓纂卷十七

劉氏合撰曰飲酒也注未步爵不嘗羞

禮也醴也凡三事注無笑爵之時羞庶羞

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肺醴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

取反尸則坐注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也患盟音管提丁禮反清起及反離尸戒反味許穢反穢其記反離子笑反聶之涉反膾古外反軒音獻磨俱倫反辟音璧宛於阮反脾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警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

也之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注爲

也主人親執燭敬實示不倦也言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

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燕曰燭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

燭繼書禮殺正義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注

禮記訓纂卷十七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咻而對注示不敢散臭也口旁曰咻正

義洗謂洗足也盥洗手也若爲尊長洗盥及執飲食則勿注

氣謂不以鼻嗅也尊長有事問己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注

及尊者○辟匹亦反咻而志反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注

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注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注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展省具也正義主人

階南南面曲禮云使者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注

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注

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膊因牛序之可知正義注

明所膳禮數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注

貢肩故用左肩也九箇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注

獻之也臂膊謂肩膊也然并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注

唯牛少牢者唯羊也○駟奴報反个古賀反注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注

絲屨馬不常秣注靡敝賦稅至也雕畫也幾附轡爲沂郭注

萬貝胄朱綬亦鑿飾也三脊雕飾也正義此時國家靡敝注

減省之禮靡謂侈靡敝謂凋敝由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注

則物凋敝絲屨謂約總純之屬不以絲飾之脣是縛約之注

名秦詩云竹閉緹縻注縻約也○靡以皮反組音祖縻大注

登反珠音末注

禮記訓纂卷十七

禮記訓纂卷十七終

禮記訓纂卷十八

寶應朱彬輯

學記第十八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

衆未足以化民

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諷之言小也動衆謂使衆之事

就謂躬下之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注所學者

在方策外傳學者覺也人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修

道以教之使其發學不失其性也正義賢謂德行賢良屈

下就之遠謂才藝廣遠能親愛之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

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君子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學則

博識多聞知古知今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

俗也朱子曰動衆謂發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

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使知貴德而尊士

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戴岷隱曰求賢

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己以下賢足以興起天

下爲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爲善

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

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諷思了反

玉不琢不成器注玉琢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

國君民教學爲先注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兌命曰

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

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正義王考建立

其國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

學爲先。琢丁角反

兌依注作說音悅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已行之所短教則

見己道之所未達自反衣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注

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注

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正義教學之時知己困而強之是教

能長學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看

戶交反強其丈反長丁兩

反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當爲遂聲

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

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

之外正義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其一巷巷首有門

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白虎通云

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

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於黨中立

禮記訓纂卷十八

學教閭中所升者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國謂天子

所都及諸侯國中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

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諸侯於比年入學注學者每

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也

中年考校注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

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夫然

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夫然

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注懷求也安也蛾蚘蚘也

蚘蚘之子微蟲耳時術蚘

蚘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文爾雅蚘蚘大垤垤毛詩

傳云垤家也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趣向如爲

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
樂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
學之是非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
一知十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
也蓋考校之法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
乃見進學之驗○難音熱御音遂出注
樂五孝反又音獄說音悅蛾魚起反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

藻之屬正義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崔氏云著齊雅肄三
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齊雅肄三

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

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正義按
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

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
鳴四牡皇皇者華也入學鼓篴孫其業也注鼓篴擊鼓

禮記訓纂卷十八三

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正義大胥云用樂者夏楚二
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夏楚二

物收其威也注夏楚也楚荆也二物所以朴撻犯禮者收

教刑正義爾雅釋木云柏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注禘

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也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注禘

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正義
皇氏云禘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乃視

學也此視學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若大禮視學在仲
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

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
則視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排排憤憤然後啟發

學焉注使之排排憤憤然後啟發

不丁宜告語欲使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注學教也

學者存其心也注學教也

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注倫理

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正義若學
為官則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為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

○宵音消肄本又作肆同以二
反孫音遜學胡孝反躐里軌反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正義時者言

以時習之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退息謂學者疲
倦而暫休息朱子曰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恐非文意當

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
學如易之言居業如下文操縵博依與藝藏脩游息之類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注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

或為雅興之言喜也飲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正義若琴
瑟之屬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

禮記訓纂卷十八四

能安正其弦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雜服自
衰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

貴賤若學禮而不明雜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藝謂操
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不歡喜其雜藝則不

能就於所學之正道方性夫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
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陳可大曰詩人比興之

辭多依託於物理物理至博學者不能廣求物理之所依
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

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注藏謂懷抱之

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正義故謂因上起
下之辭故君子之為學恒使業不離身藏脩游息無時暫

替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
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

深明心自說信不復虛妄輔即友也離猶遠也假令遠離
師友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之意旨此則強立不反所脩
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操七刀反後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王氏引

兒所書寫爲咎又曰籀書僮竹咎也佔亦簡之類故多其

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注務其所謂多不惟其未曉

于數進爲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

也王氏引之曰吳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按訊與諄

通訓爲告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不待學者之自悟而

強語之隱元年公羊傳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鄭注

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注由用也使學者誦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材道

也謂師有所隱也輔漢卿曰材者可爲之資其施之也

禮記訓纂 卷十八

悖其求之也佛注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正義謂教者施

理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吳幼清曰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

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

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

其已故曰悖不俟其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所

求責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王氏懋茲曰不度其所能

知能行而強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而進而不顧其安也

由其誠也其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卒不可以強而於其所

能知能行反有所廢棄遺忘而失之是教人不盡其材也

不論其材質而強求之則大小乖其量故曰悖夫然故隱

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注不知其益若無益

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也後漢書張衡傳勤

亡民隱李賢注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後漢書張衡傳勤

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
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

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注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

作詐音信數色住反吳幼清

音朔音布內反佛木又作拂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注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

所堪不越其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節分而教之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朱子曰禁於未

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

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觀人

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摩莫

反波

禮記訓纂 卷十八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東各之各扞格堅不可入之貌

學則勤苦而難成注時過則難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

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注不相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注燕猶棄

義若情欲既發則教之不復入也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

情放蕩徒勤苦而難成也難施謂教維亂之法不可復脩治

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脩治

也獨學言有疑無可諮問則學識孤獨鄙陋寡有所聞也

朱子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傳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

此燕朋是私棄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燕辟但

謂私棄之說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扞胡半反格胡

客反勝音升過姑臥反壞音怪辟音譬朱子讀匹亦反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

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注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

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注思而得之則深正義謂幸偏師教既識學之廢與故教喻有節但廣開道示學理而已不偏急令速曉也強而弗抑者謂師微勸學者使

神識堅強隨才而與之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方性夫曰道之使有所向

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

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

則人有自得之益趙氏良爵曰開其端而不竟其說使學

者或苦爲難而教之誘於前者有緒或視爲易而理之盡

於中者無窮是以不思而能也○強沈其良反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禮記訓纂卷十八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

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注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教其失

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正義才識淺小而所學

貪多終無所成是失於多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

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人不知

思唯汎濫外問是學而不思則罔不肯諮問唯但自思終

不能達是思而不學則殆師能隨失而救之使學者和易

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失是救失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注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

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正義善歌者音聲和美感動人

約而義理顯達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其譬罕少而聽者

皆曉則可使後人繼其志意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後

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呂東萊曰

教者之言甚約然本末貫徹未嘗不達致者之言甚微然

淵深粹美其味無窮曲爲之喻使學者自得於

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臧子即反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

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

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注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是故擇

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注師

善四代虞夏殷周正義學優宜仕故能爲一官之長師既

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

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吳幼清曰知其難易美

惡故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局於一途所關博喻也

禮記訓纂卷十八

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小

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爲之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

爲師則弗臣也注嚴尊敬也尸主也爲祭主也正義雖天

尸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

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

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

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

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曰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禮記訓纂

卷十八

五五九

禮記訓纂

卷一八

五五九

禮記訓纂

卷一八

五五九

禮記訓纂

卷一八

五五九

禮記訓纂

又從而怨之注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已正

故也言師特加功於我也已既聞師說而所解倍於他人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不善問者反此注先後難以漸入正義易問論難也攻治

其難問者順理答者分明故師徒其相愛說以解義理方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

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此皆進學之道

禮記訓義 卷十八

也注此皆善問善答也正義善答問者如鐘之應撞隨所

大問事之大小而答之不善答問者或問小而答大或問

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集韻從容久意〇撞丈江

反叩音口從依注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注記問謂豫誦難雜難說至講

解或學者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注必待其問乃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注仍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補

弓之子必學爲箕注仍見其家操角幹也操角幹者其材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注以言仍見則君子察於此

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注仍讀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惑

世業陶鑄金鐵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子弟仍能學爲

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言善爲

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子弟仍學取柳之成

箕也始駕馬者謂馬子始學駕車大馬本駕在車前令將

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慣

習而後駕之則不復驚也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

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〇治音也箕音基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注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

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正義言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

比方則學乃易成以下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革也五聲

禮記訓義 卷十八

宮商角徵羽鼓之爲聲不宮不商不角不徵不羽則無諸和

之節水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水無色而五

色畫續者不得水則不分明學本學先王之道五官金木

水火土之官也博聞強識非主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

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無師教則五服之

情不相和親也戴岷隱曰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

非學則不得其正〇當丁浪反

君子曰大德不官注謂大道不器如器施於一物

不約注謂若臂命大時不齊注或時以死察於此四者可

以有志於本矣注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

約謂大信不在於期約朱子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大時

不齊謂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而界限分別未必齊同大

德大官大信其本也而末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無不合故曰有志於本

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正義大
德謂聖人之德也官分職在位聖人在上不治一官故云
不官器各施其用聖人之道無所不施故云不器約謂期
要也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大時天時也春夏華卉自
生齊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齊麥自生故云不齊也源則
河也委則海也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
朱子曰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苟子所謂精於道者
兼物物也。約沈
於略反委於偽反

禮記訓纂卷十八終

禮記訓纂卷十八

禮記訓纂卷十九

寶應

樂記第十九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

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
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
略有分焉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
樂名周衰禮壞其樂尤微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
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而
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
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
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
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
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取十
一篇餘十二篇其名猶在按別錄十一篇下大奏樂第
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

禮記訓纂卷十九

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

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賈公第二十三是也按

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

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也王注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

而動見聲相應故生變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難也變成

於聲方謂之音注方猶文章也說文音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

也此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注于盾也戚斧也武

旄旌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

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說文樂五

聲八音總名象鼓轉木虞也正義此論音聲起於人心故

名樂本人心動則音起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

感外物而動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大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中樂爲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皇侃云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劉氏台拱曰聲相應者謂有音韻相協後世樂府歌行不可播之八音者非無清濁高下之變以不成方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噀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禮記訓纂 卷十九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后動注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噀也噀寬綽貌發猶初也物外境也粗麗也釋文噀謂急也噀寬綽也正義本

哀感在心其聲必蹙急而速殺也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

寬緩也若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也悲怒在心

則其聲粗以厲也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嚴敬在心

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和謂也柔軟也若愛情

在心則聲和柔也庚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

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知是人聲也方性夫曰靜者

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

物而后動故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

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注極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注此其所謂至也正義政至也法律也用禮教道其志用

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僻也賀云雖有禮樂政刑之殊及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噍子遙反殺色界反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注言八音也王藻曰御警幾聲之上下正義此明君上之樂隨人心

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聲

成文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成方謂

之世君政和美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禍亂之世

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由其政乖僻故也凶國謂將滅

世者以國民心哀思樂音亦哀思其人困苦故也凶國不云

禮記訓纂 卷十九 音洛思息吏反又音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憑之音矣注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憑傲敗不和之貌釋文怙獎也憑敗也宮

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

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注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

宮則主君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中央總四方君之象

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

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屬金以下則稍清矣君

之象也商七十二絲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角六

十四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徵屬火徵清故用五十四

絲羽屬水以其最清用四十八絲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
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
壞也官壞則物皆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
憂愁之心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羽
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有既乏也迭相
陵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
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崔氏云君臣互相陵慢則
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怙昌廉反濫昌制反
陳彼義反
匱其媿反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注比猶同也
濮水之上也

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
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
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正義鄭音好
淫淫志衛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政散者君之政教

禮記訓纂 卷十九

荒散也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君既失政在下
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比毗志
反濮音卜
誣音無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注倫猶類
也理分也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為能知樂也注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
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正義此音為樂

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其理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
樂能通倫理也禽獸知其聲而不知五音之和變衆庶知
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君子能知樂之理故云為能
知樂方性夫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
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
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草木茂茂區區萌達羽翼奮
生所謂通物理也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
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

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
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審聲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

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
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

事物之禮也正義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所以審
樂知政者樂由音聲而生聲感善惡而起政善樂和音聲

皆善則治道備具矣王君能使
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注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
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蓋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
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祭先王以腥魚為俎賁不

膳熟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正義言樂之隆
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食饗之隆在於孝

敬非在致其美味而已清廟之瑟覆上非極音也弦聲既
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一倡之時三人歎

之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忌也大饗之
禮覆上非致味也元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大羹謂肉清

也不忌故云有遺味者矣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孔小則聲急
孔大則聲遲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魚則不

烹王氏引之曰遺字有二說或訓為餘鄭注遺猶餘也或
訓為忘為棄史記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

之極正義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音故遺音又於有
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音故遺音又於有

味按後說是也呂氏春秋作有進乎音者有進乎味者言
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此

謂不尚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食音嗣和胡臥

尸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

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注教之使知好惡也正義元

弦疏越非極耳目也所以教民均平好惡而反歸人道之

正也馬彥醇曰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見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

見也王肅上知字讀為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王氏念孫

曰二說均未安上知字即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

訓為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

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

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

禮記訓纂 卷十九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進也引

之性貪欲謂之情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

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

禁止本性滅絕矣朱子曰人受天命之中以生純粹至善

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有是性則有是形感於物而動則

性之欲出焉而善惡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情之好惡

本有自然之節唯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

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

能於此反躬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

天理滅息矣○誘音酉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注隨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注窮人欲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

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

得其所以此大亂之道也正義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

節外物至而人化逐於物人既化物逐而適之恣其情欲

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食嗜欲也馬彥醇曰

君子為能役物物至而化是役於物者也

○佚音逸脅許劫反知音智怯起劫反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注言為作法衰麻哭泣所

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

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注男二十而冠女許嫁

射鄉飲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

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正義人為猶為人射大射

禮記訓纂 卷十九

客也皆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有尊卑上下故裁

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

民聲也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若不行禮樂則以

刑法防止之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則王道備具矣○

冠古亂反笄音雞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注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流合情飾貌者禮

樂之事也注欲其並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

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

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注等階級也正義皇

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熊氏云十篇鄭依別錄十一

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

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樂者爲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禮者爲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勝猶過也若樂過則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則隔而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樂和其內是合情也禮檢於外是飾貌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若行樂文采諸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仁以愛民義以正惡則民治行也王氏引之曰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小雅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具禮義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即此所謂禮義立則貴賤等也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亦讀爲儀禮儀與度數義相因也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飾音處式著張

樂由中出注和在禮自外作注敬在樂由中出故靜王氏引之

禮記訓纂卷十九

日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實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偽下文唯樂不可以爲偽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注易簡若於樂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累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應子和曰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注至猶達也四字恐在合字上試用也正義樂由中出行之在心故靜禮貌在外故云動也必易者朱弦而疏越也必簡者元酒腥魚是也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張守節曰出猶生也作猶起也禮使

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長幼立是明長幼之序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即此禮行矣合父子之內也天子躬行禮則臣下必用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之內下悉是天子躬行禮則臣下必用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之內動而必主乎靜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靜禮飾其實愈實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注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注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注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注教

人幽則有鬼神注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

禮記訓纂卷十九

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故事與時並注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禹授桀桀授湯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注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正義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有高下大小爲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是與天地同節也節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節有尊卑上下報地同節之功故祀天祭地聖王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矣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情同明王所以相因述也沿謂因而增改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劉氏台拱曰禮

三代各有當代之禮樂所謂殊事異文者也然事殊而歸於敬文異而同歸於愛蓋禮樂之情主於敬愛故歷代明王相沿而不改特禮以時制故其事殊樂由功作故其文異耳○沿悅專反借古諧反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

襲禮之文也注綴謂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注述謂訓其義也正義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

不盛者尚文故初下衣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極其

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文謂屈伸俯仰升降上下

禮記訓義卷十九

述謂訓說義理聖者通達物理堯舜禹湯是也明者辨說

是非子游子夏之屬是也方性夫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

羽籥文舞干戈武舞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

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

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

其等周旋言其容初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略見於

此矣○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同簠音甫簋居消反還音旋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注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注言法過天地也

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注過猶失文

武之意正義樂調楊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

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禮主於陰是法地唯聖人識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注倫猶類也患害也王注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欣喜歡

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注官

猶事也質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注言情官實制先王

至民人皆貴禮之和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正義此明

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樂之

情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

樂事內心中正無邪解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

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劉氏台拱曰順疑慎字之誤古順慎

通王氏引之曰正義曰謙恭謹慎則所據本作慎不作順

知可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記訓義卷十九

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

辯偏注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

盡美矣未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注達猶具也郊特牲曰郊

至敬不饗味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

而貴氣臭也

其有損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

益也

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注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注今禮人之

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鄭目錄第五今記者第三功成謂

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禮樂必由功治功治
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若以一代而言武王功治尚
小故禮樂未備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備也若異代言
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
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千戚之舞非備樂者言周樂千戚
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樂達禮者言後
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時血腥之達禮也沿因也
禮樂之情聖王同用前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
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襲也樂人之所好極而不
止必至憂蹙禮者人之所勤好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不
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足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
備具不至倦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亨沈普衡反偏
音扶夫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注禮為異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

禮記訓纂卷十九

於樂義近於禮注言樂法陽而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
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
者別宐居鬼而從地注敦和樂貴同也率神也從順也別
定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
也循之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
矣注官猶事也各得其事正義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
卑有異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
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
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禮以裁制為義樂以興作
為本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
限故義近於禮張子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
而從地神為伸鬼為歸指幽明而言方性夫曰氣固自和
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
循其理而無屈故能率神宐則莫不安其處而有神
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地以陰為德則樂之別宜居鬼所
所以從天鬼神陰之盛地以陰為德則樂之別宜居鬼所
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為聲音以應天之陽以

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采以配地之陰焉彥醇曰聖人制
作所以輔相天地之宜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
○長丁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
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注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

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謂行

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曜

也形體貌也正義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貴賤即

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鄭注周易云君臣尊

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低也動靜謂雷風也小大謂萬

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

不隨四時變化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方謂走

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草木之屬各

有區分自殊於羣者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

命天壽不同殊於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制禮類

族彙物各遂性命也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日月星

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成者馬融注易曰日月星

物也王肅注易曰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

獸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

樂者天地之和也注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

也正義地氣上升天氣降下與地氣交合摩謂陰陽二氣
相切迫蕩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
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
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
月煖煦之皆天地相蕩之事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
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陳晉之曰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

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上時掌反齊依
注讀爲隣又作隣子兮反摩末何反蕩本或作盪大儻反
靈音廷喬甫問
反煖徐許袁反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注辨別也

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正義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
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
治與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
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高極遠而測深厚注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

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正義此經盛論禮樂之大雖取象於
天地功德又能備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高露是極
乎天地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
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

禮記訓纂 卷十九

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
魚鼈不洽是測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王氏念孫曰測
盡也謂盡其深厚非謂測知其深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
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深厚也中庸

則其生物不測及其不測亦無窮也說文測深
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蟠步丹反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注著之言始也大著不息者天也

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注著猶明白也

日天行健君子以自故聖人曰禮樂云注言禮樂之法天
強不息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注言禮樂之法天
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正義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
禮象於地靜而不動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安伏止靜
感地之陰氣也劉執中曰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
中和育於萬物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
地也○著直
路反大音泰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夔
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
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汝典樂正
義此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本是第三前既推禮章爲第
三此爲第四章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五弦無文
武二弦唯宮商等五
弦也○夔求龜反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

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

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民勞則德薄節相去遠舞人少也
義綴謂節也節謂節聚舞人
行位之處立表節以識之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
其行也注諡者行之蹟也正義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所好惡由諡所以述行也

○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咸池備矣注黃帝

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韶繼也注舜樂名也

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成韶繼也注舜樂名也

言舜能繼紹堯之夏大也注禹樂名也言禹能大殷周之
德周禮曰大韶夏大也注禹樂名也言禹能大殷周之
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獲大武正義自夏以前
殘伐暴民得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
日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獲救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
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
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注教謂樂也以
法治以樂爲治

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正義若樂善則治得其
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人君教化美善則下民法象君之
德也張守節曰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風雨不時則穀損
民饑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
之寒暑禮以形教故曰事天地之以風雨奮鬪
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民之風雨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注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
以鬻視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醕以致獄訟 是故先王因

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
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

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注壹獻士飲酒之禮百 是故先王

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

禮記訓纂 卷十九

皆以禮終 注大事謂死喪也陳晉之曰死喪凶札禍哉天
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大宗伯
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而與之同安樂所謂有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 樂也者聖
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

王著其教焉 注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正義

欲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變俗謂君上之情

樂志作故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類師古音弋鼓反王氏

念孫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

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為文若無易字則文不成義○豢音

音洛著知慮反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

動然後心術形焉 注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

之也是樂言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

而生合成為樂又感於人善樂感於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

感於人則人隨之為惡其性雖一而感不恒物來感已心遂

應之陳晉之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不恒性應感起物

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

術之形固非我也劉氏台拱曰心術謂思慮康樂之等

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暉諧慢易繁文簡節之

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

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

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注志

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

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日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濫往來疾貌也濫猶差也此皆民

心無常之微也肉或為潤正義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噤

殺謂樂聲噤噤殺小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噤寬也噤和

也慢疎也繁多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卑和疏易則樂音

多文采而節奏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謂人君性氣

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

聲廣大憤起充滿民感之則性氣剛毅也若若廉直勁正

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若若上如寬

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

德下句論樂音王氏引之曰志微噤殺四字平列不當上

事行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

犯節淫醢肆虐是流瀟以愍本廣謂節間疏綴猶謂節間

迫促陳晉之曰同異相濟為利高下一致為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陳可大曰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人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王氏念孫曰條暢讀為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聲也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聲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

禮記訓纂

卷十九

年

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注成象者謂人樂習焉反猶本也術猶道也正義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為樂象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迷與紉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焉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同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曲之與直各歸其善也惡之分限也是故君子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不使姦聲亂色畱停於耳目不使淫樂慝禮接於心術則怠惰邪辟之氣無由來入而知慮百事之體皆從和順以行其直義理也真希元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畱聰明者所以自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自養其內也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倡昌尚反又音唱下同分扶問反行下孟反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五經通義簫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振動形體以千戚裝飾樂具以羽旄從諸樂以簫管齊

動天地至德之光明謂神明來降也感動四時氣序之和

平使陰陽順序也著成萬物之道理謂是故清明象天廣

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福萬物得所也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

王注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正義

八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也下云鐘聲經

又云鼓鼙之聲謹謹皆廣大之意終於羽始於宮象五

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舞者周而還象風雨之週復五

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色五行也正義崔氏曰五色者五行

行與樂無涉崔氏以為五音亦非也今按五色當以所用之

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繪皇舞之析五采羽舞之垂

五采羽皆五色也他若瑟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

景黑其餘樂器髮畫者亦具五色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

有序故曰五色八風從律而不姦注八風從律應節至也

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按下文樂行而倫清方言

作樂之效此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

且八風之風分應八節何得雜沓俱來乎古者八音謂之

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五聲六律七音八風

文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

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風從律而不姦者

即堯典之八音各從其大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風從律而不

姦犯也八音各從其大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

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
節有度守有序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
王氏引之曰陳氏之說長於舊說矣而以度守有序之謂也
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始以十二律言此則
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
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
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城商之屬其小者若三以
見方夾振而馴伐之屬是也多寡得小大相成終始相生
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注清謂製賓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
中呂正義小大相成者十二月律互
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
為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為倡後應聲
者為和長者濁也短者清也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
者十二月之律旋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注言樂用則正人
理和陰陽也倫謂

禮記訓纂 卷十九

人道也正義倫類也樂施行而倫類清美變移敝惡之
風改革昏亂之俗故天下皆安矣○著張慮反還音旋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注道謂仁義也欲謂
邪淫也正義若君子
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
也若小人在上以邪淫之欲忘仁義之道則志意迷惑而
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注方猶道也正義反已淫欲之情以謂和德
義之志寬廣樂之義理成就其政教之事正
樂興行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人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

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閻監毛本氣作器王
氏引之曰氣即器之
假借大戴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作器是故情
是氣與器通樂器從之猶上文言從以簫管也
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
以為偽注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
為樂也正義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故樂為德之光
華也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咏其聲則
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是也
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是也三者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故云本於
心聲須合於宮商角徵羽五聲應於節奏乃成於樂志起於內思
慮深遠是情深也情由言顯是文明也志意蘊積於中故
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動天地感鬼神神經夫婦成
孝敬是也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
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
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王氏懋茲曰情之積於中者深則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文之著於外者明流動充滿則內
之氣盛移風易俗則外之化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王注舞武樂三步為一節者以見伐道也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廣雅亂
理也王
氏念孫曰樂之終詩之奮疾而不拔奮疾而不拔王注舞雖奮疾而不
失節若樹木得疾風
而不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
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
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
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
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

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鑼而退明以
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正義前經論志也
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此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
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為樂故云樂者心之動也樂本無體
由聲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也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
文采節奏飾之先鼓以警衆也欲舞之時必先行三少以
先擊鼓以警衆也欲舞之時必先行三少以見方積
漸之意也再始以著往伐紂之時初發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
更發象十三年往伐紂之時初發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
再發象十三年往伐紂之時初發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
行位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拔疾也庚云
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
歌者不動極幽靜而聲發起也樂其志者多違道理武王
獨能樂其志意舉仁義以利天下不念己之情欲也情
見謂情見於樂義立謂伐紂之義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
道德尊盛也陳可大曰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
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情見於樂之
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

禮記訓纂 卷十九

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
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拔步葛反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
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注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
報施不同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禮樂之別
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馬彥祥曰舜主於紹堯而作大
韶武王主武功而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
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子曰樂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
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故曰報報復夏武皆
章德而導和祭饗朝聘皆報情而反始王氏懋茲曰樂以
宣著發揚為事故曰章德報情而反始王氏懋茲曰樂以
有酬答之義反始即報情也樂生於人心而出於自然之
和孟子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舞之舞之此正樂其所自生之義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禮與其著也字儉喪與其易也字戚皆反始之義也○

施始
致反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

者天子之寶龜也說文龜龜甲邊也天子巨龜尺有二寸

公羊傳龜青純何注純緣也緣甲頤也千從之以牛羊之

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正

有來朝天子故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略

而不言也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若異姓則

象輅四衛則革輅諸藩國則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

旗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五旒青黑緣者寶

龜以青黑為之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旗及寶龜占兆又

隨從以牛羊牛羊非一故稱羣陳晉之曰春秋傳王賜晉

文公以大輅之服視龍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輅杜氏以

為金輅蓋周天子之輅以玉為大周官司常交龍為旂析

羽為旌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緣悅絹反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注理猶事也統同和

猶包也正義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為樂情樂出於心聽之

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言事之

不可改易也統領也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貴賤是

分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

人情所懷不遺於此是管乎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
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
君臣之節注俱猶依象也降下也與猶出也凝成也精粗
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正義此廣明禮樂

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不可變惡為善是知變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偽是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儀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儀依天之情也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禮樂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節樂主於和樂之則上下相親禮定貴賤治父子君臣之限子君臣也王氏懋茲曰樂之本在於人心而發之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故窮本知變為樂之情禮者天地之恭敬退讓本於誠心故著誠去偽為禮之經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故傾天地之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禮樂達神明之德精者至理妙用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禮樂致故疑是精粗之體君臣父子尊卑秩然而合敬同愛無不洽和故頌父子君臣之節○傾音負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注言天地將為天地之昭然明也

新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

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殞而

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注新讀為嘉嘉猶烝也氣也也內敗曰殞殞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殞懷任不殞也卵圻不成曰殞高注淮南原道謂角也文殞懷任不殞也卵圻不成曰殞高注淮南原道謂角也角也殞懷任不殞也卵圻不成曰殞高注淮南原道謂角也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地也孕者懷胎不殞高注淮南原道謂角也地氣上騰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以氣動則天氣下降以形攝之是天煦覆而地地有氣謂之陰陽天以氣動則天氣下降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鉤曲而生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觝生也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饒謂角外皮膚滑澤者鹿角是也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更息也飛鳥體伏而生子走獸孕而繁息諸物各順其性由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段氏王裁曰郭氏山海經傳曰麋鹿角曰路

○新依注音傳一音欣煦謂具反龜於具反區依注音句古侯反脩古伯反蠶直立反鬻音育殞音獨殞呼關反集韻徐進讀忽域切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注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章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注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樂師辨乎聲

詩故北面而弦王注但能別聲詩不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辨辨別也後尸居後贊

禮儀此言知本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

而後注德三德也上行三行也藝才技也是故先王有上有

禮記訓集 卷十九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注言尊卑備乃可

義此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未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可

以有制於天下播揚樂聲非樂之本鋪筵席等物所以飾

禮故云禮之末節樂師北而而鼓弦言其位處卑宗廟宗

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商祝

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指相之禮故在主人之

後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

之等行成則德成德在內而行在外也

事成則藝成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注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正義自此以下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按春秋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按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茶生

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端元冕也凡冕服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

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注旅猶進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

音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皆登歌合

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鞀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

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章為表裝之以棟礫一名相因以

名焉今齊人或謂礫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笛中有

椎正義周禮笙師職云掌春廣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

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鞀之有兩紐疏畫

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陳用之曰拊之設則堂上書所謂

禮記訓纂卷十九

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拊是也荷

卿曰懸一鐘而向拊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向拊言向拊則

拊在鐘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

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拊書謂之搏

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

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宛白交反拊音撫相息亮

音信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濁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注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濁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

卑優或為優正義新樂謂今世所作淫亂也姦聲以濫謂濫

謂俯優曲折不能進退齊一行伍雜亂不可禁止及有俳優

雜戲侏儒短小之人間雜男女無別也樂之混雜不復知

有父子尊卑之禮作樂雖終盡皆邪辟不可以語與古樂乖違不可語道於古也盧氏文弼曰優當作優王氏念孫

日優當作優字之誤也優與優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

記歷書作雜糅此言俳優侏儒之人糅雜於男女之中不

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鄭射禮記

日糅者雜也○優乃刀反依字亦作猷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注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

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

文侯曰敢問何如注欲知音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

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禮記訓纂卷十九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德音之謂樂注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注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偏服

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曰比施延也言文王

其所按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教昆弟有親師

長有尊朋友有舊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

而天不應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

零落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恒產故有恒

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妖左氏所謂地反物為妖是

也疾疾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疾不作而無妖祥則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當丁浪反疾救觀反莫匹伯反毛詩作豹長丁丈反俾依注音比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注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正義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注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注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竊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正義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鄭音好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沒矣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詩云肅雍和鳴齊音敖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

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注

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正義詩周頌有誓之篇言樂音敬和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

速敖五報反辟匹亦反喬音驕本或作驕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

於善無難正義詩大雅板之篇○易以鼓反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注六本以其聲質也柷敔謂祝敵也塤箎或爲龔虞說文柷柷樂也祝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塤樂器也以土爲之六

孔鍾管樂也箎或从竹正義此六者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按鄭注詩有舊篇云祝如柷箎中有椎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一二十四齒又鄭司農注箎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柷敔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草木一聲注云無宮商清濁是也段氏玉裁曰世本云暴幸公作塤箎成公作箎周曰二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

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注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大正義既用使文質相雜干柎也成谷也秋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旋羽以舞動之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賓入奏肆

夏及卒爵而樂闌是也又用樂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聞樂知德施於子孫是示後

禮記訓纂 卷十九

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鞀音桃柷苦江反楊古晴反據許

袁反箎直支反竿音干和如字籥音允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

武臣注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王注鐘令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所以興立號

立君子聞聲達事故聽之而思武臣也○鏗古耕反號胡

古曠反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王注極聲果崔云能清別於衆物則分明辨別也既各有部分不可浸

其死也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段氏王裁曰史記樂書作石聲磬蓋磬本古文磬字○磬依注音磬口定反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

之臣注廉廉隅也正義哀謂哀怨也聲音婉妙故哀怨以聲含志不可犯故聞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

畜聚之臣注濫之意猶摩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長正義

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匏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禮記訓纂卷十九

將帥之臣注聞謹謹則人意動作謹或為歡動或為動說

鼓從豈支象其手擊之也廣韻鼙騎上鼓釋名鼙神也神

助鼓節也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作鼙鼓之樂也正義以

動作故能進發其眾也言鼓能進眾故聞其聲而思其事

也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鼙步

反將子亮反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注以

成己之志○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注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

心為憂憂其難也正義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姓賓

之端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

戒士眾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

王憂不得眾心故

也○牟匹侯反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注咏歎淫液歌選

事也正義淫液是貪羨之貌謂音連發揚蹈厲之已蚤何

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欲待眾之至也

也對曰及時事也注時至武事當施也王注厲疾也備戒

而猛厲象武王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注言

及時伐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武之

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正義坐跪

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

左足仰起

何故也聲音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注言武歌在正

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正義淫貪也王氏云聲韻歌

義淫液貪商也賈言武王應天順人何容有貪商之聲子

禮記訓纂卷十九

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

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注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

妄說也書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注

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蓺

宏周大夫正義唯作惟王氏念孫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

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聞於蓺宏者亦如

是也劉氏台拱曰按孔子凡五問前三節皆舞之始事後

二節皆舞之終事下云武亂皆坐則知坐在舞之終也淫

者如水之浸淫樂之餘聲所及也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王注象成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注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

威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

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王注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

安民無事也陳可大曰亂樂之卒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注成猶

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

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

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

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正義熊氏云前三步以見方是

禮記訓纂 卷十九

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

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三位至第三四位象武王滅商則

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爲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

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

南國是疆者謂舞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至第二

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三位至第三四位分爲左右象周公

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

之時王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夾古洽反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注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

兵務於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注象武王伐

早成也注象武王伐

未聞牧野之語乎注欲語以作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

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注武樂之意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

誓曰至于商郊牧野注武樂之意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

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注武王封紂子武庚於股墟所徙者微

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比干墓崇賢也行

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禮記訓纂 卷十九

荀或爲續庶民弛政注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詁弛易

祝或爲續庶民弛政注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詁弛易

謂後役也蓋紂時之苛庶士倍祿注倍祿復其濟河而西

役武王爲庶民去之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

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注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

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

衣曰囊鍵囊言閉藏兵甲也韋注晉語曰囊矢房詩彤弓

受言囊之毛傳囊韜也王氏引之曰凡府庫之藏皆有鍵

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今按建當讀爲鍵方言曰所以

藏弓謂之鍵說文曰鍵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鍵建也弓

矢並建立於其中也信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綦

建注囊以受箭鍵以受弓是建囊皆所以戢弓矢也名

之曰建囊卽詩載囊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下戈之戢可

知馬融廣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釋文云前
頌正作驪廣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今承郡公
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皆云燕國郡公
與周同姓按黃帝姬姓君與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
者滅絕而更封燕郡平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爲
文王庶子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
而藏之倒載云殷之賢人也正義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
能制服天下兵戈也虎皮武猛之物包襄兵器示武王威
宛邱縣故陳城汴水之南也張守節曰衛州縣地陳州
從懷州河陽縣西至黃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
金吉甫曰自靈寶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吳幼清曰三格
與夏之後皆言封者本無國而今始封之投猶置也天下
土地皆商之所有周既代商則置殷之後於宋地俾祀其
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
家語投皆作封又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杞宋同時而
禮記訓纂卷十九
封。分扶問反。音計。施始氏反。華戶化反。肆
又作費。許靳反。建依注。爲鍵其展反。秦音羔。
散軍而郊射。王注郊有學宮。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神冕指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
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
革射穿甲革也。神冕衣神衣而冠冕也。神衣衾之屬也。指
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正義
此克商之後修文教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
也。鄭注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
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獸也。鄭
注射義云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貫穿也。革甲鎧也。所
謂軍射也。言軍中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
爲善謂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指笏插笏也。既

並習文故皆說劍也。明堂文王之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
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
之道。王自耕藉田以供桑盛故諸侯見而知敬。五者郊射
一神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
下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故云大教也。射食亦反沈
食夜反。狸力之反。騶側由反。神婢支反。播音進。賁音奔。說
吐活。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
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正義鄭注三德
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親親視聽思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
五星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
之親執爵而酌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爲
冕享先公饗射養老之類天子養老若此則周道四達禮
則諸侯亦然不言教者與上五文若此則周道四達禮
禮記訓纂卷十九
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注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功德盛大
故作大武之樂須遲久慎重之也。○食音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
也。注致猶深審也。子諒如不子之子油然而生好貌也。善
也。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
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正義
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
斯須去離於身也。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諒謂子愛諒謂誠
信言樂能感人也。善心生也。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
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
失故云信神是入所畏敬故云威其實一也。朱子曰韓詩

外傳子諒作慈良。
易以鼓反諒音亮。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

矣注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欲生易輕

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

而民莫不承順注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況之進止正

禮記訓纂 卷十九

於外樂感人心故極盡於和禮以檢貌故極盡於順內和

色見於外故不爭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

德輝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禮以治貌故理

目容貌則兼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陳

手足言之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禮主

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禮減而不進則銷

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注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爲褒褒禮之

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注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止義禮

也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馬彥醇曰樂

動於內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言其體也以進

爲文以反爲文此言其用也朱子曰禮主於節節退檢

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反爲文禮之進

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

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減胡漸反報依注讀曰褒音保

毛反樂樂上音洛下音岳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

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注免猶自止

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正義言內心

歡樂聲音發見則嗟歎之詠歌之是也形見也內心歡樂

禮記訓纂 卷十九

發見於外貌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是人道自然之常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形

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

台字正義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書

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

于亡國喪家也。耐古能字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

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

方也注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

道也正義言先王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

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痛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隨分而作以會其宜足以感動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惠氏棟曰荀子痛作省按省與省通繁省為長王氏念孫曰曲與直對繁與省對廉與肉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鄭注繁痛廉肉亦當作繁省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並作繁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荀子瘠在亦反肉如又反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

長鄉里之中王氏引之曰族長皆鄉黨之屬大司徒之職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馬篇

鄉是百家為族二百五十家為長也故與鄉里並言長幼

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注審

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注聲

八音克諧相應和正義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

聲雖一其感有殊哀樂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

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節奏合以成文謂奏

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其五聲之文所以合

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和敬和親是也言親以及疎言近

民也○長丁丈反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謂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

焉故樂者天地之命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作天下之大齊王氏念孫曰作齊者是

也齊同也上文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又曰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為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

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紀與齊皆同義正義雅以

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

焉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謂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

得莊焉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所節謂曲節奏謂動作

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人感天地

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感動於人感樂聲自敬敬愛也

張守節曰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戚是形於動作陳晉

之曰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謂舞之

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

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則舒疾舉矣言綴兆則遠

短舉言節奏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注綴兆則遠

則文采舉矣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以表行列也

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

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詘邱勿反行戶剛反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儔焉注儔猶輩類一切經音

之曰儔當讀為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

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齊正字儔借字鄭據

借字解為輩類失之荀子喜則天下和之怒則舉亂者畏

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喜則天下和之怒則舉亂者畏

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注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

之禮樂王者所常與則盛也正義言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

是喜得其儔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儔

上經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章總兼禮樂故於

章未結之○鈇方夫反又音甫鈇音越儔仕皆反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注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

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注樂人稱工愛者

宣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宣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宣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
信者宣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宣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
謙者宣歌風肆直而慈愛注此文換備失其次寬而靜宣
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宣歌商肆正也商朱詩也愛商之遺
或為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
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明乎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
禮記訓纂 卷十九
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注屢
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故歌者上如抗下
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彙彙乎端如貫珠
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說文毋穿物持之
也貫錢貝之貫也正義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
但此經倒錯失敘今依鄭注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謂德
量寬大靜謂安靜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德澤宏厚
若寬柔靜正者故宣歌頌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
謂疏朗通達而誠信故宣歌大雅恭以禮自持儉以約自
處好禮守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宣歌小雅正直而不能包
容卑退不能好禮其德狹劣故宣歌諸侯之風性情肆放
質直慈心愛養者宣歌商言五帝道大故宣歌之三代之
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宣歌齊夫歌者正直已
身而數陳其德故有四事來應之四時和謂陰陽順也星
辰理謂不悖逆也萬物育謂羣生得所也臨危疑之事數

能斷制是勇也見利能讓是義也上如抗者言歌聲上
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如似隊落也曲如折
者音聲迴曲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音聲止靜如似枯
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音聲雅曲如中於矩也句
大屈也音聲屈曲如中於鉤也彙彙乎端如貫珠端正其
狀如貫於珠方性夫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
言其同轉而齊也止言其關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曲
方之體故中矩句則不直不曲者曲之體故中鉤彙彙乎
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韻音貢好呼報反屢力住反上時掌反抗苦浪反橐古老
反倨音据中竹仲反句紀具反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注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說音悅和胡
禮記訓纂 卷十九
反臥
子貢問樂 方性夫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
事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禮記訓纂卷二十

寶應朱彬輯

雜記上第二十

正義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

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

之左轂以其綬復

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

衰衣也如於道道上盧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綬當爲綬讀如葵賓之葵字之誤也綬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正義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崔氏云一人而已其轎有被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注轎載極將殯之車飾也轎取名於轎與舊讀如舊旆之舊機棺也舊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極之車飾曰柳後謂機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轎用赤矣轎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機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三禮圖曰在上曰帶四旁及上曰帷上下曰四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轎爲說

禮記訓纂

卷二十

禮記訓纂卷二十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

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注大夫轎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轎也至門亦說轎乃入言載以轎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轎

禮又爲轎或作轎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轎周禮又有轎車之輪諸侯言不毀轎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

有轎者不易以轎之禮也廟中士轎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

帷注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矣案諸侯與大夫無以他物

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案諸侯與大夫無以他物爲屋則當覆上轎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鄣棺或可大夫既外有素錦爲帳上布轎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有素錦爲帳上布轎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

但文不備也○轎依注作轎及傳同市專反葦于鬼反

禮記訓纂

卷二十

禮記訓纂卷二十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赴趨也徐鉉曰春秋傳赴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是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注君夫人不稱薨

義鄭駁異義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

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猶若其短折然

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

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

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曰

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

大音泰適
丁歷反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注適者為匹敵之敵謂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適依注音至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禮記訓纂 卷二十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注公館公館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大夫居廬士居望室

注謂未練時也士居望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即廢其職事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若身為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熊氏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望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望室宮正之注是也江氏永曰竊疑古者方喪之禮雖致其隆居廬望室亦惟在朝之卿大夫士耳邑宰有治民之責初喪哭臨後當還其本邑豈可既練而歸皆朝廷之士既練而歸當矣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間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為之斬衰斬衰者未得而備間也居倚廬廬者言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正義案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禮之食自天子達平仲之言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廬廬者言其老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家語云平仲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為子偽反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適子之下使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正義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

褻占者皮弁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正義布衰謂麻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

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履謂因喪之繩履陸農師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

如筮則筮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

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朝直遙反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注嫌與

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贈趙氏良爵曰儀禮既夕奠馬之節凡三其薦于祖奠遺奠者不言哭踊惟極始朝廟設遷祖奠之時乃言馬人門哭成踊此記哭踊而即以包奠讀書繼之蓋明三薦俱哭也又云包奠者包牲以為遺車也讀書者讀贈以告死者也皆在薦馬之後故此哭成踊者專為馬也非為奠也而或連下交徹者入踊如初之語以釋此踊失之矣

禮記訓纂卷二十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注卜葬及日

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正義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劉恆軒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江氏永曰大宗人若都宗人君為大夫立者也小宗人大夫之家臣也周禮相卿大夫喪禮者肆師非大小宗伯也都宗人主都家宗人主家豈同來相大夫之喪乎少牢禮大夫自有宗人豈反不與命龜乎疏與劉氏說皆未確○相息亮反

內子以鞠衣衰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注此復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檀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

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縠之衣也今袿袍襖重縐矣衰衣者始為復諸侯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復諸侯

以衰衣冕服爵弁服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

朝視見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正義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衰衣一經為首次以夫人稅衣褕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冕服者上公自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冕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其衰衣若特所喪賜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褕狄也狄稅素沙鞠九六反禮張戰反稅他換反下放此揄音遙

禮記訓纂卷二十

復西上注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

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

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附讀皆為附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為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附於先死者正義大夫附於士謂祖為士孫為大夫大夫可以附祭於祖之為士者士不附於大夫謂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耐祭於大

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謂
祔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
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謂孫死應祔於王父王父見在亦祔
於高祖也江氏永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何
得有高祖之祖若拘於廟中附祭此禮之所必窮者竊意
無廟而行祔祭者當於壇中設位附之鄭注祭法有大夫
鬼其百世之說下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
孔疏亦有立壇附小功兄弟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
此經及小記中一以上而祔謂大夫士皆得祭及高祖者
是未考乎壇鬼之說也祭必於廟禱則於壇鬼則薦而不
祭祔則雖鬼猶可祭於壇○附依注作祔下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

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注夫所祔之妃

義無妃謂無祖姑則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

禮記訓纂 卷二十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

不祭王父也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

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

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公子附於公子注不敢祔君正義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

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

戚君故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

九年夏英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正

義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

公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義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注謂既

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
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
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正義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
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遺降服大功則易衰以
母喪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
易之意以三升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
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
故皆易之皇氏云庚氏說唯謂降服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
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
庚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趙氏良濤曰三年之喪
既練則久受之以葛帶矣而以大功之麻易之者以練除
首經前喪之哀略殺故暫為之變服迨後喪既葬則反服
其前喪之服也經文集言三年未嘗別之為父為母鄭注
概言大功未嘗定之為殯固不如賀氏之說謂三等大功
皆得易之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稱陽

禮記訓纂 卷二十

童某甫不名神也注此兄弟之殯謂大功親以下之殯也

謂之功衰以是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殯大功親以下之

殯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殯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

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殯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

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正義三年練後之

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尙身著

功衰今兄弟有殯在小功者當須附祭若成人合服大功

若長殯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殯則總麻皆得著此三

年練冠為之附祭已足祖之適孫若附大功兄弟長殯得

在祖廟若附小功兄弟長殯則總麻皆得著此三

附者已足會祖之適共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

則會祖適孫為之立壇附小功兄弟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
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為士從祖為大夫士不可祔於
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為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殯
於已祖廟義亦得通○
衰七雷反冠古亂反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注謂但之痛不其

始麻散帶經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正義此謂大

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

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注疏者謂

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

自其日數正義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

服若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三

日而成服也案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

此經即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

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散悉但反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

正室注耐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正義妾合耐於妾祖

姑無妾祖姑則耐於女君可也庚蔚云妾祖姑無廟

禮記訓纂卷二十

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別

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江氏永曰鄭讀耐字為

句以自為己恩竊疑之凡經傳言自某至於某者皆以自

為從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自恆山至於南河自啟至於反哭此經自耐至於練祥文

勢正同詳經文之意蓋謂虞卒哭夫主之自耐以後皆使

其子主之也虞卒哭後哀殺故耐練祥皆子主也君不撫僕妾

注略於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

服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虞喜曰此攝當為相代攝

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

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正義賀瑒云雖是徒

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觀觀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為

先女君之黨服

也○為子為反

間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注奔喪節也正

義望鄉而哭此云大功以上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

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

人於道則遂之於墓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正義此

及孝子已還此送葬之人不得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

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之注喪事虞耐乃畢正義此疏謂小功總麻彼

既無主故總小功者亦為之主虞耐之祭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注客始來主人不

義言凡者

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注弁經者大夫錫

爵弁而素加環經曰弁經正義哭大夫弁經者此謂成服

以後大夫往弔身著錫衰首加弁經與殯亦弁經者謂未

禮記訓纂卷二十

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故士喪禮

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

則著皮弁服也若此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

經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經也○與音

預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注私喪妻

輕喪總麻也大夫降馬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正義葛謂卒哭以葛代麻之後輕喪亦著弔服弁經而往

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

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竹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

而往

哭之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注辟尊者正義其子長子

杖但與祖同處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注尊者在不孫得

正義案喪服云大夫為適婦為喪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若父沒母在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杖即位可也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之法其稽顙者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謝之時為拜得稽顙故曰其贈也拜稽徐音啟顙桑黨反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其君尊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正義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別吉凶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縷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縷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正義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吉冠則縷上辟縫向左右為陽陽吉也凶冠縫向左右為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

禮記訓纂 卷二十

條屬故縫小功以下左注左辟象吉輕也江氏永曰按喪猶右也冠右縫左縫皆縮縫也吉冠則橫縫不為左右辟小功以下左象他事吉冠則縱縫向左右疏謂同吉似冠冠縫向左右誤矣總冠緣縷注縷當帶經之縷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大功以上散帶輕初而絞布以為縷正義謂縷布俱治大功以上散帶注小功總之正義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束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縫音逢又扶用

反緣音早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注總精龜與朝服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釋名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正義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總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為總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總如絲是也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江氏永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喪服傳有明文弔服之總衰亦即用此縷布故司服注鄭司農云縷布

十五升去其半有

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祔注不以已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謂車行在後也正義謂以物送死用也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正義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半之體貴賤各有數也檀弓疏引服虔注左傳云上公饗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賈公彥曰士無遣車則所包疏布轉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者不在於車直持之而已疏布轉四面有章置於四隅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轡牢肉四隅樽中之四隅正義以籠布為上蓋四面有物章之入廣置於樽之四隅

禮記訓纂 卷二十

載振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注振米糧也遺奠本符者謂遺奠之外別有黍稷麥○遺奠反章本或作障音同振步良反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正義祭古祭也卒哭以後視辭曰孝也喪稱哀子哀孫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正義端衰謂喪服上衣以二尺二寸袂尺一寸其制正幅故云端端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案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駟車大祥所乘漆車禭所乘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也

注不焚質無飾也大曰冠

布冠黑布冠

布冠則裝玉

卷灼然有裨

質無飾可知

善隔反徒求

11

公冠而祭於

故服絺冕自

其君元冕自

三

弁而親迎然

迎雖亦已之

廟正義新迎轉
可也所以

祀常所供養

義悟桐也用

於神爲宜

義者止謂喪祭
者止謂喪祭

於俎
二尺四寸葉三

七注云此亦

末注畢所以

助主人

禮記訓纂
卷二〇

五八九

弓六反并昌呂反批音匕本亦作壯音同刊苦干反柄兵

反命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也注此謂襲尸之火帶率絳也絳之不加箴功大夫以

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率音

律
禮者百禮也。應氏等衡實見聞而斤斤人。注此謂葬時藏

所以蔽壘之屬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樽內也折

承席也釋文璫盛醴醴之器無瓦器筭竹器衡殿也見棺

衣也折形如牀無足也正義甄者盛醴酒笱者盛黍稷衡

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度舉於甕甒之屬見謂棺外
上飾所謂厚上承席實物厚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即於

樽上案既夕禮乃空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

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外也此是土禮略實明

器耳大夫以上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案既夕禮注云所猶展也方鑒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

五無簀室事畢加之壚上以承抗席是也賈氏儀禮疏曰

見柏館也館則軒齋以軒齋加於柏館不復見性見山
荒故名唯荒爲見○甕於貢反甄音武笱所交反

宣託寔可里之注就所倚處埋之正義按旣夕禮初啟朝

重飢虞而坦之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明日自禰廟

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重直龍

反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注婦人無專制生

小斂大斂皆辨拜

注嫌當事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

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

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

朝夕哭不帷

注緣孝子心欲見殯殯也既出則施其屏鬼

鄭云微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則屋是素無柩者不帷既葬

也棺柩已去鬼神在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

反而后奠

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

禮記訓纂

卷二十

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出

侍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

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反謂君

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稱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

弁一元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

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繭

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繭稱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

冠會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易爲襲

之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說文繭淺絳也正義此明大

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謂衣裳相連而繭著之

也稅黑衣也若元端而連衣裳也繭絳也神裳下緣襪也

以絳爲緣繭衣既襲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素端一者

弁一第三稱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一第四

占反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

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注公所爲君所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注公君

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

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

乃踊正義諸侯五日而殯合死日六日七踊者始死一

明日又一日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

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

明日又一日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明日又

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一大斂凡五也士三

也婦人居間者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中間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繭裳一爵弁二元冕

一裘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

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必

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

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

服者繭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之服公視

朔之服也爵弁二者元衣繭裳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

也裘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

爵弁二通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別有此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士則二采諸侯大夫皆五采飾之○卷音衮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

此經焉散帶正義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貴賤悉得加環經故云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君至此

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也正義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給衾間君將至則主人微去之君至升堂而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

也所以然者重樂君來為新之也○鋪音胡反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士喪禮

纁束帛正義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樽中也今魯人雖三元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廣古曠

亮反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

外注賓立門主孤西面注立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

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注江氏永曰魯弔宋大水曰若

之何不弔此如何不淑言如何遭此不善也注未確相

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

待也須同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

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

反位注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正義

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主人升堂謂從階升也下階或平常無賓時也○相息亮反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注舍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

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注言降出反位則

葬歸舍贈襚無譏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

焉皆受之於殯宮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

璧降自西階以東注於內也正義朝服者吉服也以鄰國執

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

屨也江氏永曰諸侯相弔而歸舍贈襚邦交之禮也固非

欲其周事之用也諸侯五日而殯此赴彼來近者亦數百

里豈能及其舍斂之日用其衣物哉故此經明言既葬蒲

席見早晚皆可也○舍本又作

說文作珍同胡閭反下同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

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

委衣于殯東注亦於席上所委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

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注授

以服者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注亦西

賈人注亦西襚者委衣時正義經文先舍而後襚則舍重而襚輕所委

殯東西而南頭為上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

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霤力救反

上介賄執主將命曰寡君使某賄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執主將命客使自下由路

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注轉轡也自率也下謂馬也

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正義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客使謂使者之從者也陳路北轡既竟賄客執主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凡賄隱元年

公羊傳云賄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賄賄財曰賄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賄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賻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舍之賄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之賄之天子於二王後舍為先襚則次之賄為後諸侯相

於如天子於二王後○賄芳鳳反轡竹由反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主

禮記訓纂卷二十

宰夫舉榼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注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

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主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正義升自西階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

來鄉殯東席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賄者出反位于門外

注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鄉許亮反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紼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相者反命曰孤某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

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注入門右不自同於

賓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

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

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

三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正義某者上

客名也相助也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

若於文襄則大夫也前四禮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紼音弗拾其切反

禮記訓纂卷二十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注辟其痛傷已之親如君正義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士盥于盤北舉

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注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盥音管斂力劍反馮皮冰反本或作憑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注乘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正義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

專道而行三也既夕禮云屬引鄭注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燎力召反乘繩證反

禮記訓纂卷二十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寶應朱彬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

事反喪服

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正義若母喪未葬而值父

祭為吉未葬為凶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

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

之服卒事反喪服

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總麻則不除殯長

中乃除正義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既始末在重喪中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則其除自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為父祥尚待母葬後乃

除則輕親可知也云小功總麻則不除者按服問云總之

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故知有大功

以上之服不得為小功總麻除服也云殯長中乃除者以

服問云殯長中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如三年之喪則

上服中為殯長中著服而又為之除也

既願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願乃為前三年者變

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

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願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

願正義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

又喪父母者庚氏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

不得并稱父也庚氏又云後喪既願前喪練祥皆行

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未知然否。願口退反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注未練祥嫌

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附焉猶當為由出用也附皆當

作附正義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

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金氏榜曰古者三年喪畢然

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祔。附義作

有殯間外喪哭之他室注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正義

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王瓚曰哭入

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

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注謂後日之哭朝入

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正義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己重

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已喪服著新死未

成服之服即昨日他室之位江氏永曰外喪在遠得聞已

在成服之後而猶服未成服之服者謂如奔喪禮免經即

位三日五哭而後成服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衡曰猶是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

言自若也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注猶亦當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如諸父昆弟姊妹之

反而后哭不敢專己於君命也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

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

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若同宮而

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與音

宮也正義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姊妹也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公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注見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

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

同財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

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正義喪服傳云有死於

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

尸極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

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祭謂二祥祭散栗也等

階也祥祭宜涉級為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

者助執祭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

禮記訓義 卷二十一

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

是一也王氏懋竝曰曾子問總不祭熊氏謂身有總服則

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為妾有子

大夫為貴妾也據此則士大夫乃以妾之總服而廢父母

虞祔卒哭之祭此悖禮之甚者按熊氏是誤解難記難記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東夷之子也注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情也解

八口之屬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莫夕莫哀至則

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

憂者以服未除也

悽變咸○期音基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

不食正義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此亦謂喪之正祭之

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

祭也其虞祔

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

稱其服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

禮記訓義 卷二十一

哀則必瘠不敬則忘哀矣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

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

則存乎書策矣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

奪人之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注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亦不可自奪己喪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上文云

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瘠

在益反稱尺

證反下同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注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聖室之中
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正義此謂與
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應云斬
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方氏苞曰既練居聖室
云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方氏苞曰既練居聖室
悲憂漸殺設以見母而時與內接哀敬之心弛焉則衰麻
哭泣皆偽也故見母亦有時所以責人子哀敬之誠而大
防也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注言廬衰敬之處非
烏各反字亦作
惡同見賢通反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注視猶比也所此者
哀容居處也正義妻居廬而杖押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
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殯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
也。長
丁丈反
親喪外除注日月已竟兄弟之喪內除注日月未竟而哀
期服以下至小功總也黃勉齋曰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
是不終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
內未除服輕者不唯
外除而內亦除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注言小君
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
謂醴美酒食使人醉飽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
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
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
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

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正義其餘謂期親以下也則直
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
三年之內也
○翟九遇反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為期為祭
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
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禭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禭祭
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禭服朝服縞冠是禭祭
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正義從祥至
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禭
祭元冠黃裳三也禭訖朝服縞冠四也踰月
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事
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
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正
義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
此祥服縞冠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注尊大
則耳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正義崔云謂敘
竟時也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乃
襲者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方氏苞曰士喪禮大敘
畢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
者北面視殯設熬卒塗置錦後位踊襲正與此合若方殯
雖有後至者不降拜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注於士士至也事
義既踊畢也當主人有事而上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
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
也。袒音但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

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注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牲與上虞禮同與正義上大夫平常吉祭少牢實故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植音特

視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

伯子某注視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正義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

禮記訓集

卷二十一

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正義關穿也輟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輟胡瓦反

盤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則有盤巾正義飯含也大夫以上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而當口盤穿之今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不得盤巾但露而含耳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盤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盤

目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目則形是以

襲而后設目也

注言設目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目莫報反揜於檢反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

子既食則裹其餘乎

注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己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

是乎言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

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注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裹音果與音餘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卑下則賜○為于偽反與並音餘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注謂受問受賜拜日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正義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

此義已備載檀弓疏朱氏氏曰問如問疾非為喪而弔也

賜與如遺酒肉非為喪而賜也於有喪之人而問之賜

之其人而三年之喪也雖非為其喪而來亦必以喪拜拜之若非三年喪則吉拜謂照常拜賜之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

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正義雖受之猶不得食之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

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注薦於廟貴君之禮

喪者不遣人人遣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

遣人可也

注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

續曰斬不緝其末直斬新而已期日齋齊也方氏苞已
父歿為母齊衰三年故不日斬齊而日三年之喪○期音
基剡徐以漸反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此謂父

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王氏懋茲曰夫之於妻亦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謂同妻於母通解
引程子謂妻為夫服父之服故

夫以母之服報之得其義矣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

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練則弔

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練則弔

法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既葬大功弔

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哭而退不聽事焉注聽猶待也事謂期之喪未葬弔於鄉

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注謂為姑姊妹

族者王氏懋茲曰既葬大功弔期之喪未葬小功總執事

既未二字互誤功衰弔一本作大功喪弔小功總執事

不與於禮注禮饋奠也釋名九月曰大功其布加羅大之

飾也總麻績麻細如絲也正義功衰雖不弔人若自五

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

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

此姑姊妹期喪至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若弔於鄉人其

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

執事猶相也禮饋奠也總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為

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

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

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附王氏引之曰謹按附衍字也上

文言雖虞附亦然下文言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因相涉而

衍附字按出宮也哀次也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

之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

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中朋友乃退也若

附則越始虞之日歷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在數日之

後何得以為退之節乎鄭所見本已衍此字○封彼勝反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

十丁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非鄉人則長

坎或為墳○紼音弗坎口敢反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

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注病

也疑猶恐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

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

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正義夫親族不多食則功衰食

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忌哀也功衰食

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功衰齊斬之

食音嗣酪音洛食

食上如字下音嗣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

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

親吳幼清曰毀而

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不愛親也
夫人之貴乎有子者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有子
者無子矣可謂孝乎
○瘍音羊創初良反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壙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

以無飾壙道路正義從柩謂孝子從柩去時也此謂葬近
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乃反著免故小
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
而後免是也免音問壙古邪反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注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正義若三年之喪

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
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
班祔沐浴櫛注云彌自飾此
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

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注言重喪不行

求見人兩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
無飾也正義此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
○辟音避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注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

令謂給徭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
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

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會申問於會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焉何常聲之有注嬰猶驚也言其若小兒父母

卒哭而諱注自此而鬼神事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

姊妹與父同諱注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

羣祖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

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注母之所爲其親諱子

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人

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會祖之親

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

則諱之正義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會祖父母正

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諱之兄弟是父之

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是子與父同諱也世父叔父者

父之世父叔父於已從祖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

諱故已從父而諱姑謂父之姑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

小功出嫁細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姊妹

者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

與父同爲之諱也注謂士者以父身是士故諱

王父若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

出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

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

古亂反下同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

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

小功則不可以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

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備祭乃行也

尋常大功同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王氏引之曰謹按卒哭在第三月小功之末則在第五月己之小功自己之子視之則爲父之小功而身服緦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己小功三月而舉吉事不待弟五月而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總者雖至末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而不可自冠取是薄於己之小功而厚於己之緦不日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而子必俟父小功之末猶不能冠取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統於父之謂乎揆之於理殆不可通今按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婦者言已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弟九月乃可冠己之子嫁己之子及爲己之子娶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己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字當讀唯己唯小功既卒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己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言己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己之小功己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則父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又按己之大功父爲之小功則當以己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己爲之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己之小功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卽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也又云庾氏之說差爲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爲大功之末耳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爲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爲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子嫁子取婦長中殤之末何不可以冠子嫁子
知卒哭之非末父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
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中殤大功之
冠子嫁子失之遠矣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已
日無父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姊妹之長殤中
之長殤中殤大功於己則爲昆弟姊妹之長殤中
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己與父同
以己之大功論而不得謂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
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
姑於己爲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爲長殤中殤父
大功己爲從祖祖父父小功父之姑總則於從祖
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己子
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死而爲殤者矣是以喪服
及姑之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殤亦無父
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殤亦無父大功
未己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此可以推求而得者
永曰先王制禮吉凶不相干然禮有經權假令五
親男女有數百則不虞之事時或有之必父子皆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之戚而後可行吉禮則男女失時嗣續不殖人道
禮爲權制斷自大功以下凡服之重輕大約子降
大功之末子之小功己除則可冠子嫁子小功之
總麻己除則并可取婦皆禮之權也若下殤小功
降者則不許猶是禮之經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修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
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正義周禮司服有元
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
故稱端。侈昌氏反袂彌世反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
不舉樂於其側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
也正義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大功將至辟
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琴瑟注亦所以助小功至不絕樂與音預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

雖親弗主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

婦人外成主必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注喪無主也里尹閭閻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

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妻

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

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

服是也采元纁之衣正義言著要經不得復著大帶執玉

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按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

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經

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聘享大事則吉服麻不

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采也○紳

申音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注禁哭謂大祭祀時

因自用故事正義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雖不哭猶朝夕奠自

奠之時卽降階下位因故事而設奠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

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

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偯

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

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

也王氏念孫曰按鄭注大傳云文章禮法也章注周語云

文禮法也荀子禮論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是文即

理也左傳叔向古之適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

與由同彼兩言由義也夫此兩言由文矣哉皆美之之詞

後儒將文字說壞故義不可通而謬論遽起矣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柳

之徒爲之也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世柳魯穆公時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

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

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

命其徒具含玉此皆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

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注尊卑

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

樂安神使還此也又祭曰卒哭卒止也止孝子無時之哭

朝夕而已也又祭曰耐祭於祖廟以後死孫耐於祖也正

義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長遠

卽卒哭葬卽反虞尊卑皆然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

此也注言五者相次同時王氏引之曰上其次二字蓋衍

次於弔者唯含而已禭贈臨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

次於弔也。不得並以爲弔之次。若以爲次序之次。則與下其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舍襚賜賻。皆同日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次者序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行。又按此節當在上文客送出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正義按喪大記君於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喪大記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也。比必利反。爲于偽反。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

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注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柩於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天子千人。與諸侯之大夫邑有三三百戶之制。綽引同耳。廟中日綽在塗。日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綽。正義升正柩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以號令於衆也。匠人爲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指揮於路爲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鄭氏注曰。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柩。鄭司農云。翻羽葆纛也。彼無羽葆纛之文。鄭因釋翻爲羽葆纛也。爾雅翻纛也。王篇系部纛羽葆纛也。亦作翻。皆可證。羽葆爲翻字之訓。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茅匹交反。

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注言其僭天子諸侯饒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筭者爲紼。紼在纛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梲係儒柱畫之爲藻。文說文紼冠卷也。正義天子朱紼諸

侯青紼。大夫當緇組紼。與士同旅樹。反坫是晏平仲祀其諸侯之禮。山節藻梲。天子之廟。節是皆僭也。注言其僭士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注言其僭士庶徑尺言併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正義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尙不揜豆。則豕之甚不謂豚在。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注丁念反。藻音早。梲音安。反僭音通。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如三年之喪。

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

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

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注女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闔門。爲相通者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髮麻。闔門或爲帷門。正義如若也。若遭父母之喪。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之喪。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側階謂東旁階。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謂哭踊髮麻之屬。嫌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關音韋。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注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

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

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

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注恥民不

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眾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正義君子謂在位之君子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恒患
不得聞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眾寡
不均而倍焉者言民眾寡均等而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勤
課督率故君子恥之方性夫曰聞之而不能學與無聞同
學之而不能行與不學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言
之易行之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政不足以聚人
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
不逮則有廢功三患所言者道五恥所言者事〇其行下
反

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記以下牲注自貶損亦取易供也

少牢若特豕特豚也正義鵠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
荒人君自貶故乘鵠馬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
太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
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〇鵠音奴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恤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

書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注蜡也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素饗

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子貢曰百之蜡一日

之澤非爾所知也注蜡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以

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

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張弛以弓

弩入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正義喻民久勞而
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

勞逸相參張弛以時文武為政之道治民
如此也〇蜡仕嫁反樂音洛弛尸是反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

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

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正義正月建子之月也日夏至冬至日也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天七月建午之月也日夏至冬至日也魯以周公之

於祖廟獻子言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祀以

兩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對建午夏至亦可禘祀以

亦用夏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是四月於

周為六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記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亦記魯失禮所由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

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

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其內宗

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

人從為國君正義古者大夫不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
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
者非正也以諸侯不內取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
侯雖曰外取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
為妻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賀循譙周云在己國則得
為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江氏承曰從母
在邦人為小功報者今為君服斬疑太重服問疏引熊氏
說為從母之女疑此注脫之女二字若從母嫁於本國大
夫當從為夫之君齊衰不杖期他國則無服疏又言鄭大
夫不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然則此外宗唯有姑
姊妹之女不兼舅之女與從母又曰舅之女從母之女若
嫁於他國與此君亦疏遠矣豈其夫不服而婦獨服乎恐

賀謹不服之說為是○為于偽反

麻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注拜謝之士壹大夫再亦相

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已宗伯職日以弔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

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正義言此盜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其性行可任用

之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

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注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

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

禮而不反服○上時掌反辟匹亦反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與君之變自新正義過謂過誤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諱同則稱字注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

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正義雖不與而力能討則當討之吳

幼清曰亂之重且大者管叔敗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

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弑君則石碯以父誅其子豈不得

與乎○與音預辟音避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

再反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曰文公

之下執事也○當如字

成廟則毀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注廟新成必毀

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爵某廟君諾之

乃行正義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

江氏永曰爵弁士入廟之服諸侯之宰夫祝宗人雍人拭

當是下大夫而服爵弁者豈禮輕也助祭當見服

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注居上者宰夫也宰

義按大戴禮禮樂篇云成廟則舉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

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爵某廟

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

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羊血流于前乃降正義此皆大戴禮文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

室其雞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注自由也雞謂

先減耳傍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刳雞

正義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

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着元服謂

也正義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路寢成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元衣不以入廟故朝服則考之而不露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言路寢者生人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正義庚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饗落之即歡樂之義也○贊許斷反純側其反拭音式碑彼皮反到苦圭反夾古洽反如志反鄉許亮反下同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豶豚注宗廟名器謂尊者成則不豐名器則殺豶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張子曰豶名器以豶豚而齊宣王豶牛以鐘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王氏念孫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豶音加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三

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正義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注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攬命正義使者謂送夫人歸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須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待也俟亦待也律棄妻界所齋正義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本所齋物也律棄妻界所齋正義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齋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敏不能從而共棄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

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注肖似也不似言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不稱兄正義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弟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棄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則致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命之辭未聞也

皆稱之注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方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此必利反使色吏反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其音恭棄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注言貴其笑辟音避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三

而為之飽也注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之施父之後張子曰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餒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吾祭作而辭曰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疏食不足祭也吾嬪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正義

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起也吾嬪者謂孔子食後而更嬪而強飯以答主人之意○少失召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為于

偽反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

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正義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令為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寸八尺曰尋五八四寸是兩五尋也鄭志趙商問尺長者積畫或為四當為三三則二尺四寸矣難記納幣一

束東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每卷丈八尺
為制合卷為匹也方性夫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
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
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正謂此矣江氏永曰此昏禮之幣
一兩四丈一束二十丈若祀禮及賓禮之束帛皆用制幣
制幣丈八尺為一兩九丈為一兩九丈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
北上見已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
則大之兄弟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
為上近堂為尊也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
夫之兄弟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見諸父各
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
就其寢也注旁尊也亦謂見時不來正義諸父謂夫之伯叔
與舅姑注既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
同日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注雖未許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
非許嫁之笄正義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
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若笄女賓以禮禮之未許
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鬋首
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鬋紛也正義謂既笄之後尋
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鬋首謂分髮為鬋紛也此既未
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朱氏軾曰婦人正謂主婦女
賓雖未許嫁必以禮為之笄欲責以成人之道也而不備
儀可乎燕則鬋首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
釋直待嫁而後笄也江氏永曰婦人執其禮對冠禮男子
執其禮也○婦見賢備
反髮音權又居阮反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
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
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袂之表裏各三寸也
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

也正義韠韠也旁條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上總會
之處故謂之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下
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謂會縫之下韠之兩邊倒翻之兩
帛各三寸也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
此帛上下亦闊五寸紃條也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純
絲也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上畔五寸
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韠音必
會古外反紕婢支反純之閭反紃音巡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一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喪大記第二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

於別錄屬喪服劉先云記謂之大 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疾病外內皆婦 注為賓客將來問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 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

北牖下 注謂君來觀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牖下

首於北牖下若君來觀之時則暫時移 廢牀徹衣加新

衣體一人 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廢牀其生氣反微衰

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 男女改服 注為賓客來問病

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 衣正義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文王世子云 屬續以俟絕

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 氣 注續今之新縣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 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注君子重終為其相襲

果傳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掃悉報 反縣音元屬音酉衰息列反屬音燭續音廣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士之妻皆死于寢 注言死者必皆於正

室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

內子謂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

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夫

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內子未命則初死

下室至小敘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 適丁歷反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注復招魂復

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

虞虞之類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麓守山林吏也一曰

林屬於山為麓按士喪禮疏有林麓謂君與夫人有

國有采地者無林麓謂大夫士無采地者 麓音鹿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纁世婦

以翟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注小臣君之

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

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

言耳上公以衾則夫人乃用屈狄矣衾亦赤衣赤裳所

謂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大夫自元纁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翟衣榮屋翼也

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言危棟上也

若云舉某復也司服以饗待衣於堂前外傳人之精氣日

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勢則神逝死則難

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

無涯也鬼者復于上氣絕而收其神使反復於體也正義

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君以卷者上公自衾冕而下子

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元纁也大夫招魂用元冕元衣纁

裳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翟衣故用招魂也爵弁者士

亦用助祭上服稅衣六衣之下也榮屋翼也賀瑒云在屋

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

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而求陰之義也必三號者

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二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

三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鄭注士喪禮云舉長

聲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與司服之官同往西北榮

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就就幽陰

而下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禮知彥反稅他亂反號戶高反捲俱勉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乘繩證反。數工木反。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注其生不以衣尸謂不以斂也。復者庶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

浴而去之。衣於既斂力驗反。

婦人復不以衾注衾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衾而廉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注婦人不以名行正義自殷以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注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正義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正義

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

為輕婦人眾婦也。宗婦亦啼。通上諸條並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

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

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正尸者謂遷尸

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

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姊妹

妹之女正妻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謂世

子東方謂室內尸東士喪禮云主人以下坐於牀東眾主人

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準士禮父兄

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世子

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尸

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堂下北面者以其卑

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人君當以帷障之內命婦則子

婦也。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

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

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

則坐無則皆立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姊妹

皇氏云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

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

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

坐于西方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

哭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

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

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正義不當斂謂去小

斂近不當斂尙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

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

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

賓不哭先入門右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門外於時賓有

大夫則特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祖大夫至

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正當斂時不出。若斂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為于偽反。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廣雅扱。扱心降自西階君拜寄

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

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謂大夫特來則北面正義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正義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熊氏云凡寄公北面是其正又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既悉典反扱初治反枉而審反拊音撫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

爲命婦出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正義出謂出房

婦人不下堂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命婦亦同其夫爲君命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主婦亦如之主人祖說髮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于房中

生士既殯說髮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

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

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正義初時尸在闔下主人在尸東今

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髮幼時剪髮爲之

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髮母

死說右髮二親並死則並說之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

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末說髮耳帶麻謂婦人要經也士喪

禮云婦人之帶杜麻結本在房于房中者爲男子說髮括

髮在東房婦人髮帶麻於西房也呂與叔曰婦人不俟男

子襲經而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

髮而襲經也。馮皮冰反本或作憑祖

大旱反說他活反髮音毛髮側瓜反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墜尸主人

陳也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奉芳勇反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注眾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及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旁猶面也士賤不可人拜之故每一面三拜之必三拜者士有三等婦人無下堂位

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猶獨也謂人拜之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汜拜眾賓者謂不特也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遺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遺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并言之者以大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注卽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正義按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

之喪卽位而免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

爲父喪拜賓竟卽作階下位序東帶經猶括髮若母乃奠

喪拜賓竟不復括髮以免代之至大斂乃成服也

注小斂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拾死弔者朝

奠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

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

裘帶經而入正義謂小斂之後弔者揜襲裘之上楊衣若

未小斂弔者裘上有褻衣褻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褻衣

今小斂之後弔者朝服揜襲裘上若無朋友恩無帶經謂首

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也若無朋友恩無帶經謂首

是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

是與主人更踊。汜芳劍反免音問拾其劫反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

哭注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

器也冬漏以火暴鼎沸而後沃之此舉壺氏所掌也屬司

馬司馬泄縣其器正義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

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

月恐水凍則鼎漏遲故取鼎煖水用木爨鼎煮之司馬夏

官卿其屬有挈注下大夫官代哭不縣壺注下士代哭不以官

疏哭也注自以親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

堂上一燭下一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正義有

光未明故須燭注燭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

賓出徹帷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注

禮記訓纂卷二十一

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正義由從也於

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見異于在家者婦

人本在西方東鄉今有外新奔者故移

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鄉許亮反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

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

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正義婦人實故迎

送不下堂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

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

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

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

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

後者有爵者主為之辭

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正義此以下明喪無主而攝者禮

也辭者不在家之主有官爵攝主無爵則辭謝於賓不敢

拜賓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行在國

外計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者已自絕嗣無關於人若無主則對賓有闕

故四鄰里尹主之也。喪七雷反為干偽反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韜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

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韜杖注有

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韜杖於大夫所則杖注三

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韜斂也斂者謂舉之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

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

命韜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下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

有尸大夫於君所韜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

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正義子謂

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寢門外得持杖柱

地行殯柩在門內故入門斂之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大

夫與子同者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隨子杖則大夫韜子

輿則大夫去杖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持杖堂上

有殯若出房則使人執之自隨子亦謂世子也若有天子

之命則不敢杖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世子自卑未敢比

成君故斂杖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

耐祭事尸時也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

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

大夫同五日杖也。韜側立反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

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韜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

婦之命授人杖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

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

與使人執之同也正義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

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注士二日而殯

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

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在室者正義如大夫者

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子皆杖

皆去杖於大夫之命則杖世婦之命則杖授人杖同正義皇

不以卽位注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不以杖卽位辟適子

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

之喪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

輟杖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

也尊遠杖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

不入廟門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注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棄之

於幽隱之地也正義大祥斷之不堪他用棄

使不穢汚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

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

君大夫士一也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

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

盤中乃設牀於其上禮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

始死遷尸于牀幛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注王

府云角柶角七也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注牀謂所

以楔齒令可飯含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設牀第當

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正義遷尸于牀者尸初

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遷尸于牀而近南當牀也

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楔柱也柶以角爲之

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尸齒令

開也用燕几者爲尸應著屨恐足辟屨用燕几綴拘之令

直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鄭注云尸南首几在

南以拘足自始死至此貴賤同。無荒胡反楔桑結反柶

音四綴

管人汲不說綯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

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綯巾拒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注抗衾者蒙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

遠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水從西階

而升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

於牀下承浴水稀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用生時浴

衣拭尸肉令燥也坎者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甕之坎

甸人主郊野之官內外宜別故母之喪用內御舉衾也內

御婦人。汲音急說吐活反綯均必反抗苦浪反盆蒲奔

主又音斗拒音震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

梁甸人爲埽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

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

益拒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髮漸濯棄于坎注差
不取其濡以爲沐也浴沃用料沐於中又相變也
沐與正義云士沐盥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
沐與正義云士沐盥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
之官也重高謂縣重之器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人
實於瓶以疏布幕口繫之也縣然也何人爲甕竟又
往西牆於從室高中煮之也縣然也何人爲甕竟又
曉人所徹正寢西北屏以然電煮沐汁也乃沐者御
汁入爲尸沐也拒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如它日
生也皇氏云濡謂煩擗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
汁棄於坎中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
八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七何
反坐音役重直龍反高音應屏扶味反棄七違反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
記訓纂 卷二十二
升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注納財謂食
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升四分升之一謂妻御妾
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高或低飯正義此一節廣明
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居喪病
因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疏食也食飯也士賤病
輕故疏食爲飯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
疏食水飲也○粥之有反莫音暮食音嗣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
食水飲注室老其貴臣也士亦如之注如其子食粥妻妾
謂系也不云眾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喪服傳云卿大夫至
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禮弓士人主婦職此皆疏食者
熊氏云檀弓云
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

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注果瓜桃之屬正義熊氏云既
米食粥於盛不置食於簋者置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注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
作簋正義飲酒不用手故不置簋謂竹筥飯盛於簋以手
就簋取飯故也置也食肉飲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
則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醴醬而飲醴酒庚氏云大祥
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且既祥食果則食醴醬無嫌矣熊
氏云此據病不能食者練而食醴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
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
酒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注食肉飲酒亦謂既
記訓纂 卷二十二
二十日不食也○期音基
三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注義服恩輕也故
主者謂大夫君也正義壹不食謂麻不再不食謂不能食
小切容降之總麻不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
美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有疾食肉飲酒可也注
其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七十唯衰麻在身
吉時同也
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正義後情殺可從尊者奪

也王氏念孫曰君皆指諸侯言之彬案荀子大略篇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辭梁肉記稱大夫父之友食之。

食音嗣辟音避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注簞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正義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闕下莞上簞士喪經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簞謂小斂也

大斂云布席如初○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

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

北上絞紵不在列

注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紵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紵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正義以布為絞置於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絞戶交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紵其鳩反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

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

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

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統

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殯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

統或為點正義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而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二衾者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百稱者鄭注雜記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當百二十稱今云百稱據上公舉全數言之北領者謂尸在堂由西階取之便也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南上取之便也絞一幅為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辟補麥反又音璧統丁覽反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

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以即陳

注無襚者不陳不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

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小斂也

注褶裕也君衣向多去其著也正義小斂十九稱間者大夫士小斂先畢用已正服後乃用賓客襚者也

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倒丁老反

禮音牒裕古洽反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

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繭稱為一是也正義熊氏云襲衣所用尊卑不同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注云祿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袍步毛反禪音丹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注取猶受也吳幼清曰自西階者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調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

入注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襲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正義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也絺綌紵紵者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注袒者於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事便也

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正義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遷尸者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眾祝喪祝也眾祝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之喪猶君之喪也大夫卑故大祝臨之喪祝卑故親執斂也胥亦喪祝也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胥依注作祝之六反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紱不紐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衽衣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紱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結紱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死則無復解故紱束畢結之不為紐也○紐女九反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

斂者六人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喪之執或為也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正義不明蓋共之謂大祝眾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皆哭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謂平生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生經有恩又為之斂為之廢壹食也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與音預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

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

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冒者既襲所以藉尸重形也殺冒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為材正義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藉尸也作兩囊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曰質下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棺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而足而上後以質而足而下殺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元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葬殺則君大夫從足而殺上長三尺往猶後也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衾所用上齊於手三尺所用繒色也○冒莫報反黼音甫殺色界反裁才甫反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極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紼紼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

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注子弁經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正義謂序之南頭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棧之上極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東極之西也父兄不仕者以其既舅之妻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昨階上供大斂也商祝周禮喪祝也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斂上即斂處也宰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獨云夫人焉者命婦賤不得焉也馬竟乃斂於

棺○鋪音吳反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紼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王氏引之曰玩鄭注經文無門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西

面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巫止于門外

右經但言入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

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

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南面還尸卒斂

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

人焉之命主婦焉之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

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人諸臣之家也主

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正義主人適子也

先入門右者又曰巫止於廟門外視代之故先於君而入

門右北面又曰巫止於廟門外視代之故先於君而入

升自阼階也君即位于序端升堂即位于阼階上之東是

適子臨斂處也君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鄉南

俱欲視斂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故斂竟而君以

手撫尸也升主人君命升之又命主婦焉之也

禮記訓纂卷之二十二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注其餘禮猶大夫

正義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

鋪絞紛踊鋪衾踊鋪衣踊還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紛

踊注目孝子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注撫以手案之

世君大夫焉父母妻長子不焉庶子士焉父母妻長子庶

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焉其尸者略也凡焉尸者父母先

之盧注尊故捧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盧注拘於

正當心上衣也

正義虞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

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

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注此恩

尊卑之儀也焉之類必當心焉尸不當君所注不敢與

正義賀云執其心上衣也

凡焉尸與必踊注悲哀之至焉尸必坐正義大夫以室老

之也君大夫焉父母妻長子者主此四人喪故同焉之焉

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焉奉卑者則撫

○姪大結反拘音俱

反奉芳勇反拘音俱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官

之大夫士禮之注宮謂園障之也禮祖也謂不障正義倚

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孝子居廬中寢臥於苦頭枕於

由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

禮記訓纂卷之二十二

之如官廬禮祖也其廬祖不惟障

也○苦始占反出苦內反禮章善反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官之注不於顯者

義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

辟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柱張主反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事注此常禮也正義君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

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

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正義虞云此言君既葬王政便人

國侯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爾答所訪禮而已

王政未入於國也金革之事無辟者此謂服國事也升經帶者弔服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但君尊不言尊服耳○辟音避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聖祥而外無哭者禪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聖室之飾也

地謂之勳牆謂之聖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祥喻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勳聖或為要

期禪或皆作道正義祥大祥也勳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聖白也新塗聖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中門外即聖室

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

不哭也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勳於糾反聖烏各反禪大感反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

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正義

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說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踰月吉

祭乃復寢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

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

筭首元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

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

君所食都邑之臣正義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故知此非正君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

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歸謂歸其官也忌日死日也

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官也禮命

士以上父子異宮正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斂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官也朔月朔望也諸父兄弟之喪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次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注為之賜謂

義此世婦謂內命婦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君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熊氏云彼謂

卿也卿則小斂焉為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注於臣之

之賜則未葬而往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注於臣之

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

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

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

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

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

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壙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

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

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正義謂妻姪姊及同姓女也若夫人

姪姊尊同世婦壙壁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

故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

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擯者進注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

於孝子前告孝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而踊主人踊注

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而踊祝相君大夫則奠可也士

之禮當節之也正義稱舉也謂弔辭也

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

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已正義大夫則奠可

也者君既在昨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士

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

乃入設奠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

焉注所以致殷勤也應子曰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或撫或踊真若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

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

妻位乎西不啻父兄之痛也

君弔則復殯服也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服正義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君始來弔主人則直經免布深衣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注云爲人

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啟之後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

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

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

送于大門之外不拜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

也正義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世子夫

人之世子夫人來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道君也主

婦送于門內門內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

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應子曰君於外命婦既殯往夫

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弔弔之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

自昨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

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君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

而踊退則送於門內婦人不下堂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

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伸敬也門外者男

子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

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

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

其君後主人而拜注西面卽位於下不升堂而立昨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眾主人南面於其北婦

人卽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拜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

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正

義不迎于門外者既於正君主人適子也婦人之位在堂

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於東房中也又前君臨大斂云

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哀殺故

辟也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者喪用尊者拜賓故也雖爲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二

主拜賓猶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

後也鄭氏元慶曰君後主人而拜者明主人拜已君然後

之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爲哭或爲浴正義君弔臣不見尸柩則不踊

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注榮君之來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去後必設奠告殯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

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

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地以是差之上公

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棺也簡子云不設屬槨時僭也正義天子之棺四重故棨也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注云所謂槨棺梓也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男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去槨四寸所餘二種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各減二寸合餘一尺士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檀弓文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近尸有水革次兕革次有槨次有屬外有大棺此先云及屬當梓棺槨當槨棺也。屬音屬槨步歷反

君裏棺用朱緣用雜金鐫大夫裏棺用元緣用牛骨鐫士

不緣注鐫所以栳著裏正義裏棺謂以棺貼棺裏也朱緣貼四方緣鐫貼四角鐫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用元緣者四面元四角緣用牛骨鐫不用牙金也士不緣者悉用元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鐫不言從可知也說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文祔棺中緣裏也段氏王裁曰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緣用雜金鐫大夫裏棺用元緣用牛骨鐫士不緣正義君用朱緣貼四面緣鐫貼四角大夫四角元四角緣士不緣悉用元按如其說則當云士元不當云不緣也且顏師古定本緣皆作琢謂鐫琢鐫則著於棺則士不琢尤爲不辭蓋緣與琢皆字之誤古本三緣皆正作祔以緣裏棺曰祔緣并絲棺也君朱祔以三色金鐫栳著之大夫元祔以牛骨鐫栳著之士賤不祔則不用鐫士喪禮纖悉畢載而不言裏棺可證也鄭曰鐫所以栳著裏金部曰鐫所以綴著物者與鄭合鐫與祔皆據喪大記而言又說文鐫字下段云按今所謂釘者皆是非獨

棺釘也。鐫子南反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

二衽二束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正義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士卑故不漆也

君大夫注縣爪實于緣中士埋之注緣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蠶盛之此緣或爲簣正義士也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響音舜爪側巧反緣音角出注君殯用輶轎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輶轎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輶猶最也屋殯上覆如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轎木題奏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輶轎不畫龍轎不題奏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輶轎置棺西牆下就牆轎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轎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輶轎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閭也士達於天子皆然輶或作鐔或作埠正義君諸侯也畢盡也輶輶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輶輶則王侯並輶輶也卽加斧之類是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輶輶不四面轎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轎之又上不爲屋也輶及也王侯塗之而轎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轎狹去棺近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裁使塗不及棺士掘碑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帷厚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輶轎倫反轎才完反輶音道暨其器反見賢徧反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土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正義魚腊謂乾腊聶氏三禮圖曰大筐舊圖說筐受五斛小筐舊圖云以竹爲之受五斗以盛米或君致饗餼於聘賓雜官以用之○熬五羔反種章勇反筐音匡腊音昔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儻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說文嬰男飾也

八諸侯六夫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

夫四十二

帷二池不擬容畫荒火三列徽三列素錦豬縹紐二元紐
二齊三采三貝徽嬰二畫嬰二皆戴綴魚躍拂池大夫戴
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王氏念孫曰荒帷
也故極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帷縹即素錦豬之縹縹縹
皆所以飾棺縹在上象幕縹在下象幄故曰其貌象帷縹
也榆絞縹紐二縹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綴士戴
前纁後縹二披用縹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中不欲顯
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
焉縹荒緣邊為縹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縹為列於其中
耳加縹荒於其上縹所結連帷荒者池以竹為之如
乃加縹荒於其上縹所結連帷荒者池以竹為之如
小車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榆絞縹紐也青質五色
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榆絞縹紐也青質五色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於絞縹而垂之以為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
池縹記曰大夫不綸絞屬於池下是不擬容也士則去
齊象車蓋縹縹合縹縹為之形如瓜分縹縹縹縹縹
旁象車蓋縹縹合縹縹為之形如瓜分縹縹縹縹縹
後披也漢禮記以木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衣以白布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人持之而從者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當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侯也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諸天子禮也池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端注而柳生有四注屋四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四注而柳生有四注屋四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之長丈餘如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上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三列者又畫為雨已相背為三行素錦白縹也縹
荒下用白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蓋與邊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五采者縹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
君以五采縹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
二畫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輅也凡六枚
二畫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輅也凡六枚
人云漢禮器制度節棺天子龍火龍轎皆五列又有龍
二其蓋皆加器制也節棺天子龍火龍轎皆五列又有龍
也凡池必有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用縹帛繫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各用皮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頭繫所連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之故亦有六也大夫畫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云前四旁也一畫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者連四旁也一畫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黃黑也三貝者又降二也散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戴縹者要角不主但用五采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降人君故不並用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在前也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士戴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二用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也王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後元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皆用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又與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按六者合左右各
四披前二披後二披而二披元士二披左右各一
士戴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戴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之以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戴等經當云士戴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縹今後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反披依注讀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反披依注讀為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綽二碑
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官御棺用功布大

夫廢輿此言輿非也輿皆當為輿以輿車之輿聲之輿也
棺曰綰行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又曰綰而設碑是以連言之
碑而止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又曰綰而設碑是以連言之
天子則六綰四碑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
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
二綰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輿之前後綰各穿之也無碑
者手縣下之輿義云羽葆功布其象皆如麾天子輿用龍
輅至輿去輿車載以龍輅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輿用龍
輅朝廟得用輿車載以龍輅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輿用龍
依注音輪市專反綰天子元士葬亦用輿與大夫異○輿
音弗國依注亦作綰

凡封用綰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母諱以
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注封周禮作空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空窆下棺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
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成讀為斂凡板車及輿說
載除飾而屬綰於柩之綰又樹碑於輿之前後以綰繞碑
間之鹿盧輿綰而下之此時棺下空使輿者皆繫綰而繞
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綰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
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綰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
為維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綰而已庶人縣空不引綰也禮
唯天子葬有節今齊人謂棺束為綰繩成或為綰正義空
謂下棺之時將綰一頭以繫棺束為綰繩成或為綰正義空
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
云用綰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下棺之時別以
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綰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
衡使人以綰直繫棺束之綰而下也○封依注作
窆彼驗反咸依注讀為鹹古鹹反母音無諱音華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注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槨
使庶人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
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

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若
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
重正義松槨盧云以松黃腸為槨庚云黃腸松心也案
弓柏槨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
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注甒可以藏物因以
之問廣狹所容也祝如漆桶是諸侯棺槨所容也若天子
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諸侯亦容席
狹於天子蓋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
也方性夫曰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
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知○祝昌六反甒音武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注裏槨之物虞
筐之文未聞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

禮記訓纂卷二十二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三

寶應朱彬輯

祭法第二十三

別錄屬祭祀

鄭目錄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其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

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

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

后氏宜郊魯祖顓頊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

德配寡而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案聖證論以此禘

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禘項配黃帝

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

不毀又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即圓丘王者以木德王天下

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改號代變而以五

行爲次何太微之精所生乎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

故有禘郊祖宗之禮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

昊天於圓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

宜郊契也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章注魯稷

之父周始祖也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

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

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肅氏云

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

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禘大計反魯口

毒反韻音專項許玉反縣古本反冥莫經反契息列反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注壇折

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昭暫也必爲昭明之名

尊神也地陰祀用騂犢與天俱用饋連言爾釋文爾雅祭

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書釋文引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

其土而燔之詩疏引李巡云祭地以玉埋地曰瘞埋孫

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瘞藏地中也三禮義宗凡祭天神各

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瘞之禮神者說事却收祀神者與

牲俱燎正義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

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謂瘞瘞埋牲祭地祇於北郊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三

案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郡國方選等五

十人以爲禮記云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瘞於太折祭地

也光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

也又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

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燔柴四句在今祭法祭天

於南郊就陽位也在今郊特牲無祭地以下之文似郊祀

志所引語意尤完備○燔音煩瘞於瘞反理武皆反折之設反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

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注昭明

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

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禘祈禘之誤也據

猶郤也。所求也。寒暑不時則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
 壙。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
 也。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幽崇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
 崇之言營也。雩崇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
 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四方卽謂山林川
 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
 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
 數也。說文崇設縣。範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
 月星辰山川也。一曰崇衛使災不生。禮曰雩崇祭水旱三
 禮義宗曰雩祈雨之祭。崇止雨之祭。又曰祭六宗之禮。崇
 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禳。卻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
 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五經通
 義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
 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
 亦欲及之。故歲一祭之。禮曰于南門外禮月四瀆于北門
 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卽其
 位也。其祭之奈何。日祭日者。應祭月者。毀祭風者。明祭雨
 禮記訓纂卷五十五

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并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注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正義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言此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更古舊反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墀。蔡邕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墀謂築土而無屋者也玉篇壇封土祭處壇猶坦也明坦兒也墀除地也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爲鬼。劉歆曰春秋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二祫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彌遠彌尊故禘爲重矣大夫立三廟。盧注天子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禘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禘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

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建國封諸侯也
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王
之尊貌也就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
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
於二就之中諸侯無祫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
君之祫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
壇所禱謂後遷在祫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祫鬼亦在祫
願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
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
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
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祫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
禱給大夫有祫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祫祫無主爾其無祖
考者庶士以下大夫祫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
其顯考而巳大夫祫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
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
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
之誤正義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王立七
廟各親四始祖一父一祖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
廟各親四始祖一父一祖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一考
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皇大也君也皆祖轉尊又加大君之
稱也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尊又加大君之
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昭行寄藏武王祫考若移行
寄藏文王祫考不得四時祭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
為壇者不得在壇若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壇者
者若從壇遷壇者則前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壇
亦不得及壇祫考乃祭三顯考高祖也五廟壇與天子同天
子月祭五祖並不得月祭三顯考高祖也五廟壇與天子同天
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三顯考高祖也五廟壇與天子同天
去太祖也諸侯無功德月祭三顯考高祖也五廟壇與天子同天
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高祖大祖無廟若有所禱為壇祭
也大夫立二壇而不得高祖大祖無廟若有所禱為壇祭
之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祭
人祭於寢金氏榜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
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世皆為大祖之廟世

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
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祫諸侯大
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祫壇皆闕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
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祫壇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
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祫然文武雖未為祫已立
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祫也喪服傳公子
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
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祫諸侯
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於壇以大夫三廟推之
此無大祖廟以皇考廟當其處則天子之祫以大夫三廟推之
父若祖諸侯大夫皇考廟即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祫去祖去
壇若祖明其易世迭遷與親廟同然則為壇為壇即祫祖之
父若祖可知至受命之王已居祫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
廟皆世祖可知至受命之王已居祫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
壇祭其皇考又可與王制之廟互求而得者王氏引之曰祭法
之祖考廟與王制太廟之廟不同王制太廟之廟與王制
父廟之親盡則祫也廟之不祫者也祭法祖考廟兩廟考之
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為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
祫當一為祖考之考去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祖考之考去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為祖考之考去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謂祖考親盡則祫也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親盡則祫也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廟去祫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為壇
文不合記明云設廟祫壇而祭之乃為高祖之祖皆與記
則廟祫壇壇皆依世之親疏為序豈得旁引他書以亂本
義乎議禮之家各記所聞不能盡合王肅家語廟制篇合
王制祭法為一而以祖考為大祖即沿鄭注之誤至謂二
祫為高祖及父母祖則以顯考皇考為二祫與祭法之
文相刺謬矣遠廟為祫顯考皇考為二祫與祭法之
可乎又曰享初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諸嘗禘
享之所致君所者有數矣章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
祭曰蒸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
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于皇祖皇考方秋三
月於時有事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于皇祖皇考

考○廟本亦作廟古字輝音
考○廟本亦作廟古字輝音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

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

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說文社地主也春秋傳

所宜木五經通義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社各樹其土

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

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正義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

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

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桑盛其諸侯國社亦在

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士庶大夫北面之

社不得自專土地社以爲民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爲

特置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

禮記訓纂

百家爲社也

○爲于僞反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

督祭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

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

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

門祭先其祀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

歸幣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

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

座祀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正

義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

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國門謂城門也國行謂行神在國

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也公厲古諸侯無後者

族厲族聚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故言族厲○雷力

主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

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注祭適殤者重適

與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

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

不祭正義王謂子之庶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

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

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

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

禮記訓纂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韋昭國語注曰謂

以死勤事則祀之韋注殷冥水死是以勞定國則祀之

夏杆殷上甲微能禦大菑則祀之韋注夏能捍大患則祀

周高圉太王也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國語厲山作烈山

之武是也其子曰農國語農能殖百穀自夏以上祀之夏

之哀也國語哀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韋注夏之與謂禹

自商以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伯者在戲農之閒有城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國語作故祀以爲社韋注其子共

也佐黃帝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帝嚳能序星辰

以著眾章注帝嘗黃帝之曾孫元囂堯能賞均刑法以義

終國語賞作單義終作儀民章注堯帝嘗之庶舜勤衆事

而野死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鯀鄭鴻水

而殛死防百川積用不成堯用殛之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鄭

勤事而死禹能脩鯀之功有所因故曰脩鯀之功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國語名作命章注黃帝少典顓頊能

脩之釋文本或作顓頊脩黃帝之功章注契爲司徒而民

成國語成作輯章注契殷之祖爲冥勤其官而水死章注

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爲夏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

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也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三 主

邪章注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

邪謂放桀并大患也國語此下有稷勤百穀而山死句章

注稷周棄也勤播百文王以文治國語治作昭章武王以

武功去民之菑國語菑作穰章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

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

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

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與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

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

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

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

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元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

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正義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

大災捍大患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謂厲山氏後世子
孫名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夏末湯遭大旱
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社者黃帝祀以爲配社
之神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
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
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贖也武功謂伐紂也若非上自
厲山以下及日月邱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
祀之典也王氏念孫曰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
魯語文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謂堯能盡平刑法
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謂堯能盡平刑法
之誤也豈與單通義與儀通終與衆通衆亦民也帝嘗能
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二句文同一例皆
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殛均
刑法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爲長○禦魚呂
反苗音哉下同捍胡旦反厲力世反共音恭郵音章殛紀

禮記訓纂 卷二十三 主

禮記訓纂卷二十三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四

寶應朱彬輯

祭義第二十四

鄭日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

清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此篇雖名祭義然是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非引儀禮經文而釋之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

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禘正義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孝子感而思其親故君子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制體合於天道春秋多夏可知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有悽愴之心

說文愴傷也

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悽愴之心如將見之

注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林楊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

降禮說在秋此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無秋字蓋脫爾

注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問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

放其去來於陰陽○數色角

反悽音妻愴初亮反濡音儒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注致齊者

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其所為齊者思之熟在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正義先思其職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皆後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齊側皆反後不出者同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

說文儼仿佛也周還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

息其嘆息之聲

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

息其嘆息之聲

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

息其嘆息之聲

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

室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

息其嘆息之聲

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

之特自是迎戶門外饋食室中禮成三獻即周還也出戶

者特自是迎戶門外饋食室中禮成三獻即周還也出戶

人降叙平其聲如將聞之下文所謂致愾則著也迨佐食

微俎敦改設于西北隅屏几筵闔廟戶室虛無人矣而往

送之心如聞歎息所謂聽于無聲也必兩言出戶者以祭

畢而出有祝告利成佐食設饌兩事故重言之儼然者愛

也肅然者敬也愾然者哀也一事而兼三義蓋本其致齊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之誠通微合漢故能與神明交而所見所聞

俱有可必也○儼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反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愾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

乎

注存者則謂其思念也方性夫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

思慈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慈矣神雖微而猶著○愾苦角反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說文享獻也从高省曰象進思

終身弗辱也

注享猶祭也饗也方性夫曰生事之以禮所

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

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養字

尚反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

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正義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

私情而營他事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注謂祭之能使饗者鄉

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注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是故孝子

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

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

其欲其饗之也注色不和曰作奠盞設盞齊之奠也此時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釋日也備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醢勿勿猶勉也

也也慈愛之貌正義饗親與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此

本爲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齊齊整齊之貌玉

藻云廟中齊齊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鄉許諒反作

才各反盞烏浪反齊齊如字愉羊朱反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

與注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詩云明發不寐有

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

而思之注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

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釋詁從重也王氏

念孫曰文王之詩也詩當作謂鄭於此句無注則所

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不得無注

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祭

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喻文王是肅所見本尚不試

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怒其行也趨趨以數注嘗秋祭

親執事時也怒與趨趨言少威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

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

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

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

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

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反饋樂

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

成薦其薦俎釋詁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

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注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

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

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恍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

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

人怒而趨趨正義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戶

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趨音促數音速饋音貢漆依

注音切樂成音岳恍惚注反恍惚音忽當丁浪反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

以治之注比時言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

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

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注脩設謂掃除及黜聖

釋文何休云弗者不之

深也正義案廣雅

洞洞屬屬敬也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

進之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席

或饗之席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注論其志意謂使祝祝

見其彷彿來方性夫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

慮事之所以豫也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成

在此具物之所以所以備也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

其虛而已祝以孝告而論人之志意於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

神之志意於人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

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

主人白盥其敬而已正謂此也

洞音動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

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禮記訓纂 卷五十四

注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正義盡慤

者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

內有其心 外著於貌

反報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注和氣謂立而誼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主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正義嚴謂

嚴肅成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

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陳可大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

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

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奉

芳勇反儼魚檢反恪苦各反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

禮記訓纂 卷五十四

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

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注言治國是故至孝近乎

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

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傾天下國家也

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

注親

兄也睦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注

和厚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注

長出教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正義已

令者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

睦則恩慈故民各貴所有之親民心不順不有悖逆故貴

用在上之教命錯七路反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

者吉禮不欲注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注

次第從也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刳取胙骨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注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耳毛爲上也胙骨血與腸間脂也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也湯肉曰燭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注

麗于碑也茲於湯中燭肉正義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鸞

碑中君從北待之也刳取胙骨者謂用鸞刀刳割牲體取

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骨以供炙肝及熬蕭也從才

用反刳苦圭反胙音律骨力彫反燭音燭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闍殷人祭其

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注

也郊特牲鄉爲田闕孔疏謂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恐

王嚮郊之早則闕在日出前不在日入後可知及逮也樂

記恐不逮事禮器述闕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

而祭與此及闇並同注

制上下注

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注

夕之時是爲內崔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

禮小故祭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

法用少牢注

天下之和注

長又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

之後日與月光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

相巡注

依注音沿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注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

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

於和用謂治民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

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

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正義和謂百姓

和諧用謂財用豐足天爲人本能反始以報天是厚其本

也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

可以立人紀也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奇謂

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有

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注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

也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氣謂靈吸出人也耳目之神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正義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與神以祭之是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魄者白反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注陰

讀為依陰之陰言人之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悽悽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肅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

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為薦正義言人生時形體與氣

合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升上為神靈光明也百物

有悽悽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為多故特謂之神因物之

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九

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為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釋文黔黑也黑首謂民也秦謂民為黔首正義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為而名之為鬼神以為萬民之法則也○陰依注音陰於焄反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官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

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

也注自由也此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正義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

始父母始生於已今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

瘗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

首心見問以俠鯁說文鯁並視也段氏王裁曰祭義見以蕭光見問以俠鯁注云見及見問皆當

為魄字之誤也魄不見於許書蓋即魄字謂蕭光也

與燔燎並見俠鯁與肝肺首心並見也見者視也加以

鬯以報魄也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芳攸服以降神也从

鬯鬱芳艸也十葉為貫百貫為萬所以煮之為鬱從日缶

也其飾也一日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

醴之以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注二端既立謂氣

降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

為黍稷所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為鬯字之誤也蕭當

為鬱鬱之誤也燔燎鬱香醴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

也蕭之氣也燔燎鬱香醴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

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正義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氣以

饋熟之節也言饋熟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偏於燕飲是教

民相愛上以恩賜達下受上恩賜故上下用情金氏榜

曰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上下用情金氏榜

牲蕭合黍稷與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瘗薌此

禮記訓纂 卷二十四

注蕭光為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此以蕭光為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

非一時一事日鬯日加義取諸此○瘗依注音馨見問依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

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注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是故昔者

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

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注藉藉田也先古先王五經要義天子

蠶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

孝敬外傳藉者借也借民力治之○藉在亦反齊音咨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

之犧牷祭牲說文牲牛完全牲牛純色犧宗廟之牲也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

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

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

擇牲意正義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

者敬辭也犧純色牷完也皮弁諸侯視朝之服方性夫曰

自養獸之官而下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

下即充人繫於牢之時也繫于牢則駒之三月而已故朔

望巡之阜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君召牛納

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騂牲是也卜吉然後養之所謂禘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

未卜謂之牛既卜謂之牲上言祭牲

者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牲音全

禮記訓纂 卷之四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官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

蠶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

以禮之廣雅蠶也後漢書注單與蠶同王氏引之曰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

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注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

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

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禮奉繭之世婦說文繭蠶衣也

注問者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說文纁繅繭為絲也繅抽絲也遂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說文絲青黃色也元黃之以

為繭黻說文繭黻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

先公敬之至也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

便也反乾也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率法也養蠶是

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

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所許斤反蠶才

南反單音丹禕音暉纁悉刀反盆滿奔反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注斯須猶須臾也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

禮記訓纂 卷之四

以治心者也注子諒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泊然物始生好美貌致禮以治躬則莊

敬莊敬則嚴威注躬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

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

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

易焉注極至也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說文輝理發乎

外而眾莫不承順注理謂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

舉而錯之無難矣注塞充滿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注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

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

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正義此一節已具於樂記○易以鼓

反諒音亮輝音輝報依注音褒保毛反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

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注公明儀曾子弟子正義尊親即下文大孝不

能爲孝乎聖人爲天子者尊親嚴父配天也弗辱謂賢

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不使傾危以辱

也與下文文中孝用勞爲一能養謂庶人也與下文小孝

力爲一能養謂用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

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出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

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注遂猶亨孰殖鄭嘗而薦之

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

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注然猶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

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

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

也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

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

乎天地王氏引之曰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

蓋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盧注置猶立也

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高注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

薄之而橫乎四海釋詁博大也王氏引之曰薄本作敷或

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

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注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

之而放諸北海而準也準猶平也正義衆之本教曰孝言

孝爲衆行之根本孝經云孝者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會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注夫子孝

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注勞猶思慈愛忘勞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

矣注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若正

義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尊重

于仁安行于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博施則德

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助祭即是父母愛之嘉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父母之心注無怨於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父母既沒必求仁

裁音失亨音彭反樂音岳置其媿反施始或反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日

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注曾子問

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

也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

憂色也注子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

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釋詁殆危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

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王氏引之曰正義定本

及白帖二十五引此並作及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曰惡言

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此謂人之忿

言非己之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注從步邪趨疾

忿言也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

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孝經

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數色主反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

祿日富舜時多仁聖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注言其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注同爵尚齒老者在

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于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

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

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正義曲禮云大夫七十而

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注錯馬行也父黨隨行兄

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

代之正義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併

禮記訓纂卷之十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

巷矣注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獲狩矣

注四井爲邑四邑爲甸四甸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

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

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賜作未五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注什伍士

尚左卒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修乎

[illegible]

六曰見爵賞之施焉正義此一節明有善襄公尊上示以效順之道不效專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王氏引之曰謹案陰陽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當爲達字形相近而誤達者通也乾文言立以

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

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

以尊賢也注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義文王之屬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易抱

龜南面者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服袞冕北面

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斷決之示

不敢自專以尊敬賢人也○卷古本反知音智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

禮記訓纂卷二十四終

以治百事注謂齊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注如懼不及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

而未之然注莫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也如語宿者

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注宿者皆出謂賓助祭

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然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

之志也正義慮事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備具

溫和身形必卑誦祭事已畢卑柔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

其親爲是之故精懇純善之行不違離於身忠心思慮不

達於親無時歇也術述也省視也王伯厚曰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陶音迄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注周尚左也正義案桓二

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此說與鄭

合都楚望曰社稷成物居右陰也祖考生人居左陽也亦

不忍死其

說之意

禮記訓纂卷二十四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寶應朱彬輯

祭統第二十五

鄭日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注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

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夫祭者非物也注禮最急經者常也言吉凶賓嘉禮所常行自獨從也○休教律反

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

賢者能盡祭之義注休感念親之貌也休或爲違正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言治人之道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

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注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

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正義言世人謂福爲壽考吉祥祐

助於身若賢者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爲福也言

內盡於己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謂心既內盡貌又

外順行善無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

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

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

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注明也爲謂福祐爲己之報正義其爲者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祫有

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神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

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注畜謂順於德教正義畜謂畜養接神契庶人之孝曰畜○養

羊尙反畜許六反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義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

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注沒祭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

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

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注具備所共康物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

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

陰陽之物備矣注水草之菹芹苢之屬陸產之醢蠃蟻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

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蠃蟻草木之實美矣榛栗之屬正義

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則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教少

牢四教則諸侯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注咸皆也是故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

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

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

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注純服亦

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蠶少變也齊或為桑正義莫無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齊音咨純側其反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

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

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

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止也注訖猶是故君子之齊也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五

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注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注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

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

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

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

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注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

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率牲也周禮作紉芻謂羹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備牲其

其水葉浼盎齊也盎齊浼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

齊齊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

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禘春秋文十三年穀梁

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正義外謂君

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齊皆於正寢散齊亦然冕皆上

元下纁故通云纁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悉用元冕

副及褱后之上服爵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

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

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糾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

碑焉謂羹以共殺牲用芻葉藉之說卽盎齊由其濁用清

酒以浼沛之蓋齊者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

取肝以膏貫之入室燎于蕭蕭出薦之使不絕亦謂饋熟

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肝肺橫切之使不絕亦謂饋熟

上尸並齊之於君羞齊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君親執

紉鸞刀羞齊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浼水及羞豆是婦親之

也故云夫婦親之方性夫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

凡十日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經宿而後致齊則

謂之宿宜矣鄭氏元慶曰鄭注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五

焉此經上文既曰夫人會於大廟立於東房下又言夫人

薦浼水夫人薦豆何於亞裸之頃忽然有故而令大宗攝

之義也注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樂音洛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

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凡三道者所以假

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

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

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

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正義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

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因名武宿夜其樂亡熊氏云此

即大武之樂裸則假於鬱鬱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

戚皆是假於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

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

夫祭有餼鄭注郊特牲曰食餘曰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

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注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盡美

能知能惠詩云維是故尸釋文謂起也君與卿四人餼君起

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

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

之餘也注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餼

凡餼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

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釋文一本脩作備王氏念孫曰作備者是也備

於廟中謂神惠偏及於廟中也若云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注鬼神之惠偏廟中如國君之惠偏竟內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

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

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注鬼神有祭不衡養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

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正義尸亦餼鬼

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

乃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

而後尸乃食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

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鄭氏元慶曰君

與卿四人餼故用四簋大夫士雖有四人八人之眾亦只

此四簋而已疏言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是也又云諸侯

之祭六簋留二簋以為陰厭恐未必然蓋正祭無所謂陰厭

也○餼音俊饌所六反進徹之進依注

作餼見賢遍反重直龍反餼乃罪反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

注為物猶為禮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

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

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注崇

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注

身行之言恕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

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教由孝順生也正義與物備謂庶羞之屬祭必依禮是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

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

焉此之謂十倫

注倫猶義也○見賢遍反殺色界反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

道也

注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明日釋祭出廟門旁

廣求神於門外之祊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說文謂共

也段氏玉裁曰祭統設謂凡註謂之言同也按此經注本

如此假令經本作同凡何煩以謂釋之鄭氏元慶曰詔祝

於室即郊特牲詔祝於室禮器所謂血毛詔於室是也出

於祊即郊特牲索祭祝於祊皆指正祭本日而言孔疏謂

明日報祭非是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

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

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神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彬謂疑於臣疑於君之疑皆與疑同疑比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

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注子行猶子則

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

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正義主人爲

孝敬已父不計己尊而北面事尸行則凡爲子者豈得不

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以少牢特牲尸皆在

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之之

理故知是天子諸侯也○行尸則反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王氏引之曰此言尊卑之等也注尸飲五謂醴尸五

司皆以齒而誤衍

明尊卑之等也

注尸飲五謂醴尸五而獻賓正義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醴尸故尸飲五

也凡祭二獻禮用饗也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

獻及食畢主人醴尸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

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醴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

獻大夫九獻禮畢自此以後長賓賓長兄弟更加爵尸又飲

二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士公九

獻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醴尸但尸

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醴尸尸飲一○散黍旦反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

禮記訓纂

卷之十五

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

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正義尸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祭大廟之時則衆廟

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若餘廟之祭唯有

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列在廟不失倫類殺漸也昭穆

各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

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

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爵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日奠正義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時

爵賞之施也

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郝楚望曰王者爵祿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即策命之

日○鄉許亮反舍依注音釋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

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江校豆中央直者也執

豆則執鐙鐙豆下附也正義爵爲雀形以尾爲柄襲因也

若夫婦交相致爵不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者

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主人更爵自酢男

人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說文鐙錠也段氏王裁曰按附

說文作附闕足也鐙有附則無足曰鐙之

說未可信○卷古本反校戶教反鐙音登

凡爲俎者以骨爲俎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

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

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

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注般

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

脅臂臑之屬正義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

虛而無是示均平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

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

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也

夫祭有界燁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

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界

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

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

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

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注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

周禮作韓謂韓稷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

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正義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也○界必利反燁依注作韓同况萬

反又音運胞步交反翟音狄闔音昏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

夏殷時

禮也 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注夏者尊卑著 古者於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注言

屬陽國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

政則民弗敢草也注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

刑也王氏引之曰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艾草

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正義釋經曰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

經文木作艾草寫者脫去耳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

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注全猶其也夫義者所以濟

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

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注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為子孫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

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

也注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其志輕

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矣郝楚望曰明其義者內盡心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五

之所欲為○前羊灼反字又作論艾音刈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

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注銘謂書之刻

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

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

示後世教也注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

於下也順也自著名以顯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夫銘者壹稱而上下

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

所為注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

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注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

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思若故衛孔悝

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孔悝衛大夫也公衛

立已依禮衰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公曰叔舅乃祖莊叔

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

無射注公曰叔舅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

公為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

於宗周後得反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

禮記訓纂 卷二十五

之深室也射賦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

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正義按世本莊叔達生得

闕叔穀穀生成就叔黍釁釁生頃叔羅羅生昭叔

起起生文叔陶陶生惲惲生惲七世祖也啟右獻公

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注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

世啟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孫錫也右

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錫錫生錫也錫

欲其忠如孔達也止義按衛世家衛成公生穆乃考文叔

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衍為成公會孫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曰休哉注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圍即惲父也作起也

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應子容曰作率謂奮起而倡率公

之度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公

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注若乃類女也公命惲子女

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

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
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注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

也周禮大約制書於宗彝陸農師曰辟君也對揚以辟之

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注言銘之類衆多也略取其一以明之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注如莊公命孔惺之爲也莊公孔惺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

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正義論謂論說誤則誤錄酌斟酌也祭器鐘鼎也祀祖謂預君給祭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給上謂光揚先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祖下謂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謂請先祖也所爲謂已身行業也按左傳哀十五年冬廟賁得國十六年六月

衛侯飲孔惺酒而逐之此得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故俱在六月叔舅者孔惺是異姓大夫故稱叔舅左右助

也難謂成公被晉所伐出奔於楚漢陽楚地即就也成公反國又生殺弟叔武晉執之歸于京師實於深室是即官

也啟開也右助也○誤音撰惺口同反左音佐難乃且反射音亦纂子管反者市志反解古賈反辟必亦反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注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

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

其國也

注不廢不廢此禮樂也重猶尊也正義諸侯常祭也給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也○佾音逸

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五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

寶應朱彬輯

經解第二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

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

曰經解六經其教雖異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注其所以教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

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注屬

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其辭之事正義

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書錄

帝王言誥舉其大綱是非繁密是疏通知遠是書教也

知遠也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易良樂教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

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

絜靜窮理盡性言人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

慎為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近也春秋

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近也春秋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

之失亂注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

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趙氏良壽曰安上全下莫善

于禮而虞其煩者蓋世俗迂拘之禮非先王中正之禮也

禮減而進亦勝而離繁文縟節而內外不孚于一則玉帛

非所以言禮卑已尊人而彼此不得其安則足恭非所以

為禮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

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

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注

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

失○易以鼓反屬音燭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

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說文登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續

漢書禮志注引許慎曰八鑾鑾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又曰

轎車鸞鑾知非衡也左傳正義云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

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駉每言八鸞當謂

馬有二鸞鸞若左衡衡唯兩馬安

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衡

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

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注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

則揚之然後玉鸞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

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

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

車也正義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

養與天地相參者等故云與天地參○忒止得反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

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

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注器謂所操

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正義民不求其欲而得之者謂明君

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說音悅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

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以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

詐注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

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

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

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此之謂也注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正義陳謂陳列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國音國縣音元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

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釋訪壞毀也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亂患注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婚姻謂嫁娶也婿曰婚妻曰姻自亦由也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

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

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注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正義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王氏念孫曰喪祭非所以事生生常為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論衡薄葬篇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生皆用經解文○辟匹亦反觀其新反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

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注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正義防則後致千里之繆也○差初住反楚本又作釐李其反繆音繆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七

賈應朱彬輯

哀公問弟二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論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邱也小人不足以知禮注謙不答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

子曰邱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

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然注言君子以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注君

禮記訓纂卷二十七

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

章黼黻以嗣注上事之期節正義會猶期也其順之然後言

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

刻鏤釋器木謂之刻邵氏晉涵曰說文云刻鏤也哀食不

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注言語也

醜類也幾附屬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

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

上下俱足也正義卽就也謂隨其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公

居川清者居中原是也節正也醜類也幾謂近邪也

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
莫爲禮也注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
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
用下所言正義會猶期也午忤也忤違逆也○數
色角反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幾音祈午五故反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注愀然變動貌也作猶公曰敢問何謂爲政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注言君當公曰敢問爲
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
物從之矣注庶物猶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
言之道可得聞乎注無似猶言不肖正義行三言之道孔
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孔
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
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
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
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注大昏國
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典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
正義冕而親迎親之也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孔子愀
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注已猶大也怪

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注先聖周公也春秋桓二年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殺梁傅子貢曰冕而親迎不

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

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

以曉已正義固不固者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

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固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

此言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

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注宗廟之禮祭

禮記訓纂卷二十七三

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作夫人在房大明生於

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

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

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

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

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正義內以治宗廟之禮謂君

裸獻夫人亞獻之屬○祓七小反逆逆敬反舍音捨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

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注愾猶至

由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

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猶

吾妻子也及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正義身以及身及子以及子及女及女及孫及孫及子及

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以及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

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以及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

無繇民是愛已之身及已之妻及已之子及已之孫及已

妻子也段氏王裁曰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

注曰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愾

於義為長○妃芳菲反愾許乞反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

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注則法也民者

禮記訓纂卷二十七化君者也君之

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

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

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

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注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

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正義百姓歸之名者言已若

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為君子之子使其親有君

萬事得中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月

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

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注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

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

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為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

照察有功正義無為而成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為

而萬物得成人君以德潛化無所營為而天下治理故云

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

也注周禮司刺蠢愚生而寢寐童昏者也孔子蹴然辟

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注職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

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

親是所以成身正義據其凡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

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故云孝

子成身也。意始容反冥莫享反志依注音識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注既聞此言也者欲

過於事之罪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注善

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禮記訓纂卷二十七終

禮記訓纂卷二十八

寶應縣志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

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注言游言侃說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備也

注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

則起方性夫曰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

故其用無所不備○燕於見反女音汝徧音遍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注對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

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

仁注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奪仁特言是者

仁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正義野謂鄙野給為捷給言

捷給之人貌為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中丁仲反給音急又其劫反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

能教也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眾人之母言

乘車濟冬涉者而與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正義言父義

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能愛而不能教子產猶眾人之

嚴厲教之○食音嗣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

夫禮所以制中也注禮乎禮唯禮有禮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注領猶治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

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注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

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正義射謂鄉射也鄉謂鄉

飲酒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釋言指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

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釋詁閑習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禮記訓纂 卷二十八

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

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飾以銅豕鼎三斗士飾以鐵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

以炊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

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

前凡眾之動得其宜注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

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解也味酸

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與而合

同正義度謂制度高下大小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皆得法於禮也象謂法象易繫辭云以制子曰禮者何也即事

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

相與偃偃乎其何之玉篇偃失道貌釋文偃偃無見貌譬如終夜有求於

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

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

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

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

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

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

以祖洽於眾也注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

○食饗之食音嗣量音諒相息亮反偃敕良反

禮記訓纂 卷二十八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苟知此矣雖在啖飲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

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

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

仁焉行中規還中矩玉篇世本倕作規矩準和鸞中采齊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

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注猶有九焉

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

者是聖人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舞也夏篇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雅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德也清廟頌文王之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禮注大饗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舞五也夏篇序與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正義兩君相見大饗有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舞四也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爲第五還中矩謂方行也通前爲六采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爲七雍詩樂章名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振羽即振鷺詩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前爲九○吹苦犬反關苦穴反音中丁仲反還音旋采齊之齊在細在私二反

禮記訓纂 卷二十八

四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注繆誤也素猶質也禮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世子王世子羣后之知諸侯之禮樂正義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釋音謬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注文爲文子貢章所爲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注見其不達於禮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

人也注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夔求龜反與音餘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文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

之而已注言禮樂足以爲政也錯猶施行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

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興

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

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

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則有上

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

禮記訓纂 卷二十八

五

昨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

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

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

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注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采爲瑞應也眾之所治眾之所以治也眾之所亂眾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

治也眾之所亂眾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

室不由法度猶有與昨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

事不可廢改也正義行則有隨者少者在後相隨立則有

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釋文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

長謂麟鳳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五靈之屬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注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鄭眾注周禮曰無目矇謂

之瞽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鋪音胡反與字又作隤烏

報反昨才故反矇音蒙

禮記訓纂卷二十九

寶應朱彬輯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遊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

閑居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注凱弟樂易也

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

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注原猶本也橫尤也敗謂禍戾也正義此

禮記訓纂

卷二十九

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爲何事得爲民之父母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若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禍亦先知之必云有敗者此士爲民除害爲本故事敗言之

○凱邱在反今詩作豈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

地此之謂五至

注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思意也言君

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日不能見行之在胸心也塞滿也呂與叔

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詩以道志者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與於詩則必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必成於樂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極則悲來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也○哀樂音洛傾音頃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

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注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孔子曰夙

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

也凡民有喪劬劬救之無服之喪也

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

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微之

禮記訓纂

卷二十九

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謂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調恤之則民微之此非有衰經之服正義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其命宥密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宏仁靜之化今此以基爲謀言早夜謀爲政教於國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威儀逮逮此邠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安和不可選數民則微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凡民有喪此邠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往賜救之此非有衰經之服也○其依注音基音有音又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注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

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

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釋訓遲遲徐也無服之喪內恕孔
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
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
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
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
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注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
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注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
至月則大矣起猶從也注正義何為其然言其義猶未盡此
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
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
也四云日間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
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

禮記訓纂

卷二十九

三

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與進也
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
哀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
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祭統
云孝者畜也故畜為孝
也○施以鼓反聞音問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注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

勞來吳幼清曰勞謂安其居節其
力使勞者得休息也○勞力報反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方性夫曰

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在上者無不載
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容光無不照故曰無私照其

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齊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注帝天帝也詩
蹟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
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
於湯升為君又天下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
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
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正義此詩商頌
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
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湯齊依注音讀本亦作賡子
今反詩如字日齊詩作賡子今反假音格遲直私反祗諸

反夷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說文霜露也成物者霜露澤也霜露餘

者陰液也釋為露凝為霜而霜日疾雷為霆也庶物露生

郭注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蒼頡篇霹靂雷也庶物露生

無非教也注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養生萬物此非有所

義神氣謂神妙之氣靈雷也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

其形庶眾也言眾物咸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神氣

風雷偏繫於地呂與叔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

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風雨霜露釋

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釋地載神氣也○霜音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

出雲說文雲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

子宣此文武之德也

注將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

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下之期將至也神

為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輪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

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善衛宜德

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其德如此而詩無以

無私之德也此宜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

穆王之取類以明之正義詩大雅崧高之篇甫侯謂呂侯也

嶽神輔助宜王為生申甫又詩黍稷之序四嶽之祀故

高生甫及申全別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

伯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者市志反

嵩高今詩作崧高峻極今詩作峻極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

之德也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子乃命之王也不已不

禮記訓纂卷二十九

及身令聞不休已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故云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釋文德皇本

作施布也正義詩本文弛作矢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

和協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

方之國則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闕其民徙岐山之陽

王業起也呂與叔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

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與王業故三代

禮記訓纂卷三十

寶應朱彬輯

坊記第三十

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

約日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細衣皆取子

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見隋書音樂志○坊音防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正義此篇凡三十九章

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此稱子言之者以是一篇總要

故特稱子言之防民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之過譬如坊之礙水

平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注命謂教令正

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法令

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劉氏台拱曰

禮記訓纂卷三十

辭徐音替與音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

注約猶

窮也

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此注

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似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同車有別則臣節著明不嫌於上也下文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燕義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劉氏台拱曰以下二章言命以坊欲○嫌山簞反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注言如此

者寡也寧安也大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注言民之貪族眾家恒多為亂

荼毒之行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

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

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域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

三國之一正義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案司馬法

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轡一乘鄭

禮記訓纂卷三十

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

為八里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

則為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按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

里有畸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一千乘云不

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云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

六尺為步五十六三十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

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里命其國家官室以五為節

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

左傳云大都參國之一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注位朝位也劉氏台拱曰以下三十章言禮以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注楚越之君僭號稱土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侯不書葬其葬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葬諸侯侯不書葬其葬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辭視從父昆弟正義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稱葬某王辟王之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注盍旦夜鳴求旦名故不書葬

禮記訓纂卷三十

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此逸詩也言夜是開時此鳥意欲反夜而為旦猶若臣之有僭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陳可大曰不同車遠害也簞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注亡無也食謂祿也在已勝祿則近廢方性夫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貴者伐檀之素

費君子所不為浮與
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鴈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注犯猶僭也

貴秩異者上逸豆有加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

斯亡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遂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

人在朝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不讓至於

豆有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方性夫曰禮六十以上

席之上以犯貴言族人不得以其威威君故朝廷之位以

犯君言禮以臥者為莊坐者為席合言

之一也○鴈音傷莊而審反上時掌反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

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注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楊子曰自

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蓋謂是矣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僭先亡者而後存者

則民可以託注言不僭於死亡則於生存信王氏念孫曰

而民不僭可以託謂不僭死者而棄其老弱所謂上恤孤

猶僭死而號無告觀鄭注云云正與此相反詩云先君之

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

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以此坊民

詩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以此坊民

民猶僭死而號無告注死者見其家之老弱號呼釋寬

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邶風燕燕

婦道勸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鄭以為衛定公
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
做此○僭音佩號戶羔反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與讓尙技而賤車則民

與藝注言人君貴尙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故君

子約言小人先言注言人尙德不尙言也約與先互言

矣正義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

言君子則後言先行○技其綽反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注酌猶取也取芻民之言以為政教

禮記訓纂卷三十

之如天矣言其尊也詢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

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正義下不天上施言下不

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詩大雅板之篇

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陸農師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

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施始政反芻初俱反蕘

反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注爾女也履禮也言

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釋文履毛詩作

體陳可大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

筮之於著其卦兆之體皆無咎

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

鎬京今詩度惟龜正之武王成之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

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正義此

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下經

始據臣之於君以證之今詩作宅是鎬京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春秋襄十九年晉士

齊侯卒乃還穀梁傳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事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

士句者宜奈何介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

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釋話猷於乎是

惟良顯哉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何書今

正義言爾有善謀善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曰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

禮記訓纂卷三十

德惟良善顯明哉○於音烏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注大誓尙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

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以伐

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輔漢卿曰民不爭

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

足言矣民讓善則忘怨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注弛猶棄忘也孝子不

易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

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

教也正義言乃謹在無逸之篇鄭不見古文尙書序有高

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

在尙書○弛式氏反謹音歡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注微諫不

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

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怨陳可大曰一說忿當作

怠王氏念孫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謂久而不衰也

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而不倦聽從而不忘語意正

與此同內則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從命而不忿戾未得為孝也王氏引之曰高誘注淮南精

神篇勞憂也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

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

詩云孝子不匱注匱乏也孝子無

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

王告太平之詩

禮記訓纂卷三十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注睦厚也故君子因睦以

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痛注合

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痛

病也正義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親睦

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注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

性也謂今與已位等正義若尊卑懸絕不可傳同車服方

孝之所及廣矣故曰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注辨子云父子

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注同位尊卑等

為其相棄厥其

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父君父之道宜尊嚴正義此因君見父方性夫曰此言父子不同所以辨尊卑之義一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

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注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方性夫曰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注長民謂天子諸侯也子云祭祀

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

民追孝也注有事有所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設於祭祀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

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以示民有事追孝與祭祀言追

養繼孝同義○長丁丈反

子曰敬則用祭器注祭器簋豆簠之屬也有敬事於賓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注言不可以其薄不及

其美過禮而去禮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

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

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

而因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

威儀講德美正義詩大雅既醉之篇方性夫曰饗禮曰幣美則設禮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美以此示民民猶爭利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

而忘義○非芳鬼反論音藥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

敬也注戒謂散齋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淫也注淫猶貪也澄酒清酒尸飲三厭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以教民睦也注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故堂上觀乎室堂

下觀乎上注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正義沈重云祭配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

人觀看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方氏說

日事尸於室中者主人主婦也待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

弟也觀禮於堂下者眾賓眾兄弟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譔

賓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於室中

卒獲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

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正義按鄉飲酒禮主

禮每進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

以讓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注既葬哀

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正義般人即薨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備具方性夫曰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弔於殯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也○音力救反屬音酉廣苦是反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

昨階不忍即父位也正義知反哭時者既未沒喪不稱君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注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

獻公卒其年奚齊殺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

明年而卓子殺矣注殺父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不子之

甚○殺音試下同卓殺角反

禮記訓纂 卷三十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

仕唯卜之日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

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

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

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

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

財示民有上下也注身及財皆當統於故天子四海之內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

民不敢有其室也注臣亦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

敢專也注車馬家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方性

孝以事君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推事兄之道

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

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子者無以

有己是也

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注此禮謂所

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先財而後禮則民利

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注辭辭讓也故君子於有饋

也利猶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情主利欲也

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注饋遺也不能見謂有

獲不畜畬凶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畬乃得畬也安

三歲曰新田正義爾雅田一歲曰苗二歲曰畬三歲曰

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王氏引之曰說文畬二歲治

禮記訓纂 卷三十

田也廣注死矣亦曰田在初一歲曰苗在二二歲曰畬

重仲翔說並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

也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注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

見非特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弗見孟子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也○獲戶郭反畬側其

行下孟反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注不與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注言穫者之遺餘故君子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注食時謂

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詩云采芣采

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

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注對莫菁也陳宋之聞

謂其根也采葑菲之業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
并取之若則采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
人之交當如采葑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
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正義彼有遺棄此小雅大田之篇
采葑采菲此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言采葑菲之
業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無以華落色衰
并弃其夫婦之禮記者引詩斷章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
葑菲之菜無得并采此下體之根莖是不盡取其利二則
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不求備也
以此坊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齊子賜反葑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注淫猶貪也章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無別也注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
禮記訓纂 卷三十
必待 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注獻猶詩云伐柯如之
幣 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進也 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載麻如之何橫從其
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注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
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
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正義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
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劉氏台拱曰以下六章
言刑以防淫○柯古何反取七樹反從子容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注厚猶遠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 注妾言買者以其賤士庶之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
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
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
且字正義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此

吳女當云夫人齊氏至自吳則諱其姓去姓曰吳但
春秋經文不載其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
孟子春秋哀十二年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
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
君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會 注交會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注同姓也以貪夫

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正

義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又按王

義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尸酢主婦是交爵也又按王

之國內宰注云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王以饗禮

之後以攝爵也王引之曰繆侯殺繆侯後其夫人獻禮遂廢

禮記訓纂 卷三十
有陽陵侯傳寬古無陽陵國侯問二年春秋齊
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繆音穆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

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

以色厚於德 注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病

反衛 陳可大曰辟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見賢

子云好德如好色 注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

諸侯不下漁色 注謂不內取於國中而內取於國中為下漁

內取象捕魚然中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

親 注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

其相授則女受以籠其無籠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御婦人則進左手

注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俯之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

注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

而坐寡婦不夜哭

注嫌思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略之也遠別寡婦人道

問增損而已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注亂族犯非如匹也○族音逸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

也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毋戒女曰毋違宮事王氏念孫曰孔以承爲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泰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不親夫以孝節引也

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寶應朱彬輯

中庸第三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川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終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

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三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命
令毛詩作假樂君子憲憲令德保右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
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

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祿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
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
知所以修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六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貽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七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八

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今毛詩作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六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今毛詩作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九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
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十一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絀今毛詩作衣錦褻衣惡其文之著
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
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
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滿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奏假無言今毛詩作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

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音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終

卷三十一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寶應朱彬輯

表記第三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正義歸乎者於是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君子身雖幽隱而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威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成通故所致如此馬彥醇曰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矜居陵反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注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

莊口南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南刑尚書篇名忌容止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正義南刑已外敬

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正義南刑已外敬呂與叔曰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所謂足者舉動是也修此三者敬而已矣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懾也言敬則足信也○懾大旦反

子曰楊裝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注不相因者以

或以事為敬禮盛者以義為敬執王進之屬也禮不盛者以義為敬受享是也至受享之時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受享之時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盛故楊聘時有玉故曰執玉但自相授受之時介禮輕楊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楊襲不相因也○楊思歷反襲者習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注極猶盡也辨分別

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應

子而和曰報本始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

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素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樂音洛倦本又

作勑其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注篤厚也揜猶

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又

能恭敬而遠恥辱也○辟音避揜於檢反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

焉如不終日注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為褻儻焉可

正義言君子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小人安樂放恣則其

情性日為苟且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儻徐在鑑

反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敢也注擇

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正義或出使在外或

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齊側皆反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狎於無敬心也正義言小人

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注

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

通辭必稱摯先君以相接也正義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

通情意摯幣以示已情所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襲瀆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注瀆之言褻也正義此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

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初

來問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師則不復告之
說無相表瀆之義也○表息列反筮市制反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

利也注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正義言仁是名之盛極故為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

能裁斷於事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物得其利故云天下

外故曰天下之制報之為禮固明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

不日禮而日報者禮不止於報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

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注懲謂創

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正

義詩大雅抑之篇書尚書大甲之篇伊尹言民若無君無

能相匡正以自安居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

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答也○懲直陵反讐音酬大音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禮記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注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

誤彬謂鄭因下刑戮之民而言其實仁即人字古通用

或作修同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一人而已喻少也自

己自盡己所能行正義

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自好仁凡人憎惡不仁

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始

已所能行乃施於

人故云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

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

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

仁者同本情則與正義此明仁道有三一則無所求而安

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于罪而行仁是

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功者人所貪也過

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正義與人同功其功俱是

施博愛是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

則可知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左

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

也春秋傳曰執未成之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手是

以人情相愛偶也義宜也必斷割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

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

不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

尊之與幼清曰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恭仁者中心所

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故借左

右以喻其分非謂尊卑懸絕也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

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

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

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裁

制故人尊敬之○知音智強其兩反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注此

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

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

非性也也與叔曰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

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

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

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雖未達道亦庶幾乎不失道矣葉少蘊以仁爲人道

之至故三代得天下以仁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禮記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禮記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禮記

宜五霸假仁而近義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已而能
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已蓋王霸之道有得於民
而無失者
得已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慊怍廣雅慊愛人之

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注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

取仁義者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其數短小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注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

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國風曰

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若哉武王美之也注問猶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今毛詩作我躬終身之仁也注問猶

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正義中心慊怍天性自仁率法而強之非是天性直取仁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道行之者也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以武王行仁遠及

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引邶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

行唯在我當身之上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與

叔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

資仁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

也。數所住反慊七感反怍丹葛反芑音起詒以之反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若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注取數多者言

居其多正義仁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爲器重以廣博覆物

是爲道遠也取數多者仁也言利益于物取數最多者仁

也故勉力行仁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

則賢者可知已矣注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

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爲人望比也以今

世比望于古人能合于世事者則是賢人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輿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注輿輕也儀

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

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

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小

賢者少正義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以明行仁者少也

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仰高勤行者謂古賢聖也正義

小雅車牽之篇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景

行則可行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止詩作行之

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注廢喻力極罷頓

俛焉勤勞之貌斃外也王氏念孫曰說文子曰仁之難成

政後後也皋陶謨子思曰孜孜事與孜孜通子曰仁之難成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一

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注言仁道不成人故仁者之過易辭

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

也注子思曰安仁者雖獨立無僞然德本甚輕人自鮮與

幸有能者當眾圖而共助仰高勤行終其身而後已是其

公眾人之心私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

辨矣。輶音酉一音由鮮息淺反景行下孟反好呼報反

下同俛音免孳音茲斃音弊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

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注

罕以此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正義禮主於敬故恭近

失之 故近仁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恒能恭敬故寡過以情示

人故可信儉則寡求故易容詩大雅抑之篇結恭近禮也

第 59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3 版 反外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注言能成仁是故君子

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注病愧謂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

其言注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

以所能之事病困于人也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爲愧恥

則民自勸勉不能者自愧恥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

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注移讀如

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正義故制以禮信

容貌衣服使之尊嚴朋友相勸勉以極致於道欲民專心

善道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異于天注言人有所行當如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日君子固賢於人矣君子之所能人必有不備者故

聖人制行必以天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惟

不制乎已故民知天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惟

所愧恥則知所尚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

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必稱其志衣服必稱其容

朋友切劘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俗矣蓋修

其外則知愧于人修其內則知畏于天故曰不愧于人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

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注遂備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

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

有其德而無其行注無其行謂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注言色稱詩云惟

鵠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今詩作彼不稱其服胡污澤

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

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

則當實以君子之德內既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

德無行是君子所恥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言

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方性夫曰衰者齊衰

斬衰經者首經要經皆衰服也端元端冕者衮冕之類皆

祭服甲冑以被體冑以加首皆兵服也。衰七

雷反經田節反冑直天反端音啼濡而朱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

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

祿是不義而富且貴釋文杜預云黍稷曰桑在器曰盛秬

黑黍也香酒也正義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祭上帝有和鬯者凡鬯有二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

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柶鬯鬱人所掌是

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

得以事上帝。桑音咨秬音巨鬯勅亮反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注庇覆也無君民之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

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

幹曰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注言此德當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注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

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正義言君子既

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心得之謂得利祿

也言不問得之與失恆行其是而不行非也莫莫焉詩

大雅旱麓之篇惟此文王此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

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此必利反

音誅力水反施以政反枚忘同反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諡者

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

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眾多者

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

譽論行是所恥五經通義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

君臣可同又曰諡者累生時之行而諡之生有善行死有

善諡所以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

故謂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

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注率循

不復循行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注言謙者所子

猶不貳過注烈業也言后稷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注稼穡天下世以

爲業豈一手一足喻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

用之者多無數也注言其謙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

請所以易其名者是矣諡以誅行而爲之行不一也特以

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楊子曰自下

者人高之故曰君子雖自卑而

民敬尊之○諡音示行下孟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釋詁弟易也邵氏晉涵曰表

之毛傳作易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

以說安之

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注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

詩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爲民之父母

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言君子以仁政化下使人自

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謂遜弟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

民皆悅豫是弟以說安之樂失於荒禮失於疎明禮教下

爲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

慢易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孝順慈愛而民敬故民

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強徐其兩反說音悅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

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

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注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

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正義父立於義分則善惡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也呂

與叔曰水者民狎而玩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

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可得而履天覆我者也然遠

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若之命見於事近人

而可行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此人鬼尊親之異

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

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注遠鬼神近人謂其民之傲

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

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正義言夏為

政教衰敗民皆愚所以然者民承寬裕無澆詭也喬野

民猶質朴不競文華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注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

交接相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注以本快於鬼神

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正義周人尊禮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

不尊注以尊卑為差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人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立教以敬其失

鬼教鬼莫若文周人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周

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呂與叔曰

夏周尚親而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親故先

鬼而後禮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

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

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

獄訟之類雖主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

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己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

不責其所不能為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顯蒙

不困於刑罰故不為詐讓忠之傲也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

神以救之民知敬鬼神則誠也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

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指手足之地

則不知禮義之所貴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

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

實拘於末而不反其本故其俗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知

義也其民則賊而蔽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

傲於虛文也三代之本未可知矣○憲徐昌

容反喬音驕朴普角反勝始證反施始政反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

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

注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為也不求備不大望

言其政寬實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罰刑罰

窮矣言其繁文備設正義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更明三

代治民有異之事夏時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為求備謂每

事徵求皆令備足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

未瀆禮言君臣上下於禮簡略也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

俗頹內設教強勸人以禮義周人貴禮往來交接窮極煩

多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殷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未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瀆神則周衰之後瀆神也呂與叔曰不求備者不責人之

善故政令簡而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民所以易

從而未厭其親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殷人之所以求

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

矣○強其兩反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注勝猶任

極文民無恥而巧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注言後

利後世之政難復

其作質文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注言

不能易之

相變質文各有其多正義虞夏政寬故寡怨於民殷周文

煩失在苛碎故民不堪無怨也言虞夏為質殷周為文並至

地之大猶有所憾至極也言虞夏為質殷周為文並至

極後王不能過虞夏之時文少質多故文不勝質殷周質

少文多故不勝其文方往夫曰加乎虞夏之質則為上古

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為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為至

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王氏引之曰謂有憺怛之慈民如父母也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

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

寬而有辨注死而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

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王氏引之曰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為義

甫刑曰德威惟威今尚書作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

此乎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如父母者謂如父母愛子也有憺怛之愛者舜天性仁誠

憺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親而尊

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即前威莊

而安也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有四海而不驕是

有禮也施惠得所為能散也君子謂虞臣也君聖臣賢是

由舜而然也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貴人而賤

祿是輕財也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引

則不愛敬主於結舜德也呂與叔曰一以義斷或入於不順

寬而踰節則無辨行此道而天下敬之則德威也行此道

而天下愛之則德明也吳幼清曰恥費不

修用也。憺七感反怛旦達反費芳貴反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注資謀也獻猶進也

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

言乃後親進焉君言也

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注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

信曰誣正義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

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也。誣音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大言可

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

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為人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

以大言受小祿注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正義若小言

而薄易曰不家食吉注此大畜象辭也象曰不家食吉養

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少多呂與叔曰利及天下

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張子

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注不下達不以私

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陳可大曰自所由以進者也彬

謂釋詰由從自也郭注自猶從也若南轅由變臣景監以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見秦孝公司馬相如由狗監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楊得意所薦皆非其人之謂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

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正

義詩小雅小明之篇。女音汝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注尸謂不

辭讓也正義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倭之人望欲

白達也呂與叔曰遠臣既無言責非其職而諫倭人望欲

以求自達故曰調近者有言責之臣不諫則曠厥官懷祿

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調本作諂勅檢反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注邇近也和謂調

宰也家宰主治百官正義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唯輔贊

助於君大臣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家

宰但家宰居於中

故言正百官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今詩以作退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明也謂猶告也釋文藏鄭解詩作臧云善

也正義此小雅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言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胡何也言何不以

事告諫於君矣

子曰事君者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注亂謂賢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注進難

否不別注人之擇已也退速者為君子之倦也呂與叔曰所謂位有

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也相

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

人拜送賓去不顧蓋見之於主人盡敬之後辭之於主人

未辭之先若敬未至而強進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易以鼓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

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也臣以道去君

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注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周希聖曰

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呂與叔曰貴賤貧富生殺君所操

以御臣之具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及違於義則臣得與爭於君故君以我為

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

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其不可

奪者理義而已故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注言尚忠處其位而

且謙也

不履其事則亂也注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

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注使謂使之聘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則謂非已志也

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

則去也事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言臣致仕而去不

或為身注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正義在軍旅之中不辟危

亡之難在朝廷不辭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否

謂君所使事非已才則彌敦思慮而從行之幸得終竟即

辭而退也易上九爻辭終事而退臣之厚重也朱氏

詩人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之類是也違其才者或才大

而局於小或任重而屈於力如士元不堪百里公綽不可

為滕薛大夫是也孰慮而從者靜氣平心周咨博考務於

國事有濟經言從不言不從然曰孰慮而

從則亦有不從者矣○辟音避難乃旦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二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上受命于君注言皆有所受不敢

也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呂與叔曰

莫非理義君之命出乎理義則為臣者將不令而詩曰鵲

從君之命不出於理義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

之姜姜鵲之責責今詩作鵲之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注

姜責責爭鬪惡貌良善也正義詩鄭風鵲之奔奔篇刺宣

姜之詩云宜姜不如鵲鵲也君小君○鵲七畧反姜居良

反賁音奔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正義言君子與人交必須驗行不

發言善而得以其言辭之善謂行之盡善或

行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

葉注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累是故君子於

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

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

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注皆

言而無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注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小雅曰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注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正義此巧言之篇

之禍亂用是進引之者證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

以壞○賻音附淡大敢反餒音談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注譽也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注皆為有言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此曹風蟋蟀之篇刺曹

君之詩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引詩斷

章證疾其虛言也呂與叔曰君子力可以周人之窮則不

徒問其飢寒必有以衣食之勢可以進賢則不徒譽而已

必有以爵祿之故曰不以口譽人○譽音餘衣於既反食

音悅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注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國風曰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注此

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

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

之深也正義國風衛風氓之篇證許

而不與被入所怨也○晏於諫反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注巧謂順而說也正義謂君子

疏貌親心不慙實恒畏於人則穿窬之盜也君子情貌欲

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方性夫曰穿窬者穿垣墉而為之

盜也○穿音川窬羊朱反徐音豆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

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注言動任卜筮也是故不犯日月不

違卜筮注日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卜筮不相襲也因襲

大事則卜注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小事無時日

有筮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金氏

于大廟日用此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如郊用辛社用甲禘

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一

日注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

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注牲牷猶純也正義太宰

日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國丘大示

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

郊用夏正亦卜之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日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

也方性夫曰鬼神依人而行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

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牲音全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

后稷兆祀今詩兆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注富之言備也兆

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言周人世世
此也朱氏賦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
和而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如周禮大
祝掌六祝之辭祈禱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但致其恭
敬而二不願望大福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于孫故引
詩曰王不願望大福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于孫故引
祿福也又案其辭恭其欲儉謂其語不敢自矜夸其意不
敢自望則恭儉之謂矣此據詩發論非引詩以爲證也
不知之乎○迄許訖反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注言其用天子無筮注謂征伐出師
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諸侯有守筮注守筮守國之
日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注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
之天子道以筮注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

宅寢室注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
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耳天子不卜處大廟注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
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諸侯
卑於天子謂在國居守有事用筮天子在國用卜出行則
用筮○
大音泰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注謂朝聘待賓客崇是以不廢日
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正義
朝小國之于大國也呂與叔曰不廢日是以上不瀆於民
月者如歲之朝觀宗遇日之有朝夕也是以上不瀆於民
下不褻於上注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
以正不褻慢也○長丁丈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寶應朱彬輯

緇衣第三十三 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
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也緇
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注言君
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正義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
則臣事之易也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
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
止不煩動矣○易以鼓反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注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子之樂今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微我
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
曰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
也試用也 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今詩國作邦注刑

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
德慎罰正義緇衣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
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詩人以緇衣爲鄭
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巷伯亦詩篇名巷伯是奄人
爲王后官巷伯之長幽王信謔寺人傷謔而懼作詩以疾
謔故云惡惡如巷伯也賁濫也愿慈也君若好賢如緇衣
則爵不瀆而民皆謹慈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
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儀刑文王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
之辭儀象也呂與叔曰子以好惡而民知禁蓋誠
心不至則好惡不明民莫知其所從違如此而欲人心之
孚天下嚮風難矣文王之德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
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於下也○好呼報反緇

側其反惡上鳥路反下如字巷戶降反愿音願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

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王氏引之曰子

愛之與下信以結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

恭以蒞之相對爲文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

蒞之則民有孫心注格來也遜逃也蒞臨也孫順甫刑曰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

而遂絕其世也注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

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

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

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

德正義此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

尙書呂刑也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呂即甫也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三

呂與叔曰格者正也政者所以禁民爲非刑者所以懲民

之爲非能使使之知不善而不爲亦強制之而已故民非心

悅誠服欲逃其上而不可得此所以有遜心孔子所謂免

而無恥者也德禮所以正其本政刑所以齊其末苟無其

本則法不足以勝姦我待之以愛則彼必親我待之以信

則彼必不倍我待之以恭則彼必能遜此人情之常然况

君民之間乎○遜徒遜反亦作通倍音佩蒞音利孫音遜

注言民化行上

注甚者甚

注言民之從

注言民之從

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注皆言化者也孚信也式法也正義論語稱如有

化論語所稱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赫赫師尹此

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尹氏爲太師爲政不平

故詩人刺之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引證上有善行賴及

於下成王之孚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引之者證

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行下孟反赫許百反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等

仁以子愛百姓王氏引之曰謂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

慈愛百姓也云有桔德行四國順之注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

之言爲君者當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導敬仁道以子愛百

姓則在下之人致盡己意以說樂其上矣詩大雅抑之篇

引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長

丁丈反說音悅桔音角詩作覺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三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注言言出

今有秩裔夫所佩也綽引綰索故大人不倡游言

也釋文綽作綽綸綸也綽大索故大人不倡游言

可用之言也正義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

則民皆師法故大人不倡游言言恐人依象之呂與叔曰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游言謂大人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

亦以位言之蓋承上王言而言言也可行也不可行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

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今詩譽作愆注淑善也

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正義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

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之類熊氏云可行

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若曾子

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詩大雅抑之篇王引之曰危讀爲說說者遠也反也言

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古字說與危

通○綸音倫緯音弗
倡昌尚反營起度反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注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注稽猶考也詩

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注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注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釋文毛詩傳

以善言也慎爾出話也注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謹慎爾所

出之善言也慎爾出話也注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謹慎爾所

慮其所終穆穆文王此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之德鳴呼

光明乎又敬其容止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陳用之

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率

兩端而竭所謂道人以言也為魯司寇而公謹氏出其妻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慎潰氏踰竟而從所謂禁人以行也呂與叔曰進取於善

者考其行而不掩故言必慮其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

其末猶為隘與不恭故行必稽其所做○

稽古兮反於音鳥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注貳

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注黃衣則狐裘大貉之服也章文章也忠

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注志猶知也正義可知望而知謂我

而志為臣下率誠奉上其情可述敘而知王氏引之曰述

之言循也志之言誠也循其言貌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也尹吉曰惟

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尹吉曰惟

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古當為告告古文諸字之誤也尹

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貳正義伊

壹德不貳則無疑或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貳正義伊

甲故稱尹誥言尹躬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引者證上君

臣不相疑或詩言尹躬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引者證上君

注為告音諸

貳他得反

子曰有國者章義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其

爾位好是正直注章明也瘴病也釋文皇云義善也正義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病之詩小雅小明之篇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諸未仕之人

更待明君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呂與叔曰此言居

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

民德所以壹也○瘴丁但反其音恭

皆困病引之者證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叩
君使民或之事注匪非也
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義此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
恭敬唯為姦惡使王之叩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呂與
叔曰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不重辭者理直而不
必多言以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獲其君則君難
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其君而無
益非所以事君也朱氏軾曰上人之疑有二猶豫之王用
舍不所以事君也朱氏軾曰上人之疑有二猶豫之王用
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于善之當為惡之必不可為
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誇無實聽其言天下事無不可
為而發而難收慮而無成如最錯之更令安石之變法人
主一惑其言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
當務有不當務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
雖貽譏雖有哲后日不暇給矣大人引君當道正己物正
○援音袁板布縮反癉丁但反共音恭叩其恭反

禮記訓集 卷三十三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注言政教所康誥曰敬明

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

施刑之道正義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

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刑罰

加於無罪不足恥其為惡周公作誥康叔云女所施刑

罰必敬而明之甫刑穆王戒羣臣云言所為監鏡者皆是

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

之義也○播徐補餓反迪音狄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恤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

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注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

小臣言之比私相親也正義沈氏云大臣離貳不與上親

政教煩苛百姓不安是忠敬不足致然由富貴已過極也

大臣不治而適臣比者大臣不肯為君故大臣不可不敬
理治職事由適臣與上相親比故也
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注民之道
也呂與叔曰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
敬則國命輕矣適臣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
慎則風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注圖亦
俗壞矣
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
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正義言君無得與小
臣而謀大臣無得以遠臣言近臣無得以內臣圖謀外臣
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
此交爭轉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敬矣注疾猶
相陷害也
葉公之願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
臨死遺書曰願命小謀小臣

禮記訓集 卷三十三

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

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

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楊用修曰此文載選周書祭公

解蓋祭公疾革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王氏念孫曰

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於漢

中僖四年左傳疏作祭公墨子初篇篇周昭王及蔡公於

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既濟之鼎

作蔡仲皆其證也緇衣之祭公作葉公者亦是蔡即為祭

誤而為葉耳○治音值比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

以煩注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德

無德者民效于上失其所當親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惟親愛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
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

不親信我也釋文仇爾雅云傲也正義詩小雅正月之篇
刺幽王之詩王氏念孫曰廣雅抗執緩也抗執通作仇仇
爾雅毛傳鄭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按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
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義亦見矣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注克能
也正義未見聖向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
未見聖道之時如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仇音求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養

也注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

而難親也易以溺人注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泳之游之養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

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

王大道德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口費而煩易

出難悔易以溺人注言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

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為時或為悖王引之曰書傳無訓

費為惠者不得以口費為口惠費當讀為悖或本作悖者

正字也悖者悖也悖者悖也悖者悖也悖者悖也悖者悖也

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即悖也悖逆也悖逆也悖逆也

大學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

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注言民

謂水之德也民至愚至賤知者貴者之所易也惟愚也故
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惟賤也故有鄙心為王公者慢而
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注慎所
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
度則釋注越之言履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覆女之
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豎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
相得乃後施也王氏念孫曰越輕易也言母輕發女之政令
可乃後施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
後釋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在其所省易以溺人皆
戒其輕易也說文城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節力越
動謂輕動也說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輕動有材力是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

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

常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于戈省

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正義衣裳在笥不

可妄與于戈當自省己不可妄加無罪

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注違猶辟也追逃也正義水

是所違也自作孽物皆怨恨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

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

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

毫西○溺乃歷反易以鼓反狎戶甲反費芳貴反慢本又

作侵音武諫反括古活反兌依注作說笥司吏反孽魚列

音先相息亮反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注莊齊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國家以益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

卒勞百姓注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

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釋文昔吾

有先正至庶民以生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

或皆逸詩也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

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

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懷故曰

禮記訓纂卷三十五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懷故曰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荀子曰君舟也庶民水也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勞力報反雅音牙祁巨依反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注

謂比式方性夫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

之曰義亦讀爲儀謂威儀不齊壹也下文引詩正以爲儀壹之證○行下孟反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

奪名注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胡邦衡曰言有物猶仁人

身所尚故生不奪志名欲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立於後世故死不奪名注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

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也注精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爲清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今詩經也作今注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

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正

義質而守之質而親之略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

要也君陳成王戒君陳詩青風鳴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威

儀齊一引之者證爲政須齊一也呂與叔曰多聞所聞欲

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敢信已質眾人之所

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者也親之者問學不

厭者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

之略約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注正當爲匹字之誤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注鄉方喻輩類也小是故

通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注通詩云君子好仇今詩仇作

也正義言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情

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恆定也詩

周南關雎之篇此斷章云君子以好人爲匹也陳用之曰

通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所

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好呼報反正音匹鄉許亮反又音香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注言此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注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

重絕之是惡惡不著也如此是貪利之人詩大雅既醉之

篇美成王之詩於時朋友羣臣以禮義相攝佐之以威儀

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方性夫曰可友者以其賢

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

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惡惡上爲客反下如字著張慮反

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與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詩云人相惠以藝賁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正義此明君子唯以德是與不用需意於此等

雅鹿鳴之篇○行戶剛反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注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

葛覃曰服之無射今詩射作數注射厭也釋文

慎其所終也詩周南葛覃之篇彬謂古者先知蔽前後知軾在車前也鄭注以敝為敗則時尚有待與上

下文不合○軾音式敝必世反覃徒南反射音亦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三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注從猶隨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注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願聲之誤也正義言行不可虛飾君子當願言而行以成其信則人不得虛增其美而詩云白圭之玷尚可減小其惡由美惡大小皆驗于行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注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正義詩

大雅抑 小雅曰允也君子今詩作允

展也大成注允信也正義詩小雅君夷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

於厥躬注廣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宜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宜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正義君夷周公告君夷之辭也○行從之行下孟反下同

寡音願玷丁簞反磨莫何反肅音釋周田觀文依注讀為勸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

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注恆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凶也正義南人殷掌卜之人吳幼清曰為卜筮謂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作巫醫意同夫著龜無情誠感自應無恆之不能知而人有情而難知也豈可使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也正義詩小雅小閔之篇言幽王性行無恆數誣卜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

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

禮記訓纂 卷三十三

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為煩正義兌命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言惡德之之王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朱氏賦曰以無恆之人治人奉為正而法之則事煩而亂矣以無恆之人神雖而不敬神豈饗其祀乎治人承上況於人乎事神承上龜策猶不能知形謂當如文端公說民立而正事煩為句而祭祀是為不敬句而字讀為如

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羞猶辱也為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正義易恆卦九六五爻辭證無恆德也馬彥醇曰婦人德不可以無恆所謂無恆者在中饋吉夫子以知率人其德不可以無恆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凶

也○與音餘兌音陟偵音貞周易作貞

禮記訓纂卷三十三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四

寶應朱彬輯

奔喪第三十四

鄭目錄曰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而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

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與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正義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秘書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此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禮記訓纂卷三十四

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世之哀無辭也問故問遂行日行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若未得行則

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正廢於公事故成服以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侯君命則人代已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正義去時親

在今返親亡故哭辟市朝注為驚望其國竟哭也自是哭哭盡哀戚也哭辟市朝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

且遂行正義雖云斬衰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其賓母之齊衰亦然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

而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喪已終日不穿纓故即括髮袒也若

尋常在家親始喪則奔繼至明日小斂畢乃降堂東即位

括髮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西鄉哭成踊注已殯者位在下正義襲經于序東絞帶反

位拜賓成踊注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

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

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

者告就次注次倚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

成踊注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

日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

正義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

主人皆升堂故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注三日三哭

知此皆升堂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之明日也

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辟音避朝直還反括古括反

徒早反鄉許亮反絞古卯反下同踊音勇闔戶臘反相息

皆同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

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

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

無改服也凡袒者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

袒變於為父母也正義熊氏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

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

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

則主人拜賓送賓中庭北面而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

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

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正義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人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爲于僞反齊音者免音問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

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正義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卽位與主

人拾踊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而階也婦人拾踊人者由闔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也去纓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正義以諸侯夫人入自闔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闔門入

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三

也婦人髮于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熊氏云未殯之前婦人髮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於東房今始來奔喪故髮於東序耳鄭注士喪禮云髮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纓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髮其髮也○髮拾瓜反拾其髮反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

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

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室者也哭於墓爲父

母則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正義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遂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

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

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

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又哭三

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適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

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正義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

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爲母所以異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也

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注壹括髮

哭時也於時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相息亮反爲于僞反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免麻

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四

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注不言袒言襲者答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

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

義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齊衰以下有大功小

功喪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大功則免

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亦三日成服其細麻之喪止臨喪

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凡言成踊每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

踊襲經絞帶卽位注聞父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

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正義於此聞喪之日哭踊畢喪所祖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卽東方之位金氏榜曰經凡三言絞帶卽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垂喪卽位經于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經皆散帶垂三曰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經斬衰其經下更出絞帶明要經無絞帶名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又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卽主人位如不而歸正義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主人之待之也無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正義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著平常吉服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正義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

祖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

齊衰以下更爲位齊衰以下更爲位喪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注謂所當奔之哭而拜之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客待齊也釋文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正義按雜記大功望鄉而哭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外所識於野張帷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誼所當日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登哭而已不踊言豈哭而已則不爲位矣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殷周禮異也正義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凡爲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時爲主諸臣在他國爲

位而哭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

哭

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正義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

凡為位者壹祖

注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祖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祖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

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正義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

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為于偽反

凡喪父在父為主

注與賓客為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禮宜使尊者為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注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耐則宗子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注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注從父昆弟之喪正義謂親近自主之也○長丁丈反

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

注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祖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正義小功以下雖不

稅而亦免祖成踊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注雖無服猶弔服加

麻祖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

祖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注主人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祖拜之為之成踊正義謂奔喪者身是

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於此時大夫至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

也若士來弔則先成已禮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敬然則兩大夫相敬亦襲後乃拜之

禮記訓纂卷三十四終

禮記訓纂

卷三十四

禮記訓纂卷三十五

寶應縣志

問喪弟三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 注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盤之誤也親始死

猶頭笄纒之存象也徒跣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

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正義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

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哭也

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

鄰里為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禮記訓纂 卷三十五

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

美也 注言人情之中外相應○雞斯依注為笄纒笄古今

達反乾音干肺方廢反漿子羊反

糜武皮反飲音蔭食音嗣夫音扶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

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

往迎精而反也 注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

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

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

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注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

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如慕者如孺子啼

慕於母也○斂力斂反下同慙亡本反又音滿花音閏下

徐扶亦反汲音急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

矣 注說反哭之義也正義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

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心悵焉愴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

饗之微幸復反也 注說虞之義正義以鬼饗之者謂成墳

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

親之在土也 注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之心不忍故哭泣無

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注勤謂

張勅亮反愴初亮反愴音忽愴徐音愴愴古堯反墳

古晃反倚於綺反苦始占反枕之蔭反塊苦怪反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 注怪其遲也正義三日斂

夫以上言之 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

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

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

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注何獨猶顛蹙或作扶服。匍音蒲又音

扶匍扶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爲于僞反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

注怪冠衣之相爲也

曰冠至尊也不居肉

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

狀如冠而廣一寸正義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然也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

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

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注將踊先袒將袒先

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釋文

禮記訓纂

卷三十五

禿者無髮僂者背曲也跛者足廢也。禿吐祿反僂於縷反跛補禍反錮音故稽音啟顙桑朗反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

注怪本所爲施也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

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注

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

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戴德曰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爲

于僞反總音思

或問曰杖者何也

注怪其義各異

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

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正義父是尊極故苴惡之物以爲杖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

皆同于父桐是同父之義或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

父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苴七餘反削悉若反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

注怪所爲施

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

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注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釋文羸劣也疲也

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

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注父有杖謂爲母喪也

尊者在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羸力垂反辟音避處昌慮反

禮記訓纂

卷三十五

禮記訓纂卷三十五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六

寶應朱彬輯

服問第三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喪服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注皇君也諸侯妾

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正義諸侯在尊厭妾子使

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

之父母 注妻齊衰而夫從總麻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

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注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

禮記訓纂卷三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喪服也

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經

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喪服小記云夫之所

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

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

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

則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

子為其妻之父母 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

期是有服也公子被 厭無服。為于偶反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

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注雖外親亦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

之經服其功衰 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

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
九升服其功衰服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
三年之喪其功衰服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
也必知其期衰未葬已前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
年之喪既練其練祭則知彼謂後喪期年未練之前得
行之喪而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彼謂後喪期年未練之前
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遺期喪更制期衰經帶悉麻期
喪既葬為母練七升正服練八升義服練九升謂之功衰
其大子帶練之葛經期之麻謂既葬之麻也 有大功之喪亦
如之 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
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
練始遺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正義崔氏云此經大功
之喪承前既葬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金氏榜日記以三年
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金氏榜日記以三年
卒哭遺齊衰大功之喪三年內兼舉齊衰新闢齊衰之喪既
不哭遺齊衰大功之喪三年內兼舉齊衰新闢齊衰之喪既
凡易服大功變既葬齊衰變既葬齊衰變既葬齊衰變既葬
期既葬之葛帶大功於為母既葬之葛帶大功於為母既葬
衰此嫌不得反其故葛帶大功於為母既葬之葛帶大功於
既練大功既葬大功於為母既葬之葛帶大功於為母既葬
者謂其練無首經故得經下服之經也鄭君以記言經期
之經因以三年屬父既葬屬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經期之
以爲帶之言遷就而爲之說 一小功無變也 注無所變於大
用輕累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
之根本并而之合糾爲帶若小功以下如以此者得變三年
之練葛麻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

者其實期之葛有既練過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
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過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
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注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
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正義此明斬衰既練之
後遇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既免去經者謂
小功以下敘賓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
必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敘賓之節必為之加麻也
若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
自若練服也。免音問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
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
本為稅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
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正義言小功
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
禮記訓纂 卷三六
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以
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
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
不變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
喪之葛也。
稅吐外反
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
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為殯在總
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
喪卒哭受麻以葛殯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
殯未成人文不稱耳下殯則否言既也男子為大功之殯
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正義此論成人
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殯在小功總麻得易三
年葛也殯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殯男
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殯小功中殯則總麻庚蔚之曰
當是論期殯之大功若大功之殯記當明之期喪最在上

所以不言期耳鄭謂期殯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殯服之
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殯之麻雖不斷本以
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殯者
其如總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
得相變邪。長丁丈反筭徐
音蒜重直勇反為于偽反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
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
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正義君謂列國諸侯之君夫人
言諸侯夫人如諸侯外宗之婦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則
夫人為天子亦期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按周禮外宗之
女有爵通稱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
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為諸侯服斬
為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
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
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按周禮云內女之有
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
禮記訓纂 卷三六
之內女也世子不為天子服注違嫌也不服與君所主夫人
是二也世子不為天子服注違嫌也不服與君所主夫人
妻大子適婦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大
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
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大音泰適丁歷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
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近臣謂閭寺之屬僕御車者
也驂車右也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今以
為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
近是臣得從君服也。驂七南反乘音刺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

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

他事不至喪所正義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

錫衰以居出謂以他事而出錫衰其首則皮弁君行

往弔卿大夫常大斂及殯將葬敗殯則首著弁經身衣錫

衰若於上當事首服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相

爲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

爲其妻臨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君常殯斂之事亦弁

經也陸農師曰大夫相爲者維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經與

殯亦弁經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

亦錫衰錫思歷反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

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

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正義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

重故也唯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也

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

又免去經也君子以已忽物不可奪人喪禮亦不可自奪

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免經音勉

朝直遙反稅吐活反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此

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

限同五其等列相似也

禮記訓纂卷三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七

實應朱彬輯

問傳第三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問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衰之發於容貌者也注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

色故爲惡貌也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故貌不爲之變

又不爲之傾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綴布帶屨亦輕其經

色用臬同者自別表義耳吳幼清曰苴者有子麻色蒼黑

貌之惡似之臬者無子麻色亦蒼而黑淺止謂止而不動

貌動者象春之生貌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

歡忻也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常

其或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甚薄可也云

者微不滿之意。苴七余反見賢備反齊音咨臬思里反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王氏懋竑曰

母齊衰然以斬衰齊衰對言則爲母亦通言斬衰而齊衰

則指世叔父母耳故下文云父母之喪齊衰之喪其不以

齊衰爲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

之發於聲音者也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

也言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卻反聲也小功總麻

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吳幼清曰往而不反謂氣

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謂聲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

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注議謂陳說非時事

也正義皇氏以爲

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唯徐以水反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

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

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

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

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

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至

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醯醢也若不

能食者得用醯醬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與

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醯呼兮反食音嗣醢音禮禫大威反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

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

於居處者也春秋襄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薨哀

居通曰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

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成

不虞也練而居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剪不納

聖室無飾之室注今之之蒲草也正義蒲草爲席剪頭爲之不

禫而牀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

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服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處是也吳幼清曰士斬衰不居倚廬者乃臣爲君服父爲子齊衰不居聖室者尊者爲卑者服也又曰既虞卒哭芻剪不納則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爲異小祥後乃得居聖室也

喪有席則與大功初喪同禫而牀乃與小功總麻初喪同也。芻戶嫁反藟子賤反柱知距反楣音眉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

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

是極列衣服之差也正義三月之喪治其麻縗其細如縗

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縗細而疏也事謂銀

治其布縗縗也無事其布謂縗布既成不縗治其布以哀

在外故也按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

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

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縗力主反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

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

練冠練練要經不除葛洪曰小祥中衣黃爲裏緣爲領袖

吉也故衰衰無負版及緣者紅之多黃者也崔凱曰祥者

心前衰解領去首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

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

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

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

帶在下體之「」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帶猶五分經去一
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結冠此素編者玉
藻所云綯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
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織舊說
織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紒之屬如平常也織或作緩
通典未庚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
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斬齊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
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齊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
衰以名其喪耳不得謂用疏布乎是知斬之名本生於始死之
服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
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
故稱成布也卒哭受服也六升以下其縗漸細與吉布相參
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作四股斜之縗而相重未受
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練冠經緣
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
用練易其冠又練爲中衣以練爲領緣也大祥則首服素
冠以縗紕之身著朝服而爲祥祭訖訖而哀情未除更反
服微凶之服首著縗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
有采緣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禫禫之時元冠朝
服祭訖而首著縗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經七終
反緣徐音據悅絹反
縗古老反緩息廉反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注因上說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
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注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
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
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以經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
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男子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射
慈以斬衰經葬衰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自
及伯叔昆弟齊衰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分升布爲要帶之謂
包言其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
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特期喪

既葬服上服六升之衰喪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
服之葛經也上義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若
大夫以上則虞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
初喪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而包斬衰之帶而遭齊衰
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而包斬衰之帶而遭齊衰者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注此言大功可易斬衰之帶也
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而帶獨存
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
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帶經期
之葛帶謂之重葛射慈曰既練又遭大功之喪更制衰裳
男子首經謂之重經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更
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帶
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期之葛帶者
大功既葬婦人得葛帶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期之葛帶者
者斬衰既練婦人除葛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若
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三寸六寸二十五分寸之四寸二十
九非經帶五分去一之差也故帶期之葛帶期之葛帶大
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經之差也男子
不經大功葛經而經期之葛經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
龍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注此言大
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
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
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
有葛耳葛者重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射慈曰齊衰
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衰既葬爲母七升
正服衰八升經帶悉易以葛婦人首經以葛要帶故麻也亦就
五分去一殺小之耳又遭大功之喪更制大功之衰裳男
子亦麻爲要帶經期之葛經婦人易首經以麻帶期之葛
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衰男子婦人悉反著期喪既葬之葛
經帶也庚蔚之曰問傳所謂當是謂期喪之大功若是大

禮記訓纂卷三十八

寶應朱彬輯

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吳幼清曰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

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正義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

者設爲答辭也情謂哀情文謂禮文言喪之五服各稱哀

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

可益之而加重也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也陳可大曰人

是所謂無易之道也○稱尺蠖反易音亦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及亦不可過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

爲至痛極也

除亦爲至痛之極
不可
著月而已
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

爲至痛飾也。注飾情之宜。示其親文鉅大也。愈差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時之者豈不逆死乎

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若不
斷以二十五月則老

子送死之情何暇得已復常之禮何不隨俗也詩云

瘠鉅音巨
愈徐音庚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

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王氏念孫曰古者則與若同義言若失喪

其羣也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踰

踰焉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

其親也至死不窮注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

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楊倞注禮論篇

曰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况人有生之靈智則於

親喪悲哀之情至死無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屬音蜀

喪息浪反巡徐詞均反過古臥反號音豪踰本又作踰直

亦反踰直錄反囑張畱反噍

子流反頃苦穎反知音智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注言惡

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王氏念孫曰愚邪淫

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

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又脫陋字荀子禮論正作愚陋

邪淫從讀爲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鳥

獸之不若也下文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

心此言縱小人之縱與遂義相近荀子禮論正作縱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

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注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

疾空隙狹小以駟疾而

過狹小言急速之甚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注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

限節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故服以三年惠氏棟曰焉於也彬謂壹使足以成文理猶

大學言壹是以修身爲本經傳中多有以壹起

義者○夫音扶馴音四際本又作卻去逆反

然則何以至期也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

曰至親以期斷注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正義檢

故禮期而練男子除婦人除帶下云加隆故至三年是

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

是何也注問服斷於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

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注法此變易可

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

之始聖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期音基

然則何以三年也注言法此變易可以曰加隆焉爾也焉

使倍之故再期也注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注言使其恩故三年以

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

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注取象

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

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正義隆謂恩愛隆重殺

謂情理殺薄間者是隆殺之間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二

年者取象於一閏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

者取象於一閏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閏九月

者取象於一閏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閏九月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一生情意變改故

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而減殺既法天地

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訓和羣衆
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注言三年之喪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注不知其所從來喻此

矣正義上古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猶三
年也故堯崩云加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

年但不知定在何時但唐虞以前
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殺色
界反

禮記訓纂卷三十八終

禮記訓纂卷三十八

四

禮記訓纂卷三十九

寶應朱彬輯

深衣第三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

日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
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

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正義長衣中衣深衣
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

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
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

服之下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其吉服中衣亦以
采緣諸侯得綃繡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純而

已其長衣以素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所以此稱深衣
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

深遂故謂
之深衣

禮記訓纂卷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注言聖人制短母

見膚
注衣取長無被土辱也
續衽鉤邊
注續猶屬也衽

連之
注衣取長無被土辱也
要縫半下
注三分要中減一以

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
注要縫半下
益下
注三分要中減一以

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
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

身之一旁非爲餘衽也今深衣裳一若長服裳前三幅後四幅
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若長服裳前三幅後四幅

有曲裾揜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
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

尺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
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八寸四分上二幅有一尺二寸下

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江氏永曰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
最是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若曲裾揜之者右旁

也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爲之上狹下
闊緣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揜裳際
裕之高下

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袷衣袷當掖之縫也釋文袷
可以運動其肘注袷二尺二寸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袷
詘而至於肘注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袷
尺二寸肘或為腕注正義袷長二尺二寸并緣一寸半為二尺
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
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袷得反詘及肘者以
袷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
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袷於衣又二
尺一寸半故反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注當
其袷得及於肘也注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
急難為中也正義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
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
尺五寸也○被彼義反裕木亦作脬音各肘竹九反袷彌
世反詘即勿反厥於甲反辭畢轉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
禮記訓纂卷三十九
幅交解為二袷圖以應規注謂胡曲袷如矩以應方
也古者方領如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袷與後幅相
今小兒衣領如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袷與後幅相
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故規
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故規
者行舉手以為容注行舉手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
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注言深衣之直方應
正義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下齊如權衡者以
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
安志而平心也注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五法已施故聖
人服之注言非法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
平故先王貴之注貴此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損相

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完且弗費言可苦
用十五升布綴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
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按雜記云朝
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
又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為朝祭之次服也諸侯
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
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裕音劫蹕胡瓦反齊音咨
亮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緝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緝畫文也三十已下無父稱
以緝注釋文大父母祖父母也正義若一在一亡不必純
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緝也純袂緣純邊廣各
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
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裕廣二寸釋文鄭
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緇下曰緇也正
義楊謂深衣下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深衣外袷
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
側亦有緣也○大音泰續胡對反緣悅絹反

禮記訓纂卷四十

寶應朱彬輯

投壺第四十

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釋文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也注矢所以投者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而釋文

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正義中受籌之器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不云兕中者略之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

禮記訓纂卷四十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注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

正貌為謙辭釋文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段氏王裁曰鄭注考工記曰哨頃小也正義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蓋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屣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主人曰枉矢哨壺不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注固如故也言如故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辭者重辭也

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奉音捧枉紆往反哨七笑反樂

賓音洛下以樂音岳有戶交反重直用反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注賓再拜受再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正義賓

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注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正義主人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辟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按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義亦通也○般旋辟音避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注主人既拜送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

明為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是物正義主人乃退反昨階之位西面揖賓於是賓主各來就筵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弓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弓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劉氏台拱曰注疏皆以此就筵為就投壺之筵愚謂反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禮記訓纂卷四十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注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一本曰按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筵之事若筵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間字夫有壺有席而後有間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間矣間字蓋涉上文兩楹間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間以二矢半之文

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入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授正

義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度徒洛反筭悉亂反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

之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此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

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

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釋文比類也勝者立馬俗本或

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以矢本入者名爲入

爲之釋筭若矢以未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又

禮記訓纂卷四十

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須投

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禮以三

馬爲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分耦得一故

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若頻得三成或取足

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按鄉射

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

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按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

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此毗志反

證反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注弦鼓瑟者也狸

射義所云詩曰會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

取節焉正義按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

筭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

輕主於歡樂故也○狸吏持反間則之間大音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

於右主黨於左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

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反

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

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鉤則

曰左右鉤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

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

縮諸純下筭鉤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

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

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

鉤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正義純全也二筭

合爲一全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賢謂勝者也假令十

筭則曰五純也九筭則曰九奇也朱子曰恐是九

筭則曰四純一奇○數色主反純音全奇紀宜反

禮記訓纂卷四十

命酌曰請行醕酌者曰諾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

實曰觴虛曰醕段氏王義曰觴者實酒於爵也韓詩說爵

觴者角散五者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酌也觴者酌爲

不得名觴然投壺之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

請行觴固酌也

敬養注酌者亦酌實於壺上而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

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正義鄉射禮弟子奉壺升設

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壺升酌南面坐奠於壺上是

也○勝失羊反字或作醕同醕其委

反奉芳勇反灌古亂反養羊尚反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

三馬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

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

六九七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寶應朱彬輯

儒行第四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正義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行下孟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

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邱

不知儒服注逢掖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袂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

禮記訓纂

卷四十一

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釋衣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釋文章甫殷冠也正義掖謂肘掖之所夫子著袂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與音餘掖音亦長丁丈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畱更僕未可終也注遠猶卒也物猶事也畱久也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橫相更之者

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行下

哀公命席注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

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注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

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呂與叔曰君子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求其學也足以爲天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席上

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方性夫曰席所以藉物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褻辱之

至也晏氏光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

珍彬謂聘如湯使人以幣聘之之聘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

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

者注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悞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正義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粥粥柔弱專愚之貌方性夫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其

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其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指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晏氏曰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驢弗視小讓者餽酒豆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內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賤難進者進以禮也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於義也仲尼之不脫冕是已皆

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慢音侵易以鼓反粥章六反

儒有居處齊難王氏引之曰難讀爲難說文難敬也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曰熯敬也爾雅同

熯難難聲相近故字通齊

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

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

道止不選處所以遠禍訟正義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而避險阻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冬日暖處則

喧夏日陰處則涼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爲行道德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害如此○齊訓皆

反難乃

且反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斫土地立義以為土地
不斫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
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注祈猶求也立義以為土
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
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釋諸勞勤也正義言儒
懷忠信以與人交不貪金玉以與人競不斫土地之富以
義自居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為富不求財積以
利其身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
無義則去是難畜也言儒者親近於人
如此○積子賜反易以強反見賢徧反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釋沽淹久
也虧毀也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蟄攫搏不程勇者
王氏念孫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引
文其勇謂己之勇也文選辨命論注正作不程其勇
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注淹謂浸漬之劫
劫脅也沮謂恐怖
之也驚蟄猛鳥猛獸也字從鳥聲省聲程猶量也重鼎大
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甚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
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
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
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正義此明儒者特
立不羣之事言儒者人以貨財委之以愛樂玩好浸漬之
不苟且而愛也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改其所守而
苟免也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亦不追悔將來之事亦不豫
防愆過之言不再為之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
出也不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逢事則謀不豫習也○
流於廉反樂五孝反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
在呂反驚音至攫俱縛反搏音博斷音短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
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注淫謂傾邪也恣恣滋味為溇溇之言
欲也正義溇即濃厚也呂與叔曰以
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
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溇音辱數所具反殺魚
以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說文櫓大盾也或作
植墨子備城門篇櫓
廣四尺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
有如此者注甲冑冑兜鍪也干櫓小櫓大櫓也正義甲冑
千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
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敵使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
處義不離身更改也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過然自成立
也前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此自立
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冑直又反櫓音魯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主窗蓬戶甕牖說文甕穿
木戶也一
日空中也甕穿壁以木為交窗也从片戶甫
譚長以為甕上日也非戶也甕所以見日
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
者注言貧窮屈道任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
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簞門荆竹織門也主窗門旁窗
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
謂君應用其言釋文方丈為堵簞杜預曰柴門也主窗郭
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窗也左傳作實杜預云主窗小戶
也上鏡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戶以蓬為戶也甕牖以甕為
牖正義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
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
謂之達戶達戶謂牆垣如甕口也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

衣而後可出井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語君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竭心力不敢猜疑於君上也上不敢以語者有言不用及不見使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呂與叔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為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為貧者非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辭也彬謂疑與擬同比也於君謂猜疑於君不敢以疑猶言上交不瀆若君答而用之又何猜疑之有○堵音觀筆音畢窳音豆蓬步紅反癭烏貢反肅音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注稽猶合也古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

禮記訓義 卷四十一 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仰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正義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適之也不達明世也上弗援不為君上所引取下弗推不為民下所薦舉也雖此黨其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胡邦衡曰適弗達世所之與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稽古推昌誰反諷仕咸反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注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正義君子雖復隱處常自修整不傾邪也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

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為罔弊也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眾也呂與叔曰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則瓦合之則圓義取諸此方性夫曰禮之用和為貴蓋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

和主寬裕言之故也○行下孟反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注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正義稱舉也解狐也程效其功積累其事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補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唯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辟音避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注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正義前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任舉謂親近者遠相致謂遠相招致也集韻舉稱引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顯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注顯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顯發其意使知之不臨深而為高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謙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正義澡身謂澡絮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此云非但身所特立又

禴以布而無緣微而統之謂之襍襍自關而西謂之統襍
又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統襍人之不自檢
束者亦似之故修飾之君子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
之節焉故謂之不充詘若質言之不預獲乃君子之貧而
樂不充詘則富今衆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詬病注名
而好禮之謂也注名今衆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詬病注名
而以儒斯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
釋文命名也妄王云虛妄也杜預云戲而相規爲斯也子
氏念孫曰此言衆人不知儒之實故常以儒相詬○隕于
敏反獲戶郭反詘求勿反恩胡困反閱本亦作愍武謹反
妄王音亡尙
反詬徐音邁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

不敢以儒爲戲注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

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問儒服

遂問儒行正義言加信行加義是

記所錄終沒吾世是哀公之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一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寶應朱彬輯

大學第四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今毛詩誤作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今毛詩宣作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今毛

詩作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今尚書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於國人交止

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

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之其所賤惡而譬焉之其所

畏敬而譬焉之其所哀矜而譬焉之其所赦情而譬焉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

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

言慎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

與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禮記訓纂

卷四十二

四

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今尙書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今尙書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今尙書能容之今尙書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今尙書哉今尙書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今尙書人之彥聖今尙書

而違之俾不通今尙書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禮記訓纂

卷四十二

五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朱子考定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禮記訓纂 卷四十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慤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禮記訓纂 卷四十二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

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善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失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

禮記訓纂

卷四十二

十

禮記訓纂卷四十二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實應朱彬輯

冠義第四十三

鄭曰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

黃帝造旋冕是冕起於黃帝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曲云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冠古亂反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

色順辭令

注言人為禮以

此三者為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

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注言三如既備乃君臣正

禮記訓纂

卷四十三

父子親長幼而后禮義立

注立猶

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注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故

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五經要義冠嘉禮也冠者首服既加

而後人道備故君子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

重之以為禮之始矣

注國以故冠於阼以

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著代也

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體則醺用

之道也

注於客位敬而威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

戶外又因醺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正義作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適子則以醺禮之庶子則以酒醺之醺者醺盡之義故鄭

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日醺是也此記士冠禮之事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祿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天子五加衮冕也未冠載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五加衮冕也未冠則以名別之既冠又改以字人二十有為人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也○長丁丈反昨才故反醺子反笑

見於母母拜之鄭注士冠禮曰婦人於見於兄弟兄弟拜

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注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

上士則元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

元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以摯

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羔鄉大夫音香案土冠禮及

大夫也劉氏台拱曰陸氏釋文鄉大夫音香案土冠禮及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

鄉先生謂己爲卿大夫而致仕者獨見卿大夫如國語趙

文子冠獨見六卿是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

大夫也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

作鄉彬按衛氏集說作卿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

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其禮可不重與注言責人以大禮者故孝弟忠順之行立

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

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

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注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正義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

事立可以治人也注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

祖廟共廟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祖之義且下土

處之聘禮云不啻先君之祧鄉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

當冠於始祖廟也○

行下孟反擅市戰反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四

寶應朱彬輯

昏義第四十四

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正義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八指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命正義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

禮記訓纂

卷四十四

雁白虎通云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節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昏禮云為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二加以麗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請期者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不敢自專也唯納徵無雁有幣其餘皆用雁主人謂女父母聽受聘幣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賈氏儀禮疏曰納幣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問名者問母之姓氏故昏禮問名辭云敢請女為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春秋莊十二年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

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增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

尊卑以親之也

注酌而無酬酢曰醴醴之禮如冠醴與其

釋文破瓢為厄也說文作釐云釐也正義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階西至階三讓主人升自西階揖當階西自西階北面揖當階南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婿升出女出房親受之於父母婿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婿升車之時婿授之以綬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婿御之婿至婿之寢門婿揖以婦人稍西避之婿東面婦西面共一性牛而食醴醴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醴謂以一氣分為兩瓢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醴也同尊卑謂共牢也婿親婦婦亦親婿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迎魚敬反音徐音謹

禮記訓纂

卷四十四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

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

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正義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呂與叔曰人倫之本始於夫婦終於君臣本正而未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昏者禮之本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

之大體也

注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飲酒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注天子六官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正義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云路寢一小寢五后之六宮在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嬪職人反

禮記訓纂

卷四十四

五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釋名月虧日蝕稍稱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注適之言責也傷也蕩蕩濂去穢惡也呂與叔日男教陽事上應于日婦順陰事上應于月有不得則適見於天爲之薄蝕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如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適直革反見賢徧反爲于僞反下皆同蕩徒浪反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

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注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服母之義也資當爲齊聲之誤也方性夫曰服天子以父之義服后以母之義者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也禮弓謂之方喪者以此○資依注作齊音吝

禮記訓纂卷四十四終

禮記訓纂

卷四十四

禮記訓纂卷四十五

寶應朱彬輯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

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正義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先為飲酒之禮學生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賓此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

禮記訓纂卷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 鄭注鄉射禮曰周

而又有虞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正義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長黨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正則於序門外也 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 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庠揚說文鄉飲酒角也正義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拜盥手而洗爵揚觶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 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

免於人禍也 注拜至謂始升時拜賓至正義賓與主人至也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階上拜送爵也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總結之。庠

音詳盥音管解之歧反絜音結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

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

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注共尊人臣卑不敢專

也絜猶清也正義以鄉大夫唯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

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貴

其質素故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

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郭仲與曰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

君子文義甚明制之謂制此禮道教也猶論語道之以政

之道鄉人士君子鄉人之賢者即賓介侯之類王氏念孫

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

尊於房戶之間儀禮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

士君子五字當作下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

鄉之人士君子謂士大夫賓介謂士大夫主人為大夫大夫

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謂

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

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為四矣。共音恭

賓主象天地也介侯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注陰陽助天

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俱 天地嚴凝

皆作通釋文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

酒既州長教射黨正教飲酒則民知尊長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三指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

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也正義主人於賓三指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

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於賓禮

隆殺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省所領反酢音昨殺色

反戒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

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

或爲二人正義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

間歌三終者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

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

堂下笙由庚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文故鄭注鄉飲酒

堂下笙由庚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文故鄭注鄉飲酒

及笙並作也若工歌則一吹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

笙吹采葉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葉合之工歌葛覃則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鄭云合樂

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

房中之樂歌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

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

相禮者一人爲同正以監之也舉解示將行旅酬也鄉飲

酒云司正洗爵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又云

司正既舉解而薦請其位注云無獻因其舉解而薦之劉

氏台拱曰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焉字當下屬焉語解猶

其安燕而不亂並同。問音問廁之間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次相旅至旅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沃盥者皆預酬酒

之限是無算爵之節因旅酬連言欲見無不周備案鄉飲

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

子曰弟也言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沃於木反

降說履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

修乃羞字聲相近也羞字為句禮所云

乃羞也爵無數為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

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呂與叔曰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

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

道之可行於天下此禮是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

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日出於東僕所在也月生於

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正義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實

者主之所尊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日

禮記訓纂卷四十五

月則前經陰陽也但陰

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

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注祖猶法

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燕

禮記其牲狗也亨於阼外東方正義亨狗於東方覆說前

文差出自東房洗之在阼覆說前洗當東榮

尊有元酒覆說上文貴其質也。亨普萌反

猶蠶也蠶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擎擎

或為殺釋名春蠶也萬物蠢然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

使生長也秋緝也緝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釋文爾雅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主

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

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

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正義五

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北

方主智亦為信以萬物歸藏言之則為藏主人獻賓將西

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闕隔於賓主

之間也三日則成魄者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

禮記訓纂卷四十五

盡之後前月大則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

者政教之本凡建國立三卿今鄉飲酒立三賓象國之立

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蠶尺允反假

占雅反愁依注讀為擎子留反音佩

禮記訓纂卷四十五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

寶應朱彬輯

射義第四十六

射義第四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
屬吉事正義案此篇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
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
燕射之所起自黃帝易樂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
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
射侯見於堯舜夏
殷無文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

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注言別尊卑老幼乃後射以觀德

前燕初似饗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
升成拜君答拜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
也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是也呂與叔曰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
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
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長丁丈反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

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玉篇射矢此可以觀德行

矣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
正也正義賓射之謂之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
與叔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不主皮者禮射也
大射鄉射是也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其
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加之其行有左

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
楅揖取矢揖既揖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
卻手兼附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
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
必中禮可見矣○中
丁仲反下同正音征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

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

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

觀盛德也

注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騶首通下云會孫
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經首曰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淵之
濱循淵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
芣曰被之童童喻夜在公正義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
節采蘋采芣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
其一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狸首篇名儀禮大射
奏狸首問若一節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
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狸首也
○騶側尤反狸力之反蘋音頻芣音煩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

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
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

飾之正義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
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
下非謂直以射選補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故云射
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
節比於樂是也趙氏良齋曰天子與諸侯射賓射也與卿
大夫射燕射也與士射大射也蓋自天子以至士無不
習射故曰男子之事或謂選其人以助祭唯士有之若太
宰贊幣司徒奉牛職有所司亦何待選乎○數色角反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
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
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
禮記訓纂 卷四十六
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惠氏棟曰何休注公羊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中丁仲反與音預下同制胥略反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
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放也陸農師曰流亡孟子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
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
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
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注此曾孫之詩

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
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
侍也以燕以射先射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
名譽譽或為與正義此射首之詩也君臣相與盡志於射
也魯孫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若
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也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士
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
所也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射故燕禮說屢升堂獻
射則說屢升堂坐之後乃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
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注矍相地名也樹茶蔬曰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貢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
禮記訓纂 卷四十六
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警正義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于將射轉司正為司馬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敗軍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言不忠且無智也○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國音補堵丁古反責依注讀為債音奮與音預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
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注之發聲也射畢又壯者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

年日期願稱翁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
位也序點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
作騰釋文公問人姓又作罔之妻名也之語助序姓點
名也六十日者七十日盡一云八十日盡修身以俟死絕
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不亂絕句勵少也正義以鄉飲酒禮
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解故鄉射禮畢司馬
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
大夫自相旅舉君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
之喪序點二人舉解之節也但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
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旄期之老
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
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呂與叔曰記云既
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
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故公罔之喪序
點舉解以衆官皆在賓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處者存
者之辭也王氏念孫曰者字句絕不在此位也別爲一句
不發語詞不在此位在此位也言必行能如此然後在此
禮記訓纂 卷四十六

位也鄭斷者不爲句言有此行否可以在此賓位也失其
指矣段氏玉裁曰弟禮死爲韻倦變亂爲韻○者音耶耄
大結反好呼報反旄又作
耄莫報反期音其勸音觀

射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
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
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
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
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
得爲諸侯 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
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
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
侯謂有讓也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彖張布矢

在其下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虎大夫射麋
鹿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
于王所故仇而射汝也正義釋陳也言陳已之志舍中也
唯大射有鵠則射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
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
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下放此
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
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
也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
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
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諸侯燕而與之射也天子諸
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
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
爲章謂之鵠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
雉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釋音
亦中丁仲反鵠古毒反射食亦反

禮記訓纂 卷四十六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
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
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綈
地是也 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
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正義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間
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
故司弓矢云澤供射綈
質之弓矢○綈勅律反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
食之謂也 注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
乃卜食子也正義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

用六者射天地四方禮射唯四矢者
象樂四方之亂也孤音胡食音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王氏念孫曰求反諸己蓋涉上文求

正諸己而誤小雅賓之初筵正義白孔子曰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

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

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於其

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正義儀禮大射云耦

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

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

也大射又云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

取豐上之解立卒解坐真于豐下與揖不勝者進北面坐

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以言其難也

謂樂節也書曰正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格也格

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正義何以射者言為

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何以聽者何以能聽

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循聲者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

不失正鵠言其中矣不肖謂小人也書詩云發彼有的以

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

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

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

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溺或為有正義詩小雅賓之

初筵之篇的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酒既養老又以養

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若已老病

而可受養今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故讓矣○的丁

反歷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六

禮記訓纂卷四十七

寶應朱彬輯

燕義第四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

事正義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曰若有王事是也呂與叔曰古之君臣賓主之相接有饗有饗有饗有饗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見于傳記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此燕饗之別也蓋禮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於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

禮記訓纂

卷四十七

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佩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注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皆讀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

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
 射官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正義言此官
 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
 庶子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別其等者謂別其貴
 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諸侯卿大夫之
 庶子者是其適子也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
 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
 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若國有大事之時進致諸子
 於大子隨所用也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立其主
 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正役也諸子既統屬大
 子隨大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國之政事
 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干國子唯民庶所爲既不與
 尋常政事但使之修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時合諸
 子於太學仲秋之時合諸子於射宮考校其藝之高下而
 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卒依注音倅七對反
 卒伍之卒子忽反
 游卒之卒七內反

禮記訓集

卷四十七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鄉爾卿卿大夫皆少進
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
立莫敢適之義也注定位者爲其始入踞踞揖而安定也正義按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
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
然者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莫敢與君敵匹而爲禮○鄉
許亮反
適音敵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

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君舉旅於賓及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羞庶羞也正義小卿次上卿

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賓應朱彬輯

聘義第四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

於別錄屬古事正義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旌禮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此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此

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

君二等正義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

等故七介侯伯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至也注質謂正自相當陳可大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

末損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損而傳與次介

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

傳命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此揖讓主人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

陳損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

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云凡四方

之使者大客則揖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正義初入門門

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

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

乃升也案司儀職注兩君相見則交揖臣聘於君則旅擯

交旅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而傳而下

及未則鄉受之反而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

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

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注貺賜也賓致命公

思惠辱命來聘者也正義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

遂以入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大郊勞

者即卿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

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

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于阼階之上北面再拜聘禮云公

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貺之義也○勞

力報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

相侵陵注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正義主人

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

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

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正義承擯

者承副上擯也紹繼也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大行人云

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若擯者五人則士為

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

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擯者三

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人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

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

作僂說文攬或僂字觀大歷反
僂許既反還音旋賄呼罪反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
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
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
自爲正之具也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
謂殷相聘也正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
饗食也謂來聘使者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
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勸厲正謂國無患難由其外親
諸侯如此呂與叔曰不親饗食者聘禮所
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意也

以主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主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注主璋也尊主璋之
類也用之還之皆爲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重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遂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
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遂復重賄反幣是也正義玉以比
德故以主璋而聘貴重其禮也凡行聘之後享君用璧享
夫人用琮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主
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輕其財故留之聘
禮主璋與璧琮相對故主璋爲聘璧琮爲享若二王之後
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
雖主璋亦受之不歸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
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注厚禮
也正義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
不致積也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
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案聘禮致客有養有餼今
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饌一

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
門內之西是皆陳于內也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
陳米二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
從木米食謂乘行羣匹之禽屬驚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
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餼二牢
餼五牢大夫也則餼三牢士也則餼一牢少牢饗餼
大牢也燕與時賜無數者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
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積子賜反芻初俱
反倍步罪反
乘繩證反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
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

制之而諸侯務焉爾注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
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正義

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謂以禮自制則於國內
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

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注禮成禮
畢也或曰

行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

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

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

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

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

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

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

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
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
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
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注勝克敵也或
為陳正義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
而行禮又能射為武事故此總明之也言聘之與射至極
繁大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幾近也酒清人渴不敢飲
也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
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行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酒肴
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君在
阼賓升成拜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
親父子以和長幼者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
父族之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有事
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鬪必得勝也戰勝謂公義而戰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勝爭鬪謂私爭忿鬪○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
齊側皆反解佳賁反惰徒臥反有行之行下孟反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王之

寡而珉之多與注珉石似玉或作玖也珉荀子法行篇作珉說文珉石之美者玉篇作珉山海經云岐山其陰多白珉廣雅云珉美石次玉正義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為玉之寡少故貴之珉之饒多故賤之與

疑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

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注色溫柔似仁縝密

以栗知也注縝密也栗堅貌王氏引之曰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縝玉英華羅列

秩秩陳與栗同栗之為言猶秩也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

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言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

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

行篇夫玉栗而理知也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近之栗理

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鄰鄰清徹也鄰與鄰同爾雅秩秩清也秩與栗通
廉而不剌義也注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廣雅剌利也正義廉後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
於物人有義者亦垂之如隊禮也注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注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橐木正義
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擊之終瑕不揜瑜
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
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笱或為扶正義言玉之
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如人之忠者亦
以忠心見外也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筠亦潤色在外者
旁者四面之謂達者通顯之名信者內不欺隱者也氣如
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

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注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

呂與叔曰王之瑩者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虹主璋

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

特達德也注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注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

君子也○磬武中反字亦作磬音軫知音智劇九衛反

詘其勿反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如音紅見賢遍反

禮記訓纂卷四十八終

禮記訓纂卷四十九

寶應朱彬輯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

於別錄舊說屬喪服正義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以上諸篇皆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注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害

說文皆苛也段氏玉裁曰元應引鄭注亦作害正義不知禮之所由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注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

禮記訓纂

卷四十九

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

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

義禮知人道具矣

注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正義此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

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門內主恩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以節為限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恩屬於仁理

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人道具矣總結四制之義知音智下同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注服莫重斬衰

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制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

制者也注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王氏懋竑曰貴貴尊尊一也大夫天子諸

侯皆君也其義不別正義門內之親得行私恩不行公義

若公羊傳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

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

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揜於檢反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則櫛稍自飾毀不滅性不

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宜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

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

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注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

素琴始存樂也正義告民有終者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抑其情也。期音基直七條

反墳扶云反為

于偽反齊音咨

禮記訓纂

卷四十九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

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

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

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注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

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髻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髻或為免正義喪服傳云

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婦人未

成人之婦人扶而起者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扶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乃起也杖

而起者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也身自執事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

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也髮者婦人之大
紒重喪辨髮繞髮者無髮故不髮也袒者露膊傷者可
憎故不露也踊是跳躍故人腳蹇故不跳躍也老病身已
羸瘠又使備禮以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喪禮
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逼故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
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
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王氏
懋竑曰庾氏宋藍田呂氏並以父在為母一案父在為母
期正是以義制若權制則其節目之小者耳婦人不杖
也童子不杖二也庶人不杖三也禿者不髮四也偃者不
袒五也跛者不踊六也老不止酒肉七也病不止酒肉八
也。據是豈反垢音苟禿吐木反髮側瓜反偃紓主反袒
徒旱反跛彼
我反免音問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
因殺以制節注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
息也正義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恆哭三

禮記訓纂卷四十九

年憂者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
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

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諒古作梁梁謂謂之
間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釋文鄭謂王者莫不行

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

繼世即位而慈哀於喪王氏引之曰慈當此之時殷衰而

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

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

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

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正義武丁中興殷世故曰賢正又尊
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是記者引古禮。
解佳買反殺色戒反諒
依注讀為梁闇烏南反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

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

謂先發口也正義唯而不對者不對其所問之事有言為

之對不旁及也對而不言者不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

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議而

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唯余癸反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

月而練冠三年而祥音音義屨紀具反弔之六反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

禮記訓纂卷四十九

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

皆可得而察焉注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正義三

祥三也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有知

則居喪合於道理若堅強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能依禮

合義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呂與叔曰惻怛痛疾悲哀志

慙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乃

野人直情徑行者也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

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不能也然有

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有志者之所能也吳幼清曰篇

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

禮記訓纂卷四十九終

男子疏全校字

士達賦質樸魯未嘗學問唯自束髮受書後即見先嚴光祿公手執一編寒暑昕夕披吟無間子史百家靡不貫洽而於經義研究尤勤與舅氏劉端臨高郵王石臞李孝成江都汪容甫宮詹邵二雲諸先生互相切劘每有所得輒以書札往來辨難必求其是而後已著有經傳考證八卷太傅阮文達公采入

皇朝經解晚年復輯禮記訓纂四十九卷先兄文定公手為校訂未及半而逝士達官陝臬

時適林文忠公過陝得請序焉唯公事繁劇無暇校閱丁未解組歸里卜居邗上始得校字並囑大甥陳孝廉輅詳校未終而卒復延劉孟瞻明經文淇王寬甫封翁敬之重加校訂閱二年而畢急付梓人庶先光祿公數十年積學苦心不致湮沒使後之學者知所考訂云男士達謹序

歲辛丑先府君資政公陳臬三秦公暇輒奉

大父光祿公所著禮記訓纂篇第詮次洎丁未歸田後屬儀徵陳孝廉輅劉明經文淇高郵王封翁敬之先後詳斟乃付剞劂版存邗江屬邸襲弄弗敢忘癸丑初春府君還白田未浹旬而郡城有警竄歎頽息慮手澤之幾湮也逮仲冬郡城復府君亟率長孫朔生至屬校理漫漶間有所闕而完善尚多奉持此歸心慕慰焉甲寅夏念祖自隴奉諱返里讀禮之餘爰檢原版悉心補葺事既竟謹志緣起俾子孫世世守之且知先澤之貽當有駮為呵護者豈惟范喬執擘心目瞿然也哉歲豐丙辰仲夏之月念祖謹識